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三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0/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三五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論玄箸八卷

〔明〕傅振商輯
武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刻本

緝玉錄五卷

〔明〕傅振商輯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蜀藻幽勝錄四卷

〔明〕傅振商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六卷

〔明〕楊瞿崧輯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一九六

.....三八一

.....五五三

古論玄箸八卷

〔明〕傅振商輯

武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論元箸

八卷》提要

古論玄箸敘

夫制作家之有論也所以妙逞淵
識折衷萬有言原非虛敷而典論
云書論宜理非謂諸體之可俱歸
說鈴正以持論當契古今人心所
欲出譬之寸表測天無舛稍乖便
戾玄渺則秘攄心印直洞理窟沒

古論玄箸敘

廣汲深窮工盡變固千古持論不
朽之大凡也而自標隙見為赤幟
者胥失之矣迺自制舉義論興日
拾唾餘不必與題相肖隨意而設
即外若春華而中實敗絮論名在
而論體亡矣心嘗厭之偶於理案
牘之暇時取昔受書木天日所輯

錄古論披閱之凡天地間一切治亂興亡名物理數無不并歸抽發或由端以竟委或舍故而標新或漱玄津而詘耳目或就常詮而翻神化言雖人人殊莫不精辨博奧朗若照妖之鏡工若九曲之珠契於匹夫匹婦自然之全經真持論

古論玄著敘

二

者之玄著矣乃知物理虛懸流通今古持論者能尋中局千載陳躅煥然旦暮真若雲霞無定光景倏變特係作者解與不解耳不解則依經學步盡是陳人面孔一解則妙達玄關不必索玄珠於赤水而欬吐自是玄珠綜今錯古何所不

隨意匠言泉乎且悟玄著之旨不徒為立言地也心鏡一朗應世自員批竅遊刃真議論便歸真經濟即三不朽俱從此攝矣因屬棗梨以訂韻人若讀者不索玄神徒取藻語緣飾自以為於玄著之關能度火傳薪吾猶以為猶制舉論餽

古論玄著敘

三

釘之濫觴也尚從頽波自駕寶筏乃為作超超玄著想

萬曆壬子歲閏仲冬望日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汝南傅振商書於邢臺之國士書院



古論玄著目錄

卷一

天論

荀卿

箴天論

盧綽

隋志渾天論

長孫無忌

司天考論

歐陽修

宋史五行志論

脫脫

晉書地理論

唐太宗

易總論

王弼

古論玄著目錄

易論

蘇洵

一陰一陽之謂道論

蘇軾

易逆數論

蘇軾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變化論

秦觀

卷二

書論

蘇軾

秦誓論

歐陽修

洪範論

廖偁

詩序乖亂論

章俊卿

春秋論

蘇洵

取郕大鼎於宋論

蘇軾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禮論

荀卿

禮論

蘇洵

禮論

蘇軾

禮以養人爲本論

蘇軾

法象論

徐幹

古論玄著目錄

樂論

馬端臨

卷三

正統論

蘇軾

帝王所尚論

蘇軾

伊尹放太甲論

陳越石

伊尹論

蘇軾

周公論

蘇軾

三監論

金履祥

魯用天子禮樂論

高郢

管仲論

蘇洵

吳季札論

獨孤皮

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戰國養士論

蘇軾

六國論

蘇洵

韓非論

蘇軾

秦始皇本紀贊論

司馬遷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卷四

古論文卷四目錄

秦楚之際月表論

司馬遷

項籍論

蘇洵

王命論

班彪

高祖論

蘇洵

張辟強論

李德裕

鼂錯論

蘇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宦者傳論

范曄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王充王符仲長統論

范曄

魏武帝論

朱敦則

司馬懿論

唐太宗

晉紀總論

干寶

晉論

蘇轍

卷五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宋略總論

裴子野

古論文卷五目錄

思倖傳論

沈約

宋書索虜傳論元魏

沈約

梁總論

魏徵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隋高祖論

朱敦則

隋煬帝論

朱敦則

隋書循吏論

魏徵

唐論

蘇轍

書許中丞傳後論

韓愈

戰論

李訓論

前蜀王建世家論

桑維翰論

卷六

君道論

爲君難論

大臣論

權臣重臣論

古論卷六目錄

材論

功名論

近名論

諫論

政論

崇厚論

崇讓論

公謙論

貴忠論

杜牧之

劉昫

歐陽修

陳亮

亢倉楚

歐陽修

蘇軾

蘇轍

五

王安石

司馬光

范仲淹

蘇洵

崔寔

朱穆

劉寔

王坦之

王符

辨奸論

卷七

理亂論

汜論

朋黨論

續朋黨論

制度論

封建論

評諸人封建論

古論卷七目錄

職官論

學校論

儒林論

兵論

兵術論

游俠傳論

貨殖傳論

守在四夷論

匈奴論

蘇洵

仲長統

劉安

歐陽修

蘇軾

荀悅

柳宗元

馬端臨

六

馬端臨

馬端臨

司馬遷

馬端臨

劉勰

司馬遷

司馬遷

牛僧儒

班固

卷八

原道論

韓愈

天爵論

柳宗元

四維論

柳宗元

兄弟論

常思志

君子論

李德裕

原毀論

韓愈

廣絕交論

劉峻

原古論

賈同

史論

蘇洵

載文論

劉知幾

襍志論

劉知幾

文論

顧況

典論論文

魏文帝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藝紀論

徐幹

去佛齋論

李翱

齊物論

莊周

養生論

嵇康

醉者墜車論

李元卓

象罔得玄珠論

李元卓

古論玄著卷之一

汝南傳振商君兩父輯

天論

荀卿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沴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

古論玄著卷之一

天地類

一

渴，寒暑未薄而疾，祲沴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

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

古論玄著卷之一

天地類

十

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又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

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凶。凶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

古論卷十一

天地類

主

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枯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稼歲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邇。其害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燁淵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

古論卷十一

天地類

中

法凌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陰而盡
亡矣。夫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
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
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
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
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百王之無變、冠以為
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
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
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
古論著卷十一 天地類 五
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
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
有常、民陷乃去。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
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
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
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
則群、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
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書曰：無有作
得、上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荀子作論之始、特著於此、而與衍深閑切情近裡
亦復不減子與故曰荀孟

箴天論

盧綽

有真玄先生者。深粹虛寂。冲凝簡素。故其動也則局。四海而隘九垓。其靜也則棲一枝而變環堵。履其宇。撲與物無競。質居巖穴之間。神王煙塵之表。以首月元日。乃蔭雲蓋。濯飛流。涉西岑。面東陸。標白簡。染朱翰。俯而屏息。仰而起曰。天蕩蕩乎。蒼蒼乎。固無得而稱也。余有疑焉。請杜其惑。夫虧盈益謙。天之道也。禍淫福善。天之察也。春榮秋落。天之時也。晝明夜晦。天之運也。擊電鼓雷。天之怒也。蒸雲施雨。天之澤也。因斯以言。則庶類萬物。非天無以成。受形育氣。非天無以立。大哉博哉。乾之化也。故書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踴。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禎祥之來不誣也。至于報施。何乃爽歟。惡均而異罰。善同而殊效。唐虞順讓。祿不及子。湯武逆成。禍垂累世。應物無親者。其若是哉。語。使饕餮非貴則富。庶絜貞素不賤必貧。諂詐反道者。曜蟬鳴佩。直言順常者。傳刀伏鐵。悲夫。何蓬華草萊之人。遇時而為卿相。膏腴縉紳之士。失勢而作與臺。豈窮達

之有數乎。何否泰之無定也。至于積德。致敗。變。險。成。功。立信。受。尤。行。仁。招。咎。者。豈。勝。數。哉。或。一。食。莫。給。或。萬。錢。頓。廢。或。綺。紈。斯。弊。或。短。褐。不。完。或。黃。髮。不。終。或。襁。褓。先。弊。其。于。平。施。不。亦。謬。乎。夫。德。合。天。地。道。濟。生。民。而。有。削。伐。之。累。貞。貫。古。今。庶。稱。百。代。而。有。餒。絕。之。憂。其。于。與。善。不。亦。過。乎。然。負。異。才。蘊。奇。調。洞。識。幽。顯。智。周。動。植。而。不。免。繩。樞。羶。臠。糲。食。布。衣。何。所。累。若。此。之。甚。也。夫。鶚。隼。以。擊。擊。為。恒。理。不。可。食。之。以。粒。豺。虎。以。搏。噬。為。常。性。不。可。啗。之。以。草。非。其。故。爾。而。信。性。分。然。則。既。授。之。以。距。角。而。責。之。以。觸。屨。既。任。之。以。瓜。牙。而。罰。之。以。獲。殺。者。不。亦。近。于。謫。乎。苟。正。其。味。則。一。政。兩。全。矣。化。惡。不。知。變。形。教。善。不。若。易。嗜。也。鵠。毒。害。吻。而。裂。腹。虺。螭。觸。手。而。解。腕。然。則。欲。其。弗。害。者。曷。若。勿。生。乎。如。力。不。能。易。則。不。可。稱。聖。能。而。不。改。則。不。得。謂。仁。匪。聖。匪。仁。將。何。以。為。萬。物。將。生。也。扛。門。投。石。者。不。得。云。不。舉。鴻。毛。竭。河。飲。澤。者。不。得。云。不。盡。渤。水。是。知。大。既。任。小。何。以。辭。乎。必。為。治。其。若。是。將。恐。亂。之。未。息。于是。少。選。之。間。肅。然。若。有。自。天。而。降。前。檐。霞。衣。控。風

鸞飛鳳駕、拖蜺旌、如影如響。若虛若滅、乃謂余曰：帝有命焉。子其清耳。曰：一氣既分、萬象云備、隨感斯化、生而無記。故大者自大、不可移之于小；短者自短、不可易之以長。多者不覺有餘、少者不知所足。戒之斯傷、各守其貞、任之自是。豈較工拙于其間哉？是以百足一蹠、其行一也；六眸一目、其視一也；火鼠夏遊而不知其熱、水草冬茂而莫辨厥寒、各安所安、不可易位。必非其位、則西施與嫫母同安、苟當所甘、則資實將腐鼠齊味。各稟其性、余何須焉？若美則留之、醜則去之。其于簡也不亦勞乎？若善則與之、惡則奪之。其于慮也不亦繁乎？故任之則理息、放之則無累。余以無告、故能成萬物。余以無心、故能安群。有是知善惡共域、吉凶同貫。唯爾所召、誰其制之？今子謂余以不治、何乃爽也？故不治而謂之至治。夫生不余謝、死則余尤榮。不余善、辱則余讐。多不余獲、少則余求。不與余共樂而責余同憂乎？乃慙而訓之曰：若物皆然、則為惡招禍、修善致福、徒虛言耳。又復余曰：何言之容易也？論者多云：命有定數、運有常期。補養所能延

古論卷十一 天地類

九

古論卷十一 天地類

十

非備習所能益。此皆非通識、不可與言道也。是以不昵不義、因此而行、無賴無取、自斯而作。以之為家、則家敗；以之為國、而國亡。故桀紂恣之于前、而莽卓踵之于後、所以覆宗絕嗣、事至而不寤者、良此之由也。悲夫！請以近小喻之遠大。夫廣厦崇基、人之居也；褒衣博帶、士之服也。故拱柱跌、則廢而正之；所以無壞傾之慮。頽決襟、汚則綴而浣之；所以無穿垢之憂。故能恒保其貞、固常守其完潔也。若傾而不視、穢而不澤、則坐見頽陷、立視緇穢矣。故修福禳災、為惡敗德。若聲之召響、影之隨形、各有主司、自然冥會。惡積者報速、善小者應遲。猶夫秋生則夏殞、春敷則冬落。根深則難拔、器滿則易盈。故不可以遠近證有無、不可以賒促定虛實。疑耳！信目。中庸尚所不免、以短度長、下愚固其致蔽。是知朝菌不可言椿、鶴蟬不足語春秋。况以七尺之形、百年之命、欲辨生于沙界、語死于塵劫、其可得乎？然言者皆以應期報與自然異。此蓋思之未精至也。夫所告者莫非由己、所感者皆是自知。萬物各有本性、故因而用之耳。猶觀苗時果

初雖耕灌在功。至于結實成味。則非人力所為也。又
靈芝駐年。神丹養性。竟能禦風撫羽。凌煙蹈霞。此乃
功用自然者也。萬象運為。莫非此類。終日施用。不悟
其理。動成鋒楯。不亦昧乎。至于自然之性。余亦不知
其所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于是言終形滅。莫知
所之。余乃惕然恍然。忘視聽。若遺形體者久之。乃神
鬼憂盡。累息蕩然。與萬物因心。不知榮辱之有異也。
騏麗。屈子天問。柳子答天詞。取聲牙讀。每攝舌
此篇會心。愜目語近。旨高足為談天之最

隋志渾天論

長孫無忌

舊說渾天者。以日月星辰。不問春夏秋冬。晝夜晨昏。
上下去地中。皆同無遠近。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
兒。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
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為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
盂。此不為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
出時。倉倉涼涼。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
遠者。涼乎。桓譚親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陽以
為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兩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
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
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
遠於傍也。日為天陽。火為地陽。地陽上升。太陽下降。
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
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其始出時。又新
從太陰中來。故復涼於其西。在東方也。桓石山曰。
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謂其明
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天

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日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晉著作即陽平。未嘗字廣微。以為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也。故仰遊雲以古論玄著卷二十一 天地類 十一
觀日月。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岌云。余以為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東晉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景。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其間數。以渾天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

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火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亦宜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光。衰失常則為異矣。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群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觀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採衆說。附渾儀云。
會華古今系言極論能近取譬如指諸掌

司天考論

歐陽脩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

古論卷一

天地類

十一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

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

古論卷一

天地類

十一

只傍人情深合天解

宋史五行志論

脫脫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動、五性動而萬事出、萬事出而休咎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莫不於五行見之、中庸主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之一身、動作威儀、猶見休咎、人君以天地萬物為體、禎祥妖孽之致、豈無所本乎、故由漢以來、作史者皆

古論五著卷十一

天地類

七

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已推本之、及歐陽修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青、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為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傳會而為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

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彖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修省者乎？昔禹致群臣於會稽，黃龍負舟，而執玉帛者萬國。孔甲好鬼神，二龍降自天，而諸侯相繼畔夏。桀殺共生於朝，雉升鼎耳而雊，而大戊武丁復修成湯之政。穆王得白狼白鹿，而文武之業衰焉。徐偃得朱弓矢，宋濬有雀生鷄，二國以霸，亦以之亡。大槩徵之，休咎猶卦之吉凶，占者有德以勝之，則凶可為吉，無德以當之，則吉乃為凶。故德足勝妖，則妖不足慮；匪德致瑞，則物之反常者皆足為妖。妖不自作，人實興之哉。

古論五著卷十一

天地類

七

此楊鐵崖之詞也，其正當闕雅簡切詳盡，可為古今言洪範者折衷矣。

晉書地理論

唐太宗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畫野無文。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崙。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劬。表提類古論者卷十一 天地類 十九

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於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忒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

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營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事。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二郡。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古論者卷十一 天地類 二十

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所省者七。而文帝置七。明及少帝增二。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少帝景帝各四。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省司隸置司州。

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兵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士。若乃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枯矢。夷裘風駕。南聲表凱。東風入律。光乎上德。無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掖裁其弘敞。峭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汭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為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於古。論玄著卷十一 天也類 王
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即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龍駐軫。覲崑山而鑄勅。覽曾城以為翫。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途制寓。瓜分鬬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棄梓。聲宇來歸。斯言可得而言者矣。惠帝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渡。公孫氏。九分天

下而有二馬

許志孫履

古論玄著卷十一 天也類

王

易總論

王弼

乾坤成列。震巽始出。坎離居中。艮兌在末。制用之名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逮。寫載之形也。形以寫載為象。名以觀象為義。故象者意之跡。而名者象之為也。夫卦以應時。治亂時也。爻以適時。變通時也。世有解蹇。故功有利害。時有濟否。故業有變通。是以大人君子。虎豹其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靜則象潛龍以遁世。動則宜在田以見德。巨則彌綸天地之外。細則曲成秋毫之內。物無不麗乎理。事無不由乎道。道義之門於斯乎存。故二五多功。三四多凶。違世惡變。適時貴中。大畜尚積。明夷好昧。豫損在進。謙益在退。為之有才。用之有時。得失有地。進退有司。不誣也。夫動得所感。雖獨不懼。靜得所恒。雖離不吝。故卦有幽明。治亂之象也。爻有內外。貴賤之象也。位有剛柔。靜躁之象也。感不以義。雖通而不可懷也。應不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筭。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各司契而已。故

言易知行易從也

潔淨精微可追十翼輔嗣真有解者

古論卷二十一 太極類

王弼

易論

蘇洵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畊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木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宵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尊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畊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童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古論玄著卷二十一

五

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繁繁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入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是也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惟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滂而無禮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予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枝耳枝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

古論玄著卷二十一

五

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于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于無窮也。

此論原承禮論之後。真所謂曲說耳。而工妙出人。意表雄逞。無可致詰。其曲明二語尤奇。

一陰一陽之謂道論

蘇軾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妻曠之聰明。未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為无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有无之際也。始離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主。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知者見道。而謂之智。土人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

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為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為性。性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敢聞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耶有聞而後有聲。耶是一者果一乎。果二乎。古論卷二十一 六經類 王元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開口解人所難解。極空洞注射之妙。不復可以言語文字間求之。

易逆數論 蘇軾

何為順。何為逆。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於下也。汭之末流。至於生著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矣。聖以為立於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汭而上之。反從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行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義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役於其名而為之爾。夫苟役於其名而不安其實。則大小相害。前後相陵。而道德不和順矣。譬如以機發木偶。手舉而足發。口動而鼻隨也。此豈若人之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曷嘗調之而後和。理之而後順哉。是以君子貴性與命也。欲至於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沂而上之。夫所以食者為饑也。所以飲者為渴也。豈自外入哉。人之於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盡去而察之。饑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嘗饑渴者存乎。於是性可得而見也。有性者有見者。孰能一是二者。則至於是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

之門所謂因義以濟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設六位以行於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喜與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斷竹為簫敷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急之節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孝然而已孝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立於寂然者之中乎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為往以逆為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擬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逆數也

古論系辭卷上

六經類

主

子瞻易解窮盡人工夫巧二篇可得其概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于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綱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其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

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
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
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
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
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
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于是先之以幣帛，
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晝居於內而
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而
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
占論玄著卷一 六經類 三
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御食
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
言也，而待介詔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
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
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又
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
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
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嗇者合也，
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開敬

變化論

秦觀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
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
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
於芒忽之間，闔陰以為陽者有矣。闔陽以為陰者有
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
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
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為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
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
古論玄著卷一 六經類 三
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
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
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
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為用而未有
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而立。何則？
一氣不損，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壞，化進則變，
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
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
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

無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無變化而言者也。蓋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無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為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為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無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

言化者則不可無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于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無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無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闢一闔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利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包羅經傳深解奧理

古論玄著卷之一

古論玄著卷之二

書論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

古論玄著卷之二

木緯類

十

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恠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

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唯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徐而待之而不倦與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

古論玄著卷之二

木緯類

二

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窮極其

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
朝之所為不同也歟。

氣脉沉雄極得事理

泰誓論

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
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
之。使西伯赫然見其已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
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
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于
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
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
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
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
于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于何說。而孔子之言萬
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
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
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
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

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
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
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
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
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
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
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
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
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
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
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
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
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
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昭然明白而
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
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侯之小說。而泰誓六
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
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

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
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
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後
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
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
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
書可矣。

痛徹。漢高帝即位。仍稱五年。其功臣年表列侯
俱得稱元年。可見古人不以改元為異。至漢猶然。
古論卷之六 六經類

洪範論

廖 僂

箕子之叙洪範云、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
洪範九疇、彞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彞倫攸叙、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
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僂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
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
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
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僂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

古論著卷二十一

六經類

七

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
而前、僂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
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
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
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
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
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界
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
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
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為可乎、雖然、安國劉歆
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
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
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
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
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
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於天下之達
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
範九疇、即謂天果祕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
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
命誅之、必親受像於天也、何不然而甚乎、僂以為洪
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為君者、苟能務蹈聖
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
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

古論著卷二十一

六經類

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惟矣。雖然欲成其為天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如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間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為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明晰

詩序垂紉論

章俊卿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談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于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于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于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于地得其詩，故以為召、二南之義，蓋出于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繫之

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為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急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

市論卷之二十一

木經類

十一

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于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

被文王之化，免置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悅無使，靡吠之語？序于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

市論卷之二十一

木經類

十一

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嬖，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于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于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為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古論卷之五 大經類 十一
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之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于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

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之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城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于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推勘極透

古論卷之五 大經類

十四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存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則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以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

晉文陽爲尊周而寔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知魯君之本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願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

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有。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沈着剴切。每度一措意。一躍然。

取郕大鼎於宋論

蘇軾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干。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后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后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后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益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讐楚也。鼎入宋而爲宋。之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勘事入微

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

春秋日月褒貶之例論

呂大圭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曰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飲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於內。而公在

外。不與小飲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就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

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古論者卷二十一 六經類

王

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就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蝻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

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古論者卷二十一 六經類

王

非聖人因以是而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纒閔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螽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閔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閔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閔七月之久而

勞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閏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禦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為不敬。己丑莖，敬嬴，庚寅而克莖，則有以見明日乃莖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鷄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為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畧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翬，桑鄭寤，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瑕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

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可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強弱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龍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於以見大夫敬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

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別盡後儒穿鑿之病文勢亦極磊落

禮論

荀卿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䟽房。棖猓。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財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者。必

死。利之為見者必害。苟急情偷懦之為安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郊止

古論本義卷二十一 大經類 三十

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以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

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醺也。成事之俎不啻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禾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飲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絕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柎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梳。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

古論本義卷二十一 大經類 三十

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故絕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

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騫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扶。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荀子學主於禮其精義微古雄駿爾爾緒少孫擲
採支節自不能盡

禮論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官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以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

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歆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

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起坐立如此之勞。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以疏節論禮原不知禮。然文勢縱橫快目。

禮論

蘇軾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人入于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庶耻退讓之節。粹然

古論卷之六

五

見于面而盎然發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于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嘗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偃俛奉曲。勞苦于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簣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

古論卷之六

五

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鬯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于上古之說。異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于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抑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于牀而食。于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

之儀。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簫簫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古論彙考卷二十一 大經類

二十七

醒快

禮以養人爲本論

蘇軾

三代之意。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于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于繁文。而拘于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功。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于鄭氏王肅之學。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反禮廢而

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
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于仲舒而至于劉向悼
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
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
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
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變衰而新音代作律
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
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
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
古論卷之三 木難難

語有深慨比勘譬論爽絕

法象論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
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
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以懈慢也夫
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
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
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
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
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
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恍其
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
不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
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
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
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
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耳施于中
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

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救。况于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于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

古論本義卷二十一

大經類

聖

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言下觀而化也。禍福之所由也。則有嫌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于棊局，陳靈被矢于戲言。閭邱造逆于相詬，子公生弑于嘗醢。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媒，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虐，行易視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湏臾忘也。湏臾離，則愒慢之行臻焉。湏臾忘，則愒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湏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邾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遂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

古論本義卷二十一

大經類

聖

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整，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綬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精詞遂理，自為章局，似禮記文字。

樂論

馬端臨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閤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也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於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大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以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耗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損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

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挾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樂捫燭之為愚固不知其說也

古論玄著卷之二

太極圖

四

詳博

古論玄著卷之二

古論玄著卷之三

正統論

蘇軾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古論玄著卷之三

歷代類

一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

古論玄著卷之三

二

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維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替。替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惟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我

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精悍有一段不可磨滅處

帝王所尚論

蘇轍

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有生民以來。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班。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于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塹。啜土飴。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世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簋豆。列其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醺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

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也。于是終祭于屋。漏祭于枋。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肖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饗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飪。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其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

古論家著卷三

摩代類

五

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陵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

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精懇

古論家著卷三

摩代類

六

伊尹放太甲論

陳越石

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重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烹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自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子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古論玄著卷三十一歷代類

七

玄論精思極關世道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蕪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蕪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夫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精義全自孟子其詞機奧盡亦似孟子

周公論

蘇轍

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

三監論

金履祥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一

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而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干其國假使管叔非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

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族之于是倡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籍之于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一

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齊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

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盖不忍言也。古論卷五 歷代類 五 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說三代者外紀吊詭。惟前編最為雅馴。此論縱觀秦漢以來。遙隔周三監事。反覆抵掌。更甚恢奇。

魯用天子禮樂論

高 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殁。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得乘大賂。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于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吳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于衰周。而欲求禮于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祀用王禮為後。因言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祀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故。是謂大賾。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

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經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于魯。議者于譙然之道。則可矣。于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古論。玄著卷三。下。歷代類。十八。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于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于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玉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

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于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祗鬯圭瓚以賜。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劉蕡更無遺剩

古論卷三十一 歷代類

十九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

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

古論玄著卷三

歷代類

王

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神氣激發末勢尤有破竹飲羽之妙

古論玄著卷三

歷代類

王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不貳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乃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閑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春命授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

鍾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恆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累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索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警策

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子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

古論卷之三

歷代類

五

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

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以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古論卷之三

歷代類

五

此昌黎省試作也其冲妙精醇已是升堂學識

戰國養士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廁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古論者。有卷主。人。歷代類。傳記者如此。度其數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古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嘗用其民。不戒。始皇二世。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九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豈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凌厲似秦漢間語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洵以讒

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古論著卷三 廉頗藺相如 主

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劈頭精勁。用短勢明。絕明允為誓丹起此論。幾於賈生痛哭矣。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澹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者。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泯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古論著卷三

歷代論

三

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為之所也

推衍史遷之意曲折婉盡

秦始皇本紀贊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上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起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當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

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節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

古論卷之三

歷代類

主

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

古論卷之三

歷代類

主

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古論玄著卷三 歷代類 主七
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銑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古論玄著卷三 歷代類 主七
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公攻。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

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
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
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
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
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
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
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
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
古論玄著卷三十一 歷代類 幸九

皆。誰。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
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
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
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
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
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
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
武。之。師。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
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
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
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
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刑。戮。者。正。傾
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子書分過秦為三梁昭明選其一其始末陡峻
詞音雄傑亦是千古一奇讀此而意盡氣舒如大
海雄淵瀕瀕播振如空中樓臺層複變幻始覺秦
孝公以下原是中叙一節耳廣書安裂即治安策

亦不得分二十一篇也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卿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恠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恭

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
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
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
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
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
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
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
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
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
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
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子斯之立胡亥不
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
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
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
勿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授

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
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
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側容積威信之極以
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
族有罪三省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
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
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
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
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
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
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
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之果於殺者

極雄健精勁

古論玄著卷之四

秦楚之際月表論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義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

古論玄著卷之四

歷代類

丁

英發俊偉。為贊論祖勝于令升等數千言

項籍論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才。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古論玄著卷之四

歷代類

十一

耶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以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以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熊。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市論者卷四 歷代類 三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開口敢為大論。所言皆事後成敗。然談兵說勢。見解極真。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

古論卷四

歷代類

五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偪起在此位者也。立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逢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威如王莽。然

伏鎮。烹醢分裂。又况公麼。不及數子。而欲圖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鷄。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

古論卷四

歷代類

六

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或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使

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
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
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
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
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
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
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古論者有卷四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
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
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
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
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與雅沈惟猶是西京氣脉

高祖論

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
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
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
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
帝嘗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
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
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
古論者有卷四
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
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
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
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歟計以爲家
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
下爲諸侯大臣素所畏服歟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
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
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
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歟於

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大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直氣雄情越轉越勁其開闔排掉山人意表

張辟強論

李德裕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后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啟之。嚮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漢高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今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必危懼。必其時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肯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湓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沒。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第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然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僕才出于世。豈授其給說哉。嗟呼。與其圖之于難。豈若制之于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

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賢皇特論多異義殊思以簡盡勝

龜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歲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龜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恠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

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議事任事人臣而難是。大夫甘湛宗以憂國固任之矣。自將一說取喻于禹。更當令彼心折。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倅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隆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桓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資戰力。至於翼扶者。皆武人。屈起亦有雷。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池故勢疑。則隙生。力作。則龜起。蕭樊且猶縲絏。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丑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冠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上不過大縣。數回。首如特進。因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欲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

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
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
滋憲。責成吏職。建武之立。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
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
不終以功名。延慶千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
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
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
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立功臣。乃圖畫二
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
爾。

古論玄著卷中

歷代類

十

援證極微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中
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
有典司。文史彤管。記功書過。屋有保阿之訓。動有環
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
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
故康王晚朝。關雎佐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及周室
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邁
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達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
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
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
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
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
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發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
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掎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
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
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古論素著卷四

歷代類

十一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牆竈。自古雖主幼時
難。王家多繫。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
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
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幃。委
事父兄。貪狹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
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繼於圜
圻之下。湮滅運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
續西京外戚云爾。

義嚴句條

古論素著卷四

歷代類

十一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宦，亦備其數。闔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闔戶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勅經管蕭，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癸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罷秦制，置中常侍，論者著卷四八 歷代類

七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信。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紆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桓、靈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即作幼弱而實憲，兄弟專恣，權威內外，臣僚莫

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幄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

古論著卷四八 歷代類

七

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綬，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莛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膏腴，競恣奢欲，構害明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善士莫不罹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蹢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古論卷中

歷代類

主

談說如畫末慨尤深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恭。卓。予以為恭。卓。莫過。汗神。龍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肅徵厥。物。則以。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敷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繁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克。涉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一直。恭。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身信。當主臣之重。極備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青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暗忽。亡國。僂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聞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康。下。官。子。壻。於。近。郡。款。然。用。家。人。匹。夫。為。心。以。身。

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群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及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柰何禹廣以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

古論著卷四

歷代類

主

家之大。則其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乃又熾焰。燔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經百代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抗。則但取瞽瞍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肆右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古論著卷四

歷代類

主

悠悠探本之論。可為千秋殷鑑。

王充王符仲長統論

范曄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轂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况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古論卷四

王

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絳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其窮奢。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歛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未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帝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

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或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深達古今非徒藻繪

古論卷四

王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播越。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元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伸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為名，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樹朋，觀釁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古論。卷四十八 歷代雜著 七
之師矣。觀曹公明銳權畧，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已來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顓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彧郭嘉邢顗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歛風長威，或一見士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一貫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

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種而宥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威威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視，縱夷齊滿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則可，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若容身，欲使蕩蕩玄波，涯而不竭；颼颼薰風，周徧草木。玄雲陰而方雨，黃葉衰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清明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古論。卷四十八 歷代雜著 七
緊其是賴，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聞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己，豈知群鷗不下，衆雀進驚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憂所以帶藥，楊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閭外少自信之士，良可耻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後

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
孤貞容其怨讎况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
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有識宜心寧可得乎翻
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譬匹夫念平素殺桓邵斃婁
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哉楊德祖才雖清秀
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
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道也則吾未知
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
前而忽身後豈所謂勞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
古論玄著卷四
唐代類
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春命乃至控
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策何者為先君子曰孫仲
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
原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
之材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攻
衰國小人夷風類俗陋山川險澁異峭函之與區江
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
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關胸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
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

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
者地廣國大者兵彊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文勢紆餘雄麗

古論玄著卷四
唐代類

下

司馬懿論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來處其憂以為樂兢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繼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古論玄著卷四十八歷代類
主
珍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中幘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詭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力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推重許昌同蕭何之委
光之寄常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梓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况古論玄著卷四十八歷代類
主
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說將畧處尤慷慨

晉紀總論

千寶

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
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
一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
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
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
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
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
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
占論玄著卷四
歷代類
三十三
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
豐亂內欽誣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
而許洛不震咸熙異圖用融前列然後推轂鍾鄧長
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
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
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
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
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
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為衆故至於咸

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
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
塞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
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
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
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
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
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
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隲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
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
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
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抗之於
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
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

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令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古論云者卷四

歷代集

十五

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勢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擇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

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庶耻篤于家閭。邪僻銷於冒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古論云者卷四

歷代集

十六

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虔其民。以至於大土。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敭。以至下王季。能貽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

允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文王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後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市論玄著卷四 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廢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市論玄著卷四 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古論玄者卷四。不歷代類。幸九。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以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將於疆臣。愍帝升播之後。徒廁其名。天下之政。既

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微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古論玄者卷四。不歷代類。幸十。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風雲揆藻江海為觀。末推識緯。漢時遺惑。然亦是文瀾不盡。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皆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

此其效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綿亘警饒。既有變化

古論玄著卷之五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統明所受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紂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漢晉得于魏史冊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

古論玄著卷之五

歷代類

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戚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晉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于地杞用夷禮杞即夷美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民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

繫于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成在流風善政史實字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也為犬無餘驅士女為肉薩委之版殺指衣冠為芻狗逞其屠川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人必登山而餓忘食其哀而立其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叛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李無容工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安于南元歸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英真

古論玄著卷之五

歷代類

二

宋略總論

裴子野

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雋奇迹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乎晉宣懷荒伐叛之勞夷遠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時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關闕關頭霸上古論著卷五歷代類
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幾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有之也於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帶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卓創則魏孟何劉輔相總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傳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懷棣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于民

譽或得之于未名群才必逞智能成效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滄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革易其之更始君行思莊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劍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天子負及務懷以德燕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竟北地三事大夫顧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而盥兆弗興即年厭世營陽王古論著卷五歷代類
狎于弗訓以敗興太祖寬肅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欲政由寧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簫鼓聽聞百姓扶携老幼想望儀形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達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惠首以冗容贊桓桓江湛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

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
舊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
裴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表蔡蔡子度
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藩翰帝弟帝子則江
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
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哲以流譽十三年為多
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于國都四學
開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東帛譙語以勸
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

古論卷五

歷代類

五

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于
鄉閭公宮非儼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踰閭冠冕
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受律
指日如期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裴爰整則西踐
仇池良駒巨象克塞外廐奇琛瓊貨下建百僚禽獸
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諷海之謔歲且十餘江東
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
虜方強周韓歲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
師克復河南橫蹂強劫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

淮浦設宮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
嬰城而不敢闕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
饗單于臨江高會于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
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
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奔之師橐弓裹足係虜
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始
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
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當歷數正位天

古論卷五

歷代類

六

居聰明綽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奸君
人之畧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
或蔡興宗袁顗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之柳元景宗
猷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拔類因以軌道廓之
中方如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
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卽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
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
武王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何足云景
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薦興邊鄙蹙

古人懷古且無紀綱。因寵方議其安。外物已。老。三。賤。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戴。太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滌近之道同歸。冲人之繫如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更以宗王之見窘。不德遂亡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群公。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于是蔚炳霄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閭閻。其後百有餘歲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會。實啟英雄。而况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本。本根既處。枝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虐過于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修

之載于篇矣。不然則何殊。尤。絢。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時代。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

備南宋一朝之事。其論逆取揖讓。亦是名言。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貴，鬻食之資，明歆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古論玄者卷五 歷代類 九

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貴俗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寘徒以憑籍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紳士，皆

閭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奏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杜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制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求悉方輶；素練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真懇可鑑千秋

宋書索虜傳論元魏

沈約

又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爾畿封。窺候墮場。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五湖通襲。剪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為念。逮於懸旗清洛。引馬長涇。北狄衄銳。銖鋒閉重。嶮而自固。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蒙晃委蛇。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殫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營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捐舟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摅。偏城孤將。銜冤就擄。遂處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因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青繼塗。命相屬。青徐充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末以來。並

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群虜。至於狸伐篡偽。彌煽凶威。英園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群心。外御群寇。役竭民徃。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懷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喝高天。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為轉屍。弱者為繫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鷄赴時。銜泥靡托。一杖之間。連巢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外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大祖懲禍未深。復與外裔頤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造屬。遠

秦始構紛。遣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思一區宇。旂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寇。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為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閫。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枿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魏喪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翻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途。而彼騎也因

古論玄著卷五

歷代類

十三

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此南史斥元魏為索虜耳。而說盡南北分裂景事。令人慘然。

孫總論

魏 衍

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害。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討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德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賸。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冑仁義。折衝蟬組。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允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則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奢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建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嬖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

而動復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卽讐。累起蕭牆。禍成
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
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
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
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
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
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文
疏。而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
古論玄著卷五 歷代類 十五
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善。巨猾滔天。始
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
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
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
撫劍嘗膽。從戎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
逡巡。內懷歛望。坐觀時變。以為身幸。不忿莽卓之誅。
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辨以飾
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盼以就
拘囚。或一言而及趙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

若太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
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馬假
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
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
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
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
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
馬得不為高讓歟。

句法瑋麗纖華

古論玄著卷五 歷代類

十六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謂聖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
為二國永熙西道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
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
邇于漢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
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
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輔
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于史
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

古論卷五 歷代類

十七

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
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北魏司旦爾朱榮
乘釁興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
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
武之才龍摠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
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羣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
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群
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梗流疏去而
不入遷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

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
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
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群雄
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頴蕭衍
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
之役兇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卒隻輪不反王思
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檣三秦勅
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
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

古論卷五 歷代類

十八

居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夷凶剪暴剛斷英峙天
崩地折堂構闢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
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彛倫朝
多俊乂瓜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
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泊乎受終文
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
始信賞必罰有如四時年穀屢登災眚不作敵人竄
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祀黃初太初不能遠
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而夜之飲散

政手行。列。躬。道。不。能。竟。其。志。已。記。
必。是。其。人。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位。命。元。珙。
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
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為。戮。玆。直。言。竊。歎。斃。
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
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
也。頗。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
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縱。才。靡。

古論卷五

歷代類

十九

不通。裴。樂。謝。其。清。吉。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
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
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奏。千。端。萬。緒。令。議。
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虛。襟。
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知。調。有。餘。尤。善。
當。世。諸。公。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
有。善。政。皆。遵。彥。之。為。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
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斃。于。群。孽。儲。君。繼。
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竝。進。楊。公。慮。有。危。機。引。

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
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
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
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
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沉。深。謹。厚。
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瞻。西。顧。恒。
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適。聲。色。不。
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
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

古論卷五

歷代類

二十

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基。歲。而。
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
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
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
其。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庶。孽。
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所。禁。武。成。在。田。
之。日。引。為。樂。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
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
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

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賜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休停。就令剪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望。燠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豁空。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畧不言交。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于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選罷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矣。河清之末。長孽為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榮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卽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肅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

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諫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馮鄧。士開禮干踈行。長榮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竝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鞫紕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匹。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聰。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阜隸。本是鞮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回天。愚薄之倫。折枝砥痔。輕者進貨。

賂甚者緒婚姻。朝廷混然無復廉耻。清貞守道更被
嗤恠。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
錙銖。斛律明月屬鑲之錫。竟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
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察。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
滿宮禁。平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
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
宮闈。長于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諏。罕聞
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
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義軒無以尚。
市論五者卷五 歷代類 五
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
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俟
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徐入。將有降心。士無鬪志。
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銳。斂氣重足。
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
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
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恭主倚良相。官婢執朝權。皆古今異事。此論可謂
善張皇善發揮。是有資於制舉業。

隋高祖論

朱敬則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
有魏人。從斯以遷周。弔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
指河水。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啟霸國也。况體貌奇
特。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
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
以稱劉季之靈恠者。不謀同詞。說中興之應識者。往
往偶語。屬周世多故。禍難薦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
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
之言。社稷輸入。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
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
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
曉聚。長星夜掃。拱揖而朝。群后昇壇。而額上帝。紹舜
禹之遺蹟。光漢魏之大名。于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
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
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若。
教人七年。亦可以卽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
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

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誣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秋露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于人。厲精

古論著卷五

歷代類

五

為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烟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誠。玄闕丹微。烟燧不驚。王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為。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誓。同盟多剪除之悲。恩不終于有功。罰每深于無罪。啓閱牆之兆。借實沉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房陵。尚遙。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繫是

人謀。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偽言。卽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韶順旨。袁克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于孟津。六王至于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宋。牛馬內向。群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

古論著卷五

歷代類

五

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瑤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竝沐我皇澤。照我帝眷。聖人圓域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情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羶胡晁羯。牧馬驅羊。子女歿于淫昏。文物盡于鋒鏑。猶得厭六馬。駕四麟。然連理之材。煮白雉之內。若天道不惑。應降以災。由斯而談。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為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屬吏。隋平

德俊者獲德。豈爭名于朝事。必須此將。庶其
言。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
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
戰。苟有大利。何簡細殺。方知責兵士之汗宮。關徵軍
司之隱玉帛。豈不陋乎。始范熒後入。孟側不前。卻克
有詞。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與夫自伐無
慚。奮髯直出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
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雲之鬱。慶龍。清風之集
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時。其來

古論卷五

歷代類

主

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聲名可尋。若乃
庇俗匡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膂。政待股肱。但清濟之
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知。既因論
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
張子房玄機孤映。清識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
游淡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平荀或賈
翊。荀攸。劉曄。郭嘉。田豐。祖。授。霍。曄。等。可謂天下
之菁英。惟幄之至妙。中權合變。因政為功。爰自秦漢。
訖于周隋。蘭菊相薰。惟有此矣。如蕭何之鎮靜關中。

寇恂之安輯河內。葛亮相蜀。派昭輔吳。茂弘之經理
瑯琊。景畧之弼諧永固。劉穆之衆務必舉。楊遵彥百
度惟貞。蘇綽共濟艱難。高頴同經草昧。雖功有大小。
運或長短。咸是股肱之材。悉為忠烈之士。若乃威以
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境上。千里
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畧也。故崔浩云。王猛是符
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
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體付綺靡詞多詔令

古論卷五

歷代類

主

隋煬帝論

朱敬則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况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迷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偽迹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兇虎為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道于大漸之晨、蒸淫于易箠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群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強、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奸、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于穿築、杆軸空于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

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群嫗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五年之課、以克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方興、群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盡為鬪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閭閻樂入于廡前、何不告我、昔為天下之重、今為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足得為害、鯨鯢出外、螻蟻可以為災、忽乃棄嶠函之輿區、違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竊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所燒、小人之性、必須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疵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詞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恤、政

荒而不脩。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才畧。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維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生而自解。眇觀史策。遍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豈肯遠之。復何言哉。

機杼自伍。被諫淮南。來而加之。鮑萊。

隋書循吏論

魏徵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宗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道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芳聲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入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

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靖亂日。肝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畧。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網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剝害。絕萬姓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網紀。抑欽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况於上賞。

其效下得其欲求其無害不亦難乎

總切

古論玄著卷五

歷代類

三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亡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口夷滅其成也後戡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順指如意鉅左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之固而不取也。此二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古論著卷五

五

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始。故三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巨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古論著卷五

五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天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

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此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劉潼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

古論玄著卷五

唐

評古今兵制最核

書許中丞傳後論

韓愈

李翰所為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柝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相智下。不能通知二父之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惴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臍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比卓卓。猶不得免。

古論玄著卷五

唐

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
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
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饑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
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
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
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慷慨勁烈所以表揚忠魄

古論卷五

三

戰論

杜牧之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鐵。銳含忍。混貸。煦育逆
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笑。周思以為宿謀。
方且龜岸抑揚。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
知乎。其俟蹇頽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
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顛。
賴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
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
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强之徒。吾以良將
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
拘。猶秦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
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
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
故於是。閱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有為尊。奢天
子不問。有司不可。王侯通。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
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
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畫大畫。而賊夫貪心未及
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

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輊欲相効者
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
誅鉏小者惠來大抵人生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
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
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
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支指幾不能相運掉
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為盜者非
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大有英氣曲盡藩鎮利害

李訓論

劉 駒

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哲王率由茲道
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
良奕同枰而獨勝蓋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憲皇
帝端冕深帟憤其私養欲錮官居之弊載澄刑政之
原當體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風俗設
武備以服要荒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堅刁易牙
不廢齊桓之伯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
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而昭憲忽君人之大體
惠繼攸之庸孺雖終日橫連經篇屬思俱得好文之
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徂詐百端陰險萬狀背
中澄而勸酖出鄭注以擅權祇如畫隕四星蕪權八
校小人即又難知但慮為蚤虱而株溪蓀翻獲螟
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黃門兵交青
瑣苟無藩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鍊綽有士風晚為利
喪致身鬼域之伍何逃瞰室之災非天之不仁自失
道也

痛切

前蜀王建世家論

歐陽修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見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

古論玄著卷五

歷代類

四十三

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朝見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水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也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

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恠之言鳳凰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于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

古論玄著卷五

歷代類

四十四

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彼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蜀人之為此亦魚腹狐鳴之意耳借此反勘足解千古通蔽

桑維翰論

陳亮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于前。不得已而為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為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來也既遠。膠于見聞而為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初業。而資為犖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為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為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翦業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眾。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于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懾。合罷散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于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衆乎。

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與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群盜蠭起。幾見蹙于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群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蠲可以夷之。而况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于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為。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為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勇敢為。遽命周瑜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為之先驅也。路王以百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標之萬一也。為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迺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

形勢。檄諸鎮為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
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救
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
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為常。原情定罪。維翰可
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
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
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
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于
有功。求其為援。使之得騁志于中州。彼其樂中州之
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藏之。是以長驅
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於今
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
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
之。吾惡中原之亂于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
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于此
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為之哉。由是觀之。舉大
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陳全甫自負英雄。深懷孤憤。讀此為之凜然。

古論玄著卷之六

若道論

亢倉焚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
櫻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
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寡生。刪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
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
國鬱者。主惠不下。宜。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臣
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已復禮。賢良自至。

古論玄著卷之六

政治類

一

君耕后飢。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
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
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
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
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
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哉。由是重天
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尊卑也。所謂
有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

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王之所以難辨者。謂
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鍤石也。今夫
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
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
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聒聽。而昧之。正為君子明者。聒
而昧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
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
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
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
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
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貌。而
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
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
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
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庫
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
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顯。則
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羣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

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虛。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黷愆。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黷愆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塞。畏代主豈不知哉。

憂鬻色澤既蒼且貴

為君難論

歐陽脩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夫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虛言質樸而多約。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問于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何如。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三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蘭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蘭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醒發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圖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怒，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

市論卷下

不攻

廿

戶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逆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害，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惟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市論卷下

不攻

八

有慨之言洞晰深警

權臣重臣論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

古論卷之六

政論

權

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放肆。急情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

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所謂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魯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前滅其

適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亦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急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古論者卷六 政論類 十一

意原出韓非子其言更醇白典切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富貴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坐驕天下之士採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

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未見馬之在廐也。駕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幾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展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錐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也。夫然後騏驥腰裏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簞。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鶡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彊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朴。則無以異朽槁之槌。是知錐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

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或託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意。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大國合從而辨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介甫有意事功。引用必年。故用人只以事功論。而語極深到。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賢師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

古論書卷六

人政論類

十一

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于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

古論書卷六

人政論類

十一

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孟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是以孔孟以為不義而辭不受也。洪範曰。九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庶煩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疆霸諸侯。圍漢王滎陽。拔美。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驎矣。又以驚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執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

不可得也。為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必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悟。速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比；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使脩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使之是，猶立木而求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脩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

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于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諸侯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

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其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

古論卷之六 政治類

五

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超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符永固得王景。各於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不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王景百敗百南。又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向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

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監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縲于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于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絕緣。桓公知水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

古論卷之六 政治類

六

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讀司馬公通鑑如涉五嶽。而俯中原。可以知公相業。吾於此文亦云。

近名論

范仲淹

孝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為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之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鈞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臣請辨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通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武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

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希文真士而誘人以名。深心隱隱言外。

幸

諫論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其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古論者有云不與政者諫諫者有云諫者諫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歲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欲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言甘雖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

以而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魯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放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惑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者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其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蓋深思絕調只一術字翻一篇文字警懇不戒戰國策

古論者卷六

政治類

全

政論

崔寔

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生事物之臣故
平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後周召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託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軟而不悟
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諫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訖上下懈怠風俗彫改人
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齊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舜然後乃理哉期於神旋決壞支
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
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衰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
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懲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惟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
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
已其達者或務名如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損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
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櫓其幽憤者也夫
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施法八世故
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
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
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居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
刑峻法破姦執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
享號中宗美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
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
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敎之理也故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絕之約
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然

經烏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變紀
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
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
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
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敎值危運之會
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
奔皇路險傾方將棋勦鍵辨以救之豈假鳴和鑾清
節奏哉昔高祖人蕭何作九章之律有罪三木之令
點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
當劓者答二百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
右趾者既損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
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
下詔曰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
減答輕撻自是之後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
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
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豈古之俗
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矧稽古之蹤後五帝之
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伊呂而風

風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雖有激之言極能破泥古之陋。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達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達於理。則負結於義。非憚禮也。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相尚以誹謗。謂之藏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垂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

害與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大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古論者有卷木之喻。政務難。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刻之德。播不滅之聲。乃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醇美

崇讓論

劉寔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

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不勝已者夫
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與讓則下不爭明
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
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
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
之謗已况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
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亦
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
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
人有先衆之譽毀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
稷契復行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
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
官次而舉之同儕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
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
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王官之人
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
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
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

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
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
其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
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
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當也所
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
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致漫舉而進
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衆多名言所
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
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
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
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
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詩
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
之過乃下今日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
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
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
退也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

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
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
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
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
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
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
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是以其驗至矣得其
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今之不
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
古論玄著卷六 政治類 三五
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
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
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
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
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
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二
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
以討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
及益。舜使益為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

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
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至世所用不
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
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惟能乃通其
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
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
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
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
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
古論玄著卷六 政治類 三五
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不必詳於停缺
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
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
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
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舉官本不
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
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
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舉官必以

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
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差歷歷相
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
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騁進趨而欲人見讓
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
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
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
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
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
古論卷第六 政論類 三十一
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
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
上下有禮讓愚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
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
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才
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實在可以經世而曲折蜿蜒有神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
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忌我此
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成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肆於
自然故理泰而愈隆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
故大禹益稷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五反范甯駁軍
溪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美固以殊矣
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
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
於矯代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遠顯而不在於求
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
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
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
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
豈矯枉過直而夫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
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謙而廢公則
自伐者忌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
生所謂同貌而寔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故

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怠於諒哉。
進一步說此品最貴

貴忠論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伏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累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譏于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常處陽于飽。

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癰疽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賊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迺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頌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倚王不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紫邱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

古論玄著卷六

政治類

四十

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潛夫論固亂世之志也而淡然有出世之味

辨如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礪澗而雨人人知之人之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二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徒身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處憂辱之行故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陰害之此三行靈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苟始不忘流不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不巨虐之

不食大鼎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愚豈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誣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介甫方盛名。爵用惟明。允先知之。此論著明深。切。洞洞千古。張益公所以特識於未也。

古論玄著卷之六

古論玄著卷之七

理亂論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雄雌。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儔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曰。吾腹誼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誰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非使。思同天地。威伴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十。無所復角。其聖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驕其邪。欲

君臣宣淫上下同惡。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殫浸彌沉。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訖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幾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然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

古論著卷七

人政治類

道當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有生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貲。自於四方。化居積貯。滿於城都。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綺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珎玲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謀者。則得之。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亂世則君子困。當君子困賤之時。竭高天。踰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時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

古論著卷七

人政治類

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積。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沉郁痛切。別有意致。

古論卷七

政論類

四

汜論

劉安

古者有鑿而繕。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窺而探。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慶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綖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揄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耨。抱甕而汲。民勞而利溥。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耨。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為鞋蹻。而越千里。有負擔之勤也。而作為之。楸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

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繩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必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堅周。殷人用槨。周人墻置。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

古論者卷七

政治類

六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獲之所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

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世衰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

古論者卷七

政治類

七

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武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

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樞，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待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

古論古著卷七

政治類

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鎬銜，縶策鋁而御悍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幟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

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遠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速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

古論古著卷七

政治類

九

今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

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大剛則折。大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

士論古者卷七

政治類

十

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惟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怨誅。則因狗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候則矜為剛毅。

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熾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湑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

古論古者卷七

政治類

十

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若斤斧推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縣鐘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
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
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
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
適戍。入芻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
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
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
古論著卷七 政治類 十二
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
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
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
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
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
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
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
之道。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
威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

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
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
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
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
則無所不通。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
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
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
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友醜矣。故禮者。實之華
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
古論著卷七 政治類 十三
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
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
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觀龍鱗而知文。窺豹斑而得武。此論辨若多較捷
若發機。橫古縱今。耿發無盡。會心遙越。境遠愈奇。
斯為字挾風霜矣。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收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善敘事理。若此。若密亦淡。亦濃。典切而鬆。揚奇致。而古雅盡文之妙矣。

續明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政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能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公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禍。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如此。使世主

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曰。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急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僨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若足。盜豈有不能。迨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隳。昔曹叅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
之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偏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
之力斂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罹
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
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發歐陽子之未發。旨高致遠。婉轉籌策。足徵經世
實際。

制度論

荀

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教曆。承天之制。
經國序民。列官布職。彊理品類。辯方定物。人倫之度。
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
則民不一。官無滛度。則事不悖。民無滛制。則業不廢。
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
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
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
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本傳曰先王之制自

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于抱閭擊柝者。其爵祿奉
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
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于是裂土地之宜。教之
種植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于
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擊。罽弋不
施于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槁。隰不伐。天
豚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
力用。如此之備。然後四民因其土宜。任其習力。安其
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

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墮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其流至于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于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節。士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劫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繡。犬馬餒殺粟。貧者短褐不完。食疏飲水。俱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饒變詐為姦宄。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饑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子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立制度之謂也。

有慨其言。疊疊鑒鑒。全得之。班史貨殖傳。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十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十

運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
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
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
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
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
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
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
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
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長
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
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不得非諸侯之盛彊未大
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
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
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据天
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
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
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
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

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從在人
終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
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
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
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
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
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
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
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
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
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
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
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
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
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
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
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

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補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

古論玄著卷七

出

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

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古論玄著卷七

革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議論懸天而下、指掌千古、奇思傑句、變現百出、洞目快心、是柳子厚極得意文字。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纂古論玄著卷七、政治類、

裁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以及理之評、詭道之辯、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

難行久矣。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巡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干王畧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皋陶以脩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干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裔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柳氏所謂群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

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其勢足以爲亂而莫不帖服于其下如臂指相使以爲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弊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弊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啟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

古論五經卷七

政治類

史

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征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卽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恭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縶脅從之命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

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王政所必討而比之得天下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強非文誥禁令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兵甲而擅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判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群后雖曰親賢竝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

古論五經卷七

政治類

史

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槌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矯
虔則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
潛消其不肯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槌與
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
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為良法也而王綰淳于生之徒
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
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靡
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
也而子顧安議其私天下而以為劣於唐虞何哉曰
古論卷七
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
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
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教於民而民敬之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
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畔或疑於誓會者以時人之
不皆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
賢與能講信脩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
而不作以為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為小康然則官天下與家天
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
同之矣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
傳於子而孟子累數百言辯之以為皆天也然則知
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
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克舜傳賢而禹傳
成故啟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洞貫古今卓有實見其詞氣皓肝震盪愜情盡意
真可拓萬古之心胃矣

職官論

馬端臨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枝事上者、則自安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畧。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趨馬、俱顧後之流、宮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公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

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繕筆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材日衰、不供驅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分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官、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矣。

簡核

學校論

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唯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古論玄著卷七 政論類 三

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皆以政學者

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徑捷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精詳

儒林論

司馬遷

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閱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過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世

罷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罷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上

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三十八

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

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三十九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子長善叙事其褒貶微意隱隱言表

兵論

馬端臨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法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古論素著卷七上 政治類

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皆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

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

洞識古今大有關係

古論素著卷七

政治類

四上

兵術論

劉 勰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刃。割革為鉀。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

古論玄著卷七

陳海類

四十五

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為重。以智謀為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辯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辯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

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沙壅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樂枝之譎。舒車未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功。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

古論玄著卷七

陳海類

四十六

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為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惟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將也。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形不一

光不同也。虎兇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難而不懼，履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醪醪汪流，軍士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四四

豐音蔚詞

游俠傳論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而齊桓侯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四四

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四十六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以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之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沉鬱頓挫。宛轉閃爍。令人且快且駭。神采不定。

貨殖傳論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恥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絳。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繒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四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根天因地聚人立教義最微遠而寓之憤激縱橫百變其言夷狄編戶千金不死之云特露本旨

守在四夷論

牛僧儒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王帝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使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鑿。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幣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鼓鑿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憤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急而思讐也。相見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殺也。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四

得相益則和而思隣也。攻遑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愛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歛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情情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歛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為犬戎所滅。曾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頗舉偽峰。激傲天下。空於杼柚。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皆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窺覷。所謂四夷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

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作鑑痛切發攻守二字甚奇

言戒蠻夷獨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
父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
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
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
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
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
古論卷七 政治類 五
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
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
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
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
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
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
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
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
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

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曰
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
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勸君子
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
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
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矢重
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
當三軍之費城廓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便邊
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二長城
古論卷七 政治類 五
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
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
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
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
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
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
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愆而長肉
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備之臣休戚
備塞之具屬長戟勁弩之械惟吾所以待之也而務

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容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矧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五十四

古論玄著卷七

政治類

五十五

勢異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妙

詳敘漢事始終以和親為不可卓識瑋詞極其工

古論玄著卷七

古論玄著卷之八

原道論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而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冒闇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

又筆之於書。意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恠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慶其一。今之教者慶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墓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古論玄鑑卷八 名理類

三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傳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

古論玄鑑卷八 名理類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取材禁正以純立局基大以遠昔開合伸縮絲毫
不走一孕之以元氣讀不欲盡亦竟讀不能盡史
稱與舒宏深表裡孟子知言哉

天爵論

柳宗元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
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于其躬倬為至靈大者
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于人也為志
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
于審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于人也為明
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鑑照而無隱肫肫于獨見淵淵
于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
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
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太

不必言道德仁義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
猶陰陽之于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離
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
之明者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
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梏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
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
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
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
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其奪則庸天

矣。換之于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
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
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
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于所及焉。
或曰。子之所謂天付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
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枯志明二語甚玄奧。據會甚精確。有此深心。方讀
古人書有進步。屢錄此不獨以詞奇也。

曰維論

補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
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
所謂耻者。不從枉也。世人之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
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
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
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
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
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
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
異名。今管子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為立乎。又
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
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
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
義果存乎。使管子仲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
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明勁

兄弟論

常思志

余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慙
慙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為人。而世人云。陸機
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
悠悠千載。不無此感。敢托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
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
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
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
之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為習禮。伯仲
古論素者卷八 名理類 十
無門庭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
子。事不師古。蒙竊惑焉。願聞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
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如君子之談。必且輕
於身而累於俗矣。獨不聞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
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溟。
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
遊。枝幹相扶。所以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
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
石異勢。椽桷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涸。此則相

浸之道也。我知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
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善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
於義。慕於私者。豐於道。故北鷄晨鳴。三寶孳戮。關雎
樂得。十亂同心。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
手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靈蛇可斷。兄弟之道無
分。鵲鷦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
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
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援槩其說。
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侵物以
古論素者卷八 名理類 十
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閨牆不妨於禦侮。騎里猶惜於
伐樹。馭朽則怨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
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知悠悠良朋。從容永歎而已。
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忘離別之羞。三荊木也。不能忍
分張之痛。別在人流。有覩回目。折枝分骨。如何勿傷。
至於夫妻之義。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
相感。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室之禮。終為同穴
之親。斯亦未為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
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托六尺之義。況有棄姓無常。

拂衣再醮。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自非道讚。多天。惠
均惟鵲。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
以通人君子。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
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鼐。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
燕燕之悲。角弓匪驛驛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
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貳閭九鼎
之重。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
國門而歛迹。井蛙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
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

古論素著卷八

名理類

十一

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
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濶。白刃交前。弟瘦兄
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俗。長
揖縉紳。斯又足為樂也。而無賴之徒。棄彼天倫。棄藉
地勢。錫圭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輟車相依。股肱同患。
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兗。下注
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黃池。是以五年四裂。
非關地闊之妖。九合一匡。猶見。之。不勝
其。不勝其。可。何。又。開

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於蓬華。咀嚼不越於糟糠。
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蠱介。
側目切齒。遂使叢爾箕箒。蠢爾狹童。萋非其童。成是
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
兄弟無陟崗之望。痛矣悲矣。何言情矣。宮之奇。唇亡
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
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
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

古論素著卷八

名理類

十一

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
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
卷。蒼兕未馳。不待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水
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為之
迴車。言談者為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
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之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
衆。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
駕遺風。宋萬樹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劍挂頭。冠
鷄佩假。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

赴蒼海五尺童子知其必凶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
腹無瑕昆季輯穆周流九遠容可危乎近者劉荊州
之意氣表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楊鞭笞河朔猛
將厲於鷗鷺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
之心固以震懾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
志先秋瘡痍寔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
草木俱萎雖睦於曹公尚無旰食之暇安得馬上而
舞哉斯則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魯衛
為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之咏洋洋盈耳卜代
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如管蔡之至食不如夷齊之
餓死君親之萬乘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
兄弟綽有餘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善哉言也吾無
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等之於
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家室固未可與
適道者也若以骨肉遠而為疎即手足無腹心之用
判合近而為重即衾衾為血屬之親若衾衾附體而
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兄弟固亦
明矣故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

者何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願
聞也且余弟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
以罔極零丁齡亂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為命常
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跼
天踏地每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於是客赧然
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今子大夫幸而見覩博
我以友弟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
馬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
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緇素垂令範於黎
庶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死生而無慮者其惟
兄弟乎

根極摯情抽造綺語感發之深何必戒於六義

君子論

李德裕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為人常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

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十五

不拘小節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貳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漢比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寔為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肯魏無知所

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贊皇之論俱有慨而發然別有一種新特

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十五

原毀論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
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已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獨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
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
為藝人也取其一二不責其二三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
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
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
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
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
人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

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
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曰彼
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
其一不究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
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
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
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
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
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
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
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
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
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
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摹寫世俗之情憑虛擲微格法既奇置論復快最
末始露一毀字情景畢出

廣絕交論

劉竣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則清風起。故絢繡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園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滌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墳。篋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王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久。絡繹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古論。著卷八。名理類。十九。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彛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鷂。嬖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鷹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闔風烈。龍驤蛟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清元之妙曲。此未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霄而為言。至夫繼繼仁義。琢磨道德。雖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建叔世民訛狙詐。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龍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肉手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盡其重。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古論。著卷八。名理類。廿。貨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鴈沓鱗萃。分雁鷺之稻梁。需玉瑩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其登山。加以有道人。論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惜中。其登山。加以飲顧。誠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剽。繼碧鷄之雄辯。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

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駟騶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
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宜懷。昭公以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沈陸。刎頸
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旣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
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沈薄之倫。無不操權
衡。秉纖縲。衡所以揣其輕重。縲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縲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古論著卷八 名理類 廿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縲微剝
微。雖共工之蒐隱。驩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
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將。必非夷惠之室。蒼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志於冥心。是曰交之其
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磨之於閭閻。林
回論之於甘醴。夫寒暑運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
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

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
未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斷。
馬可知矣。而程公方規規然勒門。以歲客何所見之。
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
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譽餐。貞介所羞。
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
威子以撻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近世
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
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
古論著卷八 名理類 廿
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
掌。雌黃出其屑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
裳雲合。輜軒擊轡。坐客恒滿。躡其閭闔。若升閭里之
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
拂使其長鳴。繫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
不締思。狎結綿繆。想惠在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
瞋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
宿草。野絕動輒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
之南。寄命鄧藹之地。自昔已臂之矣。金蘭之志。豈

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橋。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皜皜然絕其累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窮情極態。峽倒川流。

原古論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勢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之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為衣。豈不美哉。而為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為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為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

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為不先為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布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止則亂極也。古論著卷八 名譽錄 某

撫之至近即之絕遠一轉一入非復人間境地

史論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專意項也後漢書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鄼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鄼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遠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干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慙惡也
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三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
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
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
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
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
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
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
古論素著卷八
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
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
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
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
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
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
上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前之曰
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
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

不名則不着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
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
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
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
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
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
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號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
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
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
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疆臣專制之為患
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
焉者以是夫

古人讀史刻畫至此其詞雖質蒼鬱亦復不下司
馬子長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容與仁。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諷。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以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儻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

槩。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羨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救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鵠鵠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

詔詰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參可以托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倚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市論者卷八
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嚆為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此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壁。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矧自起居。成於國史。

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則求其穢累。王沉魚。秦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竇。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指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抑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市論者卷八
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同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文者。可不務乎。此盡文章流弊。足稱千古快談。

樵志論

劉知幾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據理成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疴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利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

古論著者卷八

名釋義

世

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其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以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約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二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使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印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識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

古論著者卷八

名釋義

世

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
謂於姬后。故漢得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
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
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曹
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夷
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漢相
維。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
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
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
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文。如休文宋
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
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美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
夫後來者。擇其善而行之。

雄藻鮮華有裨史志

文論

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
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
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
子。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文王之
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
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于君
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
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
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布法于象魏。
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
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
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
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
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
之。君臣則之。文辭為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則闇

大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於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其境特殊

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五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璋。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騮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少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其于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

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卅八

五

應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常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寸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懣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刻立。踪貽火浣。然建安盛藻。讀此兼盡斟酌。數揚真是聲金韻玉。中情隱隱。則漢文實過賈生。餘妬乎。

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幸九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曰始攸繁。斗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道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通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

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甲

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丘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

枉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嚴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家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造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市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聖

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于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在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盡洩六朝文章秘密

藝紀論

徐幹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夫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苑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也。地之有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

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與。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自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耻有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實王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蓮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屈申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兆。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上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

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古韻沉和素心堪賞

去佛齋論

李 綱

佛法之染流于中國也。六百餘年。始於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代。尊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邪。則楊氏之儀據千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

古論卷八

名理類

李綱

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拾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之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為法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

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邪。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斃而衣裳具弗釋而飲食克安居不作。後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於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遵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聖人。功攘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之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

古論卷八

名理類

李綱

變乎。諸華獨之。大者也。其不為我。也幸矣。昔者司士
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
不可。况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意含激烈。氣發和平。曲折婉妙。兼有韓柳韻致。

齊物論

莊周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
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
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
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號而獨不聞之。琴瑟。流乎。山林
之畏。偉佳。萃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難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
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入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闕闕。小知間間。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
構。日以心闢。縵。黼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涸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聶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已。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知其成功。爾。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苦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

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鰻。却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楚虛與極。厲與西施。恢悅詭。懣快恠。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

古論著卷八

名理類

五十一

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骨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求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古論著卷八

名理類

五十二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諱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謙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戒。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因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脣胥。敎南面而不釋然。其

古論卷八

聖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蘆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

徧騶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

古論卷八

聖

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余嘗為女妄言之。女亦妄聽之矣。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胞吻合。置其滑稽。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也。參

泣也。余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爲物化。

意非思得，實不離於人情文，非法構乃自成。其經墨如浮雲，無負任意。丹黃若溟海，無津隨勢。浩瀚此子休，獨有千古非深解。此者不足以讀天下書，論天下事也。

立或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詩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可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御衣七日。不食。更分而坐。則低迷思寢。亦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吊理鬢。醴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土。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夫行不謹。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老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蠶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醴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節。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以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古論云。養性卷八。名理類。年九。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並之以畎澮。而涖之以尾閭。欲坐望頭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無無功。追術者

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寂然無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古論云。養性卷八。名理類。年九。別有神理。不在文字。雄俊絕類。孔北海。

醉者墜車論

李元卓

孰物以為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疑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是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愛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為一。異物而謂車。異物而謂人。異物而謂墜。異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矜。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

古論卷八 名聖類

李

者以謂存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為。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讐者不折。鎖鄒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讐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况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况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古論卷八 名聖類

李

辭意酷類子瞻濁醪賦其理之懸解不可口角思議得也

象罔得玄珠論

李元卓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况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况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偽遂逐大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近不間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真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為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為見礙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為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八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

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成為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為非而象罔之得為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思微語朗可解理結

古論玄著卷八

名理類

三

古論玄著卷之八

屬下吏真定府知府冀守謙

順德府知府潘文

廣平府知府南居益

大名府知府翟師雍

順德府同知侯文才

順德府通判郭前進

真定府推官魏運開

順德府推官黃秉石

廣平府推官周之綱

奎

大名府推官孫如蘭

邢臺縣知縣吳光龍仝校

萬曆壬子孟冬刻於

順德之國士書院

刻古論玄覽竟

古論元箸八卷

浙江巡撫
保進本

明傅振商編振商有杜詩分類已著錄是編乃萬
歷壬子振商巡按直隸時所刊雜采戰國至唐宋
之文多竄易篇名強題曰論如莊子之齊物論本
以物論二字相屬乃摘取加以論名尚可曰沿劉
勰之悞至淮南子汜論訓亦割去訓字題曰汜論
韓愈原道原毀則加一論字曰原道論原毀論張
中丞傳後序亦改曰張中丞傳後論其乖謬率皆
類此則其書可不必問矣

緝玉錄五卷

〔明〕傅振商輯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緝玉錄五

卷》提要

緝玉錄引

昔人謂詩得江山之助蓋情景相感而意興自發越耳然江山雄浩莫若關中故攬太華中南吳嶽直蜒峴丘則有造極飛僊想攬遺都陵墓愁雨淒烟則有悼往傷今想泛江漢黃河浩蕩今古則有乘槎鼓瑟想至歷妖麗遺粉殘湯恍若欲親攬餘香也踐西極絕壘戰場慨然欲賦詩橫槊也有莫知其靈氛之自鼓者故剖符作使於此多暢吟思酒醉墨漫存於敗壁苔版

緝玉錄

引

一

中予歷名場及戎幕輒立馬拂而
讀玩多豪上精壯發山川之奇因
錄其至者猶恨叱馭賸有遺珠三
復之恍與羣詩伯揖讓后先焉自
惟昔馬首所至三秦名勝蟠吾胸
乃今靈氣且常注吾案也蓋不徒
供卧遊而神交矣其詩諸體悉備
允當夏聲憶王元美與李于鱗輩
共相詡以爲獨掩昭代倘早啗是
應知從來共分八斗者尚有人也
別淄澠者其謂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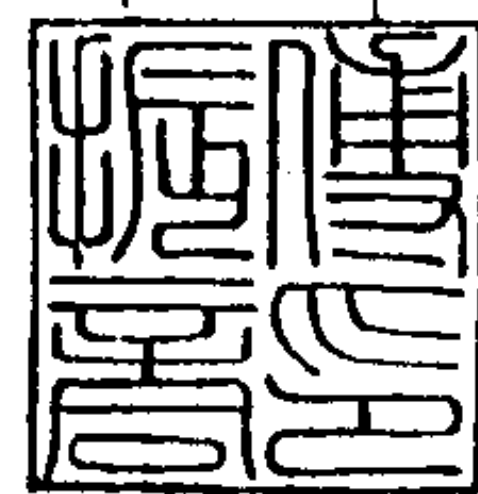
萬曆己未蘭月汝南傅振商君甫

緝玉錄

引

三

題



緝玉錄

引

三

題緝玉錄小言

直指傳公從柱後惠文乘驄而西也涉歷秦隴
問關蠶冕周廻延袤二萬餘里計日較期僅再
越歲其間數茶間馬比櫛無虛核吏察官約法
有紀至于案牘之剖判士子之課程以暨閱視
諸邊大將軍泊貳師以下無不覈殿其督查各
營堡精騎雲壘烏陣尤費指揮此非抱負雄才
大畧罔不此張彼弛僕僕捃摭之無措奚暇咿
唔章句點綴筆札而爲問俗弔古之旁攬乎頃

緝玉錄

小言

一

讀公西征集八卷計諸體詩文一千三百七十
餘首磅礴爾雅備極風騷繡虎雕龍馳騁藝苑
使宿儒老生嘔心半世所不能吐一字者而公
且意興所到如疏故物所謂喜笑怒罵盡成文
章者矣復賈其餘勇凡關以西名山巨壑古今
奇文異藻集爲珠淵異寶及秦蜀幽勝錄綬青
於西京又就顯晦遊人所爲留題暢詠之什收
括一盡檢其膾炙者訂爲五冊細字丹鉛品騰
至當卽郭象之釋蒙莊虞集之評杜律恐不是

過輯成檄諭雜校讐入梓敢僭狂言贅于末簡

主臣且關中爲天都形勝太華聳于東方吳嶽
峙乎西極九峻崆峒北障胡雲紫閣太乙南鋪
麗景溫湯沸于驪麓剩粉遺于馬嵬隴樹聽鸚
鵡之歌廢苑覩麒麟之臥凡此胥供遊人之濟
勝資詞客之謳吟百餘年來壁間龍蛇隱伏蝸
涎石上蝌蚪蠹沒苔蘚我公登臨觴咏之暇摸
索殘碑洗拭蒐閱隻字片言盡歸藥籠嗟嗟奇
跡勝地全依韻士之品題大作高篇又賴賢人

緝玉錄

小言

二

而揚詡曩使不有諸公之著作則山靈水色黯
澹無光又不有我公之剗剗則隋珠下壁沉匿
不偶自斯編之出也懷遨遊之願者或有向禽
之累置之几上則空翠染衣羣峰蒼翠不翅宗
少文之臥遊矣 聖天子方側席宣室待公促
膝奏績之餘請以此進不但鴻勛懋伐彪炳旂
常亦且嶽拜川呼盡效嵩祝公之此刻其裨益
于治道詞林豈淺鮮哉謹識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冬十月望日

屬吏鄆陵蘇起維頓首拜撰

緝玉錄

小

三

緝玉錄卷一目錄

五言古六十一首

遊華山憶希夷

謝少南

望華用孟浩然終南山韻

周怡以下二首

青柯館書壁

華山八首

孫應鰲

遊華山至青柯坪而返

蕭廩

東峰頂頭

張守乾以下二首

緝玉錄

下卷目錄

一

玉女峰圖

青柯坪二首

張維新

登華山絕頂

疑始真人

登華山

畢懋康

署中望太華時以典試過華陰不及登山

然秀色已壓眉矣萬曆己酉七月之廿

八日也二首

袁宏道

藍田道中玩月

曾省吾

驪山

王士性以下二首

哀李烈婦歌	王昱
崆峒夜宿	周鑑
夜過成紀見薄雲籠月吊李白	王雲鳳 <small>二以晉下</small>
鐵山歌	王履
華山四首	
落鴈峰	
詠荷花	
出山谷	
題李伯時西嶽降靈圖	唐同
紀喬白巖登絕頂	王雲鳳
春日遊華山	趙貞吉
華山	劉儲秀
登華山絕頂	朱來遠
登華山	陸璇
宿玉泉院	陳效
看華山雪歌	劉餘澤
華山歌	霍鵬

庚子秋日奉使遊宿青柯坪漫賦古	程嘉賓
題華嶽於王泉院希夷洞	顧其志
脩邊古風	孟霽
峽口吟	齊之鸞
登祁山	鄭存仁
寄春防諸將	陶望齡
村居吟	龍山
黃河歌	丁晉
金天觀歌	陳詠
金天觀畫山水歌	李文
金城擊胡篇紅水河州兩捷爲顧中丞邢	王聘賢
觀察孫總戎作	王錦
題積石	陳斐
松林驛	周弘禴
賀蘭山歌	潘元凱
梅所歌爲流寓郭原	

壽大司馬三原王老先生七十

王鏊

謁蒼帝陵

黎世和

登鎮安松嶺

蘇乾

四皓

王英

四皓

王九思

古樂府

李夢陽

知亭山

無名氏

丹水

王光濟

緝玉錄

一末目錄

賀商山封翁閻公

章懋

彭總制濟物西平十詠

侯啓忠

寄寄庵子

李夢陽

緝玉錄一卷目錄終

緝玉錄卷一

汝南星垣傅振商君雨評輯

晉江李卿林欲輯

刪訂

五言古

十六

遊華山憶希夷

謝少南 上元人

希夷駐世仙，華岳占前緣。塵埃識天子，剖券布

衣前。卧隱半山峽，雙丸跳日月。榻上枕溪毛，窓

間挂石髮。却詔雲霞裡，荷裳謝金紫。混跡鹿豕

羣，報君猿鶴使。我來宿青柯，華月滿烟蘿。脫舄

緝玉錄

卷一

一

眇天末，蛻骨留山阿。焚香吊遺靈，霏靄空冥冥。

岩花擷幽馥，澗水薦清冷。因之陟西嶠，一俯羣

峰小。秦嶺祗髻橫，渭流纔帶繞。暑月胡自收，爽

吹霎如秋。披豁塵土抱，耽樂逍遙丘。夜久聞泉

聲，恍似天籟鳴。晚渡莎蘿嶂，今在芙蓉城。我負

山水癖，頓忘身是客。浩歌呼列仙，飄風生兩腋。

希夷未可求，徘徊令人愁。明發長安道，蓮花天

際浮。

望華用孟浩然終南山韻

周怡 八十八

芙蓉對雲台。雨餘青可照。散出臨前溪。神閒時
遠眺。未息。置塵心。莫悞林泉妙。泉石響琤琤。松
風溼。同調四十九年非。回思堪一笑。聯袂得此
山。百煩付野燒。夕霞絢浮崖。皎月明仙嶠。悠然
臨猿鶴。疑是孫登嘯。豔然芙蓉浮水

○○青柯館書壁

前人

向來仰三峰。冒暑忘疲形。泉引渴心飛。樽開塵
眼醒。睡榻虛宜洞。仙掌吐巨靈。素練瀉銀河。丹

續玉錄

一卷

二

梯凌列星翠。崖雲冉冉蒼。峽水冷冷曉。雨簾捲
珠夕。照霞爲屏。月來石竇。起龍出草堂。樹深谷
歌伐木幽。壑聞蘭馨。誰開青柯館。真成碧玉亭。
卽事輕十產。序勞超五丁。青衿草薺戶。綠衣苔
滿庭。不聞響鳴鳥。但見飛流螢。野人分岩穴。君
子佐明廷。民社有人奠。猿鶴須我經。况此館中
草。生重何青青。岩居可引年。吾將延顏齡。高歌
山有仙。再歌陽有峇。所思不可見。我歌誰爲聽。
嶺嶺長者車。何亦向此停。何因問長者。民勞幾

時寧

○○華山

孫應鰲

前人

玄。致。風。臺。臺。登。臨。資。內。觀。仙。跡。富。華。岳。岩。谷。迴
芒。端。氣。目。神。已。豁。躡。足。興。不。痺。倚。岸。聊。飭。餽。擇
枝。先。脫。冠。崎。嶇。豈。冒。礙。結。束。便。躡。蹻。奇。韻。奮。空
遠。清。風。生。晝。寒。冥。契。自。偕。樂。獨。遊。誰。稱。難。平生
幽。遐。心。覽。茲。逾。舒。寬。

雲。薄。散。烟。姿。山。深。發。泉。響。還。復。窮。神。奇。孰。云。適
蒼。莽。俯。投。盤。石。底。轉。出。險。徑。上。日。影。隨。峰。橫。金

續玉錄

一卷

三

翠。亂。消。長。寥。闊。理。無。涯。卷。舒。情。還。爽。仲。尼。昔。聞
韶。忘。味。恆。心。賞。緬。余。滌。塵。容。眷。此。高。山。仰。丈。夫
遠。覓。懷。古。來。稱。翫。饌。
入。谷。千。萬。盤。絕。頂。信。難。至。身。前。石。峻。峭。足。外。壑
深。巖。鐵。鐵。穿。寸。橋。削。木。綴。單。騎。欲。止。負。初。懷。擬
進。轉。驚。悸。來。非。不。忒。心。寧。免。遺。書。淚。野。水。在。無
私。陟。山。亦。同。類。尺。寸。同。愆。步。冠。峰。竟。能。企。始。知
歷。高。曠。穹。壤。皆。俯。視。
華。山。若。君。子。先。民。貽。良。言。蓋。日。望。靡。厭。松。栢。茂

以繁上山茂松柏谿邊饒蘭蓀滿香亂烟道平
翠迷雲根香翠長不歇雲烟互吐吞仙都出欲
界塵世何囂煩一身本自山驅時易寒溫既以
同彼視何能喪吾存

山峰芙蓉秀山澗芝蕙芳客至暮春候高歌月
幾望曉色漸收照林皋何混茫崖際映微白流
輝突飛翔孤峰發幽巖萬樹披寒光煩境傾玄
潤屏息怡清涼安道曾破琴馮亮示結房二妙
誠高步予何獨傍徨

緝玉錄

一卷

四

神岳本峻美標奇發苞結谷轉晴晦分谿迴巒
峭列東西鬱相望兩壁何巖壁屈曲陟南峰九
州幾丘垤玉井亦何甘十丈蓮初茁飲水醴露
凝採花芳香纈笑談佇襟袍容易塵想絕前山
日月崖光景倏明滅
女蘿互纏綿猶欲附高檜矧我青雲志寧不綬
塵外獸檻羨豐林魚懸慕清瀨忘樂寧知疲失
路始興慨卓哉偶良遊適與玄覽會理真在寂
喧物齊均小大高寒蒼翠叢遠近遙烟霏

山水音蕭蕭滿天籟

昔年躋岫嶠已極平生心今窺素靈宮幽踪益
蕭森名山借夙著高民多雅音不觀西遊子來
隱茲山岑菖蒲發舊池丹竈間空林指實誠可
拾要在探其深湯湯大河流日落生重陰感物
增歎息徒令時變侵玄渺絢爛如頽延之詩摩
迢華山至青柯坪而返蕭廩萬安人
承起巨靈掌撥開張趙霧陽散兩足塵去踏三
路三峰見我來笑我容非故面帶瀚海霜口

緝玉錄

一卷

五

天山露駐我青柯間勒我紅塵驚余亦笑三
峰移文亦何怒本爲滄蕩人肯向寰區悞它日
跨鶴來一笑千峰度神骨
東峰頂頭張守乾輝縣人

三峰皆靈迹東峰復幽適峰外一掌擎峰頭羣
仙奕紫氣玄雲中鬱鬱羅幢節我有九節杖曳
持聊步躡訪彼術叔卿長跼問丹訣側身凌太
虛恍惚與相接清風生兩腋襟裾隨飛越俯瞰
長安道紅塵在揚揭

○○玉女峰圖

前人

玉女不可見。空望洗頭盆。石窓明別館。神馬嘶
夜分。住像儼龜背。五盆沓雜陳。盆水自澄澈。雨
暎時自勻。幸此躡靈迹。踟躕思獨殷。或可擬瓊
液。飲以滌煩塵。

○○青柯坪

張維新

望望華峰高。飄飄散行迹。酌霞繁蟲吟。不覺松
蘿夕。落葉點荒苔。棲雲宿危石。徘徊撫幽柯。晚
山與爭碧。

緝玉錄

一卷

六

岩阿環秋鮮。何言氣蕭爽。地迥絕世喧。山深但
泉響。浮雲散峽門。明月弄僊掌。劃然坐峰陰。因
之斷塵想。

張君諸休如金莖
玉露清冷外絕

○○登華山絕頂

魏始真人

大造一爐冶。妙有自相薄。誰測陰陽故。而云巨
霸鑿。井鬼分鵲野。雍梁奠坤絡。少昊爲之都。蓍
收司其橐。天地日奢華。人物紛炫焯。白帝無真
源。神功孰歛却。峪口徑初入。雲根勢欲落。五粒
平於偃。三峰峻如削。池無羞天蓮。凸有傾陽壑。

戲將核裹泥。頻令石生萼。近疑小山岌。遠訝大

山霍。點點露雲容。片片射霜鐸。洞古停日輪。樹

老遮月脚。柯逢叔卿爛。霧讓公超作。冷冷玉姜

琴。軒軒金僊鶴。煙鬟雙馥郁。霓旌一閃灼。扶箱

僅容足。握繡不驚魄。乃知昌黎哭。未信上界樂。

八水波聲小。二陵秋色噩。軒馭不可攀。堯年與

所獲。吊古神偏王。感時氣頗索。聖主參元化。賜

雨時斟酌。濟濟稷契儔。赳赳頗牧畧。何事肥螭

見。翻恠應龍螻。瀑布岩無掛。仙油磧已涸。豈惟

緝玉錄

一卷

七

石椽盤。况乃苜蓿薄。秩祀豈不虔。靈爽竟難度。
余亦青霞人。偶讀黃庭錯。浮踪鍾樂鷄。畏路珠
抵鵠。膏肓在冥搜。山神償宿諾。高揖墜驢翁。長
咲藏馬壑。遙聞大海西。麗農在寥廓。瑤林杳無
際。瑞獸每相躍。那得縮地方。去拾煉金藥。肉食
顏難駐。羽化神堪托。祇須滅萬想。便能窺九鑰。
隋唐旦暮問前身。愧凌閭。

不知何許人
詩骨亦峻超

○○登華山

畢懋康 新都人

峽從混沌開。廣以穹窿覆。諸厓地脉藏。隙天

光漏僊掌雨。初晴蘿坪錯如綺。工巧似雕鏤。餘
訝欲爭聞。巍巍逼蒼旻。陰陰失清晝。造化播神
奇。此理胡能叩。寧云三島遙。應嘆十洲陋。

署中望太華時以典試過華陰不及登山

然秀色已壓眉矣萬曆己酉七月之廿八

目也

袁宏道 公安人

天地如文人。精華不可刊。而其秀傑氣常在水

與山。華山翠天表。五岳讓高寒。當其匠意時。百

靈窮肺肝。琢以月天斧。洗以銀浦瀾。沐以洪濛

緝玉錄

一卷

八

烟照以日月。九十二樓五城處處映青鬟。常恐

諸仙人。雀轡憇此間。天風刷毛羽。千里珮珊珊。

又

前人

昔聞華山名。今見華山貌。何時陟微茫。遍償夙

所好。手攀青芙蓉。玉女隔花笑。數盡仙掌文。喚

醒希夷覺。少時耽子墨。頗識徐熙妙。幅絹對青

山。臨崖親寫照。不取色態妍。唯求神骨肖。俗黛

與凡霞無事。點幽興斷岩。著孫登。虛空發清嘯。

藍田道中玩月

曾省吾 提學

晨路遊青門。月夕藍田嶠。輕颺蕩薄帷。涼影淡
虛照。天宇一以寧。悠然引孤嘯。吾將感羣動。常
欲觀斯竅。

驪山

王士性

繡嶺俯山巔。溫泉注山麓。中有華清宮。明珠耀

人目。翠華臨幸處。雕鏤窮土木。魚龍石上飛。鳬

雁水中宿。虢國未承恩。阿環自休沐。生憎唐室

悔。死鑒秦車覆。東去有齊陵。秦皇在時暴。掘地

銅黃泉。鑿隧出深谷。日月照長夜。綠影懸壁玉。

緝玉錄

一卷

九

漁陽與灞上。生死無慘辱。夜臺尚不扃。離宮更

誰屬。牧羊何人兒。鶴發他年曲。

金城喜雨

長男起雷震。少女吟夕風。蛟龍聞雲陣。石鵲飛

空濛。投壺動天笑。嘔酒識神功。斜陽帶雨腳。華

渚吸流虹。濯秀葉足綠。洗粧花益紅。須臾溝澮

滿。還湧百川東。四萬金城外。萬家烟樹中。其野

芄芄發厥田。上上同而頌。

酒泉

陳果

麟遊泉似醴。驪山有泉溫。如何荒徼外。乃有酒
泉有。厥味淡以永。弗尚醲可吞。儀狄不必誅。飲
多德靡昏。大音合。帝聲太羹。無庖燔。孔融比酒
星。班超齊玉門。若逢阮步兵。顧此亦無言。主帥
投醪意。三軍挾纊恩。蕭蕭行寫

、○青海

前人

北對黑山直。南通青海營。海中島嶼闊。海岸鹽
風驚。古來番虜地。漢將勤遐征。旗翻日勒影。弓
背月支明。往年亦卜剌。部落已強橫。轉槍烏思

緝玉錄

一卷

十

藏渡入黃河行。近乘微弱勢。長驅可掃平。永見
無傳箭。誰能洗奮兵。

○○四皓祠

薛瑄

霸霸商山雲。招之正徘徊。冥鴻一以縱。隼戈胡
爲哉。寧知羸豕壯。躑躅多毒猜。沉沉避殺子。爲
謀一何乖。向非平勃力。炎靈遂如灰。獨有月南
篇歌之。有好懷。

七言古詩

○○過驪山

弋陽李玘副使

驪山迢迢臨華嵩。溫泉脈與茲山通。芳池漾碧
春溶溶。龍樓接鳳閣。層雲中。唐家天子御六龍。巡
行幾宴華清宮。寶床彩帳金芙蓉。歡情特許妖
環同。玉爲臺榭錦爲峰。朝雲暮雨情尤濃。霓裳
一曲樂未終。由關已見來渠克。忠良菹醢國步
窮。六軍不戰舒翰東。馬嵬坡下塵冥濛。妖環血
漬。臙脂紅。蜀都之幸執莫容。烽煙一舉長安空。
儲皇徒爾攬羣雄。左掃右拂無全功。我今吊古
訪遺蹤。落蒼帝鳥空春風。荒庭故苑深幾重。月

緝玉錄

一卷

十一

明無復聞歌鐘。感茲長嘆氣若虹。荒煙落日心
忡忡。宏聖

、○○過畢郢原

王雲鳳

虎谷校

我昔過北邙。春雲暗夕陽。今來渡渭水。飛飛黃
葉秋。風裏洛陽道。咸陽道。客頭未白心已老。秦
家墓。漢家墓。望裏累累總煙霧。文王廟。古不鎮
門行。人愁上畢郢原。

○○清渭樓

建安黃公

黃公愛山不知休。每日不下清渭樓。爲官落得

官下隱。愛山不得。山中遊。朝看暮看。山更好。古
人今人。空自老。天生定分。不可移。白雲悠悠寄
懷抱。疏越之音

○○登驪山有驪意

喬宇太原人尚書

山青青兮欲煙。上有中樹兮蔥芊。舊宮頽兮安
在。古澗響兮飛泉。濯泉兮自潔。嬰世網兮誰絕。
夜夢仙人食我棗兮如瓜。吾將指瑤水而爲家。

○○九日溫泉曲

許宗魯成寧人御史

朱泉乳滑。玻璃軟。丙穴春融。玉漿暖。空中香霧
緝玉錄 一卷 十二

結氤氲地底火。輪流宛轉。馮夷祝融。含化機坎

离結構精玄微。亦知陰火世間有。始見陽波天

下稀。遶塵溟濛暗車馬。經過試浴澄泓下。浮沈

拍拍春入懷。掬弄盈盈珠滿把。蜉蝣夢中天地

寬。溫柔鄉裏暖雲橫。身輕便欲生毛羽。何用仙

人換骨丹。有通之音

○○溫泉吊古雄奇精麗收盡驪山春色

薛士珍臨江人提學

驪山空空火不燃。胡爲山下出溫泉。少陰天陰

調骸泣。七十二萬幾人全。黃犬無緣祖龍死。誰

遺溫泉作神水。玉人一入華清宮。魚龍奮鱗鳧

鴈起。大唐何事買經頭。阿彌聲殘舞臂繡。荔子

不愁三日變蓮花。常伴九龍浮九龍。直指長生

殿。仙李盤根別開苑。玉女遙聞紫籙傳。芝童夜

報丹霞薦。早知下界分腥腥。如何一念墮尹邢

牛。渚無梁空七夕馬。嵬遺粉已千齡。漫道胡兒

不知父姚宋。亡來瘡痍苦小頻。已自惑君心淡

掃承恩爭媚嫵。嗚呼鑿破驪山天。有無溫泉湯

湯不可呼。怪來蜀棧青驪後。猶畫橫雲却月圓

緝玉錄 一卷 十三

○○華清宮歌如草內疑碧花雨飛香故是觀驪

于若瀛山東人太常少卿

秋風昨夜入華清。楓葉泉聲相應鳴。露自中寒

斷行跡。秦陵荆棘紛縱橫。我尋遺跡驪山下。嵐

作炊煙散原野。蕭蕭松栢蔭崑石。石根汨汨溫

湯瀉。昔日明皇輦道開。離宮樓榭高崔嵬。紅英

鼓折三春雨。綠閣車塵十月雷。綠閣紅英亂如

霰。十月三春開。婉變翠袖翻。浣皁莢分羅。儒小

隊開箏殿。美人夜試宜春湯。玉環雪泛藕絲香。

轉羽移宮按歌歇。行春還過打毬場。望京塵起日復莫。巧笑輕顰不可駐。九殿朝停繡嶺雲。千門夜暗新豐樹。惆悵西風千。古苔無人更上。紫靈臺。獨憐一片。窺林月夜夜。靈泉觀裏來。

終南山

落落

劉儲秀

巍乎高哉終南之山。不知幾萬丈兮。爰稱地肺。宛在天心。東連華嶽三峰。西雄太白南入武當。共嶮嶇。八溪映帶於左右。下馬分派九峪淺復深。內有栢栢栢與椅梓。虧蔽日月晝陰陰。一緝玉錄

一卷

十四

自周秦漢建都到。如今王氣未銷沉。宅分丁。戊更越坤維。陷乾寧。元不假巨靈。夸娥二子。費渠勤。彭鏗歸去。聞蟬脫安。期向來學。熊伸子亦結廬在韋杜。一行作吏。遍遊海內。名山大川如此第一。洞天難重尋。一旦掛冠神武歸。吾土蕭蕭白髮已盈巾。蕙帳猶存。免得鶴怨與猿吟。聊須剪竹開三徑。茅屋數椽。仍舊可投簪。野老依然爭席至。鄰翁携酒笑取木瓢斟。始知平地有神僊。不在海中瑤圃與丹岑。玄都壇翠微宮。箇中

福地更無窮。如何白衣李相國。復起爲人剪紫桐。

花萼樓

神韻

前人

花萼樓通芙蓉苑。五王分日作遊行。擊毬常是夜深歸。兄弟依然同枕圍。玉笛吹殘明月影。薛王沉醉壽王醒。大眼胡兒是何人。賜第樓傍。體親朱簾繡柱東西向。寶鴨香飄金鷄障。犬羊元不識恩讐。無端鼙鼓動皇州。青驃回首長安路。猶念玉環在何處。至今大碑土中埋。年年風雨長莓苔。

緝玉錄

一卷

十五

雨長莓苔

曲江亭吟

軒軒

秦可大

李唐曲江久陵谷。此日曲江却有亭。亭邊村館酒旗亂。李白桃紅楊柳青。麗人行。處花簇簇。羯鼓聲催鳥過。目覩裳羽衣。彩雲飛細柳。新蒲野烟伏。雕欄玉砌連繡楹。把酒應多。今古情。今人莫歎古人事。復有後人感嘆生。長安豪家千萬戶。寶馬香車紛無數。池中休種木與蔬。恐礙三春綠。

曲江池水太液人塵起何年頓飛去並隨清渭

都

秦可大

向東流大海茫無處池巾木黍日油油古

木蕭蕭黃葉秋牧兒驅牛臥衰草花事飄零生

客愁勸君有酒便須醉三萬六千彈指至荒墳

枯骨環傾崖柳眼窺春欲垂淚可憐年少誰家

子苦把黃金盡上翠

鄭子真

王錦

商於雲愁四皓死高風紫葉空悠悠吁嗟夫子

緝玉錄

一卷

六

何處得飄如彩鳳栖山丘長安雖好不去遊五

侯雖貴不去投先生豈亦絕世流靈魚鮮識漁

人鈎君不見王莽一朝住臥樓漢代衣冠盡沐

猴先生此時無少差枕白雲山盡頭

仲山歌

郭登庸

山陰人

仲山石何嶢嶢南望涇渭今見長陵長陵仲山

丘土崩其下有人兮均不可以興不可以興雖

多亦孰與稱

將登昭陵阻大風雨率爾短歌

高維時

養舒故

趙嗣

君不見九嶷山鴻濛突出涇渭間岡峰橫截青

天色俯視日月如雙九怪石繪紆勢絕斗大者

鯨吞小虎吼唐帝龍髯此上升玉柙珠襦今何

有御道曾聞鳳輦臨玄宮不復照熙守悲哉文

武之臣附蜃冢紫紫千秋魂魄能相依余也過

之生慷慨腰有長虹倚翠微恍惚似聞神靈怒

鞭驅龍兮叱馮夷澎湃澎湃任風驟雨如翻浪

山精木鬼白日爭跌宕疑是浴鍊三萬自東來

緝玉錄

一卷

七

鼓吹前后聲悲壯又疑是褒公鄂公酣戰時大

勢動天天震盪君不見昨日天晴今日陰眼中

之事等流雲漢家長陵窺野鼠秦帝驪山空草

痕願提一斗酒澆君青樹根盡灑英雄恨千古

雨捲風收天地昏

曲江

寫驛與色雅至

前人

落日閑行曲江頭曲江曲裏草油油古瓦滿地

蒼艸遊千門宮殿等浮漚芙蓉園中牧兒謳樂

遊苑上今玉丘原遷水竭歷千秋覆茅爲屋深

耕穰朱雀橋。逾繁紫駟我欲弔之。忽有吳興元。
威時稱皇州。三山之沼象瀛洲。馬惜珍。色生
侯。昭陽麗質開明眸。江花照眼江水流。色生
態待龍游。少年進士羣相述。黃金勒馬。青娥
隊隊來勸酬。亂插繁花盈道周。大腹胡兒
操長矛。天子倉皇爲下樓。才人公子成惘惘。天
陰鬼哭長啾啾。涇渭東流不斷愁。野老吞聲哭
未休。盛事一去寧再聞。落霞紫雲空宴清。今代
中丞王子猷。新亭安穩時窮搜。眼中亭已無人

緝玉錄

一卷

六

修死乃唐家土一坏。仰天長嘯清且邁。古木森
爽風颼颼。

、○馬嵬驛亦是武帝黃山宮 前人

茂陵劉郎過黃山。後車盡讓傾城顏。漁陽鼙鼓
相塵起。鳳輦倉皇墜玉環。羽衣不奏哀蟬息。廢
驛荒城春草色。千古詞人空復愁。海上遊魂招
不得。

○光國寺華雲臺 邠陽

葉夢熊

廣東人。尚書
會誠。邠陽人。

華雲臺築秋之中。萬里一掬吹長風。天外芙蓉

開半落。巨靈揮臂橫西東。梁山蜿蜒不盡態。中
條巖嶮難爲工。黃河奔自崑崙極。鞭驅萬馬龍
門通。古來形勝稱無比。勢撼六盤摩蒼宮。登臺
把酒與之對。意氣跌宕爭相雄。我家海上蓬瀛
近。銀臺月閣扶桑叢。羅浮四百峰巒盡。三更起
視海日紅。平生奇怪頗覽歷。初見此景若素逢。
令人錯愕徒嘆息。陵原今古青濛濛。秦川圖畫
朝烟鎖。漢苑豪華夕照空。西來天氣淨如洗。重
關極塞多飛鴻。孤塔影懸明月夜。坐看寥廓落

緝玉錄

一卷

九

香楓浮雲客。路虛拋。擲澤畔難逢。獨醒翁。遼東
老去終何恨。嶺微生還遇。豈窮他年回首空陳
跡。肯信江山亦轉蓬。夷曠有

○○汲水謠

古意。唐興。盛
無盡。妙。

張守約

進士

朝汲水。暮汲水。山下有泉汲累累。荆不簪。布不
遮。行道相逢安所耻。舅姑今年八十餘。男兒負
租公門裏。水來那得一。束薪旋將短鋤。尋蒿藟
吾家性命。妾一身。嘆殺珠圍復羅綺。

○○鳳凰堆古風

唐詩。此
更。此。

楊美益

鄞縣人

岐山之下。聖人生岐山之上。鳳凰鳴。傷哉高道。

已遐邈。九苞瑞羽歸滄瀛。南流滴珠。水靈

鳥不飲。空長清。通來四海。無青草。高同安。得惜

桐老。我今載歌雲漢章。令人千古思豐鎬。熙時

應有鸞鳳儔。誰爲周民濟。栢槁。比山之麓。有湧

泉。里人曾說可占年。王風不作澤已竭。鳳兮何

處常。翩跹廟前。鬱鬱松與柏。無間鳥雀喧。蒼烟

、岐山阻雨。郭莊微州人

赤鳥。漏光商羊舞。青天倒瀉爲炎府。掣電鞭霆

緝玉錄 一卷 二十

謝仙怒。離宮盡占烟中雨。關西吟客縹緲囊。鹿

車華裾霞衣涼。鍊石補天喚嫫皇。一夜青山入

夢長。豐而得

、雨後早發鳳翔見吳嶽。尹覺嘉州人鳳

五峰名齊西隴曲。蒼顏鬱鬱蠹華玉。御香亭孤

石鼓。沈鍊龍吹煙秋影綠。沛霖濟暎勲特殊。斧

炭展裡歲恒續。効將焚帛報靈貺。騏驥難追轉

彳亍。想茲柱笏風泠泠。道篇長吟坐拋俗。山胎

秀異虹旗騰。塞北連天寄遐矚。還卅室竝青羅

居散步策雲。定來不子夜。湫池分澗。花謫仙倘

許官街足。勿譏裸程時振衣。漂浮恥次須三浴

爛。費文字說冲虛。何當辟置鸚鵡栗。神詩

、吳嶽行微州人 閻鉶序生

吳山秀投鍾。汧隴五峰屏。列層空聳。遥矚嵯峨

傍斗牛。高天辰宿翻垂拱。碧嶂丹崖雲錦栖。岑

餘草樹交萋萋。我今遊眺心愈壯。時人仰指登

仙梯。步行步到煙霞裡。飛飛輕著踏雲履。俯觀

足下似卷石。縱視滄溟但勺水。絕壑懸鳴瀑布

緝玉錄 一卷 三

泉洞深龍蛇相蜿蜒。仰天倒挂銀河影。坐石朗

誦白雲篇。山靈爲我生風色。花香鳥韻供文墨

與劇詩成得句還。景物神變亦難測。巔峰突出

疊崔嵬。往來日月騰光輝。劍閣雲橫鳥道狹。峨

眉雪映龍潭飛。萬籟聲號聽未輟。崇巒松檜幾

枯折。仙人羽化跡猶存。安得面訊長生訣。山前

岐徑轉縈紆。盤旋登覽若蓬壺。山隈息駕試瞻

望。吁。嗟塵世皆泥塗。顧茲峻境堪行樂。近天好

覓嫦娥藥。願接飛仙達太清。吹笙時與乘黃鶴

○○吳山謠

王崇古

四川中人

中丞肅祀吳山陰寄我吳山窈窕吟寤寐岩壑
一仰止爲探幽奇寄玄心努力登臨歲云暮蒼
翠欲歇迴烟霧梧桐枝老巢鳳歸蛟龍深蟄靈
湫沍凌風思上鎮西望瑤池東蒼溟萬點蜀山
羅兒孫三峰華岳峙列鼎香爐五老空絕奇五
峰十二共巍巔吳山十二峰內有大賢大賢雲鎮西會仙館符名

緝玉錄

一卷

三

封白雲浩歌歸來夜正寂仙籟忽聞調玉笛夢
裡煙霞迷去踪寤驚鸞鶴聲寥歷人生尋樂會
有時少壯豪遊愜所思莫待衰遲共歲晏孤負
芳春青山姿

○○遊崆峒

王崇古

太古名傳空同山遙瞻華岳亘蕭關六盤秦隴
共嵯峨奇峰突兀插金天昔有廣成子修真悟
無始鍊藥峒山中黃帝傳真旨謁湖龍跡去不
還獨留玄鶴人人間茫茫十萬八千載在從汝

桑析木恣踰躡我來謁帝橋陵宮皆說仙人張

三丰日落題詩帝庭側月明跨鳳遊空同仙踪

不可攀仙路尚可躡努力訪名山來扣長生訣

問道宮邊涇水濱廣成洞鎖香山岑丹楸在上

天門近玉宇高懸摩斗參開闔千峰指顧間飛

湍仙籟隔塵寰王母回山綵雲近老子高臺紫

氣連天風吹人毛骨清聳身飛墮出瑤京坐邀

赤松子訂我碧山盟羣仙去今渺難見玄鶴忽

來如飛電蒼精爲背玉爲腹龜紋繞天冊沙弁

緝玉錄

一卷

三

穩翹青冥恰御仙挹向空亭如有緣石髓松脂
看孔子乘雲服氣羨長年須臾日落千山暝洞
口鶴歸煙霧迴長揖仙靈帶月歸夢魂飛度中
峰頂

○○崆峒

陳講

四川中人

憶昔我聞空同山翠峰天削如雲髮一日仗劍
來秦隴青藜白幘試躋攀更訪仙人煮石處薛
蘿長掛紫霞關鐵笛一聲靈籟發寒泉隔壑響
潺湲玄鶴青天飛下欲鳴不鳴幽意閒興來呼

酒坐松根手拋松子落前灣東臺西臺步臨眺
太華咫尺煙漫漫氣酣鼓掌發太叫袖拂長風
吹醉顏探玄欲拾金光草斜日下照林花巖岩
懷出入無窮門崑崙渤海同往還安得復起廣
成子結有相與論道白雲間典政高

、遊崆峒紀事

許孚遠德清人

秦郊雨乍歇關山雲未收我因校士罷漫作空
同遊高平迤邐四十里空同翠律天中起涇水
湯湯山下流問道宮前初至止簾與側枕陟崇

緝玉錄

一卷

五

岡白雲茂茂古木蒼玄鶴深居巖下洞咫尺仙
蹤不可望有客邀我東臺上梵宮杯酒聊相向
登臨到處意難禁急呼衲子爲前鄉西行數百
武徙倚青松阿形客工瞥見萬仞壁雲中影婆娑青黃
色相杳難指登州海市差可擬直如混沌氣初
分人間畫圖那有此從茲轉入三天門峽中一
線百迴身峰頭伏謁玄帝室俯視迷茫混八垠
徘徊且復空亭坐須臾林霏雲影破千崖萬壑
頓生輝飛鳥天邊看箇箇乘興直上香山頂曠

然遐矚無畦町雲外青山山外雲六合都歸一
瞬頃崑崙萬里斷復連黃河百折遠中原帝王
賢聖屈指數雍州形勝何其尊吁嗟軒轅氏下
問廣成子御世本玄靈靜者握其紀軒轅廣成
不可作紛紛議論徒穿鑿大道若容私智求乾
坤爐鼎宜銷鑠興盡歸來已夕陽五臺雲氣復
蒼黃陰晴晝夜理如是羽化難期空斷腸蕭蕭

○○玄鶴

喬世寧蘇州人

緝玉錄

一卷

五

我聞崆峒山上有古仙庭中有玄鶴棲洞冥時
復乘風遊太清玄鶴饑食玉田禾渴飲甘露精
千歲色始玄天地同長生我思玄鶴不可見側
望崆峒祇長歎若上崆峒問道臺天風忽送玄
鶴來舉手招玄鶴劃然天宇開四海一杯水五
嶽等浮埃此時意興起八極下視人世何有哉
自謂平生此奇遇胡不卽跨玄鶴去往來蓬丘
渺煙霧日與羣仙共嬉娛胡爲日暮空歸來回
首玄鶴復何處我亦十年慕廣成白雲常繫帝

鄉情聞此令予意超忽。若有煙霧平地生。又如
毛羽。徧身輕。宛坐仙臺上。逍遙指玉京。玄鶴冉
冉來相迎。上有羽蓋下雲輶。幾時見此玄鶴羽。
蓋與雲輶與君同。賦昇天行。躡蹻奔逸
字字欲飛

○○王母宮

新學顏

千山儼龍驂。一丘忽鳳跡。星河迴夜波。幾衡轉
天步。紫氣高盤王母宮。青霞低護長生樹。漢皇
作后聖。且武坐。臨縣寓厭塵土。端拱疑旒叩至
精。白日青霄降王母。王母躬持千歲棗。金支翠

緝玉錄

一卷

三

葆擁雲旂。淋漓孔扇。千靈集。窈窕雲裝。孤舄飄
隱隱。七香停月馭。翩翩耦鶴。載雲璈。手指東方
老歲星。侍兒復有董雙成。靈文與閔帝親受。玄
訣微茫。衆莫聽。博山未寒。淑景晏。輕霞拂袂。琳
琅遠邂逅。應如春夢中。光釭却著承華殿。疑神
似失不自怡。天上人間徒縷縷。縷復縷。縷回
鑒向深宮。蕙質蘭心滿金屋。豔歌麗舞盈瑀櫳。
萬斛明珠收夜燭。千林琪樹搖春風。春風秋月
那相俟。榆塞皐蘭烽燭熾。龍庭戰骨繞寒莎。鴛

閣芳情論錦字。旌旗日映昆明開。首落花香天
馬至。猶道空同拜廣成。復思帝所奏鈞聲。龍髯
會墮鼎湖。淚鳳背曾聞洛浦笙。絳雪玄霜真可
致。萬乘四海秋雲輕。高居華蓋朝元會。總攬玉

籍無恐怖。不然海上無垂衣。不道涇原近水幾
時迴。遊客年年策馬來。豐草離離侵筆道。寒烟
縷縷出香臺。靈風吹葉全飛。飄飄座流蘇。半足
苔。灑雪千岩玉爲屑。掛月孤峰金作堆。玉屑金
堆俱象罔。山精楓旄交來往。薜影婆娑舞女梭。

緝玉錄

一卷

三

松飄彷彿雲和響。翠華昔享瑤池觴。華表今疑
承露掌。山川似昔人事非。白雲黃竹共淒淒。歲
時猶有隨陽鳥。飛去飛來傍翠微。續續如編珠
貫玉璫。案

○○又

前人

昔聞回山稱絕奇。方諸羣仙會瑤池。今我來登
臨天風吹上山之嶠。側足孤峰倚天柱。俯視延
睇藐坤維。萬山馳盤龍。迴合儼游騏。支本崑崙
脉。望注滄溟涯。遺甃上有金銀闌。古栢玄雲時

護持。屏翳元君火玉珮。陵華飛雙雙侍兒。驅策
百魔隸門廡。總攝萬精駕六螭。涇汭交浸黃姑
影。空長傾。爵結儀。夜半黃冠黃白石。雨餘崇
阿。摘紫芝。青鳥一去不再返。桃熟無復三千期。
八琅雲。璇音沉寂。栢梁五嶽。竟何爲。同穆徒駐
驂。漢皇空有祠。嗟彼萬乘尊。淪漸同黍稷。石室
欄柯一瞬夕。桃源無路增遐思。今感羽化華表
鶴。淮南遙憶拔宅時。白日超忽飛骨骸。古奚紫
紫。今稀其樞景。已忘筌。遠觀富有思。安交玉虛

緝玉錄

一卷

三

頂披彼金母。帷願受龜臺六甲靈。飛秘恣意蓬
壺間。花長追隨飛勢。

韓藩山莊

五日

于錦 古任人 參政

昔觀旆渡章江滸。今朝解纜韓藩圃。綠蒲酒
泛紫霞觴。綵勝內家分艾虎。玄州白柰空同瓜
青精。具膳和鍾乳。纖腰掌上舞。雙環碧落行。雲
過金縷水。晶簾捲葉珠。宮肌粟涼生清虛府。玉
樓掩映爭無塵。歷歷鳥語朱橋午。榜檻榴花照
眼明。木石可居糜可伍。恍疑浪跡入蓬瀛。更作

花月場中主。洞天鎮日坐談碁。窺戶瞻光已半
吐。詩狂幾度欲凌空。酒渴香思吞洛浦。席前壺
矢任淹留。富貴功名何足數。不須曲腰挽河車。
不須掩耳鳴天鼓。纔適吏隱便是僊。胡勞役役
投簪組。

鄧都山

城固

張棟

蛾眉山從西極來。龍蟠虎伏何崔嵬。東下斗山
落平掌。山腰樓觀黃金開。山君舊是鄧都神。千
年常住棲霞臺。臺下芝田臺上樹。日色朦朧含

緝玉錄

一卷

三

赤霧僊臺羽人孤婀娜。寶蓋朱幡競馳驚。爐煙
結蓋似神臨。法鼓鳴雷豈神怒。古栢四時風雨
聲。長松萬丈鶴鶴鳴。留侯住處夕陽歛。胡叟吟
邊青草生。鹿林豹窟尋僊跡。洞島巖花帶客情。
客情僊跡兩悠悠。目極澄江無盡頭。石徑迂迴
下平地。道士還山霽雨收。回看處。桃花暗惟
聽流泉萬壑幽。

哀李烈婦歌

王昱

漢江水深浪如屋。一婦江頭仰天哭。哭聲遠江

江水平。玉顏一擲鴻毛輕。想當汪汪雙眼底。只見良人不見水。抱兒語兒兒勿啼。妾身不是河

伯妻。倉皇魚腹期同葬。不道良人固無恙。妾身雖死心則安。願身莫化為精衛。願夫善射如后

羿。願身化作金僕姑。一時射殺荏苒徒。非思慮之所及。多異境。亦新起。

、。崆峒夜宿 周鑑 都御史

暝樹棲鴉野寺昏。牧笛悲歌夜歸喧。復聞虎豹

號深谷。上界鳴鍾深閉門。天空月照筭頭樹。忽

憶軒皇問道處。六龍仙仗久寂寥。玄鶴年年自

來去。 緝玉錄 一卷 三

、。夜過成紀見薄雲籠月吊李白

李白 李白而今安在哉。李白生以酒為命。一日

一飲三百杯。注漢水之醅於君喉。未足為君醉。

醉來乃繫雙眼于青天之上。俯瞰四海之塵埃。

噓雲吐霞文章縹緲。奇花瑤草不用剪裁。東溟

水長元氣足。雲波雪浪天際來。李白李白而今

安在哉。明月隱隱輕雲裡。望之如似玉女。脫李

、。華山四首 王履

曉離李白青泥嶺。暮度吳玠仙人關。上如綠壁

蝸曳。延下如鼠奔。雄東翰。曾聞陰平與三峽。舟

車往往為摧殘。入蜀大抵無坦途。此地令人毛

骨寒。懸崖峭壁扼深谷。枯松怪石生其間。魂驚

目眩人蟻附。手捫足縮成雙跏。古寨白骨幾千

載。野翁指點咤自嘆。金人既入和尚原。又報百

萬開鐵山。莫道河池蜀門戶。要知保蜀須長安。

、。鐵山歌 緝玉錄 一卷 三

陰風忽自遠壑起。隨以急雪千萬里。行人半載

衣裳單。還勝樵夫凍欲死。須臾雪霽雲亦無。片

月當空去人咫。趙村原非宰相才。七度過此徒

勞哉。新法可罷即當罷。如何却待安石來。中原

都無用武地。益州一隅非上計。木牛流馬竟何

功。道險英雄難用智。吁嗟紛紛不足數。我獨有

懷懷杜甫。携家凍餓白水峽。猶自高歌無所苦。

眼底榮華視如土。

、。華山四首 王履

集 335—217

廬山秀在外華山秀在裏要識真面目即彼鐵鑠是鐵懸當在雲上頭縱橫曲直是誰謀吾今判著浮生去不見神奇不罷休

落鴈峰

前人

呼吸通帝座峰指落鴈尊我已極其高不見南峰隣南峰之上天可捫清都有無吾未聞忽逢征鴈急注目縹緲送入南峰雲

詠荷花

前人

池蓮井蓮俱無微上峰下峰空復晴山蕪地隔

緝玉錄

一卷

三

忽露形爛熳化作千娉婷水晶之宮秋眇冥綠絹紅膩琉璃屏俊驢健僕風冷冷欲行不行宵難名漢皇洛浦方合併野人解唱江南聲

出山谷

前人

出山何如入山時得則歡失則悲既非長往胡不歸有形雖遠無形隨同行之伴各有宜故吾未辨今吾誰圖中索興徒爾爲驪黃牝牡神持機旁人不信微手微用青詩歌還知小詩與圖形乃遺詩之圖之寧非迷自賞未已復自

嗤欲言不言忽妄之五十二歲氣日羸今當與爾長別離西風蕭蕭吹征衣

題李伯時西嶽降靈圖

詹同徽州人

松鶴蔡先生家藏李伯時西嶽降靈圖前二人騎行後三人徒步狀若馳獵者其最后則有雲氣神人在其中嗟夫禹鼎象姦齊諸志怪世或有之但恨無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歷覽載籍未遑夷考模寫畫像爲作短篇以俟知者

緝玉錄

一卷

三

龍眠居士畫入神展畫冥搜畫中意白日杲杲人出吹長風蕭蕭雲拂地前有一匹雲色駮次有一匹玄花驄兩人冠服何其雄若非將相應王公繁纓寶鞍金匡各持羽箭懸雕弓後有三人總徒步蒼鷹黃犬行相從雲中欲見光燦爛玉輅瑤輿下霄漢不駕紫鳳白麒麟海犀天駟多奇玩鸞旌虎節旋低昂星仗霞幢互繚亂無乃朝辭太華峰得非晚過雲臺觀輦中坐者眞天人晁珠龍袞嚴昭煥金童玉女續往來慶

雲爲馭天爲階長眉刷翠面如月知有道骨無塵埃令人可望不可及恍惚雲中相出入衣沾玉井碧蓮香旗翻仙掌露華濕我識泰山封禪書不識此畫當何如人言西嶽降靈圖西嶽或有人間無

○○○紀喬白巖登絕頂

王雲鳳

白巖好山如劉伶杜康之與酒方其意會而神投天地萬有吾何有我昨與之登華山人山腔目且回首面又數數顧左右說山之好不離口

緝玉錄

一卷

王雲

五里初躋第一關挽袖向前露其肘我病喘汗兩人扶君換布襪青鞋舍我而徑走倚樹遙望午到酉翠壁丹崖無覓處滿壑長松風急吼歸來獨自宿雲臺展轉不寐猿聲哀明日復至玉泉院日暮君始下山來只疑君與飛仙去去掠扶桑之枝拂崑崙之樹山中一宿何所爲世人豈得知其故君笑不言口氣氤氳遙指三峰頂土雲面帶虎豹熊羆色身穿烟霞草樹文君今欲度大行去潤水巖花花有芬請君爲我細說西

峰有何好我欲登時更拉君佳口噴薄情與超然無非佳境

○○○春日遊華山

趙貞吉 四川人

望華山岩岩千仞不可攀青蓮削玉浮雲外白雪堆鹽翠靄間浮雲度飛鳥黃鷹青鏡春風曉銀甲彈箏芳草傍金槽壓酒垂楊道垂楊近拂枝芳草遠生滋夢登天姥爲金粟醒入西山採玉芝玉芝玉女洗頭池金粟金仙印掌前人從槎上新浮去船載瀛東竟未旋雲臺裊裊絲蘿裏中有一人談不死花外紅泉度晉人松間華髮

緝玉錄

一卷

王雲

爲秦語晉人秦語幾聒誼萬壑千厓老睡魂龍爭虎鬬無窮恨狗盜雞鳴不足論雲歸廢時如流水塵起嚴關一千里鬪罷苔上蝴蝶飛靡蕪淵底鴛鴦起乍聞歌動雉朝飛同遊數子立斜暉待予暫解邯鄲急黃鸝騎來住翠微韻韻而韻高大手○○○華山 劉儲秀 舉白首兮望華山憶初見兮猶少年峭壁稜層摩蒼昊孤根磅礴壓洪源往來相看雖咫尺下衝風雨卽爲塵土之拘牽收謂華陰舊令弗知

昌黎伯弓，但因鐵鎖倒垂，赤手自難攀，况復前
夷去已遠，誰分一半與垂崖？縱有茅龍肉服
不能識，安得駕空訪子先？洞口九莖長紫芝，峰
頭十丈開紅蓮，欲往採之，又隔井鬼之星躔。金
精運氣既無望，麻姑搔背曷有緣？却謝此山靈，
祝聖明兮放我還。蕙帳猿鶴來問牛馬走何如？
石床自在眠鳥兔，東西任搬運。陵谷高低從變
遷，覺來登絕頂，凌倒景，躡飛烟。重到玉皇香案
前，羅列衆神仙，箇中誰是老倭倭？招手賜以金

緝玉錄

一卷

三

緝玉笈篇

○登華山絕頂

朱來遠 廬江人

奇峰萬仞空中立，引領去天不盈尺。仰接旋聚
東井星，俯窺初出靈淵日。幾片白雲足下生，一
雙青鳥山腰披。百尺丹梯傍岩居，千尋鐵鎖臨
深谷。絕壁直上胡孫愁，孤虹倒掛蒼龍泣。巨靈
神母真浪傳，漢制唐宗空陳跡。羅列兒孫擁獨
尊，繽紛車輓推前轂。奮志清風逼古清，捫蘿拂
磴勞堪息。踏翻玉女洗頭盆，吸盡金莖承露液。

嶙峋絕巘削芙蓉，浪傳雲林布棋局。真人丹灶
流玉泉，大隱玄修惟石室。人代滋業瞬息移，紫
府霞宮那盡識。兒時壯志五嶽遊，惟此西岳最
奇。岬仰天長嘯發浩歌，谷響山鳴日無色。雨餘
晞屐山徑滑，山靈應笑非仙骨。骨氣

○登華山

陸瓊

緝玉錄

一卷

三

岳分太華尊西秦，三峰懸削干青旻。周擁羣峰
如列戟，蒼翠萬古寒星辰。表裏盤錯純是骨，變
移昏曉嵐光新。鳥道標天維，風淙閭地穴。幢峽
縹緲間，碧崖恍稠疊。半夜鼯鼠開，初神驚靈
躍。紛疑結日月，崢嶸照不平。元氣森森奇大泄，
我來登陟形神飛，不覺失聲呼勝絕。始從蘭磴
歷瑤坪，砢砢亂石予趣迎。峭壁千仞夾分導，綠
綈布隙垂巖英。俛仰忽忽互回合，渾疑前後不
得行。轉眄此境屢開竅，磴紆達處惟泉聲。掛天
瀑布游雲濕，倒巘樛枝鳴淅立。蘿樹青青宮宇
浮黃冠，遙向霞邊集。憩以白石床，緬思弄滴液。
仙掌若予招，玉女蓮花隔。長嘯豁烟霏，五月寒

生腋乃爾東望寰宇之半身世西俯窺河渭之
流衣帶襟前劃芳酒在銜遊侶盡遙殘陽缺紅
明妙句月起白洞中幾許棲仙真險阻不辭尋訪頻
希夷骨蛻埋紫氣至今峽口遺清塵更欲躡鳥
危巔一自試冥心寥廓觀無垠縱爾卽非伯昏
具子長之懷庶足論胡寧齷齪人間世使彼山
靈遺笑于千春

、○宿玉泉院

陳效 川西人

白雲洞口深如許希夷先生睡不起好將睡談

緝玉錄

一卷

三

耶山靈無那山靈不能語桃花寂寂水潺潺倉
海桑田瞬息間夜來一枕莊周夢恍對先生授
大還整爽如寒潭沉月

○看華山雪歌

濱隸劉餘澤 布政

太華峰外烟飛綠太華峰頭雪如玉玉女池邊
堆白雲仙人掌上歲朱旭陰崖常抱千年冰雪
光滿壓寒光層氣逼金商凝沆瀣香招白鳳舞
青藤慚予三負山靈約策杖山根步還却冰天
雪竇風颭颭千樹萬樹梨花落

、○華山歌

霍鵬 布政

華山突兀太微空劃出嶙峋白帝宮朱陵玄渚
分南北蓬萊閭苑圻西來玉女盆頭洗日月仙
人掌上掛蜺虹離離芝草正翕施鬱鬱松栢何
青葱千年鹿卧雲臺下十丈蓮開玉井中青鳥
忽自理池來口卿王母書一通爲報今朝會白
帝上元夫人亦相從車駕麒麟過四塞扇移孔
雀罩三峰會時多校天元籍六甲行厨往往供
此景世人那得到惟有羽客識遺踪君不見漢

緝玉錄

一卷

三

皇祠五帝又不見淮王禮八公况我區區持斧
者特來華嶽采芙蓉太極洞前逢羽客笑我嗟
陀帶瘦容既授胡麻飯一盃又飲琥珀酒一鍾
借問鶴化金丹訣說在龍泥玉策封藥笥十芒
朝發綠丹爐七焰夜燒紅供是異境真稱火棗交梨訣謾
數玄霜絳雪功知者可以朝帝闕或乘猛虎翳
飛鴻藥珠之經多不載曾揖王母得其宗願我
聞言輒便拜恐是唐代呂仙翁繾綣贈條臨赤
岸飄飄仗劍馭清風憑崖極目長嘆息朝市山

林隔幾重煮金煉石心徒苦投筆請綬道不同
龍同秋萬象似收
他日男婚女嫁畢還於此地騎茅龍作無中生有遊仙詩

、○庚子秋日奉使遊青柯坪漫賦古

程嘉賓 行人

搶天仙掌自何年巨靈劈立斧痕鮮上可歷歷
摘白榆下可稜稜挾羽僊僊人久服此中髓紅
顏長駐卧雲煙懸巖一望罩瀑破絕壁遙看石
鏡穿黃河、線繩山足青雲萬疊相勾連玉露
落著白有佳韻
高擎辟荔寒天花亂落掌之前我來攀躡激招

緝玉錄

一卷

四

呼為君指點三千更大千

、○題華嶽於玉泉院希夷洞 顧其志

白帝之宮高萬仞崑崙西來勢欲盡大河遶之
一線流千古金方長作鎮巨靈劈開自何年一
掌擎天日月懸丹崖翠壁鎖幽秘蒼龍蟠腹何
蜿蜒三峰危峙俯寥廓世人那得輕攀緣太乙
池中菡萏花明星巖下棗如瓜五粒青松似偃
蓋長蘿糾結覆煙霞中有芝苓堪服食夜深琥
珀生光華玉女憑虛開作館僊人避靜別為家

水晶簾箔真珠幃銀漢倒掛白虹飛每向風前

恣飄灑更宜月下滄霏微琤琤琮琤聲憂玉玉

泉一道出巖扉希夷先生睡正穩未許疇人測

其蘊我欲酌水問先生坐視時艱得無忍先生

有道非忘世達觀委順聊自引山阿高卧真吾

師五龍之訣勿吾隱宏闊復饒蒼骨

○○脩遘古風

孟霏

闕樓大風號古木樓外連天荒草綠降虜侍騎

白馬來胡營只在黃河曲百戰沙場鳥不驚朔

緝玉錄

一卷

里

雲荒笛晚淒微長城戍卒鳴刁斗夜夜清霜上

鐵衣

○○峽口吟

齊之鸞 僉事

生犀飲河欲北渡海月忽來昔東顧馮夷舉手

揮神鞭鐵角半摧河上路至今夜行水泣聲罔

象歛歔鬼姦露土人作渠灌稻田玄靈委順不

敢怒

○○登祁山

鄭存仁 御史

嶺下有堡名如山堡人尚能為蜀言長星未墮

轅門日孔明出此窺中原英雄千載已成主惟
有故壘猶依然我聞此語頻大息天地爲之增
噓唏萬古忠魂不可招臨風淚酒夕陽暝

寄春防諸將

陶望齡

東風不解黃河凍芳草妻入春夢閨中日夕
望誓音塞上風塵尚瀕洞成樓羌笛雜胡笳關
山何處落梅花塞風尚能侵虎帳春光原不度
龍沙古來惟有春防急今日春防更須集羽檄
常隨鴈節飛鐃歌每及瓜期入丈夫有志誓滅

緝玉錄

一卷

四三

胡早銷兵甲事田租九重正念歸農晚遲日

倉庚好獻俘

村居吟

龍山

村居好村居好竹籬茅舍清溪遶山深地僻絕
塵埃幽林盡日聞啼鳥佈穀催春農事忙扶來
東郊趁天曉提籃江上買魚苗稚子莊前鑿池
沼雞豕鵝鴨與牛羊晚來院中閑炒炒春垂楊
夏芳草冬白梅秋紅蓼不須圖畫覓良工粧點
四時景致巧鄰翁社酒頻相邀尾休磁甌沉

倒不須剖鳳與烹龍淡飯黃齏只要飽男婚女

配不出村步步相隨只到老堂前鶴髮壽延長

眼前曾孫離襁褓不履堯率官不尋蓬萊島但

得二稅完一家無煩惱是非叢中莫去鑽名利

場中不要討教兒孫休弄巧廣栽桑多種棗衣

食足而禮義生饑寒至而生奸狡眼前富貴片

時雲身後功名一介小古今事從稽考敗者多

來成者少可嘆韓彭不見機惟有范張歸去早

莫待一日是非生玉鎖金枷卸不了寫此一篇

緝玉錄

一卷

聖一

村居吟雅竹風光真可表客來問我甚生涯犁

鋤世世傳家寶

雅俗並運情景雙至令我亦作村居想

黃河歌

丁晉

君不見黃河之勢何壯哉迢迢遠從天上來咆
哮萬里裂坤軸盤渦倒捲聲如雷縈迴九曲復
東注刊山湮谷滄溟開曾聞源流上接銀潢水
飲之不減中瀾美龍門峩連砥柱山巉巖兮
石礨磊原泉混混自朝夕古往今來可能息問
渠那得嘗如斯元氣淋漓爲扶掖我思擊楫乏

中流春風杜若沿芳洲船頭只載一斛酒醉倚
花樓歌棹謳醉倚花樓歌棹謳相邀織女尋牽

牛體詩

○金天觀歌

陳詠余事

仙臺乃是神仙之所都萬山羅列開畫圖黃河
百折縈襟帶如此清致人間無但見層樓傑閣
隱隱盡天起塗金繪碧晃耀雲模糊奇花異卉
無間四時發爛然蜀錦亂雜紅氍毹我持憲節
到邊鄙愛此佳趣停驚車登臺縱目一觀覽頓

緝玉錄

一卷

蜀

覺煩襟俗慮洒洒俱消除恍若置身天台與鴈
塔又若捉棹遊匡廬便欲脫屣學仙徒何當國
耻未雪民未蕪興來飲盡百壺酒任他紅日自
西下明月升太虛

○金天觀畫山水歌

李文

蓬萊之山高幾許萬仞峰巒插天起鑿來萬點
金芙蓉流出銀河一泓水神仙來往空冥冥玉
樓瓊館何崢嶸飛花滿澗紅雨落綠樹當窗黃
鳥鳴玉堂人物何英傑寫出溪山甚奇絕

見畫倍思君交游何事經年別我昔同君遊此
島白雲滿地松花老醉袖題詩坐來深鐵笛一
聲山月小萬戶侯子乃有此丰韻

○金城擊胡篇紅水河州兩捷為顧中丞邢

觀察孫總戎作

王聘賢

金城東北隣強胡河關險隘松山孤閉關築壘
荷帝國猗突鷄張無歲無何似去年謀大舉
控弦數萬羣吹盧山中烽火駭版鍾河外橋梁
驚道途虎頭中丞髮上指猿臂將軍仗輓轡使

緝玉錄

一卷

望

者籌兵夜占象旄頭應與歲同徂選騎八百渥
洼馬飛天一千崑崙奴令嚴雷電秘神鬼北喻
紅水西休屠雪花吹風大如掌銜枚出塞冰在
鬚除夕已掃賀蘭帳元宵直薄奔刺區橋焚十
丈蟬螻落馘獻百顆豺狼誅凱旋飲至金城隅
旌旗色映錦毼毹火真膽寒徹區脫米哈地定
連伊吾一春兩捷報天子不枉歲歲供糧芻
燕喜我歌被笙竽頌比先零光廟謨王錦副使

○題積石

王錦副使

緝玉錄

一卷

吳

雙峽中分天際開。黃河擁雪排空來。奔流直下五千丈。怒濤終古轟春雷。吾聞洪水降河患。當其尤。彼狡高陽子。而將智力謀竊天。溢息壤。欲使成高丘。河水益泛濫。橫流遍九州。坐見桑麻居。倏爲蛟龍湫。上帝赫震怒。殛之羽山幽。爰命伯鯨子。繼父集父功。九年不窺家。胼胝勞其躬。金簡授玄夷。元圭告虞宮。山川既踞濬。水復出地中。高原與平陸。敷天乃攸同。積石之關何嶮。岫青壁萬仞。不可捫。兩崖盡是鑿。通處千秋尚。

松林驛

涼州

陳斐

塞外山紅草。色白何得青。松濃翠積羣。峰極杳。走蚪龍高嶺。密森排榮戟。六七十里。琴瑟風。百千萬疊蒼綠壁。我騎玄鶴五雲來。伊洛嵩丘纔咫尺。西登太華。傍天壇。遂訪河源。看積石。玄圃增城白玉樓。崑崙窮探僊真跡。浴鶴埕池水正。

清扶桑。晒斜金霞赤。須臾返馭過松林。頓覺清風生兩腋。安得此山化作飛來峰。飛向穎陽如手擲。待我晚年築室結巢隱。其下松陰滿。鶻一隻。閒時鶴舞伴。吹笙松頂月。明烟靄碧。

周弘禴

賀蘭山歌

緝玉錄

一卷

四七

官田置恒產。七橋九壩稻花肥。浮白泥糟照青眼。渡江失却麒麟符。伊洛割裂爭五胡。鐵弗小兒恣驕虐。負嵎竊據傍雄圖。蒸土築牆雖不入。統萬城邊白骨枯。白骨枯。勃勃死。赫連亡。拓跋起。沒羽射鶴竟何如。上骨燒羊總徒耳。吳越荒川真么魔。韓范經畧看敝屣。佳鷗冲飛飛上天。組練僕姑哀好水。堂堂四葉朝諸侯。忍向降夷稱父子。從此名山接大荒。李家渠畔露漚漚。豈無城社同羌獍。從存衣冠似夜郎。六百年來一。

都掌八千里外通朝享熊羆列隊共揚旌犬羊

編戶齊指穎端崖珮璫登仙壇瓊枝鸚鵡巢青

鸞赤水崔嵬長瑤草沙羅汗漫浮紫淵積雪冷

冷見堆土蒼松謾謾鳴層巒通思匡廬峨眉太

室九峰形勝相上下噫嘻賀蘭山兮非復昔日

之賀蘭黃河勝關雲日澄鮮光

○梅所歌為流寓郭原潘元凱嘉興人知事

翠禽啼落枝頭月夢入瑤臺白銀閉綺衣縹緲

列華仙雪貌娉婷玉為骨初疑郭西十樹梨香

緝手錄 一卷 吳

魂化作萬玉妃明璫雜佩盛粧飾夜深與日爭

光輝又疑銀河倒瀉清冷水散作天花照羅綺

瓊林玉樹一色俱髣髴蓬壺盡圖裏復疑巫山

雲隨風飛墮水晶窟朝朝暮暮揚清芬含情凝

睇久延佇夢覺紗窗讀書處非梨非雪亦非雲

乃是郭公之梅所郭知梅之趣梅知郭之心江

湖槎落歲云暮老氣咻嶸嶸宜春替欲出

我昔讀書松桂林松花落處三尺深林下幽棲

景清淑門外梅花繞林麓年年臘盡花盛開

屋後雪作堆別來此地知誰有嘆息平生

寒灰月明千里勞夢思清秋惟聽角中吹黔

舊令何清楚茅屋新題字梅所金陵進士玉

賓健筆為寫江南春塞北江南幾千里春色

來梅所裏飄飄鳴立梅邊人角巾整角風致新

顏如冰雪神如水梅花豈得非前身去年來看

春可掬今歲重過看不足帳倦豁藤雲一床談

擁蘆花秋六幅青罇留客酒如泉青天送月來

窓前主人鳴琴客起舞兒童拍手呼神仙仙耶

緝手錄 一卷 吳

人耶呼不醒黎雪壓夢衣裳冷夢中吹徹玉參

差夜半寒香飄雪影南枝開盡北枝開錦囊秀

句更新裁明朝我欲鼓門去莫遣山童掃綠苔

便須急換酒一斗東閣西湖興何有先拚爛醉

如爛泥與君重題詩百首清新俊逸如梅影參

一筆

○○壽大司馬三原王老先生七十

王鏊姑蘇人

正色橫清秋當今人物第一流眇然元氣

幸茲在賸美。聖情能獨優。天下還須用冠老。
用。得。友。有。居。州。願。公。從。此。過。百。歲。留。作。國。家。

伊傳周。如。蒼。松。慘。蟠。落。

、。謁蒼帝陵。縣。白。木。黎世和

元精鍾華嶽。幽閭闡乾坤。首出鴻濛劫。大開閭闔門。祥雲陽武地。瑞日史官村。陽武史官聯栗甸。瑞日祥雲長。欲灩村翁爲說蒼帝陵。年來未覩春風面。春風二月桃開花。村南村北。繁紅霞。邑侯敦典崇時祀。策尾觀風驅馬車。朝出城闔

緝玉錄 一卷 辛

天始曙。鉦旗遠導崎嶇路。甫罷洛水渡清流。回首斜陽日將暮。登山遥望。栢蒼蒼。老幹槎牙百尺長。盤據黃龍任偃仰。荒丘孤闕四闔墻。裴裴祠閣栢間啓。石像儼然古太史。被髮身披樹葉衣。炯然四目煙塵裏。拜瞻却憶太初初。誰知心畫莫如書。迄今鳥跡符龍馬。道統悠悠總賴渠。請且肅方將祀事。邑侯感慨悲興廢。墓前剝蘚撫殘碑。細辨似明不明字。代遠石唯字模糊。殯楹敗壁費支吾。順民心舉重修役。報本因爲萬

世圖。

、。登鎮安松嶺 蘇乾 參議

青峰山險河涵深。登臨從此懷曾參。停驂少憩投楓林。坐來復愛撐霄岑。露頂翛然披葛絰。南薰緩至無塵侵。枝頭時復來幽禽。盡情爲我啼何禁。翻悔懸崖小棧陰。輕過不自珎千金。洒落

、。四皓 王英

吾聞商山四老人。乃是秦世之逸民。一朝遁入山中去。何事終身甘隱淪。是時秦皇御寰宇。法

緝玉錄 一卷 辛

令煩苛暴如虎。儒生既坑六籍焚。黔首悲愁盈道路。渭川東遠咸陽城。流水猶如帶哭聲。偉哉四老乃何似。有如鴻鵠凌青冥。長松落落瑤草綠。亂石蒼蒼滿幽谷。采芝一曲淚翛然。不管人間榮與辱。漢家書幣遠相招。忽覩衣冠來入朝。皇儲既定山中去。巢許安能事帝堯。丈夫全身保名德。四老清風那可得。極目西望意無窮。商山雲外千峰碧。山。高。如。巖。

、。四皓 王九思

征夫血染長城地。諸生魂落咸陽市。博浪沙中
客漫驚。商顏山下人爭辟。沐猴授首烏江底。汗
馬論功未央裏。上皇生兒與仲多。戚姬有子真
如意。昂足捷捷誰與扶。吃口期期亦是愚。赤松
黃石有仙訣。具書奉幣奔山嶠。冥鴻徒侶雲間
落。野雞子母宮中。躍漢庭羅網。竟何爲。山中芝
草仍堪嚼。芝草幾莖經幾春。商山此日無此人。
楸枰亂散隨流水。松桂蕭條空白雲。高車駟馬
憂方大。龍湫虎穴人爭坐。立志不從東海遊。甘

緝玉錄

一卷

三

心况受西山餓。千古閑情笑我癡。四翁不見使
人思。聊對遺客歌一曲。疑聞風雨下長陵。格意蒼奇

李夢陽

古樂府

汝爲若楚舞。吾爲若楚歌。黃鵠翼成將奈何。黃
鵠一舉橫四海。君玉豈有四海羅。君無四海之
羅。安用此殃君。美人毒君子。精渾玄遠是以台樂府爲樂府皆真

大家手

知亭山

無名氏

知亭之山何岫嶠。知名與山同不休。蒼苔白石

春寒沈紫芝。九華含春柔。爲問當年避世老。封
侯何如餐芝好。朝來暮炊味久甘。日月都將爛
做了。世上不辨鹿馬形。詩書在鑑儒在坑。魯魚
鬼壁橫生禍。龍爭豕突方分美。知幾早命南山
駕。萬疊烟霞塵世謝。靈鳳能辭凡鳥羅。冥鴻不
作獵犬炙。擷蘭作紉製。荷裳石床草劒碧。松觴
一觴一詠真偃蹇。願全入和生能長。緬想碩人
撫遺跡。一片雲蘿埋故宅。尚有飛聲摩丹霄。留
警塵中頑鈍客。

緝玉錄

一卷

三

丹水

王光濟

昔見丹水流紫回。未知處。今知此輕濤。直向化
峰去。勝跡曾遺四皓廬。於今峰下無人居。冷冷
流水空山冷。寂寂幽花谷口虛。世人只解貪名
利。東華塵路朱輪戲。昨非今是誰得知。僅光今
喜得名地。自是

賀商山封翁問公

章懋

商峪山高絕。塵俗永芝山中尋。綺角放懷風月
酒千鍾。傲睨乾坤棋一局。曉日龍頭看荷鋤。夜

燈還課諸孫書。安劉事業付兒輩。漢家莫遣蒲輪車。楚楚賢郎公輔器。明時蚤攬澄清轡。

君王孝理市露深。丹鳳御書天上至。輝輝繡服我豸冠。先生掉頭一笑看。一經收報聊復爾。紛

紛名利空長安。高堂八十逢初度。憲臺人隔關山路。寫圖作頌祈長年。幾回目斷雲飛處。森森

蘭玉羅庭前。秋香一枝推此賢。采衣捧觴介眉壽。先生此樂人中仙。椿五百年春未老。桃三千

歲花逾好。椿芳桃芳詎足倫。萬古商山齊壽考。緝玉錄 一卷 五言

憲副異時登細氈。鹽梅九鼎航巨川。黃麻紫詔重重受。更看華髮簪貂蟬。

彭總制濟物西平十詠 侯啓忠 長寧人

長鯨翻江江石裂。城郭灰飛野流血。妖伎逃荒日色昏。鬼哭陰沉水聲咽。九重震怒天戈揮。綸音急下黃金扉。元臣身擔社稷寄。武夫力擁風

霆威。聖皇推轂臨軒選。錫馬乘旄恩寵重。朝野喧騰里市傳。岷峨擬獻平西頌。

桂林寒苦十丈高。光留虎帳明旌旄。嚴凝霜凜

經沉甲。墮隴日射。圖花袍。柳營白羽。謾揮指。介胃索韃。盡朱紫。三穴無依。狡兔悲重泉。易竭狂

銀死。恒恒武騎。傑且雄。馳驅旋轉。如追風。幾年西土。瞻烏。飛老臣。會存楷。磨功。

黑風吹。城地。摧軸封豕。長蛇走林麓。絲鞭投江。岷水渾。鐵騎揚塵。劍關覆。彤弓白羽。刀未收。伏

屍十里。橫林丘。巨靈開山。魑魅哭。太力撼。鬼天吳。愁戰雨。乖龍恣。勝。蒼敗。妖蠻亂。飛絮鳴金。息鼓日薄。西時。見驚鳥。漫來去。

緝玉錄 一卷 五言

廟堂元老一代雄。甲兵千萬羅胸中。豸冠霜斧震山岳。錦袍驄馬馳雷風。提兵曉發鹽亭道。虎

隊奔羊迹如掃。喋血平分溪水紅。回輪西蹴岷山倒。一出全收百戰功。胡床坐。肅氛埃空。村氓

共記指麾處。擬嚴廟貌留遺蹤。青陵岡頭矢如破。駭鹿驚奔鋒劍挫。喧闐鼓角雷聲轟。歘忽。貌貅電光過。斬蛟刺虎壯。士威跳

崖怒。桅狂。曾衣血光亂。遙草稍赤。妖魂暗逐。水頭飛。出。旗沉。惟。懸死。露布星奔。報天子。從此

寬紅西顧憂不用三巴散黃紙

繡旗盡鼓嚴中軍陸離長鉞冠如雲飛熊怒踪

惟獸驚俊愕橫擊驚雉羣投戈乞降良刑若但

願全生返鄉土草木荒莽迷不知聖世恩波青

重覩白鹿油幢時一麾峨眉西摧萬石陂凱歌

取次獻金闕平羌先勒燕然碑

幾年豺虎走江國荆棘蓬蒿塞川澤黔黎遭劫

血肉柏文武憂時鬢毛白元臣受命殫赤心妖

氛汎掃回甘霖閭閻閭郡轉生意桑麻萬頃分

緝玉錄

卷

五

春陰太清無雲日亭午擊壤遺民方快覩金錢

不惜買醉歸戲看兒童競簫鼓

星馳驛騎紅塵飛內廷報許班師歸虎賁腰懸

白羽箭龍媒昔終黃金轡隊仗連營自三五隨

處市廛如按堵青山綠野隨鞭鋤朱箔紅樓放

歌舞經年用兵人不知蜀中父老攀旌旗生祠

處處有遺像千秋萬載留遐思

天門虎豹嚴九關臺端宮保平西還九卿疎耳

聽童奏百餘回音驚前班禁旅傾聞虎牙宸在

集凌空裂金石三巴不獨病草舒四境同春霽

烽息聖君注目龍顏開岳靈爲國鍾奇才金甌

不用覆名姓文昌已見明三台

聖主推恩重延賞奏凱論功示優獎風雲際遇

千載奇山斗尊崇萬年仰我公原有戡亂功

時朝野推豪雄齊梁摧望豺虎絕秦川先盪烟

霾空德望喧騰帝心喜吉甫周宣事如此莽鼎

全收絕代勲翰苑才臣漫青史筆快風雷口吐

親征氣象奇觀奇觀

緝玉錄

卷

五

寄庵子寄庵子張鵬也洪雅人李夢陽

寄庵子嘗曰人生寄爾然則孰與義安愆孰

與美久矣孰與芳永庫部駱子以其言告李

子李子曰卓哉張子持此於天下誘之能移

撼之能動手能招之來麾之去乎於乎張子

者足以荷天下之重矣於是作寄庵子詩

嬰其鳴矣彼何求天下願譏韓荆州心傾義役

神便寄庵子萬古不廢江河流張侯崛起西南裔覽

輝振翻風雲際劉陳蒼涼閭闔閉排關直謁蓬

萊帝。牙冠峨峨不動神。挺身遂作蘭臺賓。竊謂
辛裾謂洪。忍。誓與朱檻爭。麟岫已看。暖。襲狹道
路復。訝。鵬。鸞。卑。風。塵。霜。飛。維。揚。海。月。苦。陽。行。江
如。汾。花。春。還。朝。衮。衣。煥。日。月。立。仗。正。色。惜。星。辰
行步。既。工。馬。從。瘦。諫。草。每。就。雞。將。晨。餘。力。猶。馳
翰。墨。圖。先。秦。兩。漢。文。心。苦。壯。志。真。趨。劍。閣。銘。
幽。懷。緬。擬。歸。田。賦。他。珠。響。玉。豈。不。足。覲。顏
徒。餐。竟。何。補。及。時。願。作。朝。陽。鳳。不。然。退。與。漁。樵
伍。予。也。綸。竿。孟。諸。客。心。本。無。他。象。莫。自。李。白。世

緝玉錄

一卷

美

人欲殺之。蘇軾能誅遣。貶斥雷劍。雖埋光在
下。玉未剖。終爲石。垂老重逢四海清。虛名幸
諸公擲。思君欲追嵇。昌。駕。贈言輒踐回山迹。
季有田負郭。不餓死。且自射。臘。芒。碭。澤。

獻吉借寄菴以發
中磊塊殊縱橫可喜

緝玉錄卷一終

緝玉錄卷二目錄

五言律十八首

驪山雨中留別諸友

許宗魯

晚霽登玉女閣

登驪山觀虎斑石二首

武之望

華清宮

唐龍

過新豐

王萱

秋日華嚴別業二首

馮友

春日過韋曲訪張孟獨

何棟

緝玉錄

二卷

一

石鼃谷漫題二首

周宇

題輞川別業

顧清

藍田道中

月仲

關山道中

王麒

入坂步峽

伏羌道中

焦家灘早發用天文字卽事

客留秦州僧舍

舟行見燕穴有感

送翟二守

送秦二守膺獎

和唐皇甫孝韻

過青柯坪

南峰

水簾洞

仙掌

玉女峰

下青柯坪

絳玉錄

二卷目錄

華岳

憶希夷

華山

謁希夷祠

咏玉泉

華山阻雪

送趙見泉入華

西岳

登西岳廟樓

楊榮

王履以下六首

鄧山

杜旻以下三首

仲杲

楊慎

馬理

許宗魯以下四首

雲臺觀

吊希夷先生

早發華山

登華山希夷峽

過華山三首

望嶽

華山

十八盤

東峰二首和韻

絳玉錄

二卷目錄

青柯坪

青柯坪雨

華山贈蓬頭道人

遊華山

登蓮花峰絕頂

宿玉女祠

捫睡希夷

華山贈蓬頭道人

總華圖

東漢

東實

靳學顏

張養蒙

寇來譽

王時雍

王維禎

三

魏允貞

張維新以下二首

張光孝

范守已以下二首

邢雲路以下二首

張守乾

希夷峽

星槎

由張超谷投青柯坪作

俞安期

遊青柯坪

南軒

水簾洞遇異人二首

疑是真人

登華

胡東漸

九月望日偕朱非二登太華絕頂五首

袁宏道

登華山次袁中郎韻

朱一馮

戊申講學太華山

馮從吾

緝玉錄

二卷錄

四

觀道士所藏孫德或遺服

趙岫

以下四首

登昭陵

興教寺

牛頭寺

過哭泉祠二首

王崇古

登大佛寺二首

楊美益

前途甚苦炎熱至邠州颯然涼矣因賦詩

王邦瑞

次鳳泉池南韻

古詩山人

岐陽署中竹

李本

周公廟三首

羅隱

謁廟畢見紅鶴自南飛入廟敬用紀之

葉桂章

岐山

唐龍

漫興

王朝賢

方公祀吳山作此呈上

楊世卿

同李大叅登吳山

裴紳

緝玉錄

二卷錄

五

同遊香山寺

吳同春

崆峒二首

周鑑

韓藩暖泉

劉儼一首

韓藩山莊二首

方新

暖泉

徐昌會

漢南山行四首

孫永思

以下五首

過虎口一首

漢江舟行

李本固

由金牛峽至石泉

楊美益

馬嶺	趙鯤
饒風嶺	許伉
殺賊橋漫興	張鵬
宿伏有感二首	甄敬
伏羌道中三首	楊美益
宣靈王廟	馬紀
微山二首	楊美益
游翠峰寺	詹理
沙泥道中二首	張鵬 <small>以下三首</small>
緝玉錄 卷八 六	
摩雲嶺一首	劉憲
過摩雲嶺遇雪	詹理
臨洮院中次孫月岩道長薄暮不寐	莫抑 <small>以下四首</small>
臨洮公署感時	
夜雨	
曉鍾	
洮水	
遠懷	

嘉靖丙辰六月念五日雨甚謝兵憲周少	
然相邀於寶塔寺漫識之壁間	
楊美益	
洮陽元日	吳定
公餘獨坐二首	荊州俊
七夕登鎮邊樓二首	胡彥
登臯蘭遊五泉寺	胡明善
赤木口勞軍贈傅遊戎	孟霖 <small>以下二首</small>
入口犒軍	
緝玉錄 卷八 七	
至威武堡三首	齊之鸞
壬子行邊暖泉暫憩	劉尚朴
遊南塘	楊守禮 <small>以下二首</small>
又得寒字韻	
西園草亭二首	劉鉉
韓昌黎祠	何景明
後樂亭	吳顯
登曠如臺蕪望四皓廟	蘇濬
過武關	吳顯 <small>以下二首</small>

過模湖閣

過華清宮浴湯泉有述六首

袁宏道

過驪山二首

郭登庸

鎮安署中夜生

朱應登

五言排律四首

飲龍湫亭

莫抑

題六盤山雲

龍膺

煖泉

孫瑋

緝玉錄

二卷目錄

八

棧道感懷次高泉韻

胡汝霖

宿北禪山寺次東岡先生韻

郭從道

梨坡道中

任繼賢

元宵日偕荆籲吾遊五泉山寺得登字

楊文藩

五泉寺

李本緯

贈中丞南川張公總師全陝

黃綬

同客泛舟分臣字韻

孟霖

西園草亭

夏時正

商山道中

姜士昌

商洛署中紀異二首

蘇濬

大悲間

任慶雲

華山

李慶陽

宿玉井樓二首

李攀龍

華山

宋儀望

遊華山

張維新

緝玉錄

二卷目錄

九

遊華山次張岐東年丈

李應祥

春日重遊玉女峰懷友

王亮

棧道咏懷

李本固

栗亭別郭省亭先生

陳講

緝玉錄二卷目錄終

緝玉錄卷二

汝南星垣傳振商君雨評輯

慈谿益成姚宗文聚之刪訂

五言律詩

○○○驪山雨中別諸友

許宗魯

雨意催行色。山城暗不開。
濕雲屯古殿。涼吹起層臺。
驛路牽愁去。鄉書望鴈來。
諸君歌折柳。那惜盡餘杯。

○○○晚霽登玉女閣

前人

緝玉錄

二卷

飛閣舞春端。清朝客倚闌。
煙光晴作彩。山氣翠生寒。
樹擁宮城闕。林開輦路盤。
臨風懷玉女。仙馭下珊珊。

○○○登驪山觀虎斑石二首

武之望

臨潼人

蒼翠鬱嵯峨。石根帶薜蘿。
龍蛇巢樹杪。虎豹宿山阿。
夕照穿林迴。芳菲鋪地多。
巉巖迷去路。隔嶽聽樵歌。

詰曲盤谿路。石痕象虎斑。
錦文明萬木。紫氣壓千山。
隱霧疑藏豹。埋雲似踞關。
豺狼時正劇。樵

野未應閒。

○○○華清宮

唐龍

五年頻去住。杯酒論興亡。
色瑤壇廢。苔痕玉砌涼。
高風悲羯鼓。宿靄隱霓裳。
滿地惟流水。疎林又夕陽。

○○○過新豐

王萱

正馬新豐路。孤城野霧昏。
淺沙澄戲水。寒日度鴻門。
酒市殘燈曲。梨園落葉村。
幾回興廢感。獨坐與誰論。

緝玉錄

二卷

○○○秋日華嚴別業

馮友

長安人

一葉飄飄候。三川烟霧昏。
山人非避世。騎馬到荒村。
綠水斜通徑。青山直對門。
蓬瀛何處覓。悵望已消魂。

村落華嚴畔。登臨景物幽。
山光遙對戶。塔影近浮洲。
錦綉花舒放。絃歌水競流。
情深不易盡。昏夜竟淹留。

○○○春日過常曲訪張孟獨

何棟

長安人

離羣淹節候。抱病過園林。
出谷雲隨杖。入門風

動琴晴山春有色。花樹晚多陰。念子忘機久。尋意獨深。

石鼈谷漫題

周宇 西安人

久有漁樵興。今過水石村。溪流瀦作井。巖穴備爲門。飯客炊香稻。看山倒尾樽。往來從此熟。許卜子真園。

谷口交危石。山腰瀉怒泉。蛇盤青嶺徑。仙館白雲天。信宿隨遺榻。登臨不費錢。貪奇忘緩步。回首失村烟。

緝玉錄

二卷

三

題輞川別業

顧清

白首忘軒冕。移居向輞川。看雲常坐石。垂釣或臨淵。樹隱南山騎。花迎曉渡船。東風農事起。還欲樹春田。

藍田道中

尹仲 宜賓人

正有還山想。茲行復閱山。晚陰峰古淡。春色野爛斑。竟日聞流水。橫空出市關。青苗堪卜歲。作客也開顏。

關山道中

王麒

關山山裏路。亂石水盤迴。激浪明翻雪。傳空暗吼雷。涼添清夜慘。響斷野猿哀。終日東歸去。酒未肯回。

入板步峽

前人

馬上經行處。詩魂壯幾分。路纔過板步。山半似連雲。虎跡穿林見。猿聲隔嶺聞。不堪客思寂。樹杪下斜曛。

伏羌道中

前人

乍入西羌路。隨鞭風景多。樹頭無鳥雀。山頂近

緝玉錄

二卷

四

星河。鄉舌漸番。語村姬亦漢。歌囊空成一咲。無

灝壯詩魔。

前人

焦家灘早發。用天文字卽事。銀漢影寥寥。星征客思焦。雪深迷古道。月落度危橋。山合天微露。日高霧始消。白雲何處是。霜鏡綠駸凋。

客留秦州僧舍

前人

遥遥三百里。暮久西秦投。輅能留客。瞻雲每憶親。掃塵巾。僕頓首。老僧頻終日。成愁醉何

別主人

舟行見燕穴有感 前人

身世兩相違，春風是也非。無心入畫棟，有土即

鳥衣。戀主憑誰語，別窠只自依。料應嫌市陌，故

傍海雲飛。

送程二守 前人

寶劍龍光老，黃堂電影遙。山高瘦馬骨，海沸動

民譴。大手專三絕，清時佐六條。行將霖雨意，便

見沛雲霄。

緝玉錄 二卷 五

送秦二守膺獎 前人

幾番入帝簡，千里慰民勞。鞭落西風瘦，人孤夜

月高。報章耀華袞，竹馬走兒曹。恥次當調燮，八

荒喜際遭。

和唐皇甫孝韻 楊榮 餘姚人

萬里故園心，行行及華陰。古祠松雨暗，西岳嶺

雲深。野燒偏依戍，昏鴉正滿林。華清宮樹近，針

日影沉沉。

過青柯坪 王履

不識青柯義嶠，峯欽此坪。正當板鎖處，微覺有

松聲。古殿雲來往，道人鳥送迎。神祇香火斷，連

我困腸鳴。

南峰 前人

搔首問青天，曾聞李謫仙。頻歸貪靜客，飛上最

高巔。氣吐鴻濛外，神迴太極先。茅龍如可偕，直

到五城邊。

水簾洞 前人

隱在南峰背，如嫌世俗知。偶從清蔭裏，微見白

光垂。飛濺隨風遠，琮琤上谷遲。衆仙閑出洞，可

有在鉤時。

仙掌 前人

崖壘泣膏脂，俄然掌似之。不窮親到實，剛釋舊

傳疑。岩壁何曾破，河流本自馳。是非無盡極，倏

首看風枝。

玉女峰 前人

太極總先天，明星入道玄。玉漿含杯翰，璇蓋蕩

坐聽風絃

下青柯坪

前人

奇秀掩噴噴、休論五十盤、半生貪偃蹇、從此解
雙跣、一澗破秋寂、萬松噓晝寒、自_清治太_句重不
敢再回看、王君體骨
殊勝秀

華岳

鄧山 內江人

太華飛千仞、黃河注一瓢、蒼龍蟠紫霧、玉女下
丹霄、鑿_方塋皆雲窟、攀_峻藤半藥苗、夜來重瞻眺、歸
卽夢漁樵、

緝玉錄

二卷

七

憶希夷

杜旻 燕山人

肩髯太華巔、翠色擁青蓮、松暗烏常語、洞緘人
心仙、清泠雲外磬、咫尺望中天、何當遠囂俗、來
此學長年、

華山

前人

素志在山水、尋常懷此峰、那知青玉嶂、天擁翠
芙蓉、昔別猶彈劍、今過_快然松筇、從來丈夫意、乘
蹇日相逢、

謁希夷祠

前人

空堂無箇事、坐對華山高、削翠峰三出、鳴絃
幾遭頻、覺醒塵眼、因思解佩、刀洞中人、睡足笑
我不茄桃、

咏玉泉

仲杲

殿院謁仙家、清幽最可誇、樹經_新藤罩、霧石擊水
翻花、洞裡千年夢、泉頭萬歲霞、曉來亭上坐、回
首夕陽斜、

華山阻雪

楊慎 成都人

山頭不可上、峪口迴難分、遠見三峰雪、平鋪萬

緝玉錄

二卷

八

壑雲紫、霞虛洞府、白石闕靈文、愧爾神仙骨、空
懷麋鹿羣、

送趙見泉入華

馬理 三原人

野店寒烟碧、征途落葉黃、送君登華岳、何日到
汾陽、水遶關山遠、雲停客夢長、圖南多道誼、相
訊莫相忘、源走

西岳

許宗魯

華岳雄三輔、尊嚴朝百靈、金天通灝氣、玉峽隱
仙庭、谷_秀遂遊秦女峰、高卧容_有星_點臥_生孫_異異_吾

欲採芝苓

、○登西岳廟樓

前人

晚峰春寂寂，古廟柏森森。立馬千山上，登樓萬里心。厓寒留積雪，風暖散輕陰。欲訪長眠叟，其如虎豹林。

、○雲臺觀

前人

勝地雲臺觀，空山仙子家。門開迎翠岳，壇古秀瓊葩。玄圃春長在，丹丘路不賒。誰能邀羽客，共引白雲車。

緝玉錄 二卷

九

、○吊希夷先生

前人

萬古先天易，斯人獨妙傳。松雲帶華岳，花鳥卧芝田。龍伏英雄氣，鴻冥處士編。石函金骨冷，何地更長眠。許公五言律流麗，其選自有天致。

、○早發華山

東漢 華州人

華岳聯天表，峰頭羅徑通。白雲出岫遠，紅日正天中。古木邀高鳥，巉岩隱卧龍。雲襟滌未盡，回首更停驂。

、○登華山希夷峽

東實 華州人

脫骨神仙所，同來此地攀。琳瑯開綉壑，雲霧鎖仙關。鶴怨青春暮，猿啼白晝閒。希夷何日返，悵望玉樞還。

、○過華山 時地震民舍多傾

新學顏 濟寧人

七年同水逝，五過此山來。雲雨峰頭掛，蓮花掌。上開經殘金，闕洞香斷白。雲台千室危，亡裡憑軒一痛哉。

林岩亂驪色，空翠墜征衣。乍可支頤坐，誰能接手歸。問問今幾在，樓觀忽全非。肉食無仁術，令

緝玉錄 二卷

十

人愧藏薇

何當控六翮，飛上蓮花坪。呼取仙人博，還邀玉女行。雲霞朝結佩，松栢夜餐英。揮手浮名外，金丹或可成。

、○望嶽

張養蒙 澤州人

薄宦馳馳路，名山指顧間。蒼茫通上界，縹緲隔塵寰。雲氣偏宜夕，秋容故在山。直須尋屐齒，賈勇一躋攀。

、○華山

蹇來譽 重慶人

三月關門道落光容裏過半生辭劍閣幾度見
黃河白壁應酬未青山望已多勞勞何處酒呼
爾一狂歌

十八盤

王時

華岳高千丈登臨路轉盤石梯偏礙馬山木易
折冠雨過岩花涼雲開眼界寬峰頭遊罷看餘
興尚漫漫

東峰二首和韻

王維禎
華州人

孤嶂藏身穩招尋奈爾何芝壇圍鹿洞翠壁掛

緝玉錄

二卷

上

青蘿谷許幽人賦溪聽孺子歌如聞鳳書至還
卧後山阿

知戀東峰久幽懷定若何縱吟穿翠竹避世入
烟蘿間月傳孤影松風韻短歌會應逢丹侶騎

鶴過南阿

青柯坪

魏允貞
南樂人

遠遊非所志爲是愛名山衣掛藤蘿上杯行水
石間孤雲留不去絕壁醉似攀當謝逍遙子憐
予授大還

青柯坪市

張維新

石磴似盤空幽蘿鳥道封天昏五里霧瀑灑半
山松拄杖塵都盡折巾興不慵底須採玉井天
上跨茅龍

華山贈蓬頭道人

前人

唉我空搔首逢君懶着冠驚人無謝眺避語存
陳棹石月千岩靜松風一枕安長生如可學莫
惜紫金丹

遊華山

張光孝
華州人

緝玉錄

二卷

上

白帝分區里金天障世山省方貽舜座拒戰鞏
秦關地勝鶯花媚林深虎豹開登臨成醉傲撫
景浩歌還

登蓮花峰絕頂

范守已
涪川人

鳥道迴還上仙踪次第尋蓮花垂玉井瀑布掛
瑤岑擬陟青霄外堪求白帝心凌雲一縱目吾
意欲抽簪

宿玉女祠

前人

奇石懸丹壑神祠倚翠微千峯環戶牖六甲護

精靈彷彿聞仙珮。夷猶叩玉扇。洗頭盆內望夜半浴明星。

、。們睡希夷

邢雲路 安南人

一覺逍遙夢。青山別有春。壺中淹日月。天外度星辰。羨子空相憶。們君不可親。自憐緣未遇。明日又紅塵。

、。華山贈蓬頭道人

前人

美爾山中客。幽居不記年。閒心看白日。蓬首戴青天。渴飲仙人露。饑餐玉井蓮。有時乘鶴去。應

緝玉錄

二卷

主

在翠微巔

、。總華圖

張守乾 梓縣人

真位雄西土。灝靈配岳宗。嵐開金苗苗。翠削玉芙蓉。遂谷遊仙女。高峰隱卧龍。時興仰止念。幾

欲杖孤筇

、。希夷峽

星槎

先生原好睡。高枕此崇阿。泉響流寒玉。岩深長薜蘿。風塵天際杳。歲月夢中多。欲知長生訣。山

靈寧許麼

、。由張超谷投青柯坪作 俞安期 好道人

進履懷仙掌。扶藜絕鳥羣。谷中五里霧。山半百

盤雲。苔樹青柯偃。花崖赤溜分。峽門看渭曲。水日蕩紛紛。

、。遊青柯坪

南軒 渭南人

浮生慙半百。策杖到青柯。鼓瑟乘春莫。探玄遺跡多。三峰開碧障。一瀑瀉銀河。俯仰風塵外。脩然發浩歌。

、。水簾洞遇異人有述

疑是真人

緝玉錄

二卷

主

絳河幾萬里。山川復間之。那知洗髓後。又共拍肩時。關憶青牛度。簫應彩鳳隨。仙人八原異。氣勿爲中散嗤。

翩翩青鳥來。秋空不可掃。小別纔千年。難字驚絕倒。皎皎秦山月。離離漢宮草。遺我南天燭。報君如何棗。此首係五言古詩。係之此。此不如何人也。不知本末。詩殊有致。

、。登華

胡東漸 濟南人

橫空驚突兀。特地擅崔嵬。綠樹千章擁。青蓮萬丈開。水簾飛瀑布。雪嶺斷塵埃。何處天香發。應

飄玉井來

○○九月望日偕朱非二登太華絕頂

袁宏道

入谷非無路。鑿空尚有痕。勢危攀棘杪。力盡憩

松根。天上雲烟市。仙家水石村。悠然見邃古。慶

裏亦羲軒

愁絕蒼龍嶺。苔青萬古銅。幢深憑綆汲。棧絕賴

枝通。洞隔寒溪雪。僧歸石壘風。半拳輕四岳。一

笑傲三公

緝玉錄

二卷

五

只覺川原變。寧知七曜同。按圖窮大地。揲手量

虛空。霞過遺仙影。雲歸識海風。人間三不朽。塵

裏一微虫

極態窮工。出摩天。插地孤。平開東震旦。坐想比

俱盧白石。鑑何在。青溪霍也無。浩歌中夜月。萬

里湛水壺

雲懶飛難上。龍癡卧不醒。巴江寒蕩日。擲火夜

飛星。燼淪千年液。松留太古青。綠霞封石鎖。應

是護仙經。神骨清迥如三峰翠色變幻烟霞

○○登華山次袁中郎韻

朱一馮

欲覓峰頭路。祇憑石上痕。不身窮敗葉。累步得

枯根。仙去空餘榻。僧歸別有村。便生天際想。霞

舉自軒軒

○○戊申暮春同周淑遠王惟大宜化汝劉孟

直楊工載諸同志講學太華山中之作

簡張去浮學論

馮從吾

徵會來蓮岳。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

夷猶。雨霽千岩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

緝玉錄

二卷

六

道重千秋。少墟理學醇儒詩殊爾雅肖其人

○○觀道士所藏孫德或遺服

趙顓

仙客何年去。遺袍賜勅聞。機絲鮫室淚。刀尺漢

宮雲。碑載胡人字。名餘學士文。誰能悟蟬蛻。怪

首問茅君

○○登昭陵

前人

衆山忽破碎。突兀一峰青。地脈蟠千里。神功闢

五丁。風雲行殿合。松柏翠華停。寂莫攀龍者。何

人問夜局

○○興教寺

前人

高原行忽斷老樹掩雲屯水散龍池遠峰孤五
案尊敗垣驚變相殘砌繡苔痕昔日翻經意維
摩許更論

○○牛頭寺

前人

野寺荒原上登登逕轉遙禪房穿樹杪珠閣壁
山腰坐久花頻落談深鳥故驕淹留從老衲寂
寞話前朝

緝玉錄 二卷

七

○○過哭泉祠

王崇古

姜女來千里荒祠隔萬山哭泉疑楚淚刺竹擬
湘班遺骨悲難返貞魂苦未還漆川與江水流
恨且潺湲

澮厓會手跡回嶺貯金精造化真憐節山靈解
護名塞垣今蕩析祠宇古崢嶸愈信扶蘇事天
應報女貞

○○登大佛寺 邠州西

楊美益

周王遺化遠唐帝福田開傳影霞供麗輪光水

自非認錫湧寶不浮杯細讀前人句蒼
蒼半隱苔

野梯窺法室百尺擁青蓮勝果應超劫慈波暗
隱泉實花分一洞金壁煥千年雲護諸天不幽
燈作老禪

○○前途甚苦炎熱至邠州颯然涼矣因賦詩

王邦瑞 洛陽人

非關秋色早朔地漸高寒三伏炎蒸斷千山行
路難氣森風雨積雲前塞垣看慷慨平胡志洪
緝玉錄 二卷

波繞賀蘭

○○次鳳泉池南韻

古括山人 主事缺

邊隣風土異地迥布袍寒歷此關中險誰云蜀
道難陶居緣徑入關塞遍雲看去去呈華路靈
州倚賀蘭

○○岐陽署中竹

李本固

庭院青春靜幽懷自不任危欄閒能倚綠竹共
蕭森雨洗琅玕色風飄環珮音此君渾可對世
事談抑侵 蕭蕭清韻如鳳笙飄雲散茂園雅正
事談抑侵 高入乃字食吟關東山徒見韶致則

世之不
幸也夫

、○周公廟有潤泉

羅澄上虞人

駐節登周則披圖考舊踪、泉名神德勝地接
邠風、彤鳳遺空穴、青山遠故宮、黍離誰復嘆芳
草夕陽紅

、○又

胡明善霍丘人

攬轡臨岐廟、登高望鎬京、天臺祥鳳遠、靈囿玉
泉明、人起周南思、鶯爲故國聲、異時懷太古、落
日望含情

緝玉錄

二卷

尤

、○又

葉桂章名山侍講

深谷洎洎淨、春泉脈脈長、松杉臨甌滑、宮宇自
隋唐、赤鳥風雷護、金滕日月光、姬圖元啓聖、王
祀永垂裳

、○謁廟畢見紅鶴自南飛入廟敬用紀之

紅鶴人間少、周原試一看、雙雙起沙際、渺渺向
雲端、喬木棲偏穩、清泉飲不乾、鳴皋同鳳鳥、叶
瑞在岐磻

○○岐山

唐龍漁石

古道黃雲裏、荒城落日前、巖林遺魯殿、吠豕變

秦川、滴滴梧桐雨、離離禾黍天、鳳凰今不至、忽

復幾千年情渾不露斧痕大入佳境

○○漫興登吳山作

王朝賢行大

崇鎮來霜節、春光屬艷陽、衣含林氣潤、茶煮石
泉香、峰影迴詩席、崖陰落酒觴、步巖時比望、心
醉五雲鄉

、○方公祀吳山作此呈上 楊世卿知州

寰海爲家客、芳踪遍九垓、詩腸蟠錦繡、牙角帶

緝玉錄

二卷

二十

風雲劍倚吳山曲、風清隴水濱、高閣仍未厭寒
谷、亦陽春

○○同李大叅登吳山

裴紳蒲坂人

喜遇丹丘子、相將白玉臺、五峰從地出、千嶂倚
雲開、靈竇晴飛雨、洪流畫轉雷、洗心聊共坐、何
異訪天台惟渾

、○同遊香山寺在崆峒

吳同春汝南人

着屐秋方早、携樽日欲曛、山高平對月、寺迥俯
看雲、秦樹天邊盡、涇流塞外分、至人不可見、玄

鶴尚堪聞。

○○○崢峒

周鑑

寒裳渡清淺，拄杖躡崇巔。樹合諸天外，橋臨絕岸邊。鳥鳴春樹靜，僧臥白雲閒。曉此淹歸騎，藤蘿月正圓。

○○又

前人

人駭蒼虬去，玄廬寄在斯。鶴巢千歲洞，松老萬年枝。雲起流芝蓋，風迴轉桂旗。青鸞有舊約，延賞慰襟期。

緝玉錄

二卷

主

○○○韓藩暖泉

劉侃楚郢人

梁園澄碧沼，楚醴灑金樽。暫借天孫渚，應忘帝子尊。龍舟容嘯傲，鳳吹遶潺湲。到處荷風漾，香雲拂衣痕。

○○前題

王祖嫡撫州

帝子開芳宴，詞臣與勝遊。薜蘿迷遠島，鷗鷺狎輕舟。豈是乘槎客，深慚授簡儔。忘形欽大雅，井轄未須投。

利物稱靈囿，延賢陋雪宮。虛無誇浪蕊，咫尺印

空同。杯引流雲外，舟行積翠中。冷然銷暑氣，况共大王風。清和俊美師竹君

○○○韓蒲山莊

在平涼

方新定漢

每謂雲林遠，胡然在市朝。竹深斜照暝，岸曲通橋俯。檻臨蒼塢，登樓躡絳霄。即看叢桂發，莫待小山招。

王孫耽野趣，帶命有山莊。草色含幽洞，松陰入畫堂。一尊風雨至，三徑薜蘿長。醉後誰能賦，校乘老更狂。

緝玉錄

二卷

主

○○○暖泉

徐昌會知州

寒城平楚眺，傍郭一灣奇。玉漱來遙淑，瓊霏落亞枝。穿雲尋路古，邀月得詩遲。慙澹幽還勝，那誇習氏池。

○○漢南山行

孫永思御史

溜塵迎曉麗，春晝碧氛開。高樹深藏鳥，清池淺映梅。山房竹日爭，烟渚草沙堆。性本耽泉石，頻歌歸去來。

春山風日靜，風抱向晴開。亂石分流水，懸崖簇

歸林。歸天一線壁。拱繡千堆。鳥道雙溪上。燕
漁歸去來。

餘裝鍾始靜。谷轉曉雲開。海樹懸征。江歌聽
落梅。鶯聲初入候。花錦欲成堆。歸計萍難定。鶯
心燕甫來。

晴烟拂曉。衣嶺上。度驂駢傍石。雲常卧。依人鳥。
自飛。后光餘雪。映草色。認春。奔去。去。知何處。慚
余未息機。孫君詩俱峻秀新
發蓋坤詩有氣骨者

○○過虎口

前人

緝玉錄

二卷

三

馬畏巖崖下。人愁草樹中。地楊柳因秦嶺。峽山楊柳爲漢。
江空明月池邊。雨黃金渡口。風野亭門不鎖。滿
地夕陽紅。

○○漢江舟行

李本固

爲厭風塵惡。言從漢水來。江流雲影動。棹起浪
花開。一葉中流渺。千山兩岸迴。機心渾不設。鷗
鷺莫相猜。可謂清
和流麗

○○由金牛峽至石泉

楊美益

路轉黃金峽。江流碧玉環。周圍九十里。人僻百

重灣。崖屋如仙閣。人家近閬仙。欲尋羽客話雲
鎖。洞門閑。

○○馬嶺

趙鯤郡守

同雲迷嶺徑。疎雨下山樊。風動車帷蔽。泥深馬
足翻。暮林無宿鳥。東樹有啼猿。日晡窮登頓。長
亭待夕餐。

○○饒風嶺

許伉

聞道饒風險。驅車問俗過。危巒低日月。不徑逼
星河。金峽雄濤響。銀山瑞靄多。吳公遺戰壘。千

緝玉錄

二卷

五

載起悲歌

○○殺賊橋漫興

張鵬沁人

殺賊橋邊路。江風白浪旋。邊塵猶覆隱。塞草自
抽烟。落日悲山木。西風哭杜鵑。張旌千里望。劍
氣滿晴川。

○○宿伏有感

甄敬御史

避陟凌虛際。乘秋縱目時。山遙分積翠。水迥漫
流澌。紅葉乾坤老。青雲事業遲。從來楊子泣。不
爲路多岐。

波濤生遠道車馬陟高丘難假浮盃渡真同着
侵遊雲閒龍虎窟風迴雁鴻秋宦海茫無岸差
誰解神頭

伏虎道中

楊美益

不寐思行役雞聲報早衙川光浮曙靄山色動
晴霞谷敞通輿迴橋低趁水斜王途坦若砥漢
使莫興嗟

冒炎趙遠道垂柳貯清陰屢逐塵中騎虛携匣
裡琴雲奇依嶂出猿苦對山吟樵牧渾無累悠

緝王錄

二卷

圭

然息茂林

山程隨晚照躡石度雲溝野火明羌管悲笳起
戍樓翻思輕諾友豈爲覓封侯宇宙皆吾事何
嫌萬里遊

宣靈王廟

馬紀鈞陽人
副使

廟貌崇王祀忠貞歷代存春風父子谷夕日鳳
凰原茂樹巢禽語新晴陌柳蕃明神知節義天
使吊英魂

徽山

楊美益

雄峰疑霽色萬仞立雲端漾水孤源遠青泥九
折盤境分天路迴光映劒鉞寒宋將催金處披
圖仔細看

煉藥何年洞修真孰此來諸峰爭秀出古洞自

潌迴亦脚終難訪卅經祇見猜幽林空映碧白

鶴獨清哀道功可願

游翠峰寺

詹理 御史

並轡上方遊偏驚物外幽千峰交漢出一水帶
雲流鍾磬僧齋午風霜客鬢秋何出謝屐迹飛

緝王錄

二卷

圭

錫卧山頭

沙泥道中

張鵬

輶車侵曉發蹀躞下蘭皋洮隴荒山盡崑崙赤
霧高城煙入沙漠雁影度旌旄誰道邊民俗家
家掛寶刀真境

地僻寒尤急山高雪復飛沙場烽火滅鐵騎劍
光輝落日陰雲起空山默鳥歸道旁折楊柳尚

未漏春暉寫邊景

摩雲嶺

前人

絕頂憑車望，翛然達太清。伏○高○受○鳥從雲裏出，人向日邊行。○谷底巖風響，空中天雨鳴。何當生羽翰，一躍到蓬瀛。

、、過摩雲嶺遇雪

劉憲

九月初到千山雪已深，石危妨去馬林晚怯。○栖禽草沒平沙點，雲涵邃谷陰誰言過塞苦，今日屬登臨。

、、臨洮院中次孫月岩道長薄暮不寐

詹理

緝玉錄

二卷

毛

洮城方寄跡，隴月向人明。未得丹砂訣，應多白髮生。○孤燈燃客夢，高枕遠溪聲。惟殺南歸雁，哀哀故獨征。

臨洮公署感時四首

莫抑

、○夜雨

彌漫連疊嶂，淩淫滿荒城。浸戶征表冷，獻○旅夢驚魂。消庭葉下心，碎夜堦聲空絕。梁山曲誰憐客裡情。

、○曉鍾

山寺晨鍾扣，邊城遠客驚。銓聲渾有序，羈思轉無情。○名逐秋雲薄，身隨暮葉輕。幽僧無別事，面壁訂心盟。

、、洮水

春澗非瞿峽，洮溪險蜀流。驚濤風萬壑，激浪兩山丘。○客思翻波湧，羈情逝水悠。浮槎雖可泛，難去到融洲。

○遠懷

天涯笑孤影，山下老閒人。促席聯明月，尋幽倚

緝玉錄

二卷

天

綠筠松風停，羽扇榻石墮。綸巾餌露消，閑日潛岩樂。○太真

、嘉靖丙辰六月念五日雨甚謝兵憲周少

叅相邀於寶塔寺漫識之壁間

楊美益

滌暑逢佳夕，輕涼度竹稍。○淒烟迷鷺嶺，香飯出僧庖。浪迹塵中合，幽歡物外交。上方無月色，謾擬賦推猷。

○洮陽元日

吳定

河南人

客中新歲月。天末起蕭條。隴酒今何薄。柳花昔自嬌。
新美春光惟雪嶺。野望但冰橋。回首鷓鴣行。地山呼動九霄。

公餘獨坐

荆州俊倚氏人

吏散官衙晚。時清羽檄稀。回翔看鳥度。徙倚對山暉。
池畔吟偏劇。橋頭坐不歸。春風初拂柳。仍可試春衣。

月夜庭全白。更長院復深。一枝堪借鳥。岸石可鳴琴。
寂寞園中景。逍遙物外心。明朝饒案牘。且

羈玉錄

二卷

五

自滌煩襟

二詩冲
楚有題

七夕登鎮邊樓

胡彥

方作西征客。還登此郡樓。追尋綠令節。眺賞及清秋。
句上日序不夜月初照。無風雲自浮。徒勞望牛女。今夕渡河不。

問訊西來客。聞人說鎮邊城。
鎮邊相以而句更無窺天碧外樓。出女

倚倍淒然。

登臯蘭遊五泉寺

胡明善

天界還西域。雲林薄上台。客尋幽徑入。席向野泉開。
點次工村落紛秋靄。河濤送晚雷。萬方紆極覽。昏黑下如來。

赤木口勞軍贈傅遊戎

孟霽

携醪尋上將。駐馬對羣峰。虎帳依沙磧。龍泉挂古松。
規勉有休獨營關塞險。應息戍樓烽。願爾平胡志。終期定遠封。

入口犒軍

出塞橫雙戟。驅兵使虎臣。蘭山含積雪。五月未

羈玉錄

二卷

五

知春鐵馬衝風疾。雲旗耀日新登高。眺沙漠萬里絕胡塵。

至威武堡

齊之鸞

候物催屯種。肩輿歷塞塵。水繁三岔曉。渠動七星春。
佳句花氣酣歌鳥。荆叢翳闢鴉。麥畦青未了。路有告饑人。

鹵泛春畦白。陽回臘麥青。山形夷夏界。渠利漢

唐經燕早花。前乳鶯遲雨。後聽客心淹。井井江

樹望冥冥

朔氣疑常閉春深始見花山青橫鳥道日白開
蜂衙土屋耕夫墅雲峰戰士家寒惟把殘籍不
記在天涯

、○壬子行邊暖泉暫憩

劉尚朴陽生印信

驅車歷早海此際水泓然脈涌崑崙石溫生黍
谷泉邊廬清眼界柳榭媚風烟爲念荷戈士投
醪惠百川

○遊南塘

楊守禮

小艇容賓主乘閑半日遊隔簾人喚酒泊岸柳

集玉錄

二卷

主

遊舟垂釣雙魚出隨波一雁浮夕陽催去馬清
興轉悠悠

○又得寒字韻

前人

南風吹桂楫長晝集衣冠爲瑶瑟池魚薦
玉盤山光隨棹轉水氣入簾寒談笑下胡虜勳
名勒賀蘭

、○西園草亭

王端毅封翁舊居

劉鉉蘇州人

龍頭朝櫓罷閑展考槃歌煙火孤村迥園林百
畝多徵租無吏到看竹有人過錫福能容老何

妨兩鬢皤

泉石心長戀琴尊興不違且爲清世樂還省聊
時非禾黍秋深熟雞豚歲暮肥隣翁陪我醉相
對共忘機

○韓昌黎祠

何景明信陽人

捫蘿登峻嶺級石上荒祠雪阻南遷路雲停北
望時文衰空有作道喪已前知千載經行地高
山獨爾思

、○後樂亭

吳顯閩人

集玉錄

二卷

主

地僻無塵鞅深幽獨自亭高松晴落翠疎竹迥
浮青守拙安鳩性清齋鍊鶴形自憐心似水莫
問跡如萍

、○登曠如臺兼望四皓廟

蘇濬

六客悲雙鬢憑虛且自寬幽棲多鳥語蒼翠鬱
龍蟠雲爭千峰出亭空一水寒重來應不厭偏
恨見時難

○過武關

吳顯

武關何處是荒堞倚山腰出谷看秦嶺陳兵意

漢朝英雄先得鹿將相故吹簫龍虎當年會千秋總寂寥

○過模糊關

客行逢歲暮寒日易黃昏馬憊時防石山荒不見村
馳烟封古壑積雪壓關門畫角聲嘹唳吹殘謫宦魂

○過華清宮浴湯泉有述 袁宏道

鏡澈古苔光溪風湛碧香花猶知世代水不解興亡
粉黛山川俗烟泉歲月長而今正好景石

緝玉錄

二卷

三

骨照蒼涼

十六長湯院阿誰似玉環故宮秋草裏小邑水聲間
童子驅羊去村姑賽廟還教他楊廣大破

國只驪山

過鳥烟中迹回風水痕欲知天寶事喚起石苔言
蘭乳飛千殿宮雲遶數村太真方病蔭歌拍且停翻

羯鼓弄伊涼露花石火光山餘繡額字雲染碧
香芍藥留妃子鸚哥說上皇難將脂粉水做

我白雲鄉

鳳靡鸞叱易王圖霸業輕仙靈祠後見笙柷夜
深鳴野火燒連理秋風薦側生遙知石鏡月恨
不照傾城

東嶺復西嶺秦鄉與漢鄉市城雲淡淡今古水

湯湯廢址耕斜坂歸樵話夕陽亂亡猶有等宛

劣是幽王中郎素穎秀爲詩又以李卓吾言掃
盡塵詮獨出新骨妙意真如梅孤映
月邊芳推水溫湯借潤多已可洒盡
此中惡詩頗波

○過驪山

郭登庸

緝玉錄

二卷

三

夕陽驪麓道川谷抱雲幽帝閣今村宇郊墟古
燧樓荆扉樵扣晚山樹鳥啼秋往事空寥落興
懷向碧流

懷向碧流

遺丘狐兔穴野曠益妻京殘月華清樹秋風妃

子塘斷垣蹊草碧廢苑石苔荒千載繁華夢驪

山猶自蒼

○鎮安署中夜坐

朱應登

良夜不成寐挑燈數路程關河萬里遠鐘鼓一
落清瘦竹穿籬破疎星伴月明明發知何處山

外又山城。

五言排律

飲龍湫亭

莫抑

峭壁凌空起，岩亭對野開。
經澄神畢以，怪麗鬼輸林。
洞豁天香透，間深日影迴。
雕牆徒燦爛，峻宇自崔嵬。
塏爽延清氣，玄虛斷俗埃。
烟霞時出納，鹿豕此徘徊。
倒勢窺湫渚，旋光瞰華隈。
存鐘金隱壁，無鼓洞鳴雷。
飛液懸瓊乳，寒湫湛玉醅。
霜嚴勁古柏，氣煖翠新臺。
屏綺時嵐積，臺空曉

緝王錄

二卷

重

霧埋此中非閨苑，何處是蓬萊。
拖屐穿幽徑，捫蘿踐碧苔。
攀緣躋鎮頂，瞻蹬入天台。
野鳥驚人沒，山靈訝客回。
王翁尋不見，應在白雲堆。

題六盤山雲

龍膺

武陵人

策馬六盤嶺，披裘四月天。
氤氳輕似縠，駉駉亂于氈。
高擁群峰失，低迷衆壑連。
夢疑神女散，賦就大人傳。
吹拂雙旌繞，翻飛兩袖穿。
陶陶停黯黯，狄舍思綿綿。
臺畫千秋壯，軒臨五色鮮。
浮光會藏日，卿鬻信非仙。
藏秦洞魚龍，起渭川

卷。舒聊共爾出岫幾時還。

未竟傷巧而結殊有趣

煖泉

孫瑋

涪南人

千里風塵客，一朝閨苑遊。
碧流穿碣石，松徑入雲樓。
灑灑王襟蕩，蕭蕭夜色秋。
笙簧催片月，煙霧戀輕舟。
欲獻名林賦，媿非蜀士儔。

棧道感懷次高泉韻

胡汝霖

青巖人

長劍嗟何倚，焦桐悵獨携。
十年錦橋柱，萬里浣花溪。
浪跡遊鳩鵲，霜天入寶雞。
益門紆碧澗，秦嶺折丹梯。
仄迳堅冰合，危橋怪石擠。
雲林深不

緝王錄

二卷

美

測魍魎，自應迷行李。
誰東道，空囊扶病奚庸踈。
虛努力，薄劣走塗泥。
失路須存馬，枰引忍射麋。
流離紛老稚，束餓輟耕犁。
死結鶉衣短，生餘垢面顰。
有心推舊血，無淚續新啼。
日氣千山暗，風聲萬壑淒。
側身思漢輔，何計拯周黎。
目極江河潤，心懸雨露低。
職司俱惻惻，容好暇提提。
野戍增烽燧，郵亭整馬蹄。
倩人給薪水，徒步劇攀躋。
綰綬愁多緒，彈冠汗浹題。
那堪筋力盡，且畏簡書稽。
流水能相送，停雲似欲俟。
高歌生感激，佇

立重酸悽安得陽春布。堪投谷口棲。比鄰安服
食出入混東西。峯巒

、。宿北禪山寺次東岡先生韻

郭從道徽州人

日暮投蕭寺。捫蘿扣竹扉。半山斜日轉。清院木
蘭零。古殿風聲靜。幽窓夜色冥。鳥鳴雜梵語。虎
嘯動山靈。石瀨寒流玉。鶴煙氣避腥。叢林千載
勝。法界幾人經。寶塔殘遺像。金光蕩疾霆。片雲
出遠岫。雙鷺落前汀。明月懸空碧。曇花逼眼青。

緝玉錄

二卷

圭

平生林壑趣。對此覺惺惺。

、。黎坡道中

任繼賢郡人

山行尋曲徑。風景豁雙眸。路轉羊腸折。溪分燕
尾流。危橋通鳥道。古洞隱龍湫。怪石如蹲虎。枯
松欲化虬。魚關扼漢口。雞壁壯山頭。絕巘群峰
迥。林深萬壑幽。山花浮晚翠。野草遍春稠。應感
千年事。回憐十載遊。歸來山寺宿。落日暮雲收。
、。元宵日偕荆顓吾遊五泉山寺得登字

楊文滌

駐節逢嘉令。尋春陟峻嶒。高賢結勝侶。福地快
同登。飛閣紆回度。危橋迤邐昇。峰懸寶樹斷。
壁匝。踈藤舞雪翻。呈彩鳴泉響。沸騰臨流逸興
發。把袂壯懷增。適性惟山鳥。忘機是野僧。最憐
人倚玉。何惜酒如澠。漸覺曦光隱。旋看蟾魄升。
琳宮耀火樹。梵宇綴華燈。絃管行雲奏。輝煌曉
日蒸。阜蘭傳盛事。紫塞瑞烟凝。

、。五泉寺

李本緯

躡屐來登眺。祇林此共過。翠微明倒練。瀑布瀉

緝玉錄

二卷

圭

懸河大麓紅。亭曉石潭碧。潏波楊花撲夾路。苦
蘚印層阿。洞口僧烟霏。天空佛雨多。經翻龍藏
葉。錫掛虎溪蘿。漉酒銀河漏。濡毫玉井沱。綠陰
黃鳥轉。青嶂白雲歌。才謝馬騶俠。清如逸少訶。
衝霄雙寶劍。揮日幾金戈。旅况餘囊錦。歸心動
耿珂。咀霞無限思。倚徙醉顏酡。綺秀不作極有
語大是能品
、。贈中丞南川張公總師全陝

黃綬御史

聖主勞西顧。元臣下朔方。璽書何鄭重。劍氣

自。光。芒。大。閱。當。春。曉。先。籌。率。夜。央。三。邊。新。節。制。
兩。撫。舊。疆。場。雅。見。人。心。附。爭。看。我。武。揚。兵。聲。動。
天。日。憲。節。肅。風。霜。共。武。匡。周。室。敷。文。供。舜。皇。
年。來。調。兵。食。日。且。事。戎。行。會。有。萬。全。策。親。承。九。
伐。章。人。思。探。虎。穴。士。喜。躍。龍。驤。早。見。天。山。定。還。
貽。赤。子。康。功。高。驅。衛。霍。道。大。佐。虞。唐。召。對。虛。
前。席。都。俞。共。一。堂。何。如。身。致。主。兄。復。運。當。陽。
吉。甫。終。補。袞。周。公。亦。缺。斨。所。期。惟。相。業。千。載。合。
重。光。兕。瑋。宏。麗。有。君。王。親。征。氣。象。

緝玉錄

二卷

三

同客泛舟分臣字韻

孟羈

綵。鷁。隨。流。去。清。遊。滿。座。賓。湖。空。鷗。鷺。下。岸。遠。菱。
荷。新。雲。影。搖。歌。席。波。光。映。舞。人。納。涼。踈。箔。捲。送。
酒。小。舟。頻。紫。塞。開。靈。境。龍。沙。息。虜。塵。天。隅。同。泛。
梗。谷。口。遇。垂。綸。痛。飲。酬。良。會。渾。忘。是。遠。臣。吐。龍。

西園草亭

王端毅遇翁舊居

夏時正

杭州人

意。氣。凌。千。古。心。情。在。一。丘。開。軒。入。靜。處。築。圃。屋。
西。頭。已。分。遺。榮。辱。將。逃。托。隱。幽。門。開。將。謝。逕。境。
絕。仲。宣。樓。鄭。谷。聯。芳。躅。商。山。拱。上。游。卑。棲。憐。斥。

鷗。養。拙。笑。尸。鳩。默。守。觀。玄。化。端。居。悟。靜。脩。菊。花。
秋。已。暮。梅。發。歲。將。邁。雨。過。春。芳。集。風。清。夏。不。凋。
浦。雲。和。鳥。度。渠。水。帶。花。流。小。沼。晴。添。碧。綠。蒲。曉。
弄。柔。天。低。青。嶂。合。日。照。紫。煙。浮。香。茗。隨。時。具。琴。
書。與。道。謀。酒。邀。隣。父。共。詩。倡。社。壇。酌。細。草。聞。鶯。
坐。幽。林。伴。鶴。遊。好。懷。多。樂。事。暇。日。稱。淹。留。恐。有。
公。車。召。將。膺。臺。象。求。中。興。遇。光。武。外。復。掛。羊。裘。
商。山。道。中

姜士昌

吳學

緝玉錄

二卷

三

遠。道。朱。明。日。夜。移。商。風。度。清。昊。丹。萸。既。映。獻。青。
林。亦。窈。窕。遠。岫。生。夕。陰。層。崖。深。秋。涼。臨。岐。友。生。
別。一。爲。縈。懷。抱。空。山。自。荒。奎。飛。流。何。浩。浩。高。詠。
黃。鸝。歌。懷。哉。漢。庭。皓。題。書。謝。明。主。歸。將。拾。瑤。
草。

商洛署中紀異

時池中考藻成字盡不散

蘇濬

史。皇。鑒。混。沌。玄。黃。剖。春。秋。仰。陟。玄。扈。崗。俯。瞻。洛。
水。流。龍。文。二。十。八。零。落。寄。商。丘。風。雲。時。呵。護。山。

鬼夜啾啾。三皇事已非。神物不復留。昔爲荆陽
門。今爲壑。中舟不惜知。音鮮但傷鳥。語幽
遊戲商與洛。宦情付山水。疑君倚瑤華。芳非從
此始。清風長綠苔。蒼龍亦來止。河洛有遺靈。圖
書誰云已。道若神龜蹲。峭若層巒起。史皇安在
哉。精光猶復爾。

大悲閣

任慶雲

盤曲麻澗路。望望開素壁。坤輿有藏藏。宛見環
巧迹。薄遊家山偏。轉劇冥搜癖。晴春欣獨往。遂
緝玉錄

二卷

望

闔靈仙宅。岩扉出穹跨。洞壑杳千尺。巉絕天所
臨。鬼力相摩劃。青霄臨闌檻。古雨昏巖積。虹光
錯五色。迴帶晨暉白。十里曲溪深。萬篴散虛碧。
何年紫雲崩。方解馳瑤席。維時桃李榮。爛映崖
前栢。水涉兼山躋。頗覺閑情適。夙懷中賞趣。快
此春遊迪。因思聽鳴淙。卧漱松下石。倘逢騎羊
翁。招遊煉金液。歸踪在煙蘿。了與塵世隔。

華山

李夢陽

有嶽雄西土。三峰挿渭川。省方朝白帝。分野障

金天。逖矣威靈赫。遐哉秋望處。百玉開寶籙。七
聖演瑤編。綺殿升青列。六憲俎豆聯。風雲蒸大
壑。日月避層巔。鸞舉天門闢。蒼哇地軸旋。岩巒
莽翕沓。崩嶂聳絳綳。猱掛仙人掌。蘿飛玉女泉。
霞雰夕的皪。錦繡曉相鮮。崑崙搖金壁。芝苓冒
紫烟。石膏滲復結。鍾乳滴猶懸。右壓秦胡壯。南
包漢鄧偏。徒追散馬日。緬憶祖龍年。箭括通神
戶。雲臺秘妙笈。豈惟栖鳳侶。亦以邀鴻賢。方士
騎茅狗。官人採石蓮。舉帷瞻窈窕。拄笏悵攀緣。

緝玉錄

二卷

望

陰井邀雷馭。陽崖起電鞭。聊遊凌絕頂。不爲學
神仙。

工緻

宿玉井樓

李攀龍

歷城人

玉井通溟海。朱樓冠削成。波傳潮汐到。檻接斗
牛平。琥珀侵燈出。蓮花傍枕生。拂盆雲髮映。映
掌月珠明。犯座人間像。浮槎世上情。不愁更漏
絕。石鼓自能鳴。

不寐芙蓉冷。幽棲薜荔驚。靈洞秋鼎鼎。毛女夜
妖精。暗穴龍蛇走。深林虎豹耕。星連碁石布。雨

共洗盆傾霜絕千尋鎖風邀五岳笙豈因臨帝
座呼吸變陰晴

華山

宋儀望 永豐人

分躔值鵠首莫位配金方太華連天起元精應
地昌抗衡四嶽並受紀百神相望祀因虞帝巡
遊誦漢皇雲臺懸斷壁御道跨飛梁露滴仙人
掌池洞玉女湯別宮開紫府深洞隱丹房仙籙
金箱秘軒文石室藏別成按圖紀突兀俯穹蒼
礪草留名藥岩泉吐異漿何當乘軒冕長此奉

緝玉錄

二卷

望

三光

遊華山

張維新

西來登太華探勝更無山氣岸青天入風襟翠
壁環雄盤三輔地陰飈大河灣軒馭羣靈集唐
封幾代還巉巖懸日月飛瀑響潺湲洞秘金仙
錄窻窺玉女鬟窮高愁鳥絕躡險怯猿攀少室
晴煙外全秦夕照間憑凌披巨掌寥廓出人寰
紫栢紅霞爛白雲丹竈閒瀉樽餐黛色磨石洗
苔斑結隱知何日高歌且破顏

○○遊華山次張岐東年丈 李應祥 無錫人

登眺吾生癖奇觀獨此山龍從三嶽起葱蒨萬
峰環星漢曜光逼河流線影灣谷深和霧入巖
絕偉雲攀參井垂肩際羌胡引目間席前紛紫
翠樹抄下潺湲洞古蟬終蛻峽空龍不還峰霞
明巨掌盆露濯仙鬟世以觀棋換機因避詔開
疑神通帝座舉足出塵寰殿閣飛僊境關城著
面班圖南如可作願托駐朱顏

○○春日重遊玉女峰懷友 王亮 臨海人

緝玉錄

二卷

望

春霽瞻華岳嵯峨俯漢京千峰飛翠黛一水瀉
青瓊松粒雲邊種蓮花大際生霧疑仙掌潤日
照帝台明峭壁猶猴掛丹堦青鳥鳴迷津憑處
士覺路藉初平千尺幢中過三峰頂上行雷岩
懸日月龍嶺接蓬瀛陽洞誰留榻天池可濯纓
振衣朝玉女散步檢金莖避詔先賢宅探奇我
輩情洗心群慮釋曠覽萬緣輕簷月龜疇遠王
郎鶴韻清那無九節杖虛負八公盟雁落峰前
八鶯傳柳外聲相期應不淺縹緲共吹笙

○○○棧道咏懷

李本固

誰道益門險我來天下奇春當三月暮路自五
丁度巖岫森峽岷川原委蛇泉從閬沙落雲
逐馬蹄馳怪石蹲虺虎危嶠踴怒螭古藤分偃
蹇喬木鬱參差嵐靄移昏曉峰巒相蔽虧縱觀
勞應接按轡且行遲窈窕尋丹壑蹒跚上翠堤
平蕪隨處綠弱柳望中垂僧寺依林麓人家近
水湄青田雁白鶴深谷轉黃鸝花片沿流下桃
源合在茲蓬心忽爾失散步任吾之地勢行來

緝玉錄

二卷

置

迴天風莫便吹振衣千仞上回看萬山平大塊
猶芻狗浮生總奕棋登臨欣有得跋涉頓忘疲
餘嚮聞伐木長歌懷采芝獨憐幽草色願與白
雲期落日迴倒影飄然一賦詩

拈寫棧中幽顯物色回青翠見爽生動而清
爽高韻更如金石玉蕊一滴清心井茂有資

○○○栗亭別郭省亭先生

陳講

東旭弄新晴驅車出城闔憐予淹道路惜汝因
風塵下氏無知已蘇軾有故人褰衣三舍遠

手十年真對酒栗亭下高歌蘭渚濱乾坤催歲
暮日月歛西輪絕岫攀窮嶺橫川渡遠津臨岐
還惜別皮劍欲傷神柳媚長安日花嬌上苑春
伏龍看雨化屈蠖奮時伸湖海升衢晚風雲變
態新鴻名驚霹靂壯志峻嶙峋邈矣超遐步何
慙天地身

緝玉錄

二卷

置

緝玉錄卷三目錄

七言律

出潼關

楊一清

冉出潼關

登潼關

朱應登

題潼關

李夢陽

潼關虎踞

林雲翰

禁溝龍湫

譙樓晚照

緝玉錄

道觀神鍾

中條雪案

秦嶺雲屏

風陵曉渡

黃河春漲

雄視臺

張維新

潼關張岐東先生招飲山樓作

潼關殘臘五首

湯賓尹

何鰲

晚渡咸陽

建安黃公

道中卽事

咸陽懷古

熊門

咸陽晚渡

曾門

咸陽晚眺

李賢

次韻李侍卽咸陽晚眺

曹璉

咸陽懷古二首

童自

晚渡咸陽

馬中錫

咸陽懷古

仰昇

緝玉錄

和咸陽晚渡

喬奉先

咸陽晚渡

李炳

阿房宮

邊廣

咸陽道中懷古

少岳

魚臺晚對

李永繁

龍巖翠栢

過唐武氏父順陵

陳棐

驪山懷古

文志

驪山

曹璉

驪山懷古

樊英

驪山二首

孟洋

過驪山溫泉

周弘禴

驪山晚照

彭昭

溫泉四首

楊守謙

溫泉思古

葛山樵人

溫泉

邢雲路

溫泉二首

范守已

夏日同武叔卿吏部遊溫泉

緝玉錄

三卷目錄

三

南師仲

武吏部邀同南太史遊溫泉

王廷詔

同南太史王山人遊溫泉

武之望

華清懷古二首

章玄應

華清宮

王蓋

遊華清宮有懷李謫仙

熊敦什

華清懷古

梅國樓

緝玉錄

盛宗伋

白鹿仙觀

彭昭

石龕憚林

登石龕寺

胡侍

夏日同武叔卿遊石龕寺

南師仲

武吏部招遊石龕寺

王廷詔

同南太史王山人遊石龕寺

武之望

緝玉錄

三卷目錄

四

題溫泉

薛瑄

登驪山

王三錫

長安懷古

樊英

驪山懷古

溫泉懷古

華山

薛瑄

地震祭西嶽

章玄應

望華嶽

仙掌

華山	楊一清
登華山三首	王雲鳳 <small>以下二首</small>
登華山同喬白巖	喬宇
登華山	王九思
陳搏	李夢陽
雲臺觀	康海 <small>以下二首</small>
望希夷峽	第一關次聯句序上遼菴先生
遊華山	張翰
緝玉錄	五
遊青柯坪二首	溫純
華山	秦文
遊華嶽	東郊
遊華	東漢
太華	張翀
登嶽廟樓二首	朱應登
望華山二首	胡松
勸清柯館書壁	盛汝譔
登莎蘿坪	孫永思

華山登眺二首	張瀚 <small>以下二首</small>
莎蘿坪和孫代巡韻	
登山和宋代巡韻	
登川四首	李攀龍
登華山	莫如忠
答子鶴寄登華諸篇	王世貞
登太華寄興二首	陳其學
玉泉院	楊九澤 <small>以下二首</small>
青柯坪	
緝玉錄	六
望華	楊美益
客途乘興偕近峰年兄登華嶽晚止莎蘿坪感賦	范懋和
華陰道中望月	劉曰材 <small>以下二首</small>
謁嶽廟	
玉泉道院	郭良 <small>以下二首</small>
中方仙橋	
仙人掌陽	史紀
水簾晴瀑	

玉泉道院	中方仙橋	石峽丹梯	蒼龍鐵鎖	雲峰古洞	雲庵醴泉	鳳樓校諸生望岳三首	望華四首	登華至青柯坪紀勝六首	雨巾望嶽	登華	望華	登岳飲玉泉院	登青柯坪	同沈太素丈遊華山爲別時直小至二首	登華山二首	登華岳四首
						許孚遠	陳于陞	李長春	李長春	王世懋	曹當勉	魏允貞	李民質	張維新	李應祥	
								以下二首								

過華陰有懷王華密	登太華絕頂	登太華三	望岳二首	冒雨上三峰	登華岳二首	擬登太華山不果悵然賦此	遊華嶽	登華山二首	望岳二首	希夷峽	再過華山阻雪望三峰在雲霧中已不復見矣或者山靈見妬而不欲偶塵俗態耶	悵然志感	遊華岳	登太華絕頂四首	登青柯坪
龔懋賢	李本固	李維禎	范守已	王士性	邢雲路		周弘禴	沈良臣	周盤				陳效	俞安期	郭顯忠
									以下四首						

登華嶽二首

郭維翰

遊華山六首

南愚仲

登太華絕頂

袁茂英

登岳

劉餘澤

登華二首

趙岫

陪李大宗伯登華山

王嘉命

登華嶽二首

魏允中

七夕宿青柯坪大雨

湯賓尹

雪中望太華似岐東先生詞宗教正

緝玉錄

卷目錄

九

華山四首

吳鴻功

登華山同華陰令朱象徵作

李維標

重遊華山有感

喬壁星

岳頂歸至青柯坪示同遊道人

周傳誦

華山二首

袁宏道

登華岳

畢懋康

馮珣

以下九

詞盟茶臺傳大宗師過敝邑以詩吊先太

史倍極揚詔伏讀感激無地謹上七言

近体四首

康萬民

立春有感

王

送彭總制入朝二首

送潘大叅先生

送王僉憲

送同年許都憲

寄畢方伯同年入覲

緝玉錄

卷目錄

十

初春回文和閻少叅子明韻

送劉方伯年家

送彭太保濟物先生致政歸蘭州

經秦皇墓

魯交

緝玉錄三卷目錄終

緝玉錄卷三

汝南星垣傅振商君兩評輯

晉江李猗林欲楫 刪訂

七言律詩

二百一十三首

〇〇出潼關

楊一清大學士

九重優

詔許東還行李蕭蕭又出關塞上

風塵新白髮

興致俱高

江南松菊舊青山祇因多病偏成

老可是先憂未解顏若遺身間還復健丹崖翠

壁尚能攀

緝玉錄

三卷

〇〇再出潼關

前人

勅使傳

恩驛詔還三邊休戚尚相關空將

身跡驅塵海豈有威名重雪山出塞偶緣隨鐵

尾入

朝初喜識龍顏華峰一柱擎天在仰止

徒勞未易攀

〇〇登潼關

朱應登

秋日崤山見燒痕遺墟繚繞自成村風塵古郡

甘棠暗險阻潼關宿草繁人影隔河三晉路煙

光橫塞五陵原觀兵不改周秦舊耀德仍知

聖主尊

〇〇題潼關

李夢陽

咸東天險設重關閃日旌旗虎豹閑隘地黃河

吞渭水炎天白雪壓秦山舊京想象千官入餘

恨逡巡六國還滿眼非無棄繻者寄言軍吏莫

嗔顏高華復精渾

〇〇潼關虎踞

林雲翰

西上秦川百二山雄關虎踞控三藩重岡疊嶂

縈紆遠岐路懸崖曲折環行旅謾勞聞夜柝隱

緝玉錄

三卷

賢今喜侍朝班等閑莫起耽耽視爲問青牛更

往還

〇〇禁溝龍湫

前人

禁溝山下有靈源一脈淵深透海門龍仰鏡天

池霧氣魚穿石鼉動苔痕四時霖雨資農望千

里豐年幹化元乘興登臨懷勝跡載將春酒醉

芳樽

〇〇譙樓晚照

前人

譙樓百尺倚晴空屹立關城勢甯雄高閣遠臨

香漢碧危欄斜映夕陽紅歸鴉點點爭先集落
鴈翩翩入望中萬里海天雲樹杳憑墟更喜月
朧朧

○道觀神鍾

前人

隔斷紅塵紫氣堆仙家臺殿倚雲開海鯨製就
迷青霧追蠹年深綉綠苔百杵敲殘天木曙千
門響徹夢初回飄飄環佩空中舉又是朝元禮
上台

○中條雪案

前人

緝玉錄

三卷

三

大地平鋪莫辨踪中條山翠失芙蓉六花凍結
銀爲樹亂粉堆勻玉作峰縞鶴低回雲淡淡素
龍蟠卧月溶溶豐登喜見多嘉兆三祝堯仁
效華封

○秦嶺雲屏

前人

百二秦峰亦壯哉四時景色護崔嵬氣蒸瑞靄
雲屏擁光絢晴霞錦障開有意從龍朝象嶺無
心駕鶴上蓬萊何當起慰蒼生望酒作甘霖過
九垓格鬆第骨凡

○風陵曉渡

前人

周王會此暫停輶陳跡千年今尚留傍圻人喧
爭急渡聞頭棹疾逆回流滿川草積寒光映隔
嶼波搖曙色浮幾度臨瀾動歸興不堪惆悵重
夷猶

○黃河春漲

前人

冰泮黃河柳乍煙忽看新漲浩無邊飛濤洶湧
驚千里捲浪瀾漫沸百川兩岸曉迷紅杏雨一
篙春棹白鷗天臨流會憶登仙事好借星槎擬

緝玉錄

三卷

四

泛騫

○○雄視臺

張維新

秦關風物逢秋好詩興其如掾吏何几上群峰
當華嶽城頭濁浪走黃河雞鳴山谷晴烟裊馬
放桃林夕照多常是招賓醉寥次月明藍輦小
橋過駁逸

○○潼關張岐東先生招飲山樓作

湯賓尹

宣城人翰
林編修

一道秦山照夕陽蟠雲雄鎮臨西方城樓拳嶽

插仙掌衣帶黃河卧女墻酌酒共邀明月近調
笙低逗晚風涼壯遊此地堪搔首莫設登高便
望鄉情景悠然

潼關殘臘

何熬刑部尚書

雲雪茫茫接大荒秦中殘臘倍淒涼嚴城宿霧
連空暗絕望層水耀暮光牽綠忽如瞻禹穴黃
河猶似見錢塘別違故國三千里短景寒霄欲
斷腸

新崖荒澗氣蕭森退食遲迴松檜林論賦虛懷
緝玉錄王卷五

三禮賦臨蛇真負百年心悲筋遞發寒雲亂宿
鳥忙投古木深坐對華山山上月半輪西墜滿
城陰

斜日從容退自公貪看清華對蒼穹雉樓晴雪
融城濕虎塞霜風落木空守白眞慚周柱史草
玄敢擬漢楊雄宦情漸覺年來異離憶雲山烟

水巾沉雄

潼城南望接秦山萬丈丹崖霄漢間倒栢樛松
相掩映奔流曲澗自潺湲忘言閒認遊魚樂習

靜食看倦鳥還令尹不勞求譏述虛瞻紫氣

函關

十載觀風今若何長街車馬苦塵多少年英俊
皆官貴老態疎庸只鬢皤周廟盡張新禮樂堯
封猶是舊山河交南此日應重譯干羽虞廷早
息戈五首俱相渾有氣調

晚渡咸陽

建安黃公秦漢太傅

縣城背倚北原坡南面通津古渭河兩岸夕陽
青草渡半篙春水白鷗波當年宮殿阿房盛此
緝玉錄三卷太

地丘陵漢室多欲向長途詢往事南山無語鬱
嵯峨

道中卽事

前人

步輦乘春古道平一村纔過一村迎杏花雨細
沾衣潤楊柳風和拂面輕山勢東連秦嶺渭河
流西下渭源清前朝勝槩豪華地知逐滄桑幾
變更

咸陽懷古

熊門

止馬平原望故宮關河百二古今雄南山幾

阿房近北斗連城渭水通龍去野雲收王氣鶴
來陵樹起秋風英雄事業昭前哲看取秦王漢
武功

○○咸陽晚渡

曾開

咸陽勝槩總荒丘惟有年年渭水流煙渚遠迷
鴻鴈雨棹歌遙渡白鷗洲斷雲漠漠秦川暮落
木蕭蕭漢苑秋莫向渡頭詢往事湍聲長帶古
今愁典致脩然

○○咸陽晚眺

李賢南陽人
侍郎

緝玉錄

三卷

七

咸陽回首暮雲愁煙鎖蘆花遠近洲古渡馴鷗
依短棹夕陽歸鳥過危樓道傍故苑風霜冷原
上諸陵草樹秋多少英雄俱寂寞渭河依舊水
東流有遠韻

○○次韻李侍郎咸陽晚眺

曹璉柳陽人
副使

日落咸陽滿目愁淡煙輕鎖綠楊洲鐘聲寂寂
唐朝寺黍稷離離漢代樓孤鶩殘霞迷古渡斷
煙衰草動新秋無端往事俱陳跡惟有南山俯
渭流

○○咸陽懷古

張用翰侍郎

極目咸陽一望中吁嗟往事總成空漢家荒塚
含秋日秦苑落花飄晚風溫室無人知故址阿
房有地見離宮可憐傑士遭烹後血染城東草
尚紅氣格渾淪

○○同前

童軒番陽人
都御史

渭水東流落日西咸陽秋色望中迷荒煙古渡
人稀到衰柳空城馬自嘶霸業已消三月火斷
碑猶載數行題東門牽犬人何在愁見年年碧

緝玉錄

三卷

八

草萋

極脩仰感慨之致

○○晚渡咸陽

馬中錫故城人
大理卿

野色蒼茫接渭川白鷗飛盡水如天僧歸紅葉
林間寺人喚斜陽渡口舡表裏山河猶往日變
遷朝市已多年漁翁看破興亡事獨坐秋風釣
石邊情景如畫

○○咸陽懷古

仰昇芝山人
副使

鳥下平蕪破晚煙水聲猶咽故宮前繁華過眼
槐根夢遶事驚心柳上綿分陝只餘公旦治過

秦誰識賈生賢停驂欲問當年事細雨春林呼
杜鵑此首與象極高遠

○和咸陽晚渡

喬奉先華丘人

行行遠上北原坡咫尺咸陽隔渭河楊柳帶煙
迷晚渡桃花隨水泛春波荒林暮靄孤帆遠芳
草斜陽兩岸多明日東風回首處華山僊掌碧
嵯峨飄揚有韻

○咸陽晚渡

李炳渭陽人

古道迢迢西復東渭川南渡水溶溶舟平載穩

緝玉錄

三卷

九

渾欺浪橋巨人齊不藉風樹葉掃天雲影淡岸
沙堆雪月明同商車欲渡還相問秦漢當年何
處宮喉整

○阿房宮

邊廣

阿房高構運神工直接咸陽內外通復道周馳
迷遠近離宮深入忘西東笙歌緩奏鳴宵月熊
帳低垂護曉風誰料楚人焚一炬燭天三月火
猶紅

○咸陽道中懷古

少岳

蕭蕭匹馬度關山關古樹風號雪滿山漢寢唐陵
咸寂寞秦川渭水故潺湲繁華銷歇同飛電世
代興亡似轉環惟有終南看不盡蒼蒼萬古留
人間

○魚臺晚釣

李采繁瀧郡西

一簑烟雨滑涯秋紅蓼白蘋景物悠何處鐘聲
風悠浪誰家漁笛夜停舟忘機鷗鷺隨時伴有
用絲綸任意投却憶當年熊入夢釣臺千古尚
堪遊

緝玉錄

三卷

十

○龍巖翠栢

前人

古剎龍巖一逕奇森森翠栢更參差柴扉寂靜
僧歸處烟景蒼茫鳥宿時法鼓疎鐘窺色象澄
潭明月照禪師等閑欲向空門語脫却塵埃日
夜思

○過唐武氏父順陵

文岡陳斐極中

門楣端不羨封侯眼底唐家已是周鸛鷖難回
千載夢麒麟空卧九原秋滿朝當日多巾幗三
尺今時供土丘獨存惡名誰洗得涇河依舊向

○驪山懷古

唐

薛稷文志貞人

明皇曾此建離宮，千百年來迥不同。
繡嶺基平橫曉照，朝元閣廢起秋風。
腫脚野胡塵散香，委蓮池粉黛空。
獨有溫泉今尚熱，夜深流恨出牆東。

○驪山

曹建

天寶年來樂泰和，驪戎幻出錦山河。
溫泉上下金爲殿，繡嶺東西玉作坡。
羯鼓聲催蒼信早，明

緝玉錄

三卷

十一

珠光照寵恩多，一從胡孽兵鋒過。
祇有遺蹤長女蘿。

○驪山懷古

樊英臨潼人御

遙望驪山翠藹間，幾回如向畫圖看。
泉通遠近蓮花暖，雲鎖西東繡嶺寒。
形勝嗟峨臨渭水，煙嵐縹緲接長安。
感懷更上朝元閣，落日蒼茫獨倚闌。

○驪山

孟洋信陽人

繡嶺岩巖雲霧端，朝元樓閣勝遊觀。
春容映日

三峰出檜栢生風，五月寒芒外旌旗聞駐輦。
柳邊燈火憶回鑾，漢宮秦墓俱荒中。
渭水終南歲歲看，壯而工

○驪山

意新

張可述

玉環曾此侍三郎，輦路蒼陰六月涼。
蓮葉浮波來北漠，荔枝馳馬自南荒。
梨園法曲喧羅綺，羯鼓聲催滿嬪嬙。
往事只今成感慨，年年宮嶺照斜陽。

○過驪山溫泉

周弘禴潮廣人

緝玉錄

三卷

十二

楊妃醉解步瑤粧，晚侍鑾輿出上方。
金穴溫香浮薛薛，石床煖玉泛鴛鴦。
華清宮內歌聲遠，錦繡堆邊舞袖長。
羯鼓未停蒼萼冷，八千鏤騎起漁陽。

○驪山晚照

彭昭論吉水人教

嵯峨繡嶺枕溫塘，西向長安駐夕陽。
滿地桑榆垂暮景，一林煙霧弄昏黃。
斜留舉火臺前影，微散朝元閣下光。
此際孤吟倍惆悵，蒼蒼無處望阿房。
句淨

○○○溫泉四首

順天楊守謙提學副使

火龍山下抱珠眠石洞氤氲瀉玉泉蘭氣香侵金綾帶翠濤光如綠雲鈿春回繡嶺浮青藹日上華清生紫煙一曲霓裳翻羽調至今哀怨入水絃工麗奪目

靈山溫液禁城邊石徑苔深不記年寶殿標雲團紫蓋瑤峰麗日湧青蓮中流樹色侵羅幌隔岸香入綺筵一自鑾輿臨蜀道空墻惟聽水涓涓

緝玉錄

三卷

圭

皇姨扈蹕指驪山靚服明粧輦道間夜浴湯池邀鳳侶晨趨水殿候龍顏流蘇寶帳分天府玉勒蒼驄出內閑艷舞嬌歌歡未足不知烽火照函關

朝元綠閣俯秦川水色嵐光靜可憐地近新豐滋玉樹池通太液長宮蓮參差繡戶遙峰外窈窕紗窗曲檻前艷骨已成泉下土虛勞蓬海間神仙叩首俱精工流動可愛

○○○溫泉思古

葛山樵人

蓬萊宮盡野人家山色猶青接太華流水長溝空蕩漾蒼煙古木影欹斜雲迷笑裏傾城色春老池中解語花惟有驪山山上月當年曾照舞前霞

○○○溫泉

邢雲路

下用溫泉神事王何事勞靈淵涌出寰中第一泉似存火龍銜赤日真從丹竈吐青煙金仙不老烹神鼎瑤母長生賣玉蓮漢秦封千載後涓涓流盡白雲天氣骨可更不染俗如顏叔

緝玉錄

三卷

古

○○○溫泉二首

范守已

清沁雲根吐玉泉驪龍應抱火珠眠脈通銀海燒魚燭地近華峰長石蓮神女浪傳銷唾跡明皇虛費洗兒錢臨流欲滌塵襟靜翻恨楊妃污碧蓮其意象特異

石火陰然燎劫灰釀成神漢暖如醅春生玉龕飄香膩波繞銅池煮翠苔繡嶺宮湮勞想像華清名在可徘徊堪憐舞罷霓裳曲鼙鼓漁陽動地來

○○○夏日同武叔卿吏部遊溫泉

南師仲司業

離宮西去接長安。檜栢森森望裏看。雲氣不隨香輦沒。泉流豈爲翠華寒。參差臺榭風霜古。寂寞

寢驚蒼歲月。殘半世爲郎頭共白山。靈應笑漢

臣冠翩翩有致

、○武吏部邀同南太史遊溫泉

王廷詔襄陽人

層巒環合俯陵丘。澗底靈泉日夜流。駐輦臺荒

緝王錄

三卷

五

仙露冷迴鑾。逕古碧苔秋。六宮羅綺歸清夢。一

代豪華入暮愁。爲擬濯纓仍遠眺。峽雲漠漠淡

松楸清安

○○○同南太史王山人遊溫泉 武之望

翠輦當年駐九龍。魚鳬猶對舊芙蓉。苔深七聖

祠前砌月冷。朝元閣上峰。無復催蒼傳羯鼓。空

餘流水亂歌鐘。豪華一謝都如夢。遮莫青山暗

幾重

、○華清懷古

章玄應

華青春少綠芊芊。世變浮雲豈偶然。妃子自應銷玉骨。胡兒那憶賜金錢。錦江駐蹕乾坤隘。靈武回軍日月偏。莫向東風歌此曲。水聲終古恨難前。

、○華清懷古

沈雄歸安人

遠持使節過華清。撫景追思感慨生。紅褪池蓮猶逞色。翠銷宮柳尚含情。塵埋繡嶺朝雲影。風送朝元莫雨聲。千載荒涼誰是主。任教麋鹿自縱橫。

緝王錄

三卷

十六

、○華清宮

王蓋

一曲溫泉漾玉池。上皇曾此醉淹時。苑邊驕擁笙歌遶。花底粧濃錦繡迷。七夕有期人已去。千

門無主柳空垂。可堪往事多成慨。惟有山頭明月知。滑淨

、○遊華清宮有懷李謫仙 熊敦朴西蜀人

繡嶺曾聞駐翠華。珊珊環珮落朝霞。爭傳月殿霓裳舞。擬學星橋會合楂。家字太化綠王孫猶載酒。歌

成供奉卽辭家。高家已妬楊家怨。一片浮雲萬

集 335—271

古遮格力好

、○華清懷古

梅國樓麻城人

雕輦從遊事已賒。驪山宮闕自年華。脂凝翠黛
隨流水。淚染紅粧。落晚霞。一片白雲迷故國。半
簾疎雨淡人家。應憐賜浴池。仍在會照當時解
語。蒼皎潔

、○繡嶺

盛宗伋

東西繡嶺執嵯峨。百卉鮮妍景色多。叢綠遍山
依怪石。落紅滿澗。逐流波。鑒與日莫迷歸道。蒼
緝玉錄三卷 七

鈿遊闌墮秀坡。往事不堪惆悵久。凭欄近夕聽
樵歌。

、○白鹿仙觀

彭昭教諭

不到瑤壇歲月賒。藍珠宮闕護煙霞。養鵲成鶴
今凌漢。種子為桃。又着香露研硃書。寶籙藥
爐。伏火煉丹砂。老君自有昇仙跡。何必尋幽訪
太華。散朗多姿

、○石龕禪林

前人

梵王宮殿聳崔嵬。石龕峰頭接上台。勝境有僧

塵不到法門。無鎖畫常開。風前竹影當窓動。雲
外鐘聲出洞來。一卷經翻明月下。夜深驚起鉢
龍回。

、○登石龕寺

胡侍鴻臚卿

拄杖綠雲躡翠微。曇花如雨晝霏霏。七重香刹
天中出。百丈玄泉樹杪飛。野鹿避人趨竹嶺。山
僧迎客換荷衣。向平婚娶行須畢。覽勝探奇定
不歸。

○○夏日同武叔卿遊石龕寺 南師仲

緝玉錄三卷 六

石龕泠泠不記年。曇花猶自擁諸天。晴嵐倒映
金沙月。淡霽斜封繡嶺泉。到處香生堪問法。坐
來鐘定欲逃禪。相看頓覺塵心遠。徙倚蒼苔起
墓煙。景工致遠

、○武吏部招遊石龕寺

王廷詔

野寺蕭條枕亂山。携樽策杖共躋攀。鳥窺石龕
寒流咽。僧臥幽扉白晝閒。澗谷晚霞橫檻外。滋
畦空翠滴林間。到來頓悟無生理。欲向禪宗一
叩關。

同南太史王山人遊石龕寺

武之望

梵王宮畔瀑寒流，石龕天然貯碧湫。過嶺白雲
封玉峽，擎天老樹暗飛樓。脫空賸有前人塑，汲
水牽生異代愁。往事荒涼成感慨，漫將尊酒共
淹留。

題溫泉

薛瑄

唐家天子愛溫泉，故起離宮繡嶺前。山上朝元
金作屋，院中湯井玉爲蓮。錦兒曾泛當時水，香

緝玉錄

三卷

九

木還聞舊日紅，賜浴未終輦鼓動。苦池流恨自
年年，空漱如鏡

登驪山

王三錫

內江人

驪山萬疊俯秦川，絕嶠層層接遠天。草暗露臺
周燧沒，雲連粉社漢風傳。坐來太華峰頭並望
盡黃河塞外懸，百二雄圖今古地空懷王氣夕
陽邊。

長安懷古

樊英

御史

金城天府古長安，勝槩無邊入望寬。噪噪民

周禮樂熙熙，文物漢衣冠。黃河環遶青羅遠，華
嶽高擎玉笋寒。山鳥也知人世變，年年啼恨向
林湍。

驪山懷古

前人

遙望驪山翠靄間，幾迴如向畫圖看。泉通遠近
蓮池暖，雲鎖東西綉嶺寒。形勝嵯峨臨渭水，烟
嵐縹緲接長安。感懷更上朝元閣，落日蒼涼獨
倚闌。

溫泉懷古

前人

緝玉錄

三卷

二十

仙子昭靈閣至仁，驪山幻出萬年春。氤氲每訝
通腸谷，膩滑曾聞浴太真。蓮座紅疑花萼艷，御
溝綠漲蘚苔新。龍興幸處人何在，輦路淒涼倍
愴神。

華山

薛瑄

馬首嵯峨見華山，三峰削玉最高寒。層陰舊接
黃河水，秀色常連紫氣關。只有烟霞生澗谷，總
無塵土翳林巒。西還更與山靈約，擬上雲梯仔
細看。

、○地震祭西嶽

章玄應

樂青人

太華峰頭雪未消，千岩萬壑盡瓊瑤。蓮花倒插青天杳，仙掌平臨地斗遙。白帝有靈分造化，蒼龍無跡起塵囂。從知重載坤元久，可使三秦浪動樵。

、○望華嶽

楊慎

白帝真源紫界封，金天削出玉芙蓉。高擎零露仙人掌，俯瞰明星玉女峰。陽壑春留千歲草，陰岩雪蔭四時松。頻年來往塵埃裏，敢向山靈問遺踪。

緝玉錄

三卷

王

○○仙掌

曹璉

永興人

巨靈仙去杳無蹤，一掌猶存鎮華峰。捧露釀成金沆瀣，擎天削出玉芙蓉。雲生絕頂迷歸鶴，雨霽丹崖起卧龍。最愛攀緣翹首處，天門祗隔兩三重。

、○華山

楊一清

萬朵芙蓉鎖翠烟，紫巖千仞入層巔。扶桑弱水蒼茫外，積石龍門指顧前。獨望丹梯懷捧日，浪

傳仙掌可擎天，禳火却虜須神力。早爲蒼生解倒懸。

、○登華山

王雲鳳

一峰便覺衆山卑，不說神仙也自奇。地擁綠雲光靉靆，天垂碧海浪參差。千尋空谷傳呼吸，萬里清風入肺脾。欲向丹崖題姓字，恐教猿鶴笑塵羈。

塵寰名利漫紛紛，到此何須著耳聞。井泛紅霞蓮十丈，泉生香露酒三分。野人慣續登仙譜，俗

緝玉錄

三卷

王

士空傳佞佛文，未向泰山小天下。欲登高頂看浮雲。

、○登華山同喬白巖

欲剪溪頭一段雲，陳搏洞口坐清薰。路穿裂石寸步險，山到中天數尺分。日月崖寒晴作雨，玉泉院寂午如曛。白巖獨上西峰頂，費我招呼總不聞。

、○登華山

進王虎谷

喬宇

巨靈遺跡迥難攀，白帝西來控玉寰。日月雨九

生石上。虹霞千丈繞岩間。地高長有蛟龍窟。天
近偏嚴虎豹關。願惟同遊王子晉。浣山先載玉
笙還。

、○陳搏

王九思 鄆縣人

華山隱士。美圖南。高卧於今。尚有龕花鳥。多情
誰作主。雲霞無恙。夢猶酣。玉峰臨路空勞望。鐵
索懸崖不可攀。我欲東尋劉禹錫。結茅同住碧
巖巖。

、○雲臺觀

李夢陽

緝玉錄

三卷

三

雲臺觀。枕玉泉。涓翠削三峰。對不移。窓裡山光
時隱見。晚來雲氣碧。淋漓醺辰絳。節朝羣帝。天
路金童引鳳螭。頭白掃門憐弟子。斲松石。凝白
苓滋。

、○望希夷峽

康海 武功人

名山佳氣鬱嵯峨。望裡風烟暗薜蘿。萬壑春開
青錦障。一淙晴下白雲窩。空將戶解傳茫昧。自
覺天工厭琢磨。夫子若無驢背笑。陳橋誰識大
人詩。

○○第一關次聯句序上遂菴先生

前人

拂曙披雲到此關。喜隨綦履望名山。芙蓉半出
青天外。沆瀣中分白石間。定有神功扶帝力。豈
須靈藥駐衰顏。攀蘿未覺尋行倦。細和新詩及
暮還。

、○遊華山

張翰 騰驤衛人

平生夢想華山高。此日登臨興益豪。路入雲臺
烟合樹。亭開泉院石翻濤。好花綴嶺名難識。絕
巘升輿髮欲搔。却憶希夷空遠跡。翠微深處有
人招。

緝玉錄

三卷

三

○○遊青柯坪

溫純 三原人

削成絕壁倚危梯。剛到山腰界影迷。爲近天門
尋白帝。故從鳥道挂青藜。脚歪欲併峰蓮吸。得
句先携玉女題。正好乘風凌絕頂。歸來恐作退
之啼。

盡日探奇恣壯遊。幾番回首憶秦州。依稀紫氣
從關過。宛轉黃河入檻流。舊國城連芳草合。昔

賢丘與野烟。而今北極須良佐。誰學長安倚
萬秋。一老神骨殊部

○○○華山

秦文臨海人提

攀藤梯石望三峰。步到清奇見化功。龍劍騰驤
初出匣。峨冠突兀聳層空。九河浪盡日明海。六
幕雲低人御風。軒睡老仙何處是。落霞飛映井
蓮紅。

○○○遊華嶽

東郊華州人

尋真遠躡碧山頭。閭苑瑤臺任意遊。翠栢幾株

緝玉錄

三卷

王

龍紫洞紅桃萬樹遶清流。興高却厭鶯花戀心
靜。頻食木石留。穩睡神仙知我到。應來同酌醉
芳洲。

○○○遊華

東漢

山路登登絕巘頭。芳春相引壯追遊。望中晴
千峰碧。天際黃河一線流。花信催春憐上節。山
靈愛客苦淹留。石壇徙倚清樽盡。方士何勞話
祖洲。

○○○太華

張柳潼川人

萬仞凌空北斗平。遙乘黃鶴步虛行。天門有路
通霄漢。石室滋香徹太清。甘露朝從仙掌落。玉
泉時向井蓮傾。山靈會有神仙過。飛下二峰老
樹精。

○○○登嶽廟樓

朱應登

灝靈樓畔三峰峙。永奠高居侍玉皇。簷外日高
金榜動。谷中雲起紫芝香。祠官故事西風遠。聖
主如擬北極長。八月涼風坤岳靜。旌旗龍興杏
何方。

緝玉錄

三卷

王

東壓黃河勢已雄。更臨西嶽俯遙空。荆峻總出
三峰下。灞滻都歸九曲中。絕域衣冠通上郡。行
人車馬入新豐。秦陵漢時依然在。擬賦西都恐
未工。

○○○望華山

胡松滁州人

茲行豈亦係前緣。春日晴臨十八盤。玉女峰頭
雲自散。青柯坪上露初傳。傍崑崙草時堪拾。絕
頂丹霞淨可餐。石井陰陰足涼冷。便從雲磴叩
天壇。

三峰之上綠鸞翔。三峰之下玉龍懸。青霄萬里開一線。北斗星坪看點烟。似有飛仙移絳節。齊從玄女乞金蓮。招搖欲問長生秘。白石紫雲滿天。

、○觴清柯館書壁

盛汝謙 桐城人

綠樹晴雲太乙東。薰風清繞灝靈宮。青蓮峻削星辰外。碧玉潔洞澗道中。目縱關河窺色象。心回宇宙悟鴻濛。萍逢此際歡無極。歌罷呈華炷已紅。

緝玉錄

三卷

王

、○登莎蘿坪

孫永思 蒲州人

莎蘿坪上雪光殘。白石磷磷鳳竹鮮。人在上方。拔玉柱雲從仙洞擁。青蓮紫芝黃鵠誰同侶。瑤草丹丘不記年。莫問希夷巖骨處。古今踪跡總堪憐。

、○華山登眺

張瀚

三峰壁立與天齊。雪滿空山信步躋。玉井吐花明碧漢。石門飛瀑洒丹梯。近人猿鶴調絲竹。出岫烟霞擁杖藜。擬向仙靈問真訣。珠幢絳節

中迷。

路入青柯挹紫氛。栖玄深處覓裴君。從知軒冕非身計。已覺仙凡此地分。峪裏寒光生積雪。林端清吹住流雲。持觴正對龍潭月。山郭疎鍾不柰聞。詩体骨不凡

、○莎蘿坪和孫代巡韻

前人

蘿滿巉岩莎映川。寒山蒼翠晚猶鮮。黃雲影落三河水。青霽光搖十丈蓮。御道草荒餘漢跡。宮娥仙化憶秦年。紅顏羽翰尋常有。醉把金漿漫自憐。

緝玉錄

三卷

王

、○登山和宋代巡韻

前人

華山谷口晝陰陰。百轉崎嶇凌萬尋。挽葛鳥驚天井杳。弄莎龍起玉泉深。炊烟縹緲雲連郭。仙路高寒風滿林。緩步三台依石室。倏然悟得子微心。

、○登山

李攀龍

華頂岩巖四望開。正逢蕭瑟氣悲哉。黃河忽墜三峰下。秋色遙從萬里來。北極風塵還郡國。中

原日月自樓台、君王倚闕仙人掌願上芙蓉露一杯

縹緲直探白帝宮三峰此日爲誰雄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日盡天回望裡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太華高臨萬里看中原秋色更漫漫振衣瀑布青雲濕倚劍明星白日寒東走峰陰搖砥柱西來紫氣屬長安自憐綵筆驚人在咫尺天門謁

緝玉錄

三卷

元

帝難

徙倚三峰最上頭蕭條萬里見高秋蓮花直撲

青天色玉女常含白雪愁秋杪雲霾沙漠氣岩

前日暈漢江流停杯一嘯千年事不疑人間說

壯遊

四詩高華雄峻直欲吞諸家

登華山

莫如忠 華亭人

華嶽嵯峨接大荒關河眺迥入微茫希夷峽口雲封榻玉女盆前雨洗粧地湧三峰蓮作相天留半月石生光興來直欲探奇絕醉倒仙人露

掌傍 清新有致

答于鱗寄登華諸篇

王世貞 姑蘇人

落日中原太華陰客携秋色獨登臨俄添岳掌蓮峰峻忽入關頭紫氣深六著仙人邀對博三漿玉女醉還斟誰憐此地餘秦觀西望雙懸萬古心李高王駿可稱伯仲

登太華寄興

陳其學 登州人

萬烟信起豁塵眸別館風微遞葦收細路猿啼青嶂合幽龕鶴夢白雲浮擬隨藥井和金闕浪

緝玉錄

三卷

三十

說蓮池泛鐵舟携手層陰掃岩石恨無謝朓與

同遊

芳月行春落鴈初鈎梯綠盡見何如三峰倒景

黃河外一逕通垠白帝居露瓜半依靈草拾洗

頭新傍曉烟梳虛徐亦會縋雲下却憶乘風倚

化祛 能另開靈秀景况

玉泉院記

楊九澤 華陰人

玉泉道院水溶溶石上閑亭對碧峰幽徑落花春去早疎簾斜日燕飛慵窓含翠岫晴嵐色雲

斷長溪雨屋風洞裡睡仙何日起不堪吟罷繞林鐘

、○青柯坪

前人

誰向山腰作道家蓬門鎮日鎖煙霞笑看童子拾新菜背指鶯兒落野花歷歷泉聲穿竹去悠悠樹影傍厓斜不因霖雨催人急兀坐石嵌煉玉砂

、○望華

楊美益

攬轡欣瞻太華巔丹青影落半空蓮浮浮靈掌

緝玉錄

三卷

三

雲間動隱隱樓台象外懸光映三台森列宿松

餐五粒憇諸仙鐵繩何日攀霞磴試結名山種

藥緣

、○客途乘興偕近峰年兄登華嶽晚止莎蘿

坪感賦

范懋和

富源人

壯氣生平低五嶽兩經太華竟如何仙人竹杖

不可得絕頂烟霞空自多孤掌雲中掌日月三

峰天外照星河幾能脫然一騁望極目塵寰狂

嘯歌

、○華陰道中望月

劉曰村

南昌人

西極高臨太華峰金天削出翠芙蓉蒼龍倒掛

千山雨石馬長嘶萬壑風日射井蓮仙掌麗雲

垂瀑布玉泉通乘鸞便欲凌烟霧絳節霏微白

帝宮亦曠朗

○○謁嶽廟

前人

西嶽高標太素宮虞廷禋祀萬年同雲台重鎮

杉松合天柱雙擎日月雄特地關山盤虎豹有

時雷雨走蛟龍秦中自古多形勝應識先天造

緝玉錄

三卷

三

化功骨氣沉雄

玉泉道院

郭良

華陰縣人

丹氣細縕散紫霞山孫亭外有人家閑雲自在

隱塵世流水幾番浮落花入座猿聲啼谷樹當

門虎跡印溪沙神仙未了南華夢栢子香消日

未斜

體詔

、○中方仙橋

前人

方梁橫玉駕飛虹絕壑深溪有路通翠壁雨餘

雲作檻碧霄烟淨月爲宮步虛聲落朝元珮夷

險名高濟世功我欲扶藜凌紫氣不須騎鶴下天風

、○仙掌朝陽

史紀 華陰人

天霄雲空景象生岩堯仙掌俯秦京千年極望含元氣一、直高撐入大清帝鳥聲中迎曙色烟蘿蔓上掛疎明惟窓吟倚起孤興快我辭官歸隱情

、○水簾晴瀑

前人

千尺山巔瀑布飛不關仙分到人稀珠璣零落

緝玉錄

三卷

三

濺玄圃水玉併幪遮翠微滴滴澄流堪作賦洋洋終日可忘饑蓼紅蘋白秋風起欲把綸竿上釣磯

、○玉泉道院

前人

華山道士自幽然結屋臨流讀太玄岳色參差來枕上水聲詰曲到簾前鬼神夜守燒丹竈鶴鹿閒眠種玉田聞說陳搏三百歲猶言無分學飛仙

、○中方仙橋

前人

天丁役力鬼工成人在秋虹背上行高入紫霄通鳥道下臨赤壤小咸京蘭香佩玉朝金闕子晉吹笙弄月明萬籟不鳴秋夜寂清風飄落步虛聲

○○石峽丹梯

前人

懸磴層梯萬丈攀襟前樓閣是長安回看脚底飛雷雨似覺身邊生羽翰玉輦不來仙仗遠霞冠歸去紫芝寒新豐樹色依稀在不見祈靈太乙壇

緝玉錄

三卷

三

、○蒼龍鐵鎖

前人

峻嶺橫斜勢自翹如龍蟠曲遠迢迢煙霞一徑通霄漢絙索千年鎖沈寥漸近天門神轉邁回看人世骨應消悠然忽聽長松下白髮黃冠吹洞簫

○○雲峰古洞

前人

石洞誰能料淺深等閒不見道人尋碧桃花謝有春夏朱草葉生無古今雲出定知龍作雨日暉還見鳥歸林夜涼如洗微風過似有仙人彈

玉琴

雲庵醴泉

雲庵庵下水泉生，冷浸雲根自作泓。日暖注歸
醴酒甕，夜涼聲在煮茶鐺。寫經和墨芳馨潤，漱
玉臨流齒頰清。此地道人有真樂，笑人奔走役
微名。八詩骨秀時作佳語

鳳樓校諸生望岳

許平遠

華嶽無山可與齊，我來高閣坐凌虛。仙人日下
長舒掌，玉女雲中巧露裾。斷壁蒼煙車馬絕，寒

緝玉錄

三卷

圭

霄孤月奕棋初，乾坤老眼浮雲外。不到三峰已

廓如。

鳳閣嵯峨逼紫霄，三峰拱立兩相招。秋風有我

排闥闥洞府，何人吹玉簫。鈔氣常隨明月迥，蓬

心坐與白雲銷。深岩欲即希夷睡，却恐無情惹

世朝。

携爾諸生賦鳳樓，何如仙子步瀛洲。已看瑞氣

還光岳，不少文芒射斗牛。曉日斜臨仙掌動，秋

雲故傍野岩浮。誰將赤手摩蒼昊，吞吐河山百

二州。敬菴詩清舒有韻致。

望華

陳子陞

五岳尋真興未酬，三峰勝槩竭來收。張翮谷口
烟初歛，漢武祠前翠欲流。苔蝕丹梯瑤草暮，花
飛玉井石蓮秋。那須身到明星畔，馬上看雲亦
壯遊。

林端飛磴自雲斜，鳥外層巒紫霧遮。誰爲金天

開一障，宛如瑤島結三花。玉漿松粒神仙藥，蘿

洞藜床處士家。自是此中堪避世，將因碎鈿煉

緝玉錄

三卷

圭

丹灶。

名山縹緲閱靈踪，秀入金霄瑞氣封。箭括通天

青一徑，蓮花撲地翠千重。日華東映標霞掌，山

勢西來帶雪峰。安得冷然馭風往，手攜三秀跨

茅龍。

太華三峰挿地雄，誰將孤掌摩鴻濛。芙蓉半掩

青天色，日月雙蟠白帝宮。石上有仙時跨鶴，雲

邊無樹不棲虹。自憐塵裏驅車者，愧煞松蘿一

枕風。

○○登華至青柯坪紀勝

前人

偶從靈岳訪真源。秀挿青冥勢自尊。潭底玉龍盤地軸。崖端雙鷲劃天門。攀蘿欲借金仙掌。散髮宜窺玉女盆。自有芙蓉三尺在。蓮花十丈豈須論。句句精神

穿蘿入谷巧。實緣風翠。繽紛墮馬前。兩腋風雲生。絕壑雙輪日月隱。層巖赤龍飛去。聞軒后黃鵠騎來。憶子先縱有驚人。詩句好。那堪搔首問青天。

緝玉錄

三卷

毛

萬里雄風送羽翰。青蓮綽約近相看。紅塵下界三千丈。玄圃中天十八盤。霞外五松毛女洞。雲邊六博叔卿壇。炎蒸未解詞臣渴。一勺靈池透骨寒。

望中烟朶氣佳哉。疑是三神海上來。坼峽靈雲高士卧。峭峰削壁巨靈開。銀河倒瀉晴飛雨。石鼓高懸晝殷雷。願結茅亭依玉井。不愁蓬萊又闕丹臺。

兩度仙坪迴俗駕。烟霞絕嘯興難忘。欲憑芒屨

青藜杖。更裹黃精白石糧。掌上芙蓉囊五露。頭沉漉挹三漿。還應坐肅中峰頂。手摘明星瞰太荒。

鐵索金梯苦未攀。半山堂榭亦開顏。秦城北漠寒烟外。漢闕南山夕照間。雲棧千盤平若齊。龍開一曲細如環。奇遊恨不通仙史。紫氣空留百二關。玉聖此六言詩。其公華詩俱在。視此誰爲然已。

雨中望嶽

李長春

富順人

緝玉錄

三卷

毛

霧雨冥冥岳色收。空憐灝氣倚高秋。携筇難問仙人掌。晞髮誰看玉女頭。濯後芙蓉青更媚。望來菡萏翠還流。祇應再訂茅龍約。煙駕終期絕頂遊。

○○登華

前人

三峰合沓落空青。仗轉芙蓉灝氣冥。鳥外行雲叩絕壁。鏡中飛瀑挂明星。參差仙掌晴堪數。迭蕩天門晝不扃。步躡已忘塵骨在。御風羽翰自泠泠。

、○望華

王世懋 蘇州人

憶昔貪奇登華頂，曾扶竹杖叩天門。只今爲吏心先折，豈有驚人句尚存。仙掌似招曾識面，蓮花誰種再來根。纖雲髣髴三峰上，疑是當年滌墨痕。
麟州詩清活可來

、○登岳飲玉泉院

曹當勉 江夏人

白雲洞口雨霏霏，絕頂攀躋此頓違。松檜烟濃迷客徑，薜蘿雲濕濡征衣。玄翁誰道遺骸在，遊子空憐促駕歸。地主有情留曉酌，玉泉小院卽

緝玉錄

三卷

元

仙扉 致清

、○登青柯坪

魏允貞

西來使者愛玄關，秋杪初登太華還。自有金天雄五岳，誰持玉節歷三山。鳥飛不到凌風處，足鑿無工盡日攀。華髮便應于此老，丹丘定與駐紅顏。

○○同沈太素丈遊華山爲別時直小至

李民質 華山人

峻嶒華岳秀靈鍾，有約登臨豈厭重。拄杖寒光

不盡移尊暮靄上，三峰風雨不減連。花色水雪寧侵玉女容，好共尋芳向絕頂。天門同歸茅龍。

歷險探奇興未休，因懷別喜片欲借。仙人洞避詔慚非處，上倚柱向吳門。寬自馬我從山谷返青牛，故鄉雲物今非遠。長山無須動客愁。

、○登華山

張維新

五岳寰中白帝雄，登登蠟屐躡鴻濛。三峰翠削

緝玉錄

三卷

卑

芙蓉出一帶黃浮，渭洛通絕壑。松濤吹片雨，回崖瀑雪舞。長風塵氛已隔，藤蘿外把酒天門倚日紅。

泰山歷落破塵眸，華岳孤標灝氣收。捫薜幾回凌絕巘，積壘九點辨神州。仙人露泛金天曉，玉女池涵太乙秋。詩侶何須携謝朓，盧敖一杖快茲遊。

、○登華岳

李應祥

山谷西來複嶂連，側開葱蒨出金天。眼空眺望

河流細力盡躋攀鐵綆懸絕壁猿愁難度客
崖龍去合巖仙登臨自喜渾忘險不作家書向
下傳

一上高峰溢容壺大觀幾欲盡乾坤往來似擁
真人氣語笑疑通白帝閣樹轉青柯千磴絕花
開玉井一峰尊道遥誰似神仙府三詔何勞到
石門

路轉溪迴知幾重振衣高處訪仙蹤千雲風削
金人掌濯露盆窺玉女容斗極仰探分咫尺中

緝玉錄

三卷

聖

原下躡入鴻濛千秋浪說秦王博柏箭猶傳在
遠峰

萃岳摩空紫翠紛躋攀今許破氤氲中峰突起

青蓮色叠巘傍羅石筍紋履鳥平凌天上瀑衣

裳不斷席間雲應知少吳司秋早六月寒生白

練裙

、過華陰有懷王華密 龔懋賢 四川人

憶昔分岐太華巔君留京兆我還川相憐蓬迹
紅塵外獨對蓮峰白日懸感慨舊遊人欲老樓

遲小隱菊方妍遙知結社江門處不取長途尚
着鞭

、登太華絕頂 李本固

手捫薜蘿處處幽探奇直上最高頭三峰糾浸
青天色萬壑深涵白帝秋東俯嶺頭蹲虎豹西
來河渭走龍虬馮虛一吊千年事大地茫茫起
暮愁

○○○登太華三峰紀勝 李 頎 湖廣人

石棧天梯欲度難扶筇吾自躡層巒行逢玉女

緝玉錄

三卷

聖

松蘿濕潤問金仙露可餐呼吸固應聞帝座禱

祠空復構靈壇携來居士青蓮色併作峰頭十

丈看

摩空秀色鬱蒼蒼百二山河接大荒泥取一丸

封四塞蓮開千葉坐中央天清霜雪仍前代月

轉風霆自下方玉策金符何處是惟餘石榻白

雲傍

憑虛萬壑盡風生北斗低垂漢闕明便可兒孫
呼太乙好將真宰問長庚猶龍紫氣關門度如

帶黃河岳麓行昏嫁向平今未了松蘿先與結

倦向東風枕石眠明星歷歷窗窗前鴻濛氣轉

三日沆瑤身依尺五天炊黍烟分丹灶煖林

薪地入爛柯偏龍泉拭罷封陰土色奪芙蓉萬

古鮮異軒詩綿麗清深與三峰並峻固是詩伯

望岳

范守已

峻嶒碧玉望中懸欲眺三峰隔紫烟祠有明星

堪避俗門容箭括可通天雲衣高護仙人掌瀑

緝玉錄

三卷

望

布常滋太乙蓮爲學長生憐勝地囊中惜少買

山錢

百登芙蓉簇太華層巒中有古仙家壺公室內

遺丹灶玉女峰頭落彩霞勢逼雲霄通絳闕青

連秦隴到龍沙欲從白帝尋真訣望斷藤蘿路

轉餘

冒雨上三峰絕頂

王士性

西來秋色滿長安拔地三峰秀可餐秦晉山河

千里迥微風一陵寒旁開地脉留仙掌對

入雲根護玉棺欲吸金莖學輕舉此身先在碧

雲端疎秀怡目

三峰突兀有天門萬仞丹梯尚可攀錢鏐斷岳

愁過鳥喙呀絕壁泣攀猿烟霞高護仙人掌日

月晴翻玉女盆咫尺五雲看北極瀾靈長自擁

乾坤

神功何日闢鴻荒岳峙巍巍肅兌方毛女吹簫

聞帝座蓮花承露浥天香東來山谷生雲紫北

緝玉錄

三卷

望

望長河入檻黃跨鶴便從支遁去將遊塵外任

翱翔二詩体氣博雅

擬登太華山不果悵然賦此

周弘禴

雲迷仙掌聽鳴鍾路向青柯幾幾重紫簡玄符

迎白帝黃棠碧眼駕班龍石羊避谷如相失玉

女遊春似可逢待耶萑蒲生羽翰他年飛上最

高峰二曹詩格奇采郁是巨靈開山手

遊華嶽

周弘禴

西岳崢嶸遠更青，巨靈削就接蒼冥。蓮花直上黃河水，玉女平臨^{身秀出}北極星。四海風塵仍郡縣，^{身秀出}二儀高下自清寧。愛拳仙掌登千尺，獨立躊躇醉眼醒。

〇〇登華山

沈良臣 東越人

攀援纜上華山阿，袖引天風下大羅。萬丈金蛇懸壁落，千年玄鶴舞青蘿。吹殘鐵笛還留響，着罷仙杯已爛柯。聞說希夷曾此脫，何由一扣渾元歌。

緝玉錄

三卷

望

危崖萬仞絕躋扳，仙子敲枰局正閑。我欲縱觀霄漢界，誰能劈破冥迷關。丹傳日月升沉內，鼎在煙雲變幻間。多少紅塵貪戀客，黃金那駐好容顏。二詩舊遺不作集次語

〇〇望岳

周盤 澤州人

岳色當窗翠作屏，嵐光靄靄逼人清。雲從玉女盆中出，月向仙人掌上生。遙望天門通箭括，直從石室探金莖。紅塵那共青山寂，一枕希夷夢不驚。

層巒翠嶺倚蒼冥，誰識金天有巨靈。玉柱峰頭藏帝宅，靈台硤畔鎖仙扃。瀑聲飛落千尋碧，蓮影高懸萬仞青。欲寫山光入圖畫，須從太乙問真形。二詩神骨峻明脫塵

〇〇希夷峽

前人

高卧岩扉春復秋，孤琴獨鶴伴清幽。半牕蘿月窺仙夢，一枕松風蕩俗愁。彩鳳謾留丹詔出，野心已被白雲留。山中剩有烟霞趣，不識人間萬戶侯。夷雅之度襲人

緝玉錄

三卷

望

〇〇再過華山阻雪望玉峰在雲霧中已不復見矣或者山靈見妬而不欲偶塵俗態耶
悵然志感

漫空朔雪撲征衣，歲晚天涯客未歸。匹馬應憐岐路滑，雙旌惟逐凍雲飛。層冰鎖合希夷峽，明月深藏玉女扉。記得孤城臨太華，芙蓉千仞亦霏微。

〇〇遊華岳

陳效 川西人

秦關幾度托行蹤，初躡金天第一峰。縹緲千尋

浮菡萏。過遺四眺。擁芙蓉。中條北拱。星辰近太
白。西聯隴蜀。封却憶。迹名宜此地。尋仙何日御
茅龍。

、○登太華絕頂

俞安期

作鎮金天。岳勢尊削。成峰石類。崑崙。周盤千里。
風雲府中。斷雙崖。日月門懸。掌仙人朝。捧露洗
頭。玉女夜翻盆。下都元與清都近。親切叢霄見
帝閭。

絕磴窮崖細細行。列山陳跡見分明。絃絲洞裏

緝玉錄

三卷

皇七

秦毛女。博局峰頭。漢叔卿。日出澗門。窺雨氣天
清。石鼓報雷聲。誰將臃腫形骸。換自信翻飛羽
翼成。

井上鉤梯倚石標。晨居高逐百靈朝。旄白帝
雲來往。鱗甲蒼龍雨動。捭河遠塞門天外。曲日
過濛汜地中。遥蒲池自古神仙館。携手明星坐
赤霄。

蒼藤虬桼挂三峰。靈異猶然入夜逢。吼月神人
驅石馬。呼雲酒姬挾茅龍。關門氣接千崖霧。陸

游陰連萬壑。松玉井醉眠香。不細中天枕席捧
芙蓉。四詩。或受求新故。安態意象各別。

、○登青柯坪

郭顯忠 大梁人

青柯偏自鬱龍嵒。駐節登臨意獨濃。平心雲霞
飛。蹇蹇半空蒼翠落。芙蓉坐當瀑布三千尺。眺
望關門百二重。長夏躋攀無暑氣。明朝還上最
高峰。

、○登華嶽

郭維禎 巫山人

太華差我接帝閭。問奇那得見靈根。撐持天地

緝玉錄

三卷

吳

仙人掌。傲歷水霜玉女盆。水澗松風寒白晝。洞
門蘿月易黃昏。登臨便覺塵寰小。始信人間有
岳尊。

劈岳何年有巨靈。三峰突兀入青冥。一簾飛瀑
疑穿石。萬丈懸梯可摘星。白氣升沉連塞漠。紫
雲飄忽盪滄溟。憑虛眺遠塵襟爽。欲學長生漫
采苓。

、○遊華山

南憲仲 渭南人

突出金天翻日月。回看北斗帶平岡。摩空山嶺

蒼龍背陟險人。聯白鴈行。隱映霞光。落箭折峻。嶒石勢下車箱。漸聽河漢聲如。注長嘯。劃然興欲狂。

夜雨霏微過碧峰。平明削出玉芙蓉。黃河如線三千。里紫氣滯關百二。封入谷偏宜風習習。隔巔惟有鳥雍雍。相携直到朝元處。彷彿雲間話赤松。

翠壁凌空俯上方。諸峰削立如相望。彈棋獨覺青天近。避靜應憐白晝長。踏破潭雲龍欲起。尋

緝玉錄

三卷

四九

生洞霧。鴈難翔。翻思謁帝乘春去。爲問真源自混茫。

丹竈冷冷不記年。青山倒影鏡中懸。仙家慣說仙人掌。玉女如擎玉井蓮。俯瞰四垠疑大塊。平臨萬壑洒飛泉。春風飄忽倦遊子。惆悵虛無憶惘然。

昔讀古人太華篇。今尋太華陟其巔。雲中品廟丹青合。天外仙蹤鳥鵲傳。百里蛟龍蟠石窟。千年松檜鎖寒烟。題詩應有山靈笑。却笑蒼生知

慕玄

神宮高閣遠烟迷。落日憑虛逐望低。無數玄猿絕壁。嘯一雙白鶴。古松棲坐。談月上三更。冷行見蓮開十丈。齊老樹杖隨不肯去。恐余臨除似昌黎。諸詩骨氣峻邁時。出警秀綽有高格。

登太華絕頂

慈谿文海袁茂英

爲探名岳解征鞍。曉入青柯曲磴盤。往笏便應朝白帝。杖藜聊自學黃冠。泉飛瀑雨千巖響。風濤松濤六月寒。出谷已知通筋栝。凌空直欲駕

緝玉錄

三卷

平

飛鸞

登岳

劉餘澤

蓮花萬疊夢曾攀。雙屐今停日月間。風御金天扶竹杖。霞餐玉井駐塵顏。欲通帝座非無路。不信人寰更有山。今夜吹笙調紫鳳。烟巒高枕未須還。

登華

趙岫

參差太華俯秦川。使者雙旌覽勝年。日月有門通箭栝。風雲無恙護金天。三漿朝捧真人露。十

大晴分玉井。蓮便欲乘之。生羽翰。招尋白帝門。
羣仙。

三山削就勢峻嶒。躡蹻攀蘿試一登。地。故千年。

翻落日峰高。五月踏層冰。蒼龍影動雲來往。玉

女池深氣鬱蒸。此去青天無尺五。好將彩筆醉

憑陵。趙詩如王恭月
下丰度悠然

、○陪李大宗伯登華山 王嘉命

縹緲真源白晝寒。春風浩蕩閭閻。欲窺塵世

三千界。須上天門十八盤。仙掌雲霞身後落。杜

陵烟樹鏡中看。金仙得授長生訣。何用緱山駕

羽翰。

、○登華嶽 魏允中

五岳平生如有因。杖藜一試華山新。簡書幸不

妨幽事。猿鳥俱能樂使臣。雨霽南山翻入渭。夜

涼北斗欲低秦。盈盈玉女池頭水。爲洗金城衣

帶塵。

秀色寰中第一看。強扶塵足路嶮巇。繞登半嶺

驚秦小。忽到中林覺夏寒。岩月印池潭。是碧洞

霞燒石。盡成丹風塵。回首傷多事。欲就長松掛

漢冠。清夷縣遠
殊有意興

○七夕宿青柯坪大雨 湯賓尹

昇輿石壁苦辛行。偃息青柯欲二更。鳥鵲香從

杯底渡。蓮花齊傍枕邊生。擬看天半明星近。忽

訝山空夜雨橫。墜葉啼猿聽不極。總憐病骨自

多驚。清韻自遠

○雪中望太華似岐東先生詞宗教正 吳鴻功 來蕪人

同雲影氣雨霏微。何事登臨願獨違。白帝深含

千樹色。蓮花遙共六花飛。詭來仙掌銀爲甲。望

處蒼龍玉作衣。天外南峰渾不見。當年避靜幾

人歸。

○華山 李維標 楚人進

巨靈手劈自何年。直撼青天十丈蓮。白日卧翻

高士洞。綠蘿閒傍野雲穿。風飄五舌笙常在。雨

洗千岩瀑並懸。試看微山經幾代。無如此地迷

芝田。

尋真白帝瀨靈宮，太乙高居絳節通。八水秋繁
天地色，三峰晴壓古今雄。山深鸞鶴棲相狎，谷
靜鸞花葬未窮。玉髓金精何處是，裴君只在碧
雲中。

危登幽巖絕點陽，層巒聳秀欲生香。金仙半嶺
飛鸞輅，玉女三山捧帝漿。高掌擎懸雙日月，水
簾迭奏萬宮商。野花啼鳥留真訣，駕茅龍遍
八荒。

從來累謫興悠然，不乞韓忠藥自痊。石馬已隨

緝玉錄

三卷

五

雲共迥修羊只合榻，爲穿仙家六博青。霄迴海
上三花玉井顛，縱有驚人佳句肯教高。微帝

閣前

李詩殊秀異清壯不讓難兄而
雖治自惟抑才不能自解耶

登華山同華陰令宋象微作

荷壁星

臨城人

玉井高臨入望奇，秦關百二雲西維。林開金碧
神居壯，崖折丹青御道遲。洞口欲尋毛女約，峰
頭重與羽人期。暫隨仙鳥雙鳬健，一蹶天門駕
赤螭。

重遊華山有感同馮少墟諸生
講於青柯坪

周傳誦

西安人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岳遊。爲問真源
尋白帝，非關函谷度青牛。五千仞聳星初聚，百
二天開氣欲浮。惟有當時觴咏處，西風牢落不
堪愁。

岳頂歸至青柯坪示同遊道人

袁宏道

飛鴻是處有遺蹤，題破蒼崖霧幾重。把酒真形

緝玉錄

三卷

五

圖五岳難將奇句答，三峰山臞未老身。慚崔雪
頂歸來枕有龍，紫蕨黃精君記否。鐵犁溝下舊

村農

謾謾有林下風氣中
即固口吐烟霞者

華山

畢懋康

太華三峰疑鑿開，西天諸海小如枯。玉泉不
赤龍卧，金母欲遊青鳥來。白石紫芝千歲藥，丹
樓翠閣九層台。縣岩老樹今成石，秦帝鑒興安
在哉。

武帝求仙此築壇，道人爭進紫金丹。雲龍

過仙掌樹想蜺旌列漢官雨暗黃河蒼野闊風
擺玉井白蓮寒金湯百二隨人重何川山關泥
一丸。

登華岳

馮珣 臨州人

華岳峻嶒烟霧濛三峰矗矗倚遙空幽岩窈窕
車廂入曲徑逶迤箭括通仙掌孤懸青嶂外飛
流遥掛白雲中希夷雖未傳真訣直欲凌空一
馭風

峰劈蓮花幾葉開茫茫蒼翠逼人來洞門雲鎖

緝玉錄

卷三

玉

迷瑤草映口泉飛點石苔玉井含光連島嶼金
天倒影接蓬萊平生信有各山約隨處登臨共
酒杯

天門顚氣望中收落水寒濤大壑幽策杖雲巒
青不斷引杯泉石碧同流蒼龍嶺畔霞光滿玉
女盆前雪浪浮世路悠悠俱幻夢尋仙此地是
丹丘

谷口尋真杖屨從穿雲疑是跨茅龍衣牽薜荔
千重色脚踏烟霞幾十峰欲洗埃塵餐沆瀣直

板星斗摘芙蓉放歌好向簪橫卧又恐關門紫
氣濃

二華高臨白日低們蘿躡磴一攀躋懸流噴雪

千峰落薄霧凝寒萬壑迷樹引曲藤牽翠岫雲

連峭壁擁丹梯滿毫好藉山靈重直欲磨崖共

醉題諸詩什格高朗而秀警自如題詩紀開

詞盟茶壺傳大宗師過敝邑以詩吊先太

史倍極揚詔伏讀感激無地謹上七言近

體四首 康萬民 武功諸生

緝玉錄

卷三

玉

柱史飛揚翰墨林清霜白簡自丹心廟堂重倚
夢龍業家世原承傳說霖按部埋輪官似水匡
時草諫筆為簪懷人留贈陽春曲騷雅重聞正
始音

問俗乘驂下里過敢勞白雪郢中歌先朝太史

陸沈久一日新詩標榜多春律乍蒙吹黍谷薰

風何幸到卷阿只今柱後推綱紀惟有法星照

絳河

綉斧持巡八郡平旌旄指處失攬轡問問口碑

逢人頌父老。壺漿夾路迎。名姓蚤。看標魏闕。詞壇久已狎。齊盟丹青。畫閣千秋事。此日先多水。葉聲。

中秘書。窺萬卷書。仍銜玉節下扶輿。一時望重。

青驄馬。千里風清白。驚車山岳動。搖饒氣。聚文章。

章聲價。自璫璫。可憐海內多烽火。更藉絲綸輔。

帝居。此康對山孫也。好吟詩。亦清亮有祖風。

○○立春有感

王麒實難縣人

白髮催人歲又移。病魔尤勝去年時。舊方頻換。

緝玉錄

三卷

圭

難尋藥。古硯常封。每廢詩。試看燕旂明。絲綉重。

轡牛背。亂春旗。佳人却喜春光好。十二樓頭舞。

極枝。

○○送彭總制入朝二首

東山詔下鳳還來。重惜當朝將相才。千里旌旗。

驅閃爍。九霄雲漢爛。昭回龍飛。淮甸蒼生舞劍。

出鄧城。夜魅哀去去。手看扶日月。棟梁信是萬。

年栽。

韓范當年負上勲。曾排鵲陣掃鴉羣。紅雲欲作。

八方雨。紫詔先飛五色文。我向天山看鳳翥。恐教幽谷有芝焚。此行誰識先生意。景在桑榆愛在。

○○送潘大恭先生

青瑣名高第一班。曾將諫草逆龍顏。一番民瘼。

肝腸內。萬丈英風天地間。結就寒霜驚草木。釀。

成春雨潤河山。巡遊百二迢遙路。只有新詩伴。

往還。

○○送王念憲

緝玉錄

三卷

圭

持斧西來足。陞畿河。山中二主生光春。歸堂上。

空飛雨。月滿臺端。法散霜墜口。珠璣皆道義。耀。

人星斗。是文章。錦江題柱青雲客。不負勲勞重。

廟堂。

○○送同年許都憲

記得瓊林帶咲看。而今民瘼係臺端。棟梁資世。

謀先壯。憂樂關心苦亦安。花濕錦城春。日河風。

清夷塞。夜霜寒草堂。西畔巡遊地。杜老猶思步。

未難。

、○寄畢方伯同年入覲

旬宣事業重朝堂。版籍生光草亦香。百二河山
高響。壯。清。秀。玉。寬雨露三千客。路觀君王山東宰。相歸豪傑塞
北風塵繁肺腸。聞說長安好消息。近來老稚頌
甘棠。

○初春回文和閨少恭子明韻

陽春布煖薄冰消。綠野抽新染嫩條。霜瓦滲花

晞曉日。竹窓鳴雨送寒朝。蒼松愛宿驚空鶴。碧

沿分。明朗玉簫長。晝喜人佳景。媚堂前繞砌出

緝玉錄

三卷

五

青苗。同讀更新

○送劉方伯年家

彤墀曾共試春衣。此日層霄獨自飛。一帶生靈

勞撫字。三秦草木倍光輝。風霜尚記寒烏府。諫

草曾焚出紫微。黑髮人豪應入相。長才補衮似

君希。

送彭太保濟物先生致政歸蘭州

名滿天涯功滿朝。烟霞隊裏此排朝。鹿門草屨

詩常健。栗里花黃酒半消。金紫照人供放浪。笑

談隨杖。縱逍遙。春來乘興閒舒嘯。時看落紅處
處飄。

、○經秦皇墓

魯文 潼川州人

祖龍何事苦東巡。僊駕歸來塚草新。項籍已飛

三月火。子嬰猶醉六宮春。元來滄海殊無樂。却

是芒山暗有人。自古乾坤屬真主。驪山山下好

霑巾。

緝玉錄

三卷

本

緝玉錄卷四目錄

七言律二百七

過漢武陵

劉成穆

喜友見訪

韓邦奇以下三首

送兩洲宗伯

送慧岩歸舟回夜泊野渡頭

曲江

管 輯以下二首

興慶池九日登高

翠微宮

張治道

緝玉錄

四卷目錄

一

遊仰天池

王用賓

遊終南山

王 鶴

沉香亭

李 蘇以下四首

登慈恩寺浮屠

曲江池

望南山

過漢武帝陵

秦可貞

藍田道中遇雪

楊一清

藍田道中寫意

李遜學

四呂遺祠

王雲鳳

三皇故景

榮 察

輞川

何景明

輞川謁王右丞祠

白 悅

甲午中秋駐節藍田同輞川榮子兩峯李

子飲五溪蕭子行臺用少陵九日藍田

詩韻一首

白 悅

西園八景詩并序

錢 溥以下四首

蒼松軒

緝玉錄

四卷目錄

二

牡丹圖

龍頭雲

門外柳

藏書屋

陳 俊以下八首

洗硯池

蒼松軒

牡丹圖

龍頭雲

門外柳

繡衣記

太史銘

西園草亭

前題

送張御史之南臺

送大司馬王公致政還三原

賀太子太保冢宰王公三年榮滿

送冢宰王老先生致仕還三原

金牛峽

西河滾浪

蒼帝陵

次韻

白水懷古

次前韻

白水道中懷古

秋日早行

訪石處士

龍門二首

吊漢太史公墓

蘇武墓

挽蘇公墓

韓城詠古

鎮安署中有感

鎮安道中二首

花河春漲

文公祠

過韓文公祠

謁韓文公廟

謁蒼史書院黃崖李叅伯讌欸

翠巖閣

龜山登高

遊龜川

李盛

劉維新

葉夢熊

王盛

梁元

鄧山

張黼

李遜學

南鏗

李素

李應和

吳顥

陳棐

王光濟

任慶雲

趙載

西巖洞	任慶雲
任太拙沐亭	閻宇
贈商州任處士被封	毛紀
葉門貞烈任氏	馬聖
度任嶺	趙鯤
度殺虎嶺用韻	陳棐
題龍洞用韻	萬愛民
藍橋道中	和光宗
春日阻雪謁文公祠	陳栗
緝玉錄 卷五	五
遊輞川	邢雲路
遊輞川	陳文燭 以下三首
出輞川	
謁韓文公祠	
醴泉邑中	鄧山
題涇水	郭昭
過汧河	陳情
醴泉縣句六首	喬宇 王鳳
過醴泉	李遊學

過醴泉	南淵居士
暮春登九嶷山步巉南韻	孫璫
送師達論醴泉	湯賓尹
入醴	鵠寄齋
紫雲樓	王傳
說經臺二首	朱應登 陳其學
小仲山	喬奉先 以下二首
瀛洲	
緝玉錄 卷六	六
渡渭	趙岫 以下六首
普光寺	
莊河村主人	
山行	
茂陵	
興安寺閣讀故觀察劉公恩徵留題	
蒲城道中三首	伍福 李遜學
光國寺塔	李遜學
吊孟姜女三首	劉欽順 唐錡 薛應旂

過姜女祠四首

田龍

登閼防亭用李白韻

劉崧

過大佛寺題

魏謙古

元日寓邠州

金猷民

暮過閼阻雨

趙鯤

東湖柳浪

王麒
以下十四首

北沼荷風

古鍾春月

交虛晚照

緝玉錄

卷七

七

稊墓秋烟

靈山閣雨

玉窩派泉

蕭臺引鳳

鏡水拖藍

麒山拱翠

蘇公古柏

良塚遺基

章臺花塢

渭水苔磯

東湖雜咏

段猷顯

周公廟

邵弘道

同霍山縣尹楊楠遊岐山廟二首

成始終

周公廟二首

陳始終

五丈原諸葛廟

何景明

道中遇雪

胡松

磻溪釣臺

何景明

緝玉錄

卷八

八

終南晴霽

楊一瑞

周公廟訪吳山人不遇

楊楠
以下二首

遊寶相寺題壁

遊遠愛亭

魯懋

次元人魯吳興遠愛亭韻

王綸

登扶風遠愛亭

范吉

賢山寺畱題

張大

同王司訓遊賢山

王

望馬伏波祠

劉念

登山有作四首

丁泰亭詩
曹建順忠

詠吳山廟二首

趙銳

吳山

楊一清

秋霽望吳嶽

任維賢

登吳山二首

邢雲路
閻欽

漫興

浦銖

吳嶽廟

孫永思
以下二首

登吳峯

緝玉錄

四卷目錄

九

讀可泉胡中丞志序并望嶽詩有懷

謝少南
以下二首

晴雨巖懷文谷孔丈丙午歲與文谷遊天

台宿寒岩寺懸崖灑溜與此正同

再遊吳山

呂時中

望吳山二首

梁汝魁

陟祀吳山二首

胡才

登五峯頂

莫抑

吳山紀興四首

方新

飲會仙峯下

楊世卿

夜宿吳山賦呈呂憲長周少叅

鄒守愚

祀四鎮登山雨晴

張祉

崆峒

陳講

宿崆峒

方新

夏日携僚來登崆峒

羅漢

宿武關驛

江公時
以下二首

香爐

緝玉錄

六卷目錄

七

王母宮二首

林廷選

過六盤山

劉大謨

長至後過六盤山喜入隆德

王聘賢

過隆德次壁間王計部韻

龍膺

九日登山有感

劉國華

山行

李若素
以下二首

味隆德菊八月開

韓藩暖泉十首

鄭本立景文苑蕭原董世彦具同春玉體復許學遠梅園樓郭顯忠

韓藩山莊二首

李學禮蕭原

崆峒

張世則

暖泉三首

湯賓尹題

子午谷

王雲鳳

金牛峽

向鍾

乾明寺

南山居士

五雲宮

石無用

緝玉錄

卷八

土

子房山

甘茹

桓侯得城有感

張頌

洋水漁人二首

楊潯

道上書懷

許后崖

時邊方多事忽聞奏凱

徐彥登

謁武侯祠

沈九疇以下二首

望五丈原

過武侯祠有感三首

黃輝

鄴都山二首

石無用

柴關

甘爲霖

松林驛同鴻所夜坐

張景賢

登紫柏山漫書

牟朝宗

過柴關

陳以勤

宿秦郊舖

李遜學

石泉舟行四首

黃文瀚

登石泉城樓二首

項思教

香栢崖舟行

李本固

過馬嶺見刈麥

祁光宗

緝玉錄

卷八

土

饒風嶺

任惟賢

饒風

趙鯤以下二首

朱守臣和公彥威統制楊公再興死節

雲霧山

譚綬

宿羅漢寺

王一麟以下二首

過龍湫

登太平山

仙女洞

任大仰以下二首

古嶺

夜泊洵陽

李維禎

洵陽江行偶成

趙耀

署憇臨崖貽冷令

周夢陽

秋日同於別駕周司理遊寺

沈啓源
以下二首

懷古菴袁公

晚宿洵陽江上

朱應登

遊祐聖宮

李希參

南安卽景

鄧山

緝主錄

卷五

五

秋日經西寧廢城

朱應登

會寧聞邊事有感

陳卿

次韻

松霖

赴河西行經會寧原上偶作

張佳胤

宿會州憶甘州道中

翟鑾

春日原東源僉憲遊會寧西山用韻

劉伯燮
以下五首

再遊桃葉山同東源原僉憲用韻

會寧公署謾興呈原東源憲伯

公庭晚晴坐對嘉嶺山道興

李延壽

軒轅黃帝廟

樵谿素古
即赤脚張仙人

宿雲巖郵亭

馬中錫

過宜川偶成

曹璉

題渾城祠

薛瑄

得漢城紀事二首

林俊

彭祖遺址

張晟
以下二首

緝主錄

卷五

五

果老幻墓

緝玉錄卷四

汝南星垣傳振商君甫評輯

固陵冲白周之綱叔當刪訂

七言律詩

○○過漢武陵

劉成穆四川人

歲暮霜殘過漢都武皇陵墓舊荒蕪不將玉匣

藏天馬猶使金鑰照野狐賦客詞園清露盡仙

翁丹竈白雲孤千年惟有秋風曲渭水長流啼

夜鳥吊茂陵劉郎此為絕唱

緝玉錄 四卷

○○喜友見訪

韓邦奇朝邑人太

多病還驚歲月過靜看周易養天和經春陋巷

無冠蓋此日柴門掃薜蘿兩世交情詩卷在十

年為別夢魂疑當時童子今華髮且對清樽一

浩歌

○○送兩洲宗伯

前人

萬樹春梅映曉晴一川淑氣拂行旌鳳翔北闕

臺空在龍繞長江水自清一代風雲虛野席百

年禮樂屬春卿相逢若問思歸客衰鬢蕭蕭病

已成

○○送慧岩歸舟回夜泊野渡頭 前人

人世銷魂是祖逖那情別思重凄然烟江風雨

秋帆共山館琴樽夜榻聯寒露自看梧樹月重

陽空負菊花天時九月八日也孤舟獨有瓶中酒痛飲

和衣一醉眠

○○曲江

管輯

曲江亭畔客生愁江水何年湮不流尚想烟花

連鳳苑可聞蕭鼓幸龍舟空林古塔猶僧寺芳

緝玉錄 四卷

草平原盡土丘勝地荒涼遺俗在東風寒食競

春遊

○○興慶池九日登高

前人

故宮今作登臨地九日那堪搖落時華萼斷碑

石磊磊沉香遺址草離離曲池已涸魚龍徙古

木惟存鳥雀悲往事不須重感慨好懷同醉菊

花卮石漾

○○翠微宮

張治道長安人

翠微宮在自雲隈雲裡仙門蒼不開避暑當年

留翠駕吹蕭。今日望蓬萊。霜摧華水鶴。難認月
滿。丹霄鳳。不來。惟有終南佳氣在。雨晴還復下
瑤臺。飄飄出塵

遊仰天池

王用賓

逶迤石磴通金界。縹緲天池壓翠微。避暑偶同
驄馬客。題詩共倚白雲扉。千峰突兀盤空靄。萬
水陰森駐晚暉。韋曲杜陵看不厭。凌風待月澹
忘歸。老骨蒼顏

遊終南山

王鶴長安人

緝玉錄

四卷

王

勢拔群山淨。擁螺聲傳空谷。聽樵歌紫芝。蒲地
雲常護翠壁。插天雨乍過。虎豹洞深千嶂。合蛟
龍潭古。萬年多靈蹤。望微迷前路。斷壑懸崖盡
薜蘿。

沉香亭

李蘇

斷瓦殘碑漫古臺。唐家池館畫蒿萊。長藤縹緲
風烟冷。老柏蕭條鶴鵲哀。氣散沉香亭不見。天
空玉兔月還來。名花傾國千年喚。惆悵清平作
賦才。

登慈恩寺浮屠

前人

七級浮屠翠一簪。千尋玉笋出長林。天心月度
虛窓影。海角雲秘霽頂陰。渭北水光遙動蕩。終
南山色對蕭森。曲江宮殿今何在。醉客空勞日
暮吟。

曲江池

前人

一帶高岡倚碧濤。唐宮勝杏難攀。曲江岸在
泉流斷。繡嶺宮餘草色殷。西去鈴歌悲鳥道。東
來胡騎滿山關。嗟人惟有天邊月。曾是當時照

緝玉錄

四卷

四

玉環

望南山

前人

秦城樓閣對南山。粉堞青嵐霧霽間。三輔煙霞
相掩映。五陵苑竹共爛斑。雲依遠岫飛常落。鳥
背斜陽去不還。悵望靈岩尋紫氣。何時杖策叩
雲關。

過漢武帝陵

秦可貞

霸陵遙望勢崔嵬。此日經過思轉催。雙闕迴瞻
鵝鵲觀。五雲遠接鳳凰臺。依依柳色迷青草。寂

寂桃陰陰綠苔駐馬斜陽追往事秋風禾黍總堪哀

藍田道中遇雪 楊一清

風雪交加歲暮時不知寒暑已前移
撥頭奇骨掄材卷袖東春風味雪詩野店夜寒人語靜山村雲渺電煙遲秦川近看無多路信步何須問險夷

藍田道中寫意 李遜學

雨餘清滌馬蹄塵又向東風問去津野水亂流

緝玉錄 四卷 五

分碧碎閑花爭落點紅頻雲瞻故國朝還暮路轉飛蓬越更秦心事豈容彈劍破須知馮老亦狂人

四呂遺祠 王雲鳳

萬山交翠水拖藍縱馬尋幽興欲酣秦嶺雪殘雲未掃輒川詩在畫仍堪林深頗怪傳仙洞地好偏憎有佛龕獨仰高風雲閣下當年解約至今談

三皇故景 榮察

藍嶺東來繡嶺前乾坤萬古舊山川春風人在江湖渚村俗時還渾沌天畫卦臺荒留鳥跡紀功碑斷續螭涎行人駐馬風光裏老樹寒煙咽暮蟬

輞川 何景明

飛泉萬壑通藍水不經千峯入輞川野老豈知旌節到世人空作畫圖傳電電岸圻深無地雞犬林開忽有天即此買山堪避俗桃源何必訪神仙

緝玉錄 四卷 六

輞川謁王右丞祠 白悅

秋日藍田眺輞川峽門雙峙水潺湲斷崖危逼驚無地廣谷重開別有天交互煙嵐圍錦嶂參差林樹挂瓊泉斜陽跋涉瞻遺像山槿松葵思惘然

甲午中秋駐節藍田同輞川榮子兩峯李

子欽五溪蕭子行臺用少陵九日藍田

詩韻一首 白悅

中秋對月旅懷寬喜接蘭馨笑語歡不惜風塵

勞劬佩最憐佳勝聚衣冠情酣綠席銀河爛坐
覺絺裳玉露寒莫謂萍蓬供浪跡他時試把巖
梅看軒渠有興

西園八景詩并序

錢謙益 尚書

西園在陝之三原縣治西三里許大司馬蕪
都御史王公家食時以西園寔先公游樂之
所嘗構草亭讀書其中既而登庸于朝馴
位八座地封三代而柄用兩京亦已榮矣乃
卽亭左右可觀者爲八題名曰西園八景士

緝玉錄

四卷

七

大夫爲之歌詠傳播亦已久矣所謂南陽諸
葛廬西蜀子雲亭誠與公一德馨而功立親
顯而名揚雖杜子美稱乾坤一草亭若斯亭
在天地間又何以加焉余荷公知愛亦樂爲
公賦之

○蒼松軒

先世蒼松手所栽森然正傍讀書臺昂霄已入風
雲會拔地真成梁棟柱自儼五株能庇陰不同三
徑賦歸來倚闥聽鶯生黃栗頃覺身心絕點埃

牡丹園

藩國移來種倍嘉每從春後見茲花但期看到
子孫日不管能開富貴家故里相親非洛下長
安回首是天涯不關宴賞貪行樂恐使花神負
歲華

○隴頭雲

小結幽亭遠世紛隔溪時見隴頭雲隨風颺去
孤飛影捧日行來五色紋沛作甘霖龍是伴閑
依遠岫鶴同群生平不學陶貞白自悅肯將持

緝玉錄

四卷

八

贈君

○門外柳

知是三槐舊隱居新栽楊柳綠成區水光低拂
開還合山色遙籠有樓生更無黃鳥擲梭煙縷細慈
鴉返哺月輪孤時看門外來恩勅不似陶潛
種五株

○藏書屋

陳俊 尚書

雲林結屋事藏修千古高懷繼鄴侯道閭日星
輝宇宙騷壇風月自春秋何人解識朔中趣此

地真爲裕後謀名世賢即瑞時出廟堂勛業更
全收

、○洗硯池

鳳沼源通洗硯池墨花點點散清漪遊魚吞汁
也曾慣浴鷺染衣渾未知銅雀帶烟迷故迹綵
毫飛雨入新詩滄浪一曲閒成趣濯我冠纓自
取之

○蒼松軒

小徑無塵薛自侵臨軒老樹鬱森森撐空勢入

緝玉錄

四卷

九

雲霄近載土根蟠世代深歲晚貞姿含古色日
高虛檻護京陰有時風外清濤落驚起蛟龍挾
雨吟

○牡丹圖

寶闌紅紫闢纖穠富貴真爲萬卉宗金帶水應
誇芍藥錦成空自老芙蓉風迴露蕊芳香滑日
轉晴稍翠葉重珍重仙翁培植厚兒孫千指躡
高蹤

○隴頭雲

樂道耕雲老歲年雲應常護隴頭田半空縹緲
從龍起深谷氤氲伴鶴眠霖雨濟時還蕩蕩槁
枯生意自鮮鮮商賢未必能專美天下蒼生望
久懸

○門外柳

石橋流水路西東高柳陰陰欲蔽空耕野子真
閒息蔭浴沂曾點慣乘風蒲林晴雪紛披後萬
縷寒煙杳靄中遮斷黃塵三百里蓬山玄圃自
相通

緝玉錄

四卷

十

、○繡衣記

烏臺御史西園記記與西園却並傳筆底波濤
真汗漫箇中風月盡摩編欲板韓愈銘盤谷還
重王維住輞川老眼摩挲閒試閱墨花香噴海
苔箋

、○太史銘

尚書久重當時望太史新題沒後銘數語雄詞
昭直筆百年潛德播芳聲麒麟暮雨迷高塚花
竹春風見艸亭一道虹光霄漢上自今遙燭華

山青

西園草亭

王端毅封公舊居

許彬

字陽人論休陞侍郎

名園只在邑城西。灌水陰陰入戶低。水遶竹籬

花遶樹。田連麥隴。萊連畦。携琴人訪。藏書屋洗

硯池。通釣月溪。抱甕息機。甘自老。豈知恩典

賜金泥。

又

劉珣

壽光人太子太保

出郭西行三二里。園林佳趣足身閑。軒開紫陌

紅塵外。人在清風明月間。當面好花開簇簇。繞

緝玉錄

四卷

上

墻流水響潺潺。笑他名利場中客。空說幽懷欲

買山

送張御史之南臺

陳衆仲

關中鳴道張夫子。今見文孫玉立標。白簡秋霜

清漳海。繡衣春日拂雲霄。何人江浦歌桃葉。有

客都門折柳條。我欲買舟尋太白。鳳臺涼吹晚

蕭蕭

題健語流

送大司馬王公致政還三原

童軒

番禺人太子太

憂國如家竭寸忠。四朝人物獨歸公。清聲動地

寒飈肅。浩氣摩空華嶽崇。致主欲居堯舜上。許

身應在稷契中。承恩此日懸車去。好作西園獨

樂翁

此全人真此詩才稱非獨以句之工也

賀太子太保冢宰王公三年榮滿

馬文升

鉤陽人兵部尚書

四朝元老世稱賢。高節清風孰與肩。壽踰古稀

多五歲。官居極品又三年。銓才藻鑑星辰燦。報

國忠誠日月懸。聖主眷留重耆德。殊恩錫自

緝玉錄

四卷

上

九重天

題好語自傳大

送冢宰王老先生致仕還三原

林瀚

三山人祭酒

手擎優詔指雲林。賸沐恩波海共深。八座還家

雙白鬢。四朝憂國一丹心。葵花捧日晨初別。槐

影參天暑不侵。泉石百年行樂地。壽星高燭華

山陰

此首為端毅公寓生神品當歷卷

金牛峽

陳昌言

寧美字真陽人

千山落木下寒烟。絕塞還疑蜀道偏。暝色危旌

播漢月朔雲衰草擁胡天身經百戰投戈後路
入千盤叱馭前莫向玉關頻涕淚隴雲秦樹總
堪憐芝田詩固清明有致

○西河滾浪白水

莊壽加縣

迢迢銀漢落城西雨後風前見遠溪寒色直分
青嶂曲濤聲高觸白雲低鍊金咫尺煙波漲噴
玉參差沸鼎齊爲問源頭清冷脉臨流因憶在
川時

○蒼帝陵

前人

緝玉錄

四卷

圭

史官林外柏蒼蒼聖帝陵祠古利鄉碑撥苔痕
迷鳥跡像衣木葉尚蕤皇精英說得此亦奇自泄乾坤秘吾
道因垂日月光妖泣龍潛天雨粟至今萬代有
餘芳

○次韻

呂正恒山人參政

南城入望近溪濤野屋長堤見樹林鳥跡字成
人已遠楮皮紙造歲何深家家不識雷公碗處
處應知郭巨金欲往荒山一相吊寒鴉古水動
哀音

○白水懷古

張瀚

泠泠白水舊彭衙粉堞山樓仄逕除蒼頡塚荒
惟鳥跡雷公丹化憶仙家西來孤傲驚霜月南
望鄉心逐晚霞涼夜有懷渾不眠柏臺曙色喚
棲鴉

○次前韻

張川瀚

花封百里古彭衙東去關中道路賒村落望餘
無客舍柳陰深處有人家遠山高下留殘照流
水澄清浸曉霞更喜柏臺刑政肅幾聞庭樹噪
烏鴉

緝玉錄

四卷

古

○秋日早行

旌旆搖搖促曉程誰家園內轆轤聲孤村寒鷄
曙色破萬樹秋葉霜威生鴈背帶將晴月去馬
頭漸向遠山明二三十里東方白誰解征衫透
骨清

○訪石處士

李盛

半山吐出一奇峰小小茅菴滋味濃夾道青松
邀夜月滿林幽竹喚秋風迎人野鳥間關語咲

客岩花爛熳紅。策杖且隨流水去。柴門時借白雲封。

龍門

劉崙

廬山人

曾經積石覩神功。誰信龍門勢更雄。水遶華夷千地轉。山橫秦晉一流通。驚濤亂捲晴天雪。斷壁長披盡日風。關鑿遺痕今尚在。萬年明德祝無窮。

前題

張維新

一自荒山劃禹門。洪河西北下崑崙。無人不頌。

緝玉錄

四卷

五

平成德有峽。猶瞻跡鑿痕。浪拍桃花天際捲。魚驚雷火水中翻。仙舟况是陪元禮。不道乘槎五色源。

吊漢太史公墓

韓城

葉夢熊

大河東去勢茫然。司馬殘碑紀漢年。孤史是非懸白日。龍門蹤跡已浮烟。玉書神護空遺穴。石室雲藏有剝編。國士漂零同感慨。一杯和淚滴重泉。

蘇武墓

韓城

王威

韓城人

祠依象嶺近中阿。潑水南旋泛碧波。一代孤光日月千年大。節貫山河老松經雪終無。草當風竟不叱。麟閣圖勲遺塚在。吞旃之苦更如何。

挽蘇公墓

梁元

山人

石徑迢迢掛九京。扶藜直逐詔雲橫。山頭古意懸蒼柏。客裏春思結翠坪。老劍還疑天外倚。殘旌若向斗邊撐。郊原盡出嚴祠下。萬代洋洋見子卿。

緝玉錄

四卷

六

韓城詠古

鄧山

參政

奕奕梁山神禹功。龍門三汲擬攸同。烟霞長護韓侯塚。風水猶悲太史宮。杵臼程嬰時義士。蘇卿張昇世孤忠。更嘉雙節陳家女。總在扶輿氣中。

鎮安署中有感

張輔

御史

一病山城已越旬。那堪歸夢到家頻。惱人俗事侵凌甚。可恨春光次第新。風過落花飛別院。雨餘啼鳥隔東隣。紅塵無限青袍客。今日翻思返。

懷身

、鎖安道中

李遜學

兩旆搖搖柳拂斜。隔溪村犬吠誰家。雲生霧
尋常雨野杏山桃次第花。怪石草橫低伏虎老
藤樹隆曲盤蛇。塵塗盡日經行處。喜向東風閱
歲華。

、前題

姚昊

參議

薄宦羈縻。局不安出門。自嘆類珠盤。陵看紅葉
偏憐老。頽覺黃花可耐寒。適意未緣歸白社。到

緝玉錄

四卷

七

頭終是誤儒冠。山山水水皆真樂。輸與高人自
在觀。

、花河春漲

南鏗

太僕卿

雪消新漲接天涯。共說山中此地佳。弱柳低垂
黃鳥岸。落花輕颺白鷗沙。半篙蕩漾魚吹浪。一
帶迷漫客泛槎。魚父浩歌天地濶。提鮮沽酒入

山家

、文公祠

李素

樹老祠荒霧雨昏。舊遊誰爲賦招魂。一時秦嶺

藍關雪。傳古青。天地半尊。謬謬直言扶世教。巖
巖遺象儼生存。經過不盡思賢意。旋承溪毛奠
一樽。

、過韓文公祠

李應和

秦嶺崎嶇蜀道難。烟雲重疊鎖峯巒。高低風葉
林稍落。紅白山花馬上看。南入湖湘天不遠。西
迎華嶽地偏寬。昌黎當日潮陽去。回首長安興
渺漫。

、謁韓文公廟

吳頤

緝玉錄

四卷

六

南去初離玉笋班。蕭蕭匹馬度前山。卦章未效
回天力。風雪偏安逐客顏。驅鱷有功清瘴海。橫
雲迴望阻秦關。乾坤正氣無今古。百代風流俎
豆間。

、謁蒼史書院黃崖李參伯讌款

陳葉

當面山橫文壁秀。松篁片影動寒雲。堂閒乾阜
屈轡合。池引蒙泉一派分。試看蒼苔餘鳥跡。更
於灰水見龜文。薇垣席散人歸處。古寺鍾聲杳

詩聞

、○翠巖閣

王光濟

寺頂嵐尖浩翠流出林野閣碧山頭高窓南引
商巖秀曲檻西臨衛苑幽詩客秋風移蛺蝶禪
僧晝坐下獼猴山前青竹知無數早晚題詩紀
勝遊

、○龜山登高

任慶雲

峯頭琳閣一登躋入眼煙光盡翠微
岸沙汀元自映桐標石竇未全稀
杯掇幽菊饒秋色笛

緝王錄

四卷

九

咽潭龍浸落暉尊酒流連叢翠裏不嫌玉露洒
人衣

、○遊龜山

趙載晉人參政

龜峯南陟費躋攀漫對秋光一解顏幾曲滄浪
連楚水四圍青嶂接秦山煙迷草樹孤村落雲
厭城闌古市闌却愧棠茷無善政欲憑田父問
民艱

、○西巖洞

任慶雲

二月春姿擬勝迎風暄日媚豁吟昨夜沾谷口

飛仍緩鳥度岩前韻轉幽南嶠依然仙子洞西
溪還憶使君舟世間不有青蓮士山水高情愧
唱酬

、○任太拙林亭

閔字

未賦長楊公倚樓閑來聊覓小亭幽窓開麗日
雲天迥簾捲微風竹樹凋樂道久堪頽巷陋題
詩休羨杜陵優乾坤俯仰惟尊酒興到幽陰玉
子猷

、○贈商州任處士被封

毛紀

林泉甘與世相違老去生涯只布衣天上雙龍
緣子貴人間五福似公稀長時曳杖尋芳草有
日携壺上翠微八十定應增八百極星夜夜照
庭幃

、○葉門貞烈任氏

馬理

爾祖唐時相業彰邇來三葉大夫芳百年親擬
琴聯瑟五載誰知鳳別凰謝女知書經是姒曹
姬從醮鐵爲腸鄉鄰官府皆稱羨我亦題詩重
典常

、○度任嶺

趙鯤

任嶺雄磐要嶺西驅車蠕動躡梯時風隕
隨人舞落日寒猿向客啼蠻塚北來秦樹古夷
場東去楚雲低萬山重疊鄉關遠歸夢不成路
轉迷

、○度殺虎嶺用韻

陳棐

霽色寒光映雪山山腰細路曲如環六龍轉壑
天回谷匹馬穿雲客苦顏樹列画屏千仞底崖
藏離落幾家灣政平虎亦聞風去幽鳥閒猿自

緝玉錄

四卷

主

往還

、○題龍洞用韻

萬安民

雨歇遙天翠欲流晴虹猶挂遠山頭雲飛鷺嶺
青蓮發日射幽關紫電浮猛虎應懷尼父戒屠
龍終抱添園愁從來古洞多仙釋慧眼光懸四
部州

○藍橋道中

祁光宗

歷過千盤日已中迂迴鳥道轉龍從浮空管簫
疑天籟入望旌旗映彩虹仄澗徑穿雲杳杳懸

崖石骨雨濛濛登臨欲作驚人句却恐高歌驚
座通

、○春日阻雪謁文公祠

陳栗

曲曲谿山春雪深征途人苦朔風侵橋橫古水
危難度馬陟高岡瘦不禁老樹饑鳥啼暝色荒
祠衰草結愁陰無端况復孤村角不解吹殘吊
古心

○遊輞川

邢雲路

緝玉錄

四卷

主

還高下洞口桃源今是非遠水和煙雙鳥去斷
橋背日一僧歸鐘聲忽落雲間寺知有高人靜
息機

、○遊輞川

陳文燭

石門精舍輞川東上築高人詠獨工指點玉山
歸畫裏潒潒藍水在詩中田間飛鷺千秋白
下流鶯二月紅一坐清涼無限境隨緣得悟
禪空

、○出輞川

前人

人間何處避干戈。幽勝無如此地何。水盡山頭人跡少。雲生樹杪鳥聲多。良田數頃浮青霽。怪石千峯長綠蘿。况是論心有裴迥。風流肯許右丞過。

、○謁韓文公祠

前人

昌黎何自有精廬。吊古瞻依獨下車。關雪似連秦嶺闊。衡雲常共斗山舒。是吊文公一卦排闥驚鳴鳳。萬里揮毫徙鯉魚。却笑文公同佛遠。唐家宗室已丘墟。

緝玉錄

四卷

圭

、○醴泉邑中

鄧山

山到九巖誇疊翠。鳳凰山色更爭妍。有味誰持谷口夕陽釣。莫繫汴河野渡船。石鼓遶村思畫漏。僧鍾分曙入人煙。仙家樓觀空金碧。不見靈湫滿舜田。鍾鍾不凡

、○題涇水

郭昭

醴泉人主

涇河一帶水瀟漫。風起揚波更激瀾。過奈汴河惟武帝。能知天女有張寬。蔭濃翠影隨流滾。漱澣金波弄日盤。不是當年神禹鑿。怎同渭水共

涇涇

、○過汴河

陳情

醴泉人知

汴河渺渺水東流。父老相傳古渡頭。兩岸蒙茸芳草地。一溪漫漫白蘋洲。征人駐馬烟波濶。過客呼舟風雨愁。日落寒鴈歸野浦。漁歌互答且忘憂。

、○醴泉聯句

喬宇

路出西周意不窮。王雲鳳梁山回望野煙中。井田沒盡猶承黍。三語以鳳靈囿荒餘自鑄豐。杖屨在邠趙

緝玉錄

四卷

圭

漸近

宇

門牆望陝教難通。與君共入春風坐。風雲

礦質蓬心願啓蒙。宇

同向龍從高處宿。宇夜深風露挹空寒。蒸床暫

坐石為枕。雲鳳瓦缶仍將酒當餐。斗柄下看西

挿地。宇金莖遙遡北。憑欄昭陵誰復登。臺望

千古河山自鬱盤。宇

結有力

登崎高勝

今日五月又五日。雲鳳我來節候當天中。山川登眺此奇絕。宇烟嵐蕩滌生空濛。忽訝鳥聲鳴脚底。雲鳳遠愛仙掌撐雲東。籍君一發驚人句

宇放歌幾聽高摩空雲鳳 奇矯

一望煙霞在掌中雲鳳 直從開闢想洪濛乾坤

元氣今何世宇 秦漢中原此上風翠色到天分

太白雲鳳 蒼龍盤地起三巘登高擬作凌雲賦

倚馬揮毫合讓公雲鳳 象春雲夢八九

雨過阡陌草青青宇 此地輪蹄總未經谷口樹

疎山齒密雲鳳 雲根苔靜渚芳蓂唐陵各占秦

川勝宇 漢殿今依渭水形多少興亡起不盡雲鳳

承風還軌醴泉銘宇

緝玉錄 四卷 五

會日無多又欲分雲鳳 離情先繫晉山雲交憐

麗澤曾占兌宇 道爲傳經遠自汾同上乾陵湏

大刻雲鳳 曾逢石鼓認遺文煩君記我西遊事

宵次難窺萬里垠雲鳳 名澤互發不覺奇思浩氣

過醴泉 李遜學

曾說秦關百二雄間關都入馬蹄中衣沾古岸

荒苔雨鬢掠空山老樹風幾載道傍憐破甑何

人榮下惜焦桐紅塵碧海仙風遠望斷秋霄路

莫通似傷詞什外轉而作

○○過醴泉 南澗居士

蟬聲到處送風輕野樹離離帶曉晴旅客驪黃

嘶古道郊關煙火護孤城千年漢業三春遠八

百秦川一掌中識破功名塵土夢西風吹起五

湖情

暮春登九巘山步巘南韻 孫瑞 教諭

古木寒鴈幾度秋巘峰高插碧雲頭杏花

天初霽發浪風清蝶亂遊煙鎖荒陵

封曲徑鸞鶯收登臨莫訝歸來晚

緝玉錄 四卷 五

風愁

○○送師達諭醴泉 湯賓

公車蹙轍試新氈今古長安度遠天路

虎幾日人依經學又三年秋風石動昭陵馬衣

雨雲開華嶽蓮共道楊雄工作賦此來應得奏

甘泉 翩翩韶韻襲人

○○入醴 鵝寄齋

官閒却有馳驅分泔水巘山指顧中馬上還憐

隨漢節天涯無柰遡秦風田荆秀拱千年色石

駿寒嘶百代雄。迢遞行途泉即醴。一時清况幾人同。

○紫雲樓

王傳

監屋人

幾度名山避暑遊。早涼多在紫雲樓。峰巒山過可於染松柏。風來爽似秋。睡起忽驚。鶴舞醉歸又被野雲留。翠微高處瓊芝滿。薄水還須到上頭。

○說經臺

朱應登

伯陽僊去有高臺。紫氣消沉望不迴。樓觀俯看

○玉錄

四卷

毛

秋色裏。關片指暮雲。隈巖前種柏。交霜雪石。上翻經暗。薛苔問禮誰爭宣。父長慙予千載偶能來。

○前題

陳其學

參政

春開僊。躡款幽。邀第一山高徑。欲斜刺有蒼煙。留巖石從來紫氣落。流沙講堂寂寞松吟月。卅三峰。啾澗飲霞閒。傍羽衣話往事。抽簪何處鹿門車。

○小仲山

澤陽北

喬奉先

矗矗峯巒插碧空。浮雲流水各西東。嵐光晴滴山頭雨。樹色涼生洞口風。一抹淡煙清嶂外。半林殘照翠微中。揮毫幾欲留新句。祇恐山靈誚未工。

朗曉有度

○瀛洲

澤陽

前人

當年勝槩足徜徉。此日登臨倍感傷。繞砌幽芳書帶細。侵階春色虎鬚長。青迷斷礎和煙暝。綠染殘碑帶雨香。一代豪華今已矣。空餘遺址對斜陽。

○玉錄

四卷

毛

○渡渭

趙岫

監屋人

漢苑秦宮接渭橋。中流一葦盪雙桡。連天樹色疑顛倒。斷岬人家忽動搖。浦口沙寒來往月。城頭風落古今潮。停舟指點前朝事。王氣諸陵黯未消。

○普光寺

前人

貝闕珠宮倚翠微。跏趺終日澹忘歸。蓮花忽自波中見。鷺影欲從檻外飛。柳底鳴蛙關動定。松間馴鶴識皈依。龍池亦是東林社。不必廬山好。

息機清雅

○○○莊河村主人

前人

落日牛羊嶺上村。誰開三逕召王孫。山容似黛斜侵檻。水字如巴曲到門。野客行藏無揖讓。田家賓主有盤樽。欲將谷口烟霞色。並向桃源洞裏論。描畫入微復歸渾雅可謂高手

○○○山行

前人

青天何處不堪捫。石蹬巉巖屐痕山。氣將龍騎日馱泉聲挾雨聞。雲根羊腸忽轉東西磳。馬

緝王錄

四卷

五

首徐開遠近村欲學向平尋五岳。便拚婚嫁棄兒孫。

○○○茂陵

前人

黃山歷盡見孤城。城上樓高眼倍明。芳樹寢園今北望。暮雲宮闕舊西京。芙蓉畫令仙翁露首。蒼春閒宛馬聲。回首長楊誇獵地。何人得似馬卿名。

○○○興安寺閣讀故觀察劉公恩徵留題前人
上方高閣鳳城南。慧窟禪枝恣所探。忽有新詩

披謝朓翻令清淚洒。羊曇乾坤六象搜難盡。日月雙輪轉自參。無聊世緣俱寂滅。暫從芳澤問遺簪。

○○○蒲城道中

伍福

提學

路入浮山古奉先。長亭極目思凄然。鴈橫秦塞迷寒雨。鴉噪唐陵帶晚烟。蕭瑟秋聲多在樹。荒芒野色遠連天。蘭昌宮殿空塵土。猶有耕人拾寶鈿。

○○○又

李遜學

緝王錄

四卷

三

五雲回首隔仙京。野店荒涼住復行。曉鏡着霜欺短鬢。晚風吹雨過高城。驚鳥啞雀通宵感。剝水殘山故國情。迂腐無能空竊祿。敢將冰蘗負平生。

望中村塢是誰家。門對終南石徑斜。水碧不污巢父耳。地偏宜種邵平瓜。無名好鳥爭啼巧。有意新桃亂放花。試向主人聊借問。可應容我着閑車。

○○○光國寺塔
李遜學

緩裊吟鞭過上方。停驂少憩立蒼茫。黃岩地僻塵囂靜。金水春深草木香。花雨撲階紅簌簌。鈴風敲玉碧泠泠。徜徉未久還催去。應恐青山也笑忙。

○吊孟姜女却陽

劉欽順石首

萬里城邊髮淚眼。九回腸斷復誰知。靈泉不爲窮途寄。遺址堪憐畫閣低。白日青天照宇宙。忠臣烈士共襟期。秦人枉屈萬夫力。不見長城見古祠。

緝玉錄

四卷

三

、○又

唐綺御史

烈女何年失所天。哀號誓死未亡前。聲聲徹骨城傾堵。點點傷心地湧泉。黃壤無情迷楚蝶。青山有恨怨啼鵲。杞梁父矣同荒州。尚托清風入汴編。

、○又

薛應旂副使

孟姜祠畔草芊芊。北望長城淚欲漣。築塞豈知秦鹿走。防胡那識漢龍潛。貞心不逐山河改。烈氣常同日月懸。二世祗貽千古笑。始知匹婦共

稱賢

、○過姜女祠

田龍燕臺

月明環珮振。卷阿疑是貞魂此。歡歌有淚滴泉猿。爲哭無家留主燕。誰過千秋漆室夢。同語百丈涪溪石。并磨初下辨香驢。馬去春風回首落花多。

來時零雨過。同官歸路風花撲。繡鞍玉帶真僭天地老。寶釵留與古今看。轉山緘手平原合。僻石長號漢水寒。拾得遺骸築城下。千秋神鬼護

緝玉錄

四卷

三

峰巒

孟姜元作此山神。伉儷封堂添水濱。弱質偶隨蟬蛻去。貞魂終是范家親。轉山路絕堪停馬。滴淚泉清可卜鄰。地老天荒人盡滅。高名還共石嶙峋。

板轉山前牛礪角。哭號泉下客題詩。閑花點地春無主。野水衝橋祀有祠。河嶽百年鍾此婦。綱常萬古視豐碑。九原老淚憑誰洒。白雨長空正漉漉。犁駁

登閱防亭用李白韻劉崧無為州人

滿天風雨獨登樓。極目蕭蕭萬里秋。縹緲烟雲

迷古堞。微茫村落帶寒流。交陰近接青山渡。浮

水遙穿碧樹洲。七月褰帷問幽俗。授衣翻起故

鄉愁。

過大佛寺偶題鄒西就出為

魏謙吉伯卿人

數丈金身捧玉蓮。不知營建是何年。千山環遶

千佛外。萬象森羅萬法圓。洞裏雲常細。細門

緝玉錄四卷

前滄浪自潺潺。民間帝血能多少。供得施僧種

福田。

元日寓邠州金猷民邠州人

仗鉞東還歲已終。提書先報大明宮。邠郊暫駐

貔貅隊。鐵騎頻嘶雪夜風。入夢忽驚梅放白。回

京須待杏紵紅。而今西檄應無事。諒在天顏

一笑中。

暮過幽州阻雨趙鯤

憶昔京師盛。化機廣元不見思。依依風寒繼此

紫熏風。霜蕭于今正授衣。芮鞠林春聲。謾轉夕

陽社。樹影全稀南岡。圍複城頭近時出。輕烟帶

雨飛。用事照景能化

東湖柳浪鳳翔二十

繞微波。綠蒲池倚風。楊柳舞頻欹。平湖分翠

春。遠碧海籠烟上月。遲藻面影開遊鯉。散黃

鵝。野禽飛往來不盡。停驂者到此乘薰襟

欲披

北沼荷風

緝玉錄四卷

波仙隊擁翠雲。池水颺輕吹。蓋欲歌絳雪。圍嬌

春。睡重紅篝籠淚。午香遲呼舫。載酒人如蟻。覓

句吟花意。獨癡清曉錦袍初。舉舞臙脂濕露半

離披

古鍾吞月

殿上烟高僧已齊。蒲牢飛遠聽疑低。敲殘清漏

極分市。擊斷晴風露滿梯。沙岸晚舟尋野渡。海

門寒月散招提。不堪客枕消魂地。聲在啼鵲西

復西。

、。交廬晚照

歌舞臺前花草荒寒鴉古樹吊斜陽在遺廢址
千年遠空對殘霞一帶長蔓露秋高風漫懸判
衙人去墨猶香幾回撫景傷前事惟見青烟鎖
綠楊

○。穆墓秋烟

西風衰草野烟荒贏得聖周卧夕陽霸業隨秋
夢自亂層陵宿雨夜偏長招魂無計空留月吊
古誰人爲辦香清露滿天寒不掃年年吹淚上

緝玉錄

四卷

圭

垂楊

、。靈山閣雨

鳳山西去見青岑陰鎖雲岩野寺深藏野烟長
埋竹徑卧龍霧重暗僧琴遠嵐淡淡秋浮瘴宿
靄蒼蒼暮繞林都說山靈能濟世看山終日縱
清吟

、。玉窟流泉

一道清泉繞碧岑半山玉甃倚雲深草烟冉冉
秋沉月石溜冷冷夜奏琴飲子猿來窺曲澗修

羽鶴舞下長林分香也勝蘭亭水擊鉢傳盃放
醉吟虞虞慧心巧構

○。簫臺引鳳

晴霜飛雨夜吟蚪清浦層臺迥見秋碧海天空
丹鳳下紫鸞魂逐彩雲流月驚寒水雙樓外風
帶仙鐙玉宇頭粧鏡不開人已去宮牆一片野
烟浮

○。鏡水拖藍

深深潭底卧蒼蚪含雨拖烟萬頃秋荷颭遠香

緝玉錄

四卷

圭

清曉霽萍開軟綠咽寒流輕分風色波心裏盡
放天光水面回頭明月小舟歸去後等閑只許野
鷗浮多妙意

、。麒山拱翠

日上遙岑破曉嵐幾多蕭寺擁崔嵬鳳靈不作
丹霞舞麒麟跡空教翠影含雲散嶂巒秋霽繞雨
迷山市酒旗醺露寒秋落青天外排闥危峯似
採藍

、。蘇公古柏

坡老遺思幾換年。露晞蒼檜落風巔。玉龍併露晴飛雨。鮮水分香暗濕烟。寒挺棟梁依日上。怒攆星斗與雲連。衣冠惹翠空陰滿。望裏長嵐接遠天。

良塚遺基

荒原落日送殘暉。空吊遊魂只鳥飛。七國獨雄人入土。百身莫贖淚沾衣。風前骨令長楊起。塚上秋深蔓草圍。惻見年年山影裏。一聲烟笛雨霏霏。

緝玉錄 四卷

三

章臺花埠

遊苑臺荒草徑斜。紫騮曾此踏晴沙。墻低泚瀝聽殘雨。柳敗依稀滯晚霞。香霧不籠吹管月。黃金猶亂笑秋花。一團錦繡爭妍地。空憶王孫背打鴉。

渭水苔機

碯碯岸統野流斜。釣跡而今漫委沙。長線牽風鉤掛雨。短篷垂雪袖籠霞。秋派危石成荒蘚。春泛閑波見落花。臺上飛熊人載去。捲林寒葉散。

啼鵲王對堂負才不逢建康山陰無暇今其詩受夢求新奇雖不甚全覺然實是其一

東湖雜味

段岐顯

森森澄湖入望平。西風時上短袍輕。百年先哲流風遠。十里溪光返照明。脂粉未銷殘雪後。綵紋欲試晚潮生。烟波處處堪垂釣。好與尊前唱渭城。

周公廟

邵弘道

緝玉錄 四卷

三

鳳去梧桐落翠微。黍離陌上廟巍巍。參與不返天王轍。龍衮猶瞻冢宰衣。東魯山川雲渺邈。宗周禋祀日光輝。吁嗟六典今難復。却入宣尼夢裡稀。

同霍山縣尹楊楠遊岐山

成始終

蕭蕭青劍出興平。落日登臨萬古情。翠谷已荒鸚鵡去。青山依舊鳳凰鳴。秦州歌舞空流小。漢室英雄總廢生。客裏逢君那忍別。秋風鞍馬又西征。

○又

持節西來道路長，從君登覽過岐陽。清泉一脈通龍尾，翠嶂千年出鳳凰。露草蔓迷遺碣在，秋花零落古祠荒。仰懷至聖無由見，愁聽悲風起白楊。

、○周公廟

門湖龍去衆心危，六尺之孤仗爾爲。一代君臣遭際日，萬方禮樂備時時。疎松流水存孤廟，芳草斜陽卧斷碑。聞說岐山有遺跡，至今麟鳳亦

緝玉錄

四卷

元

來儀

、○前題

陳軾 應城人按察使

喬松蒼翠綰虬枝，古廟丹青肅聖儀。泉遶不知龍起處，山靈應有鳳鳴時。風雷變憶當年事，禮樂功存後世思。夢斷宣尼增感慨，拜瞻何幸慰吾私。

、○五丈原諸葛廟

何景明

鼎立乾坤跡已形，渡瀘猶自望中興。出師直欲驚飛電，寢疾何期見落星。金石數行苔蘚綠，龍

蛇八陣簇繁青。行人下馬祠前過，猶識當年大將營。

、○道中遇雪

胡松 滁人參政

平生我亦浩然徒，踏雪衝寒笑櫛儒。雖乏官梅動詩興，賴存村釀堪時沽。灞橋風物此何謝，輞川勝事今焉無。安得與之同述作，倩渠長筆揮爲圖。

○礪溪釣臺

何景明

沙霧陰中渭已瀾，黃昏斜月巔峻嶒。山頭有樹

緝玉錄

四卷

罕

風清雨洞裡無油火，當燈夜夜烟高村。聞聞年年谷上烏層層，而今不作飛熊兆。化入厨王駕上鷹。

、○終南晴霽

楊一瑞

終南翠律向鈞天，太白西華地脈連。曉日拂開千里霧，晴霞點散一方煙。茹芝有路尋真迹，採藥無緣遇羽仙。山色年年長若此，關中世事幾更遷。

、○周公廟訪吳山人不遇

楊楠 霍山令累官御史

乘興還來訪悟陽。卷阿深處樹蒼蒼。山頭雨歇雲封洞。殿角風微竹蔭墻。何事紅塵礙玄鶴。誰烹白石作黃糧。無緣得問先天訣。坐聽山禽噪白楊。

、。遊實相寺題壁

楊楠

龍蔥佳氣古招提。一鶴歸來老樹棲。萬慮寂然僧入定。十方幻矣佛居西。鍾聲半落碧巖靜。月影斜橫古塔低。圓圓惱人眠不得。好聽梵偈破沉迷。

緝玉錄

四卷

聖

、。遊遠愛亭

魯懋

元人扶風路提舉

溪南一帶列千家。高下樓臺傍水斜。天濶龍鴻橫晚照。煙輕百鳥戲晴沙。波光映澈山影秋。色澄清鑑物華。僧倚上方雲遶檻。市聲昏曉自喧譁。

、。次元人魯具興遠愛亭韻

王綸

半空煙樹有人家。登眺海天日影斜。風物着人題夢草。乾坤容我醉眠沙。新封故壘多豪雋。白

髮朱顏幾歲華。坐愛溪山山上月。年年相對遠塵譁。

、。登扶風遠愛亭

范吉

野寺陰陰盡日間。不妨公暇一躋攀。鶴看松夢雲巢樹。僧度溪橋月到灣。半日徜徉聊自戰。百年飄忽幾朱顏。塵襟坐久渾忘却。露濕衣裳未肯還。

、。賢山寺留題

張大綸

漳川南去賢山寺。四載于今始一遊。積雪寒山

緝玉錄

四卷

聖

常帶雨參天。古木不知秋。關關野鳥迎人語。寂寂衡門許鹿留。若也得逢全盛日。何須霜晦爲身謀。

、。同王司訓遊賢山

王綸

數十年來一訪遊。小橋曲洞入林丘。花苔不掃堆紅落。草徑新通破碧溝。旋汲清泉僧煮茗。頻斟濁酒片沉鉤。塵心洗却真空裏。不復門前望起洲。

、。望馬伏波祠

劉念

簡州人

漢代已無丹鳳閣將軍祠宇出孤巒香浮蕙草
清風遠露濕銅標夜月寒青史千年昭簡策舊
城三輔拜衣冠公亭坐對南山近仰止令人獨
倚欄

、○登山有作

吳岳

丁泰亨

明江人

秀挺千峰獨鎮西芙蓉朵朵與雲齊龍湫有影
星河近花水無陰日月低石室書閑山大吠林
巒春到野禽啼我來直欲尋真境恐入桃源路
轉迷

緝玉錄

四卷

望

、○又

芮釗

金臺人布政

含靈毓秀鬱崔嵬獨鎮西秦接上台瀑布遠從
千澗落芙蓉直向五雲開龍歸古洞藏山雨鳥
弄閑花點石苔好景無邊看不盡人間何必羨
蓬萊

、○又

曹璉

一到吳山興自嘉五峯屹立鎖烟霞半巖寒瀑
常飛雪幾樹蟠桃未放花青擁佛頭朝雨後翠
迷仙掌夕陽欲登絕頂觀湫沼無奈攀躋石

、○又

項忠

嘉興人

持節西巡過隴泝吳山表鎮獨巍然祥光自景
春來好翠色偏從雨後妍一水澄清常浴日五
峯林立遠擎天月經若遂登臨願拜舞遙瞻白
帝前

、○詠吳山廟

趙銳

懷人泰

巡視南來入漢中鎮西祠下暫停聽五峯高聳
擎天掌一水深涵浴日功洞裏龍吟時欲雨岩

緝玉錄

四卷

望

前虎嘯夜生風焚香端為吾民禱永泰茫茫歲
屢豐

、○又

綠峯玉立勢崔嵬欲登臨因欲回月下老人
牽鶴去洞中仙子抱琴來火餘鼎電灰還熱樹
有啼桃花未開天上廣寒何處覓人間即此是
蓬萊

、○吳山

楊一清

六年剛此躡仙蹤可信名山不易逢明月照來

千錦障青天。幻出五芙蓉。烟霞石室宵隣虎。風雨靈湫晝起龍。誰向白雲深處宿。丹梯欲上恨無從。

、秋霽望吳嶽

任維賢 閬中人

東風吹柳雪漫漫。三月輕陰釀小寒。隴水夜深常駐枕。吳山雲盡獨憑欄。梅逢驛使憐誰寄。劍倚郵亭取自彈。僚屬客懷吟不就。鳳城回首望長安。虛活有清韻

、登吳山

邢雲路

緝玉錄

四卷

聖

巖巖吳嶽勢何雄。極目秦關指頂中。二華東來連太白。千峰西下接崆峒。鸚鵡藏古樹。言成賦鳳翥。高岡曲度桐。怪是巨靈通。瀨氣芙蓉五朵插蒼穹。

、又

閻欽

隴州人

山藏惟石逕。迷苔猿在高林任。往來泉石可人留。客坐松筠滿峪。是誰栽雲。深信步尋幽。去洞窮。隨心覽勝回。却憶劉郎前古事。而今何處覓天台。

、漫興

浦鏞

竹堂

過澗窠林石徑斜。五峯廻合擁雲霞。壁凌萬仞天臨壑。泉落孤岩雨印沙。啼鳥避人山轉靜。仙居開燕坐偏佳。笙簫不用催盃酒。案牘偷閑樂未涯。

、吳嶽廟

孫永思

中

巍巍吳嶽壯秦中。瑞氣靈光萬載同。清江衣冠嚴廟祀。歲時香火報村翁。紫廻澗溪山門古。羅列岡巒殿閣崇。爵罷椒漿瞻佇久。長廊松檜起

緝玉錄

四卷

吳

秋風

、登吳峯

十年夢想靈赤地。秋日攀躋紫霧間。翠削五峯天外落。輝含千嶂日遙迴。風泉雲壑還人世。芝草松花總玉臺。惆悵塵衣還自振。憑高空嘯碧亭隈。彈丸脫手

○○讀可泉胡中丞志序并望嶽詩有懷

謝少南

靈山奇秀望秦州。獨上危峯覽勝幽。

前代簡湫虹飛繞面山樓徑中繡草吹香過石
上雕文隱篆留僊吏向來多述作那教此日不
同遊意態甚都

、○晴雨巖懷文谷孔丈丙午歲與文谷遊天

台宿寒岩寺懸崖灑溜與此正同

晴巖飛雨書濛濛憶在天台共孔融山故標奇
仍我遇人今忤賞欲誰同秋風裊帶雲疑白曉
日消珠葉映紅鴈宕靈湫應不異望窮霞海渺
霜鴻

緝玉錄

四卷

聖

○、○再遊吳山

呂時中

獨幸名勝散幽襟萬仞晴瞻紫翠岑群出似邀
佳客賞再遊真見野人心掃苔石上還題句立
馬花間不記林亭榭依然堪眺望李侯風水到
如今

、○望吳山二首

梁汝魁

少時御

使節迢迢入隴西吳山高與華山齊五峯削拔
紅雲擁一澗紫迴芳草萋殿閣遙疑天外現倍
蕭盡向望中低會須解却樊籠繫為訪安期駕

寄飛

吳山勝槩自天開紫氣所從接上台隱隱芙蓉
雲裡見霍霍瀑布此中猶靈湫波靜群龍卧老
樹風清鶴來誠僊危獨靜望雲塵奔走愧
仙才手骨通整

、○陟祀吳山

胡松

天際浮雲朵朵開傍厓跨馬踏雲來即看峻極
疑無路轉入幽湫漸有階白帝崇輿橫九土上
清真氣接三台揮毫莫罄名巖勝慙謝西征作

緝玉錄

四卷

吳

賦才

、○又

仙掌排空卷畫張萬山環合鎮蒼蒼龍湫飛瀑
遙疑雨鳳管穿雲隱若風西土久知雷潤澤萬
方何以見平康我來不為閒登眺百拜心期有
瓣香二詩格奇骨蒼是人家手

、○登五峯頂

莫抑

五峰高處勢凌空乍登關山一望中亭列花苒
香霧合臺開松陰紫霞籠靈湫育煖衣生潤帶

而飄芳旆。帶紅嫵。我遠來尋勝地。塵冠應是笑山翁。

吳山紀興

方新

仗節西來擁漢關。遙從吳嶽恣躋攀。懸崖翠撲綸巾外。巨壑清留拄杖間。地迴風雲連二華。天清波浪蕩三山。會仙千載空遺跡。惟有靈禽自往還。

秀出秦山石五峯。青天高映玉芙蓉。雲橫絕徼迷孤鶩。水激靈湫起卧龍。徑路無媒寧自往。名

緝玉錄

四卷

吳

山有約且相從。古來多少冥棲士。肯必功成事赤松。

天畔孤亭帶紫岑。杖藜長日費招尋。巖空飛雨

晴猶濕。峽拆浮雲晝復陰。漱玉恰宜消渴病。振

衣寧負遠遊心。東林倘遇雲居士。白首將相煙

霧深。

天風瀟瀟洒五城。秋朧遠還登十二樓。隴上亂峯

隨日遠。汧陽流水共雲浮。招携景入烏皮几。落

魄寒生紫綺裘。回首青山俱舊跡。抽簪何日更

相求

四詩寄北琳琳身名手

飲會仙峯下

楊世卿

峯畔仙壇今欲蕪。仙人曾此會還無。隔雲彷彿聞鈞樂。對境依稀坐鼎湖。時有群龍岩下伏。尚留一鶴洞中孤。春風吹酒翛然醒。恍擬相將宴玉壺。

夜宿吳山賦呈呂憲長周少參

鄒守愚

莆田人

五峯一望彩雲濃。金匱香出九重丹。殿烟開

緝玉錄

四卷

吳

團錦繡。碧霄天洗挿芙蓉。松翻清露宵棲鶴。霧

遶靈湫晝卧龍。神貺欲從何處覓。西來飛雨灑

仙踪。

張祉

汝南人

青山淡淡露晴輝。雨足崇朝雲盡歸。無復浮埃

迷化日。尚餘靈氣潤明衣。龍秋百丈看銀瀑。鳥

道千盤上翠微。因感明禋思稷稷。碧峯恍若覩

黃扉

崆峒

陳講

百二河山入大觀一樽相對坐林巒巖端雨洗
千峯碧洞口雲深六月寒石髓未枯仙已去玉
芝初長鶴頻餐醉來陟倚秋風下老衲何須爲
正冠

、○宿崆峒

方新

西征絳節倚崆峒問道遙追古聖踪絕登天風
迴鶴鶴虛岩陰霧起虬龍光分玉檢雲常繞翠
削窮碑薛自封一曲仙謠何處是招提千載獨
相從

緝玉錄

四卷

王

○夏日携僚來登崆峒

羅朝三河人知府

幾載風塵擾擾中公餘覽勝到崆峒五臺環抱
真乘寺一水盤旋問道宮人過天橋神浩蕩鶴
歸玄洞景朦朧廣成已去軒轅遠明日蒼山萬
古同

、○宿武關驛

江公時尚書

旅况無眠坐寂寥月明孤館更蕭條細泉入夜
聲扁壯密樹經冬色未凋千里思鄉歸夢短五

更憶關寸心遙覺來誤聽猿聲泣却是隣雞報
早朝此詩語語有妙意

、○香爐

蘭若岩荒紫翠深凌霞倒影畫陰陰爐烟不斷
雲疑岫香雨時飄花滿林雛鶴養丹巢古樹老
猿摘果掛危岑舊遊却憶尋僧處天際微風落
梵音此詩語語清麗連馬賓侍何月之疑

、○王母宮

林廷玉

珠宮高建倚涇丘老柏風生六月秋青鳥虛傳

緝玉錄

四卷

王

金母信邊城豈見翠華遊瑤池黃竹名空在紫
閣芙蓉事已休惟有回中山下水滔滔今古自
東流

、○前題

曹璉

孤城四面擁高山雲氣猶屯帟豹關二水合流
千里外三山疑翠九霄間風生遠嶂寒猿嘯日
落長林宿鳥還最是琳宮仙跡在五更鍾韻警
塵寰

○過六盤山

劉大謨中州人

盤盤巖徑攝衣行，似覺雲從足下生。援矢漫窺高鳥近，沾衣空望故山橫。坂驅九折忠猶孝，路入中原險自平。楊柳青青芳草綠，因知春色到隆城。

、。長至後過六盤山喜入隆德

王聘賢 郎中

六六峯頭日日陰，往來肌骨苦寒侵。龍標仙掌低金岳，鳥道黃華極玉岑。凍合坤輿渾雪色，陽回子月見天心。可憐韓范經營地，沙裡含春戟

緝玉錄

四卷

圭

宋沉

、。過隆德次壁間王計部韻

龍膺

鳥道盤迂萬壑陰，西征重度二毛侵。雲連壁壘黃花戍，雪擁旌旗白玉岑。物力凋殘堪滿目，邊書絡繹更驚心。金城此日須方畧，粉署當年共陸沈。

、。九日登山有感

劉國華 趙城人知縣

一上高岡四望賒，秋光多在野人家。楓林半落

霜前葉，鴻雁斜飛雨後霞。山鮮留人常碧色，菊知佐酒故黃花。任教烏帽風吹去，不是區區學孟嘉。

、。山行

李若素 蘭陽人知縣

曉巖小徑自漫漫，不盡蒼崖帶翠巒。石迸泉飛長短下，雲移山動有無看。連天雨過千峰秀，拂壑風生六月寒。極目前途須遠到，驅車踏破碧烟團。

、。味隆德菊八月開

緝玉錄

四卷

圭

八月黃花帶雨香，宦情秋色正相當。寒英元不浥晨露，勁節由來傲曉霜。應有清標榮晚歲，先開冷蕊報重陽。群芳不耐西風力，獨爾崢嶸日月長。

、。暖泉

韓藩

鄭本立

御史

梁園青景遠，清沅積翠疑。芳事事幽日，映桃花明古堞。春隨柳葉上高樓，澄潭網集翻金鯉。古樹陰搖動玉乳，多少名亭遊未遍。又催蕭鼓上蘭舟。

、。前題

梁汝魁

御史

梁園勝槩出城寰一徑斜通碧玉灣畫舫穿雲

寧古洞朱簾捲雨看秋山笙歌催沸群龍起松

栢籠葱一鶴還盡日叨陪情不極恍疑身在紫

微間

、。前題

蕭廩

五雲人御

梁園上築附城陰城上芝雲日共臨畫舫幾回

漚鳥下蒲荷萬點露華深漫因授簡追仙侶且

更臨流試遠心欲倚河間歌大雅小山叢桂豈

緝玉錄

四卷

圭

堪尋

、。前題

董世彥

穎川人

琴書移向小山傍山下斜開薛荔堂作賦正疑

人是楚曳裾誰訝客非梁竹邊月照珠簾曉死

裏春歸玉漏長若共八公論秘訣不因叢桂也

相將

、。前題

吳同春

汝南人

城外樓臺迥接天山巔樹杪噴流泉登臨平訝

乾坤含蕩漾低眉日月懸地近崆峒生曉色源

通朝那駐春烟偶同 帝子憑高宴疑泛仙槎
河漢邊

、。前題

王體復

河東人死

禮賢別業日華宮幾度追陪樂自融授簡慚無

司馬賦登臨聊共大王風紅蕖對竹憐芳杜黃

鳥呼魚下錦叢兒得煖泉池上水化為甘雨潤

秋空

、。前題

許孚遠

卧虎山前雲滿谿平涼城外柳成隄開樽池館

緝玉錄

四卷

圭

景初夏繫馬郊原日欲西幾處樓臺瞻瑞氣四

時花鳥入新題凭欄笑語渾忘夜日滿湖心忽

報雞氣格亦高

、。前題

梅國樓

石湧寒泉入鏡浮田關紫氣抱空流波搖菡萏

千溪碧雨散芙蓉六月秋翠色暗侵青玉案晚

風輕度木蘭舟 賢王下土知名久擬勝平原

十日留

、。前題

郭顯忠

王孫臺榭倚城阿。臺下溫泉漾碧波。席廠崆峒開錦綉。舟移魚鳥聽笙歌。千年帶礪山河在一派。天潢雨露多。授簡尤知能愛客。蒐園杯酒許相過。清安

○前題

趙燿東萊人御

秋日離宮景自幽。况逢晴日暮烟收。霜林掩映花猶放。月徑嘔崎水暗流。樽竿已從過曲檻。笙歌又擁徧危樓。醉后馬上扶歸去。還說重來續勝遊。

緝玉錄

四卷

七

○韓藩山莊

李學禮

聚景園深一逕幽。瀛堤夾柳綠陰稠。天潢特地開山境。涇水回春足勝遊。泉帶竹風醒夢鹿。波搖蓮渚泛輕鷗。憐才謾訝唐供奉。醴酒徒能醉綵舟。

○韓藩山莊

蕭廩

王家亭館接崆峒。俯瞰壺天十二宮。金埒有花回舞袖。丹梯無蔓引長虹。持觴幾向留雲榭。列炬還依灌木叢。清夜歌鍾初歇處。起看珠斗問

巴東

○崆峒

張世則

齊客但知好孟嘗。僂從韓即識賢王。承招鳳駕雲迷徑。共耽遲迴月轉廊。絕嗽亭高夏亦冷。派岩花隱氣猶香。菖蒲酒泛黃金壘。玩賞端陽醉夕陽。

○暖泉

湯賓尹

一溪烟景對呷杯。晴捲空同秒翠來。楊柳疎中窺埤堦。荷華綻處出樓臺。林閒鳥樹東西語。水

緝玉錄

四卷

七

爭池天下上。開此際。思波隆宴樂。兎園不道有鄒枚。湯賓尹不獨文以虛活勝於詩亦然

○前題

趙蘭通判

十二樓臺映月宮。畫舫西渡小橋東。悄寒輕染流雲白。薄暮尤傳返照紅。漱澗湖光高下處。龍從山色有無中。傳杯漫醉王門醴。披簡愧難歌大風。

○前題

邢有作東萊人

名山何必訪丹砂。咫尺仙源路不賒。十里芙蓉

錦浪千章喬水挂明霞樓臺日護真人氣日
月還私帝子家向晚蘭橈徐轉去凌波疑泛半
牛槎

○子午谷

王雲鳳

馬前銅笛數聲頻柳底行沿漢水濱且喜晚炊
來子午曾經春雨憶庚申採茶曲苦穿林女放
瀨聲高蕩槳人却恨妖容幾喪國荔枝飛騎不
沾塵

○金牛峽

向鍾

劍閣西南第一關千年雄鎮萬重山地連雲窟
晴猶濕路遠陰崖暑亦寒幽鳥向人鳴古樹落
花凝露點征鞍卸亭駐節追思處夢裏猶驚蜀
道難

○乾明寺

南山居上

幽尋古剎訪嵯峨鳥道緣雲挽薜蘿身世漸超
塵外迥風光頓覺眼中多悠悠漢水拖青練渺
渺秦山擁翠螺耽詠不妨歸路晚數聲清磬出
巖阿

○五雲宮

石無用

今夜誰家是宿處五雲宮裏最清幽松底
琴三弄荷花池中月一鈞苔櫬落花跡點翠風
吹疎竹亂吟秋更闌對燭心如洗一卷南華說
到頭清酒如散僧入聖

○子房山

甘茹

遺廟香銷曉霧濃冠裳儒者自從容商山羽托
羽威鳳博浪椎親擊祖龍帷幄誤投三傑網湮
波蚤躡五湖蹤亦知人代無用藥遠害飄飄卽

緝玉錄

四卷

李

赤松

○桓侯捍城有感

張頌

新霜已入鬢邊秋日夜歸心漸似流對景有懷
偏得句思鄉無處可登樓古今興廢都成夢衰
老功名不用愁一覺三竿真個穩那知梁燕與
沙鷗

○洋水漁人

楊幹

終日扁舟逐浪遊風濤歷盡幾春秋蕪葭作舍
河濱屋烟雨同眠夜共鷗常產有餘千頃味生

涯無筭百綸頭鱸魚味美頻頻供自是江中萬戶侯此一首原不曾收

輕搖一葉任遨遊占盡江湖萬頃秋隱興不殊雲外鶴閒情常共水邊鷗乘風笑坐孤蓬底帶月甘眠古渡頭幸際昇平河海宴好從擊楫覓封侯

、道上書懷

許后崖進道

東駐遼陽路幾千西來巴蜀更忙忙官從品上新加品病覺年時又倍年報國豈容思綠野籌

緝玉錄

四卷

左

邊端不爲平泉新承聖主恩如海擊楫猶圖效未老一洄

、時邊方多事忽聞奏凱

徐彥登御史

歲晚關南水雪深山郵暫駐夜蕭森長更度雨燈前落短髮經霜鏡裡侵珂珮忝隨供奉伴驅馳無補使臣心膚歌願獻昇平頌章奏何須侈捷音

、謁武侯祠

沈九疇四明人布政

定軍山近故侯祠靈魄忠魂抱在茲立國艱難三顧重報恩生死九原知漢中本是飛龍地天下虛疑逐鹿時遺恨舊時諸將盡却勞丞相數提師

、望五丈原

前人

太白山邊樹滿林陰風不散陣圖昏荆襄西控三巴水河渭南開五丈原亡國僅存恩未報老臣雖死賊猶奔禽權誠操都休問一出隆中漢已尊

緝玉錄

四卷

左

○○過武侯祠有感

黃輝四川人太史

丞相崇陰此地偏幾人揮淚定軍前千秋信史猶生氣數尺寒碑自暝烟棧閣驚殘派馬路干戈愁絕卧龍年山頭遺鏃還堪拾冷落兵書若个邊

拜表朝行夕漢川千群貔虎盡屯田祁山細雨蔓菁地汚水微風羽扇天巾惘生看曹馬盡陣圖密付鬼神傳艱難誰復吟梁甫悵望東垂諸燧煙

漾水橋遠禮舊祠風塵飄泊古今悲南陽指碩
乾坤定五丈蕭條日月移涕泣難留炎祚去鞠
躬不負主人知重來想象生司馬細草荒烟倍
我思

○鄭都山

石無用

鄭都山上翠重重千樹桃花萬樹松綠水幾灣
流曲澗白雲一片抱孤峯穿林影動猿常見伐
木聲聞樵未逢半日行來方到院慙慙僊子爲
鳴鍾

緝玉錄

四卷

奎

高明宮殿鎖烟霞世隔僊凡一徑斜石窟有靈
生紫氣瑤臺無路覓丹砂黃猿夜嘯孤峯月白
鹿春眠一洞花况遇主人能愛客幾回留我飯
胡麻

○柴關

甘爲霖

東風昨日午吹沙一夜柴關夢裡賒紫柏山前
雲浪水青林樹底路盤蛇一輿直上臨頭雨雙
眼纔看覆手霞莫遣僕夫添喫力不因客子速
還家

○松林驛同鴻所夜坐

張景賢

六月欲盡秋氣臨故人相逢松樹林停車露坐
愛山色秉燭夜話知我心繞屋流螢流點點窺
人缺月光沉沉長途積困此頓失坦腹高卧時
微吟体亦健

○登紫柏山漫書

半劬宗

紫柏山中入跡疎山雲長護此清虛龕雲宿霧
神仙窟翠竹倉梧鸞鶴居鳥道迂迴懸正練龍
湫飛激聽鳴珞上方佇待登臨處故遣秋風駕
緝玉錄

四卷

奎

鶴車

○過柴關

陳以勤

歲暮星槎向北征柴關關上更愁生兩山瘦絕
澗泉落白日塵黃虎豹橫古木虬盤疑雪色重
裘鐵冷且風聲壯遊司馬有何意回首煙雲空
復情

○宿秦郊鋪

李遜學

倦投山館息征騑笑掬清泉自浣衣一鳥碧穿
高漢破閑花紅柳瘦巖肥雪融野渡增春漲雲

掩荒村。歛夕暉。擾擾塵途來又去。到頭誰定利名機。

石泉舟行

黃文翰

問夜如何。紅缸欲開。灘行只待月。東來山高望。後
武生魄。風小春前未。客海自在。江流原穩。坐太
虛。天籟與。遲迴招邀。不擇窮荒處。羌笛吹寒。舊
舉杯。

江清河濁兩分流。浪起灘迴激石頭。山送青來
圖回古。鷗飛綠去水雲悠。棹歌喜聽鴛鴦。孤節蕭

緝玉錄

四卷

奎

鼓愁聞過十洲。疲縣忽傳新令尹。宜民端解

廟堂憂

石泉山雨泊。清江灘急舟行水。欲浹峻嶺泥沙

愁滑馬逆。流彭浪忽侵窓。嘯歌獨倚。劍三尺。書

信誰遺。鯉一雙。那得東歸。淮春圖任教。陽虎咲

迷邦

春暮西巡仲夏歸。山塵水氣蔽征衣。關心民瘼
無鑿術。回首家園失釣磯。把酒臨江餐甚素。扁
舟孟浪興今非。石泉經過聊棲邸。明月觀風對

紫微

此君秀骨新姿盡脫。異徑如跡。竹馬風清。

登石泉城樓

項思教

雨餘江靜。午風柔。載酒邀賓。續勝遊。群聞數峯
青。露合。統梁三疊。綵雲昔看圖。却有當年傳覓
句。重來前度劉。閑雅更憐玉。建在獨將潦倒。愧
斯樓。

雨歇山城霽色開。登樓一望勢雄哉。青螺特地
南軒入。雪浪排空西極來。作賦漫愁王粲。閣歌
風思上漢高臺。臨江釀酒皆豪邁。不為無枝鳥

緝玉錄

四卷

奎

鵲哀

香栢崖舟行

李本固

絕壁高懸漢水濱。翠微天際遠紅塵。霞飛谷暗
蒼松老。溜滴石穿。碧草新。啼鳥喧聲。尋棲壘斷
律連。臂下。嶙峋舟中過客。堪回首。岩上雲來竟
逐人。清俊不染塵言。叔茂固是謫人。

過馬嶺見刈麥

祁允宗

憑軒遙遞入從隴。雨後寒帷面。面風鳥道。嘶嘔
山上下。人烟歷。落水西東。石田久乏。金銀氣土

著愁聞杼軸空。猶喜春來甘雨足。黃雲簇簇慰三農。

、○饒風嶺

任惟賢

朔風吹雪積。群山山勢交。空不可攀。皎皎粧銀。清絕裏。皚皚含玉翠。微聞寒梅馥。郁花長嫩老。樹。漠。糊。葉。半。剛。欲。訪。玠。璘。遺。跡。處。白。雲。迷。路。恐。難。還。

○饒風

趙鯤

盤旋飛磴開千仞。疲茶肩輿次七乘。疊陣高標。

緝玉錄

四卷

李

落照紫窮屋。深鎖暮烟。若逸情誰可同。安石神。慮。那。能。繼。魯。陽。四。極。不。堪。舒。遠。眺。一。聲。樵。唱。下。南。岡。

、○宋守臣和公彥威統制楊公再興死節

貔貅曾是守饒風。扞拓金房未易攻。十八谷開。通。徼。外。五。千。兵。勁。入。關。中。賀。蘭。不。救。睢。陽。敗。諸。葛。猶。存。越。雋。功。當。日。更。推。楊。統。制。馬。傷。軍。沒。前。飛。紅。

○雲霧山

譚綬

萬疊層巒千仞巔。日飛雲霧景綿綿。蒼山映色。呈。奇。狀。綠。水。成。文。吐。瑞。烟。岩。濕。龍。拖。春。雨。去。洞。昏。猿。伴。曉。雲。眠。擬。當。會。到。中。峯。處。撥。霧。披。雲。覩。碧。天。

、○宿羅漢寺

王一麟

裊裊雲羅山逕幽。禪關歇馬暫淹留。月移蒼菊。花。閒。夕。露。滴。芙蓉。葉。上。秋。一。榻。微。吟。忘。宦。荒。五。更。清。夢。隔。閨。浮。無。端。曉。色。迎。驄。加。碧。靄。空。濛。濕。綺。裘。

緝玉錄

四卷

李

○過龍湫

湛湛龍湫枕漢漚。箇中時聽雨風吟。光搏水底。涵。紅。日。影。落。波。間。浸。碧。岑。岸。柳。鷗。眠。煙。淡。淡。池。萍。魚。躍。晝。沉。沉。九。天。一。陣。轟。雷。作。喚。起。蟠。龍。沛。傳。霖。

、○登太平山

躡磴攀蘿到碧峯。誰知絕頂路平通。致身已在。雲。霄。上。覽。景。還。歸。宇。宙。中。老。鶴。踏。翻。松。蓋。露。孤。猿。肅。落。桂。花。風。太。平。有。象。山。名。好。緩。步。談。詩。興。

自濃

○ 仙女洞

任大仰 本邑人

窈窕紫紆鎖翠崖。幽深虛敞絕塵埃。藥爐晝永消烟火。碁局年深雨長苔。流水一溪芳草秀。香風幾樹碧桃開。月明午夜笙簫響。仙女時時跨鳳來。

○ 古崖溪

碧水潺潺穿石罅。直如浮羅曲如蛇。風生波破魚鱗細。浪淺隄分燕尾斜。夜雨吞聲歸別浦。曉

緝玉錄

四卷

充

雲飛影過前沙漁。即釣處古今在茅屋。孤村有幾家。

○ 夜泊洵陽

李維禎

迴波峭壁逕無雙。草昧何年此造邦。三。省。道。人錯楚秦蕪似蜀。水交洵漢總名江。帆檣拂樹家家岼。樓閣依山面面窓。最耐月明沙際宿。鰲燈漁火對春缸。

○ 洵陽江行偶成

趙燿 東萊人

曉發孤城汎鷁舟。徐牽錦纜遡江流。雲峰繚繞

如侵座。烟樹蒼茫似結樓。帆影橫堤驚水燕。花聲衝浪起沙鷗。我來循澣咨民瘼。不是山陰逐棹遊。

○ 署憩臨崖貽令令

周夢賜 推官

臨崖一過又經年。崖上藤蘿益可憐。野趣不隨芳草盡。幽情若向白雲牽。採神逃俗移僧室。避暑焚風理舜弦。更喜安仁能賦賦。河陽花壓錦鞦韆。

○ 秋日同於別駕周司理遊寺

緝玉錄

四卷

七

沈啓源 浙西人

新晴江郭漾輕舟。選勝登臨豁遠眸。四野烟嵐浮積翠。千家砧杵帶寒流。清言不藉琴尊冷。旅思偏宜草樹秋。叅佐翩翩多雅調。相邀何必庾公樓。

○ 懷古菴袁公

共說投簪可息機。此行端合遂初衣。已從方外尋仙窟。莫向林中扣竹扉。入崖孤雲寒片石。傍簷新柳晚依依。春來草色誰同藉。徙倚江天望

系欲

○晚宿洵陽江上

朱應登

岸泊虛舟有幾隻。晚來相對發銀缸。山連象
闕雲千里。水遶河城月半江。煮茗嫵烟移竹竈。
吟詩愛景倚蓬窓。須臾驚起洲邊鷺。何處鍾聲
隱隱撞。

○遊祐聖宮

李希參

翠微深處是蓬萊。宮殿盤盤清晝開。風散爐烟
迴客座。鮮鋪石磴綉仙臺。水環長鏡天高下。峰

緝玉錄

四卷

七

翠幽林鳥去來。燕有梧桐井夜月。謾將此意共
徘徊。

○南安卽景

鄧山

蜀人參政

舊說南安風景好。紫霄天竺可盤桓。渭橋柳色
偷春暖。鹿嶺松聲入夜寒。碧岫雲遮晴濕細。赤
山風送夕陽殘。華林栗水巡行處。青壁冰壺馬
上看。

○秋日經西寧廢城

朱應登

堞雉岑峯岐路邊。遺鐘猶紀靖康年。乘田野草

寒生燒入浦。哀鴻喚帶烟。北狩鑾輿淹朔漠。南
來胡騎蔽雲天。中原轉盼俱陳跡。誰爲金湯可
萬全。

○會寧聞邊事有感

陳卿

天道陰晴未可期。手攤書卷坐支頤。斜陽林外
鳩呼婦。積潦堦前雀浴兒。胡騎中宵驚自逸。田
家薄酒咲相持。一秋行李多淹滯。西望甘泉好
去時。

○次韻

松霖

緝玉錄

四卷

七

一統圖書仰盛朝。邊城何藉漢嫖姚。春回塞草
愁應破。雪霽陰山凍未消。琴劍不離行色壯。風
塵相逐馬蹄驕。明朝又問烏蘭道。法象光騰映
斗杓。

○赴河西行經會寧原上偶作

張佳胤

都御史

黯淡山城古會州。胡天雙目盡高丘。春深柳色
疑霜雪。日落邊聲起戍樓。寒雁啼雲皆北向。濁
河歸漢亦東流。乘槎豈是窮源使。投筆應疑定

遠侯。

、○宿會州憶甘州道中

崔鑒 人學士

金城千里舊焉支。聖代封疆過漢時。地新燉煌
歸屬。卻關名嘉峪限諸夷。玉門回紇爭輸貢。青
海羌胡遠受羈。已見流沙被聲教。真看萬國樂
雍熙。

、○春日原東源僉憲遊會寧西山用韻

劉伯燮 參議

西山縈繞帶溪河。山色微茫春晝多。逐客敢論

緝玉錄

四卷

七

孤劍遠殊方。應荷使車過。延開絕壁。依天語興
擬尋芳。且自歌。日暮山城傳柝警。誰能極力挽
天戈。

、○再遊桃葉山同東源原僉憲用韻

溪山日抱野雲斜。二月春城噪曉鴉。西極羌戎
惟峻嶺。北連朔漠總飛沙。百年稽顙來頭目。萬
里貔貅布爪牙。聞道桃源能避亂。桃山此日獨
無花。

、○會寧公署謾興呈原東源

秦山百折落平沙。山郭蕭疎有百家。極目女牆
依絕域。賞心戎地少飛花。豸袍映日牀頭劍。鼙
鼓遙天馬上笳。獨媿放流千里外。飄搖應擬問
漁槎。

荒原遠戍白沙飛。閒柳尋花入翠微。秦嶺轅門
終日閉。湘江竹舍幾時歸。共傳絕塞來天馬。獨
枕孤琴看落暉。掃却簿書餘吏隱。不因鷗鷺已
忘機。

萬里河湟克國營。千秋屯戍暮霞生。山來鳥鼠

緝玉錄

四卷

七

孤城合水暗魚龍。衰草明秦地。幾回春晝夢。楚
天一敗故園情。長吟繫目麒麟閣。何日瀟湘有
列名。

、○公庭晚晴坐對嘉嶺山遣興

延安

李廷壽

齊南人

嘉山疊疊倚晴空。景色都歸夕照中。塔影倒分
深樹綠。花枝低映碧流紅。幽僧棲迹烟霞塢。野
鳥飛歸錦繡叢。翹首峯頭故管墨。令人頻憶范
文公。

、○軒轅黃帝廟

熊谿素石

板雲履水謁橋陵翠柏烟含玉露輕袞冕霞

天地老文章星煥海山清巍巍鳳閣迎仙島渺

渺龍車駐帝城寂寞瓊臺遺漢武一輪皞月古

今明詩體亦不凡

○宿雲巖郵亭

馬中錫副使

萬疊青山晚望通數家雞犬一林同溪橋自過

莽蒼野逕有微意代有微意朽杞紅薄宦已諳分陝路

清時體訪避秦翁悠然忽感當年事曾拜金

緝玉錄四卷

主五

門夕照中

、○過宜川偶成

曹璉

溶溶二水會宜川景物依稀尚昔年鳳翅千尋

交碧漢雲巖萬丈掛寒泉關臨馬關烟橫塞渡

過烏仁月滿船最好城南忠武記令人讀罷思

悠然

、○題渾城祠

薛瑄

將軍遺廟倚山坡匹馬東來始一過決決庭前

泉亂瀉嚶嚶林外鳥爭歌雲邊遺像何時感

簡勳名永不磨堪羨夷人存大節中華冠蓋果

如何文清回理學人賢而詩律自精渾尔尔

、○得漢城紀事

林俊

天然樓堞護雲低萬壁丹青眼近迷兩漢英雄

傷舊事三巴晴雨問前溪入關有約今誰定與

仲徒多鳥自啼碎殺病餘曾漫棄累屍頻老托

征西

列堵城堅巧磚銅當關一阻萬夫雄凱鏘得漢

猶殘宇捷上平蓋有迹功玉帳牙旗渾事外紫

緝玉錄四卷

主

芝芳筌自山中石林野老休相怪我舊江門老

釣翁

、○彭祖遺壇

強晟汝陽人貞平前後為秦太傅

滄海桑田幾變更一丘千古屬錢鏐傳聞自昔

名難泯樵採於今勢欲平雨洗枯松蝸有篆苔

卦老樹鶴無聲吁嗟八百終歸紅對酒何妨學

步兵

、○果老幻墓

真宰

物外神仙竟有無爭傳此地是遺墟春回野燒

寒蕪綠人靜空川片月孤浪說飛騰人化鶴寧
傳虛幻紙爲驢三山弱水知何處塵海茫茫不
可呼強在史爲杜史子承家學有全唐詩話多
著作惜子孫零落不有收二首以誌悲

緝玉錄卷五目錄

七言律一百三
十六首

會寧聞溫道長督帥平倭喜而有作

宋賢

伏羌咏古

曹璉

入伏羌境

胡瑞

過伏有感

唐臣

寓伏日食

熊爵以下

過元高山

緝玉錄

五卷目錄

一

雨館小憩

甘茹以下二
首

羌郊畧寺

伏羌偶感

暴孟奇

安定道中書懷

朱應登

鞏昌秋夜萬壽寺陪虞坡同年宿

白世卿

諸葛轅門

張鵬

登祁山謁武侯祠漫賦

鄭國仕

徽臺有感

常賜

微臺感興四首	陳講
杜子美祠	張鵬
宿火鑽行臺	王邦瑞
徽州閱兵發護金陵賦此	
秋日同裕里邵公登鳳凰山	周瑤
再至微山別省亭先生	馮惟訥 <small>以下二首</small>
登興善院	任倫
緝玉錄 卷八	二
高橋次韻	甘茹
螳螂晚照	李本緯
臨江古度	張季思
登迭烈遜臺對月 <small>靖虜</small>	田汝穎
冬巡迭烈遜二首	董世彥
登邊城	吳喻時
登南山	梅友松 <small>以下二首</small>
又題三十六盤	
譙樓	邢玠

安遠樓	蘇濂 <small>以下二首</small>
治平樓	
九日寓洮陽次韻	李遜學 <small>以下三首</small>
臨洮道中	
鳳凰山	
登鎮邊樓懷鄉先生解學士	張雨
梨花花光	丁晉
東川耕牧	文志貞
緝玉錄 卷九	三
黃河晚渡	丁晉
天都煙雨	文志貞
東川耕牧	荊州俊 <small>以下二首</small>
秋日金園卽事	
黃河	高弘 <small>以下二首</small>
雪山	
大夏橋	王竑
重臺原	高弘 <small>以下四首</small>
龍湫廟	

入朝谷	驪山次韻留寄友人	五言絕句 <small>四十首</small>	同飲南塘賦此併呈大中丞黃公梓山	余閱寧鎮 <small>冊使章公懷愚歸年丈春陽</small>	示紀事四詩賦答二首	長城關同劉定宇老先生飲眺和答	緝玉錄 <small>五卷目錄</small>	九月飲長城關	秋日同總督李次溪先生長城關飲眺辱	花馬行臺留一菴王年丈話舊	拜寺口	和途中口舌	途中口舌	巡行登賀蘭山二首
邢雲路 <small>以丁四</small>	康海 <small>二首</small>		黃陸	楊應聘	周光鎬		六	李汶	王遴	王樗齋	孟霽	前人	黃彥士	吳鴻功 尹應元

過華陰	三過華山	希夷峽	登華	芰荷紅翠	竹木陰森	拙洞藏春	灰堆聚景	溫泉	緝玉錄 <small>五卷目錄</small>	鳳凰山堂同郭省亭憲使坐序二首	飲月石	渡涇	過醴	觀瀑布	渡輞川	登棧道
李預	陳棐	王邦瑞	祝富				王麒 <small>以下四</small>	蘇志	七	陳棐	陳昌言	趙時春 <small>以下二</small>	沈思孝			

華山

溫仁和

山蓀亭二首

張紐新
郭登庸

太華山跡二首

汪廣洋

登華阻雨

劉芳譽

登祁山

鄭存仁

龍門洞

陳昌言
以下九首

金牛峽

陽平關

東山觀

緝玉錄

八卷目錄

八

仙釋

山路

天臺夜雨

五丁峽

浣石

鴻門

始皇墓

六言絕句

十首

藍橋道中

伏羌有感

王雲鳳

艸川舖書壁

白世卿

虞關道中

劉良卿

鎮安署中閑步六首

王雲鳳
李昆
姚吳

七言絕句

一百四十六首

宿咸陽

黃公

驪山晚照

劉儲秀

驪山

張原

登驪山絕頂

楊四知

緝玉錄

五卷目錄

九

過華清池登驪山至老君殿三首

章玄應

遊溫泉

李長春

題始皇陵

僧達觀

坑儒谷

周弘禴
以下二首

新豐城

陪遊輞川四絕呈兩峰先生二首

敖英

藍橋小憩二絕

龍膺

題六駿圖	王錦
題六駿馬	
紫荊奕葉	峻南
巖南春意	以下二首
過龍泉坑松筠三首	熊遜學
重陽宮	陳其學
南上官村親陪李使君碑	
題吊姜女望夫七首	趙岫
李雄藩	
緝玉錄	十
題姜女祠壁	楊巍
望夫	聞道立
刺竹	以下三首
鏡石	
題景四首	趙忠
岐山途中遣興二首	楊美益
岐中雨霽	韓蓀逸人
將登吳嶽遙望二絕	李景莘
王母宮四首	楊巍

暖泉五首	梁式
霹靂峰吟四首	孫永思
前題	石片
中林春曉	王瓚
溫泉冬煖	以下二首
晴嵐凝翠	劉憲
驪山溫泉宮吊古四首	劉餘澤
已亥赴蜀再過驪山溫泉昔少子采侍采	
生於宦秦乙酉者感賦四首	
緝玉錄	十一
題溫泉二首	劉一相
李應祥	
春風	王麒
春情	以下十八首
春嬌	
春醉	
春愁	
舟中漫讀	
張良	

丁公	太華	舍身樹	華山遙見白羊	過蒼龍巖	登山偶成六首	希夷	望華	宿玉泉院	緝玉錄	華山雜詠五首	白雲洞	登華山	望華	青柯坪紀事	希夷峽	望華山	別華山	懷希夷先生
	劉基	王履				薛瑄	王九思	魏允貞	三	孫應鰲	無名氏	張光宇	姜子羔	許孚遠	蕭廩	李長春		張維新
		以下九首														以下二首		以下二首

華山贈蓬頭道人	天門松二首	讀書華頂中秋觀月	贈華山羽士	青柯坪遇雨	登華	觀玉井蓮	華陰送李道士	玉泉院觀李本寧太史碑適華陰王明府	緝玉錄	造酒至遂成二絕	登玉女峰	宿華岳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	徽州道中問俗却謂有仙人崖者二首	邊城月夜樓讌二首	鎮北樓二首	老僧岩
李維禎	盛訥			楊四知	王來賓	張佳胤		俞安期	三	南軒	周傳誦	閻東	吳吟時	石燕華	樓峰王	
	以下二首			以下二首												

趙然臺詞楊忠愍公祠公謚曰忠愍

晉

李維祺

夏日登西巖寺

楊恩

登鎮邊樓次解大紳韻三首

顧其志

河州

解縉

鎮邊樓五首

解縉寶明馬紀
吳道詩繼

秋臺獨坐

孟霖

壬子行邊暖泉暫憩

文球

緝玉錄

入書音錄

古

出塞曲三首

王用賓

四皓山

戴珊

四皓

岳正

韓昌黎祠

劉璣

贈商州任處士被封二首

李東陽

緝玉錄五卷目錄終

緝玉錄卷五

汝南星垣傳振商君雨評輯

古魏慈予成基命靖之刪訂

七言律詩

會寧閒溫道長督帥平倭喜而有作

宋賢御史

邊城落日暗荒臺卧斷江雲雁未來海上風塵

方荏苒天涯書劍尚徘徊三千禮樂應重譯十

萬旌旗出上台談笑誰能休轉戰春風依舊熟

緝玉錄

五卷

一

庭梅

伏羌咏古

曹璉

百里平川入冀城伏羌誰改舊時名風雲半捲

天門近瀑布遙連渭水清陽谷霜寒啼鳥亂赤

崖風細落花輕泮宮咫尺行臺側喜聽諸生葛

誦聲

入伏羌境

胡瑞恭議

曉來薄霧潤行裝百里遙途遇伏羌幾派潯溪

分活水兩行嬾娜映垂楊荒郊幾覺花生媚平

隄秋臨稻亦香鳥弄巧聲益滿耳宛然風景似南方

過伏有感

唐臣知府

公署遙瞻渭水滴天門山聳兩峯奇頻塔雨滑
川苔色老瓦風欹碧樹枝短短稱苗綠出水稀
餘柳絮尚沾衣輦昌寄寓徵江客誰遣燈前問
幾卮

寓伏日食

熊爵御史

去歲地震蒼龍窟今年日食伏羌城鼓角人間

緝玉錄

五卷

二

白啞雜星辰天上忽分明微陰才判陽先厄聖
化方隆災異成閉閣求言正此日遙聞有表
賀河清

過元高山

春來策馬過山巔奉倚晴空萬仞懸却許此身
同化羽誰言斯道匪登山豺狼經眼愁無地雞
犬忽聞喜有天盡日行程人不見夕陽影裏鳥
聲喧

雨館小憩

其姑

秦川積雨接天陰秋色淒淒半陸沉去鴈難傳
關塞信攬貂先試雪霜心千家村舍無烟火百
里車徒滯足音稍喜偷閒閉山館暫時吏牘莫
相侵

羌郊崑寺

朱圉山如赤壁長山腰崑洞列蜂房盤雲一徑
緣難度吞月踈櫺櫺自輞輦樹秋連僧眼碧渭
流夜閃佛燈光郊扉不鎖猶禪定俗駕何由到
上方

緝玉錄

五卷

三

伏羌偶感

暴孟奇御史

駢駢驄馬下關西觀物愴然不勝悽山爲求薪
形漸瘦水緣石激勢常低秦亭雖有義皇廟渚
野已無蘇武牴世趨江河知愈下今人難望古
人齊

安定道中書懷

朱應登

羌隴西來秋事非長安東望渺庭闈十年故國
悲遊子九月寒砧感授衣返照入林樾鼓急寒
雲壓塞雁書稀干戈忽勝愁遑地聞道中原上

息機

○○○鞏昌秋夜萬壽寺陪虞坡同年宿

白世卿即中

清寧相話水雲中香霧濛濛繞梵宮使節遠從

滄海至星槎直與十牛通一燈客影連床夜滿

地月明何處風兄弟天涯離思切萍蹤回首各

西東韶朗有風韻

、○諸葛韓門

張鵬

夜半文星墮將營元戎此日泣霓旌風雲忽變

緝玉錄

五卷

四

雄圖去龍鳥猶循故壘行空谷秋深惟古木叢

林春到有啼鶯山椒風雨蕭蕭夜苦憶當年戰

鬪聲

、○登祁山謁武侯祠漫賦

鄭國仕御史

斜日沉沉古廟幽武侯禮祀幾千秋數家瓦舍

連成壘一派清流遶舊洲官道徒存流馬跡什

城猶似卧龍遊天公何事亡炎漢五丈原頭星

夜流

○○徽臺有感

常賜沁水人御

花似半開鏡裡顏一春消息透秦關酒傾潯水
金中月夢破栗亭脚底山野眺期年催驛馬還
瞻指日到仙班烏臺駐節饒清興幾度星移月
影灣體致新奇

○○○徽臺感興

陳譚

千峯高崕赴河池愁向荒原吊古祠運去將軍

空死國時危工部漫題詩雪霜楓葉橫蕭寺風

雨梅苔長斷碑落日高城迷悵望何堪永夜角

聲悲有建韻

緝玉錄

五卷

五

萬堞霜涵紫氣清短簷乾鵲報新晴寒泉谷靜

雲流細古木臺高雪積平隴笛喚殘鸚鵡夢洞

簫吹落鳳凰聲碧窓深鎖憐予寂一夜歸心看

月明清員流麗大是韻人

孤城吟望遡寒風景物蒼茫感慨中金水雲邊

聲擲谷鐵山雨外影蕭空草深塞北肥胡馬雪

擁關南阻蜀鴻長劍倚天吟天几興酣何處覓

郵筒

黃葉蒼苔去路迷寒城曉曉烏啼海天日近

長安北錦里雲連劍閣西歲晏有人還白水霜
高無鴈度青泥世塵在再搔蓬髮山月江風負
杖藜興象超然格意渾員絕無斧痕詞壇老手

杜子美祠

張鵬

御史洪雅人謫寄
巷子崆峒有贈詩

杜子祠登傍翠巖西風日日上高臺光搖萬丈
詩千卷迹寄殊鄉酒一盃瓦落空墻飛燕笑苔
封古砌草重哀思君丰采瑤池隅擘霧穿雲見
月來高爽

宿火鎖行臺

王邦瑞

緝玉錄

五卷

六

下馬孤亭客路長萬峯迴繞鬱蒼蒼山川不盡
皆文物禾黍猶存幾戰場硤口遠連江水白隴
頭近是塞雲黃危途總有登臨興無奈猿啼欲
斷腸

徽州閱兵發護金陵賦此周璠

副使

南國兵戈未定居山城玆檄遠征車千人應募
鳴刀處萬里從軍敵愾餘鳩鵲觀懸天月滿鳳
凰臺望海雲疎何能摩楯還歌凱宜室應將前
席虛

秋日同裕里邵公登鳳凰山

馮惟訥

副使

鳳凰高閣俯晴空萬里盤叢此路通遠近川原
秋色裡參差草樹夕陽中尊前舞袖翻霜葉天
外清簫咽塞鴻回首舊遊成夢隔獨將遲暮欲
征蓬

再至徽山別省亭先生

緝玉錄

五卷

七

河池近接鳳凰臺使節常隨候鴈來塵世幾逢
桑葉熟山城再見菊花開淹留絕塞悲馬衍笑
傲清時羨郭隗便欲與君成遠別春風去剪北
山萊馮君緝詩紀大有功於風雅而詩亦清雅
不凡

登興善院

任倫

推官

步上祇園眺望際溪山何處不煙霞心懸帝
闕三千里春滿山城十萬家自見碧筠倚上苑
誰憐芳草傍天涯歸來策馬心應急微雨黃昏
一徑斜

高橋次韻

甘茹

深山處處有龍蟠雲氣常屯萬樹端長駕寄興殊
從來

輕險路弊來猶自耐春寒。棧花欄。慢供青眼。板
屋逃亡。愧素餐。暫假高橋對流水。狂歌收調。和
人難。

、○螳螂晚照

李本緯推官

山脚西日景回東。點點東山入畫中。鴉閃背金
投古戍。牛橫笛。玉散清風。和煙淡抹。林梢紫隔。
水微留。島外紅。不似驪山頻舞地。千金一笑縱
羞戎。意求上艷

、○臨江古度

張季思

緝玉錄

五卷

八

雲山深處是文州。州北溶溶白水流。迢遞路盤
懸。昂石往來入籍。濟川舟。一篙撐破層波。月雙
艣。搖翻萬壑。秋自嘆。遠遊名利客。飄飄何異水
中鷗。

、○登迭烈遜臺對月

靖康

田汝顏

荒塞誰能築此臺。偶乘秋興一樽開。風吹萬里
邊塵去。月轉孤輪海嶠來。靜影遙隨山隱見。浮
光曲逐水滌迴。英雄千古今何在。且對良霄共
寫懷。

、○冬巡迭烈遜

董世彥

落日蕭條木葉殘。黃河一片掛噴噴。惟應明月
關山滿。轉向秋風鼓角寒。左臂斷時通翰海。朔
方城後屬樓蘭。依然古戍三陴在。不見嫖姚出
塞難。

○○又

路轉黃河曲曲灘。到來亭障掛噴噴。峻防總是
依秦塞。決策何當集漢官。一望玉門天不斷。遙
連青海地常寒。于今萬里皇圖大。猶有匈奴

緝玉錄

五卷

九

隱賀蘭

○○登邊城

吳喻時總督

州臨赫連尋遺跡。城近蒙恬想舊勳。虎落千山
連紫塞。龍媒萬竈拂黃雲。日光渺渺帝鄉遠。
草色陰陰虜帳分。願有當年驃騎出。好將方畧
報明君。

、○登南山

梅友松總督

登高絕徼亦奇哉。况是南山自有臺。徙倚蓬萊
空瀚海。全收蒼翠入霞杯。鍾靈題閣風流迴。博

玉手挂天際來月底飛苞賓塞下燕然何計奏

又題三十六盤

爲歛名王設旄西金城群道接雲霓山盤六六
曉巖上河轉三三遶潤低劍倚祁連肝是鐵封
提函谷手爲泥總如方畧慚克國何事春聯入
品題骨力珊

譙樓

邢玠

層樓高聳逼青空獨凭危欄四望通朝拱有山
緝玉錄五卷十

分遠近高低無畝不南東名垂爾雅周焦穫地
列黃圖漢瓠中塞外只今烽火靜綠臺長滿望
夷宮有脩雅之韻

安遠樓

蘇濂

平生聚作遠遊篇起得突兀有勢今夕真逢度莫年北望穹庭
纔咫尺東瞻魏闕更三千清時控御邊塵靜
暇日登臨宦况鮮漸老蕭條淹絕塞幾回搔首
憶林泉風格駿

治平樓

曉寒草冷絕人烟一望沙場思悄然萬里河流
原入漠千群胡騎尙臨邊請纓定有平戎策賜
幣應非款塞年望聽鳴笳愁倒極夜深霜月故
娟娟

九日寓泚陽次韻

李遜學

好月頻招山海連乘閑小坐亦相宜荒城奏角
初傳夜落葉驚風又索詩三徑有情千里夢一
燈無語百年思紛紛髦士如修竹盡願成龍化
鳬陂吾鄉李公詩十清遠以伯道抱恨其意無
存予輯數首不啻半尼味亟爲揚其遺芬

緝玉錄

五卷

十一

臨泚道中

茅屋誰家盡掩扉亂山空翠濕征衣顏垣雨久
苔侵合遠塞風寒鴈過稀冰外出通僧寺路水
邊清占釣魚磯狂歌不盡登臨興日送飛鴉帶
落暉

鳳凰山

十年不見鳳凰山今喜承恩得暫還快覩朝
陽掛鳳翥爭如出岫白雲閒河源來自崑崙境

地勢遙連積石關。寄與吾鄉鍾秀者。好登絕頂共躋攀。

、○登鎮邊樓懷鄉先生解學士

張雨

萬里烟雲學士樓。千家村郭舊湟州。鳳凰古調餘樵牧。河嶽靈光散斗牛。漢帝深恩前席召。賈生流涕百年憂。慘舒消息皇天意。伏臘虛無野老愁。

、○梨花花光

丁晉

蘇州人洪武謫居蘭州

緝玉錄

五卷

十二

環果花開及暮春。天桃艷杏豈同群。捲簾渾似飄香雪。遶屋翻疑漲白雲。携酒洗粧曾有約。簪花壓帽久無聞。枕書偶向南窓卧。夢斷西園夜已分。

、○東川耕牧

文志真

乞得人間自在身。東臯甘作太平民。一犁耕破雲千頃。兩笛吹殘月半輪。布穀喜聽窓外曉。跨牛時探隴頭春。從來不識凌煙閣。只恐微書下紫宸。洛京別

○○○黃河晚渡

丁晉

金城關隘枕長河。幾見風生漾白波。跨蹇尋芳草渡鳴橈人。唱竹枝歌。中郎持節何年去。傳望乘槎此地過。正值亂鳴啼盡處。歸心無奈夕陽何。丁晉詩格俊雅。多風不露骨。不傷柔。因三陽何。丁晉詩格俊雅。多風不露骨。不傷柔。因三

、○天都煙雨

文志真

萬仞天都聳翠微。淡煙疎雨暗霏霏。松巢鶴詠烹茶避桑戶。鳩從逐婦歸。草樹漫隨青霤散。催詩常共黑雲飛。倚樓幾度閑翹首。一望妻迷映夕暉。

緝玉錄

五卷

三

夕暉

、○東川耕牧

荊州俊

塵清北鄙沙荒遠。雨足東臯沃土長。綠野晴開收黍稷。青山日暮下牛羊。隴頭扣角聲猶古。樹底蒸藜味自香。老去不須圖上畧。只將歌咏答陶唐。

、○秋日金園卽事

荊州俊

秋風列樹滿河陽。且喜偷閑過草堂。花爲地靈舒錦繡。鳥因天籟送笙簧。行穿一徑清波轉。坐

對群山鬱色蒼。誰薄遼州無勝事。東臯亦自足徜徉。荆君詩固清雅

、○黃河

高弘教授

神禹疏河事已休。窮崖奇跡至今留。山形西控三千里。水聲東流幾萬秋。鳥道遠連空翠合。斷雲長傍戍樓浮。宦遊幾度登臨處。不盡思鄉戀關愁。

、○雪山

寒雪經年積翠微。群峰高並白雲齊。光連西北

緝玉錄

五卷

古

崑崙遠勢接東南。泰華低古寺。幾間蒼蘚合。老松無數野猿啼。深岩落日聞鍾響。知有幽人夜指迷。

、○大夏橋

王竑河州人尚書

長橋一里跨長河。宛若長虹飲碧波。泊岸蕪葭秋未老。歸家旅客暮偏多。漁翁日晚猶垂釣。關吏時清不枕戈。我亦昔年題柱後。叨乘駟馬屢經過。裴毅殿前推殺執金吾。因銅肝鐵膽大夫。而詩情散朗有韻如此。不減廣平梅花賦矣。

、○重臺原

高弘

馬蹏平原襯軟莎。氤氳天氣溢清和。水歸大夏藍浮帶。山入層霄翠擁螺。好鳥近人春語滑。奇花遇雨晚香多。公餘到此歡娛極。蒲眼風光取次哦。

、○龍湫廟

古廟沉沉倚太清。蒲堦花草散芳馨。一泓水漾玻璃鏡。五岳山還翡翠屏。日射行行煙樹綠。風吹點點浪花腥。邊城血食人多仰。祈禱年年顯至靈。

緝玉錄

五卷

古

、○白塔寺

巍巍雁塔倚青霄。塔上鈴鐺乍起颺。千仞岩崖喧瀑布。九重宮殿奏簫韶。鉢龍驚去雲仍濕。海鶴飛來月尚高。入夜不堪欹枕聽。宦情離思共迢迢。

、○靈岩寺

梵宮岑崱與雲齊。風景繁華入望迷。丈室鉢龍會法雨。禪床春燕落香泥。煙消寶殿山容淨。日轉疎林樹影低。僧在定中空色相。松窓月暝夜

猿啼高若清韻悠如思適宜耳定非老歲為日

、○鎮邊樓

劉紳御史

歸心欲折大刀頭，一度思鄉一倚樓。多斧巡行春有脚，馬蹄蹄蹴日無休。螺峰插漢嵐光合，鳥道穿雲樹色稠。此景此懷誰會得，祇憑詩句破羈愁。

、○七夕登鎮邊樓

邢尚簡御史

驅車過此值清明，一上高樓對客情。萬里洪濤連碣塞，千年險隘接金城。黃沙漠漠村煙斷，青嶂重重岸柳橫。回首齊山何處是，不堪來日又西征。

緝玉錄

五卷

共

、○前題

盛汝謙

塞北風煙兩度秋，興來直上鎮邊樓。窗含碧樹千山色，簾捲黃河萬里流。多士雍雍歌雅頌，彩旂隊隊引驂騑。滿前渾與心相契，肯為胡笳動客愁。

、○前題

劉崙

萬里西風送早秋，邊城獨上北高樓。山空野色

連天碧。水落寒聲入夜流。臺省幾年供露草，關河此日控霜騑。蹉跎歲月看萍跡，聊為登臨一散愁。

、○前題

劉儒

一天風雨送高秋，籌國同登鎮邊樓。雪嶺南隨龍背拱，銀川北遶鳳城流。強胡又報鳴清笳，疲戍何年歇紫騮。自古河湟爭戰地，歸來永夜不勝愁。漢溪詩思自雅則

、○別河州

孫永思

緝玉錄

五卷

七

清霜曉色出河州，回首雲疑城上樓。絕勝異時成遠夢，猶憐昨日漫登遊。沙鷗露草多依憶，樹烟河浦入眸。客路別懷更憂緒，一聲長笛野風秋。

、○過河州

王好問御史

日邊清夢憶爐香，天外行雲拂劍光。白筆霜飛驅節帥，驚車塵動拜夷王。龍沙四寂烽無警，虎跡千群氣轉揚。自笑書生非將畧，成功何以贊吾皇。

鎮陽清和

劉承學 通判

鎮陽門外水潺潺，
柳隨波帶碧烟。
燕雛絮飛花市軟，
魚驚浪映酒旗懸。
風薰板屋千家煖，
纓濯瓊珠萬顆圓。
餘澤細分及磨戶，
不勞人力自周旋。

青山萃玉

羅列諸峰映晚晴，
遙瞻獨訝玉崢嶸。
巖風從谷口飛來，
令泉自山腰吐出。
清露骨四時石帶翠，
藏陰六月雪堆瓊。
年年仗爾防夷夏，
險似長河萬

緝玉錄

五卷

太

里城別駕中有此清句意亦錦

○黃河晚渡

文志真

登臨閑上水邊樓，
獨倚欄杆看過舟。
雙櫓聲中天色暝，
帆影紅及陽收驛。
官候火迎沙嘴使，
客停驂立渡頭南去。
北來人易老，
黃河千古自悠悠。
夷曠有韻度

○觀河樓

邢雲路

崑崙積石下金城，
宿海星河倒影明。
宮入斗牛雙劍合，
樓觀山水一簾清。
誰將鐵鎖橫天堦，
化

作虹橋上玉京。
歌罷遊仙一長嘯，
從教風送步虛聲。

○前題

唐懋德 大將軍

高樓晴日映欄干，
萬里山河掌上寬。
朝北極河從積石下，
畢蘭風生鐵索蛟龍舞。
雲擁金關虎豹寒，
塞外又勞克國計。
冊書時見逐飛翰。

○金城關

潘若水

黃河岸上金城關，
孤城突起層雲間。
蒼波倒連

緝玉錄

五卷

尤

積石渡玉崢嶸下，
接龍門灘鉞甲將軍日來去。
皇華使者時往還，
罕東老酋進天馬。
紅纓壓轡黃金環，
潘詩殊自天矯古爵非凡手

○前題

丁晉

金城天險控邊關，
有客憑高落照間。
粉堞鴉啼風滿樹，
碧潭魚躍水平灘。
乘槎博望何年去，
登節中郎此路還。
惟底渡頭人影亂，
琵琶山上月如環。
如子晉月下吹笙景韻清絕

○前題

黃諫 蘭州人探

戊樓築向石巖間。俯瞰河流九曲灣。人自玉門來上國。地從紫塞設重關。虛簷雨歇塵氛靜。柝聲沉白晝。閒宦尤羈懷。久寥落。同於此地一開顏。

危樓築向白雲間。睥睨遙連活水灣。萬里風煙通漢苑。四時雲霧鎖秦關。塞垣有備烽塵淨。邊境無虞歲月閒。我有移忠心最赤。肯教容易老朱顏。

○前題

邢雲路

緝玉錄

五卷

二十

金城高閣凌雲起。玉練長河倒漢垂。嘆酒忽催風雨至。乘槎似傍斗牛移。濤翻光怪富。窻見氣歛煙波入座奇。仙客兄逢王子晉。好將黃鶴共題詩。

○○阜蘭山

董文起

寒驢晚向雨中歸。谷口泥深路轉微。沙草未凋還白白。林鳥欲下復飛飛。溪聲遠近生秋嶺。山色蒼涼上客衣。不重憶蘭州舊遊。地眼中華髮故人稀。

○前題

周光燭

金城歲律倚阜蘭。絕頂青春立馬看。山色遙連關氣紫。河聲北注隴雲寒。天晴萬樹排高浪。日落長橋枕碧瀾。見說古來爭戰地。嫖姚曾此走呼韓。

長城高閣具壺觴。爲惜分携向朔方。天外河流開浩蕩。行邊梅姐有輝光。旌旂曉拂樓煙白。烽燧秋聲塞草黃。最是鄭侯司馬在。會看儼化奏于襄。

緝玉錄

五卷

三十

○前題

邢雲路

憑陵杰閣入雲平。一望烟霞帶赤城。落日大旗搖北海。明河片片照西營。龍泉乍拭星文動。碣石高談夜氣清。把酒共君歌慷慨。壯懷直欲請長纓。聲調俱高。

○前題

王聘賢

飛閣山腰天末平。梯崖架壑俯金城。槎浮河望星宿海。鞭卓泉湧嫖姚營。龍涎挂壁瀑布白。燕尾翻風麥浪清。紫氣西來胡自化。著書不請終。

軍纓計部臣體亦此健有能

、○集五泉山寺

黃諫

水遠禪林左右連蕭蕭古木帶寒烟共誇城外
新蘭若自是人間小洞天僧住上方如菴蓋雨
餘下土應豐年明朝再擬同遊賞竹裏行厨引
澗泉恬逸自如

、○前題

李文

四面峰巒紫翠連白雲生處有人烟落花泛泛
流雙澗古塔巍巍出半天福地近城三四里名

緝玉錄

五卷

三

師卓錫幾千年上人邀我烹新茗水汲山中第

玉泉

、○前題

丁晉

我愛皐蘭好物華肩輿來訪梵王家烟籠堤柳
初生葉寒勒山桃未放花流水幾時能住著浮
雲何處是生涯題詩不盡登臨興且汲清泉自
煮茶

、○前題

段堅

又向城南覓故蹤差我宮殿聳晴空水流西澗

來東澗坐倚南峰對北峰千尺松杉欺晚雪一
番桃李自春風逢僧借問登高處笑指雲山有
路通

○○全大觀

李經副使

玉驄南下此徘徊風景無邊壯客懷松老半依
芳砌種窓閑常爲野雲開道人煮茗躬薪水好
鳥忘機自去來早是令人清滲骨滿空飛雪散
瑶臺清迥出塵

○○前題

杜庠進士

緝玉錄

五卷

三

仙家踪跡本虛無誰說乾坤貯玉壺瑤草琪花
山下洞行雲流水壁間圖樹收殘果猿聲寂松
落危巢鶴影孤聞道道人尋藥去歸來常自日
西晡

、○前題

段堅

澗有喬松谷有蘭門前流水屋頭山地靈常占
春光在境靜自無塵事干玉笈琅函歌窈窕青
鸞玄鶴任盤桓寄聲待漏金門客紅日穿林
正安氣格道

○○○前題

孫景

路入蓬萊小洞天。一團清氣絕塵緣。白雲歸地宜供枕。明月當空可奏絃。雨氣釀成花露。鳥聲啼破藥爐烟。心原到此清如水。細看南華內外篇。

○○華林寺

李文

路入華林一徑通。山巒朵朵簇芙蓉。曇花亂逐聽經鶴。靈雨常隨入鉢龍。東澗水流西澗水。上方鐘應下方鐘。壯遊不盡登臨興。揮筆題詩付

緝玉錄

五卷

西

遠公

○○○前題

滕佐

華林勝槩望中開。冠蓋追遊次第來。疊嶂柳搖春雨外。層樓鍾響白雲隈。香風偏上題詩壁。花野還臨說法臺。若是祖龍知此處。豈應海上訪蓬萊。

雅韻選度故自着人

肅懿王岐岡道人

登北城樓

崔嵬紫閣倚崇墉。萬木蕭蕭眼界空。波面接天

飛玉。疎渡頭翻雪。卧長虹。懷歸短賦悲王粲。樂閑襟憶范公。塞草不妨肥虜騎。秦關百二古稱雄。

○○○蘭州書懷

李遜學

亂山突兀控孤城。何處高樓短笛聲。霜重碧摧秋意淡。樹疎紅放夕陽明。乾坤薄宦頻隨梗。江海狂吟一寄情。最喜邊疆烽火熄。夜深涼月照西營。

○○春日巡邊贈王都護

邢雲路

緝玉錄

五卷

圭

塞帷小隊出金城。麗日晴郊照眼明。銷甲青。今王相國屯田依舊漢營。平映袍芳草。隨車匝布穀祥禽隔樹鳴。州縣逢迎勞驛跡。數停軒蓋問春耕。

○○新河

陳棐

停午河城捲暗沙。盤餐移自總戎家。樽前屢出雞尸豆。厨裏先烹獺卜花。雪後遼山供塞酒。風前小日送胡笳。殊方盡喜天王地。恩沐何愁

古鄯

山空草白轉轡車。憶昨莊南五月初。百里懸軍無寨井。兩傍蕃族有穹廬。入湟便覺煙村接近。鄯仍看風物。歸祗恐北來烽火急。一時收保莫教疎。

大河驛

甄敬

黃沙漠漠望中迷。黯淡陰雲蔽曉低。春深妻碧草。孤城亭午唱寒雞。匈奴幾度恣蠶食。漢將連營駐馬蹄。安得班生重斷臂。封侯萬里玉。

緝玉錄

五卷

美

門西

南山積雪山在酒泉正南相去百里許戴弁浮梁人

酒泉城外碧雲端。萬疊芙蓉雪未乾。素影欲迷銀漢迥。晴光不逐暖風殘。氣吞沙漠千山遠。勢壓番戎六月寒。公館日長清似水。幾回吟望倚欄杆。高爽清聽

又

趙琰

洛中人御

城南疊嶂勢嵯峨。積雪千岩隱薜蘿。晨擁寒光迎瑞日。夜涵清影拂銀河。常時仙侶休尋樂。何處樵人許執柯。自是豐年應已兆。康衢還聽

民歌

又

牟倫

青城人御

郡城南面列諸峰。遙望層崖雪未融。佳氣四時浮紫塞。疑華千里映晴空。石梁馬渡疑天上。雲嶠人行訝鏡中。為喜豐年頻欲賦。揮毫愧乏郢人功。

北陌平沙

酒泉北去三四十里皆平原曠野為沙漠之地

戴弁

緝玉錄

五卷

美

北上高樓接大荒。塞原如掌思茫茫。朔風怒捲黃如霧。夜月輕籠淡似霜。弱水西流青海遠。將臺南去黑山長。邊人遙指斜陽外。蔓草含煙古戰場。

又

趙琰

渺渺平沙接大荒。偶然閑眺已斜陽。不看芳草連天遠。惟聽清笳入塞長。天外斷雲空縹緲。空中飛鳥去微茫。幸逢四海無虞日。絕塞風塵永不揚。景遠意靈獨得神趣故是高手

○○○又

牟倫

平原渺渺接長空。渾似祁連雪未融。野曠有龍關。月白天低曉。晚霞紅。漢家煙火連河外。番部牛羊清磧中。誰爲流沙猶萬里。于今聲教播無窮。

○○○又

趙載

垣曲人

塞外茫茫望不窮。平沙漠漠勢連空。城頭淡月虛驚白。山外微霞遠映紅。嘉峪關通西域。湫弱波沅接大荒中。登高又覺龍堆遠。斥地應思漢

緝玉錄

五卷

天

武功。

○○金塔凌虛

金塔寺在酒泉東北六十餘里。孤峰之北。創自前代。

戴牟

不省何年締構功。一峰突兀白雲中。高臨北極天光迫。低壓南山地勢雄。風送鈴聲來碧落。雨收紅影入晴空。何當平地丹梯上。盡日徘徊興莫窮。

○○○又

牟倫

層臺累級俯重關。此日乘閑試一攀。雲際疑眸

平北斗。天邊回首下南山。鈴聲不逐春風散。正影常涵夜月閑。自是邊城多勝槩。幾回臨眺欲忘還。

○○○又

趙載

浮屠誰構自前朝。百丈亭亭聳碧霄。鐘磬已無聞舊主。雲霞遙觀露孤標。雪嶂對峙平分影。青海西連遠射潮。堪比伏波同砥柱。年年在外鎮天驕。

○○○玉關來遠

玉關即古玉門關。在酒泉西三百餘里。爲沙州。

緝玉錄

五卷

天

戴弁

聖代文明遍九垓。河山設險玉關開。月明虜使聞雞度。雪霽番王貢馬來。泛泛仙槎浮瀚海。翩翩驛騎上金臺。幸逢四海爲家日。獨坐番垣愧乏才。

○○○又

趙琰

由來設險鎮西秦。天限華夷自有因。萬里雄關遙建節。千年重譯遠稱臣。漢家控制關河迥。聖代懷柔雨露新。總爲太平無一事。遙頭何處

行烟塵

○○○又

牟倫

百雉層城萬里遙漢家曾此建旌旄不勞關吏
鳴宵柝自有番王款聖朝貢去天閑皆驥襄馭
來銀笄有葡萄今絕底無烽警定遠何須戍
險勞

○○○戍樓曉角

酒昇城東南北
創皆為譙樓戴弁

碧天如水滿城霜五鼓初收戍角長入寒數聲
胡北遙殘星幾點雁南翔梅花葉落開關早楊

緝玉錄

五卷

三

柳風清拂曙涼客枕獨憐驚夜夢五雲深處侍
君王

○○○又

牟倫

籌邊樓上角聲傳一曲梅花遍酒泉拂曙柳營
催訓練隨風毡帳散腥膻喚回閨夢殘熏醒驚
起飛鴉落月邊更想金臺清漏盡萬家碧樹有
朝烟

○○○又

趙載

戍樓隱約散朝曛畫角誰吹響入雲鳴咽數聲

驚萬耳妻清一曲壯三軍銀河欲落更初盡宿
靄新收日已昕卿夢那堪愁更切幾回欹枕不
堪聞

○○○僧寺晚鍾

寺在城西北
臺高數仞戴弁

何處鍾聲動酒泉上方臺殿月娟娟靈簷霜滿
僧吟梵孤館燈殘客未眠寥亮已傳青塞外飄
飄還過白雲邊幾回聽罷生鄉思洛下柴扉掩
暮烟

○○○又

趙琰

緝玉錄

五卷

三

上方何處有鍾聲霜夜聞來響更清纔入疎簾
僧定起飄來幽樹鶴群驚長廊梵罷諸緣靜古
殿燈傳萬法明昨日偶同林叟話相期寶地散
閑清

○○○又

牟倫

樓殿參差隱碧岑鍾聲杳杳白雲深送殘夕照
僧初定催盡歸鴉霜滿林風度寒汀驚雁過月
明滄海聽龍吟幾回獨坐孤燈夜惆悵天涯萬
里心

○○○嘉峪晴烟嘉峪在酒泉西七十里即古之玉后山戴弁

煙籠嘉峪碧岩堯影拂崑崙萬里遙暖氣常浮

春不老寒光欲散雪初消雨收遠岫和雲濕風

度疎林帶霧飄最是晚來閑望處夕陽天外鎖

山腰

○○○又

牟倫

連峰迢遞與邊臨漠漠晴煙隱碧岑玉氣浮川

千里遠嵐光拂樹一秋深隨風近市和香雷過

雨當空布从陰我欲携壺觀勝槩斯遊莫遂意

緝玉錄

五卷

圭

其沉

○○○又

趙載

西山高聳勢岩堯烟靄飄飄畫不消日映晴嵐

浮碧落風生香霧起丹青雪峰光耀藏水蘭佳

氣氤氲產玉苗邊郡獨看成好景憑誰模寫入

生綃

○○○清河夜月

清河源發崑崙戴弁議浮梁人參

一水西來天際流冷涵桂魄夜悠悠山河有影

魚龍曉風露無聲鴻雁秋楊柳灘頭魚下釣芙

蓉花外客登樓何時借我仙槎便直上銀潢看

斗牛

○○○又

升倫

遠戍那從散客愁徘徊終日俯清流水聲不問

人間事月影常涵鏡裏秋霜冷兼葭胡雁斷星

渡頭

○○○又

趙載

清流迢遞遶城圍殘雪新消夜漲來水碧遙連

緝玉錄

五卷

圭

天色月光明似鏡初開仙槎遠泛疑星渚銀

漢潛通近斗台我欲尋流道博望直窮滄海上

蓬萊

○○○蘇臺雲杳

岳正天順年倫

迢迢石逕路人稀峰巒連雲接翠微沙遠雪深

樵不到山高風冷鴈難飛千年臺上生香草百

丈岩前長茨薇昔日九成憑浪語方知漢世得

還歸

○○○紅崖早霞

岳正

嶺紅崖赤早朝東。山道崎嶇倚碧空。鵲噪不出
行客過難鳴。方覺路人通半崖。疎樹經霜碧絕
頂。青霞曉日紅。此景春秋終未改。至今險跡在
途中。

、西夏端陽有懷

朱孟德字季子

幾年令節侍鑾坡。五夜趨朝接珮珂。八表風雲
迴禁闕。九重恩露遍山河。頒來內扇舒霞錦。賜
出宮衣疊雪羅。今日客窓懷往事。天涯漂泊奈
渠何。

緝玉錄

五卷

言

憶昔承恩御苑東。上林玉樹動薰風。彩旗影裏
馳千騎。寶蓋陰中下六龍。共訝錦韉揮翠落。競
看白羽落彤弓。侍臣此際皆稱頌。豈特揚威賦
最工。

○○塞垣秋興

承廣

延陵人南昌部事

江山如畫幾興亡。天際秋雲自夕陽。栗里陶潛
書甲子。長沙賈誼愛文章。鴈將南去驚寒菊。
爲誰開作晚香。不有醉狂書爛熳。老懷何處問
時光。

○○別夏城

胡汝礪

寧夏人

倦倚闌干把玉卮。水雲縹緲髮參差。乾坤有路
關榮辱。歲月無情管會離。望裏山川都入畫。醉
中鄉國謾留詩。園花汀草皆生意。借問東風知
不知。殊有佳致

○○楊大中丞楚璞留飲豫順堂賦贈

黃彥士

黃陂人

上相旌旄出上台。小堂遙枕朔方開。山連大漠
飛霜迥。地逼黃河出塞來。禹貢不臣荒服國。漢
皇空上單于臺。清時帷幄多閒暇。客到何妨數
舉杯。

緝玉錄

五卷

言

使槎七月犯星河。幕府逢迎禮數多。客裏衣裳
驚歲晚。天涯風雨怯秋過。黑山鼙鼓閒驃騎。紫
塞壺觴老伏波。借問古來專閫者。幾人無事聽
夷歌。

○○巡行登賀蘭山

吳鴻功

慈政

潦倒浮生莫問年。相看意氣賀蘭邊。深林隱映
清溪舞。峭壁嶙峋白日懸。九點神州落杖底。一

整長嘶震胡天飄然我欲遺身世羅月松風乞
大還。

、○前題

尹應元

何緣携手賀蘭顛一望華夷在眼前萬木常籠
青嶂日孤僧倒映白雲天胡人湮酪山中獻漢
使聲名域外傳笑指穹廬休遯遯壯心直欲掃
祁連句爭可人

、○途中口占

庚子十月今七日蓋故揭鼓揚兵入賀蘭仙客多情

緝玉錄

五卷

美

拚我醉。名山有意待人看籌邊喜見重城固報
國羞稱萬戶安分付胡兒莫作惡霜風烈烈陣
雲寒。

、○和途中口占

孟羈

追隨旌節此遊觀曉日繁霜滿賀蘭沙徑曲穿
丹壑入石巒高倚白雲看恩加藩鎮連營壯關
阻天驕絕塞安喜見干戈作歌舞邀宴我句犯
隆寒。

、○拜寺口

王

風前臨眺豁吟眸萬馬騰驤勢轉悠戈甲氣消
山色在綺羅人去輦痕留文殊有殿存遺址拜
寺無僧說舊遊紫塞正憐同卷畫可堪回首暮
雲稠。王孫詩自楚楚

、○花馬行臺留一巷年年大話舊

王遴

花馬池邊已仲春天涯何事促征輪柳絲欲展
寒仍怯雁陣將還煖未勻幸有清尊供夜語漫
憐長劒靜胡塵廿年樞省同遊日空使霜花滿

緝玉錄

五卷

三

髮新。

、○九日飲長城關

李文總制

倚劔危樓強作驪河南疆場漢衣冠天空乍喜
疑眸遠體健猶懷散步難塵柄坐譚人送酒狼
煙猝起客登壇窮荒久沒燕然石壘嶂惟餘山
色寒。

、○秋日同總督李次溪先生長城關飲眺辱

示紀事四詩賦答

周光鎬

樞府秋臨古朔方尊前談笑策封疆傳呼正肅

驅劉令整暇還行燕喜觴羣幕霜零沙草白
旌風捲塞雲黃長驅共說犁庭事落日雄心滿
大荒

文茵玉帳幾追隨高閣委秋駐羽麾欣御總談
司馬法惟平復加動索鞭喜屬丈人師天清玄閣推胡壘地
坼黃河遠漢旗露布正看題報後又傳吉甫有
新詩

、○長城關同劉定宇老先生飲眺和荅

楊應聘

緝玉錄

五卷

天

秋風乘障度晴巒萬里長煙此縱觀組練新明
司馬法句精切旌旄載舞有虞干登臨感興思橫草遜
返論交謁臭蘭百二河山歸鎖鑰何憂瀚海起
狂瀾

○余閱寧鎮 冊使章公懷愚歸年丈春陽
同飲南塘賦此併呈大中丞黃公梓山

黃陸

百畝方塘紫塞隈高浮水面小蓬萊客聯南北
星爲聚地轉河山鏡自開鼓沸中流堪擊賊浪

翻夕照好卸杯邊遊莫謂尋常事震龍原憑濟
世才

五言絕句

、○驪山次韻留寄友人二首

武功康海

思君不能見空望水西村徒載華山酒憂來獨
閉門

夜深殘月上寒爐尚餘燭安得同心人並坐理
瑤瑟有右正清韻

緝玉錄

五卷

天

、○入輞谷

邢雲路

入谷疑無路尋山忽有村隔林聞犬吠或恐是
桃源幽室在眼

、○登棧道

棧道連三峽風煙接五湖右丞在何處天半白
雲孤

、○渡輞川

漸轉樂家瀨因過白石灘山靈如有約迴註同盤景之景之合向
予看

瀑布

瀑雲間自落霞天際紅遊人與野老都入畫中瀑布圖一版

過醴

沈思孝 巡撫

風雨滿弓刀師行敢憚勞幸逢泉是醴不必更投醪

渡涇

趙時春 平涼人

策騎渡涇水長天雲水遙道人天外去叢桂不堪招

緝玉錄

五卷

早

飲月石

陸明山

月石光如鏡携尊行暫歇共酣石上觴清晝飲邀月

燕子河

寧羌

陳昌言

燕燕化為石飛破桃花色春風吹不休夢入鳥衣國

鳳凰山堂同郭省亭憲使坐序二首

陳斐

萬里孤槎客仙舟此際君山光堪三合春色報

平分

勝覽乾坤際論文氣槩雄詩談虎谷雪人生風峰雲

溫泉

蘇志

萬里經行客河山絕勝遊寒裳聊與澗流盪古今愁

灰堆聚景

王麒

山小翠陰深霜落青苔瘦中有琴書人古今為字宙

緝玉錄

五卷

早

拙洞藏春

時時雪影寒夜夜月光皓自是無風塵丹還人不老

竹水陰森

風來送遠鳴月過窺殘照對此生餘歡時聽百禽調

芰荷紅翠

俱前人

卯酒時成暈清標不染泥水仙渾欲舞終日對漁溪

○登華

祝富

西岳玉芙蓉登臨眼界空一時豪興發收拾錦囊中不知收拾是何物一嘆

○希夷峽

王邦瑞

神仙聞不死脫骨尚如新道得胡然可謂前門一針可歎飛騰術猶能誤後人

○三過華山

陳斐

吾家老希夷久卧雲台觀今我訪三回白雲還汗漫

緝玉錄

五卷

望

○過華陰

李頎慶陽人

日月侵人老風塵苦世紛無涯心語有含義上事欲叩華山君李君後矯爲清苦想華山君教耶

○華山

溫仁和

來到西華山得到昊天洞日月在洞口但見雲光動能寫中景

○山蓀亭

張維新

落日低谷口乾坤何處亭酣歌與未已題竹一林青供

○山蓀亭

郭登庸

水上石亭高亭下水聲響樵客來談山共坐青苔上清冷殊有石

○太華山跡

汪廣洋

仙人白玉掌半山五雲間致去尋芝草移栽玉屋山

華岳萬年松盤故盤山孟小可容清色亦清冷一白水蒼翠起蛟龍

○登華阻雨

劉芳譽陳留人

緝玉錄

五卷

望

已與各山約如何雨漫漫岳靈非是妬爲我洗林巒翻出清致

○登祁山

鄭存仁御史

曉發西和道暮度祁山嶺荒臺照眼明狂風吹面冷拈出荒寒

○龍門洞

陳昌言

移舟石門傍雙闕孤雲白風雷當晝起中有神龍宅老中帶娟遠

○金牛峽

金牛去不返。驛亭從古无。不聞西南天。日夜祀金馬。

陽平關

難長明月上。山高風不來。嘉陵江上閣。東望漢王臺。

東山觀

鐘聲白雲裏。桃花遠觀開。東山高幾許。月明生鶴來。

仙釋

五卷

山高多虎熊。行者夜不止。上有飛仙人。云是赤松子。

山路

長安多霧塵。山路多松風。孤猿呼即來。君其爲狙公。

天臺夜雨

陳昌言

山中夜多雨。日落桃花岩。相逢雙女。即忘歸來路。

五丁峽

南望尺五道。空洞開風響。石上雙指紋。或是巨靈掌。

浣石

水鳴亂石裏。浣石如浣絮。石白初平來。驅作群羊去。

鴻門

郭登庸

落木秋風坂。斜陽亂水村。山前逢父老。猶說會鴻門。

始皇墓

五卷

望

牧豎尋弒歸。黃昏野燐燐。陰風從北來。草木聲蕭瑟。

六言絕句

藍橋道中

李本固

攀攀蒼松翠。嶺嶺磷磷石。狀砂玉杵玄霜何在。洞門深鎖煙霞。

伏羌有感

王雲鳳

孤寒鳴入床。下葵老開到枝頭。四壁燭影照夜。一番雨聲墜秋。

○。州川舖書壁

白世烈

即中

樹裏河。流碧玉。雲間岫。擁青蓮。幾點郵亭草色。

數家茅屋。人烟。

○。虞關道中

劉良卿

新野人

白水遠來天際。青峰近插雲中。一曲山歌樵子。

半蓑烟雨漁翁。

○。鎮安署中閑步

王雲鳳

提學

飯罷行吟別院。惟睹黃葉青苔。忽有泠泠樹底。

清泉流過牆來。

緝王鉉

吳

○。前題次韻

劉淮

副使

院靜底枝巢鳥。客稀匝逕成苔。忽訝翠微薄影。

輕雲飛過山來。

一夜雨。敲客夢。半山雲。壓莓苔。爲問前溪深淺。

落花浮上灘來。

○。次韻

李昆

副使

鄉思半。牕涼月。履痕滿地蒼苔。金鴨殘香未盡。

孤山清夢飛來。

山月淡。溪深溪。露寒照。苔野縣稀逢客到。

清西近有詩來

詩致清遠

○。次韻

姚昊

參議

百里陰陰山外。孤村片片莓苔。惟地芻蕘不禁。

愁人雉兔頻來。

七言絕句

○。宿咸陽

建安黃公

半生今始出重城。客枕通宵夢未成。月令烏啼。

紅燭暗。感懷品古不勝情。

○。驪山晚照

劉儲秀

緝王鉉

五卷

聖

由來繡嶺多奇峰。一望嵐光翠且重。復此斜陽。

相掩映。紅雲萬朵照芙蓉。

○。驪山

高陵張原

給事

烽火空餘百尺臺。華清宮殿已成灰。兩家失國。

由妃子。落日行人謾自哀。

○。登驪山絕頂

河南楊四知

知縣

萬丈丹峰聳翠微。崎嶇谿徑少芳菲。元閣上。

春風起。惟有紛紛鳥雀飛。

○。過華清池登驪山至老君殿三首

章玄應

繡嶺紫紆纒翠煙直從山後過山前老君殿上
高回首依舊長安在日邊

聞說玄元醉碧桃朝元閣上五雲高至今白玉
留遺像空對荒山秋鹿槽

戲爾呼兒未是真宮中笑殺沈兒人當時萬事
皆陳跡只有青青少色新

○○○遊溫泉

李長春

珠浮火齊玉浮煙暖日蒸霞不記年縱使滄桑

緝玉錄

五卷

梁

千劫後還應墜地吐青蓮

謂濃郁

○○○題始皇陵

僧達觀

鑿破青山笑祖龍千官踏遍白雲中夜來狐兔
啼皇窠不及亭西舊梵宮

○○○坑儒谷

周弘禴

平夷封建盡銷兵燒却詩書遠築城七百豎儒
同日死不知誰是魯諸生

○○○新豐城

上皇行幸赴離宮社柳粉榆曲巷同留得一杯

美尚在故教雞犬識新豐

○○○陪遊輞川四絕呈兩峰先生

敖英

石篴登登路幾盤野雲光映玉驄寒千秋遺蹟
猶堪畫却勝山陰鏡裏看

香大迢迢鹿苑深游人到此誦唐音更憐毋塔
東頭水照兒當年孝子心

○○○藍橋小憩二絕

龍膺

路入藍橋旅思孤玉山丹水雪模糊征人亦抱

緝玉錄

五卷

晃

裴郎渴馬問瓊漿尚有無

詩箋藥杵事俱奇雙玉曾翻樂府詞匹馬可憐
風雪候谿山黯黯石灘灘

○○○題六駿圖

王錦

昭陵英武古無前名馬同垂不朽年笑我按圖
空索駿豈知功業在凌煙

○○○題六駿馬

秦王鐵騎取天下六駿功高蓋亦優却笑白頭
聞立本何曾解畫一雕鳩

○紫荊奕集

峻南

花開花謝隨流水。人去人留月自明。落落孤村黃葉裏。田家庭樹幾枯榮。

○峻南春意

層巒日麗花先覺。暖樹鵬鳴草亦知。霞散桃溪沉醉後。烟橫柳陌納涼時。

○過醴泉玩松筠

熊翀

紅紫紛紛競早春。風光過眼一時新。松筠晚歲稱貞操。贏得清芬遠被人。

緝玉錄 五卷

李遜學

鳳毛疎影杜鰲頭。坐對襟懷隘九州。三伏炎蒸能鑠石。清氣移入一庭秋。

○次韻

李遜學

飛雲如蓋覆城頭。頃刻甘霖遍九州。清氣不容塵俗溷。曉風先是一堂秋。

○重陽宮

陳其學

松間月地若雲天。水竹村深別有緣。寒鴈不知幽損夢。一聲叫破薜蘿烟。

○南上官村觀隋李使君碑

石獸荒涼卧夕曛。孤村麥隴淡黃雲。殘碑拂拭開皇字。功業依稀識使君。

○○題吊姜女望夫

李雄藩

襄江別後雁聲哀。夜夜裏雲夢裡來。疑是君王罷遠役。清晨直上望夫臺。

白鷗雙下漢江湄。正是春深花艷時。無奈眼前接鳳竹。針針刺倒萬年枝。

天地原來歸正氣。山河那肯逐浮塵。粧殘鏡化。

緝玉錄 五卷

李遜學

澧州石照破古今。多少人。石鏡。齒血尋骸五內推。塞雲風樹有餘哀。但憐姜女南歸後。不見一人認骨來。

長城半掩蒼生骨。古淵泉。泡烈女珠。此去咸陽二百里。清流應到祖龍居。

一築窮荒百骨枯。不將德澤與扶蘇。女人尚有回山事。可料囊中莫丈夫。

雙魂歸去幾千年。風清寒。岩石滿川。惟有精誠終不化。金釵時露傍香煙。

終不化。金釵時露傍香煙。

終不化。金釵時露傍香煙。

○題姜女祠壁

楊巍東都人

烈女山頭還有廟，秦人塞上已無城。經過莫聽
漆河水，猶似當年號哭聲。

○望夫

聞道立

同牢三日動離歌，即去城邊奈妾何。晨起烏臺
頻睇睇，烟雲目斷楚山多。

○刺竹

勁節由來咏此君，棲鸞一去恨離群。合將心事
題新葉，刺破殘枝不忍云。清新流麗

緝玉錄

五卷

圭

○鐘石

拋却閨中明鏡臺，不教孤影獨徘徊。秋今石上
分明處，猶自菱花對曉開。

○題景

岐山 趙忠吳門人

九苞文彩振華音，天啓姬周德澤深。千古岐陽

舊樓處，碧梧翠竹冷秋陰。鳳鳴岐

渭河東下幾回灣，此處飛熊應兆閒。千古磻溪

今夜月餘光，常照富春山。端溪釣

勢接雲霄鳥道連，翠峰疑雪幾千年。日華清映

寒潭水照見，龍影半邊太白雲。

蒲牢聲破曉堂雲，施食堂前散鳥群。海日本明
香露潤，竹窻僧在定中聞。楚寺鍾

○岐山途中遣興

楊美益

坦坦長衢領日忙，蓋將華髮對春光。碧雲峰下
無人到，空逐紅塵醉夢鄉。

十年宦海厭風波，誰信逢人強笑呵。讀盡丹書
渾不悟，朱顏空自慘離離。

○岐中雨霽

雪葉逸人

緝玉錄

五卷

圭

雨阻扶風風雨催，而今直上鳳凰臺。鳳凰臺上
行人遠，明月清風鶴自來。

○將登吳嶽遙望二絕 李景萃

鳳翔西望是吳山，隱約遙峰霄漢攀。行盡柳林

三十里，青蓮一朵出雲間。吳山在嶺南

青蓮一朵出雲間，直上巍巍不可攀。我欲凌風

登絕頂，捫天長嘯看塵寰。吳山在嶺南

○王母宮

楊巍

周朝八駿去不返，此地徒傳王母宮。昔日瑤池

作。涇水仙人元在有無中。

草色泉聲向晚多。故宮猶欲碧山阿。門前城嶺

松風起。似聽當年黃竹歌。

青鳥已無白鳥來。漢皇空築集靈臺。祇因玉母

會臨處。一樹山桃對客開。

曼倩空爲冥洞記。回山半屬野人家。長生自古

誰能得。惟有蒼松管歲華。

○○暖泉韓藩城外

梁式冠邑人花馬手

陰森翠竹夾山齊。宛轉溪流逕欲迷。不是來閑

緝玉興五卷

壽

艇玩賞芳園舉。目有詩題。

雨過泉肥柳岸平。竹橋花砌水泠聲。荷錢尙小

船無碍。把酒湖心自在行。潘蕩有致

水閣春長抱暖霞。將雛無數乳慈鴉。瑤池桃熟

千年果。水鑑蓮開並蒂花。

開衙亦有青山對。出郭看山便不同。百道暖泉

鳴積雨。一堤芳樹護香風。

仙泉直倚白雲開。碧沼溶溶照酒盃。画舫纔移

荷葉渡。一山隔水又飛來。五詩命意模景新

○○霹靂峰吟

孫永思蒲州人

石泉道中有峰截然孤峙。玄帝廟建峰巔。簷

牙飛動一亭斜。左嶠芳妍紫翠狀如繡。柱而

泉流回遶其麓。隔岸望之真仙界也。因詢諸

歐陽。今日此村俗呼爲雷打石。昨年當道者

名此峰曰霹靂峰。蓋原無始名也。予聞見而

奇之。漫咏。

石峰千仞插雲霄。縹緲仙宮日月標。萬里長風

動松桂。清傳碧玉洞中簫。

緝玉興五卷

壽

峻壁巖從玉殿孤。半空蒼翠即蓬壺。等閑不許

一塵到。蘿月松風任有無。

流水高山元氣分。雷轟石折此傳聞。我來春日

觀靈境。芝草松花抱玉雲。

孤嶂春烟翠欲重。玄天金殿坐芙蓉。朱簷風起

愁旌旆。繡拱雲飛動赤龍。四詩骨色蒼上

○○中林春曉

王瓚郡人太守

四壁青山互羅列。中林矗矗倚蒼穹。滿川花柳

爭春發。却在扶桑日影中。

劉
一
五

鞦韆墻裏踏蒼苔。墻外風吹喚幾迴。清溪曲水人歸後，

溪欲解王孫騎馬過車臺。

○○○春嬌

酒力微醺日正長。朦朧睡起暈猶香。闌干欲下嬌無力。斜倚東風看海棠。

○○○春醉

暈滿桃花体半酥。倚風無力小紅扶。闌干十二迷歸路。移步官中拙玉奴。

○○○春愁

緝令鴛鴦度永宵。暗拋珠顆濕蛟綃。杜鵑腸到春來斷。界破胭脂恨未銷。

○○○舟中漫讀

山雨晴餘起過鴻。漫將長卷展江風。古今無限興亡事。都入汪汪一顧中。

○○○張良

圯上傳書事已難。功成一嘆咄雲寒。漢家曆數天應在。不止先生爲報韓。

○○○丁公

勢分楚漢在倉皇。爲項存亡助部說將軍。

懷三念韓彭不二亦尋亡。野堂官不達卷佚未行。予故多錄闕遺。

○○○太華

石屏御道鳥龍迴。漢帝親封玉檢來。灝氣清空清似水。芙蓉直上九天開。

○○○舍身樹

絕谷仙岩直透雲。小松依壁寄危根。要吾也似慳生輩。待取他年問伯昏。

○○○華山遙見白羊

有鹿無仙鹿自奔。似騎黃鶴上秋旻。何當快與緝玉伴。

○○○過蒼龍嶺

相命相求萬綠中。如何不敢過蒼龍。關一進堯玄國。便有雙柑斗酒風。

○○○登山偶成

與山俱坐天所造。伯益前身此中老。雲安無情正紛紛。寥落寒清閑秋草。

四十餘年睡不蘇。得非忘物更忘吾。近來片石策衣上。還想張良范蠡無。

集 335—375

攢棘攔人不許親豈嫌岳巔帶豈塵張起倘與

誅茅地突破門前五色雲

奔仙何處石枰空細細松陰姚姚風豈爲商山

難固帶共呼風雨上飛龍

不見其峰見別峰于喁呼浪瀟山風因思珠翠

逃秦日拄杖看雲自熱中

挂冠尋竹渭南郊那識無人與有人但在此心

籠不住時時飛上華山雲王詩手骨意象俱峻警多異境因因初開

緝玉八五卷 卒

希夷 薛瑄

白雲回首是三峰宴坐蒼苔睡正濃人世紅塵

渾斷絕野花啼鳥自春風

望華 王九思

彩雲長覆仙人掌古寺遙臨羅漢峰掌上雲連

西華岳峰前寺暗草堂松霜餘扶疎

宿玉泉院 魏允貞

拄杖尋幽到玉泉蓮峰無數插青天平生自是

風塵骨偷學先生一夜眠

華山雜詠 孫應鰲

撩亂紅雲桃李晨叔卿基石尚如新武皇好道

原無止忍把山人作漢臣

玉女窻開眼界明仙童肅喙奏鸞笙海雲初散

蓬萊色人在蒼龍背上行

洞玄石室讓煙霞滿地金英雜絳花乞取峰前

三徑地荷鉏來種棗如瓜

拂枕穩眠延露石開襟長嘯對藍天盡驅虎豹

耕南畝種出黃精養壽年

緝玉八五卷 卒

雲氣初沉山影飄仙人環珮坐相邀月前共飲

金樽醴吹徹雙鬟紫玉簫五詩神句迴秀

白雲洞 無名氏

西來飛上太華峰採遍青蓮共赤松笑指白雲

深處去鹿車猶在洞門中

登華山 張光宇

太華凌霄飛紫霞仙人掌上石蓮花試登玉女

峰頭望萬里蓬萊是一家

望華 姜子羔餘姚人

翠筩青冥連倒垂。黃河咫尺卽爲池。自驚匹馬西風裏。猶如孤亭六月時。

、○青柯坪紀事

許孚遠

籃輿百折上青柯。一路蒼崖古木多。問道蓮峰在何處。舉頭紅日隔煙蘿。

○希夷峽

蕭廩

此中一具希夷骨。是誰曾得希夷髓。我欲一口迸出來。吹倒三峰泣山鬼。

○望華山

李長春

緝玉錄

五卷

空

卅嶂巖巖望不孤。巨靈何處可招呼。摩娑欲抵仙人掌。一吸能分沆瀣無。

、○別華山

前人

千迴石磴入層巒。衣上漂搖紫翠寒。絕頂何人能控鶴。笙歌猶自隔雲端。

○懷希夷先生

張維新

洞陰石枕自清涼。世味無如此味長。惟道華山陳處士。幽情白日到羲皇。

○華山贈蓬頭道人

前人

秘得僊人辟穀方。乾坤甲子坐中忘。閒身每伴無憂樹。山鳥數聲松韻長。

○天門松

李維禎

蒼龍片片吐龍文。孤影中天片片分。可是巨靈曾手植。至今人喚大將軍。

十丈蓮花玉井枯。靈根千尺枕山隅。貞心自許凌霜雪。不受秦封五大夫。

、○讀書華頂中秋觀月

盛訥

人間多少登樓客。高立層霄俱俯看。漫對金樽

緝玉錄

五卷

空

渾達日扶桑。日出五雲端。

、○贈華山羽士

前人

飄飄一鶴下蓬萊。相對蕭然萬慮迴。我欲尋君問實訣。他時好聚紫霞杯。

、○青柯坪遇雨

楊四知

半山青障雨霏霏。道院無人掩翠微。天上遙懸蒼樹杳。座中時有白雲飛。

、○登華

前人

清曉攀雲躡太華。諸峰片片飛紅霞。山童怪問

來何處遙指蓬萊是我家

觀玉井蓮

王來賓

躡頂同觀玉井蓮花開不見是何年却猜紅藕根猶在種得金蓮卽是仙

華陰送李道士

張佳胤

高秋明月照秦山東去浮雲不可攀已遣天風吹紫氣爲余相送過函關

玉泉院觀李本寧太史碑適華陰王明府

送酒至遂成二絕

俞安期

緝玉錄

五卷

畜

窮窳仙居谷口分看碑下馬立孤雲石間字字生真氣莫是周年藏史文

小院藤深古木蒼玉泉投飲乞清涼入門忽遇持甕使王烈分餐赤石漿

登玉女峰

南軒

玉女峰高入太清洗頭盆水自天成不煩九節仙人杖回首浮雲足底生

宿華岳廟同馬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

禱

周傳誦

萍蹤南北愧當年却名山幾度緣纔得靈宮一夜宿恍如身抱白雲眠

金天露爭蓮花發白帝宮深古木疎怪底坐來添爽氣山沍蒼翠到底除周君說正學而詩每清超有風霜氣

徽州道中問俗却謂有仙人崖者

閻東 淮溪都御

十里五里入深谷山古風清真太樸老人笑指梅花崖白雲深處仙人屋

清涼山舍舒胡麻風雨馳驅踏九霞一笑寒山

緝玉錄

五卷

奎

人未識玉簫明月天之涯

邊城月夜樓讌二首

吳喻時 總督

三角城頭寶月涼黃沙磧裏錦遙張疑睇盡處皆旣脫獨憤一聲天地長

樓外森森金甲雄樓中歌舞動西風昌時飲到黃龍府遙夜欣從白兔宮

鎮北樓

石茂華 總督

獨倚危樓日向西黃河風起浪高低烏蘭北去無多路回首鄉關路不迷

○前題

王三樂

山蘭秋色滿山城一上危樓感慨生天外黃流
滾滾扁舟端擬駕長鯨

老僧岩

樓峰上

蒲團穩坐山中久現出金剛不壞身不鉢傳來
淨不語回頭欲度世間人

○超然臺謁楊忠愍公祠公謫日授徒處

李維祺

焚罷金爐一縷香靈風颯颯樹蒼蒼我來五月

緝玉錄

五卷

矣

猶寒色何怪燕山雪頃霜

誰道龍鱗不可攀寒身萬里得生還屬鏤不足
君王意一片浮雲在日間

○夏日登西巖寺

楊思

華昌人主

見說招提枕翠微穿雲躡石款禪扉相逢欲話
三生事帶地松陰僧未歸

○登鎮邊樓次鮮太師韻顧其志

都御史

黃河自昔重防秋此日凭高古戍樓忽憶當年
班定遠等閒手斬郅支頭

千家砧杵又驚秋戰士思歸月滿樓遙聽數聲
南去雁擬教傳托隴山頭

呼喚劍氣欲橫秋大漠風清漫倚樓星宿海從
天上落長虹斜曳碧雲頭

○河州

鮮縉

長城只自臨洮起此去臨洮又數程秦地山河
無積石至今花樹似成京

○鎮邊樓

隴樹秦雲萬里秋思親獨上鎮邊樓幾年不見

緝玉錄

五卷

宅

南來雁真箇河州天盡頭

○又

劉明

遠塞風寒五月秋上此危樓誰知徙倚
關情處不待秋

○又

馬

風霜萬里殘秋問柳村陽登處何處

關塞雁

啼破紫雲頭

○又

吳

雁聲嘹唳清秋風雨滿蒲葦

鳳凰千仞世途艱釣渭耕莘伯仲間羽翼漢儲
成底事西風猿鶴怨空山

〃〃〃四皓

岳正

祖龍長策不知圖空築荒城遠避胡四老朝廷
安一老當時誰得殺扶蘇

〃〃〃韓昌黎祠

劉璣

夫子文章百世師當時封事爲匡時如何秦嶺
藍關雪却應花開兩句詩

〃〃〃贈商州任處士被封

李東陽少師

緝玉錄

五卷

堯

門前芳樹老秋香淵底流泉帶草堂家住南山
采芝處世傳東海釣鰲方
丹書遠自中天降玉節遙看滿路光只在人間
長吏隱誰知物外有滄桑

緝玉錄卷五終

緝玉錄五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傅振商撰是編乃其爲御史時巡按關隴卽其
所歷山川名勝各裒輯其題咏共爲一編皆明人
作也

蜀藻幽勝錄四卷

〔明〕傅振商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蜀藻幽勝

集四卷》提要

題蜀藻幽勝錄

蜀之位坤也煥爲英采必爛不
獨受七經後王揚續相如幟也
蓋世載其英亦世發其藻矣然
山川奇秀能撥文人筆興卽遊
歷者峨眉之雪巫山之雲江光
之浩爽氣便橫而琴臺草堂劍
閣籌筆之跡落星捧硯之勝青
羊白鶴之裔濯錦梅龍之故又
令人憑弔伉徊紀述駿發若與
蘇黃相掩映者久而編斷石泐
藻采將與人俱往幸升菴博興

蜀藻幽勝錄

祥

盡攬收志林庶借功人以存什
一復苦脫遺而荒儻復以蕪蕪
參入遂令火齊羞與魚目共櫝
予披沙搜寶止存菁華彙備飽
腹雖摩訶池上供十二小吏餘
濬未睹其緒然繡窠自足一披
蜀藻幽勝錄 二 祥
玩有若聽蜀國之絃江靈之瑟
者蜀之奇藻幽逸之槩大觀具
是矣若更有古洞雲封神碑壑
隱俟時出見者須待五丁開山
手更擷之

汝南君雨題



蜀藻幽勝錄目錄

卷之一

賦

擊甌樓賦張曙

五丁方士開蜀門賦陳山甫

茅茨賦朱桃椎 題橋賦無名氏

仁壽鏡賦史卿 資州獻白龜賦獨孤
申叔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無名氏

述賢亭賦閻苑 八陣臺賦劉望之

蜀藻幽勝錄

目錄

一

苦筍賦黃庭堅

策

漢先主封張飛策

漢先主封馬超策

漢先主封許靖策

王衍試制科策文

詔

後主告諭伐魏詔 孟昶勸農桑詔

賀江神移堰文杜光庭

勅

宋贈蘇軾爲太師勅

表

上漢獻帝表

漢先王備

辭先主表

孟達

乞立諸葛亮廟表

隆督

謝政刑箴表

韋

代李侍郎賀收成都府表

呂溫

孟昶降表

書牋

蜀漢幽勝錄

目錄

二

與王商書

秦宓 與諸葛亮書

馬良

再與蕭紀書

梁元帝

答張駿勸稱藩書

李雄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李商隱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二首

王勃

報坦綽書

牛藜 梁聘書

蜀荅聘書

謝信物書

上蜀帥韓密諫書

范鎮

上吳大尹書

楊天惠

上制置使書

黃源

荅李悅之榜雲安尉廳後小堂曰馮公書

馮時行

上夔漕費達可論調田軍書

杜東之

卷之二

序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華陽國志序

述常璩

先賢士女總讚

常璩

入蜀紀行詩序

王勃

晚秋遊武擔山寺序

王勃

蜀漢幽勝錄

目錄

三

綿州北亭群公宴序

王勃

宴梓州南亭詩序

盧照隣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盧照隣

陳氏集序

盧藏用 送遂州紀參軍序

孫逖

送王侍御赴劍南序

閻翰

送孟大入蜀序

陶翰 送李彝宰新都序

任華

送張都督赴嘉州序

任華

李翰林集序

魏顥 易龍圖序

陳搏

成都古今集記序

趙抃

德政序鄭藝

輿地紀勝序李塹

路史別序費輝

代作集府尹石刻序楊惠

運氣新書序吳登

送彭學士序范鎮

代送席帥序楊天惠

送成都席帥序王賞

送符制置被召序

何耕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轍

書何易于孫樵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記

黃牛廟記

諸葛亮

至真觀記

辛意源

蜀藻幽勝錄

目錄

四

益州夫子廟碑記

王勃

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

碑文

楊炯

諸葛武侯祠堂記

裴度

梓潼移江記

孫樵

龍多山記

孫樵

懷松樓記

李德裕

諸葛武侯廟記

溫鸚鵡

菩提寺置立銘

段文

望雪樓記

鄧家

辯蘭亭記

呂大防

分弓亭記

范梈

晉成縣王虛觀僧伽堂記

何朝隱

洞真觀橫翠閣記

何朝隱

回車宅記

張龜年

刻西崖文公墨妙記

盧棠

漢王潭神祠記

宇文允聖

紫霄觀混元殿

陳

籌邊樓記

陸游

惜陰亭記

京鏜

卷之三

記

利州綿谷縣羊模谷仙洞記

文同

溫江龍興寺無盡園通會記

胡叔豹

蜀藻幽勝錄

目錄一

五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文同

嘯臺磨崖記

李燾

文與可資管谷偃竹記

蘇軾

文湖州竹記

呂元鈞

都大茶馬司新建簃廳架閣記

楊天惠

雙流縣令題名記

楊天惠

張忠定公祠堂記

楊天惠

華陽趙侯祠堂記

楊天惠

淵樂堂記

楊天惠

楊天惠

將相堂記

閻蒼舒

鈴轄廳東園記 李良臣

雙流逍遙堂記

李燾

陳公祠記 家子鑑

相墨堂記

何瑒

夔州都督府記 李貽孫

夔州重葺三峽堂記

宋肇

雲安橋官堂記

李臺

漕司高齋堂記

費士猷

重修鹽亭縣廨宇記

李駿

周公禮殿記

御書大成殿額記 席益

蜀藻幽勝錄

目錄

六

勾氏盤谿記

李石

大禹廟記

計有功

杜宇鼈靈二墳記 陳阜

神女廟記

馬永卿

白帝廟辯誣記 張珣

孝感廟記

鄭少微

縻棗堰記 楊甲

司馬溫公祠堂記

張行成

顏魯公祠堂記

馬存

天寧寺轉輪藏記

吳拭

楊子雲宅辯碑記

高惟象

劔州重陽亭記

吳師孟

漱玉巖記

喻汝礪

古栢記

田況

王稚子石關記

劉涇

新繁古楠木記 蒲成臨

游浣花記

任正一

金魚堡記 安原白

焦夫子碑記

周表

禹跡山院記 何汝賢

積慶院記

張守約

劔泉記 舒巖夫

普成縣增修靈濟廟記

羅有中

靈雲洞環勝記

冉益謙

中節祠記

金阜

靈芝寺靈泉記 高舉

卷之四

蜀藻幽勝錄

目錄

七

檄

破吐蕃露布 韋阜

難

對蜀父老問 盧照隣

銘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卜肆銘 陸龜蒙

劔州重陽亭銘 李商隱

鏡銘

僞蜀王宗衍

文與可琴銘 蘇軾

金堂南山泉銘

蒲國寶

古硯銘	唐庚	鏡硯銘	黃庭堅
劒閣銘	失名氏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陳子昂		
趙隱君墓誌銘	黃裳		
贊			
蜀三賢畫像贊	張俞		
頌			
浮屠頌	閻丘均	溫江縣二瑞頌	楊天惠
問道堂頌	盧瑤	如是觀頌	
蜀藻幽勝錄	目錄	八	
箴			
酒箴	楊雄	涼州箴	楊雄
碑			
漢故朝請巴郡太守樊府君碑			
諸葛故壘立碣文	李興		
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	王勃		
梓州鄭縣堯率寺浮圖碑	王勃		
梓州鄭縣靈瑞寺浮圖碑	王勃		
梓州玄武縣福會寺碑	王勃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	王勃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銘	范傳正		
廣祐英惠王父子碑銘			
論			
蜀山詩紀論	羅泌		
雜著			
諸葛武侯廟古柏文	段文昌		
錄二叟語	何耕		
吊紀信文	盧藏用		
蜀藻幽勝錄	目錄	九	
誄			
白雲先生張少愚誄	蒲芝		
樂善郭先生誄	楊天惠		
房季文誄	楊天惠		
哀辭			
寧菟	張商央		
祭文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蘇轍		
代趙端明祭范蜀公文	馮山		

傳

史母程氏傳

譜

歲華紀麗譜費著

跋

石經跋張續

跋中興頌磨崖碑後費少南

跋東坡先生書王履道

題東坡字後黃庭堅

蜀藻幽勝錄

目錄

跋東坡墨迹

跋陵陽先生詩草陸游

跋閩著作行記

跋先氏書巖虞集

跋先氏書巖謝端

赤牘

與巢元脩書蘇軾

黔中與人帖黃庭堅

行紀題名

臥龍行記黃庭堅

龍春灘留題馮時行

臥龍行記王十朋

侍郎閻公運使張公同遊臥龍紀行閻蒼舒

紀異單夔

臥龍行記李臺

江月亭留題何異

蜀藻幽勝錄

目錄

十一

蜀藻幽勝錄卷之一

汝南傳振商君雨雨彙輯

東吳錢龍錫稚文甫刪訂

賦策詔勅表書牋

擊甌樓賦莊巴

張曙唐

宋玉九辯曰悼余生之不時也甲申竄身巴南避
許潰師郡尉更甚權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
江饌酒簇樂以相爲娛言間有馬處士携至善擊
甌者請卽清譙爰騁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一

樂以知化斯可以柳楊潘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
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曰不圖爲樂之至於
斯酒酣舐筆乃爲賦云器之爲質兮白而真水之
爲性兮柔而清水投器而有象器藉水而成聲始
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敲蕭熠燿檄檠
縱橫胡不自匏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生孰爲節
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譙喜叩寂舍商窮玄
咀微拂綺井以連蹇送楓汀之靡迤崑隈布雪彪
咻而雕虎揚晴潭上無風旋獵而金虬跋尾目運

心語波回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連得
不似驚沙叫鴈高柳鳴蟬董變成青礫鸛鷀啄聞
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睥眦衡肝神清
調古旣嗟嘆之不足諒悲哀以爲主誓不向單于
臺畔和塞集胡笳定不入宋玉筵中隨齊竽楚舞
疾徐奮袂曲折縈組潺湲下隴底之泉鳴咽上涔
陽之櫓鶯隔溪而對話一浦花紅猿裊樹以哀吟
千山月午斯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灑颭則水心
雲母丁當則杖杪真珠於是發春卉駭靈姝羞殺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二

今鈿箏金鐸愁聞兮鬼嘯神呼時也曲闕酒闌煙
迷霧隔覽故步以躑躅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
去依依轉首而相看脉脉太守曰邁止良辰好樂
還淳諷賦已勞於進牘謳歌爲敘其芳塵余乃歌
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
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是何況我兮
拊春我兮慙慙回首而漁翁鼓柁疑眸而思婦沾
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揉乎是非何顧慕
乎隆替飄縷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際

五丁力士開蜀門賦

以蠻國廟開遂
通人俗爲韻

唐陳山甫

伊山爲蜀是曰蠻俗惟天俾秦厥生神人拔長蛇
鼎鑪而闢廣岫之嶙峋在昔褒斜未通羌棘異域
彼爲夷國物產難究封疆罕測秦將欲廣其南冠
其北張儀於是度其勢量其力假牛之計斯設饋
女之功是克蜀王乃命力士闢高山貪功饕餮忘
情險艱捫峯巒於日側挾虺蜮於雲間將以砥礪
崑崙等躋攀振衣而力抗千嶂攘臂而威陵八蠻俄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而白日蕩搖玄天忽霍鬼哭神怨風彌霧廓怒髮
森植雄心震躍灑珠汗以電散瞪星眸而電落將
欲斷煙靄排崑崙訝巨靈之所拓蹂重林迴絕壑
疑夏后之所鑿吁可畏哉砰轟若雷虎視五嶽鯨
吞九垓徒見其豁若谷巘若堆橫隱嶙直崔嵬大
應心陪高隨手摧江標峻棧之形呀然地裂闢闢
高峯之色駉若天開已而後患方啟前心莫遂喧
闐兮乍進秦卒邈迤而全收蜀地道路無阻關梁
有備旋聞五丁死而蠻黨移一逕通而秦人至雖

共工之勇將觸也非雄項籍之力將拔也寧同曾
未若擘秀嶺駭蒼穹今古攸賴華夷是通羽毛驚
死以填谷草樹驚摧而墮空遂使鞭石之帝移山
之公壯志難奪莫不慕其英風

茅茨賦

唐朱桃椎

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遁之流乃以閑
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桀溺之譏叔夜高人廼
被孫登之笑况復尋山翫水散志娛神隱臥茅茨
之間志想青雲之外逸世上之無爲亦處物之高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四

致若乃觀余庵室終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出
壁則崩剝而通風簷則摧頽而寫日是時閑居晚
思景媚青春迤斯澗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
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風
前引蕭月下高眠庭惟三逕琴置一絃散誕池臺
之上逍遙巖谷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
樂枕明日而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
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而爲心翫琴書而取樂谷
裏偏覺鳥聲高鳥聲高韻盡相調見許毛衣真亂

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結乍緩急向我茅茨集時
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水開綠水更應流草長階
前還復濕吾意不欲世人交我意不欲功名立功
名立也不須高總知世事盡徒勞未會昔時三箇
士無故將身殞二桃

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日惟一食築土
爲室卷葉爲冠斷輪之妙齊扁同觀

朱君蟬脫塵世倘伴茅茨居然僊矣豈必更脩
冲舉世高之而乃目以眞人易茅茨以仙觀是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五

從仙外覓仙矣何能識其羽化之妙也故揭其
隱焉 君雨

題橋賦

以望在雲霄石
然有異爲韻

無名

昔蜀郡之司馬相如指長安方將離所居意氣而
登橋有感沉吟而命筆爰書儻並遷駕將欲誇其
名姓非乘駟馬誓不還於里閭原夫別騎留連鄉
心顧望銅梁杳杳以橫翠錦水翩翩而逆浪徘徊
浮柱之側睥睨長虹之上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
聲影落中流已動龍蛇之狀觀者紛紛嗟其不群

染翰而含情自負揮毫而縱意成文渥澤尚遙滴
瀝空瞻於垂露翻飛未及離披且覩其崩雲蓋以
立誓無疑傳芳不朽人才既計其獨出富貴應知
其自有潛生盼嚮之心暗契縱橫之手於是名垂
要路價重僊橋離離迥出一一高標參差鳥跡之

文旁臨

一作隣

綵檻踴躍鵬搏之勢下視丹青既而

玉壘經過金門寵異方陪侍從之列忽奉西南之
使乘輅電逝於遐方建節風生於舊地結構如故
高低可記追尋往跡先知今日之榮拂拭輕塵宛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六

是昔時之字想夫危梁薜剝清墨蟲穿長含氣象
久滯風煙幾遭凡日之見嗤徒云率爾終俟瓌姿
之後至始覺昭然所謂題記數行寂寥千載何搦
管而無惑如合符而終在驚後而慕前賢亦丁寧
而有待

犬子無行禁心拙寡即賦雖凌雲不足以蓋無
檢之羞况封禪導侈乎世乃艷其題橋之駿橋
以貌名千秋甚矣利達之入人深也吾竊以此
語爲七星橋洗出翠青 君雨

仁壽鏡賦 并序

唐史彪

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者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于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僕深奇之因而爲賦主上恢大寶闡鴻休仁風揚而玄德布壽星輝而皇化流故得仙靈啟瑞石鏡涵秋無往不形鑒乃侔於止水有鼎而應道可喻以虛舟懿夫化自天鈞質非鎔造亭午光射靈朝曙早來洞穴之九仙對商山之四皓炳崐岫之龍燭倒風壇之竹掃光能照乘不遺罔象之珠跡在幽巖爲啟崆峒之道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七

動如秋水之澄皎如寒雪之凝駐清夜之圓月掛長河之片水其形不由於拂拭其勢豈假於鈎繩君則無心惟德之斯感山非自爾喜神之有憑左猿吟右虎嘯萬籟相聒群容必召雖復晉有金飾之美魏有銀華之妙何如庸魅而野鹿羞窺愛舞而山雞自照昔之寫形一作形仁壽見瞻咸陽倚玳瑁而稱麗挂珊瑚而益光名傳歲月事著縑緗咸播美於千古孰歸功於我皇鏡爲之鑒與明德之合符石類於金惟聖躬之初應可以示後世之千

葉可以軌前王之萬乘記事之簡以光良史之書頌美之詞更動詩人之興法天法地之謂仁不爲不崩之謂壽惟仁也故能昭泰惟壽也故能長久萬人咸識鄙石室之仙經六體自然輕漢園之臥柳我大君猶抑而不納謙而不有小人無益於補天庶斯文之不朽

石何緣有鏡作仁壽此明是窺玄宗有意長生故以此貢諛吾嘗想此興乃祖母賞洛水石赤心一類可啟一咲 君甫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八

資州獻白龜賦

以泰平將洽神物效靈爲韻

唐獨孤申叔

皇帝在位十五載西人獻異龜於王庭匪青黑以飾體特潔白而成形融彩可嘉且不混於五色呈祥有異詎止齊乎四靈蓋以我皇行化無外止戈偃武人綏道泰升至德於玄穹降殊祥於神蔡且夫龜者稟先知之異白者表司殺之方豈天異興威於有感俾臣下授命而無將西土是生寔西方而主義被甲以至猶帶甲以來王不然何以緩代鳥

也功純容皎素甲皓霜華而浹冷炯玉質輝金精
疑雪彩之清貞冰靈沼而水靜息太階之砥平足
使孟津之鱗趾捷乎素鬣越裳之雉羞奮於翹英
矧乎稟殊姿體異貌陋三足之爲美匪六眸以是
効其用也或協聖人之心其動也克符知者之樂
然後知戲朝之虎不足徵御鈎之神一作益狼不足云
韻彼駒來思徒稱皎皎爾獸至止虛擅諠諄未若
茲瑞德無與隣應天之命昭皇之仁非橫中之毀
棄不連上以因循將順乃玄亨以呈其貺曷思乎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九

綠水而迓其身則彼寧王有遺元緒之宅又安得
而比倫嚮非我皇從道不嘑必將混於介族詎得
分爲埋物宜乎冠異紀首靈篇且無使其湮鬱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

無名氏

粵若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鴈橋風暖犀浦花新疊
嶂縈郭長楊映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
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
景彌秀晴江轉春卽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回
文之重錦豔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

葉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而不欠擬山鳥而能
績縷嫌遲嚶哦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
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沉傍清泚朱顏
始映珍篋方啟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將
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一作勝泫
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
風緩送稍辨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弄
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彩色足重鮮
明可嘉青爲禁柳紅作宮花能使衛尉紫障夫人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十

飾車卽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統之
與楚練豈並細縠之與輕紗

岷嶺清波爲風流人占斷遂成慾河頽浪濯錦
雖明縞巾無顏矣曷若賦麗氏孝感泉以滌穢
水也 君雨

述賢亭賦并序

宋閻 苑

黃星旣殞太井重炎孔明志在震掃荆揚席卷許
洛布四頭八尾於平沙之上乃昔人臨流感嘆之
所余慕其風烈而述其德業因名斯亭曰述賢攷

其陣法則方以八環一而爲九馬降遵之以破賊
圖以六包一而爲七李靖遵之以平虜蓋戰守處
畫部伍節制所重者勝所忽者敗所以觀宏規者
仰服指奇蹤者稱美也且益州分應井絡僻在坤
維而武侯以區區之蜀蒞政至公董武立信貫許
國之精誠伸命世之勇略令施竹帛不繡而溫律
嚴斧鉞不寒而慄方其鷹揚上國虎視中原駘將
聞風而奪心壯士望塵而破膽擁精銳之衆者堅
壁受辱稱骨鯁之臣者使節包羞玩敵於股掌之

蜀漢幽勝錄

卷一

上

上措勝於談笑之間比昔賢則過之責斯人而備
矣余構亭於此俾其登之者識常山蛇勢知天下
奇才壯雄圖之不朽想英風而猶在嗚呼天假其
年則禮樂攸興天命有歸則智力無用大筆方籌
長星遽墜陵谷已遷尚有典刑蠻夷雖化不忘武
備況今夏賊干常遼人稱彌冠帶遺民雜窮髮之
種漢唐故地混茹毛之俗而受鉞登壇專長城之
寄者節制可忽耶秘殿華閣當方面之權者勤勞
可繼耶今步遊灘上鑒前追徃作古賦以述其始

終使夔人歲時歌之不無感慨焉雖然孔明方躬
耕之時處布衣之賤倘不遇三顧之主安能縱七
擒之酋噫自古英雄之士時命不遇其名湮滅而
無聞者惜哉賦曰

鼎分率土姦賊陸梁孔明布石於平沙之上高步
於大江之傍志馳許洛欲掃荆揚按井宇九宮之
法本河圖八卦之祥縱橫魚貫曲折鴈行雖云蛇
勢實白龍驤其始也荷寫誠於傾蓋遂感激而寒
棠應雲龍之隱隱信魚水之洋洋其終也酬三顧

蜀漢幽勝錄

卷一

上

而不爽縱七擒之所長資一時之談笑播千載而
芬芳矣才兼管樂政出申商曹氏父子
襲申商法蜀則冬日
魏則秋霜蜀民暖於布帛魏人困於豺狼於是并
聲東下嚮應西方折曹氏之牙角挫仲達之鋒銳
至今秦隴耻其巾幗梁益詠乎甘棠論高節則勝
樓嚴之入夢鄧負鼎之干湯推治體則蕭何爲政
之咳唾子產遺愛之糝糠量行事則用兵如晉文
之示信教民如周誥之成章觀設施則肩輿羽扇
以節金鼓水牛流馬以代梯航遵節制則馬隆以

八陣用於晉李靖以六花顯於唐宜其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而辱宣王吁哉飲渭之龍隨天數而已沒吞吳之蛇如實氣而難藏所以餘威遠振遺跡尤彰忠義撫劒而嘆息英雄沾襟而感傷戎夷懷德而縞素士民追昔而蒸嘗余徘徊灘上不見鵝鵲變變龜蛇央央但覺雙魂失宅三甲負芒瞿唐風急起波聲之嗚咽巫峽雨散連天際以淒涼縱使秦雲變色魯日迴光竟與草木同朽皆無益於興亡宣和二年十月十五日魏陵閻苑述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八陣臺賦并序

宋劉望之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詞曰
靄孤臺之巋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離離其班班紛
縹鴈之未翔山冥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
倚其不去含鬱訐之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
告之在漢之亡有人超然臥鄧南陽甚似阿衡樂
未渠央感大耳之至意姑弔俛而徂征又侶子房
初未有意隆準之老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手拚

足抵夙夜赤子忽一龍與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初來雷電下空璋孱小兒孰嬰我鋒駐師江郊坐向必東蒐我卒乘取彼凶殘中原有孤憑陵宮牆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卯金之不可相而况夫子之賢也運去道窮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自古聖賢亦行其義道之不濟已知之矣相夫子之所立固已無窮而不紫彼丕操父子鳥雀犬豕之竊食雖甚饜而不害其驚疑愍世俗之隘陋徒顧瞻而涕洟請舉酒以酌公混一矢於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四

江麋

吾嘗拜定軍遺墓脩墳構宇刻石揚徽覓所謂四頭八尾者庶几見之土人惘然無知者慨然久之告于夔門石不隨水轉高臺未傾可世臥龍馳騁風雲英譜然偌大英雄止知爲長山蛇勢更誰有測其神機者江神呵護亦以嘿告不遇時之故玄略復足千古耳吾猶圖把酒登臺倚壘而予之

君雨

苦筍賦

宋黃庭堅

饒道苦筍剋冕兩川甘脆愜當小苦而反成味溫
潤植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
以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
之秀氣故能深雨露而飽風煙食肴以之啟道酒
客爲之流涎彼桂班之與夢求又安得與之同年
蜀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瘠予
亦未嘗與之言蓋上士不談而論中士進則若信
退若眩焉下士信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鑄李太白
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十五

漢先主封張飛策

章武元年遷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
侯策曰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
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
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殺
倖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壙進爵兼司于
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
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可不勉歟

漢先主封馬超策

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梁州牧進封萊鄉侯
策曰

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
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友本暨于
氏羗率服德嚮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
以委任授君抗颶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期
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祚以對于天下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十六

漢先主封許靖策

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
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

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緩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

王衍試制科策文

乾德四年

炎漢致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
治亂之體陳天人精禋之原豈角虛文蓋先碩德

朕念守器之重識爲君之難思得奇才以疑庶績因舉故事以紹前修予大夫抱道逢時投策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何以使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歛無加以何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長世朕當親覽汝無面從

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畧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姦佞滿朝貪淫如

蜀漢幽勝錄

卷一

十七

宋

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行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

後主告諭伐魏詔

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

馬三月下詔曰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內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予丕孤

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誠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

蜀漢幽勝錄

卷一

本

菲薄以益國用勸分稼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思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彌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翼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搃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干

載皆不以義陵上雷下故也今賊倣尤天人所怨
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未
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
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
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
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
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
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
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十九

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級魏之
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
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金宗之福
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
驗也若其迷流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
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吊其殘民他如
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此非孔明所擬也觀中讚丞相處豈肯自作華
表語當時譙周秦宓輩皆有華或代斲耳詔雖

足明大義然不思蜀之人卽傳檄武亦不震矣

君雨

孟昶勸農桑詔

明德元年十二月

刺守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
蒲勸穡春鷓始轉便具籠筐蟋蟀載吟卽鳴桃杆
賀江神移堰牋

杜光庭

伏觀導江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
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于龍冢李冰創堰分白
浪于龜城導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涸泛肩之誓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二十

表則有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
必害蒸黎昨者夏潦勃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
瀨便逼帝都當淮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震霆
暴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榮
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浸淫頓減於京江奔
蹙盡移於硤路仰由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
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
彌增忭躍謹奉牋陳賀以聞

宋贈蘇軾爲太師勅

勅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
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尚簡
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
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
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
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
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
起之招至熙寧紛更廼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
出驚譏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堯然之節莫之致者自
然之名經綸不究于生前議論常公于身後人傳
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
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聞而章是
以論世謹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
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皇明

上漢獻帝表

漢先王備

獻帝時以備爲大司馬漢中王備表謝討逆上奏

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
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凌遲
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曩者董
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
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
暴逆竝殪以漸水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
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
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
操窮兇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歿孤負國恩
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爲在昔虞書敦
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
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
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
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
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
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
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

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耀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効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獎勵六師卒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上

辭先主表

蜀孟 達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目媿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

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後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達奉教於君子領君王勉之也

乞立諸葛亮廟表

督 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室之不壞實斯人之是賴而丞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興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懷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謝政刑箴表

華 臯

辰象在天睿文昭煥體弘述作義著箴規發揮刑

政之源徽藻皇王之道况理包繫象詞正典謨豈
惟炯誠心靈實乃化成天下伏以刑清則功濟化
育政治則俗致和平太哉聖言允叶天聽臣職守
方鎮宣揚教化仰觀睿藻伏荷時休思欲紀在盤
盂周旋佩服不若懸之日月垂範將來是用課率
柔翰形于傳寫刊於琬琰之上表於府署之門示
文武之楷模爲古今之殊觀其碑刊刻已畢見立
屋宇謹令脩裝三本隨狀奉進臣藝能薄劣筆札
無功貴竭臣子之誠式揚君父之德輕塵旒宸伏
用兢惶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批荅

朕以爲理之本繫乎政刑頃因退朝偶有製述
用錫人極庶叶時中聊以自規豈能逮意卿道
贊元化志宣大猷爰勅貞珉躬自染翰克盡事
君之節益嘉將順之心省閱再三歎賞無已

代李侍郎賀收成都府表

呂溫

臣某言臣伏見高崇文奏某月日官軍入成都府
逆賊劉闢走出見勒兵追捕者臣聞夏震秋落乃

觀成物之功善陳有征方見勝殘之理然則殺之
所以生之也勅之所以綏之也氣和則歲功早就
德盛則廟筭先期無遺鏃而巨寇窮奔不血刃而
全蜀底定奔走夷裔鼓舞生靈騰瑞氣而曜祥風
被慶雲而捧白日伏以陛下纂臨宸極維新庶政
拓跡開統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闖敢犯天威
首干大紀恃嶮與遠窮兇極暴雖禍滔助順誠天
道之必然而制勝舉全皆聖謀之自出諸軍旣集
鋒鏑爭先陛下以爲方暑用兵觸冒害氣與勦人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而欲速寧全衆以功運遂令緩螻蟻之誅養貔貅
之銳休養磨礪以須秋期由是感恩而思奮者萬
心如一又高崇文嫉惡太甚殺傷小過陛下推吊
代之義弘覆燾之仁茲寇是誅吾民何罪遂令逐
比者生致爲上脅從者獲則捨之且諭鴻私仍加
安慰由是飲澤而向化者十室而九加以聖慈曲
被大信有孚當挾纊之時賜戰士悉出內府開食
堪之路賞降者曾不踰辰遂使昏迷革心義勇增
氣江山自拔雷雨長驅渠魁偃息而逃威士衆順

風而捨校市不易肆巷無驚犬人蒙骨肉戶鮮倒
懸旌旗導長養之風金鼓發生成之氣然後知至
化能殺瘡略無方大興用彰神武可畏全包形器
之內有罪必誅旁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膺
重寄親奉昌期坐觀氛祲之清目覩鯨鯢之戮手
舞足蹈倍萬常情無任慶抃感躍之至

孟祖降表

臣生自并門長於蜀土幸以先臣之基構得從幼
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
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
告類園丘曠執贄奉琛之禮蓋蜀地居偏僻路阻
關庭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
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輦鼓纔臨而自潰
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
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
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祖勤孝養之道
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

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
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復輒徵故事上黷嚴聰竊
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彌皆因歸款
盡獲全生願眇眇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庶使先
臣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
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
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

與王商書

蜀秦 宓

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爲
莊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莊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
者也觀莊文章冠冕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
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
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
子雲潛心著述有補于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
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
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還

教吏民于是蜀學北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于斯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與諸葛亮書

馬良

先主領荊州辟良爲從事先主入蜀諸葛亮從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

蜀漢幽勝錄

卷一

三九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再與蕭紀書

梁元帝

甚苦大智李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瞻西顧我勞如何自憊

醜憑陵羯胡畔渙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賊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僮遣使乎良所希也然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惟怡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荅張駿勸稱藩書

晉李雄

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

蜀漢幽勝錄

卷一

三十

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好間至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于斯莫大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李商隱

姚熊頃時聞歐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語風憲當道頻奉臺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爲未適頃惟敝府託近貴藩雖蒙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尚懼兀違敢遣賓僚往專慰缺

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
御往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効早沐恩憐
獲接仁封實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
心朝暾是誓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伏惟照察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二首 唐工 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爲靈不能
改窮通之數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
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一作伊
周成翊替之功含臭美蔡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圭

彌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
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
雲傾之勢池鱸并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鸚
亦將騫翮而舞疑之及其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
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
力馬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
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
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
躡運至尊納皆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

作威如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
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
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
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
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
鄉耆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侶列子弟於干城耀
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鍾鼎
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綺棟連陳
機杆相和鳳攝疑將虬校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圭

千綠幘青棠家僮數百冲襟眇識人多江漢之靈
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北齋門敞南館虛閑詩
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耻嵇阮之交疎虛席
延賓恨原常疑作之客少實烟霞之藪澤風月之
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梁城閔仲
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存
况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
視搢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
側足求哀鍾釜之間抵首俛眉取濟斗升之末嗟

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怫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鈞之間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况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慙車馬儻能投心季逌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竦侯肅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鴈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續成於南畝稭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縣載飄寓淹時歡躋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惟知慟哭庶憑賜給以濟漂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又

蜀都廣鎮岷墟奧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貺有期英靈間出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通渌

波驚亡

七

柱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

豈道窮經秘妙聽察於無聲理實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露落鍾鳴霜非扣鍾之具矣况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無味殊方阮藉之對嵇康自然同志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常謂薰蕕不共器梟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接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擯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拂衣投臂遁形蒼海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爲芻豢以衣冠爲縲紲方欲策鸞鳳而撫需疑作雲英鞭虹蜺而採煙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樹終軍之策因機入務懷素將相之門沫露霜雍簪公侯之室然則拾青紫於旦暮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百官者可謂慙二途矣而歛手長揖強顏高視低心於蹇躓之辰忍耻於栖遑之日者哉渭濱留釣鷹揚之業未萌淄源

滯收一作鴻漸之資蓋寡及其攀窮運接靈期乘

雲雷而清八極和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冥機所運

吉凶於倏忽之間玄命所移飛伏於斯須之際以

日月自至耶復爾耳方今炎飈謝節爽候關辰風

高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肅歸雲止鴈流曙響於

東津落照開虹寫晴規於北岸螢疎夕砌蟬促朝

林感序緣情故豐奇賞僕一違秦隴再革炎涼咸

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曾山重復

吳宮尚遠頻驚去鷺之心楚峽猶賒已下聞猿之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圭

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之心稍緩

他鄉之思一作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壁之前季

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况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

茂于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賦若使恩裁口腹空留

安邑之賓惠闕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報坦綽書 牛聚

咸通十四年兵部尚書牛公藜除劔南西川節

度使十二月坦綽至雅州差使送書上川主云

此時止欲專詣京都懇求朝見論理枉遭諂開

隔絕梯航異與尚書繼好息民朝來暮往今故

假道貴府請於蜀王殿安下三五日即便前進

公覽書驚駭乃復書曰

十二月二十四日劔南西川節度觀察安撫使守

兵部尚書成都尹牛藜致書于雲南詔國坦綽麾

下專人遽到示翰忽臨承統押師徒來及近界竊

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于六詔之微

非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

舜巡方嶽之時不開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圭

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

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

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

之後藹有華風變腥羶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

域豈期後嗣罔効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

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姑務含容

不虞唐突遂令覓醜肆害生靈况乃毗橋喪師池

江敗績于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

輒舉塘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構任詞乃云假

基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上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懽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隔絕于音塵止因緣於間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群情極四方之積患受都河洛用荅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習于禮崇兩國願通于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嘗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分疆宇所異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邀慰寤思憤岐隴之倡狂逼褒斜之封微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闢特遣行人先道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諧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迭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本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墳麓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

遣光祿卿盧珙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卿馳
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別幅 馬一十疋玉犀帶各一雜物藥物等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於薰爐或華妙可資于寶翫光涵星斗藥有月臣願伸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緝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蜀荅聘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三

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燬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旣不宜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屈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于塗炭示恩信于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惟貞竟無意於興邦止

施仁而濟物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
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來
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
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疆
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于揖讓之前輕重於英
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于
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
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懽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
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坦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之約欵慮則春水共泮開通則東海同歸光榮遽
被于子孫暢遂咸勇于朝野今則盡罷勞而勵已
用勤儉以帥賢常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
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聯鑣六龍並駕稱德
曾參于萬乘呈才皆過于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
勵懷恩之志竇帝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
奇鋒利過于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于
未識捧持方喜于初觀望思而一日三秋仰德而
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緘章不候于

飛鳶裂帛豈勞于繫鴈忻榮慰嘉併集于此時敬
以專使盧卿等廻備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謝信物書

右件鞍轡馬腰帶甲冑槍劍麝臍琥珀玳瑁金稜
碗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
雕鞍撼玉堅甲燦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
用槍森蛇髯劍耀龍鋒金稜含寶碗之光祕色抱
青瓷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
有玕華並由惠好碩酬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四十一

捧閱品名實慙祗受

上蜀帥韓密諫書

宋范鎮

鎮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爲首而賢之登必本于鄉
也故登於其鄉則知所以爲人父知所以爲人子
知所以爲人兄知所以爲人弟而慈孝友恭惠聰
質仁秀出於衆者可得而官使周之王制家有塾
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簡帥教者而賓興之故其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則漸焉繇芻收而起
者有之自賈豎而奮者有之亦已小駁及其下郡

國以賢良方正遜讓之詔而班固云大漢文章盛
三代同風有唐公隋制專用詩賦策論而升黜爾
時美談之尤尚者若同人舉然故開元元和間號
稱得人之盛國家順考古道思皇多士四門允穆
而畜德積行無壅閉于上數路兼取而藏才韜能
絕沉冥于下受大小以咸足來遠近而弗間內有
伊周之德之美謨明而告猷外有甫申之才之珍
蕃宣而樹教固宜宅巖廊而高拱造大庭而與稽
恭已無爲仰成左右而已尚且深詔執事求之如

蜀藻幽勝錄

卷一

聖

不及豈非首賢而爲治乎遜矣西土上當井絡之
次下亘坤維之隅江漢炳靈岷峨儲精自司馬相
如王褒何武揚子雲之生遺風流聞不絕若綫近
年移三五之法除限口之令而揚軒庀服王塗者
歲聞起閭閻遊聖闡者日有方朝廷申大比之彌
而執事當敦遣之職其爲書自于薦者以百數至
如服儒學之舊屢困不更其守則揚助高行誼之
履懿誠以發於辭則章君陳楊韻李綱何聚趙衆
謹子弟之助美聞已彰于時則李南紀吳師孟李

慎修其問事業美矣中忠信待舉懷良玉以被褐藏
穎錐而處囊者豈可勝道哉伏惟執事春風以煦
之白日以暴之定鑑以臨之誠衡以平之使其揚
芬芳破暗昧定好醜審重輕而後先方物之貢利
國光之觀者豈惟諸生幸甚亦西南幸甚若鎮之
能薄才謏進之使與計偕可也退之以警不肖可
也異日明天子再拜受書執事三適爲功加地進
律以舉上賞之典賜弓若矢以推蕃錫之數亦將
荷裳連袂而來賀重念鎮文陳于此者直以方今

蜀藻幽勝錄

卷一

聖

濟濟以寧三代同風之辰而同人之舉或幾于息
矣伏望執事憫其狂且僭虛懷而恕接之于冒台
嚴伏深戰懼

上吳大尹書

楊天惠

某蜀之淺丈夫也知蜀之故二三策而已矣蓋秦
宓之論天地會昌之祥神禹石紐之生三皇祇卓
之出頗謫誕不經而左思之賦兼六合之交會總
八區之豐蔚誇諸夏之富有後浮夸少實惟是風
俗文順自古以然傳記所錄者是可觀也其大者

漢有司馬相如王褒楊雄唐有陳子昂李白咸以文詞爲世宗長然夷考于史相如之文以楊得意而顯雄之文以容之薦而彰子昂之文以上書而達顧不知當時牧伯大人爲誰獨無一人能以半語拔數子而發之者蜀去長安東京爲險遠計一時牧伯之選必其世議所謂材任公卿乃爲之數子旣豪傑士其文采艷發初弗自閼又近在宇下宜易知察方且親以身臨之竟不能回一眄之勤爲若人寵其他則又何說也且使數子戀嫖鄉里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四

不一游京師則上林之雄麗羽獵之崛奇感遇之頓挫其遂埋矣乎肉食者安忍處此蓋君子之用世莫樂乎得材遇臣之報國無大于薦士夫惟王襄爲刺史薦王褒蘇頌爲長史厚李白良可人意然漢唐上下數百年獨有二公耳其難得如此嗚呼某之生也後不得與斯人接也而迺今于閣下幸見之閣下道德純明名實奧美以法從之貴主盟斯文以方面之尊愛士類自開府以來西南文藝之俊聯薦墨附賓籍者焯焯有聞矣其高者

殆將與之同升金玉于王度其下者猶欲使之有立鼓吹于儒林以故摺紳歸仁人物慕義而某此時以貧窶之故受屢岷山之陽食指猥衆待耕耨而後飽誠不可一日捨稽事以游其何日以來雅拜於大君子之前重以不幸有幽憂之疾有癖違之累先自絕於明時亡所用于天下慙恐遁匿不復自齒于人倫尚敢驟首叩臆希咳唾餘澤于一二英材後耶今者稽事有間舊疾小愈妄自念言前日聯薦墨附賓籍者非某同社之良則皆旁邑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五

之望也此其與某拜賜何以異故頌上名謁仰慶門下之多獲俛賀吾人之有遭焉而不敢有所請謹治書具挾漫剝自道所以代將命者之詞伏惟閣下引之斤之前之郤之惟命之須弗敢知也不宣

上制置使書

黃源

源竊惟蜀視中原最險遠最僻陋自古用天下無以蜀爲也然秦漢不得蜀則不能東鄉與天下爭衡而吳晉以來立國于江左者每每倚蜀爲重蓋

漢資蜀富饒以自給山西之形蜀之力勢相半焉當此之時蜀得十二蜀居吳楚上流而吳視楚爲西門楚視蜀爲巨蔽蜀一動搖而吳楚皆不帖席矣當此之時蜀得百二顧今有秦漢規畫天下之權有江左憑藉江淮之勢資於蜀而恃之以爲守其勢與力二者兼取之則蜀在今不翅天下重也天子往嘗以執事鎮瀘又總戎於蜀口今又舉全蜀而畀之執事者摠制焉此非天子以蜀重而蜀以執事重故歟自古用蜀者諸葛亮當第一而李

蜀漢幽勝錄

卷一

聖六

德裕次之德裕南抗夷北引天下之力以自重其爲功易就而亮獨以叢爾之國南抗蠻西抗夷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爲力難矣然而猶未若執事今者之難也昭烈之後亮一步不出大城門者三年而後爲渡瀘之役而後爲涪上之後夫堂之不植則其本顛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藩之不固則有後憂蠻夷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夷已服矣於是乎出其兵以與魏人角與其門亮之用蜀本末

如此視德裕爲難而視今猶易之也當今執事實難焉萬斛之舟順流舉帆一日而千里何則因於水之勢也夫因其勢而順導之則苟有志焉皆可以成事勢不足以自強力不足以有爲而求以立大功于當世蓋惟有道者能之而英偉豪傑不若亮時遠甚而縱橫施設先後次第之功惟吾之所見務在利社稷而不爲嫌者又非亮時比夫任大責重與古無以異而憑藉扶持之勢絕不可同日

蜀漢幽勝錄

卷一

聖七

語則執事之爲力頗不難于亮哉雖然執事有道者自始鎮蜀迄今五年于茲譬之一元之運生生化化無一草木不被而道德之威凜然人望而畏之在民則和在軍則肅莫之爲而爲之者此天人也蓋其力十倍德裕而過於亮天子寧虛鼎席而久勤執事以蜀凡大庇吳楚而勢有不得已也某老以往嘗以下吏趨走於執事之前既辱知之矣得闕猶遠願備一官於麾下究觀執事德業之萬一退而終身行焉以母負知遇之渥執事其幸進

之否乎俯伏俟命

荅李悅之榜雲安尉廳後小堂曰馮公書

馮時行

某再拜奉違之久如想古賢哲日不置也馮某人至備聞啟處之詳足以開慰卽日春晚伏審神仙無事之職履况清裕爲喜中間蒙惠書并劉夷叔記文某久不奉報何也老友以愛忘其非乃命以馮公又使夷叔筆其說刻之石老友何其自得之淺也古之人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四

人誦其詩讀其書謂之論世尚友此孔子以堯舜文王爲友孟子以孔子爲友其下揚子荀子以孔爲友射者之志於的射而志的猶不能中况又不志的則射東中西矣况士須蓋棺五百年後是非乃定如僕不荅老友書幾半年矣老友必思舉其榜與記而棄之作事如此豈理耶吁老友之賢世無有今世士污穢冗雜以爲計而老友忍窮蹈義今世士諂媚苟且而老友獨耿介不屈中心之所獨與夫所稟者其替歟所不能盡但亦有病病在

不容不同類不能沉潜剛克嗚呼人世如此安得不隨波逐流以全真耶故孔子有危行言遜之說堯舜時可謂古矣彼時亦有九德之說蓋不相濟不足以爲行不相雜不足以爲文况寥寥萬世之下耶某有病望老友砭石俱下老友之病亦不敢不相扶持與公相友盡此矣至於希慕望遠追古人勿近取也碎其石火其榜勿取誚於悠悠之人乃所頌也恩恩不宣

上夔漕費達可論調田軍書

蜀藻幽勝錄

卷一

四

杜東之

十一月某謹西鄉再拜致書都運中大先生閣下冬寒伏惟按部餘間神衛行府台候動止萬福某山林草野之人自揣愚闇昧於事機平昔絕口未肯對人敢談世事然方此變故槍櫜正執事大人兼收博採不棄芻蕘之時矧傷弓之禽痛罹兵革流離間關僅貰一死於數千萬里之外者羸三十年矣時安與安時危與危偕兩蜀之人同舟而濟風濤之憂方在汹涌不得晏然高眠獨謂無事是

亦其可以效言之秋也敢不避出位之誅輒以管見塵冒台嚴人微言輕犯五不韙特恃其素蒙知曉言之當否未必加責而執事有愛人之心洞先見之幾誠不忍瀕流數百里之民將墜塗炭慷慨一言惟賜財察比見州縣承准關報制司已差發川軍一千人用鈴轄甄宣贊將之又勾抽思州田家義軍亦一千人將併屯夔州當此之時兵不厭多廣張聲授實兵家宜然川軍旣是官兵部勒得人緩急之際不爲無益師行以律寧有它虞至於

蜀漢幽勝錄

卷一

辛

田軍有可議者此輩本是化外蠻夷性猶獫狫無復廉耻行無紀律居茂營陣乍入華地饑窮寒乞見利動心輕生忍死勇於攸攘所過畜牧室廬爲之一空又有州縣游手失業之人負販亡命之衆亦爲之用鼓唱氣焰導之爲惡隨衆前驅作孽尤甚又器械濫惡衣服縑縵無長矛大戟堅甲利兵臨衝兜鍪攻戰之具所習特蠻牌偏刀手弩藥箭而已其勁弦遠矢發不過三四十步使之跳躑山林蒙蔽草野徂伺間便潛機暗射挈短求長或有

可用至禦大敵直兒戲耳竊意建此議者必徂於頃年幸勝王闢於油口便謂足以倚仗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殊不知曾無毫髮之利而已有丘山之害矣彼王闢者烏合叛卒敗亡之餘鎧甲不備人馬赤露初以此曹爲不足畏易敵輕進數騎輒前不虞草間毒矢竊發卒爲見困藥潰淋漓旋踵顛仆其餘倉皇退散山險道狹首尾斷隔不得相救遂爲邀截得三二十騎於是張皇事勢妄要功賞所効首虜多殺平人恣爲欺罔官司幸其

蜀漢幽勝錄

卷一

壬

成事便以爲然遂以奇功許之不知當是之時京西荆楚避地士民散匿山谷三二百里之間爲其搜羅夷戮殆盡揆其酷毒百倍關矣其初自思州進發比至分屯西邈桐槽小舟凡數百艘凶燄薰蒸遠近愁歎扶老携幼委棄生業竄伏山谷不碎其首者亦幾希矣雖在州縣城市亦敢白晝剽奪官司坐視莫敢誰何某是時方到鄆都目見射殺弓手節級蘇選排闥突入人家劫取財物媼穢婦女或驅虜入舟往往不還至今父老言之歔歔流

涕不意今日又欲輕蹈覆車之轍不知將以控禦
扞關且以策應漢沔耶若以守關則帥閫提兵近
在歸峽比伏讀詔書且察道路之言虜勢衰弱漢
之民相望風靡捨逆歸順捷音日聞王師一動有
征無戰固非前日陸梁之比萬一勝負兵家常事
苟或小失支吾則帥閫全師必退保川峽深據天
險數千之衆以一當萬足以克事何苦一旦無事
自引醜類置之心腹之地天下將有底定之期而
一日太平之後瀕江數郡生齒之衆先天下之人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五十三

獨受此禍可不惜哉有如萬一虜騎窺關金人自
來攻戰必以精兵居先目爲撞軍莫不身被重鎧
墻進山墜自非神臂弓斬馬刀硬弩鉅斧不能却
也其勢非王闢之比乃欲以射鼠之機摧折其鋒
此所謂怒螳螂之臂當車轍以童子搏育雖三
尺之童誠未見其可也苟能輕佻故敢當前一爲
虜騎衝突則必恃其輕趨飛崖踔壁攀蘿引蔓四
散驚走闖入關內大掠沿江然後還其巢穴當此
之時我又能回戈以事剪伐乎此又其尤可慮者

唐蜀人有言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不虛語矣大
抵施黔瀘戎一帶羈縻熟矣居其鄉土以爲邊陲
一日有變以夷攻夷使自相吞噬耳其習俗器械
足以相制若用以當長驅不制之虜其不相侔亦
灼然矣則是又不足以爲漢沔後繼必也徒殫民
力以供億之外憂未除自招內患果何賴焉靖康
初王以寧以其先人嘗開邊辰沅又有沅州李允
文者以新民擢第因范世雄自桂林入覲道過湖
北二人建議以謂洞丁可用遂大發展沅靖武岡

蜀藻幽勝錄

卷一

五十三

泉邵鼎澧二萬人擢以寧河東節度以援太原虜
人見之輒大笑榆次之役以鐵騎張兩翼徐感而
躡籍之無一人還者此不堪用之明驗也紹興初
夔帥張公道從始調此軍張公威望素著力足以
制其變亂雖已潛行劫虜猶有所憚間一歲韓公
天啟帥夔再招之卽不能誰何矣公然於帥府通
衢作過此事未遠尚可詢而知也卽今上下人情
固已恟恟憂懼其雖迫衣食當權輕重亦捨所圖
旦夕西遡孳孳累遠竄矣意謂府城可以覲縷坐

末會台旆出按不免僭易筆此書密懇雲安吳節
推置中投行府苟未必以爲愚不曉事欲望速賜
詢訪所至民情若謦言不誣卽乞移報制司與帥
聞亟止其行或已符下思州恐蠻夷之情觖望生
怨姑令申嚴點集以待緩急勾抽可矣昔符堅南
寇桓冲自武昌送卒五千謝安却之以爲旣不足
增損徒令敵人竊我虛實今政使其卷土皆來無
益于事况此羸殍餓卒千人非徒無益適足生事者
乎且軍興之際百姓雕弊財用芻糧一出其力萬

蜀漢幽勝錄

卷一

五古

一公江遭其毒手瘡痍未合忽有調飲吾民不賴生
矣茲執事大人所宜留心者也不勝懸晴西望急
迫之情某每不量力嘗論自古夷狄更盛衰姑以
李唐言之太宗刷渭水之耻遂突厥徙慕北幾犁
其庭寢其皮矣未幾玄宗遠治閣羅鳳之罪一舉
而喪師十萬自此西南兩番合力拚命終唐之衰
卒不能制國朝澶淵講解之後北方無事獨誅叛
西鄙用兵幾至百年幸而自儂智高來南蠻衰弱
中間盧戎雖小倔强旋即革面然蠶蠹不爲無毒

狼子野心未保其往而爰自軍興保兩川者或不
究事機援引醜類賴以濟功信其誣罔之言縱其
殘虐之暴不惜節鉞使相以寵其身官其子弟稍
入內地使之目侈城邑之美口極甘脆之味躬被纖
麗之服習知山川要害道里遠近雖其向化之心
未遽其佗萬一鴛鴦沉鷺之人出於間隙搖動邊疆
未可知也此韋臯聽其遣於入學之弊深可鑒矣
况邇來遣吏或非其人失拊綏招懷之道南平清
溪連歲相繼小有風塵之警矣可謾不加省耶此

蜀漢幽勝錄

卷一

五古

又其大者遠者傳曰涓涓不止流爲江河毫毛不
剪將尋斧柯渠可忽耶先事而言類似迂闊狂妄
敢於執事輒一發之併惟台察幸甚霜霰日嚴輶
車在行敢冀於國家多事之秋爲君父生民倍保
台重不宣

蜀藻幽勝錄卷之二

汝南傳振商君雨甫彙輯

東粵韓日續緒仲甫刪訂

序記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泊中師高明
會合於蜀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詣青城山斬
刈葦葦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一

所覽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
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於精淳玄顯之際俛俛之
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共欲張聞見之路方乘扁舟
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蓬居遂我遁棲二子
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翱翔百氏繇
是聲譽殷然爲江湖間人居五六年載廬岳歸
蜀問起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泝九江歷楚
抵梯歸而旋執祛之際互脩前志已巳歲自成都
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旅相依各被婚娶因

於柴水去歲迄今凶問薦臻王李二生相次殞零

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

噫青城匡廬岑嶽際天下有烟霞上有神仙緬懷

曩昔逍遙其下背負素琴手持遺書掬泉掃石吟

嘯終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傲光景造適則止不知

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晦明一十二年

於茲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月馳於外

憂喜攷於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之室

泥塗碌碌視日三暮念此厚用慙穢思欲攀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二

石門之松桂宿靈溪之烟月可再得乎然踟躕者
多繫乎出處知幾者不滯於進取前年冬中師聊
整文思起嘗於禮闈間飛聲騰陵譟動公卿當伯
翰教俯授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
之繇此而進者必聯振六翮聿求昇翥苟有便捷
躍登青冥十六七矣中師旅食淹恤內顧勤寢策
馬南向慰其室家未幾而囊金中罄庖煙屢絕乘
時蒸餼將遊炎方又何其淩落也相國齊公挺鸞
皇之儀鬱經緯之暮新荷天寵鎮安越服執事行

業明白且曰親舊或將脩假道之禮不爲丁寧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慎舟楫無畏遠道議者云五嶺風候加食飯日舉醇酒數觴可以佐助正氣生其誌之

載字厚之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習業青城山衡擢第濟老死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耻于常調韋臯鎮蜀辟爲支使臯嘗于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於時陪飲於摩訶池載離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劇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始依臯焉臯卒關總署務載亦在幕中及關敗載遂免禍載居廬山遣三尺童子持數幅書乞買山錢百萬於于頔于即與之

柳子厚賀趙江陵宗儒啓云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旋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屠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

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採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實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

楊衡字仲師吳興人官至大理評事

符載文筆高麗敏捷不啻擊鉢詩成摩訶池上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四

乃給十二小吏捧硯之用真是才子雖陷劉關卒以技取憐得免宜子厚以辟用喜見筆札于頔得數紙書即丐與買山錢百萬也今詞人徒自強項硯墨餘瀟笑人搢筆不下去符豈止三十里及閱其製則遲拙更不若速工也今吾轉思摩訶池上人 君雨

華陽國志序述

晉常璩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寔多疎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教野

之師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
階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爲寧司馬相如莊
君平揚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
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其次聖稱
賢仁人志士言爲世範行爲表則者名桂史錄而
陳君承祚別爲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
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
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于
時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五

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
曩遭阨運函夏滔堙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
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爲狐狸之窟城郭蔚爲熊羆
之窟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原平鮮麥黍之苗千里
茂鷄狗之響丘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爲
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
益遐棄城陣靡聞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
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
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

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
華陽國記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
秉功勲而後旌賢能恨據才短少無逮及不早援
翰執素廣訪博咨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牆之
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劇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
於遺忘焉蜀記言三皇乘祇車出谷口秦宓曰今
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
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
以爲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旣以炳明而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六

世俗間橫有爲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
千歲又云荆人鼃靈死屍化西土後爲蜀帝周萇
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爲子鵲又言蜀推
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按蜀紀帝居房心
決事參伐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
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
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
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
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

以爲怪異子所不言况能爲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鵠鳥今云是鵠或曰鵠周今按說文云鵠子鵠其相妻鵠亡去爲子鵠鳥故蜀人聞子鵠鳴皆起云聖帝爲戶圭切所言與蜀志所述相似爾雅亦云鵠周子鵠鳥也出蜀中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齊九州后稷封殖天下計匠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夫人爲國史作爲聖則僊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七

秦首爲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記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于漢興及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未與蜀士燕胃聊著翰墨當時以爲極歡後人以爲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或以爲西土嶮固衿帶易守世亂先違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連邇必萃奸雄闕覲蓋帝王者統天理物必居

主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紀雖竊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岳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產古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偕曆數自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爲永鑒也干運犯曆破家喪國可以爲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二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敗絕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八

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爲獎勸也其序曰先王經略萬國剖分厥甸巴梁式象縣辰九俊述職賦政以均佐周斃紂相漢亡秦寔繁其民世載其俊

先賢士女總讚

常璩

舍和誕氣人倫資生必有賢彥爲人經紀宣德達教博化篤俗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品物煥炳彞倫攸敘也益梁爰在前代則夏勲配天而彭祖體地及至周世韓服將命蔓子忠堅然顯

昔稱鮮豈國史簡關亦將分以秦楚希預華同自
漢興以來迄乎魏晉多士克生髦俊蓋世愷元之
時感于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束帛
戔于梁益之鄉或廼龍飛紫閣允陟璿璣亦有
栢利居經綸皓素其孰懷道術服膺六藝翹車
招旃旌之命徵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賢女高仰
足以振玄風貞淑可以方蘋蘩者奕世載美是以
四方述作來世志士莫不仰高軌以吞詠憲洪猷
而儀則擅名八區爲世師矣故耆舊之篇輒義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九

史漢而今志州部區別未可摠而言之用敢撰約
其善爲之述讚因自注解孰其洪伐尋事釋義略
可以知其前言往行矣

入蜀紀行詩序

唐王勃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于蜀遂出
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迨彌
月而臻焉若乃採江山之俊勢觀天地之奇作丹
壑爭流青峯雜起陵濤鼓怒以伏住天壁嵯峨而
橫立亦宇宙之絕觀者也雖莊周詫呂梁之險韓

侯怯孟門之峻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衡霍之
心游洊澮者發江湖之思况乎窮覽勝事足踐靈
區煙霞爲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
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戒文律用宜行唱編
爲三十首投諸好事焉

晚秋遊武擔山寺序

唐王勃

若夫武兵仙鎮吳王殉歿之墟驪嶠崇基秦帝升
遐之宅雖珠衣玉匣下賁窮泉而廣岫長林終成
勝境亦有鶴將軍之大隧迴寫祁連楞里子之孤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十

墳竟開長樂豈如武擔靈嶽開明故地蜀夫人之
墓迹任文公之死所岡巒隱隱化爲闌岫之峯松
栢蒼蒼卽入祇園之樹引星垣於杏嶂下布金沙
樓日觀於長崖傍臨石磴瑤臺玉甃尚控霞宮寶
刹香壇猶分僊閣琿瓏接映臺疑夢渚之雲壁題
相暉殿寫長門之月美人虹影下綴虬曄少女風
吟遙喧鳳鐸群公以玉津豐暇僚林壑而延情錦
署多閑想巖泉而結興於是披桂幌歷松扉梵筵
霞屬禪局煙敞雞林俊賞蕭蕭鷺嶺之居鹿苑僊

談疊疊龍宮之偈于是金方啓序王律驚秋翔鳳
四面寒雲千里層軒遐迥齊萬物於三體綺席
雲窮九垓於一息碧維靈宇山川極望石兕長江
汀洲在目龍鑣翠轄駢闐上路之遊列樹崇閣磊
落名都之氣眇眇焉洋洋焉信二蜀之奇觀也昔
者升高能賦勝事猶存登嶽長謠清標未遠敢攀
盛烈下睽幽襟庶旌西土之遊遠嗣東平之唱云
爾

綿州北亭群公宴序

唐王勃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上

下官一作客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于王侯身
不絕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丘昔往東吳已有
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况乎踐名場
携勝友風月無幾琴酒俄垂半百十年一別千里
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心韓法曹新餞班
荆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望煙霞生故國之悲別
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于時蒼雲寡色白日無
光沙塵起而桂浦昏鳬鴈下而蘆洲晚傍隣蒼野
霜封橘柚之園斜枕碧潭直斷芙蓉之水旣而登

下客恓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翫豈輟斯文咸請賦
詩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盧照隣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上

鯁於曲浦乘流則逝不覺忘歸咸可賦詩探韻成作
陳氏集序

唐盧藏用

晉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迺魯廼刪詩定禮述
易道而脩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
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
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
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
王公大人之言溺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
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

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顛顛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迄
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
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
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
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幽夏卓立
千古橫制顛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
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
之先也昭惠之碣則論議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
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古

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
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
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萬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故
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饕桀驁以顯
榮天乎天乎吾殆未知夫天馬昔嘗與余有忘形
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予今
探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
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

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
篇云爾

送遂州紀參軍序

孫述

遂州參軍紀公吾友雲將之令弟也敏於行志於
道克脩人彝允副兄勗噫周公之胤紀爲其首天
祚明德必將有後不然何棣華之可久也選遭舉
善群吏須才九霄始構一命而偃穆卜吉日遄征
畏途緬躋岷峨遐涉褒漢宿息巖險波臨湍悍仗
信不慄載義必亨方暴忠臣之志固無垂堂之責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五

爾之寡兄克施有政是則是効念茲在茲福利則
覲心永隔遠嫌則方言自絕固雖叩契之產巴蜀
之饒不潤脂膏誰謗蕙茲懋厥丕德時惟哲人
公贈言要僕題序

送王侍御赴劔南序

陶翰

國家旣誅叩作之遊魂收滇池之陳地以蠻陬君
長未卽序徼外新國約非甚堅將若宣王風布中
興必候才英矣監察御史王公志標勁節天假異
能秉心而忠義必聞多方而文武不墜我中丞蘇

于公以功名立破城江南關啓而虜不敢窺城嶮而敵不敢守者皆以匡時之策仗橫行之氣不然者豈有夕舍一尉旦磨集作磨三軍盱衡於不毛之間決勝於大荒之表取廷評者決月登憲府者周星繡衣照于江源風霜掃於劍壁斯不足畏矣中朝名雅嚮義趨風餞筵傾城翰墨紛囑百壺追送來登董原之野萬嶺蒼然更統華陽之國余以授簡敢無私矣

送孟大入蜀序

陶翰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六

襄陽孟浩然精朗奇素幼高爲文天寶年始游西秦京師詞人皆歎其曠絕觀其匠思幽妙振言孤傑信詩伯矣不然者何有聲於江楚間嗟乎夫子有如是才有如是志且流落未遇風塵所已疑謂天下無否泰無時命豈不謬焉翰讀古人文見長楊羽獵子虛賦壯哉至廣漢城向三千里清江黃緣兩山如劍中有微徑西入岷峨有奇幽皆感子之興矣勉旃故交不才以文投贈

送李彝率新都序

任華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彝也少好學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彝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掖哉蓋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時也執政以彝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彝豈不欲高步臺省時時與朝廷群公談笑所以俯就遠縣蓋爲大人屈耳秦雲滿天倏忽散與子分飛亦爾也古人別遠貴於贈言子昔爲什邡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七

令蓋鳴琴不下堂而理今領新都則異於彼焉蓋以廬井灰於焚蕪之後毗庶瘡於刀箭之末樹立存育洪惟艱哉况奔衝填湊晝夜風雨誅求供應旬晦山岳其親庶務則宜戴星而出戴星而入焉其接賓客則宜一沐三起一飯三吐焉此朋友之望也如月照雪峯花飛錦江當有新詩時復寄來念之哉李生

送張都督赴嘉州序

任華

伊人之平康由我以專達否則政弛人何賴焉往

昔漢宣永懷至理思與二千石之良者共之貞深

一作竟探

其元以化天下非道熙陟降理際天地

一作人

則不可膺是高選尚書左僕射冀國公審才以底
用論定而後請將欲更蘇息復整齊且如張公無
出其右緊受授則爲惜恒彼嘉陽之人所益多矣
况學致廣大心自精微議通置法若示諸掌一舉
雲翼三十爲郎分兵領部義然後取以公之才大
時論用小以今之多艱乎調用大則用之大用小
則用之小在我而已抑無惜焉良用撰吉輕舟旣

蜀藻幽勝錄

卷二

文

具長空青冥未有黃落緹騎百從載旌而前戈矛
生風左右如武且犀灘古地熊阜外虞通波萬里
并客攸攝其無以易者盡思無邪耶嘗察爲心望
此行矣大幕邀餞三軍助較一作教樂只君子如何
可忘而後利涉信宿人歸父母其顏渥丹下令如
春受教賜知常謀始不決年而國賦足軍實倍啓
迪恢達爲諸侯雄全文疑有缺誤

李翰林集序

魏顥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于西南劔門上斷橫

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爲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
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
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綿身旣
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後文章濫觴者六
經六經糟粕離騷糠粃建安七子七子至白中有
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
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白久居峨眉與丹丘因
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
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呼爲謫仙子

蜀藻幽勝錄

卷二

文

田是朝廷作歌數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爲貴
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
舍人以張垧譏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
祿位拘常人橫海鷗負天鵬豈池籠榮之顥殆名
萬次名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
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或時束帶風流醞藉
曾授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
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
白收其骨江路而舟又長楫韓荆州延飲白悞拜

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白始娶于許生
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
次合于魯一婦又生子曰頗黎終娶于宋門携昭
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爲小東山駿馬美
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
波蒲堂不樂白宰酒則樂頗平生自負人或爲狂
白相見泯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
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爲集顥
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携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二十

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
白久爲長沙汨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
自寬吾觀白之文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
大瓠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儻黃
祖過禰晉帝罪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蓋於
子夏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顥於絳偶然得
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
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
府諸篇積新而錄文有差互若兩舉之白未絕筆

吾其再刊付男平津子掌其他事跡存於後序

中多缺誤

易龍圖序

宋陳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
存已合之位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
何以知之荅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
以知之也况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
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縷
也且夫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
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點而形之始龍
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
三五九外包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五十之用
後形一六元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茲所謂天
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
十分而爲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幾四象地六不
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
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

爲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途今略述其梗槩焉西蜀崇龕陳搏序

成都古今集記序

趙抃

僕繇慶曆至今四入蜀凡蜀中利害情僞風俗好惡瞭然見之疑嘗謂前世之士編摭記述不失於疎略則失於漫漶不失於鄙近則失於舛雜嚮治平末因取續者舊傳而脩正之去年陳和叔翰林以書見貽俾僕著古集今別爲一書此固僕之夙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圭

心而未有以自發也繇此參訪舊老周咨碩生緝以事類成十三卷不始乎蠶叢而始乎牧誓之庸蜀從經也從經則蠶叢不必書而書之於後何也揚雄紀之吾棄之不可也參取之而已矣事或至於數說何也久論之難詳也昔者齊太公仕於周司馬遷有三說焉疑以傳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可以爲教書之何也吾將以待天下之窮理也書亂臣所以戒小人書寇盜所以警出沒書蠻夷所以盡制禦之本末終之以伐蜀使萬世之下咸

知蜀之終不可以苟竊也其間一事一物皆附考衆書釐正謬誤然後落筆如關羽墓今荷聖寺閣然有榜焉而仁顯者孟蜀末僧也作華陽記云墓在草場廟在荷聖此目擊之所當棄而從仁顯者也若夫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則亦一人之功不可以求備然竊意十得八九矣後之君子其亦有照於斯乎

德政序

鄭藝孟蜀學士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圭

誼得賢則理失人則危可鑒格言足徵遂古豈不以化馴易服威束難齊哉然農戰交脩德刑共舉將亂也其政必恭將弊也其風必佚將圖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害衆莫若任賢視今可以知昔矣高祖皇帝以汴賊弑君唐朝絕嗣左袒罕聞其歸漢同聲皆倣於吠堯上下相蒙酣爲醉國寰區之內億兆無依兢陳推戴之誠願正君臣之位難違衆欲遂啓丕圖戡禍亂而俟中興協會盟而歸大國爲蜀之帝報唐之恩明孝皇帝受命之六

年天清地寧珠連璧合肇脩人紀於變時雍至若
皇墳帝典之精河圖洛書之奧步驟於羲軒之際
損益於文獻之間不然何其盡善盡美之如是也
遂使蠻夷向化吳越輸珍麟鳳効祥草木呈瑞矧
復英賢間出俊又羅生上猶以爲未也方且思聖
父勤求登用才哲循名責實較德論功沮勸有謀
黜陟不濫鑒乾締構允歸睿作之功壽國陶鎔必
有挺生之佐式扶昌運對越上玄由是中外文武
將相公卿洎庶尹庶史各率厥職奉若天旨越正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月武德軍將校吏民緇黃耆艾等列狀詣護軍使
請以節度使徐廷瓊德政上聞願勒碑紀且以借
留爲請上憂勤庶政以百姓爲心凝旒稱嘆者久
之謂翰林學士藝曰朕司牧元元將開壽域使國
內郡縣治行皆如梓潼朕何憂哉夫吏久於官古
之道也况衆欲之乎朕旣俞其請矣卿爲我撫其
懿實播無窮之聞以塞民望微臣奉詔恐懼敘曰
臣聞龍飛九五山川効雲將之靈鵬擊三千風水
運波臣之化雖復同心同德雅資十亂之功乃聖

乃神永賴八元之佐內則臯夔協贊外則方召專征
神謀且貞師律具有兼臚注意宜屬宏材此我皇
帝之御宇也至顯帝圖顧茲天力四神踐雪五老
飛星投綸負鼎之賢爭伸弘業委輅請纓之士競
奮深機蕙帳空而明月常孤滿輪至而清風自激
猗歟雖居宣武之間未若我朝得人爲盛也其戎
家連戚里身陟齋壇益揚謙損之風靡見驕矜之
色功超賈鄧政邁黃韓有若武德軍節度使徐公
斯可謂一時之英也公名廷之字敬明東海刻人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卽國之元舅也世緒標奇門風襲煥鎮爲峯鼎用
作雄銓父子則貴比金張兄弟則政同魯衛騰八
龍之身價齊一鳳之羽儀阮竹皆芳田荆并茂金
相玉印各炫晨葩虎節師壇共觀畫錦徒思徧舉
抑亦倦譚公王父唐京兆武功縣令追贈尚書左
僕射大師高平王政績頻彰勲華早振自激封侯
之志夙垂濟世之名竝西晉殊功榮聯邸第南朝
雅望地顯官婚貽謀各著於承家致用皆光其佐
命朱輪華冕豈獨推恩甲令門風實先種德是賢

奕葉孰與提衡歷佐昌朝宜鍾異氣公中丘公秀
大爽炳靈幼挺英姿夙彰雅操稟閱禮教詩之教
蘊經文緯武之才欲紹家聲遂參戎右敵國相吞
之候決在毫釐陰符必勝之機制於掌握調戈實
鼎門崇八命之榮玉帳金壇神授六韜之妙故能
名高大國業嗣良弓輕鎮北之無文恨征南之不
武圜橋靈叟謂謀略之可傳汶水神翁知功名而
必立自繼膺膚膺兩踐渙符四封無才斗之音千
里有袴襦之詠政成剖竹擁重執金掌領孤兒每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也不可以不勤其稼穡兵者戰之器也不可不懈
其號令率是四者盡其一心上可以翼衛朝廷下
可以儀刑藩翰吾得之矣爾其觀焉公以管內數
多亡命姑務偷生久聚荏澤常爲虺蜴狡穴皆依
於窮谷妖巢各恃於幽林化之不悛來而復叛郡
邑虞其蹂躪路岐苦於欲歎公密運良籌周旋峭
格盡投私梟皆挾禍胎益其戎兵誠其強吏商旅
無滯貢奉罔艱王尊申京兆之威龔遂去潢池之
患勞徕罕倦蕩析咸歸動有常規賞無橫費上勤
時貢下贍軍須月未及其授衣士已忻於挾纊賑
其匱乏釋彼愁顏幸夜犬不驚宵魚自放哀矜庶
獄愼愼惟刑赭衣盡伏其神明丹筆立分其情僞
絕加等之聚斂革無名之征徭平衡不謬於錙銖
加量罔欺於圭撮公又仰稽前古俯瞰遺踪思棗
祗闢地之謀味韓浩屯田之計膏腴靡棄黍麥頻
豐夢果應於牧人利可資於寡婦貢賦加倍獻奉
相望又歲別進軍食因沃潤之鄉置牢盆之務商
徒繁會官帑委輸檢吏通民機能制用矯時阜俗

儉以率先貫天錢而已靡星文認實氣而已有雄
劍缺文來奏課連最聞薤本可留足表富人之術
芋區難血咸知濟物之方公以鳴杜嘉辰統樞令
節祈聖壽有莊嚴之懇祝宗祧於降誕之期自捨
俸金於惠義寺構華嚴大閣向者公府未完軍衛
莫稱於是載脩輪奐別創規模庭架虹梁門羅虎
戟層樓燕賀偏增鼓吹之雄廣厦羣飛益動旌旗
之色路當衝要地控都畿使車晝夜以交馳候館
往來而宿餉每傾公帑用飲賓筵休聲洽聞靈貺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天

昭感紫芝三秀黃犢血生天唯發祥地不愛寶迥
掩得禾之異果符登麥之文歌德詠仁言將不足
舍和吐氣樂固難名大矣哉公之問俗觀風阜財
述職焉可得而稱也爵賞既行中外同嘉遂冊拜
中書令趙國公加食一千戶通前五千戶公嶽降
標奇星精稟異溫如珪璧郁若椒蘭智合韜鈴言
無鉤鉅運籌決勝荀攸可比於良平仗鉞被威謝
艾足同於方召研機照禮植操資忠允武允文多
材多藝軍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則立覩飛泉盤

弭則惟聞折樹而又貴不自滿謙而益光舉士投
醪延賓比餽帳下之犀渠貝冑咸感吮癰樓中之
螭首峨眉寧矜笑雙門門密行簪組美譚里巷相
觀風雲動色宸中風注寵詔已行致闔境之允諧
固本朝之是衛况家豐懿戚治陟殊尤心膺連營
蓄雷霆於北落股肱重鎮寄柱石於東川克副分
憂合膺異渥宜其珉麗德瑩檢圖功懋蹟著擁旄
化行偃草比屋而乞留侯霸叫閭而頌借耿純詎
可使螭首翠碑未披文而相質麟臺彩筆不寫照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元

梅

以傳神臣志暮陽秋工非潤色仰遵睿旨敢述殊
勲曾無少女之詞預怯中朗之鑒所與陵遷谷變
尚窺沉水之文地久天長永覩生金之字謹爲銘
曰

金行啓運鼎業鑒乾麟御瑞紀鳳舞昌年層潤浩
注國祚遐延光凝寶匣福藹祥編上詰繼文皇圖
增煥得一踐義登三轅漢懿綱牢籠大鑑貞觀宗
社還資微明接旦大虛寥寥中有元精麗物爲瑞
麗人爲英英英徐公爲昨而生脂膏不染獄市無

驚智勝兵強化行民附屢立奇功繼膺寵數帝念
徐公聿齊其務廼瞻梓潼并有饒賦公至若何時
雨霧霑枯苗耀穎涸輒騰波推奸禁暴剷弊止訛
極負而至動植興歌八政何先以食爲天卧鼓勤
農免胄服田耒耜接肘臺笠摩肩閭閻風靡稼穡
雲連衆害既去緘惡皆除頌宣化育慎恤刑書徵
經自朽罔常虛輕徭薄歛政協蒲蘆老安少懷
遠至通肅風雨時若家給人足戶溢版籍賦登公
牘儲峙孔多貢輸相屬神明之正誰爲之師公之

蜀藻幽勝錄

卷二

辛

俱美福祿攸宜位隆鳳沼恩注龍墀梓人頌德天
子嘉之爰命荒墟奉揚馨烈揚子神疲江生思絕
涪水東注銅山西揭帶礪無期永旌賢哲

輿地紀勝序

李 塹

東陽王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句
余爲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
人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以助
其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
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使君借圖經其詩曰曲江

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
一逢佳處便閒看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
真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撰圖經類多踈
略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三五考正而勒
爲成書然亦可據也本朝真宗時翰林學士李宗
諤等承詔詳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
其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惜也然四方一郡一
邑隨所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摭記識甚備其目
一一見於開府纂錄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壬

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正學士宋
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爲該贍精密今儀父所
著余雖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下觀
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政非淺淺者蓋其書比
李氏圖經則加詳比韋宋所著記志庶幾班馬使
其人讀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
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歷代方言之詭異故
老傳記之披紛不出戶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父
之用心可謂殫矣然余又嘗語儀父曰古人讀書

往往止用資以爲詩今儀父著書又祇資它人爲詩不亦如羅隱所謂徒自苦而爲它人作甘乎儀父笑不荅余以是知儀父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耳其意豈止此哉夫昌黎大儒也固嘗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嘗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探力究洞貫本剽非若近世膚末昧陋爲口耳之習姑以眩人夸俗而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蓋士之凡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爲文者學必貴於博則無以至於約然其大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爲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處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向皆以多識博極獲備天子訪問爲國家辨疑惑豈曰小補其事今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父奉使契丹能悉若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以詰虜相與驚頤羞惡卒吐實以告士君子識博至此豈不足以外折四夷之姦心表中國之有人哉是則地里之

書至此始爲有用之學至若許敬宗之對唐高宗第能明帝丘得名所自遂過眩其長以矜快於人此則爲士者之所笑而不道者也然則余之所望於儀父者固以朔向及劉侍讀之事豈但以資它人爲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三日

路史別序

費輝

輝自夷陵抵衡湘有爲輝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問族五羊道當繇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猶竊患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閨閣之外議論粲發間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觀竒秘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爲不虛語實天下之竒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謂我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輝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

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貶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之章能以文敘事者優爲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行之不惟得管窺駢舉之徒不敢妄述而求

蜀藻幽勝錄

卷二

書

稽談禪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拂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强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勲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輝之屏微無高街大具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

人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路史矣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輝序

代作集府尹石刻序

楊天惠

公頃繇長安遷尹成都方是時卷燹理之具鎮臨外屏回經緯之文設飾行臺如醴河渠以溉尋咫尺峙泰岱以出膚寸以故倡治有餘日而賦政無遺功周建羽旄侑同民樂或徙玉帳旁合寶好至於酒酣樂作意氣逸發徹褻緩帶風味餘美輒布善紙臨素壁遊戲翰墨之娛以志燕喜之適凡爲

蜀藻幽勝錄

卷二

書

詩文題紀若干可謂盛矣而巨刻細刻光明磊落上與參墟交輝下與雪山增重盖公以代言之餘流而爲文以賡歌之緒別而爲詩又以詩文之衍溢而爲書故其銀鈎玉畫世多有之而西南特爲富於是縉紳耆舊識藻火之爲美也過者必肅山祗瀆鬼知珪璧之爲珍也護之惟謹某竊亦博購而寶蓄之得三十帙將以其一獻諸公路仰備覽觀而取其副藏之名山以貢子孫焉且某聞之也欲考盛德者必於去焉觀之昔者周公去東山而

赤鳥所履歌咏無射召伯去南國而甘棠所芟愛
思不忘人心同然異世昭合今公道德之光仁義
之澤所以被蜀土者其與南國奚有間而英詞偉
績金石之傳所遺吾人者亦與赤鳥甘棠何以異
然以星紀數易問餘幾更迭瞻岩廊邈在雲漢願
某也無文獨不能效比興之末枝寫父兄之遐思
乃徒撫竒蹤奉瑯笥日與田夫野老雜沓頌歎於
玉壘之北此某所以課誦不隨而遺恨亡窮也公
開府以某年甲子還朝以某年己巳入禁林升丞
卿漢幽勝錄

卷二

美

彌邁種方隆福祿未央

運氣新書序

吳澄

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水火土金水始終終始
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
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
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裨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
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
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裨於風木以至
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二十復終

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
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
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爲次
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啓玄
子闕而未言近代揚子建昉推而得之夫醫家運
氣之說惟陰陽大論七篇具存而啓玄子取以補
內經醫流之究竟及此者蓋鮮鄧焱景文貫通儒
書精專醫伎純厚謹審而篤於學演繹七論條分
類別目曰運氣新書經文註義采拾靡遺凡著書

蜀漢幽勝錄

卷二

毛

欲以明氣運者未有能若是駭且悉也予又因楊
氏所推持表古聖先賢未發未言之與于其篇端
鄧氏此書之行於世也可無毫髮罅漏矣

送彭學士序

彭名乘
華陽人

宋范鎮

蜀當西南陬曰興坤坤爲文爲臣故世有方劉彙
靜之士作西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後王
褒何武揚雄事業著于篇唐陳子昂用古道振而
時文於變意者岷峨蘊精江漢畜靈須其時克生
其人乎祥符四年宋興五十二載矣是邦人新去

兵革之苦始漸聲教之學而隴西集仙公以行誼登王府主上紹休總秉權綱獨觀昭曠恢大同之化罷三互之法遂有普慈之授焉縣令前驅駑駘甚寵子弟師教檄文不脩里有冠蓋之華家連序孰之盛議者謂文翁玉堂子雲書臺興儒以來未有侈於今日者已蓋聖人用一賢出一令觀悅之道其利博哉昔楊仲伯教生徒上名錄者三千魯仲康選高第至郡守者數十異時立本朝議外廷絲綸王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大夫量其被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美

教育也南荆領軍非久留之地故略而無述

代送席帥序

楊天惠

上卽位之七年詔以吏部侍郎席公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少遊蜀道登鹿頭望雪嶺泂鴈浦尋江源徬徨周覽山川形勢而得其豪傑耆舊主名與其風謠氣俗之詳及是命固樂與西南爲不朽事旣練日卽引道而蜀人亦以公名卿子清毅有故家風度必能舉廣漢遺烈倡方面之治於是開府之日小大趨令名各順聽亡所抵牾老奸宿惡

閉門束手念百淬萬求爲柔人而益利兩道二十餘州水芸火耕山行野負之氓咸足生理拊喜盈望如公戶摩撫而人勞苦者蓋公設施百未一二而治功已如此矣公遂勤成之行之不變凡幾年治益進功益章天子以公名實相應果可用不疑也亟下璽書召焉方坐宣室開延英從容賜對天下事因空紫樞關黃閣以時贊授無不宜者回視前日風憲之拜銓衡之遷猶不足掩步武况牧伯之寄岷益之遠是尚能延駢馭耶某節下小丈夫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美

也試吏小邑幸得操簡書受約束於幕府公不知其亡狀時賜之生訪所欲言某亦矍然思自單竭陳義未竟公必知其所以然至乃未言而蒙識察不竭而承知遇士大夫竊恠之而公處某常自若也今公還朝廷某賤不及從迎計歲時不卽獲侍如出幘幘暴露于谷如去清陰履霜于野其可恃而安雖然鼎鉉之材當爲巖扉重圭璫之器宜爲宗廟珍以一方不可獨留也某小子寧能久怙耶用是自決無限望秋風已壯嚴召方急某願委以

天下之重自重而不敢有所祈謹抗手抑首遷延而辭避

送成都席帥序

王 賞

席公治蜀之五年詔書移鎮平涼賞送別於昇仙橋上而言曰契丹大國也中國奉幣交權爲兄弟靈夏小國也臣服於中國大國富強其勢爲難動爲中國之患大小國迫蹙其勢爲易危爲中國之患小然契丹自澶淵講盟慶曆再和之後北邊無狗吠之驚者百有餘年夏人自元昊以來服叛不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罕

常五路宿兵而內引百群爲助敗兵蹶將困於飛輓者累世而不息此其故何也今日契丹破滅議者謂西方可傳激而定是亦弗思耳以前口之勢觀之爲患大者反無足憂爲患小者乃深可畏無足憂者易亡則知深可畏者爲難取也大抵國大則有所恃而不成位分太嚴而上下不交法令太急而百姓不附故其強易弱國小則無所恃而常懼其軍民之勢猶一家也相卹相救謀慮深故其弱難犯平涼四面無險阻號用武地若朝廷無深

入之計爲守而已則可若欲求朔方故地則爲執事者不可不慮古之人欲謀人之國者必有素定之策伍員之於楚分兵以肆之克國之於先零持久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况夏人今有唇齒之憂耶爲今之策匿形徹備使之勿疑焉而後可以有爲也賞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送符制置被召序

何 耕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罕

二十五年冬上召四川制置使符公于成都明年春命始至公以次付使事府事理裝戒行日於是賓佐掾史雜然相與懷公之德惜公之去往往有不懌者獨其客何某掄袂奮臂抗聲于衆曰公召宜也已後矣公早揚俊聲雄辭大篇甲乙上庠經史繙經強記洽聞貴而彌專老而不休於時爲耆儒登車澄清擿伏糾貪風烈言言嚴而不殘徘徊巴蜀十有餘歲最後以太府卿總四路之賦國用以饒軍無乏食厥功茂焉於時爲材使者蜀道謀

帥帝難其人峻秩西清命公往臨剔蠹治荒公不敢媮田婦畔夫知公勤勞於時爲賢方伯今天子總攬萬機躬行福威舊德名人登用無遺者万俟公來自沅州至之日拜右僕射魏公沈公相繼起遠外位政府公視數公皆一體人也顧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與其利專於一方孰若澤被于天下與其擁旄仗鉞爲蕃宣保障之用孰若垂紳搢笏有謀謨規誨之益故曰公石宜也而吾徒尚何以戚戚然兒女悲爲哉雖然蜀父兄有蓄念于此久矣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不敢微聲於天子而敢私布于下執事公其聽之否乎自秦丞相當國逐蜀士如棄梗無一人綴文石之班望屬車之塵者或曰謂其輕而黨同丞相惡之故弗用嘻亦甚矣百步之內必有茂草而謂蜀之人人皆輕人人皆同也不幾於誣乎兩蘇公兄弟也伯氏以言語得罪瀕死不悔而其季淵靜木訥出於天性蜀國與范公溫國司馬公平昔議論無一不同至論樂律則終身不能相合也其不輕不同者亦可慨見矣或曰蜀地踈遠承相忌

之故弗用此又非也宰相之用人當問其賢不賢豈當計其踈不踈遠不遠耶今有橫木于道當舉以十夫之力則取諸吾隣里鄉黨而足矣至於當舉以千萬夫之力則取諸塗之人可也而必曰吾之父子兄弟焉吾之隣里鄉黨焉則木之橫于道者沒世不行尋常天下之大過於橫木亦遠矣而宰相方且惟踈遠之務去嗚呼殆哉蜀父子竊竊然不能忘情於是者有以也夫側聞万俟公頻年于外涉艱阻知情僞甚熟悉今其還宜必有至公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甚盛之觀以懲創前弊慰安群心者而沈公亦嘗爲政於梓於夔所志有惠愛既去人思之今公又自蜀以往天下其意者將振蜀人於二三公之手乎未可知也公既見天子於殿陛上退而與万俟公魏公沈公論天下事孰通孰利孰病其能漠然無一語於蜀哉蓋非今日庶政一新公道廓開之秋則公雖有欲言之心而不可以言非公與沈公在蜀日久凡觀民風考論人物之詳則蜀人雖抱無窮之憾而不敢以告語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

蓋言時之不可失也公行矣嘗試爲蜀人圖之

選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轍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留

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疆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選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

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文有生色直當與韓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書何易于

孫樵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呈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剋去吏爭

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

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寧字免竄海裔集無裔字耶易于曰吾

寧愛惟作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受商曹

卽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

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于弱業破不能具焚者

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入常賦有垂白僕

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

皆文粹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

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墨

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文粹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

無故相國裴公刺史文粹綿州獨能嘉易于治

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集作易于廉約

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

快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

土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集作期不

欲堅集作繩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

費不足遂出俸錢翼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

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

長安中文粹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

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

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

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

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咲去樵以爲常

世在上位者皆知求財爲功至如緩急補吏則曰

吾患無以共治庸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

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

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墨

古來如何君賢令者不少矣無樵等紀述幾與

草木同腐卽如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扁

云我聞望江縣勸令撫惇嫠在官有仁政名不

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

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

碑碣唯有邑人知每一讀此爲慨然嘆者良久

此文列考課弊態千古如睹而點大工妙文情

恢廓更擅勝場可稱國手 君 雨

書田將軍邊事 孫 樵

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
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
連師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
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餽之費奸吏
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醜有無怨於將軍則如
之何何字集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樵非獨爲古蜀言也目今九大鎮大率類此耳
文亦雄傑可喜君而

又

蜀漢幽勝錄

卷二

五十

予西歷各鎮知孫君作文時已豫道特今更甚
耳至其自募之策亦今日要務非徒文之廓落
不凡已也

黃牛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
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
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鉅石於江
中崔嵬嶺岼列作三峰平治泮水順遵其道非神
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

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于大江重復石
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須眉冠裳宛然如彩畫
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
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
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
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
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又司馬季主墓碑讚云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
地交泮萬品滋章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
觀六度顯明

蜀漢幽勝錄

卷二

五

擬陳壽所上知武侯集其籌務詔人者甚夥今
並將苑不傳然父子並工丹青以賜南夷無不
悅服亦無可睹其神品自出師二表日月爲昭
外止待此黃牛半碣雖半鱗殘甲未足竟吐納
風雲之全采然人靈英筆江神偕生氣不朽矣
君雨

至真觀記

隋辛惠源

蓋聞聖人抱一得一所以爲正君子謀道履道所

以稱吉故晉雲訪襄城之任尚日俱迷則天睹姑射之阿猶云獨喪嗟乘日於善卷耿思恭楫歎舍車於柏成願慙長往方知太極之理元始之宗法於自然是焉名太雖四海之富不足以易其生也百官之榮不足以移其志也又有肆瑤池之適驚龍騁而載驅暢伊川之遊讎鶴駕而曾舉安期遠遯久淹巡海之勤淮南上征退深遺跡之慕斯亦念惠不息自誠而明臨渤澥而脞河宮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已粵若稽古猗歟我皇匿犀戴勝握戈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五

懷斗方堯卽同八米顓禹不減三寸勲彰歷試思著登庸潛初飛五侯時而作願盼而銷黑祿揖讓而處青蒲求衣於未明稚食於已肝研幾郾城旦之書通奏開及支之日以萬邦之罪爲罪故法約而刑清以百姓之心爲心故兵動而民靜春路秋方果馬天馬之客榆關銅柱皮服丹服之賓莫不重譯僉庭同軌入貢雁行魚貫輻湊馳道巨節之功隆平之化諒足以頡頑軒頊孕毓高光遐邇鬱

苗長爲稱首旣而委裘多暇垂拱巖廊宴處超然

忘懷塵累披九光之寶藴受三洞之真文追蹤經東戶之辰託夢等華胥之夕固以龍漢協期開皇闢其嘉運豈止明神分福勾芒錫其永年而已又乃元良體正維獻居宗光炳重離義高七鬯敬愛基乎百行溫清備乎三善苑鳳條而振藻降虎闥而肄業含超啓誦跨躡莊丕嶽峙淵凝定寧監撫繁椒之實棠棣之華陵陸晬鴻漸之儀藩屏諧麟趾之詠葭葦峻茂表裏禔福允文允武唐哉皇哉晉楊子雲有言曰或千年一聖或三聖一時杳矩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五

循規直其然矣蜀王秀者皇帝之第四子也稟太華之靈資恒昂之精挺金氣之英貫玉田之榮天縱其哲日就其美純嘏內融溫朗外照顏生殆庶香名肇於佩褱應候順德嘉譽興於剪桐故酈連衡言冉駻驪邢晉才膺俾乂事諧俞往開皇初使封蜀王尋除上柱國總管益州道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靈關設險望重坤維和夷致功實稱天府選徒雲夢帶牛佩犢者風趨袪服蔽臺擊轂成帷者霧合塗盈巷飲江蒲棹歌水陸攸歸華戎

是萃梁世崇文尚侈其失也淫周氏殉武任質其弊也魯既乎皇上帝惠載甄王猷載宣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繼貿渾衡若被膏雨况復曹叅出相重師黃老之術申公誨道更惇周孔之訓正之以幅彪之以文市獄靜而弗擾詞義聚而彌蔚苞姬旦之多藝兼季路之能官二難措而無繼兩條舉而固滯爲其都鄙而經之闢其閭里而居之取其田疇以伍之脩其庠序而教之四民肅然靡雜九達坦焉如砥穰穰我庾邵父匹而知慙青青子衿文

蜀漢函勝錄

卷二

五

翁比而自媿於是綺襦擊壤連薨誼五袴之誼黃髮觀風同辭訢一變之善家給人足康年孔殷革弊遷訛秦餘且洽夫聖主之訓祀享皆在法施乎民明堂辟廡備昭令典矧伊長樂之舍紫書映空青之林扶搖之丘翠蓋陰琅溪之水懸珠若忝天人之衆畢臻浮龜似蓮神仙之侍俱集蹇遊而周六合一誦而懽萬齡其於禳太災捍大患攷諸成帙尤宜進禮故以開皇二年正月下詔令於益州建至真觀一所云眡日統庚瞻星在壬王乃沉首

盱衡而言曰大君有命渙汗斯弘佇雲衿於玉庭想鳳笙於金闕增左宮之冥筭極幽夜之重昏澄滄氓導俗何莫由此雖東海仙童賴鱗未覲而西州智士白駒可維宜務梓匠之勤妙盡求賢之選爾其前臨逸陌却負長瀛蕙樓接登景之房瓊臺帶蕩真之室荷珠的皪花落車渠之沼竹色便娟葉掃瑠璃之地祥禽雜嘯瑞草羅生仁智之所安也適軸之所繫也法師京兆杜誚等並組織廉信礪練嗜慾特招之異士獨行之奇才不敢馮河窺

蜀漢函勝錄

卷二

五

驪龍之領唯希負笈奉駁麟之駕吞星燕月拳拳服膺謁帝愉皇孜孜拜首以爲顯仁藏用天地忘亭育之功而蒼壁黃琮必陳敬恭之禮移風易俗聖賢遺芻狗之恩而拊石鳴球終致歡欣之樂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共採他山式旌上善贊大道之根柢美盛德之形容貽世作範乃爲銘曰邈矣乾元悠哉樸散宇宙拓坦玄黃剖判氣合而亨物生而難運有曰華時移晷旦紀龍名鳥行夏乘殷各炳其瑞邇邇其芬三代爰降九土斯分聖

袞引道全德罕聞惟聖作則惟皇建國混成庶類
消息群愚比景之南戴斗之北舟車所屆何思不
克英王分陝齊禮化民寬猛互設月輝日新下姬
如草上煦如春行有餘力智卽歸真肅肅靈觀祁
祁吉人長懷綠輦眴瓊輪華陰霧曉台嶺霞晨
或採芝鏡乍試丹銀東鄰錦市竹龍飛轡西臨青
城琳堂凝翠勿曰無象莫云無味居後必先處卑
而貴謂仁遠乎義存克已謂室邇乎應在千里我
祈錫胤神胥鑒止藩儀享祿鼎祚延紀子房告退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五

志弗矜功曷倩朝隱史不覈終情深師古思結臨
風永言游衍方寄瀛蓬大隋開皇十二年六月日
記

益州夫子廟碑記

唐王 勃

述夫帝車南指迨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
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
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
象之動不足多也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
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貳謝鱗介之尊

罷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失陽登而
九有照紫泉清而萬物覩粵若皇靈草昧風驟受
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
氏沒大夏殷周氏作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鼎鼐而重光玉帛
謳歌反宗禮而大備殆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
豆喪而王澤竭鍾鼓衰而頌聲寢邵陵高會諸侯
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寤河陽之召三微制
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五

不可以遂絕由是河洛兆朕素王開受命之符天
地氤氲玄聖舉乘時之策興九圍之廢典振六合
之綱綱有遺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
仲尼魯國鄒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
自玄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戴旌旗於
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鍾鼎
冠承家之禮商丘誕膺下屬於防山泗水戴靈遙
馳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
而構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

承百王之丕運惣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
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像
龍尊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暇月恒星知太紫
之宮八柱衡霄辟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
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
下問太陽亭午收燭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涓涔
於翠渚西周捧袂僊公留紫氣之晝東海樞衣郊
子叙青雲之袂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
知屈炎涼於詭門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撥訓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堯

鍊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郊紆乘黃於下邑湛無爲
之跡而衆務同奔馳不言之化而群方取則雖復
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
宮之制泊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
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
之田三家變色頌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
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
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於危亡之
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

歎於哀周厄宋園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
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蹟
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轡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
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
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
神叙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
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三百八十四爻四
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
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堯

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群微於太素聖人
之讚易也若乃靈樞不測睿視無涯石磻昭集集
之庭土缶驗贛羊之井嵇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
蠡澤東浮考丹華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
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莫
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大屢
物莫能宗推日觀於習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
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福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卒

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櫺杞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絕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觀神道設教而萬物伏焉豈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祖武皇帝以黃旗問罪仗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武皇帝以朱翟承天穆五衡而正區宇皇上宣宗祖之累洽奉文武之重光稽歷數而坐明堂陳禮容而謁大廟八神齊饗佇旒太史之宮六辨同

和駐蹕華胥之野文物隱地聲明動天樂繁九俗禮盛三古冠帶混并之所書軌八紘閭閻兼臣之卿煙火四極竭河追日夸父力盡於楹間越海陵山堅亥塗窮於廉下薰腴廣被景貺潛周乾象著而常文清坤靈滋而衆實用浥金溢於紫洞雨露均華栖玉燭於玄都風雷順軌丹冥翠茵藻繪軒庭鳳彩龍姿激揚池禦殊徵矜蠶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幽而不洽雖復帝臣南面降衢室而無爲岱畎東臨陟名山而有事靈命不可以辭也大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奎

典不可以推也由是六戎宵警橫紫殿而樅金五校晨驅蹴玄雲而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渟登碧墀而會神祇御玄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冊益睿筭於無疆玳檢銀圖署靈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貞矣歷先王之舊國懷列聖之遺鹿翔赤驥而下云亭吟翠虬而望鄒魯泗濱休駕香疑汾水之陽厄岫凝鑾暫似銅山之典廼下詔曰可追贈大師託藍梅於異代鼎路生光寄舟楫於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

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雅寢廟義在欽
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來
未造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
零深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隴縣
學廟堂者大唐龍朔三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
分化烏境狗蹲鳴羸錦室於中區託銅梁於右地
王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鏡遙臨寶牒祕禺
山之影天帝會昌之國上照乾維英靈秀出之鄉
修清地絡庠序由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翁之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奎

景化不論智士之風猷自遠於是雙川舊老攀帝
獎而翹心三蜀名儒相成均而變色探周規於舊
它詢漢制於新都開基於四會之疆授矩於三農
之隙土階無級就擊壤於新懽茅茨不翦易曾
巢於故事莊壇文杏卽架椽欒夾谷幽蘭爰疏戶
牖儀刑堯爾似聞沂水之歌列侍間如若奉農山
之對緇帷曉闢橫組帶於西河絳帳宵懸聚青襟
於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以洽於齊人而宣風觀
俗之規實歸於上宰銀青光祿大夫譚國公諱崇

義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大王之長子高秋九月
振玉曆於唐丘寶筭千齡躍璇蚪於太渚我國家
靈命東朝抗裘冕之尊宗子維城南面襲軒裳之
重析玄元之緒擁朱虛之位拜玉節於秦京輝金
璋於蜀郡玄機應物潛銷水恠之災丹筆申冤俯
絕幽精之訟魏文侯之壘簞道在而譙尊董相國
之垂帷風行而俗易司馬宇文公諱純河南洛陽
人也皇根帝緒列五鼎於三朝青瑣丹梯跨千尋
於十絕仲舉澄清之轡未極夷塗士元卿相之材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奎

先登上佐水虛精鑒遙清玉壘之郊霜鏡懸明下
映金城之域縣令柳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也梁
岳之英長河之靈沐江漢之粹精待天衢之元亨
旌旗赫奕於中古珪組陸離於下葉鳳巖抽律擢
曾秀於龍門驪穴騰姿吐榮光於貝闕自朱絲就
列光膺令宰之榮墨綬馳芬高踐郎官之右仙鳬
旦舉影入銅章孔翟朝飛聲含玉軫臨叩客位自
高文雅之庭彭澤賓門猶主壺觴之境曠懷足以
御物長策足以服人重泉之意訓大行單父之謳

謠遂遠猶爲夏絃春誦俗化之樞机西序東膠政
利之根本上祇朝憲下奉藩維爰搜複廟之儀載
闔重欄之制三門四表煥矣維新十哲宗師肅焉
如在將使圓冠方領再行鄒魯之風銳氣英聲一
變賓淪之俗於是侍郎幽思摘鳳藻於瓌林丞相
高材排龍姿於壁泥遺榮處士開簾詮孝悌之机
頌德賢臣持節聽中和之樂其爲政也可以久其爲
志也可大方當變化台極儀刑萬宇豈徒偃仰廳
事風教一同而已哉勃切乏逸才少有奇志虛舟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壺

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詞場之閭闕觀
質文之否泰衆矣考聖賢之去就多矣自生人以
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嗟呼今古代絕江湖路遠恨
不得親承妙音攝齊於游夏之間躬奉德音攘袂
於天人之際撫身名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
哀哉敢爲銘曰五帝既沒三王不歸天地震動陰
陽亂飛山崩海竭月缺星圍禮樂無主宗桎遂微
大哉神賢與時迴轉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
蕩鵬飛寥廓奄有人宗遂荒天爵尼山降彩泗濱

騰氣志匡六合神經萬類夾谷登庸中都歷試磨
情貫一玄猷絕四栖遑教跡寂寞河圖違齊出宋
歷楚辭吳風衰俗毀禮去朝無麟書已卷鳳德終
孤杳杳靈命茫茫天秩吾道難行斯文易失式宣
六藝財成四術虛往實歸升堂入室邈矣能仁悠
哉化主力制群辟權傾終古陸離彩粲蟬聯茅土
涉海輕河登山小魯皇家載造神風四極檢玉題
祥繩金署德聿懷聖跡同亨天則迺禱台庭爰昇
袞職玉津同派金堤茂坂智士高風文翁渾遠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壺

淳壤沃聲和俗愿載啓仁祠遂光儒苑沉沉壺與
肅肅局除靈儀若在列配如初槐新市密杏古壇
踈楹疑置奠壁似藏書泛泛寰中悠悠天下徇名
則衆知音蓋寡磬石參瓊遂風亂雅仲尼既歿天
何爲者

子安總角彥耳學府所攝至使燕公大手筆亦
不能測一行聖僧止解帝車之旨五雲太甲卒
未有曙之者豈別具繡腸書鹿耶至其儷麗高
華聲出鈞天又令細音小藻友走何龍門夫子

不遇後多奇人道德固能儲英華哉第造化忌完
假手於陽侯不見其止亦明珠易碎然所存已足
耀千古已

君雨

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

文并序

楊炯

叙曰銀衡用九天門墜西北之荒銅蓋虛三地戶
拆東南之野迥七星於上列大清不能潛混沌之
機環四海於中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矣

行其典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而不知神理潛行
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山南眺金崇橫上帝之
居鳳穴西臨玉室考爰皇之宅五龍乘正按天誠
以希微六羽提衡驗星謠而罕漫泊乎尊盧赫胥
之代驪連栗陸之君皇名邁於上玄帝圖始於中
葉莫不憑三靈之寶位鼓舞陰陽籍六合之尊名
財成宇宙未有貴而無位博而無名大禮由其再
造大樂出其一變蕩蕩乎人無得而稱焉巍巍乎
其有成功者也若夫司徒立勲於天地還承帝譽

之家微子開國於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玄禽歷
數推移於景毫之都而白馬旗裳赫奕於風丘之
國由是千年有屬萬物知歸乾坤合而至德生日
月會而明靈降奎婁胃昂風駟白虎之精角亢房
心雲鬐青龍之祉君王具表儀石紐而法丹陵輔
相宏姿狀臯陶而圖子產豈上鑒乾象摘光芒於
北斗之宮括成地形騰粹氣於東山之曲非天下
之至粹其孰能與於此神冥造化德合陶鈞獲冲
用於生知運幽幾於性道窮庶事之終始協庶品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矣

之自然觀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三光於
太極照耀三門含萬象於中區聲名萬國惟深也
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道尊德貴挫銳同塵始於中
都宰終于大司寇能使長幼異節男女別途路無
拾遺器不雕偽奸雄獨立初明兩觀之誅正教未
行仍赦同徕之罪盟齊侯而歸四邑夷不亂華黜
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
與於此青光歇滅赤籙衰微一注爲海岱之尊一

戰有河防之霸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於寇戎五
帝不相沿樂入於河海是以衰本之於元氣徵之
于太古定足以法於九圖道足以用於八極服先
王之制度黜紅紫而無施欽上帝之明威感風雷
而有變非天下之至恭其孰能與於此五行四氣
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至
音將簡易同和廣樂與神明合契盛於中國還陳
武像之容奄有四方自得文王之操南風奏雅知
大舜之溫北里宣淫體殷辛之暴非天下之至和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矣

其孰能與於此悲夫日中則昃動靜之常也月滿
則虧盈虛之數也自大平王佐委龍翰於芳年禮
義霸臣摧獸文於華月則知天之將喪也則知道
之將廢也雖復頽山壞木非悲歌於兩楹夏棟周
牆陳盛則於三禮猶使文明炤爛百王知察變之
機鐘石鏗鏘萬代挹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致用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也既而三河
失統九州之寶幣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
作星杓日侵乾象暗而恒文垂禮壞樂崩彝倫默

而舊章缺洎夫碭山休氣潛膺赤帝之圖沛國眞
人密召黃星之錄尊褒成之厚級殷崇聖之榮班
學校於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當晉宋運拒周
隋太山覆而崑崙倒天柱傾而地維絕三重赤章
還開爭戰之端千里黃埃薦有干戈之務亂罹瘼
矣黔首何依王室蠢然蒼生無主閭閻匝地今來
爲講武之場荆棘叅天昔日作談經之市皇家撥
亂反正應天順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馳攬
槍而掃穢上廓鵬雲決河海以澄奸下清鼇極今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矣

天子握大象運洪鑪星重輝海重潤乾迴北列垂
衣裳於太紫之垣日出東方備法駕於中黃之道
溟滓之無天無地盡入提封伯陽之有物有象咸
乘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於朱符中極四遊法祥
光於玉燭東膠西序雲閣蓬丘國號陶唐家成鄒
魯遂使西山童子陳謠謠於壁水之前南國老人
受几杖於環林之下乾坤之大德行矣皇之盛節
明矣江茆鄙黍晨昏薦帝之祥鳳穴麟州咎刻因
天之瑞乘輿乃選吉日協靈辰詔風伯以行觀促

雷師而出豫房爲天駟仍施列缺之鞭斗爲帝車
卽動招搖之柄莫王帛奏金絲登介丘下梁甫擁
神休而尊明號莫之與京按玉冊而考銀繩於斯
爲盛於是迴輿轉旆曲阜之郊畿駐蹕停鑾訪
雲壇之軌跡若使九原可作大君得廊廟之才千
載有知夫子記風雲之會卽以乾封元年追贈太
師禮也咸亨元年又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
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頌惟寢廟義在
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七

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
零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堂者
奉詔之所立也因三農之暇陳複道之規考帟帳
於西京訪埃塵於東魯梅梁桂柱深沉風雨之津
鏤檻文櫺曠望江山之表納流雲於上棟白日非
遙披濁霧於中階青天在矚雕鏤曄曄窮妙飾於
重欄山海高深盡靈姿於反宇門生侶侶如陪文
杏之壇胃子鏘鏘若預崇蘭之室每至南方二月
草樹華滋北陸三秋風煙搖落莫不列蘋蘩於上

席行禮敬於質明奠椒桂於中罇敬神明於如在
爾其邑居重複原野平蕪出江干之萬里入參星
之七度龜城藹藹煥繁霞於百尺之樓蛟浦澄澄
洗明月於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年歸劉禪平
堂煙荒霧慘武侯龍伏猶觀八陣之圖壯土地崩
仍辯五丁之石左巴右獠之勝域陸海三江之奧
壤大都督周王天皇第八子也玄元繼天而作降
仙才於玉斗之庭武昭應運而生開霸業於金城
之域五潢高映流滋液於咸池十日旁羅散光華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七

於若水星懸帝子遙澄井絡之郊岳列天孫遠控
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寶化於周南曹植
以懿親之賢發金聲於魯北通議大夫行長史南
陽來恒隋十二衛大將軍榮國公之元子申侯太
岳鎮其靈襟傳說長河昭其神彩龐士元蓄西申
之逸羽始踐題輿管公明紆東道之雄姿初臨別
乘朝議大夫守司馬宇文純左衛將軍靈州都督
之次子台門昂族傳呼榮戟之榮玉質金相海若
河宗之寶度氷清識得嚴令而非常桓溫貴遊無

車公而不樂縣令鄭玄嘉榮陽人也東周王喬北
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備備尺兵不用
瑕丘有上德之君抱鼓希聞洛陽有神明之宰丞
京兆韋德工主導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明北
地傳懷愛等荆藍灼爍鄧杞扶疎許玄度入風月
之清關郭林宗獲神仙之妙境南昌晦跡共梅福
而齊衡左部韜眞與喬玄而等列博士張玄鑒助
教賢仁敬等碧鷄雄辯則江海沸騰白鳳宏辭則
煙霞噴薄一州聞道親居典學之官四子秉風來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圭

聽中和之曲圓冠列侍執巾恭於西階大帶諸生
受詩書於北面泮宮之上更聞通德之門小學之
前復見華陰之市鄉望等魚文驥子震耀於平原
漢女巴姬駢羅於甲第杜陵亭長終成輔相之才
桐鄉嗇夫且著廉平之號莫不公私務隙卽聽絃
歌陰雨時閑仍觀俎豆逍遙城郭拜夫子之靈祠
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天道之機衡莫測下問
書生陽精之遠近未知來求小子當仁不讓思齊
於上古之名遊聖難言有愧於中郎之石其辭曰

太虛寥廓洪鑪噴薄上綴三宮旁清八洛玄津
獨化聖人攸作炮柱爲居龍門是託爰清爰淨
惟寂惟冥

龜識韜名魚圖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正君臣
禮制宇宙輝明文武旣沒成康遂行群飛海水
若羽天星

玉篚魯商金符遠系鐘石雖遷山河不替乾坤
降德陰陽合契虎嘯風清龍騰雲逝三元載停
萬方攸濟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圭

魯道旣昏綿綿若存祿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
方仕謙而彌尊聽之也厲卽之也溫義青齊國
刑懲季孫

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下莫容諸侯走聘至於
是國必聞其政仁義立身溫恭成性不徒爲樂
終悲擊磬

九野八方栖栖遑遑從周迄魯耆耋觀商先王
道術夫子文章可久可大爲龍爲光星衛入室
月准昇堂

智周通塞神兼語默幾然而長默然而息漢承
周運胡亡秦國察往知來研精茂德無必無我
自南自北

萬象皆宗千靈共同惟變所適居常待終樂天
知命匪我求蒙北辰之北東海之東百王遺訓
萬世餘風

時亡玉斗運鍾陽九周井龍沉秦原鹿走生人
卷舌道路鉗口禮樂崩頽典章殘朽萬邦請命
三靈受手

蜀漢幽勝錄

卷二

七

日角昇圖星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閭規模數遷
三國年當五湖星芒夜指日暈朝枯環林催折
壁沼荒蕪

赫矣高祖粵若稽古王哉文王照臨下土地維
旁綴乾紘上補鯁化三千龍飛九五爰天列聖
重規襲矩

我君文思念茲在茲金鏡八海珠囊四時三雍
九室秋禮冬詩紗帳語道青衿質疑載垂仙渙
廣創靈祠

丕圖按籍遠求陳跡玉檻煙開金牕雨闢辟儀
侃侃雲居寂寂弟子樞衣門人避席階列簠簋
庭羅絲石

地接臨邛山橫劔峯滇池躍馬沮澤蟠龍中望
擊節高門扛鐘陰靈肸蠁文雅雍容書池必變
講席常重

今還古往寂寥無尚太山既頽吾將安仰梁木
斯壞吾將安倣異代風行殊塗影響致立言而
徵聖異得意而忘象

蜀漢幽勝錄

卷二

七

子安雄興已隻千秋盈川藻采亦爛朝霞雖尼
山鼻祖易啓詞瀾然文華之秀始裕泉涌稱伯
仲有以也若夫子日月堂與窺否不必論也

君雨

諸葛武侯祠堂記

裴度

度嘗讀漢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
則蜀丞相諸葛公亮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冊大名
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

蜀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荊州平心與玄德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輕脆願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

蜀漢幽勝錄

卷二

美

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尋常及出斜谷據

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智不難矣且權傾一國威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如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袖以排群議而文字雖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與區寇亂餘孽罷毗未息汚俗未

蜀漢幽勝錄

卷二

老

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向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濶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在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千櫛庶勿如春化入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搆跡畏威襟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智

蜀藻幽勝錄

卷二

末

天遏吁嗟平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流沈不殄裡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嶺入海際天知公德音元和四年記

梓潼移江記

孫樵

培繚于邽迫城如蟠淫漲秋狂瀾陸高突提噬涯包城蕩壚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榮陽公始至則思

所以洗民患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爲

新江使東北注流五里復滙而東卽堤墟舊江使水道與城相遠以薄江怒遂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謂於榮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絕公將何以終之榮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對曰饑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顛得不可榮陽公曰吾欲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若吾卒卒若叛不可榮陽公曰柰何對曰夫民

蜀藻幽勝錄

卷二

末

可與樂終難與圖始固自役興以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群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卽能先規民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榮陽公曰諾明日視政加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邽民於魚網耳民敢橫議者死邽民以榮陽公常爲京兆旣憚其猛及是民心大慄郡舌如斬未幾而

新江告成榮陽公權出臨視班賞罷卒已而嘆曰
民言不堤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五百闊
十分其長之二深七分其闊之一盤堤既隆舊江
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喻防
稽陸不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榮陽公既以上聞
有司劾其不先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爲褒
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肯出毫力以利民覩榮陽
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亦未易耶是歲開成
五年也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全

榮陽公移江遠吾民之魚耳一勞長利也民口
如川功成以不先白功而得譴甚矣非常之原
難舉也士君子有定見處此但當永利不論得
失可也 君雨

龍多山記

唐孫樵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
趾得逕委延舉武三十北出其嶺氣象鮮妍朶成
陰烟屹石巉巉別爲東巘榘牙重複爭先角逐若
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

挺者碑植又有侶乎飛簷連軒櫟樞交攢歌撐兀
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
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抄臨蘭薄仙
臺標異藂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磧絕腹實而空
路由其中斷齟相望攀緣上下闔然而出曜見白
日始時永嘉飛眞益羅人傳習永嘉中有爲益羅
者于此臺上學道焉益羅
於此白日上升今臺
下有碑誌存焉者也玄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
蛻駕鶴騰天一去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
絕明風閑境清寂寞無聲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
來怒黑雷動崖谷山禽獸捷翔牙驚曉吟喧聽
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因山帶川青紫碧聯
莽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千東日薄于泉魄朗輪
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
莫知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
射濃透薄釋綿裂綺拆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
來而遊泊車而休登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
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鈞名者汚此巖局乎且
欲聞於穎陽之徒乎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全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內庭常僚九

人烝弼者五而十數二字集作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

存者惟余與集無此二字三川守李公而已及歿在西川杜公武

昌元公中書平章公鎮海路公史部流公左丞唐公舍人李公既太和已丑歲復

接舊老聞集無此二字同升台階或纔歎止與已惕白雞

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犬之悲則集無此二字向之榮

華可以悽愴沉余憂傷所侵疲瘁多病當驚此叟

之伏集作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施集作隱曲軒旁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全

隱集作傍施墀坭竹樹陰合簷楹畫昏喧雀所依涼飈

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爲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

除密篠而近對佳集作嘉樹集作廳前舊有大辛夷樹亦爲草木所蔽延清

輝於月幌集作觀畱受景於寒薨集作榮晨憇宵遊皆

有殊意集作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峯肇此佳名且符

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

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申月庚辰日集無此三字銀青

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唐李德裕

益州草堂寺

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

列畫前史一十

四人集無此二字節度職不逮尹則帶集無此二字代稱絕迹余嘗於數公

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績事靡不造真者

昔崑野旁求徒聞審像稽山高舉惟止鎔金孰若

記之丹青妙畫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泊此邦

之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燦然可觀雖有慕於前

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

虛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覲余以精舍

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全

之廳所追惟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於定國雖

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

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意其在斯乎采色既新光

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敘其事詒諸來哲

大和四年記

諸葛武侯廟記

唐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組群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

世實念人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胥宇南陽堅臥

待主三顧稍晚群雄粗定必也篲掃是資鼎立

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
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時
巨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東河洛翼乎
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
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
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
付託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
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
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魏糧不繼則

蜀藻幽勝錄

卷二

金

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隨其原夫民視
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
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
威寵造符命脇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
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哀遠桓靈流毒在人骨
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
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
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
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之民聳

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
柰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
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
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
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鸚鵡舍利塔記

唐韋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純
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

蜀藻幽勝錄

卷二

金

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
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
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者曰此鳥聲容可
觀者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
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
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
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
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
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

佛則默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實際緣生不答爲緣起也實際雖言定本空也每虛室戒睹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成文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洒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恠雨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泊十擊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全

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哉遂命火以閣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恂甃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有明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雄曰語怪而況此鳥有

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詞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臯之落拓爲延賞所賤方將以不能言鍛羽墮落之鸚鵡相視豈知有六融之用哉迨假韓翃以代其位始汗顏而遁英雄面目真堪激發千古觀鸚鵡塔記不止筆豪又沁入覺路以此開美猶爲人柳榆甚矣慧目者之難古今通患也

君雨

菩提寺置立銘

段文昌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全

時久太平幽陵起兵騎入宮壺塵飛杳冥翠華西巡旋復天京崇演法梁爲濟群生藹藹岡原于江之浹盤林走壤或隱或起建寺之辰經營於此誅茅破藪夷高堙埤云誰知之大師所指萬材旣構百役齊功日就月將化爲蓮宮正殿渠渠觚稜倚空長廊複宇霞截雲重乃有二士迴向正法能成香刹標於濁却瞻敬自生萬緣皆攝利益弘溥偉哉善業西南臣鎮地足寶坊形勝之中愛此清涼遠對前山終古蒼蒼貞珉旣刻永播坤方長慶二

年記

望雪樓記

鄧袞

袞新都人其十世孫曰應午

上績位年京兆公繇亞荆牧彭搜鯁治蠹化者耘而革之不易節而政成既而府署亭臺之弊壞者咸理新之明年秋作望雪樓訖功俾進士鄧袞銘之園蜀之鄙截如巨砥厥郡維彭比西天屏危碧峭青曼霄摩冥鯨眺虬奔限壘隔蕃上排雲峯延疊萬重鶴甃瑤駢月積綃鮮振古不泐四節一色皎皓披飄寒鋼陰膠光涵二水冷射千里徃哲所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允

嘉名之玉壘公來未期畢完瘵凋乃於崇墉作爲麗譙長材美工不伐不佞趾故規新不偕不驕經之浹辰暈飛迢迢三伏赫曦九野如燒斯焉一登神滌煩銷他日徵黃羊碑邱棠下客貢銘永播德芳先是王僕射潛蕭桂州祐繼守斯郡二公陶奇撰幽不乏心匠於西湖臺島花竹列植布置罔不宛妙維雪山彭之殊觀獨莫經意豈非天待我公作賞跡乎昔西漢進儒術臣多貞方魏晉扇虛玄吏承風流孰若公精六籍練衆務蘊張趙之幹敏

兼王謝之清雅辯辭盈庭奮毫電飛具瞻百福昨冰釋前可以折穆之之角近可以挫戴昌之銳則不止有逸暇覽眎蓋雄節大施師長列侯方鈞平衡肅和神人迫期矣袞不佞饒公奇績觀識上和望雪不取於澄心瑩目將以思潔自登樓不取於櫛清冰曠在據上睨下察人之利病亦敷政之嘉術也大中元年九月記

辯蘭亭記

呂大防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允

爲蘭蘭見於詩易而著於離騷古人所最貴而名實錯亂迺至於此予竊疑之迺詢諸游仕荆湘者云楚之青蘭舊矣然鄉人亦不知蘭之爲蘭也前此十數歲有好事者以色臭花葉驗之於書而名著况他邦乎予於是信以爲蘭攷之楚辭又有石蘭之語蓋蘭蟬聲近之誤其葉冬青其華寒其生沙石瘠土而枝葉峻茂其芳不外揚暖風晴日有時而發則郁然滿乎堂室是皆有君子之德此古人之所以爲貴也迺爲小亭種蘭於其旁而名曰

辯蘭無使楚人獨識其貞自命亭之意也

國香散馥名訛不寤爲蘭何異名德人以習見
衆人視之乎呂君洗發一番可爲芳蘭吐氣幽
人生色 君雨

分弓亭記

范 蓉

蜀自岷山沫若水外卽爲夷境熙寧以來歲遣禁
旅更戍今畱屯成都者合主兵凡十有七營邊久
無事軍政廢弛游手工技皆得編名籍中而鎧仗
麾幟至朽敗不可用乾道六年蠻寇雅之碣門九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九

年犯黎之虎掌殺州從事掠居民以去勢駸駸若
無所憚上憂之命敷文閣直學士吳郡范公自廣
西經略使徙鎮全蜀公至卽以練兵丁繕保障抗
章驛聞上賜詔嘉獎於是間士卒之驍勇者別爲
一軍壯且少者次之罷遣其老羸者且示以坐作
進退之法非風雨不休而尤致意於射以爲蠻夷
所恃峙嶽大山掩翳叢木出沒其間若猿猱然吾
禦之者非刀稍所能及乃取弓人於綿弩人於閬
相膠析幹治筋液角極六材之良闢廣場於府舍

之北築亭西向欄杜少陵酬嚴武之詩名之曰分

弓時輕裘幅巾引數百人按試技力而賞罰其勤
惰未幾軍容一新悉爲精銳蹶張者至千斤挽強
過六鈞而命中者十八九於戲感哉公營至亭上
顧語其屬曰誰謂蜀兵孱乎牧野誓師庸蜀羌髡
微盧彭濮與焉蓋今東西蜀與巴郡是也諸葛贊
皇二公勲烈偉矣其平蠻計魏飛星流電之軍豈
盡出於西北哉士不素習而使之操弓挾矢馳危
蹈阨未有不顛仆者非獨蜀軍然也今吾軍旣練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九

於昔而猶有所慮大抵興滯補弊用力甚難而敗
之至易經營終歲而荒之十日前功蕩然矣故曰
屢省乃成欽哉功成而弗省省而弗屢此唐虞君
臣之至戒而吾亭所爲作亦欲取以自近而數省
之耳公大儒退然若不勝衣而經綸方略小用之
已如此况擴而克之乎所謂收滴博之成奪蓬婆
之城又何足言哉亭初於淳熙乙未之季秋成於
明年之仲夏命暮識其歲月故併公語記之

普成縣玉虛觀僧伽堂記

何朝隱

玉虛觀在駕空之右麓林薄葱蒨宮宇古雅下視
邑居與山川之形勝皆一睨而盡觀有石僧伽像
堂以庥之按梁榜建於國朝至和三年乙未歲而
像所由來則故老云曩有光景夜見于邑東惠寧
之側迹而發之廼得是像寺僧圖遷之蘭若十許
夫不能致主觀道士蘇德冲請以歸觀弗增一人
而升高越險了無艱礙似非偶然者自始至今屢
昭靈應道俗信嚮如著蔡然恨無石文以昭之也
紹興丙寅秋九月既望予以事至邑游焉歸訪故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人衛君廷彥媿媿更爲言之具如上事則又曰佛
老不相爲用久矣今僧伽之棲是觀莫能出其理
來者獻疑顧公發其旨以之信遠傳後予曰道一
而已三聖八教雖異而妙處未嘗不同其驅人之
善宅心亦未始不合是以莊生子休謂諸子闕老
墨惠與已之道同出六經而陶隱居真誥記裴真
人弟子二十四人十八人學佛道餘學僊道則道
固三教均一奚彼已之間耶昔韓文公以儒宗自
任力排二家而謂浮屠文暢者墨名儒行特嘉爾

進之至贈以詩文夫墨名儒行文公之所收錄則
梵相竺儀而慈其心者雜高真以居亦何間然也
大士之心意其以此佛經云僧伽觀音菩薩化身
菩薩具三十二應妙得圓通法門應現著於十相
則佛道冥而爲一解脫見當爾復何疑哉觀舊名
東林治平中始賜今額廷彥云紹興十九年十月
初吉梅溪何朝隱記

洞真觀橫翠閣記

在劍州

何朝隱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三

張君文政有閣臨之規模摩自先世至政尤加表
章而山之泉石草樹雞犬人家凡登茲閣皆一目
而盡正李謫仙所謂樵夫耕叟出入畫圖者余過
而愛之因爲榜曰橫翠家弟彥和能作大字得山
谷老人筆意令書其榜而揭於閣之顏則又爲之
說曰古人莫不有愛山癖而茲癖非靜者不能蓋
奇峯絕巘不擇地而有之不幸在無人之境則更
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以置通邑大都則有力者
往往攘臂其間而化爲爭奪之場故凡佳山所在

莫若附諸道釋之宮以備高人勝士之觀焉余嘗與客游於斯徙倚欄楯則是山之回巧獻技於前者如雲霞之倩絢風雨之晦冥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千態萬狀輻湊茲閣覽者心凝形釋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誠事外之真樂也或者乃曰昔韓退之與孟東野城南聯句謂遙岑寸碧遠目爲之增明今閣俯茲山不啻侑座歌器與韓意特異何也余曰山既靜者之好則遠近奚擇且橫平岡於座右聳翠碧於天末雖若遼絕至夫景物變態遠近

蜀藻幽勝錄

卷二

齋

誠弗異也達人大觀決不爾倘弗謂然則退之爲王氏宴喜亭記何以特賞突然之丘出於所居之後耶嗟乎若果以好遠畧近爲心則推之人事必將嗜慾得而喜功名富貴足而慕神仙健美之心如虵風相憐無時而已也曾豈靜者之爲哉政之師仲清心解於此政固聞其大端余旣爲記以申之懼吾他日行事有類於是者故篇末系見聊以自警仍爲世俗之戒云紹興己巳仲冬上幹日梅溪何朝隱記

君雨評翠色欲滴令人有倚峰想

回車宅記

在巴州

張龜年

皇天啓宋禹八十載三靈眷休四葉重光曰蠻曰髡西泥東岱罔不愛戴魚潛而鰣鳥翔而翮敷皆畢弋鑣纒斤居以謹以戒勿天勿億教明令行終和且慈下民是賴惟帝似續祖功宗德累聖延禱天鑒孔王厥有休績亟夏億寧地平天成六五四三帝臻其劇保初愼微匪逸匪嬉堯仁舜慈漢衣禹食三辰勿虧萬物勿疵乃眷庶臣率楊爾職乃

蜀藻幽勝錄

卷二

齋

眷庶民各宣爾力乃命牧守乃建方伯爾忠爾良以蕃以息於乎國僑緒我衣冠伍我田疇不曰遺愛於乎叔向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不曰遺直我宋開宇臣夷子戎地祗天神罔不率力豈無伊人豈無蓋臣宣我德澤撫我蒸民乃東乃察祗命祗憲以服華紳以救民命以培民瘝如台之親不臣龜年恪奉明誨若躋危巔若臨重淵一夫失食火燎其面湯沸其心如躬奪然一夫失業若墜墮瀆若陷塗炭如躬擠然飴蓼甘荼誓死以生胡敢懈焉

伊是巴土連秦接蜀山險水回磳藏厘束人淳地
遠訟簡事稀寔尸焉祿夙興宵伏罔不以忸執盈
慎篤罔不以肅念是遠人帝澤是均貉輸貊賦麋
群鹿身莽臻征役莽逖暴歛含哺鼓腹華胥介隣
日鑿而田日樵而薪父不天子兄不笑弟以全而
親嗟予前世孫劉流特胡爲來旃備雄亮賢跨險
恃巔下逮王孟繼以竊焉兵威力脅累息偷活奕
嗣弗綿娘各拒轍沃若睨雪禍踵不旃窮睽持後
鳳集伺前東迫荆楚西備戎羯顧左睨右四衝五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矣

達力盡謀竭家無餘石佔有十八十五荷戈六十
負旌矗矗前列癡瘡輓牛嫗稚策馬罔或少歇人
不及食馬不及秣少不及壯老不及耄幸哉伊人
管艱今供嗟乎老者已往少者弗及孰思其管人
心亡厥聖功亡迹孰知帝力守臣不才民安政舉
府完庫新式乃厥職伊是埤陋蝸應蝸縮非所休
息去故來新消迤卽辰豈無宿昔云寄公傳云庇
佛宇以妨以逼家而斯來婦姑勃磈僮囊失真罔
所攸宅乃相厥址乃峙新宇地狹製卑匪齊匪楚

訪茅結茨負虬勿施城石累累惟儉之取非欲勿
華淳心期渝非欲勿壯耗力是虞刻譏是文靡託
靡耀慎識厥初來斬皆賢無或忽焉

刻西崖文公墨妙記

在巴

盧棠

紹興壬午郡太守磨西山崖將刻文公與可踈篁
恠水未竟而軍興以不暇廢後淳熙壬寅鄱陽張
公作牧茲土亦以墨本命屬吏盧棠求崑崖可磨
處刻之棠曰休日約邦人史震黃裳同遊西山訪
其地偶寺僧指示異時所磨之崖則功已就遂卽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宅

而成之若素謀者乃相謂曰事之廢興固有其時
者耶前日之不克距今二十有一年而崖石宛在
不爲他人之摹畫意以寄文公之筆天下奇事疑
待其人而後成也巴山蒼蒼蓋自是有光燁然實
張公貢之矣山靈呵護不爲雷電下取則公之德
名當與此刻並傳於不朽云是歲三月中澣化成
令開封盧棠謹書

山不之石與松栢竹梅也而借與可之石與樹
始有生韻則真與似反易位矣人靈重乎且磨

所規爲也余不敢沒其實云淳熙四年七月中元日普成邑長宇文父望撰

紫霄觀混元殿在缺文誤

陳槩

黃安之勝在東山漢唐一二遺迹又爲東山勝處環劔陽黃冠之聚未有若是盛者也觀之山漢天師往來雲臺憩鶴之所觀舊名普成普成山中仙者李翁之名治平中改今額或疑翁之事無所出槩以謂管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已與子雲之歎翁山澤之臞不獲掛名列山傳固也按此山之

蜀藻幽勝錄

卷二

允

有觀始於蕭梁翁豈晉宋間人耶而翁去此幾千載鶴亦間一歸其詳見劉君寶賢之文比再至里人多見之當是時山中猶有隱君子而下顧焉義之不勝利年來在在成風雖林下人非其所利雖一日必葺亦無幾自費子顏死其兄弟曰子美者馬姓祖克脩廣事壯盛矣曰子才者又曰其師之亡益悟中裝不能與之俱羽化乃刻意山中不朽之作自混元殿以南凡木石丹雘之工十九皆出子才旣落成謁記於兄栗兄辭而不獲則以命槩

且激之曰山川無古今之異仙風道骨信非獨古人有之何千載之寥寥也吾聞寸田尺宅皆可治生使山中之士服氣鍊形如人之治財銖積寸累謹其出納而朝夕不休息焉及其至也何患不翁若乎此於昆元之道猶其細也而爲其徒者其庶幾矣師其勉之大書特書

蜀藻幽勝錄

卷二

百

于乾道丁亥脩造道士子才許姓里人也晚節尤可取嘗賜號冲真大師云皇宋乾道三年重陽日太丘陳槩記

籌邊樓記

陸游

淳熙三年八月旣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游曰君爲我記按史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劔南實始作籌邊樓樓廢久無誰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爲犍道黔中越雋諸郡山川方域皆可指意

者衛公故址其泉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致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北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國內事雖庸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五

而况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盡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爲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距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游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惜陰亭記

京鏗

予聞乖崖張公鎮蜀時通夕宴坐郡樓上鼓香漏水歷歷分明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服爲神明公謂鼓角爲中軍號令不可不謹爾自予至成都皆訪遺事所謂群樓卽今之銅壺閣也樓屹然自若銅壺則亡其實矣因詢其漏法則寅申巳亥陟降其水者凡四既無所以據且其箭以七日半爲等日升一刻必驟進之前卻頻數不無差忒因喟然曰此人而不天豈東坡所謂母意母我而得萬物之平者耶知成都縣事臨卽宋朝英於漏法甚

蜀藻幽勝錄

卷二

五

精予屬其籌鑄壺刻箭始更其法測午中之晷爲升箭之初畢百刻而後易仍以曆象考七十二候初未昏明晝夜長短之數日異旬殊差布于箭似能以自然之理求之天者復爲圖鏡諸石且名以惜陰有問其然予告之曰人性勤惰得之天而不能強也使後世皆陶士衡則此圖爲贅人不能皆上智下愚凡有懼心者卽可進於善矧人生誰能滿百籍令滿百亦不過三萬六千日而已幼稚耄期之時且三之一前賢功業窘束於二萬四千日

之境人以壺漏爲盈也而不知其年之縮也人以箭刻爲升也而不知其年之降也以罷之進知年之退苟能克其涓滴之善於其身如水之盈能積其圭忝之功於其民如刻之升則予在蜀之日尚無負予惟懼也尚惜此圖以銘諸坐右云

汝南傳振商君雨甫彙輯

閩中張瑞圖無盡甫刪訂

記

利州綿谷縣牟模谷仙洞記 文同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蔡甫爲余言近事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岩谷中有神仙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巖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

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立次有一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鬚襟帶隨風翻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隨行有物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繖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歛獲於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瘡穢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弛擔走僧遽就器飲始半遂去婦不能易

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露口晚又俾婦致饌既至其所得僧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叩請覲盪如狂人忽聞在洞口呼婦者仰應不得去懊恨自後羗童牧叟常慣見不以爲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寇乃取畫圖示予余曰向嘗讀封禪記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羊模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常往見凡三數人或立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二

或行衣傍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耳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漢川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間壑巒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之彥坐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予次其事列之圖上爲之記云

飛仙往往艷於仙史然目擊者寡得勿黃冠之

徒崇其教如瞿曇家徵果而飾之即此固往來谷中歷歷如画則非誕矣第不知癩道者所滌殘瀋何輕以大丹令人冲舉如是令吾亦有渴塵奪其蜃樓海市之疑也尚當酬名山之志而親訪之 君雨

溫江龍興寺無盡圓通會記

胡朴豹

湔江之東有大寶刹高踞一巖曰龍興樓觀巍然下瞰井邑緇黃雲屯仰給一瓢四衆欣然無不喜捨各捐所愛以植福田紹興十年有一長者念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此精舍金碧剝落欲大莊嚴結清淨因乃率正信踰二百人每歲一設圓通大供欲操其贏畢此願力有曰祖元是大導師彈指讚歎善哉此方植衆德本我與有緣則以如幻脩三摩提焦心勞形不遑食寢無一刹那示怠惰相見者皈依所化如響寶殿雲堂以次而就又念衆寮卑陋狹隘中不虛爽非脩行地復丐隣田增基築室前爲舫齋旁砌經閣未淹歲月土木崇成高明靚深恍可心目人天和會相與縱觀踴躍歡喜歎未曾有於是長者

復作是念宮室既備饘粥未克方來衲子何以取
給載盟善友益侈前號曰圓通無盡道場復以其
餘歲市稻田增舊所有而爲常住俾諸佛子飽滿
屬饜身心安穩增長菩提惟此勝利廣大無邊一
切布施功德難比時有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世尊滅度時勅我大菩薩不令般涅槃誓度無量
苦惟諸菩薩中聞思脩大士獨力最深重夙緣在
震旦以是因緣故應現來此方不辭入塵勞撈拯
生齒聚或梯山航海來傳佛心印或攜尺寸佛引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

無量佛眼耳鼻舌身一一諸毛孔故無量光明照
破大千界與諸佛菩薩等無有差別倘於此會中
一稱觀世音彈指頭面禮豁然即超證佛境便見
前刹刹與塵塵無不逢大士大士初不聖而我亦
不凡乃知大士我非一亦非二佛子善信受當作
如是觀而無能觀者是真圓通會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文同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
焉爲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創字倚天國初時號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

爲高貲脩積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者置寺
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
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
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
道中比至都下人徃徃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憔悴
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能見之者以語倚天
但笑而不答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
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
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爲造藥一鼎使携歸餌之後

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桴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關者遣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七十莖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質中其重若金玉余嘆曰倚天人不能知其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相與逢遇如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六

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古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爲進士端厚純粹爲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籍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窮極者已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爲記之

行高者爲造物呵護固也希夷藥無足異渠雅能識隱逸耳彼送杖者何與同何氏策乎至僧之分身僧固能爲幻乎皆異也異則可異然廣

異聞則不當以齊諧類視之矣 君雨

嘯臺磨崖記

李 燾

真如巖穴峭深佳處未易目也半嶺有石角立或屋其上憑臨極空濶而棟宇迫隘弗稱使榮德令增廣之圖經謂此孫登嘯臺登隱河北不聞至蜀然古稱嘯獨登善凡嘯者必稽焉雖假託亦宜况登不污魏晉於道最高嵇阮欲爲弟子且不可得其神遊八極之表復何所不至區區限以方域則陋矣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七

四賢閣記

黃庭堅

忠州漢邑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爲臨州後周以爲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爲中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爲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州守以四公俱賢圖像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

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贈右僕射下邳白居易樂天
由開元以來訖於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
氣忠民每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
三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字聖涂下車問
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聖涂爲州拊養柔良知
其饑飽鉏治猾姦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
故時受賕舞文弄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卽以
智籠小駭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不爲變且嘆曰
白頭老翁安能碌碌畏吏苟民耶亦會部使者察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八

其姦而聖涂治成時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詠四
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孟士安卽賜死
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年亦嘿耳樂
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最暇豫有
聲爾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
瞰鳴玉溪登龍昌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
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
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攷于詩復其舊貫種荔枝
樓百株移木蓮且拾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

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
鰥寡之病使遠方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
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忠
州於今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鰓鰓然常憂瘴
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蕪沒欲盡聖
涂齊人也蓋不熟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
有餘地而晚暮爲遠郡守乃敢慨然不倦興舊起
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
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九

文與可筍簾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蚻
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
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
成竹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
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
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
夫旣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
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

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予
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
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
之托於斯竹也而予以爲道者則非耶予由未嘗
畫也顧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
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纈素以請
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
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
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與士大夫吾墨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

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才當萃于子矣書
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鶯谿絹掃取寒梢
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四
疋知公倦于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荅則
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予因而實之荅
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
笑曰蘇子辯則辯也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
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
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

洋州三十韻篋管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
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
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笋晚食發
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與可沒于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
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
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
見與可與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與可之畫亦品高故盤薄以寫其胷中磊落不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一

凡之韻耳然高人神韻所會自使三祖輪塵襪
材克初疲於酬應實之賓名自致爾爾予嘗榻
得巴州崖刻偃石松柏竹梅恍若依崑閬而披
清風香雪與可不徒非画史可窺蓋紫府偶下
人間者耳廣長之舌似不從慎言具已 君雨

文湖州竹記

呂元鈞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
此衆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像
而發於筆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群物之情狀

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于梅竹枯木丑之好事者皆知而蘇子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妄也頃年來成都盡此兩物於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實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尚恂恂小州胸中之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網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梅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靜君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三

不知則語其細知不知於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

都大茶馬司新建簋廳架閣記 楊天惠

茶之入以息計者凡二百萬馬之入以尾數者凡若干而其奇贏其萃息溢於常數者不在是焉每歲以其八分實塞下又以其課登詔王府故自階文龍茂並塞之區以汲泚岷湟鄯窮邊之徼凡兵若民咸指日望賜待我而後出入食飲其爲利害不博且大哉利如是然其取於民者民未嘗怨而

市於羗者羗未嘗厭也蓋其法市茶以平枯估馬以優直惟其所便一切捐以與之故來者滋勸已則募健卒餽餘夫番休通行輕驚而疾驅不涉月達秦隴則固以享十倍之獲矣其所取旣不苛而所獲乃不貲如此故由元豐歷元祐更紹聖時事數化國是屢變至於此法莫之改也非不欲改也是誠有不可改也已然使者所統地大以遠故使事之繁常稱之事鉅以繁故文書之夥亦如之凡縣官之所裁可而行下者途無曠鄙凡郡邑之所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三

關決而須報者庭無虛跡日者有司嘗慮其多而易逸久而必亡也悉總爲書而類次之復闢故屋而別藏之然而因陋就痺規模褊小下潰旁束黜昧不爽文牘後至者或無所容之而幕府治事之廳尤爲褊迫群吏晨趨肩尻厖倚蹠跡側睨需次乃進前此蓋有病者矣而未遑改作之功今使者黃公實始命揭而新焉度地若干尋爲屋若干楹其廣若干其深若干經始於元符己卯之秋落成於明年庚辰之冬視其中則大軸山峙方籤雲委

望其表則綺疏華煥門序峻整亦白炯發觀者增
氣時彰明縣令楊某聞而竊言曰夫金穀乾沒之
弊根於胥史緣絕之奸萌於圖書之逸亡此吏治
之常蠹尚非其大者也夫惟乾沒其一焉遺其凡
暮絕其一焉關其月積日引久遺亡猥衆則其成
法與存者幾何是其爲蠹不旣大矣乎今黃公爲
是顧欲與成法爲無窮計此其念慮深遠矣是同
不可不書也乃沐浴而書告於公而刻之

雙流縣令題名記

楊天惠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四

荷

二江令廨之東偏有故題名碑廳存焉石理疏惡
字畫漫漶固難於傳遠而規置短狹追琢幾滿又
無以待後蓋自咸平以後雖歲歷僅可識然或並
箸到罷或頗脫弗著不能皆詳焉朝奉郎知縣事
李侯嗤其然亟磐石將易之前馳書求余記某曰
李侯子之易此石也將書日月紀官次爲新故授
受文具則某無以言矣將揭姓氏張善惡爲銅墨
坐右炯成則某請效其說古今論賢令咸曰西門
豹之投巫嫗董宣之格主奴何易于之焚詔版此

數者誠難能然某弗尚也以爲是特奮須臾之決
就譎奇之名耳非所以爲中行法也彼縣令自有
職調護柔良知其苛瘼謹察幽隱達其輶呻經以
德義緯以法理主以質實附已文雅若是者頑不
足就名耶而何以驚世之迹爲今夫侯所謂賢令
使人愛思者有能出此耶而所謂惡吏爲人譏詬
者能爲此耶嘗試以此迹前人姓氏而尋善惡之
實吾知其不可掩已然吾聞二江有三相皆舊縣
尹也縣人頗矜以爲寵帝名其廳存其像而卿先
生鄧公又載諸詩以實之其一人乃唐逍遙公韋
嗣立也當時之政號爲二川最人以故到于今傳
之其二人則名與像俱亡矣意其政無它異故易
泯也嗟夫以公相之尊等縣邑之陋名數品級孰
爲顯晦然朱邑爲嗇夫去今千載猶歆歆起人意
而二人者生雖貴重無二死曾不得與桐卿烏鳶
共飽此可爲吾大誠夫惟母陋微官而恐忝所荷
有如潘河陽之志則韋公無難爲也決爲之而已
矣李侯字聖舉由華陽遷此邑再以治辦聞亦近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五

荷

世賢令之一云

張忠定公祠堂記

宋楊天惠

故贈尚書左僕射濮陽張公爲政於蜀久矣然蜀人奉事如新行臺畏愛如隔信宿蓋由今崇寧之乙丑距前淳化之甲午逆數甲子已一百一十有三年維是城闕之衣冠與市區之翁媪凡幾換易雖其當時駕竹小兒常及公行奉折轅車者亦已翳滅飄爲煨塵至於脫漏一二遺子弱孫亦復哀落歧歧向盡然後生孺子歲時念公乃如公初辦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六

三十五

馬曰此蜀名壘也奈何乎忘之言未既有號於衆者曰信也後之矣宜乎公以我爲忘也我則非人其又奚言旦日則相與頓首伏府門下因鈴史具言所以慙負狀願假期日自効虞公遣吏勞苦罷之亟下令華陽如其請且以知縣事李君孟侯董匠事凡葺屋七十楹度堂十几竭作十旬百堵用成震宮闕清牆戶鮮整氣色明喜靈觀忽還又以虞公之德爲與公合也輒繪生祠而置堂中央并取同時部使者二大人像離列其次於是東蜀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七

楊某聞而竊言曰甚矣蜀人之愛張公也其好語故事者往往旁掇茫昧爲神異之傳學士大夫多疑之故弗論特論公始所以平治亂紛終所以輯美風俗大抵氣決嚴重如汲黯而不強塞拊循安和如倪寬而不濡懦操制英發如趙廣漢而不輕急治体綿密如召信臣而不寒儉故內脩刑政外靖羗夷皆有度程不失尺寸下至米鹽估直燕游皆在所講若紀律不可軌易昔黃霸居潁川益八年功乃成公鎮西南亦七歲治益顯然霸微緣飾

爲奇惟辭畔異路鳳凰神爵疑與上計之奏騁雀
之謬無以異乃公所爲則無有是獨就法理爲久
遠規綴膏味噉足後人嗚呼所謂盛德必百世紀
非公所謂耶故論之以告遺民且爲迎神詩曲授
巫覡俾歌舞焉而并刻之詩曰若有人兮濮上告
外趣駕兮馬往朝嵩洛兮蓐食哺咸柰兮共張蹇
颯飛兮雷掣卽參井兮一歇空劒扉兮俄蓋呵力
丁兮扶轍倚鹿頭兮徜徉指其下兮餘卿水油油
兮雲委天與地兮耕桑靈旣集兮安止休後乘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八

華陽趙侯祠堂記

楊天惠

吾里有仁焉銅山趙侯純祐名申錫本故家子有
美才數試吏以能聞於人繇州縣三陟奉議卽知
華陽縣華陽隸成都其治直府城中央戶版夥繁
訟笥紛委固倍餘邑又與尹廷四五行臺纒連錯
峙勢相關制難於專達趙侯獨富風力敏功緒遇
聲忍事尤喜爲之縣故有沙坎堰不知起於何人
凡溉田三萬七百九十畝頗沃美然歲月猥深官
不時省堰浸堙缺江流亦遷去田因以廢夷在草
間雖世業者尚棄弗顧而浮客尤輕亡徒不可晉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十九

以故公租歲闕一千餘緡省賦歲闕四百餘緡而
私獲之失不在歲侯至則喟然曰曩輸入而今不
入曩獲美而今無餘豈終不可爲耶爲而新之豈
不在我由是訪遺迹按故道參校圖錄訂以耆舊
遂相地宜築堤故處高二十五尺長四百四十尺
其址之闊如高之數用木五百章捷竹二萬箇役
夫五萬指不浹旬功告就水卽赴溝支分脉別油
油宛宛醴灌如初時願復故業者願就新廬者挾
牘自言惟恐人先銓未交起塋壠飭治土膏和美

稅畝膏張於是草萊畢漑而洫有賸流人曰是非
水泉之利也侯實利我賦租迄入而私有衍藏人
曰是非田租之賜也侯實賜我乃卽堰側構新堂
乃圖侯像於其中曰使世世子孫無侯忘也間走
人過余求爲之記余觀魏史起論西門豹不能美
鄴田爲不仁不知引漳水爲不智豹賢令也其治
鄴使人不敢欺當時無及焉者宜以一不圖此蒙
不仁不智之名後世不以爲過及起繼之卒能化
焉鹵生稻梁爲鄴人所歌誠賢於豹遠甚今侯風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力如是功緒如是假令與豹易地與起並時吾知
河內之績不在起在侯無疑也非直賢於豹而已
頃者侯治廳廡得斷碑壁下蓋前令趙世長種柳
詩也其自敘嘗從牟崖行柳按轡昇僊橋上隨而
觀者數千人牟崖號曰此趙公手植也宜呼曰趙
公柳人咸應曰諾侯讀之及半忽驚寤髮髯類其
疇昔所爲遽拓本示余且言當復種此以竟趙公
故事然侯方從辟書佐漕幙柳之種石未可知余
欲寄聲父老幸爲侯植五株堂旁勿剪勿伐以永

侯愛思宜有益父老其聽余言毋忽政和元年記

淵樂堂記

楊天惠

吾蜀有達伯曰木鴈先生生岷峨之里長叩味之
墟出入於脂膏游俠之窟而其心冷然獨追正始
永和之人而師友之然其拔起甚苦其擢置甚厲
其造端甚銳其收績甚勝金寒玉煖五十有餘年
而後得寄祿第七品賦秩四百碩闢五畝之宅治
百勝之田於是稍斥隙土築小堂爲名之曰淵樂
會將致爲臣歸老於其家間以書戲其友東蜀楊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圭

天惠曰予癯儒也暴享此得無有物瞰之因書韓
公示兒詩曰始我來京師止携一束書辛勤三十
年以有此屋廬夫經之勤營之劇悴形忍性磨以
寒暑而偶有獲焉此韓公詩之所以釋喜而予欲
記之亦以志難也唯是名堂之意頗有以而或者
未卽曉之今夫淵明嗜酒樂夫亦嗜酒淵明工詩
樂天亦工詩凡語故事者夫人知其然乃予所以
千載尚友之意殆不其然也子盍付予心而試發
之夫惠伏書嘔噓曰富哉名乎吾有索夫子之匿

矣夫論人者無論其人而論其人之天按淵明以微故輒行而樂天以直言屢黜是其過人已遠甚然尚非其巨者也晉宋之交新故糅分朝而南慕而北未見有堅明不二者也獨淵明消搖前去無所回其迹牛李之既簪笏債路朝爲卿而暮爲虛未見有脫遺無預者也獨樂天并介中立無所蹈其戰黨者先生所以取二子寧是耶抑非歟于時大惠董役通濟江上腹藁雖成竊自疑其言之姪鄙弗敢出也行且謀以身承教共定其當焉而病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莫之前後一年先生自大邑力疾歸坐堂上委衣冠而嬾予聞之抵機哭曰嗟乎無與定吾文矣蓋鍾期死伯牙破琴而不復鼓然徐君亡季札挂劍而亡所愛之二人豈以死生寒久要之盟哉吾意先生精爽超徹決不漸盡時撫鶴翎過城郭猶當問記之有無也輒憶枯思之遺餘稍補輯之以授其子俾冥諸堂右

徙文湖州木石畫壁記

楊天惠

卿丈人石室先生文公近世文藝之雄自其爲大

布衣卽以古人獲重語於天下然壯思銳甚注射繡素不能休則又於書畫爲發之時將官印南會姻友於鄂飲酒西禪之精舍夜艾氣酣跋燭作此枯木怪石於方丈之壁蓋初試手然然筆力天就已自與詩品俱稱第一畫去今五十八伏臘矣某不及知晚幸交公之子中卿乃克聞之於是假館主者求覲焉歛衽三肅仰而游顧徒見老幹聳牙蒼質鼎鬬旁枿紉雲下根裂地不知幾萬年物乃今猶植立楹間謾謾乎如空山臞仙真骨強勁劫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壞而不僵岌岌乎如幽林古佛考膚堅密閱歲寒而無恙余心慄然恪之以爲公貞王摩詰也特遣化出沒異耳然世無通宿命者斯言未可出之獨恨託非其地頗爲拙目輕題墨漫漫橫斜於其上輒大息久之不能去間以告主簿事王君舜選舜選奮曰吾乃能辦此乃并其壁徙置公堂之中央飾以欄楯周護極謹某曰社櫟多壽山有耐久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方文公仕初筮越不過三十許耳胸中硤硤已有此奇是肯效兒女爲柔熟耶君視

此畫決非世人婉孌之觀其戒興臺固扁鐫遇過客俗子勿輕與言必密其人氣節不凡乃發視之其畫以皇祐之癸巳其徙以大觀之庚寅而某爲之記

將相堂記

宋閻蒼舒

古之文武之道備于一身而其盛出于一門若三代之英居則坐廟堂出則專征伐春秋之世謀帥御職者皆其卿大夫而伊周方召自其父子至于孫曾皆以此遺傳其家而居其位何其盛哉由漢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以來文武分爲二道而將相列爲兩官其能兼資並美固代不乏人推其淵源流衍出於一門名教有光毫髮無恨者抑又難矣是故以功名相付者謂之世濟以富貴相承者謂之世祿金張許史重侯累相窮富極貴不足以爲世重輕而六龍三鳳之流聯飛並驚垂芳于無窮宋受天命神祖聖宗深仁厚澤涵育灌浸歷四朝而至於嘉祐治平之間風俗之美人材之盛極矣其間光明碩大雄傑俊偉以德業聞者固不可勝紀若其兼資文武出

入將相如富韓范歐形於慶曆之詩者可謂難矣求之吾蜀閬中陳氏亦其一也陳氏世有聞人自秦國公省華始仕於朝爲左諫議大夫官至開封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其積功累德蓋有自來至公之三子後先舉進士仲居甲科伯季皆爲第一由是名震天下堯叟姿貌疆力秦對明辨久典機密靡不淹究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佐歷事太宗貞宗輔相仁宗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小大所至必聞雖爲丁晉公所忌害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本

終不能屈出入中外以至於相堯咨性豪善射在內官至學士補外輒居要藩終於武信軍節度使三子已貴時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皆列侍左右客不安求去公曰此兒子輩耳故天下中皆以陳公教子爲法以陳氏世家爲榮伯季年皆踰六十獨仲年八十二父子兄弟仕皆同朝內外孫曾合一百一十人而仕於朝皆以材稱可謂盛矣始伯仲季未第時肄業於鄉之錦屏常從其父訪處士陳搏於終南山搏謂曰三子皆將相然仲子

伯季不逮也後果如其言淳熙十五年臨安吳昭夫以朝十來守是邦其遊刃肯綮之間易呻吟爲歡聲變陰曠爲和氣令脩於坐嘯之時人自化服於千里之外乃以暇日登臨茲山感故家喬木之蔭擬前世三槐之貴爰作新堂於書巖之上度幾仰止高山之意俾來請名余取陳處士之言榜以將相而大書之旣揭額矣來請記余以病倦荒落敬謝不能而書來益謹稽之國史考之家傳訪之圖牒而彊記之俾陳氏遺芳愈久而愈新焉昔晉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二十六

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筮之曰淮流絕王氏滅當時以淮流無絕比王之盛度越六朝及於陳氏亡之年淮水實竭曩時人物掃地而盡袁天罡題銘屏山云此山磨滅英靈乃絕若與淮水議略同然淮水有可竭之時而閬山無可磨之理故知此方人物其出未艾不獨陳氏云

鈴轄廳東園記

李良臣

山林泉石之勝間曠靜深與人跡相絕如廉夫節士冲澹高簡子止塵外使人一見之名利之心都

忘雖平時貪黷念燥胃次熾熾未易撲滅者亦復念慮灰凍得大自在於一息之頃然廉夫節士多淬蛻埃壤自放乎山顛永涯披莽蒼而耕橫清冷而漁甘守枯寂不可棄邇而山林泉石之勝常宅乎幽品絕壑崎嶇阻遠之地非離世遁俗捐妻子情愛棄富貴利達長往而不返者莫得以享其樂也成都西南太都會素號繁麗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高車大馬決驟乎通達層樓複閣蕩摩乎半空綺縠畫容絃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媼靡曼裾聯袂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二十七

屬奇物異產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市黃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豈而望山林泉石不啻楚越之隔曾得而夢見之執蓋州路兵馬鈴轄种侯治其後園爲池亭臺榭植佳華毓美木館宇星陳欄檻翼翼於闌闌鼎沸之中而有清流翠蔭蕭寥傲睨之適易喧而寂變劇而閑易其所難而致其所不可致茲不亦異乎惟舊有池泉竇堙塞涸爲枯泥偶新泉破地而出從而導之則故泉繼發感沸衍溢匯爲澄瀾因築堂其

北命之曰雙泉挾以二軒曰錦屏以海棠名曰武陵以桃溪名梁池而南爲亭曰寒香以梅名後爲茅亭曰幽芳以蘭蕙名池東爲大亭曰三雨以桃李黎名池南兩亭東西對峙曰綠淨曰連碧復泉之北有老栢數十株巨幹屹立爲亭其中曰翠陰復樓其東曰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峯下曰五峯洞前爲山館水繞環之宛如山間也於是來遊者舍轡而入門則塵容俗狀如風卷去俯清泉弄明月睇層巒之峩峩悅鳴禽之嘲嘈風露浩然煙雲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滿衣主賓相視仰天大笑初不知其身之在錦官城中也嗟乎侯之才力智思亦高且深執堦埴風物吐吞光景來清游於萬里收成功於指顧然則推之以撥亂解紛舉瘡痍疲瘵之俗而登之華胥之國吾知其不難也已抑又有說焉僕守簡池連歲以檄程四川進士試文凡一再至少城至必謁侯侯輒具宴俎以相酬酢視其後圃荒蕪不治無異村疇侯其意者以國步方艱未暇有以自樂也今年春解綬陽安來謝諸臺距前時不越數月耳

而土木一新恍如幻出不覺失聲驚嘆曰是何神且速也蓋隣境交驩太母來歸遠近內外和氣克塞今者不樂將何時而樂乎於戲若侯者可謂能與國同其休戚矣是皆僕之所喜書而不得辭者也侯名湘字楚源豹林隱君之後浮休居士之外孫說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元帥之風云

雙流逍遙堂記

李 燾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久案諸史牒唐肅宗立嘗長斯邑政績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二十九

嗣立其一人也餘二人蓋莫知孰何或曰嗣立父思謙兄承慶仕皆歷鳳閣鸞臺邑人深德嗣立故併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戶而號以三相他族不當間此或曰圖像故止一人好事者強增益之俾益三數不知嗣立爲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卽嗣立也思謙承慶無與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併存之寧過於厚若論思邑要當以嗣立爲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始無足言自隋改廣都曰雙流迄今踰五百歲佩銅章結墨

綬者紛不可紀而嗣立獨擅能名入踐臺閣更以平章事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先十八人請行晚益流落而巡察吏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長果在此不在彼當時寧課諒非苟相諛悅必有當民心可傳繼者惜哉予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與流俗小異雖屈廊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詔嗣立襲道遙公負故封道遙公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非負對慙察嗣立宵懷本趣似不以紛華盛麗爲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悅者顧弗能蚤自絕於匪人與楊宋崔趙同執國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羞處汙穢姑託此強自洗濯乎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雙流既五百歲而予實來邑之類剝殘缺固非當時比而余又遲鈍迂闊不堪世用捐有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幸而何敢望嗣立之寧課若山林則予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勢而兼取之乃即堂之南更啓牕戶乘嗣立故封而命以道遙薄領空隙徜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爲斯邑故事云

陳公祠記

家子鑑

變音致寧自

環劍皆山也向北諸峯其高躡雲若拱若揖若跋若翼孰不曰天設險以藩蜀也不知天亦以是肖蜀產也士生其間黼紱其辭章海岳其涵負金石其操尚大抵與此山鋒稜等由漢而來埋輪擊奸蜀人也唾視井蛙亦蜀人也厥有生岷峨之西守是邦直而清仁而不苛使千載下共指此山爲羊叔子之峴首者惟我察院跨鼇陳公焉公事阜陵爲言官非天下國家大計不言其鋒峭其節高亦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既九鼎劒矣一日帝剖銅虎符命公出鎮曰吾潜邸也異時劒之民側耕危獲而厚輸公至則易彫而腴異時劒之學頽垣圯基而蕪公至則撤舊而新是圖公從詩書巾來獨加意於是上與民故能馴溪流之暴使不爲民齒化鷗冠之傲俾相戒自謹毋犯陳御史吁此豈聲音笑貌所爲哉後三十有四稷公之子爲部使者會逆曦僭叛前有鼎鑊不爲動寧緇吾身毋瀆吾家聲蜀平擢董餉事大率規公所行人益受賜則相與侈夫劒山苗峯果

代爲人物之謬而忠盡心印其卑付蓋有自也今
太守唐安閭侯嘆公父子事業燁煌而公祠不加
嚴懼弗慰州人無窮之思廼卽學官爲堂繪公像
事之旣考率佐吏及州之耆老且祠且祝曰劒之
峯可鑒而通惟公之功與天地而不窮劒之泉可
涸而竭惟公之節亘萬古而不滅又酌而祝曰泮
水之濱過必式兮老成典刑七曲之神相印可兮
風雲輯又酌而祝曰惟公世篤忠貞以宜其後
裔萬世名教爲兆姓司命已乃命其府從事家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子鑑記以詔來者

相墨堂記

何璆通江令

君子之風烈其感于人者信遠矣我誦岫嶠之碑
慨然以思觀延陵之銘躍然以喜君子之風烈至
於愈遠而彌新旣往而如在積之者厚矣世之好
名刻意從事于浮末其精神心術之運卒不能必
其著不知君子道德之實克然溢乎中而渾然燭
乎外天下後世顧見而不可得徃徃因其遺跡以
起高山仰止之思蓋所以爲感者有出于言語筆

墨之外而言語筆墨之外或可推而至也故侍讀
禮部尚書贈資政殿學士兼山黃公諱裳字文叔
劒陽人篤信力行尚友洙泗每謂學者曰君子之
學始于脩身正心極則與天地爲一是故以道爲
階以心體之以經爲鑒以身臨之涵養純熟推之
天下特其餘事先生雖約居窮處不求聞知而嘗
有援天下之志逮事孝祖先考橫經朱邸代言西
掖進司喉舌忠規讜論有所難言者故大衆樓公
鋪詳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蘇文忠司馬溫公自以爲不及者公皆過之而得
其全當是時兼山之名震天下皇帝卽位虛席登
庸曾未踰年大皇殞杭而先生不起矣璆嘗因是
有歎焉夫君子所負者大而世不能用或用之不
盡若有物以制之盖于本朝得一人焉明道與先
生是也方荆公當國率意處置舉朝正論無一合
者惟明道與語心平氣和荆公每爲之動學術議
論之粹使至狠吝者意消已而去國一跌不用先
生之學寔繼明道且超顯矣而功業亦不克盡見

蓋明道無死新法之變不至已甚先生尚存儒
之禁可以無作二先生出處存亡實有關於天下
休戚不幸皆齋志以沒惜哉然先生開悟聖性輔
成絕學功參弼亮恩寵亦如之天日輝明卒能收
挈威柄扶持道教于更化之日君子于人過其居
式其間思其人愛其本百世之前猶知企慕况手
澤之存者近接于耳目之所及寧不寶而藏之乎
先生筮仕尉壁山後三十有四年嘉定甲戌之冬
廖謬長斯邑慨念疇昔嘗執經函丈深辱知愛注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目經行之地人寂山空規欲網羅聞見開示將領
事甫爾未暇也明年春二月望旦邑尉宋君出示
先生書詩詞數章筆墨蕭散寄興高邁超然有出
塵之姿自先生之去歷尉掾以十數莫或表其事
宋君於是作堂尉廨之西隅聚而刻之繪先生之
容榜曰相墨堂謁郡太守玉牒趙公題其額又請
公及道守普慈馮公後溪先生閣學列公爲之跋
而屬廖記廖承命慙不文姑爲記其歲月且序先
生學術大略爲壁山學者之勸昔山谷跋潘侯所

藏五宰相書能屏却不祥非特一縣章之比其重
之如此先生遺詞妙墨豈止與五宰相爭彊而已
哉將百載之後壁山之陰和壁豐劍精奇光怪之
狀上際于天山川鬼神實呵護之可以人之靈而
不如鬼神乎先生曩與先君子及廖往來之帖因
以遺宋君丐書其後數語併刻之左右堂之建經
始于三月己巳落成于五月戊辰宋君炎震字東
叔世家淮安之金堂初步來尉戲絲怡顏於北堂
粹然忠孝人也蓋能作相墨堂知敬黃蕭山則不
問可知其趨向云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夔州都督府記

李貽孫

峽中之郡夔爲大當春秋爲楚之國在秦曰魚復
在漢稱古陵在蜀號巴東皆郡也梁爲信州逮我
武德復夔之號州始都督黔巫上下之地十九
城是後或總七城或爲雲安郡或統峽中五郡尋
復爲夔州都督之號或加或去今稱夔州都督府
州初在瀼西之平上宇文氏建德中王述徙白帝
城今衙是也東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廟白

帝公孫述自名也後人因其廟時享焉腹宇飾偶
煥如神功恠樹峯笋踈羅後前罅山險濤望者驚
胎又有越公堂在廟南而少西隋越公素所爲也
奇構隆敞內無撐柱覩視中脊邈不可度五逾甲
子無土木之隙靜而思之以見其人之瓌傑也直
南城一里得巨石爲灝與地載之險此其淵壑獨
峯兀頂萬仞峯拔高濤坳狀嶽躍坑轉甯龍護堆
沸泳澗助瑟反浪窮年絕縋不究其次瞿唐暗導勢
列根屬水魁施恠陰來潛徃城之左五里得鹽泉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十四居民資而利焉又西而稍南三四里得八陣
圖在沙州之孺此諸葛所以示人於行兵者也分
其列陣隱在石壘春而潦大則沒秋而波減則露
造化之力不能推移所以見作者之能瞿唐驛西
有蜀先主宮灊西有諸葛武侯廟皆占顯勝城東
北約三百步有孔子廟赤甲山之半廟本源軋曜
廨常爲郡參軍著圖經焉其後爲宰相今其地又
爲孔子廟傳者稱爲盛事矣東水行一百七里得
縣曰巫山神女之廟楚王之祠高堂陽臺之觀朝

雲暮雨之府形勢在焉西水行二百里得縣曰雲
安商賈之種魚鹽之利蜀都之奇貨南國之金錫
而雜聚焉其人豪其俗信鬼神其稅易征卽知其
民不偷長吏得其道者莅之猶反掌云會昌五年
十一月十三日建

夔州重葺三峽堂記

宋 肇

天下之險莫險於峽江峽江之險莫甚於瞿塘蓋
兩川回薄崎嶇萬里綿跨西南諸夷繚遠遐荒合
牂牁越巂夜郎烏蠻之水小大並吞南北向背始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十七

則就下爲汗流濕成浸漸至於縈迂曲折逶迤澎
湃其終也瀰漫浩瀚掀騰洶涌咸歸納于江之峽
口者實水之會夫兩山對立萬頃一注故至此而
艱難齟齬傾危險側也余以元祐八年五月持節
本道同使張塾家父一日相與訪峽中右跡而得
舊鎮江亭於故城之南隅其巋然獨存者但頽垣
廢址而已因語夔守趙仲達平父旣廣西構而又
易新名其曰三峽堂者西峽巫峽歸峽是也茲堂
爲巴東小游盡占江之勝然而一有登臨觀覽則

景色雲物逡巡而異是皆人情參差不齊故使悲
歡憂樂所得未嘗同也請試言其所以方其倚檻
憑欄四顧遠眺長江急雨飄風怒號奔走轉石萬
壑雷動驚湍駭浪喧阗震掉蛟鰐蜿蜒神恠叱咤
若馬陵伏弩之射龐涓維水決壅之擊龍且此西
游不得意之客方且墮心喪魄失節停杯愕然而
嘆也洎至瞬息之間一俯一仰雲煙變滅山川發
露草花纖濃炳若繪畫松石奇恠旁出雜見巫峰
高唐想像髣髴襄王恍然而若遇宋玉裴然而成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六

倉

賦此西州行樂之士尚猶極目縱觀促席觀飲歡
然而笑也迨其灩澦春深魚復漲綠風雨晦冥龍
吟其下白鹽赤甲東屯西瀼斷崖奔峭安流逆浪
遠近因依左右映帶則坐中能詩之流莫不擁鼻
枉頰聳肩側身浩然而歌也又有沙岸石磧名灘
古渡白帝武侯之遺跡永安八陣之故處荒煙野
草廢宮舊戍遠樹平蕪孤村別浦牧童漁父棹歌
牛唱深林巨谷重巖複嶺懸猿舞鶴飛鳴坐嘯則
席上多感之有至搔首撫膺掩袂沾裳泫然而

泣也客有謂余口子作三峽堂記而有笑歌嘆泣
之說子胡不忘是四者而付之一醉彼醉者劉伶
阮籍之徒皆所以全其真而名後世者也子獨求
異於數子乎余曰有是執今幸不從監河侯貸粟
則吾將以大江爲飲凡雷雨之朝風月之夕所謂
登臨觀覽行且無時而不往也亦不復問其悲歡
憂樂之所來一寓諸酒矣尚庶幾有以自託於酩
酊而廁跡二人之列也可也客曰唯唯元祐九年
三月二十九日朝奉郎充夔州路轉運判官上騎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九

都尉賜 魚袋宋肇記

雲安橘官堂記

李 璠

雲安漢胸悉縣地隸巴郡故城在縣西三十里按
班固地里志有鹽官厥後吏於此者大抵汨汨於
貨殖曰治鹽筴商較析秋豪獨橘官則廢已久矣
三江張子建來爲縣之明年政脩民聽於是卽治
所之西偏建堂榜之曰橘官亢爽宏敞絕出故常
而圭忝不以煩民又市橘數十本列植於堂下綠
葉素榮鬱然可喜至者無不喟前之蕪蒨而愕今

之美煥也會予自樞府罷官西歸道所從出艤舟
留浹日子建觴予堂上而屬予記今夫官於巴峽
之地者以夫飲食之糲使令之樸鄙遐睎近矚
荒梗而蕭寂則皆有侘傺不自聊之心往往愁居
憊處數日而覬去是以見於事爲率鹵莽因循無
持久之計政之不舉而民被其患常必繇之夫地
有遠近內外然鈞天子之郡邑也有社有民祿賜
以霑厭有徒隸以犇屬則亦何歎之有願可薄其
官而怠於事哉夫人之情苟惟其欲之所自肆雖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十

極耳目之麗猶不厭於厥心唯秉德有常不以外
物易其守者則隨所遇而安雖投之於寂寞之墟
內之於荒遐之域彼其中未嘗不超然自得也矧
惟是邑自後周肇易今名歷隋唐弗改至國朝開
寶六年始陞爲軍建炎中興宣撫使承制廼復改
軍爲縣隸於夔然猶存使名故官儀仍備太守之
略而時節得以需章自達于朝它邑莫得而比也
嘗試與子建登斯堂而望見夫崇山複嶺之相繆
豪湍迅湫之相厯危欄複屋上下而層出來檣去

樨倏駛而交迹嘉樹挺而奇石峙雲煙蔽虧昏旦
晦明其變無窮其樂亦無涯也間而謔屈平之頌
所謂離世獨立橫而不流者于以思昔人意之所
存豈不遠乎凡所以寓賞心而適曠懷雖通國大
都壞壯絕特之觀亡以易之又豈止身寄於巴峽
也耶蓋子建於其一邑之事物物焉理之皆各有
其序於宮征之所急不得已者能有以寬之於
世之所忽棄不省者雖一草木之微亦思致其意
焉而況於其民庠是可嘉也已惟一堂之成似未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

足記然使後之人能推子建之意無鄙夷此土而
於其職所當爲者益知盡心焉則民之蒙賜豈有
既庠是安可以無傳故予喜爲之書子建名仲慶
元庚申秋九月記

附橋中叟

巴園人收兩大橋如三斗盎剖之有二叟相對
身長尺餘象戲一叟曰橘之之樂不減商山但
恨不得深根固蒂爾一叟曰僕饑矣須龍脯食
訖以水噴地爲二白龍而去

杜少陵遊蜀凡八稔而在夔者獨三年平生所賦詩見於集凡千四百六篇而在夔者乃至三百六十有一得非愛其山川奇壯風俗淳厚故其寄寓之久賦詠之多如是哉然則公雖下巴峽浮相衡南遊以死吾意其精爽猶往來於夔子國中也嘗以其詩考之其在夔也始寓白帝城繼下瀼西居後乃移于東屯各隨所寓而賦高齋曰大水門者爲白帝城曰依藥餌曰見一川者則以瀼西東屯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作也後人卽其處所各肖像以高齋名之所以紀其舊游而欽其風致庶幾尚友之意云爾今東屯白帝城齋像具存而瀼西居按圖經所載漕廨卽其故地嘗詢之故老謂舊亦有祠不知廢於何年而齋顏則前使者范公孫移之東路蓋猶未遠遂使故地寂無一迹良可慨嘆屬東臺有堂歲久弗支梁棟桷折簷楹摧圯一遇震風凌雨凜然有傾壓之懼議者欲撤去之屢矣予惜其規摹傑壯不忍撤乃鳩巨材積采楠運瓦甍葺而新之竹章木

介悉從官市不以勞民旣成則取前移於東屯者東齋舊宇臨而揭之齋之對舊有公詩石刻成列因肖公像於其中而詞焉於是遺響復存廢典且舉始有一副一方之碩夫土木興作或得或失聖人必謹書之故考室詠於周時復宇歌於魯頌豈以爲細故而略乃今起輪奐於將傾揭丹青於欲壞退食有地肆筵有所以滌塵氛以舒心目政事之暇可不務乎况少陵忠義之氣根於素守雖困躓流落而一日未嘗忘君後之來者儻覩遺像而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念其行藏瞻齋顏而企其節義則愛君憂國之念油然而生其補於政治豈淺淺哉予猶有望于後之人嗣而葺之俾勿壞嘉定元季冬廣都費士幾記

重修鹽亭縣廨宇記

李駿蜀人

高山擁其前雲谿繞其後藤蘿松檜點綴崖谷僧居樵徑隱約可辯而縣之公宇巍然介乎其間每輕飈拂木山月正午嵐光照人溪聲漱戶倚杖獨立如在畫圖中眞隱吏之所居也凡人之情役於

動則不能斂之以歸於靜故景之幽閑則寂者未免爲心中之抑鬱登輶亂目汎濫咽耳浸浸與居閭闔與守天君因之而縈拂則事隨而廢物逐而喪豈勝道哉縣宇久廢不治老屋墮圯前此者非遂以爲樂內有所不足則外亦無所顧壞梁壓肩危礎侵步室無容足地而恬不知恠嗚呼彼果何心哉士無窮達隱顯其所以異於人者不因物而隆替得志則窮天下之欲以自奉失志則斂天下之憂以自戚此世俗之情非君子之心也仲舉之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

室未必以不掃爲是顏子之賢豈特取於陋巷蓋所存者道也道有所勝然後忘物以存我內有所樂然後損迹以求心哉微而自足或大而從容或闡之以爲功或冥之以見志士之所處豈一端哉抱關擊柝隨牒外補豈敢與此知此則知予之用心矣政事之暇鳩工度財修舊補廢而縣之公宇一旦宛然復新非敢以自奉也天下之事與其所當興治其所當治如是而已矣其間掾吏舍宇冗不足道故忽而不書

周公禮殿記

見史子堅諱格

漢初平五年蒼龍甲戌旻天季月脩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泮宮立堂布觀至於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四百年之際璇璣離常玉衡失統豪傑并兼人懷僥倖戟兵雷合民散失命烈火飛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變爲灰燼文翁石廟門之兩觀禮樂崩壞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四明夫禮興則民淳樂興則國化郡將陳雷高君四明典境迄斯十三載七明救民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

塗炭

二十字興復學舍八音克諧見方來觀

右周公禮殿記前所載見洪适隸釋後所載見史子堅隸格中有數字不同並載之以備參考

御書大成殿額記

席益

紹興六年十一月左迪功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范仲受言臣所任成都府府學大成殿建於東漢初平間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此者而未有題榜願陛下萬機之間親御翰墨揭之殿額以示人文化成流道德之富覃及遠方之意上可其請卽命仲

受乘傳以賜次年九月辛巳仲夏至自輦轂下臣
益備位牧守率額僚佐出迎于郊拜受於先聖祠
下圓冠方領之士濟濟翔翔間巷阡陌鰥老黃幼
聳觀懽呼咸用欣戴天子聞融文教遐不作人之
盛德罔不奮勵感激興于禮義嗚呼懿哉晉丞相
王導有言方今戎虜煽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
共扼腕撫心宜正人倫設庠序使俎豆之事幽而
更彰以著淳風流德化天子不以蜀之遐闊僻陋
越在裔壤肆頒宸筆光裕黌宇煙扉露結之形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十六

翔鳳翥之勢煥乎如日月麗天雲漢昭回可謂甚
盛舉矣昔苗民逆命虞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
來格宣王興哀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臣雖駑劣敢不推廣上意聳勸蜀
之士大夫悅禮樂敦詩書和衆安民慎固封守以
仰裨中興之業追蹤前古無忝聖神樂育之惠臣
益頓首幸甚紹興七年十月十日記

勾氏盤谿記

李石

君子之於物也物之而已不以爲身之累也不以

爲累雖天地之大吾能物之一以爲累如飲食衣
服皆反爲身病故必以吾之一身較其大小輕重
而爲之等級身外之物泛然來悠然去以身爲量
而君子之物備矣且一丘一壑所須甚微而係物
甚大以身取給可也不則連蔓阡陌井絡包山絕
江障林蔽麓造巧飾浮使它人視之以爲玩已因
之以爲病何益哉嗚呼斥桑麻之用以種桃李飾
茅茨之用以克藻繪如霽雪宮之麗如梁金谷之
富一山之植非累牛不致一藹之種非魚金不焦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十七

又求所以物其中者非聲色不娛非絲竹不樂此
桀紂之惡不至是也傳曰非人其物惟德其物君
子媿身以對物不以物爲身之累果如此哉吾友
繁江勾君友于之作盤谿非苟於作也樓以藏書
堂以教子亭以賦詩榭以置酒且自誓曰俗子污
我不污門凡士免我不免室清風肅戶明月贊席
抱琴之童挾卷之子照映几杖之側倘伴筆硯之
間吾乃今知勾君之志於物以爲盤谿之取亦多
矣吾嘗過勾君問其所以作之之說曰吾學不適

於時用官不迫於世資聊以盤豁之尚易其平生
謬用之心望望外物乘除消長不既汰矣乎他人
往往以斜川見誑吾甚不樂得一語以洗其侈名
之謗足矣余天彭倅罷徒步過之門生何夔趙鶚
從君欣然迎客謁記許之十年又以書來復許之
不三月君今亡矣因書君平生語以誌挂劍之義
大成井記 李石

外學吏李石作二井于成都先筮得巽襟之六三
三九而老坎三馬曰此井祥也陽播其精陽開其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九

明水湛乎深土溢乎津順所汲以免於險吾井其
濟乎乃闕楚三尋有咫得食焉分東西爲亭以大
成名据象詞也歲大荒落日清明大余一十二小
余一千七百七十一銘曰

一奇而精六偶而盈此天地合水所未形我浚其
原如海之溟派揭華滋分注以清我則不驟待其
淵渟有綆之脩此險之行爾汲爾學無敗厥成

大禹廟記

計有功

聖法天以身任道天作聖以地發祥舜生於諸馮

文王生於岐周生異地而治同功乃知上天爲生
民挺生神聖有開必先皆非偶然者崧高長發流
播雅頌推原本始蓋示萬世以不可忘也方冊所
載禹生石紐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
行天下而生禹於此稽諸人事理或宜然因人事
以驗天心其可攷者禹功自汶河圖括地象曰岷
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太史公本
紀謂岷爲汶故曰汶岷山導江岷嶓旣藝天生聖
人發神於此而萬世之功亦起於此其可忘哉然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四九

而自汶山西山柑江碕正鈴廟絕簫鼓魚菽猶爲
俚人之社汶以東至於石泉雖縉紳未嘗言之嘗
求其故大抵山川變遷代遠時移郡邑名號廢置
離合而石紐故處莫適主名秦漢而下爲國曰冉
驪爲道曰綿虎爲邑曰廣柔廣柔一也漢靈帝析
而郡之曰汶山後周又析而邑之曰汶山唐貞觀
八年又析而縣之曰石泉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
譙周陳壽皇甫謐皆指石紐爲汶山之地周曰禹
生於汶山廣柔之石紐其地爲剏兒坪壽曰禹生

汶山石紐夷人不敢收其地自石泉之名立其後
唐地里志國朝職方書先儒輿地記皆以石紐歸
石泉雖莫辨其故然汶山之山曰鐵豹沔水出焉
汶川之山曰玉壘湍水出焉石泉之山曰石紐大
禹生焉合之則一離之則散處於三邑之近無可
疑者石泉始隸於茂國朝熙寧割隸於綿政和撫
戎又陞而軍之禮樂文物日浸月長且謂石紐夷
地置而弗論太守趙公元勳世以談坐鎮披謀
攷古將廟祀禹而疑論未釋郡士計有功版曹尹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

商彥多聞博雅繹究數千年事燦如目擊廟議遂
決卜郡左四百餘武北倚層峰江自西來雷奔箭
駐發匯於廟下如反本念德齋迴翔舞迺還遶出
如朝宗得途廟以門計一十有八形麗勢勝神明
擁會洵剛落成乃烹乃奏芬芳璀璨禮薦樂徹繼
紳耆老手抃情激勸九叙之歌嘆明德之遠賢執
禹功於是乎大乃以圖以書以學官李藝暨尹君
之文屬記于有功或曰士有一方盡一節論封廟
食千里襁負無有誓命如加明刑禹功絕德誰不

蒙亨而空山古屋感慨前作豈固忘之耶曰一方
一節有施有報禹廟之功無往不在故無名禹
無心於萬世萬世由焉而不知所以爲絕德也夫
使人之靈畏禍於尸祝之間則何以爲禹然惟功
大德盛故稱神禹末世乃取臆地胷析鈎鈐王計
河伯示圖淪水授簡第怪幻而神之至其祠祀則
巫記胼胝之步鳥耕山陰之冢漢祈開母之石晉
享黃熊之厲由是觀之煮蒿詭於汶王汶川之民
祠禹爲汶王石紐置而弗論無足怪者傳曰禮也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

者反本脩古不忘其所由生越之人曰吾禹之會
稽楚之人曰吾禹之宛委思其人實其地使蜀之
人不曰吾禹之石紐是不知天降神地發祥人允
賴也公一舉三善皆得且還方遠古而惓惓然其
在今日遯矣報上之心爲何如哉宜請於朝崇載
祀典以陟偉績於靈源耿輝光於遐裔惟禹之神
彌天地布六合於是爲反本之祀繫之詞曰有汶
惟山帝生帝禹汶水發源降神之所帝指其處以
啓神功厥土旣敷四海會同蠢蠢群生茫茫萬古

豈享其利而忘其故石紐山名石泉之墟近在耳目猶迷厥初禹色山融禹聲江注長發其祥地靈常聚地祕其靈朝煙夕霏粵歲三千公其發之乃洎乃卜乃廟乃祀報本反始此方斯址大江西來如揖如顧直路朝宗洋洋東去惟公承宣德感化行咨詢民瘼究民之生民生於禹禹生於此廟則咫尺心兮遠矣公推是心以仁昌時以撫民夷神人是依前乎數千年其愧于斯後乎億千年其作于斯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三

杜宇鼈靈二墳記

陳 臯

戰國時蜀災昏墊杜宇君于蜀不能治舉荆人鼈靈治之水既平乃禪以位死皆葬於郫今郫南一里二塚對峙若丘山獨鼈靈墳隸淨林寺寺僧夷其崇爲臺觀隱士張俞懼其遂湮沒請于郡而碑之因置祠其上與杜宇岡勢相及宇之墳尤盤大民菑畬之其來遠矣皇祐壬辰春淨林僧死寺籍爲田許氏墾甸而鼈靈墳與寺俱化爲民畝張俞聞之建言于縣尹虞曹外郎郭公公愀然動色駕

而省之明日進士杜常等五十八人以狀理于庭公報曰昔者七國相血生民肝腦塗地獨杜宇亡戰爭之競有咨俞之求以極斯民雖鼈靈成洪水之功微宇不立議其賢則杜宇居多載其烈則鼈靈爲大二人嗣與其舜禹之業九之一焉况勤民禦災皆載祀興微此則古之聖賢暴于原莽而吾不之知矣於是具不可籍之議聞于郡郡嘉其請俾復其寺訪名僧以主之得景德寺禪者垂白馬白好靜退能禪寂邑人所嚮仰公於是命之因盡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三

域二墳隸于寺命刻石志其事庶來者知二人有大造於西土宜與惠無窮皇祐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記

神女廟記

馬永卿

永卿自少時讀文選高唐寺三賦輒痛憤不平曰寧有是哉且高真去人遠矣清濁淨穢萬萬不侔必亡是理思有以關之病未能也後得二異書叅較之然後詳其本末今按禹穴紀異及杜先生壩城集仙錄載禹導岷江至于瞿唐實爲上古鬼神

龍蟠之宅及禹之至護惜窠穴作爲妖恠風沙盡
顛迷失道路禹乃仰空而嘆俄見神人狀類天女
授禹太上先天呼召萬靈玉篆之書且使其臣狂
章虞餘黃龐大醫庚辰童律爲禹之助禹於是能
呼吸風雷役使鬼神開山疏水無不如志禹詢於
童律對曰西王母之女也受回風混合萬景鍊形
飛化之道館治巫山禹至山下躬往謁謝親見神
人倏忽之間變化不測或爲輕雲或爲霏雨或爲
游龍或爲翔鶴旣化爲石又化爲人千狀萬態不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十四

可殫述禹疑之而問童律對曰上聖凝氣爲真與
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乃西華少陰之氣也且
氣之爲用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滿天地細入毫
髮在人爲人在物爲物不獨化爲雲雨龍鶴而已
僕始讀其書甚駭異之旣而深思則皆合於易焉
所謂西王母之女者則有合於坤爲母兌爲少女
之說所謂變化不測者則有合於陰陽不測妙萬
物之義豈不灼灼明甚哉易之爲書與莊子多有
合易者陰陽之書以九六爲數而南華開卷已有

南鵬北鯢九萬六月之說繁可見矣又莊子所載
藐姑射之神人大似今之神女是其言曰肌膚若
冰雪則有合乎金行之色綽約若處子則有合乎
少陰之氣遊乎四海之外則可見乎神之無方使
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則又見乎秋之成物故郭象
注云夫神人者卽今所謂聖人也斯得之矣僕因
悟易之少女莊子之神人郭象之聖人今之神女
其實一也僕然後知神女者有其名而無其形有
其形而無其質不墮於數不囿於形超男女相出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十五

生滅法故能出入無乍隱乍顯舉要言之乃西
方皓靈七氣之中少陰之靈耳豈世俗所可窺哉
且楚辭者文章之大淵藪也而屈宋爲之冠故離
騷獨謂之經此蓋風雅之再變者宋雖小儒然亦
其流亞自兩漢以下未有能繼之者今觀文選二
賦比之楚辭陋矣試並讀之若秦桑濮於清廟之
側非玉所作決矣故王逸哀類楚辭甚詳顧獨無
此二賦自後歷代博雅之士益廣楚辭其稍有瓜
葛者皆附屬籍唯此屢經前輩之目每棄不錄益

知其廣矣此蓋兩晉之後膚淺鮮生戲弄筆研剽
聞雲雨之一語妄謂神女行是雲雨於陽臺之下
殊不知雲雨卽神女也乃於雲雨之外別求所謂
神女者其文踈繆可笑大率如此僕今更以信史
質之懷襄屏王也與彊秦爲隣是時大爲所困破
漢中轢上庸繼巫黔拔郢都燒夷陵勢益駸駸不
已於是襄王乃東徙于陳其去巫峽遠甚此亦可
以爲驗也且文選雜僞多矣昔齊梁小兒有僞爲
西漢文者東坡先生止用數語破之何況戰國之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十六

文章傑然出西漢之上豈可僞爲哉噫峽之爲江
其異矣乎遠在中州之外而行于兩山之間其流
湍駛而幽深故無灌溉之利若求之古人是蓋遠
逝深居之士介然自守利不交物若鮑焦務光之
徒今吾儕小人廼敢浮家泛宅沒世窮年播棄穢
濁日夜喧闐其罪大矣神不汝殺亦云幸也且峽
旣介潔清閑如此乃陸海之三神山也是宜閬苑
真仙指以爲離宮別館誕降爾衆之厚福故凡往
來者旣濟矣當於此致謝未濟矣當於此致禱以

無忘神之大德云紹興十有七年二月永卿赴官
期道出祠下旣已祇謁若有神物以鬱發僕之夙
心者因備述之以大闡揚神之威命明辟且爲迎
饗送神之詩用相祠事繁之碑末曰夔子之國山
曰巫攷驗異事聞古初有龍十二騰大虛仙官適
見嚴訶吁霹靂一聲反下徂化爲奇峰相與俱至
今逸氣不盡險夭矯尚欲升天衢壯哉絕境天下
無宜爲仙聖之攸居仰惟高真握珍符鎮治名山
奠坤隅昔禹治水何勤劬按行粵至萬鬼區妖怪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十七

護惜紛恣睢風沙晝晦迷途神人親御八景輿
授禹丹篆之靈書文命稽首受寶圖手握造化幽
明樞驅役鬼神纔斯須萬靈恐懼聽指呼巨鑿振
響轟雷車回祿烈火山骨殖墜關頑狼如泥塗岷
江東去無停瀦倘非神人協禹謨襄陵正怒民其
魚大功造成反清都朝遊閬苑死暮蓬壺呼吸日月
飲雲腹頻視濁世嗟卑滂江臯古廟象儲胥神兮
幸此畱踟躕自古膏澤常霑濡逮今疲瘵蒙昭蘇
巴峽野人貌瘠臞頽降豐歲朝夕鋪出入樵採無

於菟客舟性命寄須臾願賜神庥保厥軀往來上下無憂虞日則居兮月則諸繁嚴奉兮永不渝

白帝廟辨誣記

張珖

漢室不競王莽擅朝實緣肺腑遂盜弄神器天人之所不與凡一世之豪傑有志天下者皆得起而誅之公孫帝蓋欲誅莽之一人也於漢何罪而近年有蒙帝以僭叛之名者過車不式祠禮不講邦人奔走禘嘗寧既踰千載矣聞而醜之號為特書表正其事謹按更始二年公孫帝自立為蜀王

蜀藻幽勝錄

卷三

秦

明年夏四月稱帝改元龍興是歲漢世祖以蕭王卽位鄯南改元建武是為光武皇帝方豪傑群起時孰不欲頓八紘身都萬乘而廢興有命神器非人力可爭要其始終公孫帝初不得罪於漢而盡有益州之地子養一方者十有三年於蜀不得為無功臨陳隕命與其國俱為存亡以誓死一降一念能血食千祀視古神明無所少讓然則其志可謂賢矣光武嘗賜公孫皇帝書且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則蒙帝以僭亂之名者其失於攷按甚矣珖

以漢法隸太書其榜曰公孫皇帝之祠且敬敘其本末如右方刻之廟中以一洗其誣帝英爽如此尚其臨鑒此言帝諱述字子陽號成家世呼為白帝廟云乾道七年中秋日晉人張珖書

孝感廟記

鄭少微

按今漢州德陽縣西北四十里有鎮東漢姜詩故宅在焉故號姜詩治平中知綿竹縣事郭震者謂詩行甚高宜諱其名白部刺史易之鎮遂號孝泉然廟猶因俗為呼於是開州司理參軍白壽朋與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五九

鄉之士民列于縣曰姜詩夫婦事跡最詳於漢史所謂舍側湧泉至今不絕民賴灌溉或遇旱厲禱焉輒應其厚俗利人之功居多廟額獨未蒙賜敢請縣乃上之有旨賜名孝感命至之日稚耄夾塗載舞踊躍爭觀為人子若夫者咸欲詩之行在其身也為人父母若舅姑者咸願有子如詩有女有婦如龐氏也則又相與詫於他州之民曰吾鄉雖僻幽而姜詩夫婦乃吾東家子也爾州曾有是耶方且侈

上之賜以求稱厥名而故祠庠狹而勢不正像設不嚴靈不妄安瞻祈無所於是通直郎致事張績以義倡焉相其方位而辨奠之凡爲屋五十楹益浚其泉流擇旁寺僧之潔勤者蒞之弘厥肅密千載陳迹一朝如新甚盛觀也廟成七年而紀述尚缺通直公子承議郎士行委少微書焉謂變風之際距先王未久婦人女子苟有片善可稱者遂見美於詩見取於孔子如共姜許穆夫人衛女皆貴者之妻不過以禮義自持不嫁不歸而已其植節

蜀藻幽勝錄



卷三

李

挺操之難感格神明之異寔後世賤夫匹婦未肯遠避之也范曄後漢書載列女纔十有七而出於蜀者至四人一出南鄭一出廣漢二出犍爲如程文矩妻於其子直以人情爲之耳盛道妻於其夫叔先雄於其父殺身成人固美矣要之不得已而然者若龐氏者事尤較著蓋未始行乎危難惟雍容禮法之中遂能感無知之魚革難化之盜使貴而姬姜賤而妾媵皆可曳尾以庶幾萬一讀曄書者未有不聳然而嘆而况臨其魚躍之淵與盜遇

之里也哉然則龐氏之遇曄不爲不幸也通直有二子上行中行相繼登第事親孝謹清議許其賢餘皆有諸昆之風年今七十餘銀章朱綬偕其夫人板輿往來二子間鄉人榮之推其所自蓋發潛扶教之影響云

琴心挺鳳卽芙蓉遠山之妹傳於詞人而彤管無色閨芳短氣有龐氏之孝泉可爲娥眉滌羞山川人物借靈多已 君雨

縻棗堰記

楊甲

蜀藻幽勝錄



卷三

李

上之淳熙二年吳郡范公以缺鉞鎮蜀仁行如春威行如秋休養生息人用以寧越明年六月築亭于縻棗堰下雲汀煙渚競秀於前古木脩篁左右環峙柏松森森亘數十里幽曠清遠眞益州之勝槩也又親書扁榜揭之顏間遒勁絕塵得古人用筆意藻繪不加而勝益奇矣又明年四月公始與客集于亭上命其諸生楊甲爲之記甲詣轅門上謁以辭不獲退伏念蜀土肥衍由引江漑焉有如波流湍悍則壘渚厓穡事昏墊民且不奠居縻棗

堰者殺湍悍之巨防也夷攷厥初雖肇於唐高馬
然阨陋易圯不足以陞洪源析逆流逮隆崇基以
灑沈澹災引注灌溉膏我梁稻絕其汜濫決溢者
宋端明殿學士劉公熙古之力也自開寶以迄于
今踰二百年而沃塹之利博矣享其利而忘其功
不可也斯亭之作無乃章劉公之懿而起蜀人無
窮之意乎蓋公之政以惠利斯民爲急方其弭節
奏減蜀之酒課四十八萬緡罷羅關中亦七十六
萬斛公所爲若是故視有功於民者欣然之色發

蜀藻幽勝錄

卷三

空

越眉宇其惓惓於劉宜也甲承命書之使後之登
覽者不獨有微禹之嘆而敬公章善予能之意焉
公名成大號石湖居士道德文章震撼九牧嘗使
絕域有功矣集于亭之月上詔來錫公命加敷文
閣直學士召赴行在所其治蜀之績可知也

司馬溫公祠堂記

張行成

敢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某年作尉郫邑越明年
某月生公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是歲諫議
君手植松栟各一本于庭迨今凡若而年自諫議

之死骨已朽矣公相繼殂落靈亦歸矣而二木之
中其一松者亦枯摧矣唯是茲楠蒼蒼猶在邦人
依之尚可想見公初生時也公之遺德在天下名
在後世行事在國史固一代偉人也當其遺未合
之初天子敬之而不用權臣憚之而不親天下仰
之而不濟不獨其身見黜於朝廷波及遺言亦見
抑於死後者凡數十載則松之不受而楠之不錄
固其宜也邇來世道頓革士風漸回上自朝廷下
逮黎庶咸知公議之不可破而公之言爲不可抑

蜀藻幽勝錄

卷三

空

於是朝廷旌其家學士誦其書後生想像其風采
而不可得則又丹青肖形以寫瞻慕者無室不有
公之道蓋大明於天下矣思其人愛其樹又理之
必然者於是邑丞李公作堂以嚴公之祭護木以
永公之思蓋從人望者栟之青青公生在茲邦人
是榮祠之翼翼公像在茲後生是式公之道彰矣
不假于一栟而茲栟寔託公以不朽公之道傳矣
不私于一邑而茲邑實賴公以不辱栟之喬片焉
而雕惟公之道磨天地而不銷栟之節斧焉而缺

惟公之道涸河海而不竭則茲堂之建非以嚴公也乃以爲護柎之標榜茲柎之愛非以榮公也乃以榮邑之冠冕堂之毀公不毀也柎則毀矣柎之辱公不辱也耶則辱矣嗟乎耶之民耶之吏繼今而後者其善護茲木乎

顏魯公祠堂記

馬存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

蜀藻幽勝錄

卷三

畜

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于其側而求文以爲記嘗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于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繆乎吾聞之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

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之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于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跡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天寧寺轉輪藏記

宋吳拭

有居士者家住庵峯信脚閑行五湖四海作家相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奎

見不免葛藤且道葛藤還有過否靈山古佛四十九年說偈說經如瓶注水少林老子面壁無言隻履西歸一籌不畫方緒饒舌互立門庭殃及兒孫到今未了庵峰箇裏一味葛藤不是瞿曇不非達麼有人透得許汝同叅若也無人歸堂打睡有善知識號元靜師聞居士言特伸一問事無一向古語有之從上老人隨緣出世舉揚提唱豈得已乎不得已中無非三昧我所住剎賜榜天寧祝我聖人億萬歲壽凡我佛事種種莊嚴其最莊嚴有大

輪藏是輪藏者誰始圖之曰純曰師實主募事守
真惟選暨彼宗化爲白出力鳩構滋辦迫範與勤
閱三任持藏則成就如地中涌鑄鑲藻絢匪金則
碧海神四旋天人挾持黃卷赤軸函帙麗好吹大
法螺擎大法鼓明音琅琅作薄伽梵于時臣輪其
運如風蜀清信衆若稚若艾或合其瓜亦或胡跪
歡喜踊躍歎甚希有我所佳刹有是勝緣居士云
何不宣此義士則語靜其諦聽之我於過去無數
劫中有一比丘問轉法輪我於爾時畫一圖相我

蜀藻幽勝錄

卷三

矣

且置之隨喜結緣爲藏作記願此輪藏常轉不停
如天健行日月久照佛祕密語亦復如是以如是
故獲大饒益上詣君父願我君父與天齊休如日
之升如月之常如西方佛其壽無量靜從坐起曰
未曾有公作是言契我佛指崇寧乙酉斯藏圓滿
政和辛卯乃克論次時節因緣何可思議請錄公
語歸而刻之政和元年記

楊子雲宅辯碑記

高惟幾

前書傳楊子雲之先楊侯述於楚巫山因家焉楚

漢之興也楊氏遡江上處於江州

元帥領江陽今

圖經有楊雄宅并洞洞前刻楊雄像此即楊侯尔
以雄名此顯後人慕之第稱曰楊宅與像迨此存
焉今爲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

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宅一區禹貢
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孔安國曰岷山江所出在
梁州南衡山江所經在荊州李膺益州記曰岷山
去成都五百里有岷山縣江源所起也故其西之
八十里江之南石紐禹所生處而班氏謂岷山之
陽曰郫採闢之誤耳且岷去蜀郡五百里郫去成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宅

都四十里則郫不在岷山之陽明矣蜀都故闢曰
中興寺卽西漢末楊雄宅南齊時有僧建草玄院
以雄於此草太玄也蜀記曰草玄亭卽楊雄草太
玄所也宅在州城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楊氏蜀
王本記云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後徙居成都秦
惠王遣張儀定築成都而縣之今州子城乃龜城
也亦儀所築縣經曰縣在子城西北二里一百步
今草玄亭廢址乃其宅去縣僅二百步與二說符
矣益州圖經有楊雄坊而郫無楊雄宅郫亦不載

楊氏遺事是知李五世傳一子世世爲成都人也
宅豈郫乎矧郫與岷殊不相涉史氏務廣載備言
据撥之舛固亦有焉予因辨其誤意泥古者止以
班史嶠陽之郫有宅爲然

劍州重陽亭記

吳師孟

治平二年夏四月二十有五日師孟從蜀帥南陽
公次劍州是日會于東園之見溪亭公未至郡將
揖賓憑欄而語見東山一峰特竦千仞衆小山迤
邐卑附如奔走如侍從茂林蒼崖煙靄蒙密有一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交

亭焉冠於山椒碧瓦鱗差朱欄霞明長溪清潄流
影不去貳車太博扶風馬君淵仰而指其巘曰予
與太守張侯領他日於是得異處焉乃唐刺史將
脩所建重陽亭李商隱序而銘之者也亭圯以來
不知幾許年予嘗登訪其址西首頓瞰一郡之境
矗矗高下叢隱目前隱其碑辭尚可省讀會前官
伐木將以構于廨舍之後堂予得卽其材而新是
亭當以歲月識其廢興敢屬以記師孟退而考義
山之銘乃宣宗大中八年所纂大中距今二百一

十有二年矣其間豈無好事之人一出口以憐其
亭之廢乎將雖有好事者之意而但以治郡惟薄
顧是先當途惟勞餞是經遑卹是耶噫融結以來
茲溪山者實此州之勝至蔣侯方建是亭寂寥榛
蕪踰二百載暨扶風君乃與張侯力起其廢是知
溪山景物無情於人者也含清蘊秀如有道之士
克然內足安其所守無待於外何嘗欲人之愛耶
古今之人或愛或否亭之興廢有時而溪山之景
自若也烏能有毫髮之損益於其清且秀乎自古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交

至唐自唐迄今僅得偶二真賞耳自今以往庸詎
知人之愛否亭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
是歲六月晦日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通判閬
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吳
師孟撰

君雨評杼寫清淑未更酒曠

漱玉巖記

宋喻汝礪

自古常言天不負人吾初不甚信吾曩遊大學不
營六千二百日如古所謂屈原賈誼楊雄韓愈柳

宗元輩吾亦頗識其面目及得一第則枯冷羞澁
幾笑破人口比來山中持手版謁上官酸寒繼繼
奔走匍匐作主簿少府模樣燕居作樂則操口吻
弄語言以佞貴人而覓所謂舉狀者嗟乎其局促
如此則天果不負人耶然飽聞聞中奇山川而賢
士大夫最多處亦復把酒自慰一日登錦屏峯舟
嘉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聳觀倚老松臥怪石往
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遊須費吾一日糧吾不
得與汝旦暮相從也惟母丘氏漱玉巖近在牆壁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丰

外乘興步履從小溪直謁賢主人脫衣散髮坐巖
腹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醉發狂即呼天
大叫曰天乎真不負渝汝礪矣吾嘗謂富樂之士
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奇怪烟雲竹
石詩酒風月唯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兼而有之故
天地雄偉勝特不凡之處人所以資賢人而舒其
憂愁之思者也吾婆娑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
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勝特所謂閭之四奇者
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解官視吾破囊無復新井縣

一物驅老鬚獨負四物以歸朋友故舊從吾覓
中土物吾則與之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
者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當使鄉人之老者執爵
而言曰吾鄉素乏佳山水公持此以歸敢爲公壽
且爲吾鄉人賀族人之老者揚觶而言曰吾家素
貧無一箇錢汝今得此以歸請爲吾族人賀而後
之好事者當呼吾爲四奇先生云

予嘗登錦屏漱玉岩嵐翠染衣江靈鳴瀨玉臺
雲霧若抱若揖想君實爲尊人捧硯之高蹤恨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圭

不共喻君以酒酬往勝然讀其記情興所至字
字淋漓瀟灑欲飛覺與四奇生神遊於青巖翠
濤間已 君雨

古柏記

宋 田况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紀寢遠喬柯鉅圍蟠固
凌板有足異者杜甫常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
瓌奇人多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季周
庠歷王孟二僞國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剪
伐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復生日益敷茂

觀者歎從以謂榮枯之變應時以亂武侯之靈之
有意於茲者誠爲異哉因命工寫備述本末以
貽好事者自三分訖今八百餘年矣

王稚子石關記

劉涇

西漢德吏稱文翁老於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
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郫縣卽今之新都石關在道
傍然石室係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關獨暴露骨
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
而遺跡亭亭勢然岷峨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臣於下風以幸教髮鬢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臆
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石
關凡五物若犀笋與柱無甚損益事而室關苟不
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於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
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蒲陽蔡公爲稚子作屋
書榜以昭昏昏按關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
過於鍾梁關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
精簡過於顧陸并以告來者

新繁古楠水記

蒲咸臨

周公賦鴟鴞之年大風拔木乃命邦人起而祭之
最爲異事然大風拔木天也起而祭之人也大木
所偃因人而起之當無足怪者孔子定書從而記
之示訓戒也元祐八年繁江隆道觀玉帝殿庭有
古楠二章分列左右如輔如弼一夕風雷大作偃
其左偏者邑宰命匠石取之方執柯伐其枝忽聞
軋軋聲乃稍稍起立匠石皆在其上如猿猴然觀
者驚駭邑宰降階俯伏謝罪君子以是知天道之
不可誣也校諸金縢茲爲尤異蓋以不待人力而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三

自起也今五十有一年矣搢紳先生尚能言之若
不鐫諸石以永其傳則無以訓戒後代余被命尉
茲邑道士詹次淵諸書其事因從春秋記異之法
月而日之以警不能寅畏上帝者

廟樹神叢也將永憑依之矣摧也何故至使斧
斤方入呀然忽植有若猿猱挂其巔景事奇絕
轉旣仆而爲異觀神工固自有此奇而獨髦
頭厭樹古梨崇阿瞞已也賣神伐社往往垂涎
其異植可以鑒已

君雨

游浣花記

任正一

成都之俗以游樂相尚而浣花爲特甚每歲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麗服靚粧南出錦官門稍折而東行十里入梵安寺羅拜冀國夫人祠下退遊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遊與其日凡爲是遊者架舟如屋飾以繒綵連檣脚尾蕩漾波間簫鼓絃歌之聲喧闐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結棚上下數里以閱舟之往來成都之人於他遊觀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則傾城而往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七

里巷闐然自旁郡觀者雖負販芻蕘之人至相與稱貸易資爲一飽之具以從事窮日之遊府尹亦爲之至潭上置酒高會設水戲競渡盡衆人之樂而後返其傳曰此冀國故事也冀國姓任本漢上小家女任媼嘗禱於神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有九日而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瘡疥滿体衣服垢敝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從以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濯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

已不知其所在因識其處爲百花潭會崔寧節度西川微服行民間見女心悅之賂其家納以爲妾寧妻死遂爲繼室累封至冀國既貴每生日卽來置酒其家艤船江上訪漂衣故處徘徊終日後人因之歲以爲常且卽寺之東廡作堂祠之余自爲兒時得於傳聞如此顧未嘗一至其處今歲之夏以事留成都而適及是日與二三友觀焉訪冀國遺跡漫無可尋獨有吳仲庶所作祠堂記與余昔所聞於爲兒時者大抵畧同時余猶爲疑其說之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七

不然者余按唐書大曆中崔寧自蜀入朝留其弟寬守楊子琳自瀘州襲之寬戰力屈寧妻任素驍勇出家財募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懼引去蜀賴以全止以姓見初不載其封冀國及爲何許人其嘗扞大寇以功得封史家畧而不書尚或有之至其家世實不知所據杜子美詩曰百花潭北莊又曰百花潭水卽滄浪其來久矣非由冀國而得名也吾意蜀人之不忘冀國之功歲卽其祠致禮焉因相與朋聚爲樂非謂其此邦之人及

嘗自爲僧漂衣之異也而或者因百花潭之名附會其說務爲誇誕若不足憑况潭在成都爲近郊使冀國寔生於是寧方節度鎮蜀何至奪其境內之民而妾之豈爲民父之意哉此甚不然者矣客有謂予曰杜子美在蜀與寧同時潭之得名與子美實相後先子又安知其不然寧跋扈人也何有于境內一女子乎大曆之世朝野多虞于戈兵甲時有所貸而不問重以從事中原未遑他及寧自視僻遠違禮叛律以資聲色之奉以欺朝廷之不知且莫我誰何者蓋有所恃而爲此也後寧從德宗狩奉天爲盧杞譖死不能保其首領雖曰非罪得非罔上之報天或使之耶方寧無恙時驕其嬖妾至馳騁出游於十數里之外使人習之而不能改遺風餘烈猶足以啓後人之侈心想其當時車服之盛疾驅於通道大都震耀其閭里之人傲睨一時不知有識者得以指議其後雖冀國常有功于蜀而專恣亦甚矣吾以吾之說如此客以客之說又如此相與詰難久之會日暮笑謂客曰是游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七

可樂事之然否姑置之未暇究也坐客皆笑而罷明日錄其言爲記

錦江清波爲卓女燒春任氏浣衣薛濤染牋以風流愛河不免減其灝氣而流風所波猶以任氏婢作夫人艷遊不已甚矣俗之僻而美溫柔鄉也當須起江靈以滌之 君雨

金魚堡記

出皇華州古碑

安原白

予不語怪力亂神而鳳鳴河圖之嘆猶不能免春秋紀異不書祥而西狩獲麟之筆或未之忘何則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七

天之降祥聖人蓋不忍沒其實且嗜慾將至有開必先瑞不虛生因人而致昔賢蓋有獲鱸魚而陸顯官覩白鹿而陟華途印龜昭左頤之祥石鵲啓侯封之瑞一機感召不可誣也方雲中常侯之守皇華也下車未幾時和歲稔簿書獄訟之暇省視城堡度量地勢凡當出戰入守之地必欲事事周密一無廢弛昔之欠缺者補而足之始之卑隘者累而大之身先士卒靡憚勞疲躬厲工役不辭寒暑夙興夜寐晷無暇時劉越石之枕戈陶士行之

運甓曾不是過又病東門以西雉堞不聳女牆之內地步稍蹙萬一敵攻吾瑕懼莫能敵議欲改圖爲萬全計適築填西定遠兩堡未遑也越明年仍歲豐穰侯乃經營朝天門之上建一大堡使外勢斗絕足以杜窺闚之謨內勢砥平足以嚴矢石之備規模甫定堡永得名會夏季朔日治石之工忽來告曰屬有破石霧氣冲天隱出雙魚黃色光潤長不盈尺而鱗鬣悉具合郡趨觀莫不驚詫若吏若民作爲歌詩以贊盛美咸謂金魚呈祥非特顯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夫

刺史魚符之垂抑祥開創堡之地天意蓋有在也是堡落成請以金魚命之侯曰不然魚化爲龍卿士軒翥之祥也牧人夢魚歲事豐穰之應也於余何有但歲豐民樂誠爲上瑞堡以是名不亦華乎吏民復進曰人材速化皆賢侯教育之厯年穀順成乃時政和平之驗體有關係誰實戶之况祥瑞之來難虛其應命名之意不但彰賢侯之德而皇華形勢之地亦與有千載無疆之休也何以遜爲侯曰諾於是金魚堡之名始定竊嘗思之世之人

然一誠心則李廣之石可使爲帛生一疑心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此無他誠與不誠之判也今侯孤忠許國善政宜民光輝發越感此嘉瑞其誠開金石信及豚魚治狀班班蓋可攷矣然猶謙冲退託不有其有此非昭合於范史所謂抑而不當之意乎夫環千里之地而爲之長叢州邑之衆而爲之牧愛養一誠寓於實政此真斯民非常之瑞乎余嘗讀黃山谷新昌瑞之亭記有曰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伏臘有鷄豚則不必靈

蜀藻幽勝錄

卷三

无

鳳在郊藪又曰黠吏不舞文不必帛渡於河里胥不追擾不必蝗不入境山谷非諱言祥瑞也蓋謂政平訟瑞民安其業則祥瑞開端之地於是乎在吁人知金魚之爲瑞而不知實政感通之謂瑞或知實政感通之謂瑞而不知一州之民得太守之爲真瑞也可不刻堅珉以傳不朽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尚有攷焉

焦夫子碑記

周表

知懷安軍

蜀之故老傳岷山有焦夫子者國初時人亡其名

飽詩書以博學教導人故世人稱夫子云夫子貌寢陋且怪長目而廣鼻海口而蚪髯瘦累累絡頷下性直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痒捫虱腰胯間忽爲歌詩則奇言異句有足駭人耳目者今人止能誦其一聯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噫豈非所謂古之隱君子歟熙寧中吾鄉賢士文與可遊天彭館倅舍之徐公園盃酒談笑中忽放筆繪夫子之像於學之壁不數筆而成之經歲既久幾至泯滅元豐壬戌歲聶公子因守是郡惜其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全

瀟灑神妙之跡或隱晦不顯遂徙其壁于西湖之凝翠亭焉嗟夫天下之人皆有所好然得其所以好者寡矣與可之於畫也縱橫意思類皆山石竹木枯槁古淡之物故其爲人也亦愛夫清淨奇偉有道之士此真得天下所以好者歟公之遷是畫也使與可在而居貴仕間人必曰有所奉焉耳與可已沒公特重惜之是乃所以爲君子也方是時天下之士俯仰徇好方圓逐物喜事媚要迎合附會惟恐不足以赴功公乃恬然不以是爲設慮而

雍容閑暇獨能好與可之所好實賢於人遠矣豈不可尚哉公系記敢直書云

禹跡山院記

宋何汝賢

吾鄉江山名大下載在圖經考若錦屏大像而禹跡居其首者茲山在閬之東南隅望之聳入雲漢數千尺而衆山嶮崿其下高且大莫得而伍也山之巔浮屠氏居焉其次又有浮屠氏居焉二浮屠之相去僅二里許建炎兵火間蜀大師議以此山爲青野里人趙氏寵愛其坎巖洞深阻鑿石結屋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全

命南部法忍僧自昇主之爲二殿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應真等像廊廡周匝今僧清懿卽其孫也山巔廣潤平衍舊有石老氏祠祠之東北各有池焉其水冬夏澄澈每厲歲亢陽用事數百里內外若縣若鎮士農工商皆肩摩袂屬齋潔祈請涓丐旣行雨澤隨沛矣紹興乙卯主山之田者楊元舜愛其峰巒秀絕水且有異與其弟元盛又卽老氏之祠營佛室以奉香火用新城興善僧法海主之海之徒曰智慙幼侍其師層巔幾五六十年日營

月輯殿宇樓閣迭相宏麗中置釋迦大殿環以五百應真其北廡爲忘氏之宮翠樓巍然南廡則菩薩諸聖之堂突兀間錯噫亦勞矣甬工運材動百餘里外陟層峯上絕巘非數十牛不可輦一木人力不論也嘗聞建置之始以十餘牛負大木直上數千步尋至層巔纒絕而復墜哮然若重崖之崩直抵深壑工徒感額歛手曰是不可爲矣老僧嘻笑曰是山之神戲我耶何爲奮擲而無一毫之傷也徐而下取之雖久費日力而殊無倦色卒之不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全

動聲色紺宇告成殆有物陰相之者亦僧一念之誠而然也僧樓請於余曰自吾師之居茲山閱歲滋多願書始末傳示未久余拒不能僧請不置余謂之曰僧成就此山以酬先師之志罔誠矣然此山之名吾竊有疑焉夏禹別九州導九江濬九州雖足跡遍天下而於西南之隅不過嶓塚導漾岷山導江而止耳茲山今北距嶓塚約六百餘里西距岷山又千餘里然皆梁山之境也折乃禹於山行乘標之際實登臨於此山也耶不然滋山固無

異於衆山矣何以獨得聖人之名於今也以是之則錦屏大像固不足貴而此山已於唐虞雍熙之時先爲聖人踐履之所矣其與夫後世稱賞於一時而詫世俗之耳目者其久近何如耶今慙師又卽聖人之所蹤跡而踐履者結爲道場而瞻敬之則其所見又與夫世俗之愛奇嗜異者天淵相絕也雖然吾欲因慙師而問此山之神曰吾鄉在本朝端拱咸平間異人輩出接武朝廷說者以錦屏大像英靈之秀發而茲山得名又古於二山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全

威靈氣燄當不出二山下而自神禹還轅以迄至今山之左右前後曾不聞有彥民奇士可以髣髴本朝諸公者此獨何也山神有靈吾及見之紹興改元臘月望日書

積慶院記

張守約

閬之南部西二十里曰富井環居士族皆上黨之馮也里有院曰積慶卽馮氏之先所以崇奉浮圖之地馮爲三陳外家三陳爲先朝鼎輔余自少歲聞故父老言曰閬中陳氏外家之賢人曰慈母教

子金魚墜地初未知其詳及備員古集會良山令
馮彥昇以居憂寄跡學館與處期年纖悉前事因
問道前事積慶所以肇基得名之由輔臣母子教
子之功而聖恩優異迥出等倫至於梵刹脩建則
甚稱院僧海蘊之勞余嘗約遊其地而未能也比
飛牋屬余爲之記余昔所聞其何以辭謹按真宗
皇帝景德三年十二月樞密文忠公奏請曰般若
院巖麓幽奇村落崇奉原是臣外祖所嘗乞賜名
額考馮氏乃文忠公之母考秉知文忠公外祖卽

蜀藻幽勝錄

卷三

金

彥昇六世祖也院之肇基蓋見於此真宗旣允請
遂以積慶賜名仍命臣堯佐揮翰以揭額至今奉
勅之書儼然於院則善積而慶餘者端以表其外
家也院之得名蓋見於此初三陳以母故燕國太
夫人以外家故其所捐施不能鉤考而固知今所
存者巨磬一輪結銅鈴各一紅紫羅幡各二鏡鉢
六於院寺掌爲馮氏甘棠此則居約可知也咸平
元年六月七日勅降藏御書凡二十軸太中祥符
元年六月降賜芝草一函凡十一本則聖恩優異

從可知也舊宇年深敝頽相襲前者主事僧補葺
錄漏而已自紹聖以來海蘊持鉢化緣隨得加功
中創十八羅漢堂而中嚴釋迦大像又創御書樓
又改建中樓及院門僧寮齋廳屋廊公廨之類於
足法眷脩整用其激勸亦貴古殿改粧清淨身與
夫十六尊者小師慈院別建祠堂以繪馮陳歷世
之纓笏且外立石梯以便登陟莫非寺僧之率循
今則四十年間壁繪像設涅槃井雲一切更新信
其勸勞爲可稱也凡此皆院故事有實跡彥昇

蜀藻幽勝錄

卷三

金

錄而示之焉故得而書之爾今夫指人心爲佛佛
卽心焉指虛空爲佛佛卽虛空焉指山川草木鳥
獸以爲佛佛亦卽山川草木鳥獸焉初非以土木
之工繪畫之事幹求爲人也自佛法入中華雖吾
儒敷教化者務排詆而羞遺然上而皇家眷屬下
而州閭鄉黨苟有崇奉之心不無崇奉之地是則
馮氏肇逮不爲泥釋而背儒陳氏奏請所以重親
而報本皇上恩賜卽與普天而同慶至如海蘊脩
造之勤可謂有心以成事不忝於出家者也後之

主事者能以時脩葺弗顛傾不支則斯院也雖萬世而常新人信之佛居之自然慶流此方延及他方不但專主於馮氏爾

劍泉記

宋舒巖夫

劍州西南百六十里縣曰梓潼去梓潼十二里曰七曲七曲山斷之切古潭淵沱岸上地廣數丈深荆密蘿莽然荒寂徘徊四望則大江控前群峯扼後綵鏤千崑雲橫萬壑水山照人負勝絕意其神龍仙跡有在是也予一朝星駕命役投荒訪古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全

乃得異境石穴丈餘海眼噴珠古甃吸月詢問耆老名之劍泉按諸圖經信而不誣圖經蜀五丁開劍路迎秦女迴見大蛇入穴兄弟忿惋而拔蛇摧其山厭之五丁與秦女俱斃於此餘劍隱路傍繼此是泉其劍每庚申日一見見即光射林麓影落泉低霜峯冥空錚錚有聲白虹晝輝鬼魅夜哭即劍非泉即泉非劍神物託之而顯晦龍蛇託之而屈伸儲精窟澤則風雲雷雨之所會耀靈庚申則陰陽氣數之所推豈獨上以衝斗牛下以資灌溉

而已也溥博時出爲霖濟旱曠蕩無涯姑亦有待猗與泉乎泉乎劍氣常存而神蛇穴其中乎天造奇絕地產靈液豈無意乎綿綿千古自我閩之柳有時乎昔蔽於荆榛也今幽以涵林影昔澱以土苴也今淨以照客衣盛夏溢露飲之宛若咀輕冰凜如也隆冬沉壁沃之宛若挹陽春溫如也洗行人之塵慮激蘆夫之心冰又湛如也傍植喬松潤堤藥府迴參脩○○若城庫游於斯息於斯非甘挹清泉濯塵纓於斯又足以○揖江風靜延山月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全

把酒吟歌行客斯無愧焉泉石之側乃署亭曰劍泉亭僉曰勝地則又榜亭曰凌榜榜亭名臨勝地夫何忝焉僉曰可書勒諸它石以示後世

普成縣增脩靈濟廟記

羅有中

乙酉之秋余試吏黃安邑佐視事之三日徧謁群望縣東十五里有祠曰靈濟一潭泠然洄洑祠下巨石礚礚橫障溪側俯而視之毛骨森竦古老相傳漢王潭也稽之舊刻莫得其詳其亦祭法所謂山林川澤能出雲爲風雨者乎祠據山趾地勢迫

狹而廟貌一新詢之長老咸曰此令尹文公所規畫也舊祠狹隘莫稱奉事每吏來禱群立烈日中咸以爲病文公出宰之明年歲在癸未六邑皆以早告令尹率僚屬乞湫祠下甘澤隨應大田有秋倍於他邑明年春五邑饑民聚於府城者動以千計晉成獨無之令尹以神之惠吾民者甚至銳然有鼎新祠宇之意未及興作夏旱尤甚乃再詣祠下祝曰膏澤之應以三日爲期外此則非龍君所賜也忽陰雲如蓋隨軒而返翌日雨勢霖霖淋漓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天

皆盈百里沾足雖潼江武連壤地相錯不得有此人咸異之是秋仍大熟令尹昔出緡錢亟令鳩工有材者樂爲之助有力者樂爲之使廣殿之前榮爲大廈而拜跪有地因山之前險爲對庑而勝景有歸山光縈遶於簷楹潭影漾浮於欄楯雲車風馬往來於杳靄之間意神亦欣然格於斯也舊祠初於邑人賈鐸今其孫邦正仍董是役甫浹月落成一毫無擾余聆之擊節且歎令尹爲民之專而駭龍君感通之異也父老請紀其事余考其祠

之年迄今凡四十八禩邑大夫之禱於神者不一而神之感應亦多矣曾一動念於斯乎今茲棟宇輪奐氣象恢敞令尹非徼福於神也報神之惠吾民也民之樂施而效力也民非諛令尹也感令尹之愛吾民也噫百里之地天人感通如此積而推之將見仁會之歌傳巖之霖自此升矣喜爲書之公名敏字堯章以儒科發身寓居閬之蒼溪丹淵後人云寶慶改元重陽日脩職郎隆慶府普成縣尉兼主簿羅有中記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天

靈雲洞環勝記

元丹益謙

閬中山水甲全蜀其勝曰錦屏工部城南天下稀非溢美也分靈孕秀未易枚數南部保寧上邑半里許有洞曰靈雲天造地設不假鑄鑿樹林陰翳煙霞曉靄山負蟠龍若對白雲金線嘉陵水遶其前跨鼇峯峙其右衆勝畢萃昔呂翁過此以爪皮雷題石刻至今存焉達官詞人往來遊覽品題不知其幾縣大夫楊公載敬齋偕長安古彭猗路教授秦公樸壽卿至是周回疑眺愛美不已遂扁其

閣曰環勝宜矣且寵和鄙作有環中之句徵愚記之辭不獲命洞中出雲之異前碑悉之矣茲不復贅南華老人所謂環中是爲通樞其旨甚與大率名山大川外境也靈雲丹府內境也外之勝人皆知之內之勝非得道者未易知也環有始終不絕之義中有虛無妙有之理唯道集虛綿綿若存其樞要在是矣自今更宜嚴言登是閣也觀勝之境清環中之趣消遣世慮沉潛道妙境與心會內外俱融卽神仙也又何必求瀛洲方丈而謂之仙乎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七

宣

是樂也始爲真樂又豈止於宴飲吟咏之間而已哉請勒諸堅珉以永其傳庶爲南隆一段佳話云

忠節祠記

金

阜

翰林檢討

曰先生漢末獨行之君子也蓋棺論定顯名東漢我明嘉靖丙戌冬臬司鄧戴君暨按部過梓潼道經先之闕覩表石而懷賢野人依稀指其藏玉之所訪邑之士則曰故有碑莓苔剥落文字漶漫不能辨惟表石則近時劔守李壁所樹而於先生行實之詳蓋闕如也戴君乃嘆曰先生節操載在史

蜀藻幽勝錄

卷三

七

開炳若丹青今闕墟猶識人則忘矣夫從容就義處死猶難板蕩之時忠節廼見先生值煙鼎沸裂獨抱孤貞含笑蹈義後之人聞遺烈而莫不興起也入其鄉而不知其可乎况表章先賢國有彞憲風俗教化機自上行爰拓淫祠曰水草廟者將爲屋宇而祠之遂白其事於巡按侍御李君東侍御君以爲然戴君乃計慮授邑令張琦竣其事大較增舊二之二中爲祠堂三楹旁翼以舍二爲庫爲神厨前爲門周垣秩秩堂中肖先生之像龕座器物煥然具陳春秋奠祀用妥英爽于是琦與邑庠訓導孫紹先奉戴君之教徵文以記之夷考史傳先生諱業字巨游世爲廣漢梓潼人少有志操介特漢帝元始中舉明君爲郎會新莽居攝以病免太守劉咸強辟之先生與疾以辭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公孫述據述先生固稱疾不起者七年述耻無以致之乃命大鴻臚尹融以藥劫之融致述之命曲說利害先生嘆曰親於其身爲不善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仰

藥而死述聞之愧悔追使吊詞賻贈其子疊述
不受嗚呼忠節於人乃天理民彝物則之正見者
親而愛之聞者敬而慕之有弗然者其心死而其
性賊也當葬述稱亂中間才智之士獻符命以頌
公德毀冠冕而業梟資楊雄通儒不免投閣餘子
沙蠱何足算然計其一時所得已爲飄風過韻
漸盡而無聞其視先生壯節若秋霜烈日百世而
下仰其英標求爲執鞭而不可得者奚啻天壤耶
夫自元始歷今千五百餘年而祠宇聿新過者必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坐

式有若耳目所逮焉可以知天理在人心百世俟
之不惑也昔人有言士之遇於時者四才也位也
時也命也仲尼有才無位卒老于行賈生有時無
命終于一慟惟先生位不稱才時與命兩值其奇
天蓋不憖欲全其節以警世之瞶瞶者耳吾於咸
述又何尤哉戴君方欲求先生之子孫俾守祠而
復其役乃世遂莫可推尋惟飭勵在公使邑人崇
敬有司埴掃時祀之儀靡不殫其心力之所致其
所以慰忠魂激頽波有德於梓邑之人士多矣皇

生也晚封畛接先生之鄉里見茲道揆適愜夙心
固陋不揣之言遂詳書列傳所載以詔其邑之人
士若先生之子輩述之賻竟免于難與同時閭
中焦君黃之子瑛以賢脫君黃于不死者不可以
先後論是父是子德門所鍾吾固素而出之以詔
夫世之爲人子者可危鑑也

靈芝寺靈泉記

高舉

靈芝寺靈泉記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坐

觀古形勝造化其肯豐於彼而嗇於此乎芝溪西
山號瑞應古梵刹也梯徑幽深松竹瑣翠寺前有
石盤礴數十丈巨石中天產一泉徑甬尺許其深
則屈曲不可測水色清泚旱溢霖竭其異也若此
延祐中輦劒州聞其怪而訪焉目擊是特奇之因
命去石鮮得古之碑磴在其側則亡漫不可考公
深惜久之卽泚筆書靈泉以顏其號碑寺僧曲加
珍護以故而石欄作焉告成日寺僧人王公德之
欲得予文以紀其盛予不暇文也因語之曰昔大

鑒禪師得法於黃梅五祖歸曹溪過大庾嶺五百
大衆告渴者半師手拈錫杖點石出泉衆飲而甘
之心悉驚駭猗歟盛哉靈泉之於卓錫皆泉也德
之之於六祖皆僧也公其克篤前烈使定水湛然
滿洽此無垢人醉醒聞淙淙直欲一口吸若然則
是泉之靈可以利濟一切澤徧十方奚釐於五百
衆之謂哉公曰諾予以善書延祐戊午建子月吉
里人高舉書

蜀藻幽勝錄

卷三

奇

君雨評言泉酒異如瀑布懸空令人五內清涼

蜀藻幽勝錄卷之四

汝南傳振商君雨甫彙輯

東吳丁紹軾文遠甫刪訂

檄 難 銘 贊 頌 箴

碑 論 雜著 誄 哀辭 祭文

傳 譜 跋 赤牘 行紀題名

破土蕃露布

尚書兵部臣常臯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
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十

極爰輳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
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鵠乎河源武
節愴乎月窟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啓行用信
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
問救寧武功績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
鳴鏑侵汾稟印大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群穢王
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各脩貢職條支若木
咸順旨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
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弛兵瞰戎亭之虛侯爲蛇

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蚩賊搥我疆再驚畿甸騎
猛敢於深入鑾蹕至於親屯擗然授兵協以謀我
尚納汚而含垢姑通事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
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闖鹽夏以擣虛夷德
無厭弗悔祖金之既楚氛甚惡輒興裏甲之謀養
爾爲讐整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
諸羌雖嘗并力麋人之率百僕罔不離心頓賴於
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越以長纓燕貉
輸致騎之勤晉戎成倚鹿之勢彼旣失鐵橋之險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二

我遂克峨和之邪蓋竄匿於龍堆復虔劉於鱗塞
戕我守將墮我陴隍脩戈矛予與同仇靡室家不
遑寧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仇鳳翔振武靈武
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
熊羆之校暨東川貍貙之師烏巒撓其腹心回鶻
擣其肘腋衆素飽矣一大治之諸將陳泊等統五
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顯之半策勛北陸之初盪
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五十萬計燔堡壘百七
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僞東境

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胡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
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
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爐沸魚
潰甌脫兎犇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僂區殫域滅
訖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
里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
湏池之柱植表赤頌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
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豕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
門揭候生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倖重覩昆丘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三

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
奉露布以聞

對蜀父老問

唐盧照隣

龍集荒落律紀筴賓余自豐鎬歸于五津從王事
也丁丑留於昇僊橋止送客亭卽相如所謂不乘
車駟馬不出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皤然厖眉華髮
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冕之旌歟文章之徒歟
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聞諸夫子
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當今萬方日族九有風

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唐非不遠乎而子
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蔡羹不厭短褐不全庸
非貧賤乎。吾視子形容憔悴顏色疲怠心若涉六
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耻也。何其不一于聖主効
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爲卿失則
烹何故區區冗冗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
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
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微倖明者不違
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驚莫赦三家之微匹夫高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四

之術于堯舜之朝則舛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
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
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竊來庭風丘款塞。華
旌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百勝
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昔既禪介丘既
封。創明堂立辟雍。雖有閭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
通之燕公玉帶之圖。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甲
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圓丘而天神降雖有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五

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動激懷音則
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囹圄不脩雖有咎繇
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儔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
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溪隧鷄犬不
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迹職子游子賤之絃歌政
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
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雖有鴻
才大略麗句豐詞發言盈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
略無益於今日而適足以拂之是故天子恭已群

臣演成攘袂而陵稷禹撫掌而笑阿衡無爲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聲言殊者招累行危者相傾效智者輟談於草澤出奇者褻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後侯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驎不之處也載鼙以車馬不如放之藪穴也樂鷄以鍾鼓不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眞若余者十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羲農之化翫姬孔之篇周

蜀漢幽勝錄

卷四

六

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霞汎月搗札彈絃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霧突無墨子之烟雖吾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予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禪之篇終眇慙乎措地竊所慕于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王人之休肯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猷雉而遇司南銜龍而光有北請終餘論永告叩焚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序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莽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馬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植文粹明晦皆效文用一作故日月星辰文手旂常昆蟲鳥獸文手彝器徐方之士文於侯杜夏翟之羽文於其一作旌施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頌人雕鏤梁練文粹以供宗廟祭祀之用一作豈獨蛻生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七

集作知効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文粹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噫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集作倚嗜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黠集作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意夫十爲文不得文粹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文粹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

演之浸潤一作本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
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此字
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
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
呼十五年矣實得一作文粹十一百八十紙有塗者
乙者有注措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圈者於是以周
易筮之遇復三三坤上之同人三三離上筮者曰
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文粹復復來其文粹
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令文粹之將聽襲吉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八

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
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集作土叶吉累累
文粹作爲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
且其占曰王之文爲阿山一本作爲華英將不崩
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
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潔祭祀之粢盛乎
不然使其速腐爲墟集作壤集作生芻膏以食牛
羊乎化塗泥爲甄陶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分
封茅柱文粹作茅乎流於樂爲土鼓爲鼗桴以泄

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爲滂池以澤
生植一作乎祀爲壇竈乎窾爲井墓乎吾皆不得
而知也嘗文粹旣不爲吾用唯速化爲百工之用
慎毋朽爲芝茵以怪人自媚慎毋堅爲金鐵以作
貨起爭慎毋滴爲醴泉以味乎諂口慎毋禱爲城
社以狐鼠憑妖慎毋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毋
萌爲蘭茝以佩服見文粹藝文粹嗚呼介而爲石使
之服文粹言舒而爲螭使之飲泉旣而他年遊魂
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巾七字文粹作三招之號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九

曰在凡閣而來歸兮奄爲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
視不一作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而汝久噫筆
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嗒非珠玉歛無裙
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虛其塚也在莽蒼
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之丁卯而戊戌之季
秋銘云

文乎文乎其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噴薄激射奇幻巨麗臥南華於胸腹走六朝於
筆陣可謂文章開異境文塚之石永不泐有以

也夫

君雨

卜肆銘

陸龜蒙

蜀莊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作松江本惟禍是避惟福是覬惟瞽言一字集作聲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者前列之龜乃化爲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爲市之地况君平之卜肆耶強爲之銘具刻其意

劍州重陽亭銘序

李商隱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十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宫闕矧得舞殿陛下耶然下國伏地讀甲乙丙丁詔書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舜不差毫髮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灩澦黃牛險以治普安乎今旣爲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賈平獄戶屈膝落黑不識胥史四方賓頗來繫馬縻牛○樹膚不生乃大雉險道緄石見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經勞戲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貫若出平

郡無有噫○○三年民恐卽去遮觀○○請留○

東山實在亭下侯蔣氏名侑文曰 仁之爲道隆

磊英傑天簡其勞美以事物爲君之○○蔣是○

撮取不窮如武有庫蔣之有世以仁爲歸伯氏之

宜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純而不紕以今爲侯天子

之德汝侯爲理劍有寅晏君南臣北父生子伏飲

牛渥管由訟以直市正獄清謁歸告休朝雨滂滂

濕其帟頭民樂以康頤有顯庸侯作南亭北亭是

雙至于東山乃三其功推險爲夷大石是扛亦旣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上

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二矛古有魯衛惟我之曹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據其起尾鬣馬馬惟蔣之融由唐龐叡惟是亭銘得其儼且唐大中八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撰

君雨曰義山不獨詩尚精麗而記銘亦楚楚秀

綺可謂有才人之致

附題重陽亭銘碑後

郭子臯

李義山記重陽亭曰作亭東山以醉風日而不

記名亭之因予讀張平子西京賦有云集重陽

之清澄釋者曰上爲陽下爲陰清澄亦爲陰則斯亭也上據高巘下瞰澄溪將命名亭之意其得之於此耶釋碑以告來者有宋元豐六年權知軍州事郭子臯題

鏡銘

僞蜀王宗衍

張君房麗情集蜀王宗衍幸鳳州州將某妻嚴氏有美色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曰
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敷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七

文與可琴銘

蘇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醇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可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鄒忌論琴云覆之深醇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耳

文與可卷舌直過其鼻經云不妄語者得廣長舌報

金堂南山泉銘

序

蒲國寶

蘭陵錢治嘗作南山泉記寔仁宗天聖四年距金蓋一百二十有一年也錢又誇大其言以謂陸羽作茶經第水之品三十張日新煎茶記又增其七毛文錫作茶譜又增至二十有八金堂南山泉當不在蘭溪第二水下然前之三人足跡曾不一履此地宜皆不爲所賞鑑故此泉湮沒而無聞焉可嘆也先朝時家恬戶嬉一時人士往往多以上泉試茗相誇爲樂事至靖康後天下騷然苦兵生民困於征徭邑中之黥惴然方以貨泉供億縣官不給爲恐泉之甘否何暇議耶黃君才叔此方之脩整士也紹興辛巳于南山之南手披荆棘鋤其荒穢卓江山景物之會作屋十數楹極幽居之勝而崑崙之間泉之湮者復達引之庭除其聲涓涓遇暇日余率二三賓朋登君之堂洗心滌慮便覺煩暑坐變清涼酌爲茗飲則又苾甘可愛誠如治之言者余以是知物之廢興通塞亦自有時何獨一泉耶是不可不銘銘曰

峽水東注鶴峯北峙幽幽南山爲國之紀有冽彼

果出于品底清新香潔酌之如醴吾儕小人豈曰知味宜茶而甘卽爲佳水近世錢治蓋嘗品第方之蘭溪不在第二陸羽既遠無復爲紀日新文錫茲亦已矣今之易牙未知就是一泉小物隱而弗示不有獎鑑孰發其閔勒銘山阿以告吾類

古硯銘

唐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古

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靜爲體以動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唯其然

鏡硯銘

黃庭堅

瀘川之桂林有石黔黑硯則宜筆而受墨唐安任

君從簡之硯面爲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山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

劔閣銘

碑文

失名氏

其略曰蜀門天險作鎮崔嵬深絡地脉峻極天台翠微直上丹氣旁隈山藏落日潤生奔雷時屯或閉道泰仍開玉壘銅梁金城石郭路由危棧途經險阻積石睡羊懸泉掛鶴朝氛靄靄晨烟漠漠雪擁千巖風陰萬壑二劔梁崖三刀益府匹夫○監萬人莫○云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主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於薛因爲姓焉世不集無此字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承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衛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於纓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閭羸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觀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謚曰化雲

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瑶草芳兮思氛氲
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
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琴以友之其相得如
青鳥裴翠之婉孌矣華繁絕歎樂極哀來以長壽
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疾卒於通泉縣之
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悅然猶若未亡也實不以舍
之錦衾以舉之故園途遙言歸未追留殯於縣之
惠普寺之南園不亡貞也銘曰

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滅

蜀藻園勝錄

卷四

七

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北翼鬼魄來兮遊故園

趙隱君墓誌銘

州

黃裳

鄉先生趙公周才諱致中其先居閬之西水世業
儒學稱至先生考君諱君輔始徙居劔之普成取
彭氏生二子先生其季也伯兄諱致平字公才爲
人疎俊年二十有六取上第以歸鄉人榮之先生
性謹厚與伯兄不同學猶淵詣嘗試于鄉有司初
第其文爲首選之文卷中偶有觸誤不應遂下第
竟嘉遜以終其身噫齟齬命也先生雖不幸不得

志與兄公才俱仕于世然以操行高頗爲鄉人及
大夫士所敬然有良田數百畝他人處之可以富
至公廼曾甚茅茨滿然衣食之奉往往不計故人
謂先生拙先生取張氏實劍之涯族觀物先生其
叔父也識先生聰俊以兄子妻之其婦德婦行純
而無玷后先生十九年以卒生二子曰鼎曰昆鼎
也質皆有學問且篤于孝友先生年且老而有二
子翹然以出能立其家搜其田華其屋先生泰然
無一事野服杖履日往還二子家二子亦各有孫

蜀藻園勝錄

卷四

七

梅

曰望之曰宜之雖不及哦詩書以爲先生壽亦可
以繼先生之業年七十始以微疾卒嗚呼善人之
報也裳雖生晚尚及拜先生床下至今宛然能記
憶其容貌語言真可謂善人者今不復有斯人矣
裳以皇宋紹熙辛亥十一月己丑奉先生之喪以
合葬于仁里東山之泉裳赴詔命適行在所鼎昆
前期來請予銘予以銘法攷之真如先生行義始
可以銘也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嗟嗟先生治其心而無其田田蕪而貧心治而賢

以貧易賢喪一得千嗟嗟先生蚩于人而巧于天
爲人所蚩爲天所憐有子與孫相兼後先所謂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承議郎皆除起居舍人兼太子翊善賜緋魚袋黃

裳謹創

右墓誌銘宋兼山黃忠文公傑作也嘉靖辛丑

羅生福弟緞耕獲之石刻鐵束無恙越十年庚

戌予假守兼山之鄉第增脩書院以罄景仰而

復得是文於母生道予按郡乘載致中進士而

蜀漢幽勝錄

卷四

六

茲則謂致平取上第是致平則進士而致中則

隱君也趙大全記進士題名病舊典放逸其得

於所聞而有誤與然曰觀物先生則張行成也

行成偉儒多所著述惜其與兼山集俱無傳於

世也不又景仰之遺恨與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中秋洪野陳叔美識

蜀三賢畫像贊

張俞

益州中興寺有墨池院院有前漢楊子雲莊君平

李仲元三賢畫像因各贊之來者觀像讀贊則知

三賢之道至焉

楊子雲

子雲潛真與聖合神龍隱其德鳳耀其文譔漢著
玄統貫天人道德之首譚稱絕倫

莊君平

淵淵蜀莊至人之貌心通著龜言必慈孝推道衍
德窮神入妙子雲之師孰洞其照

李仲元

仲元何如貌人心天出方其隱默愈於言道兼夷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七

惠質妙雲淵屈仲猶龍物無累焉

浮屠頌

叙

唐閻丘均

法定寺浮屠者先德僧琮始起立周一甲子今而

圯傾宰君太原王公諱瓌鑒操清能善營福道每

聽臨必親惜乎時墜勉督清衆速於扶持主僧釋

處眞實膺堪任及派流經久致法加心柱上出與

金輪相依累虧則全新巧便闕岷城此製驚壯多

有攷量茲模曾不得匹焉處眞聰英上士談方等

章句辨才見稱大勲可嗟夫頌之而已

敘文
闕誤

靈哉浮屠岌嶮凌躡十一其級千楹萬拱形比孤
峭勢如飛動赤霞晨開金光晝擁清哀縣樂音響
百種暫昇情周欵高神恐眞分中悶燈花長奉

溫江縣二瑞頌序

楊天惠

溫江故隸成都遠王畿三千幾百里有奇蓋西南
偏邑也政和二年夏六月有嘉禾產于嚴氏之圃
凡二本是歲十二月復有甘露降于學官之柏凡
三日鄉以白縣縣以白府府遣從事卽縣覈狀皆
有實可復不誣輒具書若圖上尚書省以聞詔下

蜀藁幽勝錄

卷四

二十

其副尚書禮部藏焉於是前縣令臣宗道馳書諭
假彭山丞臣天惠曰盍頌諸臣越比關而奏頌曰
於皇御極百志惟敘曰農而農曰士而士爾安迺
宮爾寧迺畝恩詔數下仁滂德撫農飽以歌士喜
武舞協氣從之祥嘏如雨迺產嘉禾以慶農扈迺
降甘露以幸士子其慶伊何珠穗紛舉俾爾甌窶
戶有億祿其幸伊何雲液醲滑俾爾膏馥濡及嬰
孺維明明后博臨下土相彼多禾均此靈露道拜
稽首誕告奔走惠拜稽首盱衡語語敢獻裨官以

贊勝警

問道堂頌

盧瑒

生死十三火水六七氣周于九道反于一戊藏允
行已隨震出五賊既見萬事云畢得之者守忽之
者失策叅高禪用匪車室歛而施之爲兵民術
如是觀頌

不落有無何關生滅太虛本淨飛雲過月流水不
競回舟去楫寶相空相無說可說震曜無邊塵塵
透徹如是如是更何差別居士強名丈室摩詰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圭

酒箴

楊雄

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
譬之於物曰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
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
旦廋礙爲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
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榮公家繇是
言之酒何過乎

車上綱及覺丁浪及井以也輜擊也也鵠夷常盛酒

提也擲也滑稽音骨稽旋轉縱舍無窮

涼州箴

楊雄

黑水西河橫屬崑崙服指闔闔畫為雍垠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強胡并連屬國一護彼都

漢胡朝請巴郡太守樊府君碑

君諱敏字叔達肇祖宓戲遺苗后稷為堯種樹舍潛從岐天碩宣甫乃萌昌發周室衰微雲伯匡弼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主

晉為韓魏魯分為揚充曜封邑厥土河東樹漢之陰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續其緒華南西疆濱近聖禹飲汶茹汭總角好學治春秋穀氏經貫究道度無文不睹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題罰傑立忠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鄉黨見歸察孝除即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布化三載遭離母憂五五斷仁大將軍辟光之和末京師擾攘雄狐綏綏冠履同囊封袂長驅卑走枕北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朝聘十辟外臺常為治中諸部從事舉直錯枉

譚思舊職彈兇糾貪務鉏民穢患苦改俗喜怒作律案罪殺人不顧猖獗告子屬孫敢若此者不入

墓門州里僉然號曰吏師季世不祥米巫殂虐續乘青羌姦狡並起囁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滓恥復辟司徒道辭不往牧伯劇公二世歛重表擢巴郡後漢中秋老乞身以助義都尉養疾閭里又辟奮義校尉君仕不為人祿不為己桓桓大度禮蹈其首當窮台齡松喬協軌八十有四歲在叶洽紀驗期臻奄留藏形凡百咸痛士女涕泠臣子哀術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主

刊石勒銘其辭曰

於戲樊攷經德炳明勞謙損益耽古儉清立朝正色能無撓順威恩御下持滿慮盈所歷見慕遺歌景形書載俊乂股肱幹禎有物有則模楷後生宜崇鼎鉉再建皇靈出經阪險鬼方不庭所戢節足輕寵賤榮故叙天選而相陪臣晏嬰仰殿留侯距齊非辭福也乃辟禍兮亂曰渾元留像岱瀆治匠考金精火佐寔生賢兮豈欲救民德彌大兮遭遇陽九百六會兮當舉遐季今遂逝兮嗚呼哀哉

神裕兮

建安十年二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鑄書

諸葛故壘立碣文

犍爲椽李興

天子命我于漢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
光登隆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
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
雲雷升而潛鱗驟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
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於由莊異徐生之摘寶識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五

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
知己之主則有佐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九鼎跨
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
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
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惟子八陣不在孫吳木
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斃
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跡孰若吾儕良籌妙
畫藏文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
又玷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

邇許由負屨岫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

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

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此惟宅知仁所處能無

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

子之動移風來世咏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異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五

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

唐王勃

若夫玉繩高曜分寶曆於皇階金榜洞開遵嬪暉
於帝幄雖復蒼梧北望湘山盈舜后之歌綠荇西
浮江漢積文妃之頌未有激揚煩蔭栖妙果於香
城揮發蓋纏樹冥基於淨域則紫房丹室猶存燬
宅之間朱綬瑤筐未出塵籠之際我國家鳳翔元
氣駕黃幄而層飛龍躍太虛絕蒼根而上俵文皇
帝以八才御曆光昇代野之榮文德后以十亂乘
時恭贊塗山之業握仁王之寶鏡日月重光驅梵

帝之金輪雷霆靜祲淫氛甘露膏承渥而霄流般
若靈音雜祥風而曉引吸臺層閣俄交震旦之墟
月面星毫坐照毗邪之國善寂寺者蓋舊寺之餘
趾梁武帝之所建也爾其碧雞僊宇分絕勝於金
堤石兔遙源控長江於玉峽封畿四會龍祠含衛
之壇里閤三分鹿野徑行之地泊蒼鵝上擊銅馬
交馳祗園興版蕩之悲沙界積淪胥之痛火炎崑
岳高臺與鴈塔俱平水浸天街曲岸與猴池共盡
山川隱嶙空傳鶯嶺之基灌莽蕭條非復鸞林之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三

樹武德伊始君子道亨正皇極而撫宸中登太階
而平天下函關雲物更逢真聖之期井絡星辰重
集會昌之運雖開基撥亂獄訟知歸而繼絕興亡
經綸未暇先皇帝統業貞觀御宸奉文物於三天
布聲明於十地參羅上下克縉箴於襟懷八部神
祇薦圖書於掌握皇寶降地花昇含生無昏墊之
虞法衆有來蘇之望俄而後庭遭痛椒房移十六
宮震恐三靈愕眙馳瑤展幣有聲於群宗碧樹玄
針無徵於衆術帝廼降監迴慮屏壁與球追勝迹

於靈關事良緣於福地爰紆聖綍重啓禪宮峙璇
剎於將傾鎮銀繩於已絕絲綸旣洽棟宇行周坤
德用寧陰儀載朗於是林衡授矩周官銓揆日之
工梓匠揮斤荆客練成風之巧重楹蓋拱坐出天
霄復樹文閣俛臨霓宇顯慶中縣令蕭君道弘理
鉤繩於日用憑藻績於天成僊官之妙匠可尋盧
舍之神模不墜瑯落鶴耆叟珠網於星津繡栴蚪
仲吐璿璫於月徑綠房丹鎖綵綴晴霞紫閣青疏
光含薄霧春風瓊樹香飄席上之蘭秋水銀塘影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三

數軒中之芰晨光轉卉翻寶字之龍花溽露低枝
蕩真文於貝葉天童潤色黃珉碧玉之壇海聖彌
綸師子龍王之會建靈幢於厚夜琢飾年深懸法
鼓於迷津規模歲遠時又於佛堂東壁畫二聖僧
丹青未畢大啓神光鄰玉塵之崇輝發金龕之寶
相朱軒夕朗似遊明月之宮紺宇晨融若對流霞
之闕由是岷英蜀秀攀講序以雲趨帶鶯裙鸞仰
齊庭而霧合貪機大阻淨施旁流綺羅分解珮之
因軒蓋得捐金之所靈妃翳日怡翠幄於香筵僊

客停雲落霓裳於寶地自非冲姿密契景應潛周
豈能照義祉於氤氲動玄機於肝蠻者也爰有上
座弘一節竝沉研性符隱括仁崇凝妙律於神珠
肅靈椒於寶印太昊奉楫截苦海而橫流風伯扶
輪歷耶山而効駕騰燭龍於慧炬俯鏡重昏奏鳴
鳳於天歌下清猗籟摩珍在握遙臨七寶之宮正
覺爲心俯闢三乘之路湛衢罇於忍地品藻雞園
推水砥於言河扶持象化縣令宇文某河南人也
帝隋尚書之元孫皇唐侍中之令子爾其虹旗萬

蜀藻幽勝錄

卷四

无

里御六氣而鵬翮霜戟千群擁三川而鶚視帝葉
呈枝之重對越乾坤金滕石匱之功光華宇宙公
上流挺慶中和毓祉見鍾鼎於南隣奉軒宸於北
闕雲姿月步下瑤澤而追風雪羽霞臨歷珠田而
矯霧芳蘭公子卽以地業高人幽桂王孫卽以琴
罇待物敘微猷於禮樂則俎豆縱橫談賞契於林
泉則煙霞咫尺自裁聲百里揆化雙川收武城之
故事擇中牟之令典仁風易律候丹翟於春祠惠
化難經佇青鸞於曉墅山巨源之遠量霸傲行藏

訓太傅之高風從容語默縣丞王敬本簪舊族孝
友名家白虹絨抵鵲之光紫電蓄衝牛之氣七年
高秀拂曾漢以非遙六月雄圖擊長波而未遠鄉
望等少承榮緒中區勝族門稱東別之標地接西
隅之響嚴東平之履道盛德家傳秦子整之談天
風流代襲咸以爲妙圖直諦事出於無名翠琰玄
碑道凝於不朽會州北跨猶疏駉驥之銘文石東
區尚勒元龜之頌况乎玉衣流慶事屬於僊幃金
屋延祥福纏於梵宇爰求勝筆載記芳謠下官弱

蜀藻幽勝錄

卷四

无

植少徒薄游多暇薜蘿人事空餘江海之心筆札
神交尚有淵雲之氣相如謝病訪詩酒於臨邛丘
也棲遲聽絃歌於單父群公以道之存矣思傳紀
德之書下官以文在茲乎願展當仁之筆其詞曰
蜀江東漸岷山西積月峽星橋勝金孕碧肝蠻靈
兆丘墟梵迹鴈塔摧基鹿苑遺跡蕭蕭黃運英英
文母配乾垂慶儀坤握矩寵照香城仁沾淨土爰
光大壯聿求多祚青牛福地白鶴祥林重局霧敞
復殿雲深龕雕翠玉糾樹黃金龜鏡夕照鳳鐸晨

吟蕙樓彌望花臺出沒棟列長虹窓栖明月果脣
周映蓮眸間發雨霽猴池煙生龍窟肅穆禪衆優
游令宰方駕天衢連舟性海驚岳增飾雞林潤彩
藻繪相尋丹青盡在我今懷矣窮路何之承風詠
德展義陳詞百年心事千載風期東西南北栖遑
幾時

梓州郪縣梵率寺浮圖碑

唐王勃

若夫僊樓白玉窈窕崑閬之墟神闕黃金寂寞蓬
瀛之浦斯則岡巒疊嶂稽鳳冊而空存島嶼憑陵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三十

蟻龍舟而宰迨至若按皇軒於夏錄攷璿構於殷
圖周王北洛之宮秦帝南山之閣西京故事下聽
雷霆東國餘基倪臨雲雨莫不陵遷谷變共榛灌
而丘墟火絕煙沉與風雲而映替其有據坤輿之
寶位借神道之冥扶占象綿而圖基揆川原而宅
址峰臺映月還臨含衛之城鴈塔尋雲卽對嶠閣
之嶺成而不毀者將斯之謂歟梵率寺者隋開皇
之所建也爾其林泉糾合之勢山川表裏之制柚
然巖而四絕疊丹峰而萬變連溪拒壑所以控引

太虛蒸雲采雨所以盪洩元氣涪江千仞波潮將
旭日爭光都城百雉覺棟與晴霞共色信造化
之奇模盡登臨之妙境丹房霧轉抗金樞於桂出
之前紺殿星開栖玉刹於

巖花落沼近拂天

衣澗葉低陰斜籠寶座宵汀鶴警乘鼓吹而齊鳴
曉峽猿清挾霜鐘而赴節若乃巡碧磴歷玄階瑣
窓登疑綵瓊鋪洞照神姿蒲月疑臨石鏡之峰衆
馥楊烟似對香鑪之岳信可下清人境上配天都
爲勝地之先鳴執名山之右契者也爰有信弟子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三

某乙等夙祛塵網早植慈根悲梵室之未宏悼禪
宮之尤褊以爲上棟下宇河圖避風雨之災廣樹
崇臺時令著高明之宅是以菩提長者競潔靈境
之壇天帝人王爭闢僊宮之塔則知威容下麗群
生鮮悲仰之因材樸重瑀黎人有子來之地乃於
寺內建浮圖一所某年月日鄉望等兆基弘願繼
發淨因陵轍中天規模大壯高列砌架浮軒直
上千尋周迴百步占氣候景神祇叶幽贊之功揆
墨端行班倂逞絕群之思收岱宗之杞梓聚崑山

之玉石土兼五色金逾百鍊龍蟠萬拱策屏翳而
高褰鶴矯千楣冠扶搖而獨運重檐藹藹雲將反
覆於櫺軒洞宇寥寥風伯栖遑於戶牖僊娥去月
旅方鏡而忘歸寶婺辭星攀圓璫而未返玄薨黠
霽若鵬飛之戾九天丹楹聯騫如鳳翔之遽千仞
每至韶光煦野爽藹晴遙列郊墟於四野開雲氣
於千里風恬雨霽煙霧藻天地之容埜曠川明風
景挾江山之助則有瑯簾繡軸排淨域而停輪寶
騎銀鞍指珍臺而聳轡於是按岫幌抵巖局攀翠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三

複而三休步玄梁而十憩廊軒外敞淑氣長延陰
室中開鮮飈自激俯環瀛而極野積蘇非遠出雲
漢而高踐靈槎可託眞福地之殊觀香域之巨麗
者乎寺主等沉研二諦振耀三明抵蒼壁於邪山
覽玄珠於定水挹其流者曲成般若之緣承其風
者瀟發菩提之願長史河東裴某風神朗潤操履
貞勤蕭條江海之心磊砢氷霜之節下岷關而叱
馭寄切全都臨屬埜而宣條功深半刺縣令衛玄
河東望族榮高銅墨仕渥絃歌浹辰而

風化大行踰月而姦豪屏氣陶潛彭澤自得高人
王結臨邛仍延重客縣丞胡敬仁三河舊徵一
代良材提鎮鄒而願割蹕驂駟而待步江湖秩
秋至方懷縱壑之圖海浪風高未接垂天之翼鄉
望等並中和受氣孝友承家才稱江漢之靈地實
岷峨之秀或以時良人選擢迹鄉隣或以逾疑望
來僉升名郡縣竝沐康衢之化俱承比屋之封瞻
彼岸而同歸登春臺而共樂咸以垣墉遽覆猶傳
路寢之歌銀鬲俄窮尚勒靈臺之頌况乎崇基并

蜀藻幽勝錄

卷四

重

非與天地而爭工層構峨峨配山川而永固豈可
使宏規在我空存蔽月之基雄筆同時不借陵雲
之氣謹聞命矣乃作銘云

二象成紀三才定位開剖大虛導引元氣紛紛化
迹颶飈聖致行傑趣約歸同葉疑異法王西眷教
迹東遊功超道茂義冠儒流丹青旣備棟宇旋周
焚宮霞積香閣星浮緬規蓬瀛金臺迴起曠瞻崑
閬瑤房峻峙壯矣名都神居攸止大哉英服茲峰
誕紀金繩對嶺玉勝分岑松局委鬱桂幌深沉雲

龕萊^焚晦煙洞花深重纏霧結複礪泉吟蕭肅祥
衆遙遙淨境鹿埜經文龍宮拂景梵臻金石光來
石井峽曉猿清地騰鶴警岷峨舊族江漢英姿爭
開法願重峻崇基占雲接廡揆景分墀天人合應
幽顯呈期靈思孤出神模獨湧霧積千楹霞長萬
拱玉牖星羅璿璫月擁複榭龍蟠重甍鳳登戕戕
峻岳弈弈崇標瑯簾切漢寶綬陵霄深窅悶景洞
戶沅沔銀缸夕映珠鐸晨搖我辭秦隴來遊巴蜀
勝地歸星名都憇足甫逮鄉縣頻移灰燭幸從良

蜀藻幽勝錄

卷四

書

友時尋妙躅曠望原陸周流江汜桃李春風芙蓉
秋水煙霞四面關山千里他鄉寓目茲焉復幾

梓州郫縣靈瑞寺浮圖碑

唐王 勃

若夫神州括地寰中分嶽之圖巨壑浮天海上摧
三山之秀造化之所樞紐靈僊之所窟宅故得昭
焯天漢發揮雲氣牛頭山者卽廣漢之名峰也圓
裔幾乎數里直上逾乎百仞若乃巖泉鐵石之釋
風煙卉木之狀傾九圍而得雋環四時而競爽蒼
岑隱嶙旁分玉砌之階碧洞逶迤下趨疑金陵之

苑實羣聖之所託也隋開皇中王秀作牧益州來
窺勝地首旌嘉號旁疏淨域因危列戶就嶺磴之
成規跨險分榮借岡巒之迥勢工窮雕鏤妙出丹
青飛棟神行迥甍靈^{一作構}又於山頂別立浮圖
隋開皇告運重明昔出軒疏瑯^疑昧基砌煙蕪奄
興宣榭之災施及栢梁之燼鄉望等馳心妙律夙
契神居悲梵宇之摧梁痛珍臺之絕構思弘法願
重緝奇功黨且千家集爲巨萬以爲玉樓星峙稽
閭苑之全模金闕霞飛得瀛州之故事指香城而

蜀藻幽勝錄

卷四

書

聳望臨火宅而危魂參妙範於神明騁良工於宇
宙飛廉按轡定樞臬於風衝羲和頓策揆鉤繩於
日路琯簷畫拱龍迴紫漢之間複雷重藥鳳舉丹
青之外瓊扉暮敞挂明月於金鋪繡栊晨開落繁
星於玉砌每至兩江春返四埜晴初山川霽而風
景涼林甸清而雲霧絕沙汀暹暖落花與新鶯爭
飛城邑迎寒涼葉共祁^{一作鴻}競起則有都人襲
賞憑紫檻而延衿野客舒情俯丹櫺而極睇窮百
年之後樂寫千里之長懷信可以澡雪神襟清竦

視聽澄機意於紛擾置懷抱於冥寂者矣且勃旅
遊岷徼漂舉涪鄉年畧一窮時灰七變王陽西上
方驚歛轡之心王粲南征實動登樓之思我之懷
矣乃作頌曰

大塊甄質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干霄鳳峙風雪萬
邑岡巒千里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剎玄嶺圖基
丹嶠層棟崢嶸重檐穹窿有隋柰厝重嗣改照事
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除舊事切爲新如或繼者
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隣爭開淨施競植靈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三

因控險裁標循危列構巖烟接廡峰雲對雷鐸運
星衢璫懸月竇紫軒霧合丹梁雲透暮春疏節新
秋戒序煦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鴈舉
流涕寫懷魂馳意與備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
麗遠覽長圖賞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
捨乎

梓州玄武縣福會寺碑

唐王 勃

若夫閱龍圖而括運撫麟筆以傷時天地閉而賢
人隱周孔喪而微言絕豈非太階無象三辰鮮道

敘之因滄海爲陵百川有橫流之勢况乎法身長
往願糟粕以空存此迹繁流仰舟航而遂遠雖復
功催八正猶迷鶴樹之談道亞三明未覩龍宮之
籍則有妙音難遇瞻雪嶺而投軀真諦希聲仰雲
山而破骨優填企景新雕白玉之龕般若尋風而
疑化黃金之像三千寶座迥出天宮八萬珍臺遙
臨淨域非惠圖之真感孰能臻於此乎福會寺者
隋開皇中之所建也爾其峰巒地列東分井絡之
光樓雉雲橫西覩禺同之輿北彌豐邑里閭千甍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三

南控平江波湖萬里雍亭臯之絕勢尋林竺之殊
形肇開脩竹之園式揆旃檀之剎法川高闢慈宮
峻敞文璫寶綴環日月於重廊翠拱丹楹起虹蜺
於複殿眞容俯映法衆爰依梵筵交燭禪房互啓
山神獻果還樓交露之臺天女持香卽遶飛花之
閣輪輝夜滿抽紫焰於金山毫相晨臨發珠華於
玉地爰有縣令柳邊河東令族大業之年來光上
邑高人捧檄功爲銅墨之先令宰鳴琴課穆絃歌
之最眷香城而惻念披道肆而矜魂示懷延獎思

弘未教廼於寺內起重閣一所乘煙置槩揆日端
繩層榭三休琇簷四注奔星掛廡混珠網而同歸
明月窺軒雜璫璫而共貫仍抽麗筆俯刊貞琰詞
源迅委振法海之波瀾義宇宏深接裨宮之閭與
昔者陶潛彭澤罔聞仁祠之風藩岳河陽未入菩
提之域兼其美者著在我柳君乎俄而帝隋方否
三官失龍鳳之圖皇業未昌九埜被豺狼之毒雖
復食砂茹石窺劒道而迴心峰聚梟騰指銅梁而
華面自非法雲西睠潛銷火宅之氣慧日東來迴

蜀藻幽勝錄

卷四

美

廊昏衢之景則安能冥資福地顯沮魔軍波清於
振壑之隅燎息於炎崑之曲泊乎大鈞無事神器
有歸清玉戶而帝宸中轉金輪而王天下玄場佛
境與天下而惟新鶯樹雞林共風雲而改旦功旣
成矣時旣貞矣紱宸有裕倉忙胥悅都人狎至瞻
鴈塔而懽心野老相趨尋鹿園而頓顙或至誠冥
發爭知不盡之虛或道念旁流竟委忘緣之施乃
於寺內造菩提塑像一座實彭氏絕群之跡洞參
瑤銑體備丹青得埏範之奇模盡陶甄之能事功

分寶相變入冥機丹果長春青蓮不染靈儀若動
似臨王舍城中神足疑行卽坐菩提樹下銀牀地
湧寶帳猶懸珍木天成金華不落總章元年又奉
爲皇帝更造八菩薩像成於淨境別峻崇堂而力
寄於群緣功難獨舉遂令衆情馳驚空懷經始之
圖靈座端嚴未得安居之地時有弘演上人自丹
烏下日昌帝錄於明堂青鶴乘霄降僊苗於太室
軒冕將風雲交映鐘鼎與山河共遠法師宿持真
諦幼挺殊姿拔五翳於長驅登四禪於迴觀以爲

蜀藻幽勝錄

卷四

美

德因時建澄什斷踵於西都道冀人弘林遠隨肩
於南國痛迷生之詭矯悲正覺之陵夷思欬樹眞
氣於未萌著崇因於已往遍遊淨境歷騁遐方至
總章三年憇於慈刹身持寶印口出神珠心動巴
南化行蜀右法羅潛舉馴鳥性於慈林慧鏡旁開
息憊心於定水亦有情鈎五縛遙騰解脫之川想
塵六塵迴拔沉迷之域名臣長者摘玉珮於銀庭
善女靈姬落金環於寶地貪機霧滌法施泉流林
衡掄杞梓之材班匠獻鈎繩之巧千鑠電糾萬栴

霞張飛陸緣覺曾構架景瓊鉅杏煦桑紺壁而宵
分珠箔重華掩青䟽而曉亂紅葩植井彩綴河宮
丹桂承梁香交列肆天倡梵樂肅然忉利之天藻
蓋瑠璫煥若摩伽之殿豈精力之玄感而神化之
曲成乎直歲寺主等州閭盛族鶯鶯榮因昇惠圃
而功成踐魔庭而力戰排四門而獨往共極邦緣
攀十地而遐征同趨覺路縣令虞洽旌旗百代劍
履三朝匡帝座而南征擁台庭而北而星象垂祉
川岳載靈豫章七歲麒麟千里雄情負俗鬱王佐

蜀藻函勝錄

卷四

罕

之宏圖英識邁時得公門之遠氣旣而拂衣華族
入天邑而觀光列板僊臺出靈關而作宰泉魚狎
夜多單父之深恩隴翟遊春嗣中牟之善政有條
不紊施暖政於繁繩斷訟有神下高鋒於錯節因
以激揚大化潛滋比屋之封光啓令圖預積攀輪
之慕縣丞裴休家接朱欄譽流丹闕軒裳煦緒忠
孝榮門鳥鳴有伐木之歌龍文非刈蓬之具高才
列務盛德分司翰墨不足留神琴鐔申其獨往十
旬休沐奄有泉林千里邀迎乃疲風月青驪蹀躞

玉而懸雲素鶴徘徊具銜珠而犯露加以沉
石有地題橋八解之津誘勸無方叱馭三乘之路
故能使幽明仰德法俗依仁攀海祇而如歸挹衢
鐔而下瞰鄉望等龜靈高族驥子名家關錦室於
中堂分綺疏於甲第或望塔都鄙代列歌鍾業預
雲雷門藏重詔文場促席有江漢之英靈武觀連
衡得岷峨之銳氣竝能馳心彼岸臨欲海而褰裳
投足化城下悲思而反袂下官薄遊江左旅寄城
隅懷道術於百齡接風期於四海依棲梵宇欣象

蜀藻函勝錄

卷四

罕

教而亡言俯仰雄營敘真宗而罔愧敢巡此義乃
作頌云

金堤迥邑玉峽長瀾城關紛紜江山聳盤雲屯勝
邑霧啓禪壇右縈層雉左控崇巒竹園精舍檀山
香閣萬拱騰虬千栢歧鶴晚煙疎翠朝霞泛艤鼓
奏泉流鍾鳴霜落時經失道代歷交呈神宮不撓
法衆無驚金輪遽曉玉鏡施明功煦佛剎化被王
城帝圖冥運貞儀濬發貝齒含星流毫輝月鳥離
山面龍還海開寶樹形留天宮匠設爰有真人式

力窮典道功周廊廡群綠肝蠻衆福氤氲叢極列
電高棟銜雲銀龕曙撫玉座霄分璚璣有爛藻繪
多文儗彼巖邑猗歟上宰松桂連茲鸛鸞集綵祥
津有裕王公無待火宅可辭舟航斯在我之飄寓
邈矣來遊山川俯仰道義淹留承風郭外撰綴江
幽玄機勝筆天地相周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

唐王勃

粵若貞元混沌抱一氣於天門象化童蒙構三靈

靈藻幽勝錄

卷四

聖

於地戶由是金機逆順山河假成器之因玉燭浮
沉風火兆流形之葉懸大明於日月適至泉宮設
巨浸於雲雷終迷燬宅太極所以散而爲雨洪飈
所以吹而爲萬雖復卑高異列俱沉方內之遊全
集橫流共失寰中之契豈夫涅槃深視不背色以
求真般若長驅每乘空而得靜則知一名同出陰
陽爲破道之墟萬象皆空天地卽降魔之境莫見
其俯仰不知其去就至自於太虛復歸於無物其
有建言立德開業成務握大柄而推造化執洪鑑

而詰元始四門幽闢顧非相而遲迴三駕晨嚴曉
有爲而出頻豈不知羈孤之路終嬰旅泊之虞舟
楫中流未釋風濤之苦將以宅心者寂虛室所以
合符應物者神明鏡由其不掩故能商確宇宙指
塵權實演羣生而非其力存庶品而非其有千藥
開景似居蓬父之間雙闕臨空若在江湖之上其
釋迦之冲用手龍懷山者井絡之所交會岷隅之
所控帶攢峰北走吐杏嶂於玄霄巨壑南馳欽洪
濤於赤岸香城寶地左右林泉碧岫卅岭往來烟

靈藻幽勝錄

卷四

聖

霧時有法會禪師者俗姓褚氏吳郡錢唐人也金
章錫美河陰傳九命之尊玉鉉乘榮江左受三台
之貴地靈人傑自朝野而重光學府文宗冠南都
而獨秀法師紫星降彩紅雲授氣應積善於高門
契宜緣於累世果浮觴引潛圖彼岸之功聚礫延
沙卽揆爲山之業靈樞密運關仁路而長鳴慧刃
高揮斬邪關而洞照以爲真機體化毫髮莫滯其
真執數逐微乾坤不容其筭於是四禪幽觀破銅
堞而出無明三昧雄圖排鐵圍而泯非相法雲自

在吐納龍宮賢聖不仁奔馳象域將使三千塔廟
知真實之玄津萬億幡幢入虛空之秘藏安心樂
土遁影靈關以開皇元年來憇茲嶺靈墟福地已
被神功玉勝金繩未光朝命蜀王秀以文昭建國
帝子專征仗已服之尊名裂印荒之寶命彤駢僭
帝蹕萬騎於銅梁阜蓋圖王警千乘於玉宇鏡山
南望志狹彭渝錦水西浮恥朝江漢開寶沉之壁
聖肅京叔之風塵擁龜堞而託殊方憑爵堂而傲
天子威權所制勝冥數十州雄視所臨經塗五千

蜀藻幽勝錄

卷四

聖

里三英賦雪瞻秋月於梁臺八叟吹風傳朝雲於
楚館思弘正法廣召名僧振錫雲趨秉盃霧合禪
師括囊泉石韻跡煙霞攀紫桂而同塵守青蓮而
向晦衝飈蕩岳寧移忍地之靈烈火焚山不撓堅
林之色王心有悟時加優禮順風拜道封山謝失
發進財於廣內揆仙室於重幽因嶂爲壁憑崖列
戶以開皇五年始賜額爲龍懷寺地隣縣左遂均
縣上之恩山似龍盤卽建龍懷之刹爾其崇巒經
復複磴縈迴高丘洩雲長林翳日增瓊垣於下麓

揆瑤構於中巖香闕神行珍臺妙立玉蚪銜霜絕
游氣而負蒼天金鳳連薨排烈風而瞰玄圃延綠
房於累嶽上拂霞莊蔓丹闕於重磯下披泉戶陽
開陰闔變霜露於旋迴雙螭動蜺飛起雷霆於指顧
玉堂朝旦影襲長虹珠殿宵浮光含列宿禪師歿
後爰有孝恭法師智開法師弘嚮法師寶積閣梨
四上人者竝禪師之上足而法門之領袖也五明
衢路控引情宮八解源流朝宗性海其深爲寶投
白玉於嶰巖無礙居貞得玄珠於罔象住持眞界

蜀藻幽勝錄

卷四

聖

栖息妙塗俱探寂滅之源各證菩提之域雖業定
人境照已極於無方而道寄生成功遂單於有相
演中乘之奧議增上棟之宏規萬拱不騫千門有
闢俄而帝隋大法皇家小往天地閉而賢人隱雲
雷屯而巨寶衰毒龍橫霧四天沉暗逆之悲醉象
驅風三界溺崩離之酷上人慧機幽晤定識潛融
知佛日之恒明審王風之尚靜芝歌商岳揆難嶺
而同歸茅藉磻溪與猴江而共致遁俗無悶因時
待闕泊丹陵啓秩赤縣居尊迦維授手波旬革面

十千天子新朝帝釋之宮八萬仙人始向毗邪之
國一音演而荒景服三聖澄而禮樂備由是巴方
舊彥蜀城遺老仰慈門而知戶牖叩福田而喜耕
鑿雕鞍繡幃瞻驚愕而馳魂黼帶經裾指鸚林而
驚款寶瓶宵注潤浹堯句玉柄晨麾風調舜曆咸
以爲假沉其性迷生安視聽之功動亂其心窮子
夫肌膚之戀江連巫峽始絆心猿山對禺同終維
意馬貞觀年中積閣梨等廼昭遺趾發揮精舍容
成校曆列日用於天經隸首陳章筭神功於地籙

蜀漢幽勝錄

卷四

巽

迴廊窈窕自吐風颺列樹崢嶸坐含雲雨圖碣宮
之妙曾儼盧舍之真容寶珠周映銀龕備色逸多
垂足似臨兜率之天師利分身若赴維摩之境靈
仙可接藻會無施真應南微雕鐫有寄若乃巡積
咀歷森沉天花煦而高月落地籟驚而幽泉響紫
蘭花徑香侵栢葉之鑪綠草紋茵影入芳容之座
眞童鳳策卽踐金沙仙女鸞衣還窺石鏡巖莊轉
梵杳冥松桂之墟磻戶栖棹寂寞藤蘿之院法鼓
奏而寒山曠溪鍾鳴而曉壑靜頽苔翠蘚具不盡

之靈太石孔瓊漿入無生之妙饌肅肅焉遙遙焉
信調御之珠庭而列眞之甲第也爰有上座玄鑒
法師等竝六塵無我四諦非他奉乾越之微言守
楞伽之粵府法雷潛吼鼓動風煙慧日揚明照臨
丘壑青溪生定得心宅之恒靈丹洞行忘覺身城
之每化須彌不動迴鎮閭浮閣崛安居下觀忉利
開四生之廣路叙六趣之彝倫足以尊楊眞績恭
宣來命者矣縣令柳公諱明獻字太初河東人也
太玄降氣中黃授彩襲周宣之榮基吐河汾之靈

蜀漢幽勝錄

卷四

巽

液四科高第振風翮於三冬萬室崇班跼雲駘於
百里旣而政成黎頌道洽詎假無上之幽筌毗
不言之景化玄歌在韻將寶偈而齊歸銅墨成章
與梵天而共貫瓊波湛淡沃蕩雲霓珠灌簫條蔽
虧煙雨貞機罕應良談放好事之遊朗調多奇高
賞盡名山之曲下走東臯事夫南州塗窮歎孔席
之栖遑笑楊岐之浩蕩薄遊茲邑喜見高人三接
而定琴鐃七縱而擒風月林宗有道相期清濁之
間平叔能言見許天人之際從容宴語契闊留懷

欣性情之同真感形骸之共遣雖禪都妙域已挂
於忘言而義塾文場竊申於知已敢作頌曰

妙象無倪神功有涉湛淡名器崩騰事業慧路翹
車禪河艤櫂控引群品輪迴度劫縱橫宇宙友覆
山川言因境立道寄形詮爰稽福地式揆珍田卅
溪滂日碧洞栖煙閣都玉檻須彌石室榛灌溟濛
風雲蕭瑟眸容迺眷禪徒有謚葉磴三休花巘四
密崇巒架殿疊嶂營樓千栢鳳起萬拱鸞浮星閣
紺髮月湛青眸神宮不夜邃宇長秋戶臨重嶂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哭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哭

分絕嶺半迥香浮中天梵警鶴林聖迹龍泉佛影
鳥思山空後悲峽靜森森巨栢落落長松月出東
岫霞生北峯山人自狎野老相逢白雲屢斷青溪
幾重彭澤之令臨邛之客比得山藪重規泉石法
宇成言慈門致役糠粃吏隱薜蘿心跡吾生擾擾
與道皇皇殷勤頌詠惆悵津梁投功翠碣助化玄
場百年之後苔蘚蒼蒼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銘

唐范傳正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遺真斯爲逸人晉有七
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
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臥必酒
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
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
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派同此
路舊墳卑庠風雨侵新宅塋塋松栢林故鄉萬里
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與琢石爲二碑一藏
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哭

白之才氣豪宕窮死固可傷然相其逸情神龍
夭矯不可鞅鞅卽無力士讒亦必以醉遺去金
閨矣蓋才飛揚而不深沉原非名礪堅定用世
之器故耳獨使其魂栖青山孫息儼於傭奴若
若敖氏之餒鬼可爲千古詞人之慨然讀其詩
尚飄飄如生也或造物者忌雕鏤造化乎得亦
奢矣

又

白生於西陲所謂金陵者近西涼金城耳非秣

陵也故記云後移咸秦今秦州有李白井後始
遷章明耳楊用脩以白又稱金陵與唐非宗若
以金陵爲江左者白出身何曾先自江南乎以
後遊秣陵遂誤蓋前金城郡原籍徒起惑耳立
揭之

君雨

廣祐英惠王父子碑銘

天一瀆靈多原于西岷山道江禹績可稽民生之
初惟水利賴夫既利之胡忍貽害運有推遷事有
因革保制安危神實任責於穆英惠藩屏坤維於

蜀葉幽勝錄

卷四

辛

赫仁祐駿烈四馳自秦徂漢撰以千計維王父子
蜀境是庇江源自蜀王鑿其阻蜀溉餘波厥施乃
溥江趨而東勢通蜀山春夏暴漲橫潰是閑既遏
其衝又決其支以漫以灌惟堰是資昔王受命司
我芻牧爲茲惠利以阜我蜀今我蜀民作堰歲勞
殫智疲力以扞江濤僉憲有謀將息斯患王實誘
之肯遺以艱吏顯于王碩授指教王繇之詞繼導
之按詢謀允孚百役以興厥志無二惟土之憑象
鼻之漲茫無津涯涌爲淺瀨有礫有沙匠陟彼巘

言鑿六聖山夜發洪穴不待穿匠取彼石既磊既
砢撓雅運斤惟右惟左蜀山不雲蜀日旦出涉冬
屆春民就愛日彼捷彼菑昔水今石其崇言言永
固爾庶民聽鑿鼓追思往年富民醵錢耕者廢田
今茲未逸孰究我圖顯允二神作我蜀邪聖神在
御懷未百神封章來上亟命詞臣錫以徽稱華以
畫命以旌王功以致朕敬渙號于庭揭虔于祠朕
命不褻神惟顯思登瀛有臣復請誅賜俞音自天
寵命苻至嗟彼羸民百郡列署惟茲蜀守勲烈昭
著異超殊歸惟德與力王初庇民願盡乃職豈謂
異世猶濯厥靈俾王初志炳乎丹青王不恃力務
德是勤有偉斯績益光前聞詞臣作歌守吏耿刻
江流云云昭彼無極

蜀葉幽勝錄

卷四

壬

蜀山詩紀論

宋羅泌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
生離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動地之不可極
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
後百鐫啓而天地閉矣予讀徬樵蜀紀而感夫蜀

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爲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爲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爲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昧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燒之矛劉恠誕之牛以誘其衆而後發斜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資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故不可謂

蜀漢幽勝錄

卷四

至

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他國而綴靈府一戎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旣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挾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常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覆十萬餘衆於大漠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爲虛

可謂強矣然其羨畜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梁鳳巴獍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羌而釁吐番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材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甚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

蜀漢幽勝錄

卷四

至

異於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也况已之田舍已而它人之田未及芸耶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聚兵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胡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胡方之生而弃上谷遼陽之熟以予敵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旣覆於前矣而隋之

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王門置伊吾且未而關右蕭然始恃盛強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常言之溟江渤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予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於西陲決溺水於北滅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五

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伯君其盡制歟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甸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知猛法盛之錄墨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

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食而不已邪慮亂者穿其願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邇追又曷嘗勞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五

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爲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爲國而以貪求速敗豈禹爲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爲之寒心哉

諸葛武侯廟古柏文

唐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

傍枝駢稍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
冥橫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
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色天風蒼
蒼泠泠曾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
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爲禎斯廟斯
柏實播芳馨

錄二叟語

何耕

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設土牛而礫之謂之班春所
從來舊矣其說蓋微見於呂令而詳於續漢禮儀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五

志大抵先王謹農事之遺意也成都大都會自尹
而下茗漕二使者之治所在焉將春前一日有司
具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所謂芒兒土
牛以獻于二使者最後詣尹府遂安于班春之所
黎明尹率掾屬相與祠勾芒環牛而鞭之三匝退
而縱民礫牛民謹譁攫攘盡土乃已俗謂其土歸
置之耕蠶之器之上則蠶孽而稼美故爭得之雖
一丸不忍弃歲率以爲常紹興丙子余往觀焉見
二叟立牛側一叟撫牛而歎曰是孰象似汝孰丹

堊汝孰引群吏俎豆而羅拜汝方旗旄金鼓俳優
侏儒百伎之戲雜然而前陳以導汝至此而空一
府之人以觀汝也不亦榮而甚可樂歟俄而挺者
競進擊者交下而汝始碎首折骨矣譟者奪者負
者趨者而汝始蕩爲游塵散爲飄風矣嗚呼悲哉
今夫富貴之家高明之門倚勢而怙寵役物以自
奉噓吸生風雲叱咤爲雷霆偃然自以爲莫已若
也有不似茲牛之始至者乎及其權移而運去大
者墮身赤族小者觸刑抵罪雖三尺孺子莫不聞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五

而哀之有不似茲牛之旣礫者乎吾悲夫禍福之
無常而慶弔之相躡於倏仰之間也吾又悲夫造
物者之戲人胡爲而至斯極也吾是以歎一叟局
局然咲曰子何言之陋耶是安從生自土而爲泥
自泥而爲牛土不知其爲牛也自牛而遭礫礫而
復爲土土不知其非牛也彼旣不知其爲牛矣則
雖象似之丹堊之俎豆而羅拜之與夫旗旄金鼓
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而致之空一府而觀之彼
且何榮而何喜乎哉彼旣不知其非牛矣則雖擊

之碎之敗之有之彼且何懼而何戚乎哉牛固無所喜愠而世之人方且認外物以爲已有其未得也挾術用數以致其必來而其既去則猶殫智極力以幸其少留也可不爲之大哀乎其有愧於茲牛多矣而造物者初何與焉莊子曰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子無庸歎嘗試以是觀之余竦然異其言迫而問之若何爲者也二叟皆不告而去余歸而錄之蜀固多隱君子哉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五

予紀信文

唐盧藏用

維年月日某官名恭弔漢忠臣將軍紀信公曰皇綱圯兮帝經頽王風悲兮霸道衰天運促兮周以復秦德弃兮漢葉開何項王之顛隤作驅除於雲雷豈淵海之飛盪資拔山之偉才於是左契歸楚群雄奉職皇矣漢祖獨負其直矧榮陽之圍城兮旣孤而逼偉將軍之天誘兮矯奪其識彼見危而授命兮亦各有時考振古以爲觀兮罔恢帝基感將軍之憤兮壯大義之在茲仰前脩以砥節頌車

迴而馬遲嗚呼身旣焚兮業旣昌楚歌絕兮漢道光君不旌兮史不揚功不錄兮歿不傷奄孤墳以載葵抑千祀而爲荒皇周敷訓兮澤及枯齒伊子寡德兮忝宰茲地奉宣嘉猷兮懼尸厥位思將軍兮允忠且義託神交於萬古兮實獲心志乃斲石於他山兮式幽墳以昭賁詞曰攝提貞歲兮奉揚仁風跋涉草莽兮祠弔紀公善彼勇兮殺身爲忠九原不作兮予將焉同金石刻名兮千萬歲魂魄光烈兮爲鬼雄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五

白雲先生張少愚誄

宋蒲芝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祕書郎辭官歸隱居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六召不應性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而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云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氤氲徒往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

營未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
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
泉有峰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
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
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
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冰隔抒詞哽
噎揮涕汎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
哀哉

樂善郭先生誄

楊天惠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卒

嗚呼先生肫肫於食貧而安矻矻於爲善而樂若
猶可及然至其所以用貧以裕子而親以施於人
而我背無憾焉是不可及已弱無固壯無專老無
在死無餘此元次山所以哀紫芝者顧某於先生
亦云嗚呼先生其果可以戒塗之淫佞也夫其真
可以配古之卓行也夫

房季文誄

楊天惠

季文房氏名彪曾祖諱某父諱某偕以邁德爲
成都聞家自予假館於其家園季文從予學文

最開敏有精識然不樂效書生作應用之詞尤
羞與鄉校少年伍予曰子親之髮垂領矣日望
子速化叵若何季文歷然起爲一再試學官皆
異等後三年訪予於郫文益工行益峻潔又二
年從予府城之客舍則勝言脩脩逼人予曰子
何自得此季文曰彪比師耆而友譙之二子皆
大士也請介以交於先生予曰固願之然恐難
致耳季文曰彪能致之居有間二子不來予問
故於原父曰前一日季文死矣某拊髀嗙失涕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卒

實某年月日也於是其母若兄將以是歲月日
葬之某鄉某里而乞銘於予予弗忍銘也故誄
之以遺之季文妻某幾歲誄曰

予頃疑仲尼聖之盛也頗遺恥於少賤既老而後
集成六經惟子雲賢之尤也仍竊悔於少作孟晚
而後卑經顧願子迺交臂於壯齒而童烏驟談玄
於稚齡斯已奇矣然造物者胡不旣其實而司命
者忍復隕其英吁嗟季文子予無以唁若矣請問
諸泮泮之庭

寧寬

張商興

熙寧元年六月壬戌有星隕於張氏之宅是夕也予兄殿中侍御史次功卒明年三月乙酉葬于雙流縣之甘泉鄉從父瑩禮也兄敏悟出於天稟十歲通五經善綴文是時祿寺府君自三江之新穿徙居于江原之金馬村鄉先生號爲碩儒次功就學歲餘曰才有餘而道不足不可以爲吾學府君異之以一壥土購書千餘卷資其讀次功閉戶刻苦力學或半歲不識肉味年

蜀藻幽勝錄

卷四

三

十八鄉書送至禮部後五年爲解頭遂釋褐調南平決曹掾非其志也乃嘆曰大丈夫進無竹素之功退無千古之名何以出人益發憤而大窮古人之道宵中所蘊灑淪滂渤而不能自禁於是溢爲文彩頃刻千字感槩以吐其憤浩蕩以快其思曠達以疎其情清苦以飲其氣至於時之理亂民之利病曉然洞見其本末而計謀識慮常在人意之表前章十餘上諸公聞其名以賢良方正科薦者五

薦者數十人自南平更興秭歸獄遷襄州穀城

縣令改東觀郎監閬州稅遷秘書丞太常博士今上卽位遷田曹員外郎以近臣薦其鯁正有先識之明擢爲殿中侍御史正色言事不顧時忌方將大出所有以澤當世不幸以憂去職感疾而卒嗚呼次功之名暴於天下之耳目播於多士之詠歌記錄其章疏議論歲於秘府其文章流落溢於好事者之中箱其始終大槩具於予之行狀今其葬也內不瘞志而外不揭表次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奎

功之名亦可以萬世矣故爲辭以寧其魂辭曰遵邑門以西出兮蒨莽乎甘泉之野覽九壤而爲室兮問密乎黜無晝夜慨俊邁之永息兮逐霜筌而奄謝遺紛垢以探元兮杳未窮夫上下歛清氣以歸歲兮貴轎車而曉駕感前流之噫咽兮抱遺恨而東瀉鴻靈湏其罔物兮通有無以更化恍人世之飄游兮飢悲咤之自暇砥才丹以反戕兮寧智孤以卻射甘大患而役形兮高不覩夫太華修途邈其無隕兮驥足億而莫跨大空蕩其亡隈兮

鴻羽摧而已下既明哲之是畢兮胡壽年之弗假
盡涼宗之薄祐兮時百罹以予嫁蠹五內以寸裂
兮涕浪浪而橫灑涕與血盡兮可柰之何伊人往
矣兮遺我實多犖犖伊人兮其儀峨峨冠姬服孔
兮嘯雄暗軻安貧力學兮一志無他晨炊不紹兮
恬事絃歌鸞鶴翥兮匪駕匪躬矚馳矚眎兮帶
暎莫佳弗蹉剗創謫詭兮攸相謬訛栖停浩氣兮
對鼎太和舍樓躋衡兮去潢泳河鏗韶嘒鄭兮指
衡刊莪雄文煥爛兮乾象森羅武庫抽鐏兮霜寒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奎

萬戈突爲層崖兮漲爲巨波呼號湯海兮猝蛟戰
鼉堂堂勁氣兮不撓不阿孤篁挺節兮危松濯柯
佛肩孤貌兮毅然詆訶豪焰淳淳兮青穹上摩妙
齡升冠兮俯陟賢科扼居下僚兮珠潛于羸咄誚
彼已兮胡食其禾捐生取義兮感歎汨羅忠憤自
許兮沽求則那皂封瀝血兮志念時疴議論端確
兮不磷于磨如廣指兮如乘診瘥名擅海內兮
價重鑾坡晃劉大對兮勇過廉頗安能俛首兮塵
壒嬰娑熙寧之主兮軒道虞德寤寐正人兮心虛

席側濯濯群公兮推挽先識僉允諾兮超寘言
職霜簡稜稜兮冠髯鬚言行俱危兮不計不悞
網情高造兮曩謂司直高步穹右兮烈無難色扶
開肺腑兮樞出丹臆寧同江章兮漩止濤逼渾首
可殊兮語不可默一軀胡恤兮誓於報國囊裝靡
釋兮日俟南陲帟嘯於山兮狙匿於棘皂鵬受雲
兮鶚鶴攬翼旦聯寶珂兮伏覲宸極一言感悟兮
天秉太息隆棟鉅礎兮行睨厥力謂可近侍兮獻
替失得澹澹素畜兮臯夔益稷匪徒藻翰兮綴繪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奎

紘織方圓設施兮太噦悃悃如丹伏蒲兮如藩批
敕噓吸淳風兮薰沐動植挹清沆汙兮柱強棟踣
布序萬朶兮嚶南舍北昂暈潛白兮衝妖喪黑懼
怛勅膚兮扱衽匍匐沒煙爲疆兮朱耶就纏志遼
器邈兮皎皎不惑車輦輶推兮蘭燐香熄笑言在
耳兮音容或或于庭于牆兮誕漫莫測嗚呼哀哉
母垂白兮子勝棠死者佚兮生者勝慘聚首兮號
素堂哀聲苦兮白晝黃魯而存兮智而亡天乎何
辜兮遘此不祥感神祇之不爰兮畏山岳之摧岡

駟黃螭以公舉兮想予懷乎彼蒼蒼秘其冥造兮
愍予心之搶攘假宵夢以諄諭兮漏靈機之渺茫
呀九閻以洞闢兮進予趾乎玉廂曰地行之泯情
兮徒紘紘其吾殃三才剖而殊體兮吾獨宰乎陰
陽蒸和融潤兮噴燠呵涼六氣欲叶兮三辰欲光
元精遺以墮世兮訖吾溺而還相豈而世之實才
兮吾固亦珍乎峻良忽形開以寤興兮諒神理之
不荒唐詰施於善惡兮奚顏短而跼長嗚呼哀哉
維昔吾考兮志操逸群顛沛於善兮草家以文質

蜀漢幽勝錄

卷四

矣

衣而餽賓客兮市田而購典墳門惟蓬茅而賢轍
常滿兮廩乏甌石而義聲四聞肆吾兄之肯構兮
爲時卿雲肇芳桂以飄纓兮釋南畝之耕耘嗟人
事之反覆兮何變故之糾紛天澤方連于星驛兮
薤聲已咽于卿粉悲予才之短耗疎促兮其曷以
就先志而嗣清芬念獲終於正命兮予又烏能効
宋玉之招魂嗚呼哀哉世衰俗薄兮仁義不施機
巧競驚兮化爲澆漓已乎長往兮蛻去如遺歸如
返寂兮又奚其悲哉收精爽兮隱于大儀婉元朴

以長存兮繼陵谷之改移勿降而爲賢人哲士兮
憂患生乎有知勿瑞而爲騶虞鸞鷟兮嗥豺狼而
噪鸛鳴勿秀而爲紫芝朱草兮山草占春以離離
勿堅而爲黃金白璧兮統指耀鋼而矜功矜奇鳴
呼噫戲兮萬古有畸不知其人兮視此京辭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蘇轍

嗚呼元豐末命震動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
來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姪在位
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

蜀漢幽勝錄

卷四

矣

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
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過近洛師授之宛丘實
將用之公之來心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
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勢如
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
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入鉏
耜去太甚復去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
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
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卧不時起明日

當齋公計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
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穉公之初來民執事予
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
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
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
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文有典刑

代趙端明祭范蜀公文

馮山

大賢於人景星鳳凰不出則已出則爲王者之嘉

蜀藻幽勝錄

卷四

突

祥有目者爭先覩之爲快及其不復見也識與不
識共惜乎人之云亡方公妙齡起于華陽風流文
彩相如子昂及爲從官而慷慨論議楊雄李固不
足以比方使中州之豪傑視蜀青衿之子而不敢
詒慢者由公爲之主張白首玉堂而不自知聊卒
歲而徜徉先請老者七十遂濯纓於滄浪踵越相
之遺風輕二疎以糝糠方元祐之訪落登耆明而
贊襄凡天下之大老雜還至于廟堂詔書旁午而
不起乃引禮以抗章完始終而無虧孤高岌如太

行衮繡在前而弗之顧獨友乎仲元與蜀輩嗚呼
未老而歸二十年流輦零落者殆盡而公方傲睨
乎林泉忽新樂之方上梁木壞於璧田乾坤倏其
安往騎箕尾而上天其不發爲卿雲甘露以輝潤
乎萬物則將結爲精金美玉而發見於山川悲夫
自昔登門屬居某後束書從師公則謗謔義兼姻
婭子舍維友宦遊窮年去德滋久謂言于公當享
上壽杖履從公志或可就云何一別遂不我有我
欲哭之天高地厚人亡師表國失耆舊江漢竭靈
岷峨隕秀千里致奠豆肴卮酒言出涕隨公其聞
否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充

史母程氏傳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不忍言也
夫朱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
一聚以刀悉刺之廼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
禩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禩孫
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
使嘗祖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

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蓋可悲
者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
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氏號名族其出
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
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
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隣嫗謀曰輸
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
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
誠不恨嫗見身死爲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七

史兵果執母謝以實亡金遂遇害異日嫗語于隣
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寔以歸
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
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兒遂東南來占籍湖
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淞東兵馬鈐轄生子主文
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孫儒術
通史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絲嘉熙至于今且四
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餘
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

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
也已

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
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
難之况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
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
諸

歲華紀麗譜

元費著

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

蜀漢幽勝錄

卷四

七

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
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
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裘
絺服扶老携幼闐道喜游或以坐具列于廣庭日
待觀者謂之邀床而謂太守爲遨頭仁宗朝以益
州重地嘗謀帥命宋公祁宰相對曰蜀風奢侈祁
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不從卒遣之公先奉詔脩
唐書因以書局自隨自成都每宴罷盟澣閣寢門
垂簾然二椽燭燐婢夾侍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

脩唐書若神仙馬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索半

諸婢各送一枚公視之慮有厚薄之嫌訖不服

奉以歸舊俗傳誇以為談本田公况嘗為成都遨

樂詩二十一章以紀其實而薛公奎亦作何處春

游好詩十章自號薛春游目從其俗且欲以易尹

京之舊稱公知開府專以嚴人謂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

遺風也至清獻公為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掌

之盞椎酤之利有餘人樂於為役公希歲入亡慮

十萬貫有奇自新法頒行酒坊為官所鬻牙校雖

蜀漢幽勝錄 卷四 圭

得券錢不足自贍乃者議置成都市易務方游觀

時人情瞿然減常歲之半及浣花後始聞罷去乃

復朋聚游江今公使錢歲給三萬貫常廩廩慮不

足譬之巨人以狹余寢覆趾則露肩擁左則闕右

甚可笑也今盤饌比舊從省樂優之給亦復過殺

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遠人之

意而小民之鬻者莫者但營慕供藉以為養此遊

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言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

以知政矣今月元日為始而第其事

石經跋 張 續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

及者今粗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

漢書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

鑑所書為五十三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

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

記六馬疑洛陽記未詳其製高一丈廣四尺

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

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

蜀漢幽勝錄 卷四 圭

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據依矣

後周伐齊毀碑以為砲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

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

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

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

邕自書冊於碑不言為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為隸

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之篆隸三體書法以相

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

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

無能知者其承認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
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定
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
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
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
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冊於碑則
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
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
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策者亦不獨邕也姑識

蜀漢幽勝錄

卷四

書

其未以俟博識之君子

跋中興頌磨崖碑後

劍州

費少南

昔黃太史庭堅讀元次山中興碑有二三策之句
蓋本傳所載時議三篇大率憤激不獨頌中興爲
焜耀之美也然元道州所作而顏魯公書之二公
英氣凜凜發揮詞翰具亘古奇作有志之士步趨
古人非索之辭氣筆畫間將無以景往行而嗣芳
躅舊刻磨缺失真別駕吳君旰攝州脩學校崇名
節以作士氣慨念中興之烈而惜舊碣之蕪漫重

刻聖珉俾傳無數志可見矣少南來領郡事嘉君
之志因爲書月日子後紹熙二年二月旣望朝散
郎權知隆慶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借紫費少南謹
跋

跋東坡先生書

王履道

初寮

世學公書者衆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
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
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歛熠
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
蜀漢幽勝錄

卷四

書

者所未到也

題東坡字後

黃庭堅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每乞書者正色詰
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見過案
上紙不擇精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觴
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
如風雨雖譁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
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跋東坡墨迹

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李海至
意忘工拙字特瘦勁廼似柳誠懸中歲
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於筆
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
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

跋陵陽先生詩草

陸游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藉先生
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

蜀藻幽勝錄

卷四

美

此可以爲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旣以予人久
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廼止則
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大歎庵詩一章徐師川作
而先生手錄之亦足見其無昔人爭名之病矣故
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

跋關著作行記

著作關公出使硤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慄莫
敢仰視某以孤生起罪籍萬里佐州淺聞無裨自
期且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笑間傳

事忘其位之重也公免歸之明年某以事至臥龍
山咸平寺長老惠璉言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
因屬某書其末某曰方關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
伏不出今公歸臥青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
而璉方刻其書爲不朽計嗟乎足以愧士大夫矣
乾道七年七月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主管學
事陸某謹識

跋先氏書巖

元虞集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宅

十餘閑居金陵又以文章學問爲吾道砥柱其得
于天而裕于人何其盛哉讀書巖之記序其源委
博瞻考據鄉里晚生後進益有不及聞者吾蜀百
千年故家舊族若先氏巖者多有之矣安得一一
表章於大臣元老之手乎然先氏子孫所恃以不
朽者不徒在于巖者矣

跋先氏書巖

謝端

端亦蜀人也流離江漢間幾十餘年矣某山某水
不知幾何所讀書巖之記始知先氏之有賢子孫

矣端今老矣行于四方欲求一畝之居而不可得
吾蜀多異人異書何時扁舟泝江而上從書巖嵐
光林影之下求其遺書而讀之庶幾補過以希前
脩汝礪可尚不吾却也其可感慨也夫

與巢元脩書

宋蘇軾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
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末限聞此當俟
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
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
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
簷天幸而先生兩瓢無恙四柏亦吐牙矣

黔中與人帖

黃庭堅

昨仲牖過此盛稱亞室之秀惠纖穠合度笑語不
可忘女功尤妙公濟來又言作瓠羹極道地故奉
瓠一石作瓠羹也一噓

承諭小李數問動靜想瑯琊不見問也一噓瑯琊
秀慧清歌有出藍之聲比得數新曲恨未得親教
耳鄂渚亦有二三子可與娛每至樽前未嘗不懷

清對也王環中時得近履烏否圓通道人諸出之
冠也時請見接清談否

小樂府至今未成蓋數月不作文字如并泥不食
徒費并綆耳秋月晴徹頗得淺斟低唱之樂否恨
不見小牀與嫦娥爭暉人還奉書草率八月十六
日庭堅頓首德脩都監左藏仁親

來人索索作此所謂草草較慧中之簾甚愧孫子
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倒用司農印耳

余嘗愛山谷刀筆其蒼古如商彝用鼎其壯健

蜀藻幽勝錄

卷四

堯

如陣馬風檣不獨度越當時實能陵跨往昔今
茲數帖集中所未載觀夫命辭醞籍用筆遒勁
且升菴逼真之臨風骨宛然可不謂之三絕矣
乎反覆展玩弗覺心醉神降隋珠趙璧恐不足
爲寶矣嗚呼望厥影孰若覩厥形安得帶容將
家藏真跡一寓目邪聞已化去莫知所在然其
物胡能自秘斗間紫氣試於中夜候之容可得
其珍收處也

嘉靖辛丑秋日東臯劉大謨跋

臥龍行記

黃庭堅

天水張茂先世京南昌黃庭堅魯直弟叔向嗣直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
開法席於此山遺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爲金碧新
雨晚晴同登中閣觀白鹽之崇崛想杜少陵之風
流歎大雅之不作哀回久之魯直書

龍春灘留題

馮時行

建炎戊申正月上巳日判官李造道司戶趙執權
知縣母丘元望縣尉馮當可陪郡侯謁武烈公祠

蜀漢幽勝錄

卷四

全

遂泛江而下散步此磧老杜詩云元日逢人日未
有不陰時議者謂天寶之季此詩盡之今日天宇
清明江國熙然太平之期指日可俟又獲與諸公
偕遊所謂人日也馮當可書

臥龍行記

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
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入遺傍襟花
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蘼羅絡松上如
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崑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

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
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乾道丙戌清
明前四日

侍郎閻公運使張公同遊臥龍紀行

閻蒼舒

余初自宣威幙府送季長奏事北闕入道山爲學
士後三年余始被命造朝遂玷論思之列今丐祠
得請而歸會季長護漕夔門相與道舊故握手驚
嘆蓋闊別已十年矣辱通家燕款浹辰亡倦晁後

蜀漢幽勝錄

卷四

全

游臥龍山松風肅爽雲日蔽虧千載英靈恍若來
下晚趨躍馬城赤甲白鹽峻極天半晴光返照瀆
浪帖伏慈明行酒道韞誦詩至大醉而去不圖天
涯爲樂之至於斯也淳熙九年二月癸巳唐安閻
蒼舒才元書

紀異

單夔

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而獲麟退鷁之書聖人亦
不廢然天壤之間容有此理耶邵使者揚舲東下
而有若鱗蟲之異予翌日語別江干猶復見之豈

使者新節光華江神世情出靈恠以護舟楫歟不然當與信心而不信目者評之題名後一日錢唐軍變書

臥龍行記

李 璽

眉山李季允同漢嘉王申父襄陽晏亞夫來遊時春陽驟驕風埃四起酌泉松石間意頗愜無何雷雨忽至晚登寺閣望赤甲白鹽山色如洗相與舉目甚遂留宿山房季允書此紀歲月慶元六年

五

吳興縣志

卷四

全

江月亭苗題

何 異

亥亥燈夕前一日臨川何異同叔招王鈐轄飲次日當用故事邀漕使鉅野李誠之誼同至江月亭鈐轄錄示梅谿舊題預有所請方辭以老罷強綴語言姑許記歲月云是夕五鼓形於夢二十字其辭曰月明湖上月到處有光輝既解相隨出當須照我歸覺而甚喜歸日可期既登茲亭水月相得愈切刀頭之夢故併書以遺之鈐轄名光遠字宏父是為江月主人

蜀藻幽勝集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傅振商編蜀雖僻處一隅而自漢晉以來文章為盛宋慶元中有程遇孫等成都文類明嘉靖中又有周復俊全蜀藝文志蒐羅賅備業已巨細兼登菁華畢萃振商此集採掇十一分為二十五類去取頗無條理蓋當時書帕之本後有振商自跋以秦蜀幽勝錄標題又有留滯秦川披尋舊簡秦蜀幽文幾無贖采之語蓋原刻尚有秦藻幽勝集合為一編此本佚其半耳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六卷

〔明〕楊瞿峽輯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嶺南文獻

補遺六卷》提要

補刻嶺南文獻序

瞿峽不佞承乏嶺海馳而

至則前任張軫南丈亦以

是日自楚來維舟珠寺張

丈出嶺南文獻以示余曰

嶺嶠精華盡在是矣士風

人文先後輩今昔之變一

開卷可頓收也峽舞象時

受業于先大人每舉我

朝陳文恭王文成蔡文莊數

先生之業以爲課督而賦

質頑鈍每讀輒不省卽文

莊經義講章爲舉業章程
昕夕惟誦然厭倦亦竊棄
去先人輒默惋悵謂釋子
俗鶩無足語名理旣應賢
書北上卽盡携其手抄名
公語錄以行抵潞河舟子
不戒盡沒于水越二年崂
亦濫倖隨先人試南宮又
復誦梁文康秦府制草
及丘文莊衍義補霍文敏
議大禮諸編謂釋子識之
豈稍有知覺廼始悔向時

鹵莽不能靜言辯論而受
教誨也先人謂釋子歸手
纂輯而身體認焉不然卽
手抄至今存何益而固陋
欸啓諸先輩書亦不可盡
致旣遊兩粵間凡粵中譜
牒家乘頗得寓目而二十
餘年躑躅于東西南北卒
卒無暇然素飯依江門理
學一脉姚江江門先得其
宗江門之門如及門之湛
私淑之楊皆足以衍其傳

而其發之爲相業爲氣節
事功若丘若梁若霍若黃
若海若葉盡一代偉人至
其緒餘聞鑄前後輩出立
朝居鄉多磊落殊絕亦皆
彪炳爲世宗匠粵文獻甲

寰寓哉今旣仕於其鄉日
與諸人士相切礪若復無
所纂輯以寓景行之思是
老白首竟成固陋也於是
校試暇輯文獻補遺何以
稱遺也粵之文不勝讀亦

不勝收也又何以稱補也
前刻詳於人人各有刻補
則詳於事理必其事與理
關切者纂而補之也輯旣
成共四冊以授陳生子履
桂茂凌生騰龍屬之校三

生見余曰文獻盡是乎哉
前所未刻者補之前所已
刻者復遺之是其遺更多
矣補遺實云切義理中事
情然則於前刻中翻閱稍
入焉庶幾不掛漏余遜謝

不敏旣而思之張丈博探
廣擷覃精極思遠自唐宋
近迄于茲具體精微藻績
爛燦洋洋乎粵大觀也今
補遺於數公獨詳其母廼
與張丈之意相刺謬而又

以侏儒荒陋掩粵諸名公
之業乎哉不自揣翻閱前
刻掇其事理切中者若干
首輯爲二冊命之曰摘要
以應三生之請而以授陶
生夢雷校之蓋前刻編

則陶生也故今以發之嗟
乎前刻詳今刻畧前刻多
瑋麗古文詞今刻詞多取
布帛菽粟耳而體亦多不
具峽之欸啓固陋猶一日
也雖然先人仕宦不達廻

翔二粵者二十年每省覲
過庭語必及江門諸先生
峽今得藉手以不忘曩昔
之訓而竟先志焉則是刻
之爲贅也固陋也然亦何
敢飾焉

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刑按察

司僉事奉

勅提督通省學校晉江楊瞿

峽撰



嶺南文獻序

八

文獻凡例題評

一詔誥勅批冊文赦諭璽書草檄廷策非主上

御筆渙綸則館閣輔臣宣麻代命者臚之首以

尊君父

一奏對箋疏劄議蓋臣石畫陳謨蓋有嬰鱗投鼠

以獻規璫救敝補偏而憂漆室連篇滿楮不啻

纏纏千言祈於碎裾補牘以悟乘輿卽文不簡

古然忠肝赤膽可照汗青故博採之以勵結青

蒲之舌者

一策問表頌箴銘或籌邊計國條其便宜或揚古

嶺南文獻目錄

摧今求其真是或矢音示戒以惕曖燬識力所

聞甲乙雖懸第關世道而繫人心者非直肇輓

之工也選之

一序書碑記篇說雜文此以摠情紀勒彼以志諷

寓言非學窺二酉筆殺中山者不能搦管登壇

揮灑隻字故法古者錄適勁雄奇新麗者錄機

神流動起伏潑洄汪洋博雅者亦錄

一詞賦歌行樂府詩律蓋以歌帝力理性情鼻祖

於三百篇宣僅續響於漢魏振藻於六朝步

武於開元大曆濫觴於宋元而其引商激月騷

墨權奇亦採風乎一代者不能遺珠棄璞也况
自曲江公樹幟以來而嶺海詩歌不減北地河
東矣叢谷萬花何能盡掇收之卷末亦哀家一
梨遼東一豕耳

一以上羣輯東粵名公諸集俱係重流品次文章
祿位之崇卑行踪之顯逸無論也精選而剴
之類之曰嶺南文獻編門分類臚爲三十二卷
一披閱而東粵巨觀海濱鄒魯具見矣其有見
存名公未敢採入蓋身後而論始定云

文獻補遺摘要姓氏

唐

張九齡曲江人
丞相謚文獻

宋

余靖曲江人
尚書右丞謚襄公

崔與之番禺人
右丞相謚清獻

李昉英番禺人
探花龍圖閣學士謚忠簡

國朝

孫黃南海人
翰林典籍

羅亨信東莞人
都御史

陳獻章新會人
翰林檢討謚文恭

丘濬瓊山人
大學士謚文莊

陳政番禺人
提學副使

張詡番禺人
通政參議

梁儲順德人
會元大學士謚文康

陶魯番禺人
三廣布政使

倫文叙南海人
會元狀元謚德

黃衷南海人
侍郎

領南文獻		方獻夫	南海人	大學士謚文襄
領南文獻		陳錫	南海人	
領南文獻		湛若水	增城人	三部尚書謚文簡
領南文獻		唐胃	瓊山人	提學侍郎
領南文獻		鍾曉	順德人	
領南文獻		霍韜	南海人	會元官保尚書謚文敏
領南文獻		鍾芳	瓊州人	
領南文獻		黃佐	香山	解元禮部侍郎謚文裕
領南文獻		蕭與成	潮陽人	御史端蒙父
領南文獻		劉士奇	順德人	
領南文獻		倫以訓	南海人	會元榜眼祭酒諭德文敏父
領南文獻		梁世驃	順德人	主事有譽父
領南文獻		王漸達	番禺人	
領南文獻		梁焯	南海人	光祿少卿
領南文獻		黎貫	從化人	御史叅議民表父
領南文獻		李義壯	番禺人	
領南文獻		岑萬	順德人	布政使
領南文獻		翁萬達	陽人	尚書

領南文獻		陳建	東莞人	知縣
領南文獻		鍾卿	東莞人	
領南文獻		羅虞臣	順德人	主事
領南文獻		蕭端蒙	潮陽人	
領南文獻		馬彬	雷州人	
領南文獻		毛紹齡	海陽人	
領南文獻		黎民表	從化人	
領南文獻		何維栢	南海人	禮部尚書謚端格
領南文獻		何彥	順德人	太僕卿
領南文獻		陳紹儒	南海人	
領南文獻		譚大初	南海人	
領南文獻		鄭廷鵠	瓊山人	提學副使
領南文獻		黃城	曲江人	
領南文獻		李時行	番禺人	
領南文獻		章熙	海陽人	
領南文獻		海瑞	瓊山人	御史謚忠介
領南文獻		林大欽	海陽人	
領南文獻		梁有譽	順德人	主事

林大春	提學副使	胡庭蘭	提學副使	韋憲文	提學副使	葉	提學副使	龐尚鵬	提學副使	鄭	提學副使	陳萬言	提學副使	張大猷	提學副使	岑用賓	提學副使	嶺南文獻	霍與瑕	提學副使	蒙	提學副使	方	提學副使	郭	提學副使	陳吾德	提學副使	葉夢熊	提學副使	王弘誨	提學副使	姚光泮	提學副使	李學一	提學副使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布政萬子																																				
四																																				

陳	堂	周光鎬	陳	履	袁昌祚	尹	瑾	楊起元	王學會	唐伯元	區大相	曾象乾	金	節	林承芳	林	培	趙應元	馮奕垣	尹遂祈	林	挺	馮昌曆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南海人
五																							

夏宏布衣

續南文獻

補遺卷

六

續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一目錄

事理疏議制勅附

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 崔與之

請不發土魯番阿黑麻王勅書奏

丘濬

乞免撰玉樞北斗二經序文奏

丘濬

議邊務疏

梁儲

大禮議

霍韜

續南文獻 補遺卷一 目錄

大同事宜疏

霍韜

禁訛言疏

霍韜

進聖學疏

湛若水

代巡撫通市舶疏

黃佐

通變宜民以蘇困苦疏

龐尚鵬

革募兵疏

海瑞

京營三議

陳紹儒

奏爲開讀事疏

岑用賓

再陳河道疏

陳堂

慎爵賞以遵祖制疏

王學曾

懇乞酌定以一法守疏

姚光泮

秦府請關中牧地制草

梁儲

勅各邊鎮巡等官嚴禁砍伐樹木

丘濬

勅東廠總督行事太監

丘濬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一

明晉江楊瞿峽 輯

事理疏議

人才用舍行政得失疏 崔與之

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厲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

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胷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

宋人奏疏俱大雅卽此疏亦窺一斑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二

全用

二

請不發上魯番阿黑麻王勅書奏

丘濬

臣等先奉 旨撰賜土魯番阿黑麻王勅書一道已寫完用寶訖因其使臣未辭尚未發行近蒙發下兵部會議甘肅鎮巡等官所奏哈密走回夷人傳報夷情消息等事題本內稱阿黑麻獻還城印未久又來侵奪哈密城地殺死都督阿木郎虜去忠順王陝已及所遞番文僭稱偽號其頭目所遞者尤涉狂悖臣等看得朝廷所以降勅土魯番而加以厚賞者以其悔過向善獻還哈密之金印城池也今乃如此悖逆桀驁妄自尊大所以寫完勅書并賞賜物件揆之大義斷然不可發遣况彼番文明言若還以前怠緩我每住坐地方定做及來又言四月間不着人來爾每亦有歹事又言凡有上我的文書如何寫我做王肆言張大恐嚇邀挾顯然欲以敵國自居今若遣彼還降與勅書賜以厚幣安知彼不以我爲畏彼哉豈不長其兇惡遂彼奸計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三

全用

門夷聞之謂我中國無人損威傷重其所關係
非細臣等除依多官會議事理詳審擬旨取自
皇上裁外所有原寫完勅書合無收貯不發待
年終照例燒燬未敢擅便謹具題請 旨
此疏通達國體而疏體亦簡切雅醇可以
爲式

乞免撰玉樞北斗二經序文奏

丘濬

本月十四日內臣傳 旨令臣等撰玉樞北斗
等經序文臣等未解其義不敢下筆切觀二經
所載其中有家有北斗經及卽誦此經之語是
時經未成編而預言及經經安在哉自古聖賢
經典無此例也玉樞經首述普化天尊在玉清
天與諸天帝君會言是時誰見而下來傳述之
耶北斗經云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夫天無星
處爲辰豈老子而不識北斗不是北辰耶其中
又多云道言者人便會言說道是義理之名
如何會言說此等皆不成文理決非天尊老君
所作無疑必是巫覡小人假此以惑世誘民爲
衣食之計耳一向行於市井間閭未曾上達
以故因循襲用未革 聖明在上闡明正道如
此邪妄在所禁絕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中至
正之所在若又 御製序文冠其編首行之天
下後世其爲聖治之累大矣伏覩 太宗皇帝

實錄永樂二年有道士獻道經者 太宗曰
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
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得邪人主好尚稍
不謹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從所好苟墮
其計將來流無窮之害 聖祖明斷載在信史
將以爲天下萬世法况今日 皇上踐 皇祖
之位而承其宗祀者哉竊料當時所進之書必
是老子莊列之類又不然則亦大洞度人等經
比也其言雖不合聖賢大道其千百言中豈無
一二言可取 太宗尤且斥之不用若此二經
類皆卑下之見鄙賤之辭不過幸人疾厄啓其
錢財教人醮祭因而求索此正古人所謂左道
惑衆之事幸而上聞聖朝以寬大爲治不卽誅
縱幸矣豈可又以宸章天語而表章之哉臣等
職忝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干冒 天威不
勝恐懼之至

當與諫佛骨疏並傳不朽

議邊務疏

梁儲

臣梁儲等謹 題爲邊務事近因陝西地方節
報虜寇聲息特命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帶領叅
將宋贊湛臣部下官軍三千員名從北路去都
督張洪掛印克總兵官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員
名遼東官軍三千員名從南路去都御史陳天
祥提督軍務各調度陝西將官殺賊臣等仰見
皇上深憫念關陝軍民重務荼毒故欲大彰天
討以靖地方古帝王安夏攘夷伐罪救民之心
不是過也竊惟陝西自去冬北虜入套今年由
夏徂秋不次入境寇剽各該總制鎮巡等官不
能設策防禦致今八月以來擁衆深入腹裏平
涼鳳翔地方又侵犯延綏米脂綏德等處大肆
擄剽我軍曾無剽獲之功上厯聖慮遠勞王師
固非得已但虜賊故智入套則西寇關陝過河
則東窺宣大今在套已及一年入掠不止一次
飽其所欲滿載而歸腹裏地方孳畜已空無可
復掠此後水冷草枯似難再入冬深凍堅必將

蹈冰過河爲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之患及照
陝西守臣初未嘗請兵該部原擬設主將一員
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員名限十日內起程星馳
前去調度征剿本欲救陝西目前之急已蒙

聖明俞允深合事宜今張洪受命月餘機會已
過若復統領重兵紆回數千里以至陝西冬令
已深河水已合腹裏恐無可尋之賊徒勞士馬
徒費芻糧何益於事至於赤卜刺餘寇逼近洮
岷則又逃難殘虜守臣自足當之且陝西邊徼

廣南文獻

補遺卷一

八

以是月二

之賊四肢之疾也宣大門庭之寇腹心之疾也
况近日朶顏夷人屢犯我邊與小王子結親其
奸黠未可窺測臣等私憂過慮不在陝西而在
宣大竊謂宣府及遼東官軍正宜養威蓄銳以
防意外之虞以剿門庭之寇今乃遠調西番爲
後時之舉微難成之功恐非至計倘或宣府以
東虜寇有警士馬單弱又將征調何地之兵以
應之乎伏望 聖明乾斷合無令張忠張洪俱
從宣府大同前去一面差人馳往延綏探訪

果達賊尚在陝西地方搶掠鎮巡官飛報速即
前進督同各鎮將官會兵征剿若潛伏套內勢
將過河前項軍馬且在宣大駐劄休息聽調待
其過河各官應否改命提督宣大山西或虜衆
北遁歸剿相應班師俱聽兵部議奏定奪惟復
照依兵部原擬先令張洪帶領京營官軍五百
從山西石州地方過河張忠亦先帶令奏討團
營官軍五百員名與陳天祥俱往赴延綏相機
行事其遼東弁宋贊等部下官軍俱暫在宣府
操候本處有警可以調用若陝西忽有緊急聲
息方纔催調前去庶免徒勞人馬亦不虛費供
給况陝西延寧二鎮兵馬俱素稱勇銳而大同
遊奇等兵又見在彼處得人調度足可成功何
至遠勞遼東之兵以示弱於夷狄乎臣等又思
得宣大二鎮及山西偏頭關等處節殺虜賊寇
擾地方凋殘士馬疲敝而宣府軍威屢挫失事
最多比之他鎮猶爲狼狽切近京師與密雲古
北口一帶唇齒相連尤宜保護伏願 皇上中

廣南文獻

補遺卷一

九

以是月三

敕三鎮守臣及時修飭牆塹操練軍馬禁剝削之弊以養兵力時糧賞之頒以作士氣一應防邊禦虜事宜預爲區處賊來有以待之使地方不至重貽患害以貽九重北顧之憂臣等備員輔導知而不言是爲欺君略陳所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擇

陝西四版之病宣大腹心之疾公負洞照邊事不媿鼎輔哉

大禮議

霍韜

臣謹按追尊典禮實諸漢宋故事有所不合求之記疏不敢輒謂爲然故敢忘庸陋而申其議竊伏自念草澤疎遠職非典禮官非言路大禮之柄自有司存苟冒昧僥言人不目之曰新進躁狂必曰曲學阿世不曰泥古偏拘必曰詭世沽名冒訕紛紛殆有不勝任其咎者是故不敢輕置其議又伏自念此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苟不質諸天理之極卽夫人之心安吾恐後之耻今也猶夫今之恥昔也於是不得不忘固陋而竊申其議以就正夫當世之君子議者曰 皇上宜以 孝宗爲父興獻王爲叔 武宗爲兄別擇宗親爲興獻王嗣謂皇上嗣孝宗之業也宜爲孝宗之子也興獻王不得私以皇上爲之子也皇上不得私爲興獻王之子也是之謂崇大統也割私恩也皇上於武宗昆弟也嗣之一統之業也不得而之子也武宗之於皇上也雖授之一統之業也

不得爲之父也天倫也兄終弟及之訓也故也
也揆之世俗之情槩之漢宋之敝殆亦近乎是
矣惟求之人倫天理之正有所甚不安也質之
堯舜文武之道有所甚不合也何也孝宗賓天
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孝宗在天之靈知有武
宗爲之子也孝宗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武宗
上登宗祝告詞宗廟享之亦越十有六年武宗
賓天上奉天命下順人心共戴皇上嗣承大統
皇上嗣武宗之統不得爲武宗之嗣天理人倫
之正所不得爲焉者也議者曰皇上旣不宜爲
武宗之子宜爲孝宗之嗣俾後世視之猶孝宗
有兩子也臣竊謂皇上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
宗之子乎孝宗重有兩嗣子矣武宗孰無嗣子
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旣不忍視孝宗之無嗣
獨忍視武宗之無嗣乎此於人情爲甚戾天理
爲甚拂焉者也是故必究人情天理之準然後
足與議禮矣皇上於興獻王也父子也天性也
孝宗之於皇上也伯姪也猶子也今也舍天性

之親反稱叔姪強稱伯姪謂之父子是曰宋人
故事也則於孝宗賓天之日不有武宗嗣承大
統皇上適在昭穆之列群臣執宋人之論循世
俗之見猶之可也今孝宗賓天武宗嗣統武宗
賓天皇上嗣統相隔者越一世相遠者十六年
於宋故事殊不相類乃近舍無嗣之武宗於不
嗣遠求有嗣之孝宗再爲之嗣是於世俗之論
亦自相拂戾而有所不通矣况欲皇上舍天性
之父子強謂伯姪爲父子復別求宗室爲興獻
王嗣子是舉也孝宗乃有兩嗣子武宗遂爲無
嗣興獻王亦遂無嗣矣一得而兩失存焉者也
是故必原孝宗武宗之心然後足與議禮矣古
者帝王之制也因諸人情準諸天理而止矣處
人倫非常之變立人極可常之準乃不求諸天
理之極以卽乎人心之安顧區區漢宋故事之
求淪胥世俗之陋可乎皇上御天英明粹精剛
健中正堯舜文武之資也臣之事君也不堯舜
文武之取法顧漢宋之是學可乎是故必識舜

禹有天下不與之異然後足與議禮矣議者謂堯舜禪讓爲得其常臣竊謂堯舜盡處變者也何也今天享有千金之家猶思付之其子堯舉富有天下之貴而付之舜舜舉富有天下之貴而付之禹其於父子之恩可謂厚矣宗祀之謀可謂極拙堯舜行之遂立天下人極設以今日臣子生堯舜之世躬舜禹之事有議禮之責不知舜受堯之天下將謂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鯀爲父乎禹祀舜乎不祀舜乎是故必達堯舜禹之道然後足與議禮矣議者謂堯舜官天下非家天下比也三代之謂此殆不達綱常之理者也天下外物也綱常天理也是故舜受堯之天下未聞不父瞽瞍而父堯禹受舜之天下未聞不父鯀而父舜舜不父堯未聞廢堯之祀禹不父舜未聞廢舜之祀是故堯舜禹處人倫之變不廢人紀之常所以立百世人極也有天下不與也若曰舜紹堯之統宜爲堯之子主堯之廟祀禹紹舜之統宜爲

舜之子主舜之廟祀是利天下也一家之私也非帝王之心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盡人倫之極無人欲之私而止矣人皆可爲堯舜盡人倫之極無人欲之私而止矣是故達天德然後足與議禮矣議者謂帝王舉天下授受不正名父子則祀享如之何臣竊原夫嗣繼祀享之說矣今夫享有千金之家不幸無嗣與其忍視斷絕也孰與求其人以嗣之之爲愈也與其求諸異姓也孰與求諸同族之爲愈也與其求諸疎族也孰與求諸至親之爲愈也於是舉昭穆之親授千金之業示之至親之恩也身後有所於托也取夫氣類之相承也精誠易於乎感也必強致夫父子之稱也俾情義之聯屬也祀享之有歆也古人繼嗣之心也祀享之說也一家之私也非帝王之體也何也帝王嗣帝王體貌相若也惟夫體貌之相若也是故氣類之相通也惟夫氣類之相通也是故精誠之相感也惟夫精誠之相感也是故祀享之有歆也故夫舜不父

堯得享舜之祀禹不父舜得享禹之祀凡以體貌相同也而精誠相感也帝王相嗣之統豈若是一家之私之云乎是故明於祀享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然後足與議禮矣曰誠如是也則我皇上於孝宗何稱乎對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何稱乎對曰皇兄其正也於興獻何稱乎對曰皇考其正也皇上於廟祀孝宗也宗祝之詞何稱乎對曰嗣皇帝姪其正也於廟祀武宗也宗祝之詞何稱乎對曰嗣皇帝弟其正也於廟祀興獻王也宗祝之詞何稱乎對曰皇帝孝子其正也是故憲宗大統傳之孝宗孝宗大統傳之武宗武宗大統傳之皇上一統繼承與夫無極所謂大一統也孝宗不得私授天下於皇上皇上不得私授天下於孝宗所謂大至公也武宗於皇上不失昆弟之倫皇上於興獻王不失父子之恩所謂大綱常也是故達綱常之原然後足與議禮矣曰誠如是也追尊之典知之何對曰舜有天下矣未聞尊尊豈禹有天下矣未聞尊尊歟是故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將舜禹之從乎抑文武之從乎是故立天下之極矩存乎道主天下之要道存乎德純天德之極存乎仁時而裁之存乎義變而通之存乎權茲於興獻王也將隆追崇之禮也廟祀於何所代祀於何人禮之未講焉者一也興獻既崇徽號太母宜有尊稱既正母儀於慈壽太后何以相處禮之未講焉者二也憲宗皇妃壓於嫡后武宗皇后久位中

補遺卷一

七

七

七

廟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七 大統傳之孝宗孝宗大統傳之武宗武宗大統傳之皇上一統繼承與夫無極所謂大一統也孝宗不得私授天下於皇上皇上不得私授天下於孝宗所謂大至公也武宗於皇上不失昆弟之倫皇上於興獻王不失父子之恩所謂大綱常也是故達綱常之原然後足與議禮矣曰誠如是也追尊之典知之何對曰舜有天下矣未聞尊尊豈禹有天下矣未聞尊尊歟是故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將舜禹之從乎抑文武之從乎是故立天下之極矩存乎道主天下之要道存乎德純天德之極存乎仁時而裁之存乎義變而通之存乎權茲於興獻王也將隆追崇之禮也廟祀於何所代祀於何人禮之未講焉者一也興獻既崇徽號太母宜有尊稱既正母儀於慈壽太后何以相處禮之未講焉者二也憲宗皇妃壓於嫡后武宗皇后久位中

四時之祀享也崇天子之禮也是謂以天下養也情義皆得天下之至德也文武周公之道也是故通文武周公之典然後足與議禮矣

大禮是開闢以來一大綱常道理當日議論紛紛却自不是

大同書疏

卷一

臣今日寅刻奉 聖旨會同多官推舉大臣去大同賑濟併查勘各項功罪臣對衆言曰今日此舉關係國體重輕關係地方安危有深遠之慮不可苟且爲目前之計而已也諸臣皆享食厚祿及小有事變無一人爲朝廷任其憂者獨煩 聖主勞心於上天下萬世其將謂何惟臣語言寒拙不能盡達誠意故在列臣工猶有未諒臣之心者臣謹略陳大要伏惟聖明采納可施行亦地方之幸也臣竊謂大同叛卒之亂之日久矣始殺張文錦是謂以下犯上律律合斬再殺李璫凡共謀者不分首從律亦合斬彼乃死罪不思復聚衆搶劫人財姦人妻女抗拒官軍勾引達虜殺我平民是謂謀叛律亦合斬然而在列臣工無一人敢執正律定議其罪者何也蓋由儒臣素不知兵少遇變故卽令皇失措故皆爲苟且自安之計而已矣非有能爲久遠之慮者也以聖朝全盛之兵力不能制此衆

卒是在列臣工真無一人足倚任也臣竇趾之
臣今試陳制勝之略然後述處之之策伏惟聖
明采焉今之議者曰大同城堅未易攻也臣
則曰惟是愛惜吾城不忍破之耳且因討叛
卒數百人遂破一城豈不可惜耶如曰必破之
也盍用李光弼破史思明之策穴爲地道則堅
城數十丈可刻期陷而破之矣議者又曰不忍
破城則將圍困之惟大同糧餉素稱克實未易
困也臣則曰困之可指日致彼伏辜也前日官
軍攻奪關廂城內已坐困矣彼所幸者時值冬
月故困未極耳矣若春夏之月冰凍旣消濕熱
薰蒸糞穢堆積惡氣相染閉城三月人自死矣
人見死亡自相離叛自相讎殺城門不攻自開
矣良民自將稽首迎我矣自古豈有孤城受圍
數月不自破者哉議者又曰叛卒再引胡虜我
軍腹背受敵可慮也臣則曰胡虜如自圖入寇
則彼爲謀必深其氣必銳可虞也今叛卒誘之
而來則彼所利者叛卒今叛卒得利則退不能

居久彼謀不深氣亦不銳吾據險待之堅壁
餘設伏要其歸路胡虜可擒也前月官軍如
移攻城之力築一小城于大同城之前申令曰
凡叛卒自相擒斬出首者與免本罪城中良民
赤身素手出城者不許官軍擅殺城中官軍非
叛卒黨者赤身來歸皆給月糧惟叛卒出城拒
敵乃執殺之不出城不殺也示以久困之計良
善知有生路不肯助逆叛卒知計日窮悔罪自
伏矣此趙克國困西羌之策也胡虜雖或再來
吾軍有城可守叛卒雖或出敵吾則以逸待勞
坐收平定之效不煩聖明北顧之憂矣此制勝
之策也今叛卒以斬首惡已獻矣城中已相安
矣官軍已發遣矣此策已不可復用矣惟是遣
官行勸不知城中首惡果盡擒否也前日彼所
自殺不知果真正首惡否也城中隱伏不知尚
有首惡脫免否也如將覈實眞僞姦人避罪將
爲訛言以搖衆心曰朝廷查勘我罪不赦我也
叛卒危疑又將圖變將何如處之此宜預定

謨者一也若曰首惡其僞俱不查究惟查究軍罪過邊鎮旁觀必竊竊曰叛將殺主將殺官軍罪俱不問只官軍失律者乃究問耳自今巡撫總兵有不良者我率衆殺之據城以叛朝廷下忍戮及平民又將饒我如是則邊軍效尤皆敢犯上紀綱之壞不可振救也已矣唐人藩鎮之亂起於姑息爲世永鑒此宜預定廟謨者二也叛卒殺主將其來有漸其始也只殺參將賈鑑若巡撫張文錦能善處焉豈至殺身及殺張文錦爾時卽正首惡之罪脅從者赦之散遣之各復原籍俾各相安不生疑畏不相屯聚則無今日之變矣今殺李瑾復拒官軍復圖叛逆罪益著矣雖聖明寬大之恩赦不問矣惟彼益懷疑畏益懷反仄益相屯結自今主將一切寬之彼益驕驚曰爾雖主帥然生死之命在我手也少繩以法彼則奮然憤哇然聚又殺主將又據城以叛禍亂遂不可究也矣今差去大旨旨揚聖明德意曰爾叛軍論罪俱合斬惟念人

衆盡誅之實可憫若復追究首惡又致人心疑駭今俱寬宥不問仍量賑給爾俾爾各全生命保爾妻子惟爾罪過其積有漸今雖宥爾心尚懷疑巡撫總兵官心亦防爾上下交疑是無寧日今分遣爾散回四州七縣防守各邊或退回本軍另僉戶丁補伍俾爾各安生業永無疑變仍諭之曰聖朝兵力欲戮爾叛軍不難惟我皇上體天地生生之德不忍殺爾爾再愚頑不省是爾自促罪如是則叛卒畏威懷德或必聽順若再疑變又將圖所以善處之必叛卒相安邊鎮無虞乃爲上策皇上同天之度奕世無疆之休端在此舉此宜預定廟謨者三也臣之愚策早晨不得備言且口談無稽無由上達宸聰謹述畧節上塵聖覽尚有未盡機宜容臣逐漸開具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此疏可備擒勦逆叛籌畫機宜者之鑒

之名內臣竊匿銀之利買進物料內臣又索饋銀乃與收納如無饋銀即將買物退出云物不如式不中上用有司懼罪甘心饋銀借饋銀之名苛歛百姓同一科十內臣得利惟良民受害甚毒武臣見文官貪縱亦自效尤剝奪民衣服搶人馬匹凌辱人妻室借兌馬騾強騎回京爭搶草料如盜如賊有身為國公竊回民馬致貧民來京訴乞不還者有權要文臣出京車一乘回京貨賄車八乘者有文官家奴竊回民馬不計數者醜弊淵藪不可殫舉皆文武縱恣致內臣武臣競相倣倣為地方良民無極毒禍也卽今訛言騰播謂聖駕又將南巡實由前次南行文臣權要滿載而歸或內臣乘機亦得賄利或武臣徼利又要南行造成訛言互相搖惑貪婪有司聞風科歛訛言愈久流毒愈深皆前次各官暗請關文騷擾百姓自為身計不為陛下忠謀所致也如前次南行皆遵成祖舊規不給關文自備糗糧自備夫馬不受有司供饋不納有

司賄賂內臣武臣有然心服不效尤肆貪人知南行無利必不再造訛言也前次之失不可復救卽今訛言不可不禁流弊不可不防伏乞勅下都察院行北直隸河南湖廣地方凡有互傳訛言謂聖駕將南巡卽便拏獲追問造言根因比照妖言律治罪州縣有司承行訛言科歛民財卽日退出還民如有侵剋入已撫巡訪查追賊給民比照妖言律重治族賊貪跡息訛言不行地方萬幸生靈萬幸

此疏不惟切中 南巡利害凡諸臣子有地方之寄者舉動俱不可輕易而束下亦不可寬縱臣之于 主上諸役之于官長其藉事科歛情弊一也每讀至我輩食人孩兒語便自發涕

進聖學疏

湛若水

禮部左侍郎臣湛若水謹奏為發明聖訓以一
聖學之功事臣前於十月內所陳王道天德本
於慎獨者非他也卽聖訓所謂敬一是也臣聞
帝王之學一貫而已矣一貫非他心事合一之
謂也故一則無事矣一則易簡而天下之理盡
矣堯之授舜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精則一矣一則中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同此
一條貫而已耳孔子告曾子子貢一則曰吾道
一以貫之二則曰予一以貫之及其告樊遲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亦一貫也由是觀之
論語二十篇之中無非一貫之義無非心事合
一之學也仰惟 皇上天縱生知默契道體繼
天立極作民君師御製敬一箴垂示遠邇所以
惠教天下後世者至矣臣自在南京以至今
常口誦心惟而佩服焉凡至士大夫之家有懸
于堂壁者過則必趨坐則避席未嘗敢背焉誠
信之如著龜敬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之臨也

蓋斯理也實有以深契乎堯舜以來相傳精一
執中之指一篇之中反覆詳盡帝王之大道復
明于天下皎然如日月之麗天如江河之行地
有目者所共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至於
序文首云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純
乎理而不雜之謂也此二言者極爲明切又默
契乎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
指也雖然聖諭之懿夫人莫不知之至於敬一
二字之相爲功用夫人未必皆知也臣請得以
愚見少發明之夫所謂純而不雜卽天理也孟
子所謂必有事焉者卽此也存心不忽卽敬以
體認夫天理者也卽孟子勿忘勿助之謂也夫
忘則不及助則過焉皆非所謂存心不忽也宋
儒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乃正當處也謹顯道
亦曰旣勿忘又勿助恁時節天理見矣然則二
子之言真足以發孟氏之指而孟氏之言真足
以擴千古聖人言敬未發之蘊而我 皇上實
深脗合焉夫一者天理也敬者勿忘勿助以

認乎天理今有諸已焉者也是故敬一箴有曰
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則敬一之箱爲功用已章
章乎明矣故日用之間隨時隨處隨動隨靜存
其心於勿忘勿助之間而天理日見焉有諸已
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所存者
神所過者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而帝王之盛德
大業盡於此矣何以言之夫聖人之德業皆原
於性情常人之性情莫切於喜怒請試以喜怒
明之孔子曰不遷怒不貳過箕子曰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喜怒好惡純
乎天故其存神之妙與天地合斯之謂盛德是
故心存而喜則喜純乎理而天下之心同喜心
存而怒則怒純乎理而天下之心同怒故古之
聖帝明王一好足以勸天下之善一惡足以懲
天下之惡是故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其
過化之神與天地準斯之謂大業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夫然後前聖一貫之指心事合一之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三

遊覽

代巡撫通市舶疏

黃佐

題爲遵成憲通市舶以興利便民事臣惟巡撫
之職莫先於爲民興利而除害凡上有益於朝
廷下有益於生人者利也上有損於朝廷下有
損於生人者害也今以除害爲名併一切之利
禁絕之使軍國無所於資忘祖宗成憲且失
遠人之心則廣東之市舶是也謹按皇明祖
訓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
亨百花三佛齊浣泥諸國俱許朝貢惟內帶行
商多行譎詐則暫却之其後輒通又按大明會
典凡安南滿刺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於
廣東布政司管待見今設有市舶提舉司及勅
內臣一員以督之所以送迎往來懋遷有無衆
遠人而宣威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夷
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
爲之奏聞此則不考成憲之過也厥後獮狩章
聞朝廷准御史丘道隆等奏卽行撫巡令海道
官軍驅之出境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餘黨聞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三

代巡

握椒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良以此耳此其爲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爲民罪梯也議者或謂外夷闖境之爲虞則臣又籌之暹羅眞臘爪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時淳泥入朝沒齒感德成化間占城被篡繼絕蒙恩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來未有敢爲寇盜者近時佛朗機來自西海其小爲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舶之在漳閩者亦未聞小有警動則是決不敢爲害亦章章明矣况又阻忽通又足以得其驩心乎臣請於洋澳要害去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而遊年令海道副使及備倭都指揮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及番舶之來出於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密詢得眞許其照舊住劄其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朗機者卽驅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卽督發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塔番賊必誅權要之私通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西

代誌

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禁一有疏虞則官軍必罪如此則不惟足興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伏望皇上特勅該部熟議將臣所陳利害逐一參究如果可行乞行福建廣東省令番舶之私自駐劄者盡行逐去其有朝貢表文者許往廣州洋澳去處俟候官司處置如此庶懷柔有方而公私兩便矣

此疏與龐惟藩處濠鏡夷一疏當並行在當事與紳士爲桑土計耳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世

代誌

懇恩通變宜民以蘇困苦疏 龐尚鵬

臣聞致治之道有經常不易之法有通變宜民之權凡以計安天下使之各得其所而已恭惟皇上自臨御以來憂勞發務保乂黎元凡海隅日出之地罔不祗承休德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真能仰副宵旰至懷而中外懽呼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然頌萬世太平矣夫何邇年庶司多失其職而民生寡遂兼之水旱相仍四郊多壘征歛無度賦役繁苛民間每遇編徭輒覺額相告日而待中間占民籍而例許分戶者猶能爲僥倖苟全計惟軍籍則舉族同戶雖田至百餘頃糧至數十石悉爲禁例所限不敢以拆戶爲詞有司不暇深察往往舉差役之最繁且重者而並歸之將安所避乎夫榜編庫子一役銀止一十二兩而費銀五六百兩及千兩有之斗級一役銀止七兩二錢而費銀二三百兩有之其餘部夫馬頭重役類此者有難舉故中人之家

於役未畢而舊業已蕩覆無餘矣若夫軍籍則嘗以一戶而編庫子三四名斗級六七名其他以一費十者猶不可勝計舉其通戶丁糧又半以升斗之資頭會其歛傾膏刮骨以應之其間毀肢骸以避私科鬻兒女以給官費嗷嗷然含悽飲泣者相屬於道凡有聞者其孰不酸鼻而隕涕也臣愚謂軍戶田糧凡自十頃以上者許其另立一戶或就本甲或附本圖明註軍祖來歷凡同戶軍丁各給以印信執照仍令該圖里排僉名結證不得朦朧越圖飛詭以防異日脫避軍伍之弊此於變通宜民之中而不失版籍成法之舊所以軫念軍族以保全其室家恩至渥也我國家定制每軍戶免一丁其子孫歷於他姓及贍軍田地私易於豪門者悉追問如律凡以寓優卹軍屬之意可謂切矣至於差役之苦蕩覆其門戶離散其妻子其勢不至於相胥而很突鼠竄未已也寧忍怛然視之而不曲爲處分乎臣本民籍科差之輕重悉聽有司取

而生其責無寧日視其皮膚已盡剝而骨
立矣然害之相尋根抵猶六技也夫一役之累
餘三十年而老稚連繁輾轉乎溝壑惟張日以
待盡而已閭閻之愁歎若此類者何限寧忍言
哉臣竊謂斗級之役本以一年爲期掌印官於
其新舊交代之際卽照數交盤給付新役典守
中間如有侵盜那移泡爛等弊卽照律例問遣
其後查盤支銷悉責見役經理庶幾得免守候
之苦別無查盤之擾一勞可以永逸暫費可以
永寧不至亡家沉族爲子孫累此不過掌印官
一舉手措足之勞耳又何憚而不爲也臣嘗爲
有司於倉庫有監臨之責又嘗按歷吳浙清查
邊海錢糧凡倉庫之利弊種種皆臣之耳目所
親見聞者也竊念斯民幸生於聖明之世其
孰不願有室家父母妻子之樂而暴官汙吏乃
操斧斤淬鋒鋦以剝奪其膏脂斬伐
其命脉而不暇顧臣待罪言官何敢隱默而不
以聞忍負斯民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察

以臣言可採卽其實題覆者爲定例頒示天
下通行凡軍籍田及十頃以上准明註軍田另
立一戶其庫子擇殷實有力之家朋充協濟仍
立法稽查以嚴貪暴之戒至於各倉斗級俱令
年終交盤其後一應收支當見役自任其責毋
使仍前牽繫貽累無窮賦役均平薄海無自
之戚軍民永賴普天同擊壤之歌我皇上浩
蕩之恩實與天地相爲無極矣臣無任戰慄祈
望之至

一條鞭之法千萬世永賴此疏具剖析仁
人之言其利溥哉

革募兵疏

海瑞

題爲復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兵止是言教之坐作進退之方教之親上死長之義自此之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於農田獵講武我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設民壯卽古遺意爲之不知起自何時流弊至今專行召募夫本地兵今人呼爲主兵自他地募呼客兵亦旣明知其有主客之別矣譬之主人未有不顧其家者賓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所主之家固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聖 卷三十三

傳舍也其長其上其將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一朝一夕可以使之親之於平時可以使之死之於有事乎出力以養軍出力以養民壯加之餉且今告病矣賦歛於民日增日重害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閩廣浙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召之則爲兵散兵則爲賊再有召募又不過卽此前日之賊應之往往來來外援內間當事諸臣亦非盡暗其莫可測度之心不之知也爲是小民偷逸成習一僉爲兵載塗

應請驅之守戰事有難爲之者轉之召募苟應目前不講之祖宗之初不設爲今日之法則誠誤矣處中秉鈞軸者亦不以其所爲之爲誤此一誤也關係地方非小誤也臣奉命巡撫江南披閱冊籍募兵于千于萬不可謂無禦侮人矣然不求之本家之主而資之他方之客二心之人入我堂室有兵之憂過於無兵臣已行各行省發厚給路費回籍一應關要原把守地方僉軍旗民壯頂補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責之彼地居民保甲保長夫平時無養兵之用則一時所費猶實行糧無多事也倉穀可給紙贖銀可支其先年蘇松常鎮軍餉及應天等府協濟銀每年計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四錢四分九釐七毫四絲六微三纖一沙并徽州府協濟近給本地方用充兵費計每年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兩四錢六分八釐民以爲厲有損於民而無絲毫補益者合無候命下之日自隆慶三年起一併停免永不徵派剪絕禍亂之

萌一紓餉兵之困此民之幸一方之利亦國寧之利也然臣所言者係是江南事勢通之天下事當改行今亦如是臣籍瓊山縣親見兩廣兵事年四十入官歷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處正當寇亂時節聞之識者聽之道路未有不稱募兵貽害地方亦未有不稱養兵之費有損無益者人心同然祖制當復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凡臣所言及其他地方事體類臣所言一併覆議速與施行若謂俟我兵練成然後漸去召募二十年前曾有此議迄今未見練成一兵未見去一應募一言截斷而事定矣事定而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支吾之說臣不敢爲 皇上道亦不願該部復作此等議論也

兵制既壞募客兵而害鄉土者九邊各省直所同患也而東南爲甚公疏復祖制豈惟利兵亦且利餉惜無設誠力行者耳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聖

卷三

京營三議

陳紹儒

國家肇造區夏五軍管以練將士蓋我 太祖高皇帝久歷戎行宸衷獨斷以衛卒隸之五府營名五軍實取周官六軍伍兩卒旅之義也成祖文皇帝踐祚北都身親師旅變五軍管爲三營曰名軍曰三千曰神機管分惟三而三千神機馬步之任伍者選自五軍管者也嘗考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聖

卷三

二祖京營之軍洪武間二十六萬八千永樂間二十五萬置將除戎驅胡清朔光昭乎史冊矣自後士馬物故者過半景泰初年制十營計軍十萬分則爲五合則爲一操練之法其義甚精至成化年間選軍十二萬爲十二營營名再變行伍敵愾終非昔比而東西兩廳之議起焉因循踵弊至于嘉靖庚戌營廳軍士空名寄籍富者納錢僱代貧者困瘁逃亡時虜窺關南而見卒罷弱均不任旗鼓 世宗肅皇帝赫新戎務以十二營更爲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神謀獨斷洗營廳蠹耗之弊當時制置三營則

將以下將凡三十人總督戎政勳爵一人協理
文臣一人釐正未久而營伍之不振者如昨也
今營中戰兵十枝車兵十枝城守十枝軍數之
填伍者不盈九萬中有鬪子手四千實則軍八
萬六千馬一萬二千五百夫京師北邇強胡倉
猝指顧殊可隱慮閣臣疏獻規恢 二祖之制
五將分營裁去總督 詔勅廷議誠爲制典之
至大者竊惟京營之兵居重馭輕而將兵之將
轉弱爲強所謂機宜節制權不輕假先臣尚書
端簡鄭曉之紀述可考也體統相維兵將相識
少保蕭愍于謙之五營團議可法也分營練兵
而主將非人則兵終有不可得而練者故王翦
開壁李廣枉軍而後超距舞車之徒出焉朝廷
傳掄才武將得其人則分營之議信宜亟行於
營務積弱之時然猶有說營分無統孰從而訓
維之其枉周官曰王國六軍軍將惟卿周之司
馬今之兵書其人也

又議

陳紹儒

謹按 國朝京營初立五軍中軍左右哨掖繼
更三大營旣而大營弊挑爲團管團管弊挑爲
兩廳嘉靖庚戌營伍半空見卒罷弱不任旗鼓
有市人兒戲之嘆時虜犯關南 世宗肅皇帝
赫復祖制欽定營名提督贊理惟文武臣釐革
內使不以典兵告于 祖宗蓋追 二祖之弘
烈也自今觀之五軍之將副將二人練勇二人
叅將遊擊各四人神樞神機之將各副將一人
練勇二人佐擊六人果能查復洪武御前試驗
之規與節年題准事例着實舉行則三營之兵
無不可用也所據十萬之卒總於提督武臣一
人設印握兵委非祖制允宜罷員收印防專恣
避忌如鸞如窠之漸其慮深矣至改五營分練
作新而振飭之圖爲令圖然於祖制則異於
先皇欽定之名則又異夫練兵之制營爲名而
軍爲實也今三營之將副將四人合無於三營
練勇六人之中改一人爲副將列名五將置之

三營重之事權領各兵將又於三營中之各營
參酌爲三疏分統於五將各爲訓練提督以兵
部尚書巡視以科道春秋閱視與部院大臣奏
請以行庶於祖宗之制爲協也議分五營一時
繹思未得不敢輕擬更爲詳酌議奏施行謹議
參酌爲三疏分統於五將註曰五軍管分營十
八三副將三營各統五營共三六一十八營神
樞神機營分營各六二副將二營各統五營共
二六一十二營云

又議

陳紹儒

國家京營之軍居重馭輕 太祖高皇帝以
戎行練五軍將士曰五軍營 成祖文皇帝身
親師旅以五軍營爲三大營洪武年間營中之
卒二十六萬八千永樂年間營卒二十五萬當
時謀臣宿將度越千古以 二祖神武臨之講
求規畫必詳焉是以五軍營諸將分統不假以
權而三營則因五軍增置咸五軍之兵將也自
後景泰年間選三營之卒爲十營成化年間又
選三營之卒爲十二營將兵之將與所練之兵
大非 二祖時比矣沿而又選東西官廳三萬
六千人舊日營兵過半納錢影射大壞極弊嘉
靖庚戌年虜窺關南見卒能任旗鼓者不數千
人 世祖肅皇帝赫新戎務規恢 二祖之制
洗滌營廳之名立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曰神樞
營曰神機營練兵之將自副將而下合三營凡
三十人統以總督協理文武二臣釐正之典千
載一時矣而戰車城守之兵各十枝罷弱日甚

所以然者將不得其人也閣臣深爲之慮疏奏
綸音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着實會議夫五軍
分爲三營二祖之制也營制有後先而在營
之將兵各有統使將皆得其人則各營之兵可
練也分則爲三十營合則爲三大營可恃也故
曰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士奮李廣在軍而舞車
之徒出若謂總督勳爵一人權不可假王國六
軍軍將惟卿卿卽今之司馬也合三營而總以
兵部尚書斯其旨矣至於五將分營實欲兵將
各有統紀調遣隨宜得將兵之法然視祖宗之
三營增二營焉揆非舊制無已三營各設提督
一將似於祖宗之制爲增官而營兵爲有制實
出一時管窺之極思也必如閣臣五將分營該
部酌擬請自上裁其巡視以科道閱視以春
秋兵部自有明例在焉

我朝兵制之變更亦卽唐兵之三變也
語云法行在人獨兵制則不然必先議法
而後議人此疏可爲變制後石畫

奏爲開讀事疏

岑用賓

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
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卹典以旌褒之所以示
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沒無間也然是恩寵之
澤加於忠良則爲公及於匪人則爲僭公而不
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臣伏讀皇上登極
之詔內一款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卹
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
奪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皇上之新政固將
欲使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於天下萬世也
臣備員南垣敢不祗承德意哉臣謹諮之縉紳
叅之見聞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歷官
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
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什迭起朝野推重在四
川則撫剿藍鄙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寧藩之
逆萌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遘疾具疏預辭
身後卹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沮至今公
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

仁筮仕三十餘年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
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寨之
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
之訓洞暢本原至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
遽爲忌者疏論削去伯爵并卹典贈謚迄今人
以爲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歷官
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
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倡明正學接引
後進自始至終孜孜忘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
廉節文獻
補遺卷一
辛丑
奏爲開
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
乞卹典贈謚未蒙俞允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
書吳廷舉歷官四十餘年材略優長節操素勵
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回諭姚源之寇而誠信
允布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風高
古今鮮儷訪其贈謚何亦未與已故原任戶部
侍郎唐胄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變迭任
藩臬巡撫勞伐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
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避之昨吏部題請

已復職贈官而祭塋并謚未議猶爲缺典以上
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
無二致 明詔所謂應得卹典而未得者此其
最也又查得已故禮部尚書顧其先後居官
臣無暇論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
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
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
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 皇上所謂王金陶儆
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辛丑
奏爲開
則顧其尤不容逭其存日旣倖逃刑憲不與方
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寧可復使之濫冒
朝廷恩賚於泉下也哉 明詔所謂不應得而
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
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
世所不容緩者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
不謬卽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
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謚祭塋蔭子等項顧
其前後所冒官職贈蔭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

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 上裁
如此庶乎予奪明而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
以昭矣再照臣子冤抑久當獲伸殊惡濫竊終
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平博雅
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
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承望風旨竟爾擠排
含冤囹圄齎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
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
汪某在昔統兵征剿始無料敵之明繼無禦敵
之策坐使狂寇衝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
誠爲一律儻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
猶或可也乃隆之贈蔭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
已甚乎當時與其同事者僉事王某也王某被
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叅論落職王某不當冒
陞則汪某不宜贈蔭明矣再乞勅下該部查議
將李默一臣比照 遺詔卹錄之典復其官職
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汪某一臣遵照明詔不
當得之旨奪其贈蔭祠祀毋卑終辱明典則予

本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爲聖朝平明之治
少裨也

再陳河道疏

陳堂

臣愚以爲今日治河之難者有五曰事權不專也羣策不一也利害不審也錢糧沮格也功罪不核也何以知其然也國家以理漕屬之漕司以治河屬之河道俱以都御史重職奉璽書行事豈非使之各盡其分業無有推諉無有阻撓以共成國計哉乃邇年來輒因河之不治遂於漕司而責之天妃閘以南於河道而責之天妃閘以北畫地旣分遂成彼已一設官也而或去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五七 再陳河道疏
或留一決口也而或築或否以至有司下吏彼此觀望迄無成功近雖部議欲以河道都御史仍照 勅書行事而撫屬地方水患又聽漕運都御史從宜料理言非相悖而行不免於牽制卽有不治當責之誰且黃河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不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爲黃河計曰築崔鎮口矣今聞崔鎮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不下一二百里大

者百餘丈小者亦三四十丈何可勝築也卽築之又何保其不復決也日復老黃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濬奚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家堰則工費不貲束手無策曰築高寶黃浦堤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寶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盡隄防之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水日漲不圖爲疏道之計而惟築堤以防之將見堤之高也有窮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并泗水以趨于淮黃之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積時累日坐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愚以爲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

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卽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嘗以利而諱害亦未嘗以害病利也今之司河漕者能知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宇文愷等之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曰神禹而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八年於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於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於州縣佐貳彼以河爲職遂見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不利淮害而黃亦未嘗不受其害者其治淮者輒委於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爲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決也臣愚反覆思惟以爲國家今日河漕計莫如特遣大臣集廷臣諮議有才望者或

是任戶工二部侍郎或嘗有事於河道熟知水勢地利不鹵莽者會同新任河道都御史見任漕運都御史協力共舉重之極審定之期限河平之日照舊分職管理則庶幾乎目前可以一事權可以定羣策可以審利害可以酌錢糧可以據功罪而俟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自古成大功幹大業者豈因循掣肘者之所能哉今河漕二臣勅書曰便宜部議亦曰便宜而卒不能破格一努力而爲之者終爲文法所拘而不敢自越也語曰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又曰不一勞者不久逸臣愚以爲誠遣大臣則視河與漕無分彼此視黃與淮無分胡越勢可便漕而不便於河不爲也勢可便黃而不便於淮不爲也河道之臣齟齬則以漕運之所宜遷就者通之而使不涉於忌嫌漕運之臣抵牾則以河道之所宜委曲者導之而使相忘乎彼己腹心臂指脉理貫通無相滯礙無相阻阨其有徇私害公病人利己者輒得以其理直之而請命於

下然後可以惟其事之所欲爲而能有濟臣故
曰可以一事權誠遣大臣則崔鎮口之應否築
塞老黃河之應否開復宿邳一帶正河之應否
挑濬高家堰之有無關係淮泗肩負兩寶等堤
之能否阻遏橫流淮泗入江果否順水之性而
無所碍草灣海口何以成功而務補於目前或
疏濬或築塞能否可以並舉而取後效折衷議
論舉衆說而量其長短如不出是數者而可以
黃淮兼濟則力主其說而在於必行如是數者
而皆無益於黃淮久遠之計則博採輿論而務
爲究竟必得夫事機之肯綮可以措手然後已
臣故曰可以一策誠遣大臣則必可一河道
考察地形往復江淮河南山東直隸之間備詳
要害何者爲支流何者爲正道何以遏其狂瀾
何以適其本性是非利害皆屬之於一人淮南
淮北皆視之如一體郡邑長吏與夫佐貳治河
之屬皆如四肢手足之率相爲用而不相背利
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利多者而不以

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
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母以害掩利害一
利百母以利冒害不拂於人情不撓於衆口臣
故曰可以審利害誠遣大臣則奉命而往以
陛下之心爲心如陛下之親行耳聞目擊確
有可據一手一足一木一石之力所不能辦者
皆得以請命於朝而無所窒礙內而視戶工之
臣相爲一體外而視河漕之臣相爲一家陛下
下旣擇人而用之亦能以大臣之心爲心聽其
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
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其有事在兩可
勢不俱全利害相關勞費難度者亦可以詣
闕借籌稟受方畧而期於共濟永賴臣故曰可
以酌錢糧誠遣大臣則請命而行事竣而返功
有底績之期事有責成之日河漕二都御史而
下以至於百司庶府卑官小吏苟有一毫之豎
立效勞國事者皆得以其功而敘錄奏議陞賞
其或因循搪塞苟安目前及浪費不貲關其

效者亦得以其罪而奏聞處治一如沿邊重鎮
或年終奏報或三年類報使人心鼓舞於獎勵
激勵之中而唯吾所聽命然後羣力可協而百
工可成臣故曰可以據功罪而俟命於朝廷以
行賞罰夫由前觀之而今日河之爲患如此由
後觀之而異日河之庶幾如此 陛下何靳於
一官之命而使運道民生日復一日無平成之
期哉說者以擇人爲難臣又以爲不然夫堯之
知人猶必失鯀而後禹若慮諸臣之有負任使
而寘之不問是因噎廢食之說也借使所遣大
臣各位與河漕二臣不相上下才識與河漕二
臣不相優劣而朝廷顯使一鼓舞於新之下則
河漕諸臣之耳目心志皆爲之丕振而思以自
奮寧復尋常之苟安已哉昔唐之淮西久不能
下李愬諸將非不可以計日成功者乃裴度在
廷獨曰臣出而諸將爭功則元濟就擒矣夫自
古成功建業其所鼓舞之機類如此臣誠願
皇上之治淮南北如唐之克復淮西而特遣大

臣如裴度之效職也則庶幾河患可息運道無
虞民生國計皆非小補雖有星象之異亦不能
爲之災矣臣不勝激切俟 命之至

公河道有兩疏此疏中事情剖利害鑿鑿
可行

慎爵賞以遵祖制疏

王學曾

臣聞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廉耻者人臣之大節也爵祿不重則名器褻而何足以激勵乎人心廉耻不重則名檢虧而何足以身率乎僚屬故古之明王惜而慎之恒爲名器而重爵祿古之大臣惜而慎之恒爲名檢而重廉耻用是而賞弗浮爵弗濫大臣法內臣懼上下相與以有成雍熙之治也矧祖制攸存王言在耳其可有違而濫賞哉而濫賞之自始于大臣則大臣之責實有不容諉者是一舉而所失者多也臣冒死爲 皇上陳之頃者科臣王繼先條議一謂清冗濫以裕國計蒙 勅部議隨該兵部覆請欲將錦衣衛傳乞陞賞冒濫各官比照節年事例通行清查釐革以省祿糧荷蒙 皇上俞允委錦衣衛堂上官行查一時臣工相慶謂此舉也遵祖制惜名器節財用咸於此係焉真斷自宸衷而爲大聖人之作爲者旨意方新奉行伊邇近聞邸報又該慈寧宮成中官外戚復蒙

加恩陞賞或廢其第宅或廢其親子者或爲百戶千戶者或爲監丞等類如此類不一而足臣豈不知 皇上之心謂慈寧宮爲 聖母所居之所工完大慶各官勤勞自大臣而下俱有恩賞吾何靳一左右又何靳一外戚卽一酬之似不爲過是 皇上之賞賜爲仰體 聖母而設也臣當祇承復何敢贅但臣考國初之制武職非軍功不賞錦衣非特功不除其職亦甚重矣夫曰軍功必其冒矢石衝鋒鏑出萬死于一生是也曰特功必其建奇績衛國家而爲人所不能爲是也今諸近侍戚畹之賞廢也將以爲軍功乎則脩造工成似難比軍功之勞以爲特功乎則因人成事又難附特功之條揆之祖制則有違質之人情則未協以致諸內臣相繼請乞辭免彼亦自知其不可輕受也 皇上爲一宮成而賞廢獨不可爲祖制而一惜乎且効勞趨事正臣子盡職之時 皇上俯念其勞卽優以金帛可也而何必賞官爵以壞名器

爲也官其弟何禪於其兄官其姪何禪于其叔
不若稍從厚賞之爲得耳古有寧賜數萬錢而
斬一使相之請意非無謂也 皇上爲一宮成
而賞廕獨不可爲名器而一惜乎嚮無明旨清
查冒濫然且不可矧行查之旨方頒而陞賞之
命又下是猶欲止湯之沸而重加以薪也前欲
拒虎而後復進狼也欲沸之止虎之拒其可得
哉非惟勢不可查而 皇上之旨意祇見其窒
礙而難行矣方今之弊最可恨者在虛套相沿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李 虛套相沿
牢不可破朝廷之上安可蹈之而以虛套風天
下也 皇上爲一宮成而賞廕獨不可爲明旨
而一惜乎 皇上之欲行查冒濫無非爲省祿
糧節財用計也今此例一開則將來凡有興作
咸援此以希恩日甚一日例復爲例其漸有不
可言其費又有不可紀者矣如謂舊亦有行不
過起自嘉靖年間後皆清查釐革未可以爲法
也 皇上爲一宮成而賞廕獨不可爲財用而
一惜乎乞念祖制而思武職之匪輕惠行查而

知王言之當重特賜宸斷勅下該部從公參酌
其應廕與否議擬上請如果於祖制有違乞賜
收回成命仍從優賞金帛以酬其勞俾得享安
靜和平之福庶清查之明旨不至虛文朝廷之
名器不至濫及而國家之財用亦可節省千萬
分之一矣然臣猶有說焉論功行賞固國家之
彝典而品階大臣惟 皇上得以主之次之而
薦賢糾邪則臺諫事耳內臣非所宜獻諛也
事紀功固部堂之職掌而品階內臣惟 皇上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李 臺諫事耳大臣
得以主之次之而糾劾邪佞則臺諫事耳大臣
非所宜獻諛也近者督工內臣報工一疏上自
卿輔大臣以至科道部衛諸臣各以近侍分記
溢詞美矣已駭見聞而工部題覆一疏猶于內
臣各爲溢詞美考極口褒贊臣極駭之如曰
例當敘也則論功乞恩止應首敘其事大臣內
臣止列銜列名以俟宸斷可也而何必分折各
自爲考也若內臣而擅用考語其失爲重
流爲權以大臣而褒揚近侍其失爲輕

流爲無耻內臣掌事嘗慮人之議已假此市恩
自是常態已屬可恨臣不意工部尚書某身爲
大臣而何寡廉乏耻一至是也使傳之四方書
之史冊莫不曰內臣之能薦大臣也如此又莫
不曰大臣之濫薦內臣也如此又莫不曰內外
互相標榜而起諂諛之風也如此豈不爲清朝
盛典之累哉卽此一事之失雖未敢槩其生平
而亦足以見其生平矣推其心若謂不極爲褒
美則內臣之歡不結內臣之恩廕不厚則我之
加官廕子未可必得也是內臣外戚之爵賞皆
一疏之薦有以成之人之視之如見肺肝則亦
何貴于大臣爲哉臣不敢卽此一事遽望 皇
上處分以傷雅道以妨盛典但關係匪輕此風
實不可長伏乞 天語叮嚀戒諭內臣大臣以
後凡有興作工完敘功勿得仍前濫薦以蹈諂
諛之風卽有舊套尤宜速爲改正止敘事列名
以俟上請庶人心知所警惕而邪媚之習可杜
矣臣言及此知禍且不測但臣視 皇上真堯

舜之君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使 皇上爲私
恩而妨祖制大臣爲乞恩而賤名檢而致天下
萬世有遺議也臣忝言責貪位苟容之罪其何
以有辭于天下萬世故觸冒天威忘其狂悖伏
乞鑒察原其無他臣不勝隕越屏營之至
今天下之弊在虛套相沿日甚一日何從
爲例此疏嘔心剖悉矣

懇乞酌定禮儀以二法守疏 姚光洋

竊惟我國家監古爲治因事制禮所以約臣工之趨而肅朝廷之體統固彬彬然備矣臣也待罪留臺竊見南都所行之禮或畧於儀文過於繁縟者尤有一二焉其在今日似當隨宜而損益也敢以陳之 陛下蓋慶賀者乃人臣以時而輪祝母之誠國典莫重矣故南京各衙門每遇 萬壽 千秋長至正旦例有慶賀表箋則輪流遣官類進於闕廷大小臣工則同拜送于禮部體統固甚隆臣敬亦甚肅矣惟南京太僕寺職雖並列禮獨分行臣嘗疑之考之典籍皆無所紀或者謂國初定鼎金陵該寺守職江北比之朝參官員不同故凡有 大慶差官表賀後遂因以爲常審若此今日南京諸臣既無朝參之禮而有進表之文該寺亦列銜南都分職九卿者也獨不可一體行之乎况近觀我皇上登極以來省去繁文敦崇實效又因言官論列已議裁減本寺少卿一員夫官既裁而差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七

附定九儀疏二

復仍舊將來應差之官致誤大禮勢恐不免是尤不可不預爲之酌處也臣以爲自今以後凡行 慶賀表箋該寺宜與南京各衙門列銜併進其輪流齎捧之例赴部拜進之儀一如各卿寺衙門行之則事體協一大體益尊而寺臣之人失禮之患庶乎可逭雖專事致敬固臣道當然而因時通變以慎重典禮亦不害其爲敬也若夫南都乃 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地鍾山之陽 孝陵奠焉凡群臣吏于茲有事于茲入則謁出則辭其儼君父之在上而竭臣子之敬亦云至矣第謁辭者原無常時惟任其便甚或有近暮而後赴者良以彼此相沿歷年已久雖達禮者亦且恬然行之矣况報名止于守陵太監又乏贊禮之宜縱有愆儀不到莫從稽考夫儀文之簡畧如是恐非所以慰 太祖在天之靈而達我 皇上尊祖之孝也臣以爲南京之鴻臚寺視之北京其煩簡自有不侔今以謁陵報名付之該寺而贊禮取之序班似乎可行者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七

附定九儀疏二

如不然則付之南京太常寺亦可也至於謁
行禮貴有定刻愆儀不赴亦當糾舉卽以是而
責之贊禮之官有不恪者報于南京禮部類題
亦可也是雖此禮原無隸行然以義而起亦在
我 皇上一斟酌之耳臣愚陋不識大體竊念
國家禮制繫羣臣法守故不自揣量輒以已見
論列其間裁制損益非臣愚所敢議擬伏願勅
下禮部再加參酌如果臣言可採卽賜裁定施
行則儀度得煩簡之宜臣工有畫一之守尊朝
廷而廣聖孝端在此也

秦府請關中牧地制草 梁 儲

秦府三上疏請關中屯田爲牧地儲承命上制
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
土地旣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
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
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
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
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
虞其勿與事遂寢

此制千古不朽

勅各邊鎮巡等官嚴禁砍伐樹木

丘濬

朕惟我朝建都于燕切近邊塞內而太行西來重崗連阜逶迤而北越山海而東極于遼陽開原之境外自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渾蔚而西極于延綏寧夏之域山嶺崎嶇蹊隧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今國家一統華夷承平百有餘年固本乎天眷之隆兵威之盛而地險之助亦不能無焉近年以來風俗侈靡大興土木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主
之工有等射利之徒往往在于邊關產有木植去處興販材料筏浮運歲無虛日利之所在人必趨焉由是成卒邊民爭先趨利招集合衆持斧礪刃越過當防之關口冒伐應禁之林木惟圖已利罔恤國計而一時官吏將領亦乘之而邀厚利有所抽分因之而結權貴以資進用後使軍民勞苦萬狀費用工力無有已時農時因之而妨操練以之而廢貽富室破產之患起京師水妖之謠亭障因之而難守邊城由此而無

備逃叛者得以外逸抄掠者得以內侵木皆坐盡山以通行遂致林木日稀道徑日闕設邊方常如今日無事固無所用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人乎失今不爲限制切恐日甚一日雖有知者莫能善其後矣曩日朝廷屢給旨意榜文張掛諭衆犯者謫戍烟瘴邊方其爲厲禁不爲不嚴奈何視爲泛常徒掛牆壁果誰之過歟爲總督者奉勅以禦虜乃忍爲虜除道乎巡撫者受命以安民乃忍延寇爲害乎守戍者以守備爲職何忍開門而揖盜牧民者以保障爲任何忍撤備以召戎與夫按屬巡邊之官有除奸革弊之權過而視之若不干已古人有云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爾等受朝廷委任既不能禁約又縱人採伐甚者適時好效勤勞以有所希覬求爾身家安榮希彼勢要拔擢忘我國家邊備戕我生靈性命於爾心安乎國法雖可追其如天誅何朕今不追咎其既往惟禁制其將來除在前採取已縱

運出山裝載在筏者外自今以後一應邊關內
內及外自東迤西凡係緊關要害去處一木不
許擅伐一石不許擅移非奏請朝廷明有上司
文憑緊急營繕必不容已而他山不可致者不
許持斧入山浮筏於河若其地非甚急而一
時切要之用不可緩移文量爲採取足用卽止
其餘小木旁條枯柴稿質有之不足爲備無之
未必爲缺者不在禁例勅至爾等鎮巡等官宜
依勅內事理行移所屬分守守備守禦等官并
府州縣掌印官員各要嚴加禁約凡臨邊一帶
營堡關口所在必資林木以爲蔽塞遮欄天壽
山列聖陵寢所在其後山場樹木所關係尤爲
重大一應官旗軍民客商人等俱不許砍伐販
賣違者取問如律俱照榜例押發烟瘴衛所克
軍其分守守備守禦并府州縣官並不許私役
軍民採伐起蓋官私非祀典祠廟額外寺觀饋
送勢要之人或起夫力車筏爲人裝載事發軍
職降二級發回原衛所終身帶俸差操不許管

軍管事文職俱降邊遠敘用鎮守并副叅等官
聽彼處巡撫巡按并在京科道指實劾奏治以
重罪巡撫巡按知而不舉一體究治仍於禁
林山口緝獲經過河道緊要去處差委能幹官
員領軍守把近山關口營鎮及沿途巡司盤詰
除內外官司奉有明文條理營造筏運并小大
植柴炭查驗明白照舊通放外其餘私自販賣
大木經過卽便拏送合干上司依律究問後木
盡數入官敢有容情縱放者事發俱問受財枉
法賊罪嗚呼地之爲險以其有山山之爲險以
其有木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
計以營爲之况其有險而自去之可乎爾等宜
服膺朕言朝夕在念其尚相與同心戮力思患
預防以爲邊方遠慮庶無負乎朕委任之意欽
哉故諭

禁砍樹木多栽榆柳等樹自是邊防緊要
事宜 國初猶有此勅而今蕩然矣

勅東廠總督行事太監

丘濬

朕前勅爾總督官校體訪行事然一人耳目有限而官校不能人人皆體爾心其中多有故違原奉勅書內事理親耳目於戮翻之人張威勢以營私家之計報復私仇巧索財物往往捏陷平人使其無罪而就死地亡身破家含冤抱恨於九泉之下用是感傷天地和氣虧損朝廷至仁誰之咎歟今特勅爾嚴加戒諭所督官校一應小節細故及曖昧疑似難明之事不許搜索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主

勅東廠

必須大有關係依爾所原奉勅內事理得其真實的確然後舉發即將其人當日送官有見獲之賊并送該追者具數送官追理在未出官之前不許執於私家并窩鋪寺廟中用夾棍腦箍等刑非法拷打逼勒招認追索仍不許用言恐嚇剗制不使翻異及將所得之贓分收入已中間有聲冤調問會審者亦不許暗使同黨之人在外浮言游說以疑惑人心使不敢平反若其人果有冤抑緝事者非因私憾別情故致其罪

可於疑奏聞輕減釋放其原詳官校經該官吏一切不問若是既經會問其人聲冤不已訪察得出果有人在中剗持其原問官吏坐以故人人罪律從重論原緝官校依爾原奉勅內事理不赦嗚呼人命關天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可不畏哉爾乃朝廷親信腹心之臣當為國家惜人命弭災殃尚體朕心毋忽毋怠

東廠之

勅其嚴如此與其行而禁束

若不行緝事之為聖明也刻之與

奏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主

勅東廠

制草同傳回天之力有遇命在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二									
理類雜文									
東曉序	陳獻章	大學衍義補序	丘濬	玉溪師傳錄序	丘濬	家禮儀節序	丘濬	聖學格物通大序	湛若水
二經傳測序	湛若水	詩經通解序	黃佐	易說序	陳錫	太極辯疑序	葉春及	陰符經解序	楊起元
古蒙州學記	陳獻章	增城劉氏祠堂記	陳獻章	書蓮塘書屋冊後	陳獻章	五經館記	湛若水	上元縣程明道先生書院記	湛若水
仁術論	陳獻章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二									
錄視軒冕慶視金玉論									
心符篇	陳獻章	詩教篇	陳獻章	內化篇	陳獻章	不嗜殺人論	丘濬	許文正公論	丘濬
出處	海瑞	牛李之黨	林大欽	仁解中	楊起元	原古中	楊起元	春王正月辨	霍韻
周禮辨	黃佐	冬官考	黃佐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二

明晉江楊瞿峽 輯

理類雜文

東曉序

陳獻章

居之有名惡乎始君子之居也興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心之所隨苟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其主於畏乎何氏子隱南海之濱更名潛榜其居曰東曉蓋亦以其識見之超卓能及於微遠如陽氣始舒昭晰無間故以其象喻之云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一

耳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則有畏潛惡乎畏而取於是故直以爲喻已然予謂潛之畏不終無也陽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後半夜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拘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

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潛隱者也理亂黜陟刀鋸非所畏尚亦有畏於斯乎因其乞言序以勗之

無一字不是至理無一語不是古文無意於文而文出焉此其所以爲賢聖也理學諸名賢公蓋大而且化矣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二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道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續南文獻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取問建安真德秀又剽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

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如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續南文獻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放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

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

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官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闔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馴雅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大學

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謹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瀟謹序

然
衍義自當有補或以此補爲贅者恐未必

玉溪師傳錄序

丘濬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刪之定之脩之皆出自其手筆旣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卽其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爲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爲然而又於此得以驗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無不符合真信聖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爲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爲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譌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闕

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
子孫在今世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閭產爲
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輩卿氏爲巨擘其
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爲十五旣已編在
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
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
人因稱爲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
錄其師說以爲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
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編加詢訪始得語錄于
鄉人家然殘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
相叅校訂補其缺畧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
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
命欽求予言以敘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
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家禮儀節序

丘濬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夷
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
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
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
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
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
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畧而未
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叅以程張
嶺南文獻補遺卷二
二家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喻戶曉
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去雖文公
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
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旣沒之後有志欲
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
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
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爲農工
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
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

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爲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上且以爲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受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嗷嗷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十一 家禮三

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憮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思人有爲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爲愈也殊不知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某生歟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

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不行家禮則天下未可太平

聖學格物通大序

湛若水

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祖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行並進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夫自天下進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格物順循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格物者其本始之謂乎彭龜年曰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至而已張南軒曰自誠正以至平治固無非格至事也伏觀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脩身而大學古本以脩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致

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古者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脩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欲其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欲其於心焉格之也列脩身所以欲其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欲其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欲其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欲其於天下焉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懣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脩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

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
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
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
之理讀脩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
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
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
知也學之者所以學其良知也知也存知又存
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
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
下知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
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
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
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曰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
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
也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
學也然而天地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
可也何高遠之求或疑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五

卷三

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
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
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
思欲效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
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
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
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臣講官也心
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踈愚遠自伏羲二帝
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
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
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脩
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
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
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兼致
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格物通自可以補註疏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六

卷四

二禮經傳測序

湛若水

史若水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故夫
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
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
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
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
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
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
嶺南文獻 補遺卷之二 十七 三
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
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
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后因觀二禮而竊有感
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
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
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
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
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
庶致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

旣成乃爲之測藏之家塾以遺子孫及與一二
同志者共訂之名曰二禮經傳測若夫竊取之
意見乎

嶺南文獻

補遺卷之二

大

三

詩經通解序

黃佐

詩之爲經本於性情而用於禮樂者也。天賦人以五常之性，人感物則有哀樂喜怒之情，情動則感歎謳吟之聲發而詩作焉。先王采風謠以立鄉樂制雅頌以道民善，雅有小大分爲四詩，觀於儀禮周官戴記而其用見矣。是故經緯六義，陳德見志，禮也；出納五言入律成音樂也，行禮以節樂奏樂以和禮，皆主於詩。故孔子刪詩亦惟取其可施於禮義，協於韶武之音而已。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則大學之教詩統禮樂以興起善端，懲創逸志，俾心思一於無邪，斯致中和而成政化，其用大矣哉！誠非訓詁之所能盡也。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晁爲近之。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

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良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從可知已。夫萇之宗子夏也，文序猶存義，主關雎蓋能敬以和，則文王之德之純固所以配天命之無極也。武王成康脩德無忝，則自求多福而周道以隆，昭王以後陵夷至于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則風雅變而周道替矣。此其大較。晁章章明者，雖韓詩亦以子夏說關雎爲傳，自孔子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爲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于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蓋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

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誦詩因旁及註疏玉海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間得嚴氏聚詩緝復采入焉自是日加刪潤癸酉罹憂廢業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脩改并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世

通解

而正云

易說序

陳錫

經有六易爲大六經去聖久遠簡錯文誤後學類難讀易爲尤難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募群書易獨完胡乃亦錯誤而使人尤難讀也易自翼後五傳至田何何後分爲施孟梁丘並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直學田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丘祖同出何大歸易在漢無弗鼻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與古文合不知所謂古文又傳自誰氏儒先謂漢之易自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所謂古文庸非田故書而特秘石渠者耶按傳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傳數篇何於寬有易已東之嘆小章句不知視王所著果誰先後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然也費學傳載其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實始費氏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梁丘經京氏學皆廢歐陽公云田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世

易說一

之學息而古十二篇之易亡矣或舉卯金所校以辯其不然愚惟脫去無咎悔亡者其亡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亡在簡簡錯不能無軼文誤不敢無闕錯誤軼闕於古文均之爲亡而不亡者固存讀者以爲易耶難耶是故難則疑錯誤當正而疑則不敢正軼闕當補而疑則不敢補漢以來諸儒固有及見夫本經而可俟後學之決疑者彼庸此轍師承顯具尋例類考同異須認顓門而今讀者曰有朱子書在也嗚呼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廿三

易說二

此豈朱子意也哉朱子末年嘗悔解經支離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以漢儒只說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長也勝國時元明善言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耳自漢以來諸儒嘗盡心考之殊未博集見經生以明善言告之而今讀者不知求焉可不可也且夫易本義朱子註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有所遺脫他日答劉君房滕珙書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有改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

明晃景迂書足之者德明釋文兼全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十五家是正其文厥功不細呂旣會粹成書朱子欲脩補焉謹以來諸儒傳註未嘗敢忽也晦菴裔孫鑑音訓跋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今讀者乃祇知本意而不復知有音訓此愚易疑初筮告蒙約之所爲錄也此書愚始名音訓補從晦菴志而後標今名者晦菴自言某易簡畧音訓則欲補其遺脫晃景迂所謂古訓詁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字兼數用者晦菴之所甚契而愚之所爲取於約也繁文蕪辭或詡或泛不可以告蒙非初筮以求不足以探幽刺微觸結鋤滯悟約而推博嗚呼今之讀易君子未有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筮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繇訓見之矣愚於此書志在從古經傳各卷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讀字義聲韻之奇詭者在我晦菴前如陸晃呂氏所輯咸在而愚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廿四

易說三

之所記憶及晦菴後各家註凡若此者參入焉以存其疑晦菴語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飛伏象數占驗等類亦錄一二以備其例是固晦菴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者也嗚呼傳有潔淨精微易之教也荀卿子曰善爲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式勸輅註易曰安可註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惟易闕不序愚之爲此書也病其弗博而終爲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十五

易說四

易說序云

太極辯疑序

葉春及

昔者聖人畫卦立象則已圖造化矣易有太極數言闡發卦象意旨濂溪緣是復圖太極直指造化而又加以無極之文蓋造化卦畫其致一也自象山紫陽互相譏駁垂四百年而孔憲卿爲辯疑隆慶辛未示余閩中今業刻之余乃爲之序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之始一易耳氣塊然太虛混淪推盪舒而燠謂之陽翕而慘謂之陰變易交錯生陰生陽謂之易易無極矣而有所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之本謂之太極流行不窮謂之道無方無在合一不測謂之神若此類夫子具言之生天生地始而復行其中一易耳列子曰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易加於一之上何其累哉夫子時已有此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易在陰陽之中蓋救之也善乎謝汝慎先生之言曰易無極而有太極陰陽變易眇無定極而有太極爲之本體又曰於陰陽之變易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三

太極一

見其有太極於變易之無極見其爲太極太極
卽易也有味其言之哉夫人名之而應字之而
應稱某父之子某祖之孫應稱某子之父某孫
之祖應何者其人是也言如所指何必稱名拘
之無極雖見老莊列書而易本無極借以爲文
無傷也周圖原本易傳其說自合圖說易通出
一人其說自合河圖洛書聖人作易則之周圖
既本易傳其說自合憲卿皆類成書能貫通矣
書凡八卷疑耶否耶覽者自得之憲卿有道之
士他日有傳之者不具論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三七

太極二

太極不必辨言無極則不得不辨誰知無
極之卽太極也此文已見大意

陰符經解序

楊起元

陰符者殺機也殺機是吾聖人向上事庖犧氏
以一畫象之陰符古傳以爲黃帝之書予無以
知其然所可知者知其表裏復卦復之爲卦以
陽之生者言之而陰符以陰之殺者言之合二
書而亥子之間可測矣有復卦不可無陰符復
逆卦也而不得陰符之說適成其爲順而已矣
後世之言復者有二焉專尚生機徇生執有降
本流末靡所底止復之失也借用生機表顯性
靈旋棄不用亦不言殺卽以愛根化爲純氣復
之得也是故陰符之理聖人罕言之而未始不
用之也德山棒臨濟喝則其粗者也雖然亦可
以證陰符之理矣自古解陰符者多矣予同志
金陵翟秋潭氏得吾師近溪羅先生仁孝生生
之學以作此解予亦無以知其然而秋潭氏必
有以也讀者不得其所以解亦安能知其解不
知其解則謂秋潭氏已爲陰符作解吾不信也
已

有復卦不可無陰符皆是千古秘密語今
爲公道破

古蒙州學記

陳獻章

立山復州治之幾年今雲南左布政使樂安謝公綬始領右方伯之命來廣西其民舉欣欣然喜而相告曰公復來廬陵彭君栗適知州事問於諸父老諸父老蹠而言曰是再造我民者我何可忘吾州古蒙州也唐改立山縣國朝洪武間革爲古眉巡檢司時草寇竊發民亡者過半比年以來猺獞橫據其地盜日滋而民日孤成化丙申巡撫都御史朱公英督兩廣軍征荔浦破賊賊懼招之徃老李恭著首遣其子來納款公前以叅議佐巡撫于戎議城立山立山本州治在桂林平樂之間爲藩腹心今之憂無控暴之地以居民耳州復則民定尋請於上許之乃營立山是役也公與按察副使范公鏞都指揮王公輔更主相之明年丁酉州治成方進軍荔浦時桂山巖恃險後下一軍怒將盡殲之公廉其脅從者得七百餘人釋遣歸邊賊以此傾信招所至猺獞視我立山咸來也公以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廿九

古蒙一

好生一念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也今也吾民之亡者復復而爲州昔之戕吾民者今革面爲編氓我有農桑我有塾庠生我有養死我有藏公之再造我民也我何可忘於是彭君籍記諸父老之言將碑於學官以傳而謀於提學時可周先生周先生三致彭君之懇於予俾爲之記嗟乎彭君誠不私於公而思惠其州之人士乎請爲言之七百死命歸農何致羣兇之納款州亡州復在民何關於公之一念動於此應於彼然而觀之一生生之機運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聖朝訪古設學立師以教天下師者傳此也學者學此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所以爲教也會是而訓詁已焉漢以來陋也會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三十

古蒙二

也舍是而科第之文已焉唐始濫觴宋不能改而波蕩於元至今又陋之餘也夫士何學學以變化氣習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而奚陋自待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周先生師表一方彭君爲州守謁文山澤之壘非俗吏是以冒言之諸生疑焉請質於周先生其必有興起焉者甲倡焉乙和焉俛焉攷攷其傳寢多其化寢博其於公也有光焉則斯文也其猶庶幾泮水之頌歟於是乎書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三

三

作學記者多矣惟古蒙州學記切事情剖心體脫陋習示工夫而文詞高閑古雅其所以垂訓來學者甚大

增城劉氏祠堂記

陳獻章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嫌歟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慶而死相弔百世不相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邱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豔饜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殘膏賸馥何有及之其鄙陋污穢可勝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爲卿大夫作家廟以愧之卿大夫猶然况士庶乎先世之流風餘韻至此幾絕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於廟宋之惠州守劉

仲明自南雄遷增城增城有劉氏自仲明始也傳至今太學生獻十有二世其先世嘗廟而祀之不遷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圖無窮類而復起者再矣父有積薪子不析而爨之世豈少哉獻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緣者獻之父也曰漢曰孔祥者獻之諸父行也一念追遠之同天順甲申始拓廟旁之地而新之廟成而諸父亡矣成化庚子獻之兄瓚又率其族兄弟而增脩之前堂後院棟宇層起煥如也四垣竹樹周遭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卅三 謝城二

過其門者咸以是稱焉於前有光於後有繼於士大夫其無愧哉今年秋獻因林時嘉再至白沙子示之詩云一雨變新涼炎埃洗除盡廬山昨夜燈已照劉宗信故爲之記以詔其後人

宋諸公譚理學者曾此文詞否先生我朝之孟子也以其古文詞知之

書蓮塘書屋冊後

陳獻章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予訪予友莊定山於江浦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庵三人相與論學賦詩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先生與予同事吳聘君子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士性及其高第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還往居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臥病慶壽寺之數人者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之勝會也侍御示予蓮塘書屋圖山雲水石竹樹陰翳恍然若蓮塘之在目藹然絃誦之聲盈耳也予玩而樂之謂侍御曰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茂叔濯纓於濂溪而世濂溪程叔子著書於龍門而世龍門朱晦翁講道於考亭而世考亭今婁氏居蓮塘宜世蓮塘使蓮塘之名有聞於天下後世者婁氏也使婁氏有聞於天下後世者婁氏自爲之非蓮塘也蓮塘之遇不其幸歟濂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

之所脩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
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
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
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爲邇孰
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就爲要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
曰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子
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予
以景泰甲戌遊小陂與克貞先後至允克貞之
所脩而執之者予不能悉也書予說於蓮塘圖
侍御質諸克貞先生以爲何如

蓮塘之婁不知後竟何如先生此文前半
截洒落後半截遂道破入門工夫若以前
半爲古文後半爲語錄亦可讀此須細玩
之

五經館記

湛若水

甘泉子曰五經之道其致一也曷爲其致一也
五經皆發於心者也故能以養心今夫天下之
物凡得天地之元氣以生者皆能以養元氣何
則元氣也者中氣也天地之與人物一也凡天
地之物之氣是故皆能以養人之氣夫飲食之
道欲以養氣也非徒以渣滓實諸其腹爾也故
五經之道聖人之心之精也今舍聖人精一之
心而惟言語之記誦焉猶之舍天地生物之元
氣而惟其查滓以實腹其可以養生乎哉或者
曰是則然矣然必五經具然後聖人之精可以
養心也曰予以謂百物具然後可以養生乎吾
聞古有餌一物而可以養生者矣而在多乎哉
後世之品物必務多焉多則雜雜則氣漓氣漓
則年不能長矣是故昔者伏羲出而畫卦其時
易始肇而且未備也而何有乎書然而伏羲之
道具矣堯舜禹湯文武繼作而後書備矣而何
有乎詩春秋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矣及

孔子作而後有春秋也而何有乎禮樂然而
孔子之道具矣禮樂不全之經也夫數聖人
之道無二也而謂數聖人必待五經備而後可
以爲聖學乎哉蓋天地之百物物同此元氣
也聖人之五經經皆言此理也天地無二氣
聖人無二理是故知天下古今此理之無二可
以爲言經矣知聖人之經之精以養心可以與
治經矣其於道也亦思過半矣從吾游以講聖
賢之學者有東莞任生柱其治舞陽也民安吏
治乃白方伯于君創五經館以教邑之多士以
承于君之德余聞而喜之爲之言治經之道以
爲多士訓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廿七

五經二

五經道理卽一經可通此理無五而經不
得不五經有五而善學者不必五惟潛心
體會者得之

上元縣程明道先生書院記 湛若水

聖人之道之學一而已矣道爲一仁也學爲一
敬也仁以言乎其體也敬以言乎其學之功也
由其功以入其道入則賢賢則聖聖則天天則
神神則化而聖學之能事畢矣斯理也亘古而
不變亘古而不變者天也其一明一晦者數也
文武周公沒聖人不作而亂臣賊子興孔子者
出作春秋誅亂賊而大道明孔顏曾思沒聖人
不作而楊朱墨翟興孟子者出闢邪說距楊墨
而大道明孟氏沒聖人不作而佛老之說興程
伯子者出闢佛老而大道明明道曰吾學雖有
所受而天理二字却是自定體認出來蓋其所
自得者多矣故天理以言其仁也體認以言其
敬也昔者孔門之教求仁而已孟子則曰仁人
心也明道則曰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
而仁之道益明孔門之學敬而已矣孟子則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明道則曰無
絲毫人力曰主一之謂敬無絲毫乃主一也而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廿八

五經二

敬之學益明然則前聖之蘊非明道莫盡後學
之約非明道莫正自是而後雖時有明晦雖人
有離合然而有先生爲之指南而迷方者可以
取法矣其繼往開來之功不亦大矣乎識者謂
先生之道如日月之在天如水之在地如和氣
之被萬物無往不在而上元縣爲先生簿治過
化之地善政善教之所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
精靈鍾焉不可無書院祠宇以妥先生之靈而
繫後學之思縣舊有先生祠額卑隘不稱厥德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三十九 三十九
乃度地于三山街大功坊之南前爲門爲牌樓
次爲儀門爲祠堂三間左右爲管室次爲講堂
五間左右有廡其後爲閣閣上崇經其下爲室
左右有廡其西爲射圃圃有亭又其西爲廊四
連連十間共爲四十間以處學子又其西以南
爲連樓收其僦租以供書院之費斯役也凡出
於公用之財倡於前督學盧君煥創於今督學
御史劉君隅將成於新督學某千餘年之缺典
二三君相繼而脩豈不爲曠世一快哉君子道

之可以知仁矣是故觀斯宇則思與天之無不
覆乎履斯基則思與地之無不載乎覽斯棟樑
楹桶堂室閣廡則如萬物之無不備於我乎入
其門如大賓可以知敬矣是故升斯堂其有齋
莊中正之心內直而外隅乎入斯室其有不愧
屋漏之心乎其主翁惺惺而允棟樑楹桶堂室
廡閣兼所照而兼所存乎夫仁以體之敬以存
之仁敬一致體存不忘乎心然則居斯地者可
無愧而有天下之廣居矣敬記諸石以告來學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四十 三十九

仁敬自是理學宗旨

仁術

陳獻章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祿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于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于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不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之心卽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設禮以預養之以爲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而遂食其肉則害是心莫甚焉故遠庖廚也夫庖廚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戕君子因是心故制是禮則二者兩全矣巧莫過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之巧同也聖人誅民害而進之四裔四裔之民奚罪焉亦曰戡之則傷仁存之則遺害故聖人

之仁有權焉使之遠寓魍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夫人情之欲在于生聖人卽與之生人情之惡在于死聖人不與之死惡衆人所惡也聖人卽進除裔夷惡難施也聖人以投惡聖人一舉而迭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故天下有意于巧者皆不得廁其間矣周公一金縢大發寤時主以後世事觀至巧矣周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

此心之仁自巧吾人處已處物時亦試以寸心體驗先生之言必不欺我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聖

仁術二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論中 陳獻章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來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敝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胡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勅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吾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

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重之辨非道也

文駕韓歐此瓢此禮語漢宋未能道也

心符篇

陳獻章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陳子曰寓于此樂于此身于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後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于此然後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無咎則君子于是時益愈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四六 詩教篇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有於予心符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剛而已夫豈勞哉君子何爲不暇乎

此是理學入手工夫

詩教篇

陳獻章

陳子曰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哀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蔡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過是鳥鵲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人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夫道

以大爲至言請乎天曰至言人言乎天曰至人
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
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
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
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
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
至於請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
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聖 詩教二
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
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
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
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
文雅深簡古無一字不經淘煉然先生未
嘗以淘煉爲文也其時理學以文傳千萬
世則必推陳先生耳

內化篇

陳獻章

陳子曰意所嚮往處非乘雲馭風身不可得而
至窮之乎山川委之乎官守曠之乎歲月當食
食忘當寢寢廢一有感乎外而動乎中終日視
而目不瞬以言乎化外不化而內化以言乎情
則哀而不傷至矣乎非子之於親則臣之於君
過而不過其狄梁公歟梁公仕唐在武后朝以
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
簡冊昭若日星夫梁公可謂有大功於唐矣賢
者識其心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苟無是心有文章足以收譽於衆口
有功業足以耀榮於一時有名節足以警動乎
流俗皆僞而已豈能久而不變哉夫孝百行之
源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大聖也孟子稱
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乎愛親
當是韓文而理更至

不嗜殺人論

丘濬

臣嘗讀宋儒蘇轍論三代以下不嗜殺而一天下者有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四君而於我太祖高皇帝有感焉於是乎稽首拜手三復嘆息而言曰於乎此高皇帝所以爲高皇帝而高識遠慮卓冠百王者也蓋高祖承秦人積威之後光武承王莽刳制之餘太宗承隋人刻薄之末太祖承五代分裂之季苟不濟之以寬則是以火濟火也况彼四代之民其塗炭也極矣所以致衰亂者其罪在於君而民不與焉豈若胡元之世以夷狄之人爲中國之主天地於是乎易置華夷於是乎混淆自有天地以來所未有也三綱五常之道詩書禮樂之教一切墜地吁亦極矣彼其醜類固無足責而我中國之人或帝王之苗裔或聖賢之子孫一旦舍我衣冠從其龜毳習其無倫之俗染其腥膻之化感其嫗乳之恩日新月盛淪膚入髓知有胡人而已不復知吾中國帝王正統之大綱常倫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四十九

不嗜

理之懿子承其父孫襲其祖習知其故以爲當然蓋已將百年矣幸而天厭夷德命我高皇帝出而正之乃驅其主返於故域其運雖革其俗已成苟不痛絕其根源而以吾中國聖人之道詩書禮樂之化一以洗濯之咸與維新焉安能復吾二帝三王之舊抑亦何以爲後世從夷者之戒哉於乎此吾高皇帝所以爲高皇帝而高識遠慮卓冠百王者也或曰是固然矣其視成周之於殷民無乃少忠厚仁恕之化乎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五十

不嗜

臣曰此尤足以見元之遺民不可不誅也夫武王奪殷人於虎口之中出諸塗炭而寘之衽席也宜乎殷人歡欣鼓舞拭目洗耳以觀新化而殷人乃不恐以周人一時之澤而忘成湯百世之仁雖治之以三石之賢歷之以三十六年之久化誘之至申諭之切而猶不輕於從周也而元之民中國之民也自其乃祖乃父優游老死於宋人德澤之中非一日矣其於胡人族類既異習尚亦殊言語不通嗜欲不同且元之初起

許文正公論

丘濬

道統之傳尚矣前乎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者皆明道者也是則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孔子而起孔子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聖而不合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乎孔子不足以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信然夫孔子之道具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樂也皆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之以垂萬世惟春秋一經則孔子之筆也合易書詩禮樂貫六而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統者舍此而不法焉乎法乎春秋大義在尊王賤伯內夏外夷而已然王伯不並世一世而一易焉道雖未純而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地相爲始終不可一日亡焉者也一日亡焉則中國夷狄矣人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爲周公爲武文爲湯禹

嶺南文獻

補遺卷之二

五十三

奎公二

爲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也由孔子而下有子思有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張其所明者亦未有不謹乎此者也惜乎朱子之後此道無傳焉噫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文正許一代名儒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惜其於春秋之學未講焉夫春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人於夷夏之辨特嚴焉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自稱王則止書曰子所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防也其與堯之分比三苗舜之虞蠻夷猾夏禹之征三苗周公之懲荆舒庸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熊繹之後先王之所封也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在荊州之城吳介揚越之墟人中國之人也地中國之地也君臣上下固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固中國之倫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固中國之俗也聖人猶且抑之遏之惟恐其稍

嶺南文獻

補遺卷之二

五十四

奎公三

亂華焉况彼腥膻醜類侏僂其語言蠢蠢其
衣服禽獸其行虎狼其心無君臣上下之分無
父子兄弟之倫且又逃居荒服之外朔漠不毛
之地其所以爲中國害豈但猾夏亂華而已哉
使聖人於此所以抑之遏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其書法豈但如是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初爲
姚樞竇默所薦官至祭酒繼貳中書可謂遭遇
其時矣嗚呼聖人作春秋於吳越之國尚誅其
心於數百年之前不惟誅其人允與之盟會者
必深責焉矧躬於其身毀冠裂冕委質盡瘁稽
首鞠躬屏氣肅容以臣事夫禽獸狗彘於當時
者乎使聖人筆之於書又不知何如其誅之也
由是觀之許子尚爲學聖人之道者乎客曰子
之言辯矣當宋南遷女真據有中原韃靼奄而
有之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
起而輔之中國不純變於夷狄人類不盡入於
禽獸未必非許子力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不
至於蕩滅泯沒不止矣然則許子豈可輕言乎

哉予曰爲一世計則許子固不爲無功矣爲萬
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哉然一世與萬世孰爲
輕重不待較而彰彰矣以一世之功贖萬世之
罪萬與一相去遼矣其能相掩乎且許子之輔
元不知其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耶嘗卽元史
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無嫡庶皆稱太子父
死而子烝其妾兄喪而弟妻其嫂其倫理蕩然
矣八思巴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
與其君后同受羣臣朝賀又造爲字書以亂吾
中國自結繩以後之文焉其教法蓋戾然矣庶
人之衣得以飾龍鳳官之正員必以胡類國有
大議逐出漢臣使不得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
可謂無章矣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
子曾一言及之乎然是三者終元世而不變則
是許子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者
不能革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不
能變其習俗矣不能變其習俗况望行其道以
有爲乎哉中國所以不純變於夷狄人類所以

不盡入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泯先王之澤猶存耳豈盡許子功耶客曰若子之言允傳道統者必道行於時始可耳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爲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少枉况肯比肩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楊雄之流欲誦身以信道耳道寓於身身誦矣道可信乎客曰當是之時宋室旣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人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子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子惓惓以王道說魏齊之君魯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泰伯亦嘗非之而朱子不以二子之言爲然且爲之辯析焉許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戰國之時周過其曆賢聖之君不作民之憔悴於害政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攻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治

天下之亂云爾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天下之共主不能主乎民則弗主矣孟子之心切於救民蓋有不得已焉耳先儒有曰夫子作春秋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武王伐紂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七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者乎然孟子所說者魏齊也而足跡未嘗適秦楚焉其意蓋可見矣此予所以斷之爲楊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過賈誼胡銓也况望孟子乎賈誼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足也漢事匈奴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則爲足加於首以夷狄爲中國主豈非足反爲首乎足加於首識治體者尚爲之太息矧足反爲首而欲傳道統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最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孺之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爲大儒行先王之

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稱之不若耶且宋高宗爲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斯道自任者乎其不爲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所以不振者直以國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爾非有桀紂之惡也非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狄侵陵不已爾許子儻以生民爲念蓋勸世祖以通和睦隣以息肩南北之民宋人拘留使夷尚當爲之反覆開喻明其爲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言不從不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所同得也三皆闕一不足以爲道矣然則爲許子計奈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下由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在人心者不至於泯滅無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其誰哉况以許子天分高

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踐之力將見其與周程張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祀孔子之宮墻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尚敢置其喙哉客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庭幾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之子獨何據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門人自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舒王配享夫子爾故我朝沿之未革焉夫衆言淆亂必折諸聖子蓋折諸孔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則豈無稽之言哉客曰仕元之人多矣獨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萬世之道槩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爲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天地間大議論大有裨于世教余嘗謂許

魯公狄梁公楊子雲三公出處梁公爲正
子雲可以出而無反正之才則不如處許
魯公無可出之義者也文莊公已先發之

出處

海瑞

君子處世昔人皆以不仕則隱出處二道對待
言之謂不得於君則當處而隱逸性分之樂一
彼一此皆是也其說定於孔子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隱之辨然孔子有是言孔子終身事業
謂之隱謂之仕春秋之時是亦無道而極者矣
齊魯蔡宋之郊流行轍環日不舍置其時以時
而隱若丈人若荷簣長沮桀溺微生畝至以果
哉未難潔已亂倫罪之夫子之道則又何在夫
嶺南文獻 補遺卷之二 李一 出處 三百四
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萬
物之性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人之理盡生意也
天地間盡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仕人不負天
與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爲堯舜亦在於是丈
人荷簣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萬物一體之義
葆真抱一饑則食渴則飲保之何益見孺子將
入於井而無怵惕惻隱之心非人矣余嘗仰之
賦與卽之孔子終身之事其云有道之仕有定
仕也其云無道之隱無定隱也意有所在截然

對待之辭不可因之遂謂爲截然對待之道出處二字不可並論去就二字亦不可並論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爲之出者君子立身之正處不得已爲之天下只是一道舍此則失道失道失性矣是以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雖計較於毫釐禮節之間而萬物一體天之與我則不以一時而輟天地間生生不息真機活潑自不得不已之也曾子云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解者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言之仁卽天地生物之仁志卽孟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之志宋儒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自有位之顯言之耳自天子至於庶人德性賦予其得之天一也當理而無私一身一心曾子已任之仁如斯而已耶孔子無道則隱其隱也皇皇然有道則見之心孔子舍之則藏其藏也惓惓然用之則行之念雖有用舍行藏之判而舍之則藏卽具於用之則行之中有定出無定處非二道也只一萬物一體之仁故亦只一

出而仕人之義說者又謂聖人則可在賢人則不可其說充不可曉堯讓天下於許由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九牛毛之喻誠有之矣實則人生之後人自逆天人自爲異謂靡不有初而又謂有不可於後有之哉子路執無道而隱之言何必公山氏之說夫子曉之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之身門弟子之法也聖賢君子之別大抵只是安利困勉判如於其間如孔子答哀公爲政之問及其成功一也而已矣春秋之時武城絃歌夫子喜之漆雕開斯之未信夫子使之仕謂有不可不可聖賢之別耶然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不得於一將無可入之二矣若之何孟子曰子然後浩然有歸志雖然王如用予伊尹欲速其功五就湯五就桀一人之身一念一事今日明日別有悔悞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得不得時也志念如一志與時旋時其人不可而去時其人之可而聖賢之志又轉之矣此正是有定仕無定隱

之道大中至正通天下合人已孔子不遇終其身六經垂憲七篇仁義孟子自許取法後王春秋戰國之身尚欲置之爲後千萬世之仕身當其時恬然隱處秦越天下爲一身不爲天下計孔孟不爲之矣曰出處去就截然對待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舍性命言時勢宇宙無窮誰當負荷言長沮桀溺不言孔孟吾不信也

論出處間原之生理生意道成一段大道理奇甚

牛李之黨

林大欽

牛李之黨始於李德裕之任情而過於私其親成於牛僧孺之行私而重忘其國其歸在於私意取敗而已矣吾嘗讀典謨至於鯀以治水無功受誅而禹卒以善繼見賞蓋有以見聖人不以一家私恩害天下公義也又嘗讀史記見周召之在廷論事互有異同而終不失和氣蓋有以見聖人不以一己私見廢天下公理也大抵憂國奉公臣子之責而行私速怨非所以論於朝廷故禹不以大義忍其親則舜爲讐人周召不以公理持正誼則周多黨士是鯀之殺禹之賞周召之辨而和其歸皆出於公而已嗟夫朝廷旣委我以責則天下之事卷舒闔闢在我方當同心協力而徐理之以塞吾責奚暇崇私植怨而至於傾軋之紛紛乎吾固以爲牛李之黨不足深辨其是非邪正也然而論速怨之罪則李先而牛後較亡國之罪則牛重而李輕方宗閔之對策未嘗有讐德裕之心也吉甫之譏亦

德已見論國事耳爲德裕者固當平心而反惡之考其言果非則固無足較者使其言是尤當力善効忠以蓋前愆此乃人子所以匡救其父而成之美孝之大者顧乃怨而不解則是德裕自絕於宗閔而牛之黨成矣故曰始於德裕之任情而過於私其親方德裕維州之受未嘗有讐僧孺之心也遣兵據城正爲朝廷除大患耳爲僧孺者固嘗據義而贊成之重旌悉怛謀以壯其忠宣慰李德裕以獎其勞此正人臣所以左右其君而益其福忠之大者顧乃重違其議以快其私則是僧孺嫁禍於降人而李之怨深矣故曰成於僧孺之行私而重忘夫國然而宗閔所坐語言薄罪德裕之憤一人之私耳當是時匹夫之怨未上構於朝廷也排擯之私未甚酷於中書也使宗閔能納之以大度而恕其私和之以大義而諒其過則亦可以平積憤之氣而收不校之功天下固無恙也吾固曰德裕之罪輕也維州乃唐之故地也且當平州之衝實

漢地入兵之路此正虜人之所恃以無憂而唐之子孫所當盱食而併力者也悉怛謀一降則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國事可知也僧孺假守信之說而悉歸之使虜人誅之境上則是絕忠款之路快克虐之情外肆國敵內損國威御戎之計莫此爲拙吾固曰僧孺之罪重也自是以後結怨益深則樹黨益固朋類旣衆則傾軋益甚卒使朝廷大權旁落於閹寺篡賊之禍繼筆於簡書四十年間唐之天下幾不復振者牛

仁鮮中

楊起元

春而生秋而殺皆天地之仁也而獨主於不殺何也曰以生殺觀天地此相沿之說而非事理之實也然植物者春則榮秋則悴其榮其悴特在於華葉之間其根幹固自若也當春夏而發洩至秋冬而凝堅安在其爲殺也乃若飛者潛者動者皆不以春秋爲榮悴也豈天地之生殺獨加於植物而遺於飛潛動物耶又豈植物之榮悴獨足以見天地生殺之德而飛潛動物可無論耶然則天地一於生而無殺乎曰有焉若雷霆之震擊水火饑饉之凶災是已此其殺也乃真殺也其於飛潛動植無釋也然天未嘗有意於其間物之戾氣有召之者然亦不常有萬一有焉羣聚而怪之矣天地若此其大也神明臨之若此其威也萬一有焉猶群聚而怪之况人與人同類而以此施之又當何如其爲情耶聖人有見於此故惟以天地之大德施吾並生之民而不以垂戾之氣之間見者戕之駭之若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李元

仁鮮中

帝堯者其仁如天無得而名矣舜之罪四克也止於投竄其當時爲舜明刑者則邁種德之皐陶也皐陶之明刑以弼教也刑而期于無刑者也其歸功於舜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蓋當是時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舜欲化頑讒而有否則威之之語禹極言其不可以爲如此不惟不足以化而且有數同日奏罔功之患又嚴其防至此於丹朱之傲及其治天下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之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以其心爲心由此觀之堯舜禹皐之相與仁天下之民可知也天地以生爲德聖人亦以生爲德天地不以殺爲事聖人亦不以殺爲事也刑殺之溫其後世地大物衆教化陵夷不能勝天下之亂而姑隱忍以把持至此乎學者習見其然又不得夫挽回之術遂舉生殺並言之而誣於天道夫謂後世不能如古可也謂古者生殺亦猶夫後世而爲天道之不可少者則胡不引唐虞之事觀之也孔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七十

仁鮮中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殺之去善人猶能之則聖人乎後世君臣之論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噫何其視堯舜之淺而敢於厚誣也孔子以去殺與吉人而後世以不能去殺視堯舜惟其以生殺誣聖故又以生殺誣天也夫苟一生一殺皆天之道則孔子亦何期於去殺殺而可去是殺非天道也乃衰世苟且之用明矣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可見上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七十二

七十一

此可書之座右口誦心惟亦稍去胸中殺機

原古中

楊起元

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序別信之於兄弟夫婦朋友自有書契以來得失治亂之故班班可紀孔子刪述垂之六籍至明也乃若佛氏之所演說畧於此矣而我高皇謂皆三綱五常之性理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而孔子亦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高皇蓋得其志而蔽以一言者也三綱五常皆性之所出而人之處於日用彝倫之間多苟且悖謬不能盡其分者有物以間之也天性之於彝倫一也非彝倫無以見天性非天性亦無以見彝倫而惟有物以間之則天性彝倫判而爲二而其漸遂至於大亂言語有所不能化刑罰有所不能懲兵革有所不能除若春秋戰國之世是也幸先王遺澤未泯其民猶可化誨彼西方不經聖化民頑而俗悍佛生其土則測然有憂之謂夫羣生所由生者世俗紛華盛麗所汨沒猶明月之夜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七十二

七十一

光之璧而淪於重淵厚埃無由呈露今欲其咸見是性非導以遠離世俗不可昔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欲化之亦曰無俾世迷此佛意也又思夫人生如彼其衆也豈可家喻而戶說之乃身自出家苦行而爲之倡而其精誠之所極天地鬼神果有相之者是以人類翕然歸仰謐爲世尊無賢愚貴賤皆惟其言是聽彼土帖然無有攘奪殘害之患夫苟無攘奪殘害之患則君臣相安父子兄弟夫婦相保此彝倫所以不墜天性所以不泯也蓋吾儒之言綱常也言其實而使民由之佛氏之言綱常也言其本而使民知之非故使民知也聖人之術窮於使由故不得不通於使知也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佛者殆有憂患之大者也春秋戰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列國相尋於干戈明叛夫聖人之教漢興脩復之以爲可長治矣大奸如莽借六藝以文之漢室旣東而佛教乃入天之愛民甚矣所謂因其窮而通之也締觀佛之所爲其

心潛之於綱常之中而其迹若逃之於綱常之外故豈獨後儒闢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卽佛亦自處於出世之法觀其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斷髮而處徒跣而行持鉢而乞壞色而衣以爲吾旣不與國家之事不分君父之勞自可如此而已顧其化誘愚頑開導人性使之相安相保乃事與勞之大者而不可明言之如吳太伯與仲雍托爲採藥之行而逃之荊蠻不自明其讓也當其背父母離兄弟之時不爲名教之罪人無幾矣不有孔子孰知其至德哉自至德之言出然後知太伯之所存者大然太伯在當時亦斷髮文身裸以爲飾未嘗處於有餘之奉聖人之用心自合符節也若佛者其大有所不得已者也後世闢之者淺矣卽有崇奉之者而襲其迹以棄君親漫爲倡狂不羈之言而蔑棄聖人之禮法亦可謂不善學矣蓋吾孔子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友以輔之禮爲之明易爲之幽詩爲之興書爲之用而

嚴其防於春秋故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弑之罪孔子道祖堯舜禮學夏殷而憲章從周者兢兢然蓋亦先以春秋自律也後之學者其不離倫物則學孔子者也自宜尺尺寸寸不踰於春秋有歸佛者則離倫物者也自宜深山窮谷草木食而不與夫人世若夫駕言出世之法而安享人世之樂是兩無所成也何則天地一氣也而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不相借也人物一性也而人自爲人物自爲物不相假也手足一體也而手自爲手足自爲足不相奪也各形其形各事其事所以並存也其形不別其事不分所以交病也天下有事有理理主圓事主方佛之說法可以通三界而不易其操通者理而不易者事也 高皇以

綱常之性理與佛而以綱常之紀法宗孔正身正家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純乎孔子之法而佛不與焉曰吾自有王綱彼亦陰爲吾助而已矣此 高皇所以統一聖真而開萬億年無疆之治者也是事理之準也

人言公學多禪夫惟言多禪而能不入於禪也原古之文公禪乎非禪乎當自能辨之

春王正月辨

霍 韜

春王正月孔子實自創制垂憲萬世前古無如此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衆人不同時在堯舜則禪讓時在湯武則放伐時在孔子則立教垂憲皆常事也天下之職君師二者而已矣君道主宰一世師道主宰萬世一而已矣謂孔子不可以匹夫改正朔然則湯武可以諸侯放伐乎知湯武之順應天人則知孔子順天創制矣世儒委曲說春王正月皆不識聖人力量職事故也子丑寅皆可紀歲古已有之惟未嘗以子丑月爲正月耳故商以丑紀歲於元祀則曰十有二月秦及漢初以亥紀歲則曰元年冬十月是古者雖以子丑寅紀歲首至子之爲十一月丑之爲十二月寅之爲正月徹上代未之有改也爾詩周公作也曰七月曰九月皆夏正也如周實改月則述一代之制作新天下之耳目當用周正不宜復述夏正以涸頑民之聽矣世儒曲爲之說曰爾風先公用夏正時也則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七十七

春王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二

七十八

春三

應之曰先公夏正之時有民俗可稱者矣在商六百年爾俗獨無可稱者乎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皆夏正也如果先公爾俗則夏正十月未改歲也何乃曰曰爲改歲是周雖改子月首歲不改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詩之出車周正之時之詩也其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祁祁夏正之候也如曰子月爲春則倉庚之鳴于繁之采皆非子丑之月所宜也爾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爾詩春日之倉庚則夏正也出車之倉庚則曰周正之春耶又曰春日遲遲采芣苢祁祁爾風之采芣則夏正也出車之采芣則周正耶是又周人不改子月爲春正月之明驗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如曰夏之九月築塲圃時也曰十月納禾稼時也豈曰農工已畢可用民力耶又孟子未嘗稱周十一月十二月爲夏九月十月至明驗也詩曰正月繁霜夏之正月也

其爲天災何也非霜時也在周之時則三陽之月于耜之時也農事伊始繁霜殺物農人憂也是其爲災也是故正月繁霜九月肅霜皆夏正也比而觀焉豳之肅霜常也小雅之繁霜非常也變也皆夏正也世儒不識乃謂正月爲夏正四月妄益甚矣故凡詩曰十月之交曰六月婁婁皆夏正也又曰惟暮之春則辰月也如曰周正則寅月也寅月豈來牟時耶朱子於十月則曰夏正之亥月也於六月則曰建未之月也於暮春亦曰辰月也惟正月繁霜則從蘇氏之說曰夏正四月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是蓋闕疑不敢身實遠俟後聖之心也是又周人雖改子月首歲不以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記之月令古之聖帝明王奉天順時之典也呂不韋剽而布之間以一二災祥之說命之曰秦月令世儒聞秦呂名則耻且惡之曰亂世之書也今也驗之天文徵之氣候敷之政事稽之物產可悼之耶是故戴記惟月令爲古典出呂不韋所述人則

蓋稱焉周禮爲周官瘞瘠王莽劉歆剽周制而附會之者也惟曰周公作也世爭誦之世儒之不信心而信耳目也弊也如此是故月令秦之政令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所述月令則夏正也又秦人雖改亥月首歲不改亥月爲正月之明驗也秦不改亥爲正月則周不改子爲正月又益明也春秋書春王正月爲夏之寅正又益明也或曰夏時冠周月如何曰非也聖人順天立法垂訓萬世不如是委曲假借也是故知聖人力量則知春秋書法矣或問爲下不倍之訓非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湯武之事後世談之非亂賊之渠耶故曰孔子作春秋若曰皆徇史文之舊也云爾無所作也則文儒之隸也何足爲孔子九春秋經世大法宜講明以俟後世者不止此姑舉正月之疑例焉

春王正月辨獨此爲正

周禮辨

斗位

唐虞肇天地四時之官脩六府和三事世有功
化徵於是矣周公思兼三王以備禮而法則大
備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豈此書與水火金
木土穀民賴以生者也生不厚則死用不利則
勞德不正則亂亂則甚於勞且死矣故禮必有
法法行於則則以觀德德以處事誓不毀焉非
用人理財無以舉三事而德其本也太宰所掌
官府爲先官職也以用人府藏也以理財凡嬪
御奄寺酒食衣服器用貨賄皆在所領而王官
政令掌於宮正士庶子掌於宮伯奄不過上士
寺不過五人膳服不過關市之賦職皆微官其
爲中大夫者無幾臨制坊馭得以去其匪人惟
恐皇之不極而失德之彰聞也其施于都鄙以
任萬民者凡賦皆司徒歛之穀粟角羽茶炭掌
於其屬而貨幣畢入于太宰之府百凡官府之
祿各從其長均之大府授式法而分給焉其地
之承平乎教必先富使有恒產則有恒心土均

以辨之荒政以聚之修六府也保息以養之本
俗以安之和三事也合比閭族黨州鄉之衆攷
德行道藝賢能之人其教德行也卽師氏以黜
詔王者也其教道藝也卽保民掌諫王惡者也
故王宮門闢有學自上達下以爲民極不服教
而後刑焉歲時讀法書善戒過日夜提擻惟恐
傷之司諫司救土訓誦訓則又自下達上惟恐
嘉言攸伏而野有遺賢也五禮教之中六樂教
之和而宗伯頤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宇內其春矣乎雖司馬之師田與射人太僕司
士諸子必由禮樂訓方揮人傳誦四達必使萬
民和悅而後已焉是長之以夏也司寇之聽獄
訟也中而已矣士師布憲象胥掌交亦使和悅
徧于化外雖朝士司儀禮行自國而大小行人
無遠不屆夫賓客擯相何與於刑哉蓋刑以弼
禮樂之教卽秋以成春夏之仁也雖設官分職
而實則相聯故太僕小臣御僕皆掌復逆而宰
夫總之是天官聯夏官也卿師攷司空之辟又

泣匠師是地官聯冬官也司徒掌教不言財而起徒役則與司馬掌政不言兵而論官材則與精粗本末錯綜相成故六典職務太宰得兼軍旅一興五官咸事蓋治典道也教典化也禮典仁也政典禮也刑典義也事典智也合而言之其惟德乎以善養君而後能以善養人以禮制心而後能以禮爲國其機則係乎上之人也德之不正道則不凝無以致中和成位育於天地四時奚官焉周之衰也小雅刺日食山川之變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上

全

周禮三

周禮聖人之書也以此書爲贗未曉治平典禮耳新莽金陵不惟不能行且亦不能曉而能贗作是書乎此必不然

冬官考

黃佐

問周禮何以闕冬官曰六典之首皆言惟王建國者蓋議禮而行之惟在於王非臣下所敢專也及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董正治官而作周官之書革邦事之繁惟掌邦土豈因是而遂棄不傳與其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則慶讓之嚴有變其君者矣土地人民藉在冬官其熄於力政之世又可知也世謂冬官雜於五官未嘗亡然左傳之匠師圻人陶正工正戴記之工師漁師司畜韠人儀禮之嗇人賈人工人士梓人國語之司商司事農大夫農司農正皆居四民時地利者也矧匠師載於地官爲司空之屬明矣乃不之補其餘皆不經見於五官之中缺疑可也而臆見補綴必牽合焉何以道自專之罪哉蓋周公創其藉而未行故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五等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猶夫司空待成王而後正也矧其命名各有取爾宰以制變爲義伯以長人爲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上

全

冬官

義帥人者夫也正人者正也尊其智則曰大夫
卑其任則曰士掌者守其物職者主其事司者
總其領典者任其常虞者度其材衡者平其政
師者訓其徒氏者世其官人者終其身非是名
也則權其才而器使之苟補以考工記則其屬
惟氏與人耳非周公命名之全制也然則冬官
豈可補哉曰周官首設公孤而周禮無之豈亦
缺文與曰公孤坐而論道尊而無職者也觀朝
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
位焉蓋兼領於六官也而朝必北面立必尚右
亦因可見矣故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其既沒也
顧命諒闇之始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命仲桓南
宮毛司寇蘇公亦兼太史史佚爲太史而作策
三公兼之卿大夫卿各一人六卿兼之大小相
攝非專治一事而已也此官事不攝孔子所以
責夷吾之變法也與

冬官而補也則周禮真可屬作也此考議
論甚正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三日錄

事類雜文

贈王郎中往遼東序

丘濬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丘濬

贈潮州張節推序

丘濬

送梁弘道掌教序

丘濬

平寇錄序

湛若水

贈安源廖君序

梁有譽

三祠錄序

唐胄

嶺南文獻補遺卷上目錄

送李參將序

倫文叙

節推孫公考績序

葉春及

台鼎崇瞻詩序

陳堂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楊起元

肇慶府城隍廟記

陳獻章

泰州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湛若水

親民堂記

湛若水

重修分巡嶺南道記

黃佐

補齋記

黃佐

重修海辰縣儒學記	儉以訓
葵山記	王漸達
康州東西二山刊木記	李義壯
新築北津寨記	葉春及
大崖先生祠堂記	楊起元
晉丹山奏章後	倫以訓
潛龍齋記	唐伯元
貪泉對	丘濬
冠垢說	龐尚鵬
立後說	唐伯元
生母服說	唐伯元
修車戰議	陳建
設強弩議	陳建
行屯田經界議	陳建
繁林木扼伏議	陳建
練兵議	葉春及
保甲名籍留縣議	葉春及
保甲不屬巡司議	葉春及

神銃議	葉夢熊
李家都會盟防守約	王弘誨
李家都盟約引	王弘誨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三

明晉江楊瞿崧 輯

事類雜文

贈王郎中往遼東序

丘濬

遼左舊隸山東藩司凡邊備多寡之數出納之政咸其部使者主之近用言者擇用廷臣委以邊計上命大司徒簡其屬俾專其任僉議以屬山西清吏司主事王君表倫大司徒以名聞詔陞爲山東司郎中奉璽書以往其同寅某等徵予文爲賀且以贈其行表倫故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千之先生子也先生一代名臣表倫得於家庭之訓有素以二百五篇詩擢第爲名進士官戶曹雅有勤慎之稱一旦援出倫類而專任一方邊備之政其將無忝哉予昔遼屬太史氏於先生有舊方幸其有子有以慰其心于冥漠則於諸公求贈言也烏能已於言乎惟茲遼左之地與諸邊不同諸邊僅臨一方而其所備之寇亦惟其方之夷往往地力不

足以自給多假內力及鄰境輸運以足之今之遼實兼古渤海之地一面臨夷種類非一其東則高句驪北則韃靼西北則兀良哈東北則女真奴兒干諸部且地有山海之利土肥饒而宜穀粟地之所出者自足以給其地之用朝廷出內帑行市糴令召商賈行中鹽法用其地之粟供其地之兵內部無轉輸之勞而邊境有積儲之富其良法善計度越前代矣奈何委之于疎外之臣一切行因循苟且之政朝議旣已懲前失而痛其弊矣今首以命召君真足以當委任之重哉其尚盡乃心力講求其弊源之所自逆閉其途旁窒其穴而疎通其流立一定法以爲久遠經常之計使後之繼君者據茲以守沿茲以行永永而無弊從之則利違之則害如此則爲不負所舉矣自茲以往階是以躋顯位立盛名成大功以光續前人者安知此非其張本與今日以天下奉遼左矣此文其左驗也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丘 濬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
覆載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
縻之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酋長皆受封爵
于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 天子特遣近臣持
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且遠
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
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卽止漢始通
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
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 天子命者
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刺加
之有國實我 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
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屬于暹羅斛國
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
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
夜抵其地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鯨徧往
支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逮其回也咸至
于是聚齊焉歲已丑遣使封其酋爲王建以爲

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于天朝世以爲常乃成
化辛丑其國王率子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來
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正使如
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爲仲仁此行乘長風
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眞所謂汗漫之游天下之
大觀者咸賦詩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
昔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歷吳楚之
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
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
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
下之絕蹤詭觀哉予聞滿刺加之地諸番之會
也凡海外諸夷歲各齎其所有于茲焉貿易種
類恠詭物產殊異其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
約十餘日有餘鞞國者卽所謂溜山也海水傾
注其名爲溜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
入其中卽沉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
弱水殆近是與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
有默伽國者卽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于

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
色色有之罔有欠缺且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露
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
與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誥封禮畢宣布
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
徧訪其俗將必有瑰奇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
廣其心胷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天下事何所
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此是瓊臺第一首文字

補遺卷三

五

贈潮州張推官序

丘濬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卒業大學者久之
選天官拜命爲潮州府推官命下潮之士
走謁予需贈言予謂之曰以儒生而司郡刑四
邑之民命庶其有瘳乎蓋刑官民命所係一不
得其人則一郡之民有橫罹非命者矣一人非
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召早曠之災災仍則
歲歉歉則民不聊其生是則郡之治教雖總於
守所以輔其治弼其教召和氣致豐年則本於
司刑之官也烏可非其人哉昔東海冤一孝婦
而致旱者三年一婦人之非命何與於天而天
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一郡之災是則爲一人而
禍及千萬人也天豈屑屑爲是哉蓋天人感通
之理不以小大衆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無
一而非天千萬人此天也一人亦此天也傷其
一人之天而天在乎千萬人者亦從而傷焉
可不慎哉由是觀之司刑之官誠不可以不慎
擇以其非獨有係於人而實有係乎天也彼夫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六

贈游

以案牘爲師而從事柱後惠文冠者詳於人而畧於天烏足以語此哉天人之理備於易易於刑獄之事屢致意焉於噬嗑曰明罰勅法於賁曰無敢折獄於豐曰折獄致刑於旅曰不敢留獄易者性命之書而於刑獄之事丁寧諄切如此聖人之意斷可識矣君以經書爲學以儒科養身其諸異乎世之爲俗吏者故於其行也推大天之理以告之

後人贈司刑文道其官難耳詳於人而畧於天可思哉文亦不朽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三

三

送弘道教諭序

丘濬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循潁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起首東北望山林岡埤燁燁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古而裔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潯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亘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同

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曼胡之纓尚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歟惟專故大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不可必得然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廣之引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專鍾於一人與分散於大衆其力量亦自不同也雖山川亦然

平寇錄序

湛若水

都憲陽明王公蒞贛越明年丁丑命部轄咸造于庭曰惟茲橫水桶岡並寇稱竊名號毒痛三省惟予守仁恭承天威夾攻之命責重予予敢弗虔惟茲橫水桶岡實惟羽翼勢在腹背先剪橫水乃可卽戎遂會諸撫按備守咸謂曰然乃命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曰爾其各以兵千餘分道入會于橫水命守備指揮鄭文汀州知府唐淳南安知府季敷贛州指揮余思南康縣丞舒富曰爾其各以兵千餘分道入會于左溪命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曰爾其各以兵千餘分道入過奔衝十月十三日予其親率推官危壽指揮謝超兵如諸道之數直搗橫水爲諸軍先乃緣崖而上舉炮火如迅雷焱至賊愕潰遂奪其險人破橫水諸巢二十有三王公曰爾其少息以養厥銳因得餘賊遁穴又以湖廣夾攻之期且逼督捕益嚴益力守備副使楊君分守叅議黃君

仰且擊各盜急攻連破旱坑諸巢二十有三橫
水左溪平王公誓于衆曰惟爾多士爾無驕惟
茲桶岡天險蓄積可守徂茲夾攻坐困而罷爾
慎之哉乃諭之降乘其狐疑珣文定淳戰兵冒
雨登鎖匙龍賊遁據絕壁以拒珣兵渡水前擊
敵兵衝其右文定兵自敵右遶出賊旁諸兵乘
之賊奔十八磊淳兵迎擊敗之翼日諸兵復合
擊大敗之遂破桶岡十八磊諸巢十有五王公
曰爾其各以部兵亟合湖兵悉追爾毋有逸賊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上 平嘉錄年二
國則有常刑於是諸兵益奮速破新地諸巢一
十有一猶出其餘力急趨雞湖諸路之險殲魚
王之奔以應湖兵之衝突賊乃盡平斬俘魁從
謝志山藍天鳳等凡五千初王公始至今于衆
曰軍毋譁勿或不用命民其毋竊人盜人其
有竊人盜人譁不用命其執以來其寘于殺於
是得竊者杖殺之軍之不用命而譁者斬之交
通于賊者斬之軍乃肅人口可以用矣公曰未
也乃親教習衣食其饑寒士皆樂死公曰可

用矣至是遂以成功或曰陽明子於兵也其學
而然與甘泉子曰非然也古之學者本乎一今
之學者出乎二文武之道一而已矣故有苗之
師本乎精一升陟之師本乎一德夫陽明子之
兵亦若是矣否則爲貪功爲黷武爲殺降爲用
智豈仁義之兵哉旣凱還王君天與曰不可不
傳也遂來請序甘泉子曰雖然不可不傳也而
陽明子勿欲也陽明子精一之學也雖然予將
俾天下之誚夫腐儒者知聖學之無二而文武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上 平嘉錄年二
一道也烏能勿言

文軼漢唐有陽明平寇之功便自有平寇
錄序之文此是宇宙間聲氣道理

贈安源廖君序

梁有譽

余嘗讀書至軒轅氏陰符曰觀天之道執天之
衡蓋矣然後知古聖神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
天全則神全亡不滅焉亡不壽焉夫六六紀節
九九制會所以誌日月之行也所以幹化生之
用也敷和升明備平靜順五運迭爲其司
是陰陽之徵兆而生之本始非耶生生形形
育于氣交之分而立于推化之宇能者養之順
陰陽以從其根而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識
用之五者之衡機是謂聖度是故方數五而五方之
變不可勝窮也色數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窮
也聲數五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味數五而
五味之變不可勝嗜也然天地人氣舉之亢否
澤燥游氣雜焉不無乖度人物大氣息之淫勝
鬱伏邪氣干焉不無僭常聖神憂之於是有培
護之法有攻伐之機邪一折其勝正也輔其劣
而湯液製毒鹹石按督之術行練精易形揲荒
承慕之效有以起劇澤朽而壽天下傳而至之

代國工述之門和之陽得其陰聞病之陰得其
陽故有剛劑以從陽有柔劑以從陰知夫實而
不能滿者形主之滿而不能實者氣主之形氣
分而奇恒傳化之府別焉而神行乎其間矣因
之以起度量懸權衡咸不過乎其物若和之對
晉大夫也謂可以醫及國家緩之視晉君也而
知其臣是亦通乎五者之故而思弗室逮後世
衆性方局之書日繁而據冊循方率妄授以興
效弗察度于五者而陰陽舛氣候忒矣故營氣
領南文獻補遺卷三
不從不得其理矣衛氣散不得其管矣實者不
知輸矣滿者不知調矣昧哉乎其術之流弊也
安源廖君早歲浪迹嶺海諸方術罔不通中遇
異人受禁方脉書明五者之理故能用乎陰陽
水火之劑而以醫名人往問疾者切脉可以知
其感受之候而期其生死亡毫髮爽究病之所
始而極其傳復之候以施其術而不膠於成法
故其治疾多奇效茲仲春老萊得病諸醫袖手
觀望廖君曰是名痰陷中氣宛而水火離可

以伐其勝遂藥之下噬而宛氣解旬餘就常是
君術之精有以安吾親也而余之德君實無涯
量因述素所論列者贈之世之論方術者要必
知所以重君云

五聲五色五方五味吾人心氣血脉能外
此五者乎公文人也何至精醫理至此

三祠錄序

唐 胃

三祠錄者三祠所祀事也仰止祠在郡學祀王
公義方以下四十人主于崇德以勸士先賢祠
在道右祀路公博德以下十九人主于報功以
慰民皆舉于有司者也景賢祠在郡西北祀蘇
公軾丘公潛二人主于著述以憲後奉于朝廷
者也有德者非無功所重在于德有功者非無
德亦猶德者之于功也有德者必皆有言言至
有而爲書則功于憲後矣惟其主于德與著述
故不別曰宦曰寓曰鄉凡當是者卽祀之惟主
于功必有位乃能故先賢之祀非啓土平亂之
雄則按郡守牧之良也名宦鄉賢他舉分祠今
吾仰止以德故合之凡名宦舉合祠今仰止先
賢以勸報故分之凡祠無錯祀仰止以著述故
兼之吁人之所以不與草木同者賢而有名不
朽耳不朽而且饗廟賢之尤者也吾一郡城而
三祠之賢至五十有九不謂之多賢國乎客賢
自漢凡四十五人其過化之遠此所以致鄉之

有賢也主賢自宋凡十四人其聲應之遲益見
化雖於賢客也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與余
同事于郡史而考知諸賢之精今年春既請更
定祠祀而又爲此祠錄以見祀者之所以在祀
祀之者之所以行祀其有志于賢者乎宋昔廬
陵文信公兒時見其鄉有忠節祠祀歐陽文忠
楊文節諸公卽忻然慕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
也後果以大忠鳴世至今並食其廟諸彥至賢
矣抑有志于此否乎吁昔鄉在宋無一賢而先
輩尚能感客化以有立今賢盛賓主其感尤不
易乎感之易而勉以成之使生雖無事于此而
百年之公論能舍之耶吾言雖爲汝錄發亦因
以告郡之諸豪傑使知無負于吾地之靈也因
爲序

事既海甸大雅文亦海外奇觀當在宋荆
公之儔

送李叅將序

倫文敘

天下之事不可以聰明才智槩之者兵是也中
原用兵戰陣相搏奇正相角猶可言也嶺海之
南溪山窅深徑道峩狹或一夫可以當關或萬
衆伏山箐中如無人非習其地利者莫之能爲
伏能使之出逸能使之勞飽能使之饑渴張皇
之能使聚歛藏之能使散散知其所避聚知其
所趨然後可以言兵矣吾廣東以廣西爲上游
以吾繭絲奉彼保障兵民之力皆竭於西根盤
節錯智勇俱困豈非不習之過歟大都憲張公
振揚威武因能舉任於是都帥李侯某奉勅
克右叅將分守右江柳慶諸郡蓋侯往年檄領
前鋒開府江之隘與議西方事宜其勇威信謀
必有孚于上下者且侯之未蒞軍政于廣也嘗
以寧遠指揮備禦柳州征進馬平旣而分閫柳
桂擢爲都帥遷閩永道積有顯功馬平爲柳屬
邑而柳桂永道皆在湖南爲柳慶犬牙之地侯
於右江地利豈一日之習哉傳曰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逋寇稔惡此亦天亡之時矣其地利則在侯矣人之和也未也我不敢知以彼所及濟其所不及亦可以決成功乎哉苟右江之未寧非惟兩江之憂吾兩廣實共憂之憂之深者言之切願勿以贈言爲迂也

開語便奇偉世每喜譚兵夫兵何可易譚也聰明不可用才智不得施噫知言哉

節推孫公考績序

葉春及

石洞子曰說春秋者何文深繳繞而過求聖人哉昔周道衰王路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孔子于七十二君而不能用旋轍於魯因史記舊文而次春秋其事桓文其文史義乃自謂竊取之是春秋之大允也筆削由已一辭贊之雖游夏不能當時固已誇詡後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謂孔子大聖豈其文之而謾焉者遂求褒貶於一字之間嗚呼亦未知孔子之心與孟氏之說乎余觀王之天不天事之日不日史也非孔子也人之名不名君之公不公史也非孔子也字不字人不人公于不公子大夫不大夫國不國戰不戰史也非孔子也而皆總總於一字之間爲褒貶其文史孟氏豈魔言乎故直書其事而美惡見勸懲明是春秋之義也許止弑君不罪罪不嘗藥趙盾弑君不罪罪不討賊以故有誅心之論則何異腹誹哉其極慘礪少恩竇太后詆儒司空城旦益急之也張湯本嚴酷吏

因上鄉文學決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春秋補廷尉史所謂春秋決事比必此輩所爲乃駕說於董子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博士弟子罪則魁矣節推孫公家學春秋自其父兄皆以是致位通顯公少穎治之尤精雖時布鵠康侯而能求聖心於數千載之下不泥於經而考於傳不鑿於文而求於心諸儒鰓鰓於一字間者濯而去之世傳孫氏春秋及司理惠以誠長者處官事至如鑑之嶺南文獻補遺卷三
懸自美自惡如衡之設自低自昂如孔子春秋進退褒貶因乎其事而未嘗過十邑之民歡欣闔閭畏其難欺而服其至厚則經學明而心術正也太守黃公聚十邑士教之而吳天覺輩以春秋遣詣門下於是孫公三載報政吳生輩徬徨不能舍余謂祖宗灋考績而稱遷亦九載萬一主上多公經學留侍大廷決大事可奈何漢最重經師使後世云孫氏春秋有吳生之學幸矣文甚奇此不爲宋人語者也不朽

台鼎崇瞻詩序

陳堂

萬曆辛卯五月廿有三日實督府某先生覽揆之辰粵之縉紳大夫從文武吏士後上觴稱百歲壽會天子召先生入爲少司徒懽聲溢於遐邇于是大夫士迭爲詩歌以紀交會之盛且藉此以贈行李題曰台鼎崇瞻而屬堂不佞爲序夫先生何以得此于大夫士哉余惟非大夫士之私言粵之里巷歌謠大夫士特敷而揚之以致於先生者也九戩之詩曰我邁之子衮衣繡裳又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夫東人於周公旣喜其來又悲其去至究其用情之所自則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由斯而譚先生之功未暇論其周公相似與否而其秉鉞居東亦旣三年矣粵人之德先生豈後東人哉蓋自有李圓朗之捷則妖氛以寢有珠池之捷則海波不揚有楊郭寨之捷則禍釁以息其所最大者莫李茂若李茂弄兵潢池二十年所矣其間秉節鉞而睥睨之者亡幾

六七公不窘於用兵則嫌於首難撫茂若驕子然先生獨毅然獵纓曰是伏發之癰也不早決必大潰當是時將吏猶以故事嘗公曰非十萬兵不可先生麾之去選能集謀諸道並進計所費餉不踰千緡所調兵亦僅千人師出七十日而獻俘幕府人人驚喜謂神兵自天而下非人力也事聞天子嘉先生功增俸一級有白金文綺之賜無論四國卽吾粵士不釋詩書農不釋耒耜工不易肆商賈不虞貨賄伊誰之賜謂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三
之哀我人也然乎否耶謂今之東人卽周之東人豈不可耶雖然此爲粵人言先生今去粵爲司徒矣司徒掌邦賦以制財用者也堂不佞竊抱桑梓之慮將爲粵發大難而徼終惠於先生焉粵自有西鹽所資西餉者歲僅萬五千緡而其官稱病者倍之商稱病者又倍之近且阨於衛永阻於吉虔行鹽之地日蹙而商日困乃逃遁而盜珠是往事可監也難一粵自軍興以至今日不啻三十年矣其地依山阻海崔符之警

無歲無之羅定嶺東之役動稱十數萬自救不暇而又往年閩浙倭患每口借資於粵至一切商稅歲日加增而又贛州額外設橋初謂倭息而止乃今可幸無事而稅增如故且每歲不止取盈而任權之官藉此爲能聲則商益困矣難二 國家設十三省一省有一省之用嘉靖末年 三殿大工蜀有採木之後當是時借資於粵東者四十萬不爲眇矣初謂稍甦而償今事竣已三十年餘休養似有餘力猶然逋負當事者傳舍去粵誰則知之難三嘉靖盛時堂不佞童年習見會城倉廩陳米官軍月支至朽腐不可食此太平之象也不知起自何年議改半折解京濟邊今折色者遂爲歲額而本色卒又不敷倉廩隨入隨出無旦夕之儲矣曩自柘林及曾賊之變城門晝閉者三日守城衛士不及千數人且謂食盡賊再三日不退城中鼓譟呼矣今者四海無虞誠可安枕設有不測何以應之難四粵有夷舶不但通商亦以惠民粵中之地

如嗾咽然四方之商不以夷貨則不集而生理
蹙矣南夷與北虜不同北虜猶然貢市謂羈縻
之若南夷則權常在我且彼未必肯以重貲博
奇禍也特吾有以握其柄而毋令倒持耳曩夷
舶浮海而來者歲不下二十艘今僅四五止耳
此誠未知所稅駕也難五嗟夫竭澤而漁明年
無魚 國家一粵雖不足以當東南財賦百一
而 聖天子惠養元元不必令一方受病也幸
先生拜司徒入相 天子有日獨不惟粵人計
久遠哉客有聞余言嘖然笑曰甚哉子大夫之
迂也先生拜司徒爲邦賦計蓋 天子欲令得
志於邊行當領樞莞繫單于頸乃已獨能爲粵
人私哉堂爲之慨然然吾聞之周公去東入相
成王作多士作無逸成王守成令主東人不
獲有餘澤哉甚矣吾粵人之似東人也是詩也
崇瞻云者蓋有翹望之意焉然則謂九戩之歌
再見於今日可不可也堂不自揣僭而爲之序
于贈言中說出五難此贈文之治安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二十五

三十四

寧吳公蕩平積寇序

楊起元

惠潮稱太平無事十餘年於此矣而猶有號爲
良民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者蓋自正德間王
文成公平涖頭諸巢爲其阻險而酋長李鑑最
黠又首效順故旦撫焉以有待云地介惠虔之
間饒竹木魚稻李酋旣擅其租賦則官府之行
卒往來時供其匱乏至於買客挾貲出於其途
時或陰令人間道剽取卽有問者陽應以他盜
而前是奉天子命臨鎮邊境者上下一以虛文
相蒙莫敢控訴縣懼激變獲罪隱忍莫敢發故
卒酋得逋天誅父子孫相繼其後復有江酋竊
李之半相與盤據百年名爲無動而實吾惠潮
不測之憂去歲客有貿絹者殺而奪之一人逸
訴軍門下縣捕殺絹客者縣捕急江酋怒殺其
左右二人守道吳公初下車聞其事曰此不可
縱也令縣具以實報軍門府下檄暴江酋罪狀
諭其黨縛酋出者受上賞不者且加誅令至其
黨喜愕江酋知不免就縛道中服斷腸草而死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二十六

三十五

才酋與其衆反縣悉起鄉兵捕之諸巢內應賊
逸出定南界公策其必走急發戍城兵乃自移
鎮龍川以便調度於是官兵急追及賊戰於下
賊飛礮擊其前行殺賊數十人賊敗乘之急擊
殺二百餘人餘黨悉降其諸巢肺腑岑崗者咸
自詣軍前歸命願離其險處之各鄉與良民伍
於是其中膏腴之壤令民得占爲業蓋山谷之
淪爲窟穴幽昧百餘年而一旦日月照臨矣茲
舉也賊効倒戈之義鄉有卽戎之勇不費斗糧
不傷一兵以三旬之功夷百年之寇匪公高明
既定文武爲憲惡能動中機宜若此哉始賊棄
巢出而公之初欲移鎮也外議懼功未必成且
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咎縣始捕賊何急之反
耶予聞其言不覺憤切曰此復欲以往年激變
之說繫縣官手足也如此則分符綰綬而來必
低首下賊不敢出一氣乃可耶吾意公必不然
嗟夫公果不然蓋公之所以成功者非獨方略
奇亦大體得也予生長於亂能言往事惠之山

寇初起甚微蓋不過百餘人而惠之各鄉保丁
壯甚殷完也以殷完之丁壯而驅初微之寇如
群獵之於豕鹿不待年而盡矣彼肉食者畏寇
猶獮則朴殺丁壯以悅之甘言遜詞招撫之惟
恐其不肯爲岑崗也招撫矣則吾民束手以待
其來或與之敵則官府數汝何事殺吾良民朴
殺之如此幾二十年賊之所殺與官所自朴殺
大抵相當然後丁壯盡矣十年之前惠有一城
之外悉爲盜區此何等時哉今不同矣如殺一
網客則客得以訴於軍門縣捕賊賊反而縣官
得率鄉兵以與賊從事至其所以收賊成功者
鄉兵之力十居其七八矣向使十年之前其上
下相通之情若此奚至盜賊橫行者二十年又
使今日之計如十年前之計則江李二酋潰冒
衝突不可收拾或要我以無厭之求挾我以難
塞之請皆未可知也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成也
曹以爲易敗也曹以爲難非知計者也愚以爲
公之所以成功者其機在於使縣官得伸其氣

以予所聞宇縣之內以招撫爲名而實負固梗
化若岑崗者蓋多有焉其縣官不低首下氣惴
惴然恐以激變取罪者蓋無幾矣公指日建旄
持節經營四方入爲大司馬統六師一以此道
施之可使天下如人一身血氣周流而無壅滯
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
海表罔有不服此保泰之極思而謀國之完計
也嗟夫非公其誰與耶

此文極切中時局粵事可虞當杜其萌耳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二十九

宇縣公

賊所殺與官所扑殺相當讀此真令人流

涕

肇慶府城隍廟記

陳獻章

端陽城隍廟在刺史堂之西歲久就弊弘治癸
丑冬郡守黃侯撤而新之命生員陳冕來徵記
侯豐城人名璵予曩從吳聘君游往來劍水嘗
一宿其家自侯來守端陽三年愈相傾慕安能
已於言耶今天下府州縣有城郭溝池有山川
社稷有神主之而皆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
制也不俟言矣然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
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
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
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
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旱相仍疫癘間作
民日沟洫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
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
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
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說者謂吾之心正天地
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焉亭孰能

信斯言之不誣也哉侯治端陽民畏而愛之蓋
有志者也故專以其大者告之餘皆在所畧
神無以禍福代賞罰主世者讀此語而不
心折三思者非人也文超韓而上矣

泰州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湛若水

人者以其異域善孰與以其鄉族善曰善鄉
鄉爲近示人者以其言善孰與以其象善曰善
象象爲切近則人習服切則人易知人習服故
易從人易知故有親有親則威易從則化是故
異域使人敬鄉族使人信言則入人耳象則入
人心故先王之法鄉大夫令而司徒之教行魏
象立而治法昭今夫號於人曰必若而鄉某君
子乎必若而鄉某義士乎則聞者莫不悅相語
曰彼固非遠引乃云吾鄉某也某也誠義士君
子也斯不亦以鄉而近習服而易從乎今夫斷
水而像之折椽而屋之肅乎若有著乎其風神
優乎若有見乎其容聲則過者莫不敬畏相語
曰彼乃吾鄉之義士也君子也吾等可自棄爲
不義歟爲小人歟斯不亦以象而切易知而親
乎南昌王君公弼臣以進士來守泰州召士氓
咸達于庭曰吾守茲土實兼教養凡爾士庶盍
同于予善爾弗我徵盍稽于爾鄉之先哲式追

前文人若爾安定胡先生者爾豈不知而冀之乎哉與孫明復石守道藏修泰山其義行篤于躬化于家孚于而鄉教授于蘇湖振歷代詞華之沉迷復往古敦朴之實行師教升于國學聲實達于朝廷式法播于天下一時多士靡然從之爲之一變不問可知其爲安定門人若是者爾之士庶其亦有意乎有吾則爲爾祠而新之以爲爾仰止之地不亦可乎皆欣欣然應曰諾乃白于撫按上城東南之隙地以州之贖金撤官之閒屋而顧鉞之義助半焉凡三月而落成爲堂者三楹外爲大門內爲寢室視堂之數勿有殺焉前臨大池後館諸生傍亭顏學亭過之池水使士講聖賢之學於其閒選胡氏子弟二人寄學習禮捐官田五十畝供其祀事而復其徭焉是故東南法長養也前池週池昭澄心也後學館示步武也亭顏學示的也是故魏焉肅焉示象也於是士皆懽悅過其祠者皆相語曰吾等其防水利農筭之學有若安定治事齋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三十三

泉州府

之教乎五經異論文藝理勝之學有若安定經義齋之教乎又語曰吾等於行義有若安定馴雅飭之化乎於是王君聞之曰安定之學豈但若是已乎乃遣其門弟林春王棟之京問甘泉子甘泉子曰嘻善如王子之問也善如王子之問也安定之學之教人失其真傳也而貳於孔子久矣豈直今也哉夫孔門之教同於求仁仁人心也天理也四科之列惟顏閔雍叅諸人得其宗餘則因材成就者耳而謂有四焉豈聖人無類之教哉若安定先生當聲賦浮華之弊已極毅然而起以變化士習爲已任以開濂洛之傳必其精神心術之微有不言而信者行乎其閒觀其顏學之試道德仁義之教有足徵者至於經義治事之科條乃其因材而成者耳以爲先生之道盡在是矣豈不惑哉夫聖人之學心學也故經義所以明其心也治事所以明其心之用以達諸事者也體用一原也而可以貳乎哉此或先生立教之本意而人失其傳矣乎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三十四

泉州府

若非人失其傳則先生之學之教荒矣予幸得
於百世之下故爲其鄉人士推言之庶幾不終
貳於先生之教焉王君曰命之矣幸爲記諸石
安定之教異代猶傳此序大有功於安定
者也

親民堂記

湛若水

親民堂者廣德州守夏侯視事之堂也侯始至
衆造于庭告曰今堂庶楹傾欹六房朽危風雨
莫能自庇而况能以庇人民哉敢以工請侯曰
吾始蒞茲土民未受吾庇而圖以自庇非吾所
安也且工之興也烏乎資於是鄉宦王君璠等
十人進曰盍後諸民乎侯曰勞民力以自庇吾
不爲也財之用也烏乎出於是舉人監生生員
漢漢漢漢漢漢漢漢等五十四人進曰盍財諸官
乎侯曰傷官財以自庇吾不爲也不傷財不害
民義約而利博其庶幾乎於是治民施志遠等
三十有八人跪而進曰自我侯蒞茲節財省役
禁頑止訟勸農興教期月而政和民以寧宇侯
惠我民甚厚今侯聽政無所衆視事於進思堂
其惠息我甚厚今民各得所矣侯獨聽政無所
於我民之心安平乃翕然義舉各捐資以市材
料以給工役一舉而庶務以集惟父母其念之
侯曰若是其庶矣酒儉樂工匠氏以斷削陶氏

以擬墳石氏以琢礪經畫定其度稽覈嚴其限其制恢弘倍于初焉中堂高若干尺縱七楹橫四楹扁曰親民左右六房高若干尺各八楹更廨總四十八楹起工於某年某月某日迄工於某年某月某日州治渙然一新或曰堂曷名乎親民甘泉子曰夫親民者親民也親於民也經曰百姓不親記曰在親民是故天地民物一體者也一體故親故能親民民斯親之矣一體之感應也今夫拔一毛而莫不知痛焉刺一膚而莫不知痛焉者何也一體故也有形之氣之同人可知也無形之氣之同人不可得而知也知無形之氣之體之同斯知痛癢相關矣斯痼瘕乃身矣斯視民如傷矣夏侯從戎於兩京者其必知之深矣乎然則民何以親曰施六政斯親之矣故吏政脩而可以親民之秀者矣戶政脩而可以親民之生矣禮政脩而可以親民之性矣兵政修而可以親民以無患矣刑政修而可以親民以無刑民協于中矣工政脩而可以親民

以材用不竭若干上下草木矣是故六政行而萬民安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敢問親民之心何加焉曰自侯不傷財之心而推之也自侯不害民之心而推之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諸生某某遂請書以鐫刻石于堂俾侯之功德益以光顯而垂諸不朽焉

重脩分巡嶺南道記

黃佐

始予葺垣屋之頽治其蠹餘爲髹器瑩然澤也
因嘆曰嗟乎政有因舊以爲新俗有格惡以爲
善者其眊諸此矣對廬爲嶺南分臬之署始亦
頽不治問過之則輪奐翼如問諸僉憲曉溪祝
君君曰是淫祠之構也昔委諸草莽而吾不遐
遺焉予喜與予意合及郡倅劉侯瓘以記見屬
予又問焉曰君之陳臬也德威大鋪刑祥盜弭
值時餘歲豐猶不忍役吾民乃役隸兵之逃伍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一 三十九 重校分巡
者以故成諸不日而官民不知其費夫節用時
使受民明鬼正俗政之善物也一舉而五善備
焉而使衰不勝正公不病私不亦躋乎是役也
肇工左右廡爲役房凡六迤于後爲堂十二楹
爲臺十楹爲亭八楹乃及于前廳事臺去堂凡
踰十武亭去臺由橋不踰十武旣落之名其堂
曰惺惺名其臺曰清風名其亭曰觀物君志也
今夫沮洳之田過者噦然稽人奏功築盛是之
自出昆蟲草木之驚且毒也以意通之勉司命

之權而病者利衣褻帶博羽儀輝光觀者歆而
豔矣抑孰知其爲亂繭之絲死牛之革也推此
類也物亡可棄惟人裁成之而已詩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觀物之謂也匪惟物也於此得治
人焉夫世盡人也盜賊奸宄亦人也刀劍化爲
牛犢在吾所風之夫猶是也詩曰翩彼鸛鳴集
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清風之謂也匪惟
人也於此得善性焉夫水亡有不澄夫性亡有
不明澄其輝明其昏故君子退省以居敬詩曰
有南文獻 補遺卷二 四十 重校分巡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饕惺惺之謂也
君名品字公敘衢之龍游人居家以孝友聞起
進士服政刑部直節有聲陟今官去
字字句句俱在巡道上鈞索發一大議論
而文駸駸乎漢人矣不朽

補齋記

黃佐

婺源邑叢山中多巉崖佳可居南山尤奇勝有隱
儒曰潘振子者專焉難蓬藿樹柴礎精舍渠渠
既堅既好度書御琴于四壁初如也齊如也扁
之曰補齊客有過而問曰子之名也其曷以乎
夫補也者生於所不足也其缺也若待其補也
若復物之不足者然也駕柏舟於洪濤有蟻孔
焉則將至于膠故備衣袂者爲其缺也匠慶之
削鑿也加之一毫則見者弗神爲其完也完者
天全缺者人全人全者巧天全者拙大拙之世
范范融融天機自完無所於鑿安事補矣子之
之也其惡拙者乎蒙也惑敢請其曷以潘振子
曰嘻子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玄枵之月夜籟
旣滅雪月滿戶據梧諷易恍然有悟於媯皇之
事夫馮翼嫗煦真宰之圓穹蒼蒼大氣舉之
匪形匪器匪雕鏤之彼石五色曷從補之夫古
之至人之立言也有直而示也有曲而喻也心
之徑寸靈瑩神明者天也其接於物紛拏擊撞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四十二

共工之觸也精能練要石之鍊也內樊黥剗息
補乘成天之完也故曰不遠復也之事也曲而
喻者也返視園中陽氣潛萌盛盈釜息相薄相
禪以至於乾而陰濁斬斬此謂宅中此謂葆真
此之謂達天德群動旣作支頤四顧曉雲開披
前有二峰適當面山之空邴邴乎油油乎其與
心會也吾之之也聖者皆然夫奚疑我客捧手
稱曰子之之也玄乎哉明此以南嚮君之所以
不虛尊也明此以北面臣之所以不虛祿也易
曰無咎者善補過也其媯皇之喻也夫詩曰袞
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其無咎之推也夫今子
抱道未爲完人而迂於世屹屹教子於補袞豈
有意乎潘振子不應援琴而歌歌曰冉冉者竹
有累其華鳳凰來下其色若霞翩然冲天以遠
繳羅我完我天皇卹其他客知其賢退而錄其
語其後潘振子子潢第進士其語益傳佐爲記
其崖略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四十二

媯皇補天之事此不必疑亦不必不疑補齋記
可以足媯皇之說而信於天下後世也當傳

重修海康縣儒學記

倫以訓

海康雷陽首邑也邑儒學宋在文明書院元在郡城之迎恩坊國初因元舊洪武三年邑令陳本脩之成化間學遷于郡學之西則以南方師命孔殷學職停銓郡學官兼攝教事而學亦隨遷也正德初始遷今地爲海北道舊基則以方隅寧謐復備學僚而僉憲方公良永蒞遷焉者也嘉靖壬午督學憲副魏公校議再遷于珠池公館旣而不果歲乙酉僉憲李公階至則曰基美矣而地狹宜不足以定遷哀公積得五百餘金以金百餘買其北馮氏之居學官之遽增倍焉以金四百餘爲脩建費李公他遷而郡僚承委者邇不終事葢十餘年而晉江洪侯富以名進士秋官郎來領郡始加意經畫焉政通人和首興茲廢同府趙侯仲通府楊侯伯謙咸相之而推府徐侯達董其成先闢其前通衢東西軒直式稱壯觀先師廟歲亭講堂咸飭舊增新新作兩廡兩齋前樹重門門間爲泮池後建

庫廚師居旁翼諸生號舍總之凡百數十楹規模宏公堅用器畢備期以月朔詢士郡庠厥望則之邑庠云丙申夏侯蒞任丁酉秋學官迄工督學僉憲吳公鵬增置弟子員以嘉新學侯於余有塲屋之雅使來請記願有以進諸生余昔聞海濱鄒魯之說而竊隘之夫舜與文王之事孟氏旣明之矣希賢希聖是在夫人之立志與其躬行心得未聞必以河洛爲興道之源亦未聞必近河洛而後可爲鄒魯彼所謂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是宋人偏安之餘說安所庸之且鄒魯獨非東海之濱也乎滄海之環中國起碣石巨吳閩而盡乎雷廉隴蜀接崑崙界夷夏經滇絡桂以盡乎雷廉是爲山海之隩區吾聞鉅溟神嶽之所鍾必有殊尤傑特之產茲吾有望乎海康也吾廣濱海之郡七廣州居其中東則惠潮而閩地益東其民益文西則肇高雷廉邑桂地益西其民益質廣之俗美惡參焉凡其美者皆質之存也凡其不美者皆文之靡也

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世教以是爲差如欲興聖賢之教其必先於質勝之地乎若或鄙野而淳古其存如甘斯和而白斯采吾茲有望於海康也邦人士無負賢侯興學之意余言尚亦有徵并書以記

葵山記

王漸達

予里之何質中氏語於予曰彬嘗遊於蒼梧夢林之野勾漏之墟探白馬之勝其中有峰焉其形巋而豁深而際宵而會四皆能雲雨爰有丹泉玄室是爲廣漠之天有草焉綠萼而丹華何日則舒其名曰葵是山道書之所不言洞天之所不載人罔得而知之有異人焉栖于烟蘿茹霞而浣風抱一處和遊于洞虛見則物不疵癘時迺和予曰異哉吾子之言似乎吾之所聞也讀南文獻補遺卷三葵山記一然而侈矣聞諸莫大夫之於是山也脩周公仲尼之道邇而不遺遠而不迂含章而珍敦履而行是故其處也如石其見也如釋夫賢者之生也握肯之軸執道之柄其晦而息也噓吸元氣遊于太和號爲羽僊出入杳冥其運於世也乘肯之機履道之夷積而以渙翕而不施執其元宰與化推移故居而不測曰僊達而不隨曰賢吾子之聞其有志於是乎相與聞於莫大夫大夫曰告者過矣吾居焉依也居於斯息於斯是

故號焉志不忘也且聞吾子之言矣請志而自
省焉遂書以爲記

葵山人奇文亦奇此記直凌韓柳矣

南文獻

補遺卷三

四

卷三

康州東西二山川水記

李義壯

甲子春豫章胡公先生以司馬兼御史大夫來
兼制二廣軍務閱今丙寅三載獻績 聖天子
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寵秩 詔命至賔僚將
授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忭願建碑紀德
垂千萬禩公固不許而相與咨嗟如有所失於
是康州之人密以刊山弭寇之事願刻巖石告
于守巡使予紀其歲月云公初泚鎮至康州並
江父老巡官戊卒賓旅商賈嗷嗷控于瀕岸若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哭 卷三
不欲生公慰遣之令曰終當爲汝等滌除之耳
無何仗劍東下丕揚厥武用蕩妖氛露布上聞
四方無事卽以旋師端州康州之人復理前事
於是檄分守程君珪分巡吳君紹暨知府鄒君
光祚議以懸合公曰予昔鎮嶺西有年允茲土
地之故吾能知之康州有東西二山中夾一水
曰龍水合于端江由西山之羅旁東至泮水又
東抵新村驛循江綿亘一百三十里而遙崇厓
幽壑林箐岩險羣猺伏莽中遇有行旅輒出爲

梗卽尊官貴人擁旄節行猶不能無戒心焉茲
蓋千百年於茲矣予受 聖天子命而撫斯人
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緡以備斧折以蓄糗糒
以揀卒徒以召商旅旣具乃事遂以乙丑正月
之吉恭遣鄒君致祭開山守廵程君吳君綱領
其事而時省察之是日卽山僦功辟泮水剗萌
石披查洞通道州薙歐塘剔逢遠搗大河徑南
鄉摧茶坑平赤土羣兵遏路萬斧斫林木拔草
披溪平石泐隨山易險以均工役相地緩急以
領南文獻 補遺卷三 四十九 州志
握要樞妖寇遠竄侵田皆出乃柞乃芟于疆于
理沿江置戍聯絡十營列砦與屯縱橫千畝守
兵宿飽哨艦迭更統以裨將徵以游兵霆擊風
馳百里一瞬於是居者行者傳者檄者羽者旄
者賓者旅者或往或來罔不如志嗟乎以旬月
之蒸徒視茲羣醜致千年之岩險化爲坦途我
公之功信乎百世永賴矣吾人何幸而得見今
日耶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東海揚波四方多
難將士罷羸府庫空竭賴公制節謹度省費裕

以操縱有權張弛以道克明克類足食足兵公
命出師萬寇咸克公命築城百堵皆興休兵除
器用戒不虞講學育材以彰有德傳館以飭賓
至如歸杠梁斯成利有攸往若是者皆以師暇
率士而爲之周思曲防慎微慮遠凡有可以安
利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是故績懋有成
宜如此其大且著也昔之謀國者烈山澤而禽
獸逃驅海隅而犀象遠平淮夷而辟南海鑿更
嶺以通南北烈烈也由今我公觀之不知孰爲
領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 州志
遠邇又孰爲先後耶勲猷有勞於國惠澤允彰
於人不可蓋也是用不揣蕪詞勒而存之與山
同永公名桂芳自湖其別號云

東西山刊木之功不磨文亦不磨

新築北津寨記

葉春及

肇慶爲郡北展萬山南傳于海而陽江縣則當大海之濱北津其要害也東接閩北過高雷瓊廉通安南越裳海上諸夷國估客夷寇猶門庭上往來而粵緣海舊有六寨潮有柘林惠有碣石廣有南頭雷有白鴿門廉有烏兔瓊有白沙上下聯絡豈不如引繩哉第所則海朗雙魚相去二百里若則南頭白鴿門相去一千二百四十里而北津居其中入縣厓三十里近矣故歲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二

北津

調東莞戈船發神電陽江雙魚海朗尺籍戍戩船澳爲北津外藩嘉靖三十五年撤戍自此盜賊如履堂皇一陷海朗再陷雙魚三寇陽江入其郭北津海陵民無噍類當是時海寇鄭大漢林道乾朱良寶最螫萬曆元年許恩殺鄭大漢以降居之北津保界四年督府凌公奏言

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行間羅旁賴陛下神靈州縣其地北津未若海上之民未得安枕陽電緣海雖隸白鴿門部未免曾縞之弩將士

林立而倚降寇以爲安不亦輕朝廷而羞封疆之臣乎請以北津爲寨以雷廉參將兼水砦事烏兔雖近珠池遣一校守海康可無患請罷之以兵補北津之關制曰可其年戈船七十又四戊卒二千二百七十分三軍許恩領中軍保亦如故六年許恩謝其黨置田宅居縣城西偏爲編氓其黨亦散處喬馬都則遣把總代領其軍八年督府劉公請革參將置欽總自是乃有欽總然居縣城北津無寨如故初許恩旣居北津則以蜃合沙土築城自守池其外雖金湯不過也思去跋牂牧其上日地十四年春珠池之役海上戒嚴郡丞方公職防海視師北津四顧躊躇欲砦之矣太守鄭公觀回謂方公陽江以海爲池而北津綰轂其口頃置砦有詔軍吏踰伏縣城猥以治所不備爲辭守在四境則謂之何君亟之方公曰諾請于兵憲王公屬秋暮王公行縣至北津觀許恩城曰朝廷待恩不死故恩爲朝廷城今避居遜我奈何棄之且恩自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二

北津

不萬金豈但已哉因之便於是方公圖
上方畧因恩之舊亦蜚而築之周二百二十丈
高一丈五尺基廣半似上有雉堞甃甌爲之其
高如基之廣門三譙櫓七睥睨視堞馬內外皆
有通池卽恩所鑿者中爲按察分司左爲欽依
總司又左以居分總右則備倭之署皆西嚮負
山鼉江所遶也兵民相錯以居南門外開講武
場容萬人中有亭場東濱海有陵登而望之不
知幾千萬里亭其上曰望海匪特游觀亦以偵
寇費凡千金兩臺曰善而陽江藏金僅四之一
餘未有出也先是恩率衆降督府賚以千金恩
專之衆不平然未敢發會恩死則相率訟于督
府事下海防方公乃謂恩妻子曰衆怒難犯專
欲難成向衆不敢及千金徒以恩在恩死衆殺
而母子猶咋鼠耳饑人所以恐死而不食烏啄
者爲愈充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死千金亦食
烏啄之類也不如出千金而籍所置田宅官爲
章識之則衆不敢侵犯得以享其所有甘食美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三

北平

三十四

永於母子亦得矣恩妻子乃涕泣曰惟明府
所詔之方公又謂衆曰若等皆死賴督府生之
幸甚尚望金耶督府所爲賚千金者以保界也
今鳥獸遁何功而金之望若等旣從編民一不
逞有司得以三尺繩之令恩妻不出金若終不
敢動搖不如以歸佐饒督府必喜是以不可得
之金而易必得之福也孰利千金固在恩亦不
能名一金以死若得享其餘福孰多衆又涕泣
曰惟明府之所詔之於是出恩藏金存者九百
以上督府吳公曰其以治北津寨功乃成葉子
方纂郡乘鄭公方公則謂葉子子職紀載北津
事敢勤從者余謂 國家西北設九邊禦胡自
山以東負海之郡淮浙閩廣盡于珠崖衆建衛
所皆倭以也東南舟楫儻忽千里與胡馬等皆
爲長技顧胡以雕鷲爲聲又近輦轂亭障烽堠
朝夕兢兢東南衛所之不遑其他何有游徼之
官祈望之守往往擇便而嬉夫狡焉思奮爪牙
以填谿壑者觀衆而起此所以敗覆相尋而駢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四

北平

三十五

肯就戮衆也勇夫重閉豈虛語哉且恩假息之人綢繆穴窟不拔是務無亦身家之厯身視民而家視官不待亡羊牢必補矣是役也方公身之鄭公啓之王公至之成則吳公不然雖有良庖不能無刀而割皆社稷之役視民如身視官如家者也經始於是年春三月成於秋八月欽總王重喜分總朱相百戶王宗成陽江知縣宗良木典史王舜皆有勞者庸書以貽後人俾勿壞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五

北事五

一百五十四

北津寨自切東粵門戶事文亦雄古

大崖先生祠堂記

楊起元

古人以學道爲急故不遠千里而從師子游吳人也而學於魯陳良楚人也而北學於中國若此者難望於後世矣後世以訓詁辭章爲學其於聖人之道莫不自以爲知之也又奚以師友爲哉先生幼抱異質長雄於文一領鄉薦遂絕意仕進從嘉魚走新會以學於白沙先生此果何所見而爲之耶蓋先生稟天地剛明之氣故其神識拔出於流俗之表一切功名富貴不足以爲之動人之嗜好不在彼則在此理固然也地之相去也豈止有千餘里而已至白沙者凡三其始也居七越月其繼也居一歲又其繼也幾二歲矣當是時也師弟子相與登高山望遠海追雲逐月飲酒賦詩以爲樂至於何物而爲道何物而爲學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問曰吾亦待自得之也此其聲應氣投高風遠韻萬世之下豈不令人有餘思哉今之知先生者皆以瑰琦之文及不仕之節而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六

大崖

三百五

已至於依依于白沙而不忍舍者未重也是棄先生之所重者以重先生也先生未游白沙時已有文名今觀集之所存者皆在白沙時作及游白沙後所作也則先生之所自重者可知矣白沙先生嘗序交爲先生別意義最爲微奧大抵言有道而後有交嗟夫交義之不明於世久矣如先生之於白沙乃所謂交也交義立然後友之倫不廢友之倫不廢然後彝倫常叙矣然則吾人與天下後世所當重先生者誠在此先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七

三

生歿八十餘年嘉魚令蔣公始倡率士民構堂而祠先生又捐俸置田若干畝以奉祀事蓋先生之德久而彌彰亦蔣公之志行有曠世相感者乃孫僚致蔣公命徵記於予予廣人也嘗讀白沙書稍知先生始末不敢辭故特著之以示務學者知求師而事師若先生者可也蔣公名時馨福建漳平人

師不言弟子不問此等道學由賜而下亦未能曉

書丹山奏章後

倫以訓

丹山子之志可悲也已世錙銖而求之丹山子錙銖而效之愚觀滋僞之俗奸門孔多取民以千百計然後上獲錙銖之用及其聚天下之錙銖以成千百曾不足以供一揮也是故供億愈繁而國用愈屈是故取錙銖之利於民國必無異矣興錙銖之利於國則民必受千百之害矣丹山子於經世夙有大志遠圖知且沮焉而莫遂不得已謀其小者近者庶幾萬一焉嗟乎孰使丹山子苦心至此哉故曰可悲也已懲奸之說奸可究而不可求茲部使者之任也名器之說愚以爲祿輕而爵重位之卿而收其祿焉何居丹山子尚有以語我來

寥寥數言便足千古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十八

三

○潛龍漁記

唐伯元

南海有巨魚焉曰潛龍鯊。一日金龍鯊魚種而龍者也。戊子春三月，海山漁人網得之，長五尺，訖重百斤。其小魚從者數千，至不可網。漁人載潛龍歸，識者過而求買焉，價一金弗與也。剖其肉食之，其諸骨皆柔脆，盡食之，惟鱗堅不可食，瞋而藏焉。其鱗大者如掌，可爲帶，或酒器之飾。小者中雜佩，春一行片一十三，腹二行片如之。兩翅兩行，各片三十。漁人囊其鱗，遊閩越間，莫售者。屬余里人見予，予解其囊，諦觀焉。禮款而遣之，去已而思之，蓋有起予者乎？春一行腹與翅行各兩者，五行也。天地之數各五也。春單腹倍陽奇陰偶，天一地二也。十者天地之成數，天十而餘三，三三則爲九，乾元所以用九也。地二十而餘六，陽進而陰不能也，坤元所以用六也。翅三十者，一月之數也。兩翅合而甲子一周也。總之九十九片，羣龍所以無首，河圖所以虛中，大衍之用，所以不滿五十也。嗟夫易教也。

○貪泉對

丘濬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貪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觀焉。嘆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飲則懷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懷之，信有之乎？」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既而自念曰：「濟水可以墜痰，菊泉可以延壽，遠之侵潤，能使人多髮，晉之磐石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僕焉，豈不爲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卧諸船窗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污辱之名數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爲表白者。幸子之來，爲我一洗之，而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予將何望焉？請而言之。若謂泉之果能貪人也，吏於茲土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水者，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數計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以行，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總

歲之久。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憩焉。或不想焉。其憩也。或飲焉。或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其心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飲者。即動其心耶。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耶。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橐駝者。豈皆官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冤哉。彼其以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鎮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孰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飯水泚也。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面水頰也。口水漱也。髮水沐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一飲吾者。即欲手攬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冥頑不靈。而吾獨靈。意

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所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清而味冽。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爲吏所獲。將寘於法。則方自解曰。非某敢爲盜也。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爲廷尉者。將信之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賊。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懷。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相漸染。成俗。一或訖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質名節。守廉耻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

人一蹚梅關。泛湏溪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爲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是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不幸爲貪人所飲。亦猶冉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

爲貪泉辯文者多。惟此文可以傳。

冠垢說

龐尚鵬

六月午坐聞穢鼠氣。亟令人舉室掃除。索諸香。焚之。復如故。問左右童豎。皆對如前。聞乃張目怒曰。吾家故畜貓。而穢鼠乃流濁吾室。刺吾鼻。若此。貓之尸素當遣而逐矣。姑俟夜取。捕扇吾室。徐試焉。時苦熱。餘穢猶襲人。因擲冠據胡床。冀少息以避之。乃汗浹不能卧。起取冠。復著。冠積數月。未泔。有漬色。稍嗅之。卽疑鼠穢者。正此也。乃擊案太息曰。冠穢而罪鼠。且求諸貓。天下事不能反諸已。而屑屑焉。諉其責於他者。豈獨此哉。夫冠。吾首服也。焚焚在夜。不暇爲容。固積漸然矣。舉吾室之人。皆惟鼠之咎。而歸其責於貓。嗟夫。鼠以無辜被怨。何暇計焉。而穢之無與於鼠也。雖百貓何能爲力。冠著吾首。穢盈一室。且不能就其所聞而察之。况遠於此乎。幸早得其故。乃惟鼠與貓之憤。且怒者。釋矣。否則鼠之穴地而藏。吾猶未能跡其所至而磔之也。若貓也不能暴此鼠之無辜。以謝譴乎。然則以誣抵

法而非其罪世之不幸如猫者亦多矣或曰穢鼠固不足責與噫行之穢也剽竊于昏夜乃白晝爲人所誣故仲尼曰君子惡居下流然事所由始不能自吾身反觀亦奚責之辭故曰君子求諸已因濯冠去垢遂書此以自檢焉

此可醒偏心者有裨世教

立後說

唐伯元

友人蕭曰階有弟婦以守節終而議後者不果爲著此說

禮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以爲人後同宗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夫嶺南文獻補遺卷三 宋 卷一 大夏大惟大宗乃後惟支子乃後大宗古禮之不輕後如此何後代言後者之紛紛也得無與古禮悖與夫子與門人習射令司馬出爲人後者得無曰悖禮之夫不可與觀德與蓋必有說矣按記禮者曰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解曰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後子貴不可以及父其父士則不得主也信

斯言也則置後者以尊父也然非大夫則不必
後又以尊君也在君而君在父而父其義一也
一置後而忠孝兼焉者也記禮者又曰丈夫冠
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
服之解曰不言男子女子而曰丈夫婦人則以
冠而宜有丈夫之道笄而宜有婦德故也自童
汪錡觀之苟無其道與德雖殤可也信斯言也
其人誠賢雖殤勿殤仲尼之所與也婦人許嫁
方笄誠堅婦守賢者之尤難也生爲女婦身繫
綱常何啻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爲烈勿殤可也
殤而猶可以勿殤其不殤者又可知也是故非
大宗不後禮也貴而後賢而後義也禮以義起
者也自周公仲尼以來未之有改也非後代之
謂也然則凡貴與賢皆必後與曰貴有大小而
貴貴者差賢有大小而賢賢者等禮所生也賢
而無關於世教雖賢抑末也而况乎不賢也貴
而不足爲重輕雖大猶小也而况乎不貴也不
貴而貴之者猶之乎不貴貴不賢而賢之者猶

之乎不賢賢于義何居則利而已矣利則爭
則亂亂則夷狄禽獸而已矣是尚可與觀德乎
執斯罪禮是尚可與議禮乎有能知夫子命司
馬之意又能知夫子進童汪錡之意然後通于
立後之說然後知禮之不可一日不明于世也
立後與生母服二說當存之以備參考

生母服說

唐伯元

先王制禮首重天綱婦人從夫夫死從子女子之嫁也父命之無違夫子從夫之義也丈夫之冠也見于母母拜之從子之義也從夫者貴不敢以敵夫從子者賤不得以施子故禮父在爲母期父沒然後齊衰三年凡言母者嫡母生母也繼母如母尊父之匹也慈母如母貴父之命也曰繼母則嫡母已不待言曰慈母則生母又不待言也然則孟子謂王子母喪其傳爲之請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七

生母

之以從子之義雖嫡母不得以其尊臨諸侯大夫也然則禮曰庶人爲父後者爲其母總何也諸侯禮也何以知其諸侯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服總是以知其諸侯也不爲後則公子而已猶不得總也諸侯在以爲後而總則諸侯不在不止于總又可知也然而諸侯之禮先王不議蓋慎之也非所以論于大夫士也大夫以上漸貴貴則尊尊大夫以下漸賤賤則親親貴貴親親其義一也然則祔可乎吾聞之矣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祔則仁至易牲則義盡仁人孝子之至情也言士與大夫禮可通也然則今世士大夫禮宜如何曰今之上卿視古諸侯其次視大夫然非世爵也卽簪纓累代不失爲士庶人之家約畧而用士禮可也然則適子在宜何如禮士爲庶母總爲有子之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七

生母

妾總大夫爲貴臣貴妾總在夫且然而況于子
適子有服何疑于祭夫禮古今共之者也今之
祭也以別室如何曰似也父在可也上卿可也
不然非易牲之意而僭擬國君且使子爲毋壓
也壓則無父僭則無君無父無君不敢以訓

修車戰議

陳建

夫兵制用車其來尚矣然古今異宜古兵車之
制不可復矣今當師其意不師其制其必斟酌
損益今民間獨輪小車而用之乎蓋大車難行
而小車易運大車之造費多而小車費省大車
用騾畜費芻而小車一二人可推挽大車重滯
難於前却而小車開合周旋易爲布陣大車遇
險阻溝塍難踰而小車遇險即可昇以度是故
今欲車戰酌用小車便矣宋李綱論用兵謂步
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吳淑請復車戰
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苟非連車以制之則
何以禦其奔突哉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
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
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
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
之陵突也二子所言其達車戰之利乎自漢而
下備邊禦狄用車不一而足衛青出塞擊胡以
武剛車自環爲營光武造戰車上作樓櫓置塞

上以拒匈奴隋禦突厥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哥舒翰節度隴右嘗造戰車以收黃河九曲是數者皆知車戰之利而用之也不特此也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遏命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却月陣以大弩及預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七十三 傳三 七十四 皆靡敵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狻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過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如此況於今日而何不可行之有若夫戰車制度則往籍所載不一今姑舉其可行者著之宋魏勝嘗創爲如意戰車弩車砲車矣近日何燕泉餘冬序錄載今寧夏戰車之制矣大明會典雙槐歲抄皆嘗錄及當時戰車矣丘文莊亦

嘗言小車之制著於大學衍義補充詳可攷而近日邊臣亦嘗言輕車之利矣今誠欲舉行但參考三者斟酌行之斯善矣抑守邊用車尤有說焉亦時焉而已蓋承平之世與開國創業時勢霄壤不侔開國利於戰承平利於守開國之初乘百戰之餘威士馬精強將臣彪武有不戰戰必勝斯時也車固爲贅也不用可也若夫承平恬熙之餘百不如前胡寇內侵非守何以爲策非車何以爲守不暇遠引卽以我國朝言之國初兵勢視今日何如也 高皇命將四征而漠南肅清 文皇親駕六征而豺踪遠遁皆無敢努臂當轍請降恐後斯時也守在四夷邊雖不備無警也而何談於車至後來則有不然者正統己巳之役王師二十萬騎覆於土木近日邊臣搜套亦以數萬騎敗於花馬池是皆不知承平時勢之宜守而不宜於戰不知禦狄之宜車而不宜於騎以我所短角彼所長一敗塗地無惑也使二役也有車爲拒長短兵夾輔之

虜馬豈能近驅車以衝之虜馬將退走豈有此禍哉悲夫一時謀臣不知出此也愚備徵今古而灼知車戰爲守邊禦狄之長策不容於已故首陳之

公邊事十議今錄其要策四議以備籌邊者採擇

設弩議

陳建

按自古用兵以弩爲尚自戰國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迺今日朝廷官軍北方兵器並未見有用弩者惟南方民兵或用之惟西南夷獠專用之何古今南北之不同哉考之前代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荀子謂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晁錯謂勁弩長戟爲中國之長技漢制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唐書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宋有弓弩院造牀子弩虎翼弩馬黃弩從前南文獻補遺卷三七十六有國未有不尚弩者也至於歷代以弩取勝則尤可稽孫臏抵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帝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而匈奴却虞詡禦武都羗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而發無不勝盧耽節度西川爲大櫓連弩而南詔憚之宋師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未易破走也景德澶淵之役非伏弩射殺撓禦契丹未易服也以至劉裕敗魏河上之師韋叡走楊玄眼之衆則又無非以弩輔車之效也

昔人謂弩爲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蓋射既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制突非弩弗克自古用兵以弩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以代之故不復置與愚謂弓弩火鎗三者雖同爲長兵然而弦木爲弩削竹爲矢價廉而工省其製造甚易而爲用甚速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但歷代弩制人各不同古有連弩諸葛孔明損益爲摧山弩一弩十矢俱發唐有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宋有牀子弩矢及七百步又有千步弩矢及三百里又有李宏獻神臂弓韓世忠獻克敵弓皆弩也皆能射遠攻堅今日守邊誠能每軍造車數千輛勁弩數千張何胡虜足畏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七十七

強弩三

三百

行田經界議

陳建

夫以騎利在平曠易爲馳突今邊塞之地多平原曠野一望極目險阻實希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畧如古者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狄騎四者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爲營陣免臨時掘塹之勞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敵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驗矣宋太宗時議者謂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倉廩而限戎馬愚謂古今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七十八

行田

式

繁林木扼伏議

陳建

夫戎騎慄悍不可輕敵在乎多方以阻之制之而已林木叢密則敵騎不能入非惟不能入且不敢入非惟不敢入且不敢近何也彼懼有伏焉故也夫林木之中小車可由也步卒可屯也騎不可騁也兵伏焉則莫測其多寡也此敵人之所以甚畏也古之智將鮮不以伏兵而勝兵無伏是無謀而浪戰也無叢林深箐兵難埋伏也是故繁植林木者所以便伏兵而拒狄騎之上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五

三

以釋而無虞農益勸而田疇益闢而兵食益有賴矣夫繁植林木其勞費省於築長城而功倍於長城其勢壯於十萬師其險踰於山川丘陵有國者患在因循玩愒而不為耳為無不成成無不效一勞而永利矣丘文莊謂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渾蔚等州西來一帶重岡複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林木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不幸一旦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沿山種樹遇有罪犯應罰贖者隨其輕重定為則例專責栽種以必成為效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叅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嚴督官司巡視看守不許作踐砍伐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取枝條以充朝廷薪炭之用而邊防亦因之以壯固矣文莊此議鑿鑿可行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六

三

練兵議

葉春及

職粵南海隅人也稔聞枹鼓輒惜當事者居常罔備臨變莫厝獲辜于人民社稷安用其爲天子吏哉乃不自忖猥懷壯圖倘有十室之寄當奮一割之能茲又承乏海邑邑經寇變至殺長吏陷所城非尠小矣用是日兢兢于茲且屢承上官奉 天子命拳拳然封疆是敕敢不勉旃况夙心乎竊思練土兵久矣機兵非土兵哉自初設抵今竭民力百餘年募之何爲不練又安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八十一 練兵一

事事也弊在今之視昔所募非所用故耳職痛之洎任卽按故牒原額三百半赴團練留守城者尚百又五十名孱冒之弊蓋難道矣禁勾攝革廝役省迎送汰老弱者四十五人召壯充補姑卽而部署之爲五營營分二隊隊長一兵十合二隊旗手一鼓手六凡二十九人各有定局矣乃爲聯轄而參馭之爲哨長三人左一人掌東北二營四隊右一人掌西南二營四隊各掌旗二隊長四兵四十九四十六人其鼓則聽中軍中

軍一人掌中二隊與中隊之旗五營之鼓又有司各營之視聽者二人執篝燈者一統鉦鐃者一咸隸之凡五十五人是長哨者三人長隊者十人兵百人燈一人鐃一人旗五人鼓三十人凡百五十人而日專于戎場矣又視各營盡地爲守教閱之隙以備巡徼直宿中軍守庫獄居于署四營各方城守居于關且各有司自東至北東關者司之自北至西北關者司之自西至南西關者司之自南至東南關者司之以護壕塹雉堞又均其役守署及關各五人半旬而更上府宿者隊一人浹月而更例應迎送使令者管不過三人并鼓人逋遣人皆聽于長亦既有約束而可聽命矣但未教之兵固難使戰敢請轄門一人爲師俾之轉相教習巡捕領而旬練之職統而月練之稍爲賞罰使可卽戎而止然又有深慮焉險無可與守之耳城外西北高山去城數武下瞰城中失險甚矣故於四營分哨必使東者兼北南者兼西以其其險竟非完計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八十一 練兵一

也團練者不敢盡請敢請五十五名設爲一營
準游兵以守西北諸山有警屯之與城中犄角
無警分五營各備一隊練之且以巡徼郊衢以
省守舖等役此息民保障至計也

練兵及保甲三議惟葉公能身行之行而
後言者也近時多不譚及卽譚及而以爲
難行者多亦足惋嘆

保甲名籍留縣議

葉春及

屢蒙院道遵勘合責行鄉約保甲恐恐然不能
祇承德意是懼已於各都推擇耆老待以異禮
使居申明亭卽爲約正教民爲善兼理戶婚一
切小事建里社厲壇以事鬼神盡毀淫祠改社
學請教讀以訓弟子立保副長統各舖丁男使
司防禦之事竊以謬知一邑強弱善惡鰥寡
獨疾痛困苦一不知何以其名爲也故丁無官
私老幼咸登于籍蓋無事以行教化則綱紀有
條有事以守疆場則什伍可定非厲之也民愚
不知疑懼造黃冊將籍而役我萬一有警又將
驅我於戎行匿不報按保甲舊籍具在不過戶
一二丁湯應上官督責不足據乃使耆老勸諭
職復之至再至三不得已而信之以誓乃報回
難必其無隱其心尚未能釋然也近有警奉檄
保甲丁男出澳防禦職卽召保副長而申令之
老幼守家壯者從便什伍據險守堡或聚爲營
及偵諜等隨其丁之多寡遣之緩則更休息則

盡出彼既響然聽命茲欲籍名于官哄然謂令
我欺夫道愛民之心比職爲共切而職播告之
意比耆老爲頗詳但無事時彼既不能無疑有
事固宜其蹙然而驚也法安民耳王介甫行保
甲而亂伯淳則治安與不安之說也人莫不顧
其室廬妻子昨有警附澳民奔走來受約者足
相躡也則雖不必其名之在官而其心固在賊
矣所謂不用其名而用其實也况名已在縣與
在道同但民愚謂道尊而縣親勸之時未卽
破其愚見遽聞于道彼之惑也滋甚第俯循其
情奉檄以致之而已職卽行海上考其用命與
否而賞罰之

保甲不屬巡司議

葉春及

保甲之用鄉上矣然三代以下民皆畏官而不畏
賊何則徒役煩而誅求之日促也職到任卽甲
其民民皆蹙而難之謂黃冊造將籍而役我一
旦有警將驅我於戎行職乃進而誓之所不與
百姓同心者有如日於是相率而聽命矣然初
第屬而讀法耳使之爲兵又蹙而難之則又進
而告之曰周禮家七人可任者三家六人可任
者二家而五家五人可任者一家而二不籍其
名而定其數可乎曰諾乃籍各都之民可以負
戈者得四千四百六十又七蓋有常數無常人
各推其家之壯者爲兵不惟三代之灋則然名
不定于官府亦所以使其樂從也去年本道取
鄉夫之籍職上報在縣與在道同民謂道尊縣
親遽聞于道彼之惑也滋甚本道諒而從之今
從一年民情大安彼亦畏賊而不畏官考國初
止有里甲觀教民榜里中若有強劫盜賊里甲
老人集人擒之可見後增總甲有司祇以夫役

頃之竟不能任盜賊而保甲行矣非所謂三保
甲哉故職卽總甲行保甲法每舖設保副長不
拘十甲一保之制一里而社首加焉社之爲言
里必立社故也縣舊除在坊凡三十四都近減
爲三十里在坊有機兵其沿海則十八都在縣
西南接洛陽橋與晉江界繞而南爲十九二十
一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都獺窟司在
焉又繞而南爲二十六都又繞而東南爲二十
七都又折而北爲二十九都又折而東爲三十
都崇武所在二十七都小岫司在三十都小岫
而上爲三十一三十二都有黃崎巡司入于內
港爲三十三三十四都五都六都七都出于東
北爲八都有峯尾巡司又折而北則爲九都十
都十一都與仙遊比各都皆要害往巡司歲時
行都各舖釀錢供億民苦之故曰南巡北驛言
利均也今不宜屬巡司使其自相教訓捍禦縣
以時校閱賞罰有警乃部署巡司率領事已則
止

神銃議

葉夢熊

塞上火器之大者莫過於大將軍薊鎮一年止
放一次以其勢大人不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
斤以一千斤銅毋裝發如佛朗機樣職熟思之
改銃身爲二百五十斤其長三倍之得六尺不
用銅毋徑置滾車上發之可及八百弓內大鉛
彈七斤爲公彈次者三斤爲子彈又次者一斤
爲孫彈三錢二錢者二百爲羣孫彈名之曰公
領孫尚以鐵磁片用班毛毒藥煮過者佐之共
重三十斤此一發勢如霹靂可傷人馬數百若
沿邊以千萬架而習熟之處處處皆置人人能放
則所向無敵真火器絕技也初疑其重今運以
車登高涉遠夷險皆宜職製成每日幾次試之
見者莫不膽寒夫祖宗出塞事恃神銃爲破虜
先鋒天順六年造兵車一千二百輛各有載大
銅銃車成化元年造各樣大將軍三百箇載砲
車五百輛大約與職意合蓋善用中國之長以
制虜此上策也觀大明會典神鎗神銃俱內府

兵使局掌管其慎重如此知 祖宗所以逐胡
元則知今日之所以爲戰守矣

李家都會盟防守約

王弘誨

粵自東姓命齊持盤定趙而盟約之設所由來
矣吾定中據瓊莞李家尤中據諸都往柳塘周
公來守郡時嚴行鄉約閭閻肅清卽流賊如李
容周時集謝章馬京之黨構結爲患不旋踵而
授首迄萬曆初歲窮倭燒船橫戈瓊定之區所
過灰燼屠戮衝突東廂居丁去處如入無人之
境竟爾退舍李家不敢深入者皆本之衆心一
而防備嚴先聲有以奪其魄也自後承平日久
約束弛而武備疎又值連歲凶荒黎首弄兵逃
亡勾引烏合蜂屯肆爲刦掠今村舍洶洶朝不
保夕當事者往往指倡首爲激變等擄搶爲狗
偷蔑視民隱若秦越人肥瘠莫之加意蒿目焦
心不知何所底止吾輩平居若厝火積薪之上
安得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哉走謝病里居不
遑假寐敬約吾鄉父老子弟借箸而籌議者咸
謂村落丁男約數百許寓兵於農可教而用宜
遵照先任本道舒操練鄉兵事例挑選少壯者

青其整飭器械以壯威簡閱部伍以精戎賞罰
信必以作勇敢就中復選優於勇畧者分屬統
率十人爲一隊三隊爲一哨每隊製小旗一面
木牌二弓矢二刀鎗二石砲二每哨舉一號頭
或角或柳或鑼或鼓服色各有分別一號一長
不時查督團練調度每月一小操每季一大操
小操者東西南北就各哨而練習也大操者會
東西南北於尖峯演武而比試之也小操有罰
而無賞大操賞能而懲玩吾里以尖峯爲中東
嶺南文獻 補遺卷三 空 防守二 五
西南北共約有五十餘村就其近者前後左右
互爲唇齒稍遠者東西南北相爲策應目下多
艱各哨長撥所督鄉兵於附近衝要路頭裝塘
埋伏總督者不時查點鼓舞而振作之萬有變
故唇齒者接踵追踪策應者舉號飛報哨長招
集壯丁備糧隨後追逐期抵巢穴或分哨裝塘
或遊兵奪擊能向前衝鋒者論功優賞擊賊所
獲財物盡給本哨捕獲賊顆送官有執讐扳指
大家齊力分寬餘饒者捐已弗吝被傷者爲之

醫治死難者爲之殯葬優恤妻子如是則眾心
齊衆氣壯吾子弟可以衛吾父兄吾隣里可以
爲吾城廓吾佃僕可以爲吾營衛不俟官兵而
保障有餘裕矣尚何山海寇之足虞哉

李家都盟約引

王弘誨

蓋予他日讀秦風而竊有感於無衣之咏云說者謂秦樂戰鬪其民平居懽愛之心足以相死是則然矣然其意主勤王至於同袍同澤同裳不一而足皆以王如興師爲言其立功報主之衷隱然寓于言表又何其勇而好禮也豈其先民遺風猶有存者抑其濱戎狄而怵於利害故其牢騷感憤之氣卽形之聲詩至今猶使人擊節興起與吾鄉李家在定邑居四方之中山海嶺南文獻補遺卷三 七五 四
稍遠風號承平而自邇年以來始數受黎患侏儻結之衆一旦橫行白晝大都刈人如草菅閭閻無寧日矣當事者方持重審機未聞興師之期而吾民愁苦無聊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居常有同袍同澤之思焉予蒿目時事不得已乃與里中父老子弟束牲載書講求鄉兵之法其尺籍則稽之司農其訓練則倣之司馬大率家自爲戰人自爲兵要歸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難相拯恤無秦越其視而後已焉古稱寓兵

於農庶幾近之其亦秦人賦無衣之遺意耶若乃因內政而寄軍令敢管敬仲之法自吾鄉推廣之以致三州十邑皆然又進此而陳師鞠旅廓清妖氛一洗積年養寇媚黎陋習俾戈矛甲兵之柄不在下而在上則又在當事者加之意哉語曰禮失而求之野予於是乎有感

新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四目錄

理類語錄 銘贊箴賦附

白沙語錄

陳獻章

瓊臺語錄

丘濬

甘泉語錄

湛若水

泰泉語錄

黃佐

復所語錄

楊起元

事類語錄

白沙語錄

陳獻章

廣南文獻

補遺卷四目錄

瓊臺語錄

丘濬

甘泉語錄

湛若水

名公語錄

林光

海瑞

李學一

韋憲文

唐伯元

林培

黃衷

周光鎬

張詡

羅虞臣

陽明先生答問

附

梁焯

銘贊箴賦

德馨堂銘

丘濬

自然堂銘

湛若水

忍字贊

陳獻章

自贊周自正所傳祝融觀日小影

湛若水

自贊張廷文所藏侍坐真影

湛若水

董約軒二老像贊

倫以訓

薛文清先生贊

馮奕垣

陳白沙先生贊

馮奕垣

王文成先生贊

馮奕垣

廣南文獻

補遺卷四目錄

胡餘干先生贊

馮奕垣

柔箴

李義壯

剛箴

李義壯

海樵賦

黃佐

粵王臺賦

黎民表

鷹化為鳩賦

馮奕垣

嶺南文獻軌範補遺卷之四

明晉江楊瞿峽 輯

理類語錄

白沙語錄

陳獻章

大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一

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曉曉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

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世卿在白沙朝夕與論名理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世卿歸以所聞於予者質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得之世卿之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於所遇非予所能知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二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世由聖門以學者衆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

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惛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源流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雖與天壤其弊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廣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耶

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人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

廣南文獻

補遺卷四

四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羅浮之遊甚樂第恐心有所徃情隨境遷則此樂未免俗樂耳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

自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_自為禪所誘仍參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證之_也

人須有遠大見識方做得遠大事業如為學要積累也須得二三十年然後可望發越若朝作而暮改銳始而怠終方其發憤之初意氣之盛真若可以凌駕古今平步聖途及其衰也志索氣餒忽如墜千仞之淵所守只是恒人此無他無遠大見識又無積累歲月平日激昂以為之者特一時好名之意氣耳安能保其久而不衰耶眼前朋友類此者多其病在於心不寧靜無真實知見故所學無味亦是氣薄質弱厭常喜新其勢卒歸於廢弛悲哉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有其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為已也其仕也為人學為人也其仕也為已斷不疑矣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瓊臺語錄

五 潘

道豈易守哉道原於天具於人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其倫也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易詩書春秋禮其書也人同此性有此倫備此具然其本末次序則載於書弗學則弗知也弗知則弗至也學而知知而至得志則行之於天下不得志則守之於一身吁行固不易守亦豈易哉予聞之守之道有三有禦守之守若主將之捍城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七

有持守之守若舟師之視柁也有保守之守若府之監藏也又若龍之抱珠也蓋禦不固則欲內攻持不定則心外驚保之不慎與密則外侵而內失矣道豈易守哉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如蒙之禦寇安其固有不遷於物如履之素履中正特立安靜而堅確如豫之介于石則道合於身矣合則凝凝則固固則久久則天天則自然矣

儉有兩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

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之間然後德備于已而光輝著于外焉况衆人無聖人萬分一而可以不儉乎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噫儉之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慎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八

若知舟之爲器乎始之欲作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鍊於冶煉灰以蜃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不責其成於工師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闕與夫艤舳維纜篙矴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爲全舟乎曰不可也用備矣而或艤之非其地所由者乃斷港絕潢其可以達江河乎曰不可也艤得其地矣然或衆舟集焉而互繫以相軋其可以行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艤也得其地其行也無所礙若可以達河入海矣

然前風不順焉則亦不可行矣士之為學何以異諸此乎

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眾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獨然于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為質大而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譽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於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然惓惓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焉

人惟知懼而後可以常不懼彼偃然自肆哆然自矜謂人不已若謂事無難為謂民為可罔謂天或可欺恬然不知懼者實有深可懼者存焉豈非可懼之尤乎古之君子宅其心于敬忌之天真其身于憂恤之地凜凜乎如臨萬仞之淵側身跂足將墜而未墜也慄慄乎如乘泛駕之

馬鞅勒頤改將墜而未墜也惟其懼也如此是以內無愧怍外無窒礙故能建功立業名成而位崇安榮於當時流芳於百世不朽也然則懼之一言豈非士君子處心制事之機要乎

夫天下之事往往成於畏而敗於忽夫惟無所畏是故無所成出其見理之不足恃也然後有不循之理由其視事之不難處也然後有不周之事由其量人之無能為也然後有不恤之人苟持畏心則凜凜然知理無微而非著慄慄然知事無易而非難兢兢然知人無弱而非強則操心危而慮患深勵志勤而撫機果天下無難成之事矣忽則反是

甘泉語錄

湛若水

夫聖人之學易簡而已中庸之殺其要在謹獨大學之敎其要在格物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至其理者非聲音笑貌之爲也學問思辨篤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古人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身心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體認天理而存之也是天理至簡至易者也昧者舍其易簡而求之煩難而欲至於道遠矣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十一 甘泉二

六十九

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就爐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爐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

聖人之學皆是心學所謂心者非徧指腔子裏方寸內興事爲對者也無事而非心也堯舜允

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認合於心與心爲一非執之於外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而出卽由仁義行之學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來面前纔思尋討道理卽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卽是義外卽是義襲而取之者也誠僞王伯之分在於此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十二 甘泉二

六十九

克已復禮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已者非謂半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已克已私纔盡天理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緊要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

聖人之學全在幾上好惡者此心發動之端乃所謂幾也故孟子欲人於四端上擴充大善大惡莫不於此分路頭好惡不作者天理之本體好好惡惡者天理流行之大用

心有內乎曰心無內而有靜心有外乎曰心無外而有動旣曰有靜靜而不弛斯不亦內矣乎旣曰有動動而不返斯不亦外矣乎故動者外

之機其流也爲人靜者內之機其實也爲已故
爲人者務外之謂也爲已者務內之謂也務外
者妄動之謂也務內者主靜之謂也動靜之機
內外人已之間也然則如之何曰動乎動而不
離於靜故不流靜乎靜而不離於動故能實藏
心於晦發而愈明神之貞也役志於明久而滋
晦神在外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
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人心道心只是一心得其正時純是天理故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十三

謂之道心心不得其正時便爲已私故謂之人
心人心有我之心也道心天心也先儒謂出乎
天理之正者道心則是也謂發於形氣之私者
人心則恐未然凡謂之心皆指具於形氣者言
惟得其正則道心也又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
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又謂道心常以一身之主
人心每聽命焉是有二心相役此處不能無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必須學問學問
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所以求放

心是不失赤子之心也蓋赤子之心乃初心也
乃真心也常人都是壞了纔補若大人則從做
赤子時元初一點真心學問養將去只從這元
初一點真心耿耿虛靈良知良能漸漸擴充至
於致廣大極高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譬如一
粒穀種子播在地上又時時培養由茁而秀由
秀而實亦只是元初這一點生氣擴充將去至
此非謂種子便是實也

人之所謂立志者謂有必爲聖人之心吾之所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十四

謂志者卽孔子所謂志於道志於學則志必有
實功教人入途轍去大抵古人說志字不虛說
如春秋傳曰吾志其目言心欲射其目也若今
言志者如求仙只是想仙不做爲仙功夫如臨
淵美魚不去結網

吾嘗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
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
嘗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
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

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木體也其寒焉昏焉非由內往欲蔽之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孟子曰求放心以言乎其警覺也否則孰外孰內孰前孰後孰放孰求放者一也求者一也以心求心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爾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不言理而言物便是實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十五 甘泉五 三六六

倫自是實理舍物而言理便是虛理與人倫不關涉此釋氏所以棄人倫得罪於聖人也慈湖謂有物則格而去之則又起一意此釋氏所以必要去絕根塵是又起一根塵硬把着爲徒勞非易簡自然之學也

陽升則浮陰降則沉浮沉相蕩而潤下生焉陽精則明陰散則晦晦明相感而炎上生焉陽剛則伸陰柔則屈屈伸相循而曲直生焉柔以融之剛以結之融結相推而從革生焉剛以闢之

柔以闔之闔闢相蕩而稼穡生焉天地之生也先氣而後質故水火多氣木金土多質

觀洪爐之鑄金則知天地之終始矣在爐而融生之也出爐而結成之也融也者水始之象也結也者土終之象也其融也孰不以爲屈而不

知生之始也伸孰大焉其結也孰不以爲伸而不知成之終也屈孰大焉始終相乘屈伸相感而金未嘗變道之象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十六 甘泉六 三六六

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刑入刑則入禮禮也者理也天理也者天之

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夫春秋魯史之文與晉之乘楚之檮杌等耳然而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曰然則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曰非是之謂也夫所謂作者筆而書之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七

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我謂我衆人也以言乎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

內外動靜一而已矣或曰孰能一之曰惟盡心者能一之是故聖人之學盡心而已矣日月之全莫或蔽之故能盡其明天地之全莫能尚之故能盡其大聖人之全莫能蔽之故能盡其心不蔽則虛虛則明明則高高則廣廣則大廣表

高明不在乎他在乎盡心而已矣是故高明配日月廣大配天地盡心之至配至德其爲聖人乎

思曰睿睿作聖請聞焉曰其中思矣乎中思故不出其位不出其位故思無邪非位而思邪邪也正亦邪也其爲中思乎曰曷謂中思曰毋前爾思毋後爾思毋左爾思毋右爾思故曰中思中思也者中心也故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至正無邪思也若夫左右前後而思焉出位耳矣烏能勿邪故中則正矣中正一以貫之而聖學備矣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十八

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此正是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問千緒萬端只是求此心而已求心是至約處既得此心更有何事若以求心便是學問之道恐德孤了不是博學審問使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優游厭飫終是信不及思不明心終生疑學問中悟方得不怨天不尤人此是聖人下學工夫非循理樂

天者不能豈學者尋常可用力故不怨天不尤人此孔子聖人之學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此顏子大賢之學也敬恕仲弓賢人之學也

洪範五行與五事對看五行在天化生人物卽有五事人得其全故五事備物得其偏故五事不備植物尤其偏者故止有心亦不能思動物中有貌者有言者有視聽者有思者亦不能全亦不能通於理氣偏故也人獨得氣之全故備五事其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五行之性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十九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性也蔡氏以爲五事之德非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用也蔡氏以爲味非也肅乂哲謀聖者五事之用也故言作致中和只是一理未有中而不和者亦未有和而不中者文公以天地位萬物育分中和竊恐未然又分心氣無此理心正而後氣順氣順而後天地之和應故位育故天地萬物本吾氣也致中和者志一則動氣也

日升於東方秉陽精也月生於西方受陰精也

陽常盈陰常虧陽常盈陽一也陰常虧陰二也

故君子一之爲貴中庸戒慎恐懼與慎獨皆只是敬皆一段工夫無分動靜二之卽非敬矣後一節卽是解前節隱微卽不覩不聞慎獨卽戒慎恐懼是故君子必慎其獨卽結上文意後儒便分動靜故頭緒多了原來只有一段涵養工夫及至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其動靜渾是天理及至中和亦是一段工夫何曾分如此是致中如此是致和致則皆致又後儒以慎獨一節是省察亦非也謂之慎獨非涵養而何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二十

憂懼當分曉看如中庸戒慎恐懼若不善理會則必至於作悔爲病不小蓋此心不忘不怠便是戒謹恐懼與勿忘勿助同此便是自然之樂安排着便是心之累矣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天道也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也故以明一貫忠恕者一貫之別名耳初無異也中庸忠恕違道不遠盡已爲忠推已爲恕人道也

由是而上達焉則是一貫矣

氣之精而靈應者卽心其純粹至善卽性性卽理不可外氣求性而外有所謂理也天地間萬物只是一氣而已故氣之偏者卽蠢然爲物氣之中正者則渾然爲聖人及氣之病而痿痺者卽謂之不仁病風狂者卽不知義理故知氣爲定品性爲虛位是故氣質之性非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一而已矣告子生之謂性不知天地之性中正純粹精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廿九

式百八

致中和而天地萬物位育者其常也猶有水旱之災者其變也故盛春之中能保無一花一葉之落乎天地之運能保無一星辰度數之愆乎天地萬物且然而況於聖人乎故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

空而謂之屢者或空或不空如止許其三月不違之意故云其庶乎若聖人之心常如鑑空則與道爲一矣不止於言近也貨殖則心常有物而不空其言之中道者億度而已

惟精惟一乃是兩事合一用功非謂精便能一也惟精惟一乃執中功夫缺一不可卽中庸學問思辨篤行與吾之說學問思辨開其知也卽惟精之謂也篤行恒其知也卽惟一之謂也一者恒之之謂也二者合用知行並進則中在我矣若謂惟精則自一惟博文則禮自約如何聖人每每二者對說至於論語他章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分明是旣博文又約以禮也

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始終只是一知而行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廿九

式百八

在其中故吾有天包乎地知通乎行之說其所謂知亦有先後淺深卽知卽行知之淺者如知物可食乃食也行至知至知之深者如食物乃知味也若不論其先後淺深而各執其一說則所謂先知後行者更無食後雋永之味記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何謂其所謂行後乃知者如不知烏啄砥礪之不可食則至於殺人何知味之有且記云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者何謂故二說合而通之然後聖學之功盡

精一只是一段功夫卽精卽一無先無後實見得如此便是精常常如此便是一精者知一者行卽知卽行知行並進夷惠只惟精處差了連惟一處亦不是學豈易言乎哉

釋氏之無適莫與聖人之無適莫不同釋氏之無適莫無主也聖人之無適莫有主也何謂主天理渾然廓然大公也故能因物順應義之與比釋氏去理障只是空空地故不能順應只是

一切不動便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何啻千里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三

聖人是生的無適莫釋氏是死的無適莫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了心處夫惟不見其人必有見者也不獲其身必有獲者也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都不許費多思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顏子知幾知幾其神乎何用爾勞勞攘攘

體認天理豈有反見病痛日多之理此是不善體認惟調停節度則隨動隨靜無非中正天理自見何等易簡若云覺得滯事乃便自打條覺

得遺事乃便自照管則終日憧憧此乃所謂大病痛也又安得常明常覺

要認得無聲無臭須是認得上天之載體用隱顯一原無間若只取無聲無臭作深遠題目看便終無着實處程明道亦云中庸言道只消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又云中庸之語道其本在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此數語切思理會見得貫串方是識心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三

三戒一章非特爲血氣血氣者人欲之根也戒之者卽是心學卽是養志志者天理之根也戒之者所以存天理遏人欲立志以帥氣則凡血氣之欲皆化爲義理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能踐其形故不外氣質而性存焉非如佛老必絕妻子離人爲喪耳目然後爲性也

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龍蛇鳥獸水火人物則是氣然卽氣卽道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同是一箇形字與道爲體者也
更不須別說個所以然處令人無處尋討也故
孔子川上之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卽指
水是道多少直截不費辭說令人易見見此則
宇宙內開眼便見道體之流行便不須尋個所
以然也

泰泉語錄

黃佐

禹言九德韶之本也夔言九成韶之文也堂上
之樂以歌爲主去鐘磬以明至德或憂或擊
以鳴玉球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登歌人聲
爲先是時享禮初行祖考來格帝堯之後爲虞
賓者在助祭位羣后以初就位皆德讓焉樂聲
依詠球瑟從之以九爲節是九德之歌也堂下
之樂以管爲主鼗鼓導舞每一成必合止祝啟
而笙鏞間作與歌聲合亦以九爲節是九韶之
舞也管絃相合以成雖有上下之別合而名之
則總名蕭韶鳴球特縣也韶簡十六管金石編
縣如之故間合成曲奏之以鍾其律用羽節之
以石其律用角以統於琴瑟之宮以蕭齊其聲
必以玉球詘然者相應則中聲之所止也黃鍾
宣養六氣九德故爲九成始終五絃之琴左宮
商右徵羽而角爲中聲其民協于中之象與出
納五言絃不過五而循絃益徽律呂還相爲宮
繁文簡節八音克諧自此合矣

先儒曰地上之氣皆天也天之旋繞其氣急動
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日
與人事作息相陟降焉仰而視之高高在上昭
鑒若遠而不知人生其中如魚在水相入而不
相離也是故一陰一陽循環消息降衷於繼善
之初受中於成性之後凡所賦畀有條不紊是
卽理爾理一分殊隨吾心區別而名言之理豈
在氣之先哉故曰二之則不是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二十七

三

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
發生者生意纔發則親親達之民物自不容已
矣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所以發生者
無少間斷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可以見天
地之心蓋天地之心非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
一絕而不復續矣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
不窮乎吾心之發生亦源源而不息將有爲也
將有行也闔戶之乾以資始也既有爲也既有
行也闔戶之坤以資生也且晝之所惜亡者復

于夜氣苟求其故亦可以見天地之心在乎人
矣

三極大中之矩惟仲尼爲能一之律天于上襲
地于下允執其中以敦萬化得於祖述而心不
踰焉立大中而時有也回也其庶乎大則無窮
盡矣中則無方體矣文方而大禮約而中知行
有所據矣既竭吾不行之力而自灼於知也欲
罷不能知之至而自篤於行也見諸卓爾欲從
末由其踰不踰之間乎惜乎未見其止也止則
矩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六

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
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易乃兩儀四象
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
極明萬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
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
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自心之所同然者窮之
存乎人爾周子爲圖以明易與川上之嘆一貫
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卽氣也一氣渾淪名爲太

極二氣分別名爲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爲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育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紊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紊知命也知禮也知言也三者格致之要也夫子黃南文獻補遺卷四三子自志學而立而不惑則天命其所格知也由此而耳順而不踰矩焉則禮與言一以貫之矣今夫人生而靜天命之性存焉感物則不能無視聽言動而秩叙存焉但人自不察爾不自察則惟利欲是趨昏迷悔惕從此始矣知命云者由盡心以知性也世之譚性命者索諸空虛而不知其不外乎人倫日用也性出於命則食色聲臭安佚莫不有節命立於性則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各安其常是易人心爲道心也道心

常存則明命在哉奉而行之何禍福死生之惑乎譬之遵制勅以行政而聽予奪誅賞於朝廷吉乎凶乎莫之致而至非吾所敢料也吾惟順受其正爾由是而應天下之動順此者爲禮逆此則爲非禮聽天丁之言合此者爲經訓悖此則爲邪說吾何容心哉書曰敬脩其可願易曰閑邪存其誠二言者聖學之要也其究則一而已矣天下無不誠之物在人不容有不誠之敬一者誠也主一敬也至嶺南文獻補遺卷四三子靜之中常自內省人心易爲道心以至於內昭昭不昧無復障蔽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之受命於天者本如是其善也此謂盡其心而知性知天性者心所同然之理也在中爲理方外爲義人倫物則之叙秩於天者皆由大本而行達道所謂可願者也雞鳴而起至於嚮晦定息惟是動容貌整思慮一動一靜皆敬脩乎此而視聽言動無違焉則鄙詐易慢無自而入於心矣此謂存其心以養性事天是則敬乃

閑邪之道邪退而誠自存也好善惡惡欺與不欺必自知之少或過節必知自反務求行慊於心而非有與於人推之人倫物則達之家國天下莫不遂其同然之願忠恕一以貫戒懼慎獨誠者自成而道自道皆此理也一息不敬不能操存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言不顧行而言皆無物或至於凌人行不顧言而行皆無恒或至於敗俗雖曰學道不過色取行違作偽欺世而已非敬無以閑邪而存可願之誠是則在人豈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五

容有不誠之敬哉

復所語錄

楊起元

朱子以虛靈不昧訓明德似也若云具眾理應萬事則明德之贊而非明德之訓也猶言鏡之具眾影而應萬形也鏡果有眾影之具哉蓋鏡一影不留明德一理不有奚虛靈之足言且曰氣品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昏亦非也凡吾人終日舉心動念無一而非欲也皆明德之呈露顯發也何蔽之有吾人一身視聽言動無一而非氣稟也皆明德之洋溢充滿也何物之有卽如聾瞽之人不能視聽若可以拘其明矣然執聾者而問之曰汝聞乎必曰吾不聞也執瞽者而問之曰汝見乎必曰吾不見也不聞爲不聞不見爲不見一何明也而謂之拘可乎知明德之明不拘於聾瞽則知氣品不能拘矣不能拘不能蔽則無時而昏矣

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五

問一毫之未至卽其明亦未徹若其出于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

事理不出感應如形之有影聲之有響未有形邪而影正聲細而響巨者居民上者無善而求有惡而非因不足言卽有善而求無惡而非足以服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既有善天下之人亦

自有其善吾既無惡天下之人亦各自無其惡此天下所以多事也長民者不知自反而歸咎於人心之不古豈非以邪形求正影以細聲求巨響哉故曰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人讀誦此書須反身審察我果有善否果無惡否凡屬於己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凡屬於人者無善務須看到有有惡務須看到無看之久久忽然自悟便能全身藏在恕中而能喻人矣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凡責人已甚強人太難而出於人情所不堪者人之所不欲卽己之所不欲也竊以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本乎人情而已至於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乃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未嘗一息少間者其未嘗求人非人而惟以藏身爲本乃其妙於立人達人而爲大學至善之則非謂不求不非便爲不立人不達人也大學孔門求仁之書也聖賢亦恐後世仁者徒有立達人之心而無其術故極言齊

治均平之道不出於反身自治守之約而施之博是仁術而已矣人之智如目能見外而不能見內一言齊治均平便思于人乎求且非之故聖賢使之回光返照已果有善無惡矣乎然後可求人非人而安能有善無惡也非必如何而後未能也謂已有善卽不善矣謂已無惡卽惡矣是故終其身無求人非人之期而不求人則已善日長不非人則已惡日遠善日長而人皆善矣惡日遠而人皆遠矣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世五 禮記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由其擇乎中庸而得善也吾人學問未能先明乎善有不善必不能知吾人自以爲不善者却恐是顏子之所謂善而自以爲善者却恐又是顏子之所謂不善也如瞽者之行路險夷潔穢意之而已焉能辨其實然哉

學必生機動然後其本立如火始燃如泉始達是生機動之驗也善學者貴自得其機而善教人者亦貴引其機是機一動必有狂徵焉有狂

徵然後可得而裁也此言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深繫聖人之思學無狂徵而循循然蹈守繩墨難矣故曰不成章不達

富之爲言福也福可求而不可求者也可求者如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而不可求者得必隨之以失樂必隨之以憂造物者之于人也何異慈母之于嬰兒乎嬰兒之求乳於母母未嘗不與也及其傷飽之病則嬰兒受之母未如之何矣是故乳不可過求也况天地之福群生之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孟子

共享非一兒之自食者哉是以聖人辭之而不處也故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謙者福之所集執鞭賤者之役謙之至也以謙獲福世之所謂賢也惟聖人然後知其不可夫聖人豈不謙哉不求福謙也如海之受川谷亦性之而已故雖諸福攢於其躬而不有也

非禮勿視無其目也非禮勿聽無其耳也非禮勿言無其口也非禮勿動無其身也無目則外

無色無耳則亦無聲無口則亦無物無身則亦無事我既不立物亦不對而一歸之禮焉禮安在哉天理而已天理又安在哉有在卽非天理也噫此顏子之所覺空也

學問之道恁少般思索千樣行持只到得聖人地位方了結這場事人生出世恁地百回脩證千劫苦行只到得成聖果後方了結這一生若說聖人如何便得到且學賢人有依據不知賢人更沒依據不如聖人學問反易簡反有依據南文獻 補遺卷四 手已後所六 言八

據于今不向這一步畢竟少這一步不得第遲了可惜也孟子一生志願只學孔子除却孔子第二個渠便不會學一生開口只說堯舜除却堯舜第二個渠便不會說

天之生此民也各各與之以知覺之性不待事物之交而此真具在故謂之知覺之先及其事至物來遂能知覺此知覺之後也此人人具足物物莫不然也然則予天民之先覺何也曰此伊尹以人性自任也言民之先知先覺非他

大小邪正皆可以此類推之大抵皆妄也聖人知妄故獲福而亦不有焉愚人以身殉妄隣於禍而不解

孝經之教以不敢爲先不敢者有所畏也有所畏者敬之謂也敬者人之真性乎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自赤子下胎之初已然矣馴致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皆此心爲之是不敢之爲孝也大矣乃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者九刑之所加皆敢之所致也故孝經之教行四海之內可以無刑人

友人問予曰吾嘗有私矣勝之然後從於道今必言克己非勝私何也予曰子時時有私乎抑有無私之時乎曰私亦一時偶有之耳無私之時固多也曰然則有私之時吾子勝之可矣無私之時又且奈何是克己之功間斷多矣何以爲仁曰不然仁者純乎天理間斷之者人欲也一克之卽天理復矣曰孰知已私而克之曰吾

心本然之明也曰然則吾子何不認取本然之明爲仁而必待勝私乎哉

王汝止見王文成公於贛衣斑斕之衣曰吾以表孝也公曰衣此就寢乎對曰否曰子孝通晝夜乎曰然曰子必以是衣爲孝則脫衣而寢子之孝不能通乎夜矣曰吾孝在吾心耳豈在衣乎曰旣不在衣則何必異其服汝止避席曰敬受教

六祖初到黃梅道佛性無南北五祖訝其根性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四十一 復所

太利着槽廠去遂一意舂米供給僧衆至於腰

石石爲之凹卒至書偈得法而去則六祖天資忠厚信實可見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可見孔子亦只一箇忠信人耳惟其忠信所以聰明歸在一處而機械之巧不生趨避之計不作故其境多困而困者亨之基其心多危而危者安之自道之所必載也若夫善取方便工爲閃倏口給足以禦人意氣足以凌駕似乎根性之利而實邪詖之徒也不可不辨

允儒在師門儘有所悟每見先師稱之曰老實老實者忠信之別名也予初疑先師未許黎丈父之乃會此旨然則惟患老實之未至也焉有老實而不合道者乎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聽天所命而不敢以人爲參之也不睹不聞安在卽睹卽聞是也故至隱至微而實見實顯此之謂獨而必戒懼以慎之也而有意於戒慎恐懼者其爲不戒慎恐懼也大矣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四十二

復所

先儒謂聖人無復此殊不然自古聖人莫不有師孔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安可謂聖人無復也惟善人乃無復耳善人所爲皆與道合而覺性不開聖人如日善人如月月雖光明終不脫陰體也人有形質乾已遇巽漸入陰體聖人猶夫人也一復則陰陽不得地不逢雷終於陰而已故謂聖人無復者不知復者也世多以失而知改爲復其知復也淺矣

復是超凡入聖轉陰爲陽至妙消息耳目口鼻

四肢百骸片晌間一齊脫換此消息到時難與人說只是自知而已此際方信得自己是一箇人又且與千聖萬賢不隔一毫初陽來復極是猛烈而聖人戒其勿用者以防危也昔人所謂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時也而遽施用奚可哉過此以往方得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復而太矣用則無害

以人所知者爲學學成而人知之矣人知之必喜及其不知未有不愠者也以人所不知者爲學學成而人不知之矣人知之且自懼及其不知未有愠者也是人所不知者非不知其異人者也乃不知其同人者也同人者非同其賢智者也同乎衆人也同乎衆人則人不得而知之矣何也世之所期於衆人者異乎衆人也今同之則非世所期也又烏得而知之哉

人情之最戚者莫若人攻其短也故雖敵以下猶以進規爲難况上而至於窮貴乎學者不能受人一言而立朝卽欲盡言於主上已不怨矣

吾不知其忠也古人謂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吾亦謂能受言之臣而後可以言事君顧受言難不難於猥瑣之人而難於高明之士其護名也太重其檢身也太潔祗樂稱譽盈耳一言犯之如割肌螫手不可堪恐若是者不必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也人自知其不可犯矣然天下之大壅蔽寔具於此

白沙語錄 事類

陳獻章

陳子曰天下之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然則社學之興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胡可少哉

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聖

白沙

卷六

家之譜國之史也本始必正遠邇必明同異必審卑而不援高微而不附彰不以貴易親不以文覆愆良譜也莫不有家也小大異焉莫不有世也升降異焉自吾之世推而上之缺其不可知者存其可知者良譜也世假譜以存者也譜存之家是名世家脩譜者不知世之重也援焉以爲重無實而借之詞吾不欲觀也

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

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虞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以其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

以新作之邑遇新除之令凡百政令皆自我出未有壞於前者事機之會如此亦可賀也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聖

白沙

卷六

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是真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惜哉伏惟大賢爲政務實而行自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

陳子讀易白沙之東房旣倦而卧夢曰越人歌之楚人聽之旣寤測其意曰越與楚風氣不同

人聲隨而異必不能相遇而相好使越人歌之楚人聽之亦猶使楚人歌之越人聽之也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聽之楚人歌之楚人自聽之其音習於其耳其言感於其心奚不相說之有是故越不可爲楚楚亦不可爲越越與楚不相能非有生之初習使然耳習之久殆與性成夫苟欲變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今若以爲越者一人驟而號於楚地曰去而爲楚者以從我楚得不羣怒而逐之乎然則如何曰守其爲越者無遽責楚以必同庶乎其免矣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哭

自序

不知其人而好之畏其人之加已而勿與之爭自古未嘗有此也是故始求之深以取困大易所以凶浚恒也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于躬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槩乎義苟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

地理之說有專主吉凶應驗言者術家是也有專闢吉凶應驗言者東萊是也有雖知吉凶應

驗之理不可無而不泥於其術者程子是也據愚見術家取必於術故其說泥東萊專闢其術故其說偏不若程子謂神靈安則子孫盛以土色草木占地之美惡則旣不遺乎物理而又不眩乎吉凶如此方爲通論至朱子師友之間論議尤多大抵本程子之說而又兼取術家所長地理至是無餘蘊矣今若以術家卑陋盡廢其說而不問則前輩初無是也必以其言吉凶應驗差舛而疑之則亦必有至當之論愚以吉人得吉地吉地獲吉應此常理也若凶人得吉地吉地獲凶應譬諸僭僞篡奪雖得之必失之當其始謀之遂便如得吉地獲吉應及其卒也凶殃隨之矣故有始吉而終凶有始凶而終吉或宜吉而凶宜凶而吉以此推之術家之說誠泥然亦不可謂全無此理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哭

自序

酒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泥
于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雖
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韜
光內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
耳非混于酒而飲者也烏辱安得見古醉鄉之
迷以與之共飲哉

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
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
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
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
爲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
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違者其爲之不可
不知也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
盍深省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四十九

白雲山

瓊臺語錄 事類

丘 濬

古之斷獄者必傳以經義而治獄之吏必用經
術之士以其明理而知義畏天道重人命不苟
然也後世一切付之枉後惠文冠苟以便文自
營人之生死不遑恤也任以天下天下受其禍
任以一道則禍一道任以一郡則禍一郡世亦
奚賴於斯人哉

昔者聖王既制刑書頒之天下示民以不可犯
復立刑官執刑書以斷天下之獄使民知是書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五十

東臺

三百二

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之必不得
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遽以是待之
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其原
情揆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
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國家倣周典以建官內
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
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粱
之類所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
類所以防民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

以養民之生顧乃鯁鯁然據據傳致求民之疾以施其吐下熨灼之方豈理也哉

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僞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萃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其中其理人人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徧迫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徧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之患難矣律已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賈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爲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

夫善於治者無迹大凡存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異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公是非而是是非非

之同好惡而好好惡惡之時其耕而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勞而勞焉吾不爾私也縵緒而織縵字幼而孳畜吾不爾程也某山有木可爲棺某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夫然則雖無殊異之行超卓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

人生天地間莫不有所欲也有所欲斯有所惡其爲人也有可欲之善而無可惡之惡斯誠善人矣惟其有可欲也是以所存所施者無所可欲之事而人之見者亦莫不欲之焉彼可惡者則異是譬則蛇蝎狼虎然其旣去也凡所經行之處所遺留之物聞其風猶惡之况見之乎

士生明時推所學以福乎人俾一邑之人咸被吾之福澤則吾學爲有用嗟乎吾與人並生天地間人人也已亦人也而已乃能造人之福而人亦必賴吾以之福果何脩何爲而致然耶亦由學然耳學焉而理明諸心道脩諸身太上福天下其次福一國又其次福一郡一邑所施有廣狹而福於人則一而已

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正已僅得一官自視哆然甚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如仇隙獨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以人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待人也不以禮可乎已之身率意肆行舉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司空城旦書專恃柱後文冠公以責諸人曰某家於某事可案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五十五

爲長吏之通患也

師道不易立也非立教之爲難政以自立之未易耳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具於人人人有也有的不皆自明明之必資夫學學之資夫教教之必資夫師師所以明道而傳之者也師之爲教大矣哉然人知教之教而不知教之學蓋道無諸已則教推諸已以教諸人而人之所有者亦或有以資益吾之所無是則教也而學在其中書曰惟敦學半禮曰教學相長茲夫所謂教而

學者非邪

世之談者類曰將事在武武之要在智與勇智且勇則於武事備矣奚以文爲噫盍觀孫武十三篇乎其文簡以深其意奇以與世之所謂文士弊精神窮歲月老死翰墨之場者曾不足以彷彿其一二其事雖武其辭則天下之至文也專以武目之可乎且武也生戰國時其平生所以成功者僅見於助吳入郢之一舉而已他固無聞也使非有是十三篇存後世孰知其爲武乎由是觀之則文之有益於武也大矣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五十六

五十六

文武非二道也彼顧以弓馬甲冑爲事而不從事於詩書禮樂者是固所謂一夫之勇無足道也若夫厭其素業而一意於言語文字之末而於部伍技略之方茫然不知爲何物則亦豈所謂文哉要必以武爲藝而飾之以文本之以道是則古人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武實未嘗偃也

天一生水而潤下作鹹主者其氣而鹹者其形

也氣之流也則能生人之津滋物之性形之凝也則能輔人之食堅物之質是蓋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者不可一日無焉者也蓋捐之民則將有胸臆劉渾之患盡屬之官則流於孔僅弘羊之橫二者胥有失也是以古人因地之利順民之心以爲厲禁非專其利擅其用也蓋取此於彼以佐農寬民焉耳鹽之爲利重若此則凡掌其政令者可不思所以體乎朝廷之意嚴其禁廣其惠哉

世之所謂命者求之氣數之適然吾之所謂命者本之義理之當然全所受之正順其所當然者而安之不以窮達得喪二吾心則命在我矣吾之所志求庶幾乎是而已苟必待達而後志可行窮則歸諸命焉是豈儒者之道哉

七情之中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惟樂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也有樂於功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有樂於聲色臭味者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禪

蛻仙真者彼皆取之於外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真有所得焉惟閒也無所慕於外無所資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慮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室川我所有也天地我所有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豈多有哉

甘泉語錄

湛若水

鹹苦酸辛甘五行之用非味也故言作蓋五者味也其作之者則用也若以味言則從革味如何辛水之潤下可積煖為鹹火之炎上久則可為苦木之曲直其實可制之為酸金之從革其氣已烈即有辛意又物之辣者遇金氣炒之愈辣土之稼穡燂之可成甘此便是用處然五行亦有兼用處洪範特就其盛者言之耳水亦有可為苦者酸者辛者甘者火亦有可為鹹者如燒灰燂水也可為酸者如以物近火久則酸也可為甘者如煮湯成甘也木所生土所生皆可兼為鹹苦辛矣金亦可制鹹苦酸甘但不如制辛者尤盛耳

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後人便訛以為周公攝位踐阼朝侯非也蓋周公制禮使諸侯朝天子于明堂耳故繼以天子負斧展南面而立其後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可見是周公制此禮若云周公朝諸侯大害義理啓

後世亂賊之心必此言也

孟子之時害道者有楊墨矣程子之時害道者有佛老矣今時則異然矣非二害之憂也惟舉業之累也問曰然則舉業固害道乎曰非舉業之害道也人之自累於舉業者之為害也曰然則舉業與楊墨佛老之害何以異曰不同也夫楊墨佛老與道悖者也至於為德業者固讀聖賢之書也習舉業者亦讀聖賢之書也夫何二况舉業又當時之制乎故不外舉業而於是乎化其志焉其亦猶諸日用飲食男女之類焉耳舜跖之分也義與利之間也故程子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能不為之奪志焉則德業斯在矣

人有觀書而得心病也如之何甘泉子曰竊聞之矣淵明之讀書也不求解焉孔明之讀書也不求記焉其古之知道者與請益曰程子之讀史也不差一字焉其作字也甚敬曰即此是學焉其古之執事敬者與至於酬應事物遊翫山

水盡然豈直讀書然哉蓋於是乎有涸泳持養之功焉於是乎有窮格發明之益焉豁然而悟必有不知其手舞足蹈之樂心廣體胖之驗而子以爲心病惑矣聖賢之書將以養心也非以病心也無乃求之太深索之太苦而所謂執事敬者猶未之有得乎

子之二業合一之說也吾惑然日子何惑曰姑藐之間有人焉其名曰陶某行若負穢心若穿窬然而盡能貌春意詩能奪天巧筆如有神文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五十九

甘泉語

如繪雲其取省之元也如拾地下之芥夫何有於德業乎日子又何惑矣曰候鶴之野有人焉其名曰泉某色荒于內酒酣于外然而博若書肆思若湧泉口若懸河文若流水其取三百之魁也若探諸囊中之物又何有乎德業先生欺予哉何二業之一甘泉子曰夫陶氏之子其終也如之何曰以奸謀削籍曰是姦謀也邪人也以邪人爲正人之辭雖幸得之必終失之如以正人之德爲正人之辭夫何削籍之有彼泉氏

之子其終也則如之何曰以淫蕩褫職曰是淫蕩也小人也以小人爲君子之辭雖幸得之必終失之如以君子之德發爲君子之辭夫何褫職之有故二業合一是謂自求多福

陳道謂龜山出爲蔡京之累然乎曰非也其可以輕議之其可以輕議之首奪荆公王爵配享其功孰大於是其爲不虛出孰大於是

三仁皆紂之父兄貴戚當時必皆諫諍微子爲兄見諫而不聽則去位逃出猶以去諫與紂悔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卒

甘泉語

悟故箕子曰王子不出我乃顛隲分明欲其以去諫而救殷之危亡也其謂抱祭器歸周以存宗祀卽此去者非也此乃克商之後面縛啣璧武王釋之之時耳箕子見其如此猶諫而不已紂怒而囚之是時紂怒猶未甚故未致死因狂狎爲奴以與紂之悔悟而改故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忍居臣位而坐視其亡而安於囚奴也若以爲不事二君之意乃三子之優爲何必先言之或以爲道在箕子故不死則是其

子自知有道卽非箕子矣若比干其諫如初益切故紂怒甚而殺之比干則安於死亦以死諫以異紂之改而存宗社事各有前後所遭各有不同耳死者非人臣之幸若以爲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不言則是有意於死而非天理之正何得爲自靖爲仁乎三仁同一存殷之心無所爲而爲天理之正者也故三子易地則皆然公狄之職蓋互言之耳云二公則是同道狄但二而助之元非二事豈謂公便只論道而不寅亮狄便只寅亮而不論道乎論道字與寅字是大頭腦處蓋能論道能寅則下以經邦弘化上以燮理陰陽亮天地皆在此矣格君之事盛德大業豈復舍此而外有求乎

續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甘泉語五

古人慎擇刑官虞廷臯陶爲士呂刑明清公聽哲人惟刑故刑不失罪猶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故刑卽決斷可也今之刑官未必其人法雖詳審引審三覆五奏特行故事如兒戲然蓋非臯陶明清哲人矣刑安得當經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聖人好生之德自是如此

民可素教而不可教使之爲戰教使之爲戰是利於戰而法驅之故人不戰不戰爲將而使人不敢不戰亦危矣若主於愛民而素教之其義欲使之知方也人而知方則知親愛之道於其所親愛者而敵見加焉故人自樂與之戰而莫禦爲將而使人樂戰而莫禦斯無敵矣此義利王霸之辯也

明道程子居官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曰夫傷也者傷已也書曰痾瘵乃身傷已也夫苟如傷已何所不至是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續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甘泉語六

或問虛空卽氣曰實有也風雲雷雨也何生於氣也有形則見耳知風雲雷雨之所由生則知氣之所在

夫令也者人牧也夫人牧也者以牧人非以牧於人也今夫牧者曰毋逸毋踣田毋鬪羣茲曰良牧爾矣令者曰安乃生禦乃情息乃

曰良人牧爾矣

當官戒暴怒吾聞其語矣未極其至也夫匪直暴怒之戒而已也戒之戒之以至無所怒焉斯善矣夫怒橫于中雖有至理而莫之見惟怒其怒而吾無所怒焉斯善矣無所怒則公公則明公而明則萬民得其所矣有所怒則私私則昏私而昏則萬事失其理矣至公之謂仁至明之謂智仁智兼行而政不理者未之有也

夫禮也者理也三禮不同而同於明爲人君臣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李三 甘泉語 七百十

者爲人父子者爲人兄弟者爲人夫婦者爲人朋友者之理也刑也者刑也五刑不同而同於戒爲人臣者爲人子者爲人弟者爲人婦者爲人朋友者之刑也是故禮也刑也皆依於人倫以立教爾也子之不理於子是故有不孝之刑焉臣之不理於臣是故有不忠之刑焉弟之不理於弟是故有不悌之刑焉婦之不理於婦是故有不順之刑焉朋之不理於朋是故有不信之刑焉曰何謂不信之刑夫天下儕已者皆朋

也衆庶朋爭以相賊滅非不信之大者乎昔者帝舜告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治期刑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是故刑禮者異用而同體異事而同心異治而同功者也夫體同心同而功化同是之謂大同

寧武子邦有道則智自見其材也邦無道則愚韜晦以全身也韜晦非盛德者弗能而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曰可卷而懷則知無道而愚者難故曰不可及也若云有道無事可見則無樂則行之之具若云無道不知避難則無憂則違之之義何足稱乎或曰無道韜晦當成公之時何以不避艱險曰非全不事但不露其才默足以容耳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李四 甘泉語 八百三

名公語錄

海瑞

周公處管蔡諸家皆以爲不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竊謂不然知人則哲維帝其艱四凶不去於堯而去於舜人心之藏不可測度雖明聖亦有未能先爲之別者奚必兄弟間而後然哉立亡國之子而求所以監之此其關係若何當何如以計之者監以親親之兄周公慮事之詳亦可想矣若夫日後之事則所謂維帝之艱聖人之不幸也而其初之必使焉者正其才志之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李五 名公語一
可觀兄弟之眞見也夫附仇人以背懿親管所爲有出於天理人情之外者而公安得逆知之竊以爲監殷之舉公必自慶以爲得安國之計矣而寧意其後之至此耶無取我子嚙子之閔斯之言哀而切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敗露之後其親愛之情尚如此閭牆禦侮之親而使之監我仇人焉獨非聖人之至計也乎天理人情周公之所不能不過也若謂蔽於愛兄以至今日稽之古今反之人心不能以強通矣

君子之於天下求盡其在我而已不必其高不必其不高不高而得我所性乃所以爲高無裨於性高之何益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爲珠玉寶器不爲布帛菽粟子陵之高之謂矣且子陵不得於高卑而言之於此亦自可見蘇東坡謂魏晉梁得之文王而終身不得皆吾之所輕者也大舜衿衣鼓琴若固有之君子內重而見外爲輕蓋如此有諸內形諸外不能飾也

李學一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李五 名公語一
天道變化四時錯行而一元之氣未嘗不默運於其間卽以一日言之自午至亥爲陰而自子至巳則屬陽是天地之陽氣固未始一日而無也然觀易自姤至坤則元陽之氣爲之剝落殆盡而聖人之於復乃始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謂之七日者何也蓋寒不極則不能生暑暑不極則不能生寒物盛則衰勢極則反理固然者此之所謂日猶詩之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夫卦之自姤以至於坤是陰之生於午月而極而

亥月也自午而亥其數爲六六陰之後而一陽復焉是謂七日來復也是復也盛衰之數消息之常皆天道之自然者也故曰天行也

韋憲文

大易言原始要終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是則既死後之無有知猶夫未生前之未有知也是以昔賢范縝其言亦有可採曰形猶刀也神猶刀之利也形藏則神沒豈有沒刀而利存可謂見其髓矣若佛經所云本覺永存滅而不滅曷不使奉我者之獲福嗣我者之再爲七祖或世爲高僧然乃懺事孔篤者多獲奇禍法印可證者竟斷其傳且一鉢之珍亦碎於渠莊公之手此何不保而護之也不能庇其一鉢而何有於千萬億之衆生哉

唐伯元

大教謂格致誠正總是脩身工夫有一無二是也但先生之意猶指格物爲凡物之物而鄙意則指爲身與家國天下之物也雖凡物之物不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卷四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卷四

出身與家國天下而大學所指則專以身對家國天下分本末而凡物不暇言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格此之謂格物知此之謂知止先生所謂萬物皆備一物當幾者是已所謂知脩身爲本卽知本卽知止卽知所先後是已而止脩雙揭之說猶二也格致義中所謂物者又不覺其愈遠也蓋知知本之卽知止而不知知本知止之卽物格知至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祀聖尊賢敬老恤孤之類是也禮有以少爲貴者津要逢迎酒席濫觴賂公行之類是也禮有以舉之莫敢廢者或因土俗所宜如古人入鄉問俗是也禮有不近人情而實爲禮之至者如舉國之人皆若狂而夫子以爲一日之澤是也凡此處皆有天則不容以意而輕上下之故凡爲上官者御其所屬有必跪有必揖有必拜有必留茶有必留飯皆禮所生也在賢者固當礪格優之卽庸衆者亦不宜有意裁之天下賢者少庸衆者多若待賢者出

于例之外待庸眾者乃不及于例之內不惟庸
眾者恚怒愧阻而賢者亦且懼不敢當恐養育
人才之方不如此矣

物有本末而身其本也致知而不以修身爲本
此致知所以遺格物也其去大學遠矣身在此
則位亦在是凡思而出位者不素位而願外不
正已而求人皆邪思也其以求止遠矣至哉孟
子之言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殫
不貳修身以俟之皆思不出位之說皆止之說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卒九 名公詩五
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未易言也其道光明未
易言也能慮能得以後氣象姑緩理會且自顧
知止入定何如耳由反已而修已由修已而忘
已則庶幾哉

林 培

余觀豫章每令延平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
象夫已發之氣象可窺也未發之氣象胡可得
而窺也余於是而知二先生之學得其本矣張
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其未發之氣

象歟堯舜授受惟是一中二先生授受亦惟是
一中中者性也二先生之學於是乎見性矣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其
二先生之謂乎

黃 衷

夫法具仁義視天之有陰陽也有閉藏而後有
長育義氣肅而後仁澤深是故法必用而後無
所乎用者也天下無冤民若民自以不冤亦猶
吏效之淺深云爾矣刑無刑而民協于中丕式
四十餘年而天下不犯徒法然乎哉復虞周之
盛使令名與聖烈相無窮匪吾人奚望耶

周光鏞

閱西京以後以諫諍名者如漢賈太傅之痛切
時務劉中壘之災祥禍福即如陸敬輿之事中
唐田表聖之在宋初皆錚錚能言之列顧後世
每有軒輊其間豈其操術有異抑亦遇主不同
大抵臣子對君一以篤忠憂愛爲本以敦析簡
徑爲要彼矜長濟辯者見爲能補切叫呼者見

爲直攻發陰慝者見爲察蓋以術勝不以道勝此長沙不能容于盡下之朝而中壘之屢擠于元成之世匪他誠不足也宣公非唐中難時乎疊疊千萬言隨事納忠表聖至使太宗匪其諫草旌其直以待嗣君今二臣之言纒纒具在陸則一以誠信爲本田謂事君之誠惟恐不竭此其格君之道在是矣

張詡

世之治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脩廢有以召之也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脩其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聲容盛而武備衰矣何播遷之有乎不幸而至於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爲務而勸講和者必誅忠蓋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讎決可雪矣何敗亡之有乎詩云迫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先者旣可慨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

羅虞臣

自有乘氣受蔭之說遂以禍福本於枯骨坯土奪權於造化故舍人事任鬼神求福利而暴親喪泥於分房骨肉化爲寇讎旣葬而遷徙魂靈恐於搖動蓋將啓天下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於猛獸夫君子之葬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無獨缺無曠拆無汗濕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美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僕素喜讀今世士夫文字而得其人物武功則康對山北地則李空同信陽則何大復大江以西有足下然武功北地俱以誣坐廢信陽雖不廢終亦早死名位不大顯而足下乃抱不測之罪眠戈萬里磧沙寒草瀟涼異俗昔人所悲諺

曰蛾眉胎妬未美秧稊得無類是無論北地且評武功當逆瑾之時朝為張綵夕履要位武功以十年修撰不得一調可謂持正君子矣徒累高名汚迹同鄉然終不詭於大雅保身之義孔子居衛見南子居魯見陽貨赴佛肸之召此何為者其道非可與拘儒曲士語也故子雲留莽梁公事周箕子明夷異世所符曷磨而磷曷涅而緇然後知詆毀子雲轉深譌舛每訟斯冤心孔發熱嗟夫嗟夫此固未易與俗人道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三

林光

白沙先生教人其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之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不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觀破若覷不破雖終日從事於學亦為人耳詩文輩未習註述等路頭一切塞斷一切掃去無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意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就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用也

陽明先生答問

梁焯

梁日平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乎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攝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三

三

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卽是無事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卽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乎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乎悚然有悟

梁公陽明先生高足弟子今其子孫衰微無能世其業者卽文稿語錄亦無可考至被廷杖疏畧俱湮沒矣附答問于此使後人知有梁曰乎先生也

德馨堂銘

丘濬

凡物有形斯有氣臭有氣臭則馨薌隨之三代以前求馨薌於蕭鬯腍膋春秋戰國以來求馨薌於椒蘭蕙茝漢魏以後至于今日則求諸沉檀腦麝隨世所尚而用之各有不同孰知斯德之馨亘古今而無間不假氣臭而自然發聞也哉知此理者其周公乎成王述其言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以見精華之上達果在人而不專於物也後此千餘年唐人劉禹錫作陋室銘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句蓋祖周人之意也又數百年安成書岡耘者張公如旭新居落成或人賀之以詩有眼前多少幽人宅寧似其中有德馨之句則又述唐人之意也公去世已久而其子若孫席其德善餘慶傳芳播芬書香至今不絕膏馥之沾漑蓋未艾也予友國子司業振烈公之孫也偕其伯兄振光摘詩言以顏其祖居之堂曰德馨示不忘本也振烈間以語予俾爲銘乃銘之曰

有物至馨非氣非味無假乎蕪奚事於佩有韞
於中必聞于外有積於前必延於世室以不陋
人以無媿苾芬之播無遠不至膏馥之沾罔有
攸旣伊誰則然書岡張氏祖以啓之孫子是繼
繼繼承承尚引母替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七七

忍字贊

陳獻章

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
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
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
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自然堂銘

湛若水

夫堂何以名自然也夫自然者聖人之中路也
聖人所以順天地萬物之化而執夫天然自有
之中也夫路一而已矣學者欲學聖人不先知
聖人之中路其可至乎先師白沙先生云學以
自然爲宗當時聞者或疑焉若水服膺是訓垂
四十年矣乃今信之益篤蓋先生自然之說本
於明道明覺自然之說無絲毫人力之說明道
無絲毫人力之說本於孟子勿忘勿助之說孟
子勿忘勿助之說本於夫子無意必固我之教
說者乃謂老莊明自然惑甚矣史氏恭甫作新
泉精舍之前堂旣成名曰自然水敬爲序而銘
之俾學者庶有覺焉銘曰

有堂恢恢在彼新泉自然其銘哲人維言或曰
老莊無亦其禪曰彼二氏私智煩難焉睹本體
焉知自然曰自然者何以云然夫自然者自然
而然吾且不能知其然吾又何以知其所以然
問之天地天地不言而蒼然黢然問之萬物萬

物熙然怡然不言而其意已傳或失則少或失則多或過不及如自然何仰維宣聖示學之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川上之嘆不舍晝夜天時在上水土在下倬彼先覺大公有廓自喜自怒自哀自樂天機之動無適無莫知天所爲絕無絲毫人力是謂自然其觀於天地也天自爲高地自爲卑乾動坤靜巽風震雷澤流山峙止坎明離四時寒暑自適其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自無爲是謂自然其觀於萬物也化者自化生者自生色者自色形者自形自動自植自飛自潛焉自戾天魚自躍淵不犯手段是謂自然是何以然莫知其然其然莫知人孰與之孰其主張孰其綱維孰商量之孰安排之天地人物神之所爲曰神所爲何以思惟吾何以握其機勿忘勿助無爲而爲有事於斯若或見之其神知幾其行不疑窮天地而罔後超萬物而無前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闔一闢一語一默各止其極莫見其迹莫知其然是謂自然百爾諸賢贊哉勉旃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五

自然堂

自贊周自正所傳祝融觀日小影

湛若水

嘻是耶非耶形耶影耶神疑耶何對之若驚耶遶之三匝若盼而轉睛兮其貞吾之貞耶肖我者周生螢朱耶假爾形成耶加之丹青耶而所謂真吾者與天同清與地同寧與日月同明耶頽乎八十翁之皤皤走三千里之雲程躋南岳七十二峰之青冥奪竹攀藤而同登祝融絕頂之稜層耶群物未動天鷄初鳴吾與爾追逐雲星坐日壇斷將迎耶海底發光彩雲閃爍而捧承耶于斯之時嗒乎若忘其日耶我耶我觀日耶日觀我耶自觀我生耶久矣予夢予知命之庚日中見相何兆何徵耶人見火輪我見水晶本體呈露淵淵其澄耶陽根於陰斯理甚明誰能肖我我夢非形不聞不覩無臭無聲或曰水流或曰雲行或曰月華或曰日精萬變無事主翁惺惺戰戰兢兢臨淵履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嗚呼小子是聽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六

自然堂

自贊張廷文所藏侍坐像影

湛若水

廓乎一圖如載天地默翁居張子侍或問翁肖
乎而似不似翁則默默或問網也肖乎不似與
似網則默默網也與翁相似乎不似翁與生默
默而對以意似者未必似不似者未必不似嗒
乎形體之中而超乎形骸之外天之均稟同昇
上下四方古今往來渾然同氣廷文未始不肖
乎翁翁未始不肖乎天地瞻爾踐形慎勿玩視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全

一百四十一

董約軒二老像贊

倫以訓

此非邵南之後人名流之先覺也耶何其氣象
之雄偉精神之磊落不專門章句觀其詩知其
問學不遊走江湖聽其言知其謀畧胡爲乎謝
風雲而老丘壑迹偶沾乎軒冕志已翔乎寥廓
蓋俯仰無述作之憂棋酒有桑榆之樂故能保
壽嬰寧雍容矍鑠澹然無求於世也允稱名軒
之約吾聞家事周者苛而瘁人事周者勞而費
董公父子跡兩周而心不累嗚呼吾安知于岐
之有詔于慈約軒之有助于內耶登堂已缺於
邇家遺像儼然而如對驗家規於德容實柔嘉
而貞惠三遷之孟有齊之季庶幾其無愧矣熊
允餘苦封章可責悠悠徽音永錫爾類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全

一百四十二

薛文清先生贊

馮奕垣

矯矯文清理學首稱盛年通籍豈伊功名階梯
四子戶牖六經讀書有錄無理不瑩功先持敬
學惟復性力距權璫履險若平教流齊鐸業茂
春卿河汾夫子濂洛先生宮牆俎豆羽翼斯文

陳白沙先生贊

五嶺儲英挺生真儒主靜立極慎獨執樞陽春
端默十載樓居塞兌含光嚅噤道腴勿助勿忘
還吾太初衆妙俱遺一真自如顏淵陋巷曾點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全三
舞雩蒨坡並轡文獻齊驅雲谷可樵江門可漁
存翼聖統沒從聖廡

王文成先生贊

人之最靈妙明一竅會稽之學獨得其要指點
良知開闢揭杓闢我妙門百慮同條繫維先王
幼稟奇資吳山談道越水息機龍場一悟解脫
支離禽吳越勲名震世公也視之大鼎一臠
赤社分符素王從祀灝灝錢江流光千禩
胡餘干先生贊

餘干之學主一惟敬一敬作所萬營悉屏屋漏
無媿太宇獨惺惺玉韜光蹈道遺榮考槃亦寬
泌水自清白鹿貞教絳帳橫經筆錄傳心齋居
敬銘先民是師後學是型布衣崇享千秋孔庭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全四

柔箴

李義壯

靜觀乾坤陰陽雜揉渾渾淪淪惟悠思久知剛
知柔是惟樞紐文以順行雄以雌守與其佩韋
不離左右孰若反身八荒我園爾舌何存爾齒
何朽念念不忘豈監在口呼馬呼牛於予何有
含弘如春誰飛誰走終惠且溫一念不又忘身
及親亦孔之醜無疾人先無耻我後過祖遇妣
其永無咎

剛箴

嶺南文獻

補遺卷四

八十五

太極無朕陰陽儲靈大哉乾元剛與性生維剛
乃健維健乃誠維中維正純粹以精要以終始
匪剛弗成一日未見如何弗思至哉孔子萬世
攸師勇以不懼知以不疑一誅正卯再却萊夷
行行仲由似是而非慾也申枏彼惡知之沉潛
剛克厥維學始剛而弗學狂而已矣雍之見賓
顏之克已視聽言動常若在此彼何人哉希之
則是大壯有辭非禮弗履

海樵賦

黃佐

海樵翁居句吳之東行年八十矣而有孺子之
容日鼓腹而歌其聲出乎金石叶乎雲和歌曰
陟彼高山以蒸以薪且入言歸野途曠其無人
客聞而訪焉至其居則原泉滔滔葭菼蕭蕭魚
龍鼉鼉出沒乘潮氣毋噫嘯萬竅作響蓋其南
有洞庭之山百里而近又其南有祝融之山千
五百里而遙客啞爾笑曰翁欺我哉吾聞海而
漁矣未聞海而樵也軒轅子聞之曰嗟乎翁非
客欺也客不翁知也夫騰蛇無翼者也出焞焞
乘雲霧極其所如往以攬合景之吞吐飛之至
也帝江之形殯焉若囊無竅者也然引籥而知
宮商聰之至也乾爲規坤爲矩尺寸之儀耿焉
知寒暑農知稼穡知馬尼丘孟軻不出戶知天
下知之至也翁之樵不於山於海樵之至也客
何疑焉客曰何居吾未之聞也軒轅子曰居嘗
語汝物有形有聲然無聲之聲是謂聲君故能
聲聲無形之形是謂形君故能形形聲之形之

莫得其朕遊於無窮以爲物物之宗其惟神乎
其惟神乎神也者歛之芒芴而不爲局苞裹萬
象而不爲足放之八埏而不爲衆柴立乎中央
而不爲獨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流動不居惟吾
之所意欲是故任耳目者不若任心任心者不
若任神神之遊也非車馬之謂也翁之樵也其
惟神乎非山水之謂也客又何疑焉且吾聞之
玄天默默不耀于行品物以章章故易無體神
無方君子握其機庶民守其常夫誰能知之客
曰夫子之言發吾朦矣吾將聞之翁軒轅子曰
唯唯

詞賦說理獨此不甚涉道學家言耳堪式

粵王臺賦

黎民表

白露旣零玄霜始積艸木凋傷山川閨寂感京
臺之忘歸登城陣而中惕慨然增思拊膺太息
興國亡王累轍重迹豈徒咎陶之不祀爽鳩之
弗宅而已哉則有強秦定霸勁越守偏五軍摧
而弗利睢祿却而生捐囂死南海佗據龍川占
王氣於東井規閭位於瀛壖於是思華風陋雕
結哀秦餘役徒帶乘黃屋以稱雄改金墉而創
制日不重明世無兩帝思首丘於故墟挫雄心
於遊說循南面之儀講郊宮之禮恢夕室以重
摹擬郎臺而增絳堙寶夷山審曲面勢輦道雲
連重軒霞起頽壤密石之工井榦榮楯之麗鈴
墀鉅闕之華藻枕雕樂之侈固已窮殫海陸而
炳炳萬里且其躋攀縹緲曠望芊綿橫桐象郡
却頻龍編控以虎頭之阻隍以蛟人之淵迭金
樞於窮髮散若木於虞泉淒風而纖埃不起赫
暑則紈箴常捐信可以紆煩理滯而樂死忘年
徒想其初春始秋官車以出佩玉璽與丹符載

凋興及寶瑟靡旃如虹樹羽若日彈飛繳生掩
羣射疾組練報乎天庭金石殷乎地室欵塞洽
鯢海之封舉爾霜狼繫之秩靈曜旣西歎燕乃
畢目曠心愉志驕氣溢謂劉項可與並驅曾蕭
曹何足爲匹雖腐伏於羈縻終兇決於受繫呂
雉鳴則閉關反距代龍興則奉書要質道之汙
隆惟其順逆施及三主湓焉遂衰嬰齊入侍嫪
女來歸乾侯萌於鸚鵡驪戎興於龍聚終軍受
冠纓而畫策揚僕汎樓船而出師三關席捲駟
介文馳石門爲攬槍之壘貪泉爲雁鶩之池烟
燄焚其城廓棟柱鬱其傾欹茫茫畛域戎馬生
齒之酋駱越蒼梧之徒曾何益於摧敗哉嗟乎
乘時者先奮守險者莫當龍洲非表裏之地鵬
溟豈百二之鄉卜洛者處其中人關者搯其吭
彼宴安於江介夫安取乎久長然而竊國者百
祀稱制者五王豈不以藩離足以自衛琛賈可
以爭強使呂嘉悔禍而內屬南武裂地而分疆

安知不與卯金乎競爽而自底於滅亡雖天運
之匪忱亦人謀之不臧諒覆車之當戒奚高臺
之怵傷哉迺振策而去曳屣歌商以紆鬱結之
腸歌曰春風起兮春草生春草歇兮秋露零英
雄去兮山川在羅紱盡兮臺沼平天時有代謝
人理易虧盈林光迄已毀栢梁又行傾彼蠻觸
之戰鬪兮安能使余思之怛怛

此賦稜稜西漢詞與體俱得今人作賦直
歌行耳益求之騷體而失之者也

鷹化為鳩賦

馮奕垣

惟大造之氤氲陶萬品于鑪錘伊裸鱗與毛介
羗續紛而葳蕤或孕質而不變或形化而端移
吾有感于蒼鷹忽為鳩而莫知吁嗟鷹兮托化
育于鍾山含猛氣于炎離純粹散於瑤光火德
奮其明輝伯老出籠元坦咬漁短翮翔急長駁
起遲小者雄大者雌微加毛小減肌耻雀羣決
雲霓方壯汝之鵬擊而勁汝之翬飛乃單闕之
蒞震際啓蟄之佳晨忽夾鍾之司今屈青帝之
為君羯鼓可以催花九鳳遲于晚春維時帝居
青陽呼彼蒼鷹而命之曰大專般物盈天塞壤
惟而匪鵠匪鳬匪鸞匪鳳賦質烈悍稟性高颺
人馴爾驚人弱爾強吾將化而面目易而肝腸
脫而爪距更而羽翰以我之柔摧汝之剛鷹俯
首而伏仰天而翔入于垓軋出于吳蒼俄而蛻
為鳴鳩俄而改其故常曩觀而身劍翮凌凌今
視而臆檀粉輕盈曩觀而距枯荆擇擇今觀而
項花枝錯落昔也疾視兩目如金今也呼雛兩

翼如錦昔也高飛于霄漢今也拂羽于桑林昔
為尚父驅駟驪之彭彭今為淑女鳴河洲而關
關昔也擊殿勇濯錦斑今也喚雨來傍舍還胡
然健毛霜雪飛翻胡然入懷雨褐衣斑吾不知
而將為祝鳩作我司徒將為鵲鳩制我虎符將
為爽鳩執我鉞鉞人方惜汝之批嘴距憶汝之
遊忽荒余則羨汝之以猛始而幸汝之以拙藏
維鵲有巢而居則滅維桑有椹而食則康睇觀
古昔往轍章章何拙不全何驚不戢何拙不保
何驚不傷汝野元勳鷹揚實多功成名遂載載
蒼鷹無如驚何前有綠籠後有網羅
當守而鳩拙輯而鷹風毋恃驚擊而以拙終
庶幾完而壯志養而英鋒毋使孟秋節屈氣逸
姿雄還為掣電攫搏凌空吁嗟乎造物神莫如
龍迅莫如駒惟汝善變時乘時除吾將可飛可
颺可拙可愚庶觀物而自得隨化機以盈虛
此賦體詞博雅

嶺南文獻軌範摘要卷之五

事理疏議

上封事疏

請建大忠祠奏疏

裨東宮聖學疏

重惜官職以正國典疏

請兩廣舉行鵬剿法疏

進宣大邊牆長圖說

責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撫處濠鏡澳夷疏

進會計錄以崇節儉疏

申成議以確河漕疏

征剿黎寇善後事宜疏

起廢棄疏

邊籌議書劄

理類雜文

海潮序

請重大祀疏

張九齡

陶魯

霍韜

梁世驃

黎貫

翁萬達

何維栢

龐尚鵬

龐尚鵬

張大猷

王弘誨

趙應元

葉慶熊

余靖

梁儲

洪範皇極大義畧

通曆序

壽岡卿石川何公七十一序

嶺表書院萃書記

泰泉詩集序

雅約序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賀梁處士六十壽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酉陽正俎自序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

五僊觀記

翠微亭記

書狄梁公傳後

汰多先生說

草木有知說

衛夫人

方獻夫

黃佐

岑萬

劉士奇

李時行

梁有譽

林承芳

陳吾德

海瑞

郭棐

張九齡

孫賁

章熙

王弘誨

馬昌曆

夏宏

夏宏

新刻嶺南文獻軌範摘要卷之五

明晉江 楊瞿崒 輯

上封事疏

張九齡

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父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以昭其冤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乙

上封事疏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二

上封事疏

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昨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令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旣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

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
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
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
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卽雖遠處都督刺史至
於縣令以久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
京職又不得十年盡在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
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爲常遂其私
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
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
任之是以士脩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
息心以故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聖
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爲不正其本而設
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
吏辨折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
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
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
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
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

承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
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
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
書侍郎旣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
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
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
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
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
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
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爲選部
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
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
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
人卽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邑先委考其才
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
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
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
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詢於外臺不至

喧嘩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
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逾濫至此而欲仍
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
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
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夫
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
使毀譽相亂聽受不即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
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
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
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
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
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
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人士子亦
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
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
輒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
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
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于天下士流

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
大端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
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
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
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算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
人受其福天下幸甚

此疏我

朝已多舉行然亦有未盡者在司銓諸名公

酌議耳

請建大忠祠奏疏

陶魯

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帶管分巡嶺西道僉事
臣陶魯謹奏為崇祀忠烈等事臣聞人臣殉國
死猶生世上敗忠無微不闡矧天經地義節
並植于三仁烈氣英風事未湮于再世謹按文
信國公天祥張樞密使世傑陸丞相秀夫生丁
宋季運際胡塵曆數將終擯九死而不改帝昷
已潰踰萬里而猶戴蹈危觸險踰嶺度海迫于
勢窮世傑乃辦香仰天颺至舟覆秀夫沉其妻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七 忠烈祠疏二
子櫛衣負帝天祥力折孛羅奮罵不屈就囚燕
市南面再拜而之死之三臣者或慷慨而前或從
容而後事殊心一時異死同蓋痛夷夏之防標
君臣之極明春秋之義愧事元者之懷二心也
臣先任新會縣巡嶺西道遵厓門正其死戰元
將張弘範之所瞻望徘徊不忍遽去至磨崖大
書滅宋於此為之短氣為之撫心為之豎髮肝
目幸太祖高皇帝龍飛一掃胡塵以還諸夏
忠臣義士拭目快覩而彼三臣能不含笑九

乎臣思三臣不玷腥膻不屈左衽國亡與亡厄
于短運惟是正氣具在垂休之日長耳然不奉
褒獎則信弗尊不新廟貌則祀弗時不闡幽懿
則人心弗勸勵世維風莫重於此懇乞 勅下
該部計議特賜建立祠宇加以廟額有司歲時
致祭庶忠義之靈有依世道幸甚濱海幸甚

公勲名在二廣人能知之其文古雅簡渾
人未必知也讀此疏可見大意

裨東宮聖學疏

霍韜

臣等伏蒙聖恩擢補東宮官僚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睿資預培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于前於以維持身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九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為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東宮殿下其 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宣宗章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血願 皇太子知聖王蓄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民命之依不恣逸慈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十同符堯舜也萬世太平之丕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不裨東宮作聖之資勅下內侍謹厚

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亦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因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亦庶幾言無僞飾欲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及漢明帝傳說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憑儒士勞良佐陳鈿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十一 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此疏千古不朽

重惜官職以正國典疏 梁世驃

臣聞賞罰人主之大權所以制馭臣民者賞有不當則惠褻而威不振內起姦邪之希求外起遠夷之窺伺况官職乃天下之公器非酬報之私物也我 祖宗以來未聞以文職四品五品官賞人而世襲之者 陛下今與楊廷和等以爲比之伯爵尊卑頓殊姑與之無害也臣聞天命必歸於有德名器不可以假人自古明君一舉一笑尚加愛惜况官職乎夫官品至於四五位不爲卑祿不爲薄在科目出身不知更歷幾年練達幾任然後得至其可以爲私家世襲之故物乎使果有大功顯績則亦庶幾無愧亦孰敢妄生異議但本無可賞之功皆臣子當爲之事徒使姦諛得藉口豈不可惜哉 陛下今日所以嗣登寶位之由已前官說之詳且盡矣臣愚豈敢多贅獨惜此功之賞本於定策迎立之名實非漢唐盛時事其時此名一立肇開厲階遂至有不可言者至今千百年後猶令人欲

詐姦臣賊子而不可得 陛下何甘受此名使
大臣安受此功哉且大學士楊廷和等皆發跡
賢科出身翰苑讀書明理履正奉公亦今之興
望人物其辭受進退尚將正名定分崇正抑邪
使百官則而象之無敢越軌者向之陳情懇辭
實皆發自衷曲今以爲功而受文職之恩廕所
謂辭十萬而受萬矣其心決有所不安也以至
大學士費宏之賞尤爲無謂當 陛下龍飛之
日正費宏投閑之時乃今官廕之併加無亦而
情之濫及其心尤爲不安者夫自古大臣得以
展布四體竭盡忠力足以爲君子所恃小人所
畏者以其心無愧怍云爾心旣不安則身不敢
出位不敢尸志不敢行於是姦邪儉惡乘間投
之而變故不可勝言矣臣愚以爲 陛下必欲
酬報大臣當爲其子孫永計使受之無愧容傳
之無後患庶乎其可者若文職之世襲固非所
以安大臣也亦非所以遺其子孫也臣竊思之
又有楊廷和等之所不敢言者也實由駙馬崔

元 皇親邵喜蔣輪等乘時獲利鑽刺貪天其
心實恐大臣之議其後也故多方設計眩惑聖
聰濫與職官廣加恩廕使得藉爲口實欲大臣
中其餌而不敢伸其喙耳此誠楊廷和等所不
敢言也切照崔元貪婪阿附實匪端人而邵喜
蔣輪冒寵叨榮不宜太驟况此輩巨壑之欲本
所無窮歛器之材滿則必覆在 陛下安全之
而已今彼旣不知持盈履滿之戒而又使之得
長姦恣欲焉甚非所以安全之也伏乞乾剛奮
斷離照昭明體大臣之心燭姦邪之計收回成
命於大學士楊廷和等各革去世襲文職之恩
於崔元等各削去侯伯之爵使天下之人洗心
釋疑知 國家典制之尚存大臣典刑之猶在
庶諫公論之不泯則庶官不敢效尤以奔競姦
邪不敢萌念以覬覦實宗社無疆之休臣民莫
大之幸臣不勝殞越昧死之至
此與漢人非軍功不侯者同傳

請兩廣舉行鵬剿法疏

黎貫

兩廣地方雖古稱多盜然惟依山濱海有之近年以來廣東如廣州廣西如桂臨昔謂樂土今皆變而爲盜區矣蓋由前此官司玩以爲常方其微時上以虛文相督下以虛文相應遂至各賊羣起嘯聚日甚一日燒城郭殺官兵刦庫獄釀成大患付之無可奈何然後奏請大征預計往復之程坐待可否之命動經年餘機疎謀泄我師方備糧買馬而彼賊已魚散鳥驚領兵官員無以塞責非掩襲鄉村而枉殺良善則邀截道路而妄擒商旅所斬首級十有九非所報捷音十無一實彼積年逋寇方將負險竊笑曾何少損哉間有未遁餘黨敢爲我拒者又皆驅迫民夫以爲之敵而平日食糧之軍非徒彼自怯弱官司亦爲遮護蓋恐有被殺之虞則官司有失事之譴是以寧令前項民夫以蹈死亡之慘及至奏凱軍門受賞者皆不履行陣間子弟報功者皆徒寄空名之權豪而前日之民夫摧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十五

鵬剿法疏

鋒陷陣者曾無分毫恩澤之及何怪乎人心之不奮盜賊之不息地方之不寧也哉卽今征剿廣西黃鏐雖除而其餘山賊猶肆猖獗臣愚謂陛下當此威武旣振之餘勅下巡撫督責兩廣各副叅守備兵備守巡等官不許偷安省城俱分投往各地方督發軍衛有司嚴加防捕仍諭令各鄉居民畧倣古人保伍之意互爲保衛一方有警四方相援如有仍前坐視以致失事各該官員坐以失機重罪如復有功次不分職官軍民重行陞賞此今日第一務也其次爲久遠之策莫如先年都御史韓雍剿捕最爲得法其法自選精兵養於軍門令緝事軍人四散緝捕一報有警又令的當人員覆究是實訪求本土鄉導出其不意酌量賊勢衆寡發兵乘夜圍匝候明撲滅當時十有九利兩廣之民至今稱之凡任兩廣者亦人人知之然卒莫有行者蓋太征則大臣有廢子之恩權豪有報功之望文官有加俸之典武職有陞秩之例故寧使之滋蔓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十六

鵬剿法疏

必待奏聞以收前利莫肯因時撲滅以爲地方計也今右都御史張嶺自到兩廣奮竭志慮思除積寇以安地方誠足倚任如蒙乞勅本官今後地方有寇許其便宜隨發隨剿軍馬錢糧悉聽調度將士敢不用命亦聽處以軍法候事完之日聞奏毋復牽制文移坐失事機其所用之兵預於各衛所選取精壯軍士或多方召募打手及於田州等府土兵內酌量歲調一枝與官軍相兼多則一萬少則數千更番養於軍門仍於教場添置營房安插居住選委素有才望將官管領操練較其藝能嚴其號令而又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犒以牛酒以作其氣原軍門聽調脆弱之卒有名無實者盡革回衛省彼之糧爲此之費似無不可其各副叅守備兵備等官亦每官勝與七兵一二百名兼同軍兵或一千或五百俱照前法常自操練以備不時調遣如廣東原無土兵去處亦令各兵備官選取漢達官軍及廣募打手相兼操備一遇有警小則舉一

道之兵大則合軍門之兵叅用前韓雍剿捕之法出其不意隨在撲滅則兵不勞於集機不泄於先而彼賊自將震驚之不暇安能探我虛實而先爲潛遁亦安敢肆其猖獗而復爲我敵哉
鵬剿自是佳策粵東西滇黔不用鵬剿則不可底定大征惟東粵間行之西粵與滇黔不必用也刻此以備採行

進宣大邊牆長圖說

翁萬達

臣萬達謹按有所圖外邊牆詳矣而畧於內諸關者以外邊持重又牆肇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牆亘連一道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堡與窖也亭然者墩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而新缺一不可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軍視虜聚散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多食少工格鬪喜抄掠復以爲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算者我什一而虜什九也是故我必以守爲勝而匪牆焉龜幕鄰邇揮鞭山凌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無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牆完而戍者偵者田而食者備秋林會而牆立而營屯而首尾相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填塹而後及牆而仰攻亦難矣牆臺我專披堅鱗集矢石並發炮火遠及虜亦豈能飛渡哉臣故曰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又不能不却顧而長慮

者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至言也

邊牆自當速議

責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何維楨

臣本月初六日伏讀 聖旨毛伯溫着在內閣辦事臣謂 陛下待大臣可謂至矣然猶有未安者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以爲法國史記之以傳後誠不可不慎也臣以爲起復一事關係國家典章甚重連日揣懼不已於言伯溫素行臣不盡悉 陛下知其能足以委重故援金革之例起於衰經之中天語叮嚀勢不容緩伯溫感激被命亦不敢再辭忍情赴道決期而至蓋實厚報 陛下而不忍傷知遇之隆者此時情事實不獲已今者幸賴 聖明感格之誠停止安南之役六省生靈旣各遂安居之願獨伯溫一人不得以慰孝思之情乎夫天下未嘗無父母之人也三年通制之責職而皆然人子至情雖加一日愈於已故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以奪親也伯溫以國家大事奪情起復猶可言也今旣無事矣則當乞恩求退終餘服以報於父母之懷顧乃延留朝署苟且月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三

日不能以情事懇求是可謂自奪其親者矣然臣觀伯溫之所未及陳懇者有二一則感 陛下之隆恩已有明旨而不可遽違一則以衰凶在病所當諱避而不敢於輕瀆故隱忍以自徇耳夫諱避乃一時之私情人倫實萬世之常道故苟含悽於公所內不能以自盡則非所以爲子進退無據外無以稟於君則非所以爲臣大節一隳前美盡棄故臣願 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同類之孝責令陳情乞終禮制臣春間曾閱伯溫陳辭本內云七月二十日服闋則是守憂之時無幾而報 陛下之日甚長也如陛下矜其人子至情令其暫回原籍以至家之日爲始補曩者罹疚之時以足三年之制畢事乃起一如常例則天下皆知 陛下善以禮導其臣大臣能以禮律其身無爲後世譏誚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富公竟不可奪仁宗卒從其請天下後世咸嘉其君臣賢明共由以禮而不悖如使伯溫今日果於自奪而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三

不亟請大臣不以爲非小臣不以爲言則天下
後世謂 陛下聖明之時猶有此事伯溫身爲
憲臣猶恐爲此則胥效成軌循私滅倫將無所
不至矣異日國史演之曰大臣起復自 陛下
今日始矣豈不可深惜哉臣日夕痛心以所關
至人一念至誠不能隱默謹具所以伏乞 聖
明裁斷則伯溫幸甚世道幸甚臣不勝殞越祈
望之至

奪情爲金革也然終非正理此疏關係世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三

教

撫處濠鏡澳夷疏

麗崇鵬

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焉
蠻夷雜居禁網疎闊山海之寇嘯聚不時詩曰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智者鏡
幾以先圖勇者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諉之
曰陰雨未至可乎臣生長海邦習聞已久除倭
夷山寇出沒擾攘見在經畧者臣不敢煩瀆外
謹摘其禍切門庭履霜堅冰者著爲論列竊效
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 陛下試垂聽焉廣州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二十四

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陌至濠鏡澳計一
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卽澳門也外
環大海接于牂牁曰石峽海乃蕃夷市舶交易
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
皆商私贖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
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
乃聽貿易焉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
人爲之椎髻環耳效番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
夷舶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

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
水土甚惡難於久住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迨
舶出洋卽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
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
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
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
而夷衆殆萬人矣詭形異服瀰滿山海劍芒耀
日火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奸
人則導之凌轢居民蔑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
旦豹很改慮不爲狗鼠之謀不圖鎗銖之利擁
衆入踞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
城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忍言者可不逆爲之
慮耶議者欲於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舶潛
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驅石塞海經費浩
繁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
以散其黨爲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
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
可復用此故智耶議者又欲將澳以上雍陌以

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駐
劄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入
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驗執官票者聽其
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勢孤
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爲驚駭之資豈能
制其出入乎安邊者貴消禍於未然懷遠者在
伸威於旣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
山彈壓近地曲爲區處明諭以朝廷德威厚加
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舶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
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卽呈督撫軍門
親臨境上慰諭而譬曉之必欲早爲萬全之慮
而後已若以啓釁爲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見
而預待之况有舊澳見存皆其耳目所親見聞
者彼將何從執恐乎番舶抽盤雖一時近利而
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黨類旣繁根株難拔後
雖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中國通關市
豈忍爲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
遠明者觀未萌况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

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嚮慕中國之心就其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掉其舌鋒爲詞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番舶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其關市歲利復嚴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畔民之投入番船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皆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爲射利之圖區畫既定威信潛孚查往年所以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卽禍本潛消矣伏乞 勅下該部覆加詳議轉行督撫衙門叅之輿論酌以時宜如果臣言可采卽便舉行此豈獨嶺海一隅之福實宗社無疆之福也或有爲臣私憂者謂事關地方休戚今海島晏然恐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誰執其咎建言者殆禍不旋踵矣臣竊念督撫重臣威名動夷夏每孜孜焉爲海邦萬世計熟思詳處已非一日若不及今早圖將來孰有能任之者臣揆諸事

勢如此若復有所顧忌緘口待時是徒計一身之利害而忍忘全省之安危視天下爲一家者恐不若是也此臣所以披瀝盡言不敢卷舌藏聲坐待滔天之禍若以狂戇取罪雖萬被戮亦復何悔

公旣上此疏當時何不采議畧爲施行而貽患至今日葢不可復支矣雖然海道駐節香山則猶可一議也

進會計錄以崇節儉疏

龐尚鵬

竊惟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公家窘於積貯民力竭於誅求上下交征公私俱病此皆經費無度故然耳臣請自國初言之外庭公費歲凡三十萬今不啻六七倍矣舉外庭而內府可知也周王初封祿米一萬石今宗室蕃衍歲支三十八萬矣舉周府而諸王可知也洪武年間武職二萬八千員今八萬一千員矣舉武職而文臣可知也薊鎮邊儲初不及十萬今一百四十餘萬矣舉薊鎮而九邊可知也地不加闢民不加衆而錢糧增額日異月殊殆有相去倍蓰而無筭者此豈惟陛下不能盡知卽天下宗藩與百司庶府或亦不及知也乞勅戶工二部會稽祖宗時郊廟之饗祀內府之供億監局之織造歲時之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之祿糧百官之俸薪衛寺校尉尉役京邊之兵馬城池經理漕河供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

川之鹽鐵凡有關國家經費者各撮其總目照款類開貴在簡明不用煩瑣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某年會計錄進呈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於項下改填每季翻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皇上置之座右就事深思或博訪廷臣或旁稽往牒務求先朝如何簡約今日如何倍增以祖宗節儉爲法以海內虛耗爲憂考四方惟正之供罷諸色無名之費冗官必革冗食必裁一錢不致虛糜一夫不忍濫役所以福蒼生而固邦本深仁厚澤豈有涯涘哉仍乞將前錄頒行各王府使知祿糧難繼當有變通權宜及徧給內外衙門共圖樽節若不思憂養民力軫念時艱以仰承皇上德意此古之所謂民賊也豈可復容於堯舜之世哉臣往歲驅馳內地見生民貧蹙心獨憐之今巡行塞外察邊人之愁苦殆有甚焉不覺零賈生之涕而欲繪鄭俠之圖也自古暴斂之國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職司餽餉方切殷憂願陛下留

神爲社稷生民計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跂望之至

會計錄一疏百世清錢穀虛冒之良策也
當事邊臣誠依會計錄之意而稽覈之豈
虞九邊餉哉

申成議以確河漕疏 張大猷

今之議者必曰河流須聽其自然難復故道此
在歐陽脩言之施於有宋已歷可驗殊不知當
宋之時鼎都於汴河患南徙不患北嚙且魏博
商胡之口開塞止於東行雖處有紆曲抵掌可
信要其歸趣則直洩於清源天津之墟而止爾
若今則與宋大異蓋河流已南由徐州而出則
徐沛蕭碭之間皆其下流爲大河所必行之道
所必啓之口茲欲河流而無礙通而不塞必須
爲宣導以順其就下之性爲之排阻以衛其旁
溢之勢爲之流濬深廣以大其容受會歸之地
賈至所謂順之使行不塞口以止兒啼也若縱
之順其汎濫聽其博洽則河水終無歸一漕流
終無定處不知指何處爲新渠何處爲故道乎
且河水平演泥必日高盡徐沛之境而爲湖沼
其勢必逮乎濟寧臨清汪汪萬頃莫知紀極矣
此乃塞其口扼其氣抑其吭而俾之中絕也今
一切錮執歐陽之舊章而束手無策希圖苟且

了事待命於天受事於河則浩蕩無情之水膠
澤輾積之泥日月相乘南北大壅漕河終爲梗
塞矣其何時可已乎又謂南行則恐犯 祖宗
陵寢此議乃前任河南都御史臣方某刑部侍
郎臣吳某言之誠爲有見然據地勢則前所決
者異乎今日是以昔所論者不可桀於茲時蓋
前時河決正在上流而議者猶欲南開趙皮賓
孫家渡二處新河以殺水勢此迺擇之使就濠
亳淮泗之中是以二臣之疏力爲遏阻所以爲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當若今則在徐沛之地乃東過蘭陽南離蕭縣
而雲龍保安諸山磷砢礪巨嶸其南况水勢
北汎東行南徙與昔所決曹縣殊異而今之指
以爲論者直驅車陸行預計路衢之曲折而實
未嘗睹記其所歸駐及其所勢便也夫地勢有
遠近漕渠有輪納乃欲一律而勉合之豈理也
予前疏所指自司家道口以下爲南直隸山東
之境自此以東南北兩岸皆無高堤大壘之防
是以水勢至此奔蕩靡定而流不歸漕今若南

絙以大坻堤北繞以重埽則水由中行同條共
貫攢合專一日見湍衝直瀉而無有於橫潰日
見其旋幹深入而無有乎積聚去徐州則東行
而無阻抵運河則南折而不礙矣所以然者蓋
徐州黃河之所必由水下之所必至合則不分
分則不合南北關係兩河權輿比之宋時魏博
大有不同者也且大司空親蒞其事國漕之所
不可少緩軍需之所必資者今一切拘攣無措
旣知其力役之不可已又不知其緩急脩治之
方因復過信舊聞以誤大事其不宜輕聽明矣
若謂經無排築之文則禹之排淮泗獨無見乎
國朝丘濬謂宋元地勢相去不遠其塞築疏濬
尚可尋議此誠識時務之言也今若當塞不塞
則渙散無統當濬不濬則淤壅愈甚當開不開
則淤泮妄行徐沛之口放蕩而不止矣由是積
久泥多下流高亢其勢必決於上流不比而清
濟則南而汴梁北上清濟則盡委於天津兩洪
俱涸而漕挽不繼此可慮也南趨汴梁則大播

於濠泗江滙於鳳毫而陵寢不測此尤可慮也此二害者皆由前二說以誤人而實堵徐沛之口誘水使之妄行矣若使身履乎黃河下流之區沿歷乎南北上流之地指而論之則必有曉然而明白者不俟乎多議也且水之所流散行則平漫專合則深濬今幸宋時都汴前後脩築河南一帶南北兩岸堤防嚴謹復歲有管河之官下埽壘臺是以盡河南之境無崩潰之患實今日之利也惟出河南之境至於南直山東之地則棄之爲隩壤置之不聞聽其馳驟副使僉事力職於簿書兵防洪閘主事謹守於期會歲挽至於都御史之在濟者陞遷更迭地方廣遠無由稽作而河之陡徙又在於咫尺之地瞬息之頃是以終無救藥而卒至於大壞也若使徐州山東之界盡如河南故事及時堤防相地則河流會聚至於境山矣奚有今日之患哉是故今日之急則蕭碭豐沛之間築堤最緊疏濬次之廣大以容其流會合以專其勢庶幾其可也

至於所用之器物所支之錢糧所需之人夫所圖之利害則臨境而議方畧又不盡於茲云臣前已疏奏蒙旨批部一時旁午未經議覆謹再開具詳其始末題上伏乞下臣前後所議周爰咨度詳覆施行則億萬年河洛禹功陛下遠紹而近取之矣臣不勝惓惓之至

黃河古今徙嚙不定然此疏已具大體

征剿黎寇善後事宜疏

王弘誨

奏爲叛黎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懇乞 天兵征剿亟圖善後以永保治安事竊惟瓊州爲古珠厓儋耳之地幅員廣袤計三千里孤懸海島中盤生熟黎岐負固爲梗而三州十邑四面環之譬之人身黎岐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心腹之疾不除勢且浸淫肢體而爲一身之患黎之爲害何以異此自昔以來叛服無常撫剿靡定大率始之萌芽不折終則斧斤尋之未有隱藏痼疾于腹心而肢體得晏然無事者由漢開疆至今千七百餘年制禦之道亦多端矣有一日而忘黎患乎請以 國朝近事論始弘治十四年符南蛇之亂嘗大征矣去嘉靖辛丑曾無幾也復有征黎酋那紅那黃之舉焉又去嘉靖己酉益無幾也復有征黎酋那燕之舉焉夫自 明興以來瓊之以大征見者凡三乃其間近者十數年遠者不過四五十年而止黎情大畧其故可知也自己酉至今又將五十年矣天心厭亂

數當終拯溺亨屯考時則可司世道者其寧恕然乎先臣都御史海瑞當 世宗朝上言嘗謂當弘治十四年大征也若亟圖善後可無後來二次再舉繼之嘉靖辛丑己酉大征也若亟圖善後可無今日歲歲爲患由此觀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爲今之計亦惟尋往歲大征之舊轍修目前善後之良規建必然之畫爲久安之圖俾邊海黎元若出湯火而登之衽席誠策瓊事者所宜亟講矣臣等草莽儒生世居瓊海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三十八 黎寇善後事宜疏二 稔知黎情備嘗艱苦憂患處心積慮蓋亦有年玆幸當會試之期類聚京師快覩天日乃得以試事之暇伏闕叩閣罄所欲言敢昧死以聞伏惟 皇上試垂聽焉緣黎自嘉靖己酉幸漏網遁誅以來生齒漸繁黨類日衆加以四方亡命爲之勾引內通外合聲勢益張萬曆十五年始寇陵水縣焚草子營擄掠人口無算該去任兵備道易可父叅將王椿薄伐未收全勝而歸至萬曆十九年一日流劫瓊山縣二十餘村二十

年二十一年嘯聚定安萬州澄邁臨高等地方
霸占民間田土勒官兵移營避之煽惑搖動幾
成大變該去任兵備道龔錫爵誤聽黎人詭計
服招不知反爲所愚自是諸黎望風四起日甚
一日二十二年該見任兵備道胡桂芳參將黎
國耀始興兵剿之民欣欣有來蘇之望不意功
垂成而班師僅招一黎酋王璉而止萬曆二十
三年以來黎益縱橫得志而瓊山嶙若居林沙
灣居祿三崗一時並起尤爲猖獗中有渠魁黎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三十九 黎國耀
馬屎者糾合諸崗會長及案賊王蓋老黎廣孫
恩華孫恩弟法滿可紀諸流徙千百成羣布滿
山谷於萬曆二十五年三月間突來攻劫定安
縣白托龍塘等處自是羣醜益藐官兵全無忌
憚擁衆大出流毒瓊山澄邁定安會同文昌五
縣地方歲無虛月月無虛旬官兵所向如羊禦
復望風披靡其殺戮之慘擄掠之害不可數計
卽今人民離散田地拋荒國計日虧寇亂方熾
又其威劫擒村則凡所經過大小村落居民悉

挾制投降接應酒飯不則立誅夷之民間號泣
赴愬官司惟有仰屋竊嘆不能爲主嗟嗟蠢爾
羣醜向猶乍叛乍服我可招而撫也今則隨服
隨叛矣向止倚山爲勢蠶食一二附近黎村小
民也今則蹂躪郊原橫行都市今日報將犯某
縣明日報將犯某州卽衣冠縉紳之家廩廩然
朝不保夕矣向且鳥獸出沒於深菁巉巖之中
椎髻跣足刻面文身之習未改也今則堅甲利
兵豎旗張蓋鳴金伐鼓公然與官府爲敵矣揆
厥所由皆因數年以來上下相蒙以賊爲諱其
初出劫不甚大則以爲常事而不必報至後殺
擄已多勢不可掩則但以地方有警移文遮蓋
而不敢盡報及賊滿其所欲繫轡載道時有漏
脫尾獲或被擄人口遂以被殺奪回登報官府
掩敗爲功而未嘗實報弊所從來爲日已久失
今不圖將來之禍愈有不可言者臣等訪得肇
慶府羅旁地方從古以來徭獠盤據爲害自萬
曆五年大征之後建山立縣至今蕩然太平之

區瓊州黎崙聯落五指山旁而居其地四方僅可三四百里而止大不能及羅旁三之一而其據險肆虐實與羅旁相同前此大征官兵犁庭掃穴而歸聞其間平原沃野儘有可建立州縣之處只緣當時任事者寇平卽已未及經理善後事宜遂致根株蔓延釀亂至今竊觀兩廣軍門兵食足用只須量移廣西狼兵合本處營兵土兵約三五萬人卽可縱橫諸黎中如以太山壓卵初無難者特未嘗加之意耳若自今一舉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四十二

蕩平之後伐山開道建州立縣移一二不甚緊關屯所若南流青寧等處就近守之畫之井里時其訓誨一如羅旁之例不過數年當盡入版籍化爲編民澤可遠施威可遠加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當事者亦何憚而不爲也或謂山菁深險賊勢出沒無常恐我軍未易得志惟當隨時撫卹及責成土舍鈴束招徠宜無不可者此皆因循苟且似是而未中事機何也臣竊見頃歲黎叛以來當事者多方招撫旣給以魚鹽又犒

以花紅羊酒如巨魁王璉父子兄弟皆寵以冠帶把總名色又將黎童充生員作養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懼失其意可謂委曲極矣而諸黎實潛結交通聲勢相倚彼招此叛此招彼叛甚者今日見官府招明日回巢又叛此以姑息爲撫無益而反釀患之明驗也環黎而置營堡增兵選將非不粉飾可觀矣而一二守營衛所武弁率多統袴孱弱專一科役營卒剋減月糧爲自潤計其於地方利害毫無關心甚者通同黎寇漏泄事機下以威脅小民上以簸弄官府卽今營堡官兵有陰爲黎所擒者何云禦黎此以支吾爲守無益而徒耗費之明驗也至於各崗雖名爲土舍管轄其實此中土舍人微權輕非若廣西雲貴兼有土地人民得制生殺之柄可比且自黎耗以來法紀陵夷卽王土王民尚慮不保何暇問及么麼一二土舍其先世以來所羈縻之舊物哉臣等愚見以爲決須用兵征剿亟圖善後然後撫可定守可固卽責成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四十二

上舍管轄彼亦有據而可循故敢拳拳以用兵之說進若畏避勞煩隨衆苟安名爲撫守如同兒戲瓊州之事當不知所終矣伏惟 皇上神謨雄斷燭見萬里乞勅該部查覆施行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征剿不難所難在善後此疏剖析詳盡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四十三 征剿不難所難在善後

起廢棄疏

趙應元

竊惟帝王之待羣臣猶天地之育萬物也天地普陽和之澤則枯木腐草亦自生春帝王隆需濡之仁則逸士逋臣咸仰再造肆今 慶典律成吉祥畢萃而解澤所被率土沾暨凡此朝野臣民莫不舉手加額以颺堯天舜日之盛治矣獨有廢棄諸臣淹淹陸沉振拔無日臣待罪銓衡目覩遺佚之在野有不得不爲 君父陳者

蓋此廢棄諸臣始固茅累之士耳一旦遭時遇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四十四 起廢棄疏

主不能將順爲恭而率其草野之性徒以口舌爭可否則蒙虜辱而返林丘豈非其自致之尤哉廼臣覩諸臣各有不齊之品亦各具可諒之情夫最上有精忠者則勿欺而犯之義講之已熟故不憚謇諤以上封事卽其崇論閎議不無逾耳而天玉明聖之想固天日爲盟者也情固可諒其次有任氣者赤藎滿腔而涵養未粹故時事偶有出入遂遽慷慨陳詞以致爲驟爲元激然而忠君愛國之念則素所自期許也情

亦可諒又其次有立名者既謂立名則實念未
卜然其所欲成名者蓋欲成其犯顏敢諫之名
也論人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故始乎好
名卒求所以副其名則亦不失爲耿直之夫矣
情亦可諒然使中情可原而未路弗檢則國家
亦何賴於若人而用之廼臣屢觀撫臣按臣之
薦牘及採輿人之月旦孰知諸臣伏處巖泉之
下閉門誦讀礪齒矯脩而堯舜君民之志未嘗
一日忘諸懷則彼其人固非通塞二心之人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四十五
皇上雷霆爲威雨露爲恩原自竝行不悖也者
諸臣昔以意直招尤則削竄以昭激勸諸臣今
以砥礪補過則甄拔以示含容此固勵世振俗
之微權也況乎當此湛恩旁洽之時正暗育向
明之會而遺佚阨窮之輩分別才品而次第用
之則 皇上歲澤固無不徧之處亦無不被之
人諸臣以寒谷久淹旦暮復出與潔而展采錯
事則捐軀竭力以贊休明之上理以報大造之
洪恩固知疊疊有同心者宗社生靈之利賴豈

小補哉臣爲此不避煩瀆具疏上 聞

中情可原末路不檢自是起廢者定論亦
可以動

聖聽

邊籌議書劄

葉夢熊

兵家有勝筭之策有制勝之器今之言禦勇者非不備矣然或各得其一端而其策其器多散湯而甞試反不及虜之精專虜之所惟射惟騎自少而壯止一藝耳千人萬人亦止一藝耳故箭不虛發騎追逐如飛飄風疾雨頃刻蹂躪勢不可當此其所長也中國豈獨無長哉火器也輕車也挨牌也此吾之長技也虜弓雖強必近發而不能遠矢雖如雨可以善避惟火器一發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四十七 續纂要一
避之無措一銃可殲數人千銃齊發可殲萬人加之萬銃雷震山裂絡繹嚮應卽虜騎百萬亦無不撓亂矣古人以車戰後人失其意僅用以守戰車宜輕可便馳逐守車太重僅可備營壘轉輸且成化年間工部及大同所製用十八人推挽卽今薊鎮偏箱亦用十六人後又改衝鋒車亦非多人不能運皆安營輜重之具非戰具也今製雙輪稍前遮板退後着地如飛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挽舉上列鎗刀行時摺堅戰

時前向火器從中而發隨虜所往而逐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人遇之披靡馬望之辟易可戰可守萬全之計也挨牌中用薄板內外皆竹片藤編密釘試以硬弓十步內射之不能入萬曆三年本職任贛州時曾用以破黃鄉寇三萬彼長鎗硬弩飛鏢俱無所施今以直抵虜箭一齊挨前用砍馬刀與長短器相夾翼軍而衝然後騎兵隨之是兵法所謂馬步車混爲一法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潛九地而動九天者也蓋制勝之器中國所長也然惟專而後精惟精而後長欲其精專非練不可欲練非選鋒不可兵不選鋒曰北蓋貴精也秦漢擊胡常用兵三十萬往往不利然出塞千八百里窮極其地勢不得不用衆如我 成祖北征亦用至三十萬是也若虜入犯與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以五百人破十萬劉錡以千餘破十三萬我 太祖用中山開平岐陽分道驅逐胡元皆以精銳襲擊所向無敵此用寡之効

也夫虜之擁衆而來也徒以驚自驕蜂圍鳥
噪奔掠無紀若能設伏出奇一大創之如鳥之
傷也可以空墮下矣故出奇之兵必練練必選
鋒密雲遵化三屯俱有標兵每標選一千西協
四路選五千中協四路五千東協四路五千以
二人之食食一人以二馬之食食一馬南兵三
營每營選一千又責成總兵選家丁五百副叅
遊以下或二百或一百汰遊食冗員虛糧冗役
積餘以陰蓄死士則兵馬不必加也錢糧不必
增也於常額之中而得轉弱爲強之術蓋今日
制虜之勝筭也戰車每輛車正一名挨牌六名
長鎗二名鈎鏹二名佛朗機手二名百子銃手
二名百子銃手二名兼火箭三層推車夫二名
馬八匹馬上各稍百子銃一把騾一頭駝滅虜
炮一函百子銃十把共計步兵十七名馬兵八
名以二十五人爲一隊十隊爲一司十司爲一
部十部爲一軍分爲三營合爲一大營勢小則
分擊勢大則合擊處處有節制之兵人人有敢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四九

戰之氣此薊門之命脉帝畿之神靈忠義之臣
所宜剜胸裂眦而圖者也夫天下之禍莫大於
不見其形而有其實今之虜形與實大勢可觀
矣虜未嘗一忘中國則中國亦不宜晏然無事
而坐待其變也有貢市撫賞修工之外宜問兵
其半菽不飽者能戰否宜問馬其羸弱不堪者
能馳否宜問火器其棄置已久者能習否宜問
將其煩支縲節以急阿奉憂譴畏譏以希苟延
一旦有急果可以當虜否夫時方以歸義欽誠
爲賀而無故發深憂過計之談昔遭譴斥今復
不戒將至於三刖而後已也誠不自知其狂悖
惟臺下計安 社稷熟思而銳圖之幸甚
籌邊此議瞭若指掌然汰遊食冗員虛糧
冗役此其責在當事者若總兵叅遊之官
亦安識此大計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五

海潮序

余 靖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常翁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言海鰲出入皆無經據唐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五十一 海潮序一
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爲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

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來去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爲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聞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爲地缺東南水歸於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潮平日緩三刻有奇上弦午而平望以前爲晝潮望以後爲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

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以前爲夜潮望以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常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以前爲晝潮上弦以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以前爲夜潮上弦以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海潮是南北天地之氣存之以備查考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三

請重大祀疏

梁 儲

臣梁儲等謹題爲大祀事照得本年正月十三日 皇上大祀天地于南郊初十日百官聽受誓戒十二日 聖駕晨出至壇視其省牲乃御齋宮百官叩頭至晚分獻并執事等項官生人等各於西天門外候開進入是夜子時 上恭詣大祀殿行禮禮畢還齋宮百官先回於承天門候駕隨至奉天殿慶成稱賀此 祖宗舊制朝廷至重至大之禮蓋人君至尊無對所當敬畏者惟天地此而不用其誠何所復用其誠仰惟 皇上嗣極以來祇畏大顯率由舊章故未嘗有所違越一念之誠自能上通于天羣臣將順之不暇夫復何言但比歲 駕出鑾回或至暮夜切恐俎豆陳設不能蠲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無以稱聖明敬天之意且扈從供事數十萬人若至暮夜則警蹕不嚴兵衛不肅百官失趨蹌之容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或交馳于輦道羣衆或喧呼于御街非所以壯臣民之觀瞻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二十四

而啓四夷之尊戴也况塵埃昏暗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關防雖聖德格天百神訶護萬無他虞而臣子之私憂過計不能不拳拳于此也伏願 皇上深思大祀之重慎惜至聖之體駕出鑾回悉遵故事俱在清晨使禮官得以周旋百僚得展誠敬則天地歆鑒臣民懽悅和氣致祥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等備員輔導不忍緘默謹具題知伏惟 聖明留意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五十五請聖大祀禮二

郊祀之禮今曠廢不行久矣一旦舉行臣子多不習儀節者可懼

洪範皇極大義畧

方獻夫

洪範九疇五位居中數亦居中其象在天下則君居中在人則心居中故言人君正心之事極者中正之的也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卽書所謂建中于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是也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卽書所謂民協于中易所謂下觀而化孟子所謂君正莫不正是也君臣上下咸爲中正之德則和氣充塞天地而人無天札物無疵癘矣先儒真德秀所謂堯舜之民莫不仁且壽者是也是欽福錫民之義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是覆言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由在上者之作則也卽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無朋無比卽下文無偏無黨之義也夫人之心莫大於好惡二者而人君之職只是用人一事故於用人言之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云者
是卽所謂嘉善而矜不能尊賢而容衆無所偏
黨於其間也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
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
汝弗能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是善善惡惡進
賢退不肖無虐於獨不之其所教情賤惡而辟
焉也無畏高明不之其所畏敬親愛而辟焉也
箕子反覆言之不已又有敷衍其義曰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是皇極之義皆正心之
事也大學一書只是要人正心修身而治國平
天下章亦只是言好惡用人之事其道如此蓋
千古帝王之心學在此一疇而訓釋者不得其
旨漫爲孝極孝弟極弟之說而反畧皇極中正
之義可慨也善乎先儒胡宏曰明君以務學爲
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蓋得之矣

通曆序

黃佐

夫載事之體繫日以月繫月以年者何也天之
曆數存焉爾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者帝王治
天下之道管是矣通曆之所繇以作也是故曆
數天地之大紀也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則曆數
歸焉斯統之所在也執中而澤及四海則其統
正矣苟失其道虐及四海則其統變矣三代而
上陽明用事故三綱正而華夷各止其所其間
非無亂而治日恒多陽勝陰也是謂正統三代
而下陰濁用事故臣或篡其君子或賊其父妾
婦或乘夫君裔夷或主中國其間非無治而亂
日恒多陰勝陽也於是乎統始變焉然則垂法
萬世者其惟堯舜乎堯曆象日月星辰凡以授
民時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凡以察時變
也禮記傳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行遲也未當
中而中日行疾也日之所行卽爲黃道歲差則
日與黃道俱差故治世必以中道而法天則視
中星以考歲差惟慎夫日軌之變焉所以修省

而日兢兢也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故凡治曆必以日至爲元者七政齊起之初也十九年爲一章而氣朔俱齊四章而復於子之半則謂之部漢初去三代未遠三統四分之曆猶與天合光武而後不復可行章不及部而氣朔寢謬錯矣自是曆法庚革亡慮數十家何則日行非遲則疾不循其軌故也聖王不作中道不建象緯應焉災疹臻焉天人合一之理固章章如是邪是以通曆之作也三代以前則詳三代以後則畧凡以陽明陰濁之判也道雖未盡由中而澤究於民久如漢唐宋則亦詳其事以正統書之篡臣如寒新晉隋賊子如隋廣與凡不受命於先君者女后如呂雉武嬰裔夷如蒙古雖竊有天下則分書其年以見天之曆數不在其躬云爾正統旣絕微而能繼如漢之玄備宋之昴亦大書之非篡賊而全有天下如秦政則亦權與之凡至朔同日則書重曆數也曆法庚革則書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通曆序

欽天道也象緯變異災疹重大則書驗人事也自包犧以至于帝借歷年甲子疑以傳疑堯舜以來至于元季始書甲子皆繫至朔一章之日通紀治亂凡三十六卷云凡有論斷壹是律諸中道皆先哲之格言潤色之而已若隨時庚革曆法則因年書事亦不分章是故曆象有所紀而後天理明矣是非有所衷而後人心正矣正紀在所必存而後陽類勸矣變統在所必黜而後陰類懲矣是則通曆之作也非徒載事而已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通曆序

也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乎

通曆序必傳

壽問卿石川何公七十一序 岑萬

石川先生昔以諫垣出知荊州士論曰諫議之遷其如左官乎已而貳憲于楚于黔士論又曰循其以諫議知荊州也直臣不庸言不嘉績又從而遠之人其謂何尋丁太夫人艱適有陝西太僕正之命釋服當行謝不爲出諸道太僕國初近臣也以乘輿時巡特設此官總御事後時巡禮廢掌職如故而分列行省與方伯廉訪使相頡頏居二三載可致位公卿若昔少師楊嶺南文獻補遺卷五 空壽何石川序一 遂菴公亦太僕陝西不數十年入相有左契焉列卿而下由茲官典樞要往往而是先生非薄此弗爲乃其心固有所專尚焉耳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麋鹿嗜苕螬且甘帶亦各言其性也聞先生爲給諫時每有所論列多謬謬謬嘗疏忤權貴權貴思中傷之而未有其便固處之荊州荊州遠王在焉佑恃天潢之親螫蟲齊民寢較轢長吏持其詭辯不可窮以辭先生內脩政事外懲奸惡王不能侵賢譽滿朝

野然一時秉鉤者多內顧莫克循資格序遷況望其能拔擢以旌直臣也家食築別室宅東偏讀書其中繪圖大嶽太和山形勝于壁朝夕省覽曰宗少文嘗臥遊名山川予殆幾是乎嘗具扁舟往來珠江東山乘潮上下得意輒命酒行吟長嘯以向子平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有仙人風骨欲邀予遊羅浮予家事爲累出無車馬賃僕之資未有以應之然外視其閑適心樂其任真脫屣固弗能忘寢興矣先生是歲壽七十有一風神玉立如四五十歲時仲冬之十二日爲懸弧之辰同鄉諸君子往而稱觴欲予言所以爲壽者予何知予惟豪宕之士喜任俠而不拘名檢飭虛言而不究實用功名之士厲志策勳樹立聲績慕悅光華致身榮顯山谷之士務矯元排詆當時好持高論以矜炫時俗此三人者清濁有間矣然馳騁夸毗徇其所好鮮以不累于俗乃若好遁忘世貴道德處仁義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澹然無所累於其心居不必山

林而閑意不必漁樵而適用能葆光毓和以長
生久視先生所謂忘世者耶夫太上養神其次
養形鬪雞昂然而立絳冠脩距弗應嚮景弗疾
視而盛氣故異雞望之却顧反走其神全也千
里之馬目如夾鏡耳如批竹日中而汗血故夜
而秣晨而馳日入而息一躍而十駕其精全也
若驅而鬪膈膊爭雄弗時其芻粟旦旦而馳之
卽雞之神馬之精離矣故息精莫如忘物養神
莫如忘我恬澹不令一真澄如微乎微乎其存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李三 南川序三
三抱一者乎何謂養形形天地之委也五官百
骸於陰陽四時五行無弗統也善攝生者調和
其飲食起居則光華潤澤反老還童故曰藐姑
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其
兼體而弗累者歟然而全神其至矣至於探索
茫昧九丹八石專閉御景亦無取焉諸公輾然
而笑曰是哉乃浮太白飲先生遞祝曰願先生
達如漆園之叟玄虛如李耳長年如錢鏗無疆
惟福亦無疆惟壽

嶺表書院萃書記

劉士奇

嘉靖壬辰夏我提督南川陶公晉司馬秩秉中
永節鉞抵鎮惟時共武服惟棘而公嘆曰服叛
不惟威惟德敷化不惟遠惟邇惟茲寇孽弗靖
其惟本基未鞏耶乃瞻總鎮故址厥位惟陽厥
土惟剛可院也撤而新之拔兩廣譽髦業其中
率以師儒資以餼廩規制與白鹿紫陽埒公時
蒞止授以心學旣乃彬彬郁郁氣合風從雖土
官狼目亦遣子弟入院聽講冠孽弗靖者自艾
自戢而教化大行粵南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公復嘆曰聖賢惟道相傳弗惟其書惟士志道
弗書曷據書有經史子集邊方艱覩遣使購之
聞得若干卷萃之院俾諸譽髦口誦而心惟之
嗚呼公之用心於本基亦勤矣諸譽髦朝斯夕
斯而有得焉書卽道道卽我隨試輒效厥用弗
匱不然其不爲經訓菑畲也者幾希士奇忝有
提調之責敢述其槩并致飾詞期不負公之拳
拳以同歸於道焉耳若書之卷數載之下方嗣

是者俾勿壞

服叛敷化必先建書院萃群書是有本之政教也

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六十五

泰泉詩集序

李時行

夫詩之道難言矣黃唐虞夏商周篇什華實彬
彬遐哉邇追矣暨漢始有五言魏晉之交諸體
競彩咸陶鑄性情斟酌文理寫玄黃之光魄鏤
卉物之景象經緯赫彰縹緗彪炳吁可觀也世
歷縣腰條流芬揉泥蟠經史颺駭煙雲梁宋以
來綺驚風雅推準三百之趣圓備六義之旨辟
諸升堂其亦庶乎循茲而降代益矩畧繁條弱
植萎蕤附俗將謂豐耀前光而多謬來識無貴
乎覽焉我明膺籙御宇握珠照士文明會其
極綿亘而彌昌筆陣雲蒸藝苑霞蔚材英秀發
海嶽降神乃薦生我泰泉先生輝掩南禺鑒縣
上世翔集經史之圃該鍊子史之術按轡回正
之路擇源涇渭之流反彼頽綱振茲洪響凡古
章今律短韻遐篇總掇若干首策九代而驅軌
披四始而畫界拓西京而植榦憑建安而飛采
路冶陶謝斷截殊途衙麾陳杜隸走百氏故其
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

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六十五

不隨體約而不煩文麗而不侈可謂往材之金
矩來英之玉牒矣行溷游宮牆朽凋時晷海洋
寓矚景切餘波高堅懸企志深鑽仰以爲韶濩
之曲聲者能宣其音千里之駕卸人能調其足
爰輯舊聽雋諸文梓沉衷臆說庸布蠡測憲章
懿讚以俟鴻脩焉

藻績自佳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李七
台
百
千

雅約序

梁有譽

夫士以藏器爲雋交以定志爲尚然器非素養
則斧藻之誼無資志非箴益則繾綣之盟靡貴
是以握瑜懷琰之士銜華佩實之英居則討素
綜墳廣閱蓄之矩度會則鑄思拙緒罄砥礪之
弘致聲氣相投芳逾蘭蕙詞情儷美節諧球鍠
竹林播其清塵蓮社肇其逸軌雖寄托之興不
同放浪之懷靡一然並抗意區外怡神幽履靜
躁紛馳而雅尚自若亦各明其志也自茲以降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李八
作者不乏莫不淵岳其情麟鳳其采論胸懷則
曠而且真語製述則典而有矩結軫文藝之場
鳴輶藻繪之府斯迺名教之樂事而達士之風
猷也今我同朋訂茲嘉會匪以取適目前實以
希蹤古昔操觚競業則務竭其肱篋之恒珍觸
憲摘毫則各披其雌黃之定品剖惑以示規瀝
衷以締好譬彼練青濯錦豈辭藍蒨之染循斯
攻璞刻玉寧忘琢磨之功交必先誠會則以雅
庶幾公叔免私造之譏而桓譚息蘭閣之喻矣

夫文藝之於行業猶華棖之丹艷而靜姝之綺
縠也載選先民代作並皆雋傑蜚聲脩翮未易
徑凌逸足詎能驟踐然運精至則木雕自飛凝
神極則鳴蟬若掇袂腋豈一皮所溫鷄跖必數
千斯飽誠能博覽而銳思時脩而歲積或無惡
歟論者不知則以爲茵桂雖馨而非餌魚之用
都蔗雖甘而非作杖之需欲盡捐藝業疲精俗
好殊不知博文游藝聖所訓也情信辭巧明所
箴也握鼠璞者夏后之璜非所取寶魚目者隋
侯之璧非所識悲夫矧詞園共獵德圃齊驅友
道由此彌敦已志於焉愈植勵潛脩之業則廣
覽之見攸鬯際顯用之績則炳耀之采弗鍛豈
特憐風月狎山水述懽娛敘宴遊而已哉如其
不然卑厥所嗜索處離羣諛聞寡見何取德業
之勸有乖載籍之紀倘情致有所屬而制述無
恒裁烟煤無知恣其點染管札不言任其揮灑
強欲角逐藝苑何異執枯條以誇於鄧林歛葦
簫以鳴於洞野也嗟乎行素難持友道易替蔡

氏有言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夫薄之
可刺鄰於正而斷之爲言傷於激斯古今所以
興嗟而賢智所爲致誚也要之古之交者其義
正以直則其情久以信夫正直則固已肇諸今
日而久與信尚當保於將來云爾與茲盟者幸
毋忽

饒是六朝富麗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林承芳

今上登極之十二年大司成臣某上疏曰士所貴通經學古維十三經註疏故未鐫於學宮士或不得考覽非所以尊經右文廣厲學官之業也臣等請得率屬訂校奏上幸下太司空給資鐫之太學斯亦明經造士之助制曰可於是下大司空給資授鐫如所請既訖工命臣某序其端臣謹拜手序曰夫士惟上意所嚮則竭蹶而趨之茲上不以經術望士哉古者士得觀於全經之難也然猶欸關而請編蒲而識乃今得坐而卒業焉士所不象上之指專精趨學者非夫也天下自茲彬彬多經術之士矣然國家以宋儒傳註取士今舍而取於漢者何也夫宋固撫乎漢者也博乎漢而後知宋之源也自漢儒傳訓詁宋儒因而釋其義夫義主理理吾心所固有者也卽微宋儒吾得而以心逆之也訓詁非得焉則譬之胡越之人聽中國之言語徒瞠其目相視而不相通也微漢儒爲之譯宋亦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七十一 經註疏序一

安所譯其義哉且也儒者之不能盡窺聖人之

奧義將使人膠其說而不復深探聖人之旨則

不若第傳其訓詁人人得自以心而逆聖人之

意可也漢之去聖人也未遠其說猶或有所受

顧安得執宋之說以廢漢夫聖人之意不能畢

窺則盡其說經者而存之以待後之聖人聖人

之經有時乎明也斯固皇上加惠庶士之意

也然則士何如致力哉臣觀漢初諸臣引爲經

說多離而少合然往往能樹俊偉之業迄今可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七十二 經註疏序二

稱誦乃其後辯析精微會不覩其勛伐云豈所

誦窮經致用者非耶則以我用經與以經博我

者異也繼自今治是書者能優游自得味道之

腴則大善卽不然如古所稱治官泄民皆有廉

節稱其好學庶幾哉猶可以無愧脫若曲學阿

世自矜稽古之榮至使人謂十三經掃地則

上意謂何臣不佞願與學士大夫交儆焉

序十三經而歸重漢儒知本哉卽宋人亦

當心折

賀梁處士六十壽序

陳吾德

萬曆辛巳季秋廿有九日梁處士蒼屏先生初
度之辰於是先生春秋三百六十甲子矣晝筵
高張賓朋滿座各以方物稱觴爲壽者吾德時
方逍遙於芙蓉之園采真於玄玄之圃探其筭
空空然無有也客有持古鏡三來售者蒙以阜
穀襲以錦囊發函出鏡丹緣外施紺黝相錯圓
周弗殘鼻紐幾絕叩如哀玉其聲戛戛然覽如
古甕其色蒼蒼然奇哉鏡也胡自來哉客曰昔
嶺南文獻補遺卷五 圭諱壽序一
軒轅氏命伶倫采首山之銅鑄爲十二協月竽
以寫孤竹之管也而以其殘屑餘瀝製鏡十二
以象四時之月焉爰及三代流傳人間暨乎李
唐郡國方岳購求畢集爲明皇壽是鏡藏在內
府天寶之際散落弗存余得三焉其一曰義明
之鑑廣徑九寸配黃鍾之律以象天也其二曰
舒光之鑑廣徑六寸配林鍾之律以象地也其
三曰八卦之鑑廣徑八寸配太簇之律以象人
也藏之則禎祥蘊室發之則光輝射人內照則

晶搖五臟外視則洞見纖微此蓋數千百歲之
物天下之至壽者也以語乎圖大椿蟠桃於世
罕徵於人弗庸者遠矣以爲蒼屏子壽可乎曰
能鑑人而不能自鑑者以形用者也無所鑑而
無不鑑者以神用者也以形用者窮以神用者
通吾之鑑天地以爲鑑陰陽以爲炭五行以爲
銅鼓鑄鎔萃其廣方寸藏之丹府納之靈臺光
明洞達悒朗昭融上照徃古下照將來鑑窮塵
界而不爲多洞見絲毫而不爲少君子得之葆
光聚神聖人得之四海和平老彭得之駐世長
生其爲鏡也至虛至靈無價無形以納蒼屏子
拂之拭之祛六塵也濯之磨之還太清也用之
弗勤以奇精也操而弗舍保常明也持此可以
躋上壽是天下之至寶千金弗與易矣若以若
之鏡爲寶吾以吾之鏡爲寶不如人有其寶客
曰善哉余之鏡三不如子之鏡一遂獻以爲壽
說鏡亦奇而文自閑雅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海 瑞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 國初以憲臣遙制至

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議者以
權重勢專補按輶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
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已甚者不
必言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真假行已清濁
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
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
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 勅諭事理 天顏咫尺
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
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土民望外
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
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
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於瓊
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
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當事者
動以閉城退守爲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
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

爲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

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
不阿無異雖經敗衄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
論人者知公認真之心而奉行 勅諭庶幾矣
士論謂周殿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
之峭直胡南山之和易公兼有之勤訓練似顧
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今晉秩叅浙藩政願
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
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
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修
之功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
真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史公孤貞廉介勞怨不避海公此序恰肖
其人然未數語以涵弘爲箴古人朋友之
言其諄篤如此今不可見矣可爲一慨

酉陽正俎自序

郭 棐

唐段成式柯古者嘗寫辰沅著書三十篇其言多四方剿說而繫以酉陽其事皆奇怪鬼瑣而名曰雜俎夫雜非正也味雜則匪正味言雜則匪正言言不可不正而俎可雜也與哉予戊子歲來分司湖北得其書讀焉博物炫奇足資譚塵亦語林所膾炙者惟謂之雜其于道蓋無當云夫古昔聖賢於經非正言弗撫也於俎非正味弗登也是故龍峯熊掌可以養口而不可以養生豹胎麟品可以養生而不可以養性深乎味者斯達乎言矣予因是有考焉披菁華於曩帙纘葩藻於玄林述徃古之傳聞補郡乘之闕畧彙次之爲十篇平易而非怪也核實而非瑣也言正而經不雜也此非臆說也蓋聞之仲尼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聞之孟子興氏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明於仲尼之知達於孟氏之悅則知藜藿不糝傳食非人夫孰不繇于正也言正民興斯無邪慝然則

知正味者匪直達于言且通于治矣又孰謂俎而可雜也與哉因翻柯古之意以正俎名篇付之剞劂與同志者覽而考焉庶幾可以挽雜而歸正也

易雜俎爲正俎大奇文亦奇惜未見其全篇耳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
天元休含道傑出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
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
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
物故退棲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
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
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
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七九 徐徵君碣銘二 三百十七
拒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
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及聞
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
生芻爲貴上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
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
昔者齊夷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闔
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
沽名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
也先生則賤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絕儉以存戒

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庭所
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
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
七十二有子曰李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
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流是仰在懸榻
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
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
先生德不可名斯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八〇 徐徵君碣銘三 三百十八
跡陳名邵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猶有六朝菁華獨其聲韻清絕讀其文可
以想見其人也徐處公出一出一處此文
足爲傳神

丑僊觀記

孫 賁

五僊觀在廣城藩治西側按舊志治城建時五
僊騎羊臨之持穗祝曰愿此闔闔永無饑荒之
虞辭訖徑去羊化爲石邦人德之用啓今祀元
年春今征南將軍中書平章廖公下東廣駐節
藩治兵寓斯觀誤烈薪火毀焉由是一區化爲
榛莽中書掾錢唐高君過之爲之慨然曰是靈
境也卽請於公作而新之以荅休脫公曰吾志
也子其成焉君乃擇吉日選有司規沒入之贏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全 五僊觀記 一百一
購免肯之氓具器就作材良力勤勿亟匪徐翼
月告成華構有嚴前開靈祠後峙蒞宮簷楹騫
飛黝堊鮮澤太平盛觀復在目矣神僊方伎
本出常理之外然爲吾人鍾扶輿萃清淑苟不
枯而全焉則長生騰化理亦可致然使得志於
世出入將相精神志慮竭於經濟則交梨火棗
所不暇服惟夫蘊其才而不試鬱其志而不泄
端居靜默將谷神於內景私載營魄蟬蛻方外
固自君子餘事而之數老者其亦斯人之儔歟

生爲英賢不得以沛惠澤于斯民去爲仝僊煇
其餘光猶可以垂脩名於千秋天理之定觀惠
從之極偉其表建可謂廖廓曠絕不凡者矣然
當生死之關旣握玄命之柄萬化生身宇宙在
手則能明復爲人宜無難者昌運旣復其亦可
以出而上佐天子矣等人間世何昔眷而今遺
邪紆殿風朝星壇月夕羽衣士子其爲余吟步
虛以招之

原刻有招語今刪之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全 五僊觀記

翠微亭記

章熙

山之腰曰翠微。構亭於斯，遊焉息焉，以洗塵心而超物外。完養天和，怡適性真，何不可之有。且田疇亘隴畊稼，在目。鰲面塗足之夫，負糞土鳴桔槔，服牛芸草，焦勞可憫。由此知餐粒之辛苦，感原野之朴質，恭儉之思油然而生矣。則斯亭也，其保身進德之地乎？若憑衽瀕澗，長傲恣情，留戀光景，狼籍杯觴，甚或昵已私而縱淫佚流蕩，忘返殞折性命，則斯亭也，其導慾增悲之所乎？

夫人以物移物，以人勝古。今亭臺池館，唯賢者爲能樂之，否則祇爲累耳。吉凶悔吝存乎人，可不惕然慮耶？能慮則謹而畏，斯亭之名，其將弗替乎？予老矣，楓溪之築小隱也，然警戒烏敢忘。因作亭雲梯岡，雲梯非勵志能登哉。

寥寥數言，箴誠規銘，無不具備。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全

翠微亭記一

書狄梁公傳後

王弘誨

予讀狄梁公傳，至其北上太行，望雲興嗟，未嘗不投牘而歎也。曰：勤矣哉！孝子之用心乎！乃觀其他日處鄭參軍事，鄭母老且疾，當使絕域，狄請以身代。又何其勇而壯也！嘗意其代鄭之事，或在并州法曹之後乎？不然，白雲雖遠，顧不猶近於絕域耶？嗟夫！世之拘儒局士，側守一隅，每見退然若有所慕者，則以爲莫肯任事，而至於忠勇立大節，則以爲必忘身不顧家者流。而不知達權之士，其用心緩急固如此也。夫君子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狄公孝心純篤，豈特見於處人已之際，卽其他日定社稷大計，竟以母子天性數言得之。吾於是益見孝道之塞天地而天性之理在人心者，雖惡如武氏，亦可挽而化也。嘗怪呂后之擅漢，其禍不殊于武，而王陵之面折庭爭，其所遭之變，亦與梁公無異。然陵以棄母仕漢，卽此心已不能無歉。故雖危言正論，而安劉一事，竟非陵所與。梁公以至孝稱，其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全
梁公傳後一

於母子天性之際。要皆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夫是以已言之。而君信之。挈唐室之神器。還之廬陵。若持左券。然則大人出處之際。誠不可不慎。而格君心之非者。要自有道。而非口舌之所能與矣。讀史至此。爲之愴然。故書于后。以王陵發狄梁公議論。真可提醒人心。此文不朽。

汰多先生說

馮昌曆

汰多先生者其始號曰太初太初之言曰吾向者蓋未嘗有我安有氏族名字俯仰依託况支離之以見聞添設之以問學紛紜轆轤乎人情世故之變態而吾始眷眷多事矣今吾將更吾太初號曰汰多子爲我言其意見如子曰又多乎哉吾見夫太初者之混混淪淪而已將烏乎增之而烏乎汰之先生曰吾將汰吾之多見以收吾視汰吾之多聞以返吾聽汰吾之多智與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全汰多先生說一故以返吾何思何慮是之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庶幾乎復初之實功見如子曰夫見聞智故猶之乎混混淪淪而已又多乎哉先生曰雖然吾不真實致吾汰多之功亦可能得夫混淪者也南海之帝爲倏比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倏與忽相與游乎混沌之地日鑿一竅吾惡夫多之爲混沌鑿也是故倏之見如子曰然哉故廣成子曰慎汝內閉汝外多智爲敗目無所視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可以長生

吾蓋從事於此而未能雖然亦悟夫太初而已矣先生若悟夫太初者一卽多多卽一先生若不悟夫太初者多愈汰汰愈多坐有客曰汰多先生也太初亦先生也更其號不更其人又多乎哉見如子曰呼汰多者先生應之呼太初者先生應之應之者非太初非汰多也先生倏焉若有契焉色喜曰善夫子之示我眞實工夫也子姑號吾汰多吾將徐悟夫太初者而以復于子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全七汰多先生說二

後半截洒洒落落而理極深至不朽

草木有知說

夏宏

草木有知乎曰有生意非知乎有知而若無知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也爪之麗乎禦也憑則傾而爲之附攀則繞而爲之束若有目爲觀而手爲撫然草木之掩於陰翳也勃勃若有不獲挺幸而隙陽可乘則欣躍而出莫之闕遏矣是爲有知乎無知乎葵傾日以衛其足荷挹露以毓其華其知酷與人同屈軼之知佞也萱莢之知曆也雨師之知雨也其知迥與人異紫脫華朱英秀同穎異畝而生九莖連葉而出每每爲國家先事之應是又知人所不及知者庭荊枯而可榮祥桑拱而可瘁則天曉風一唵而上苑花木競奇明皇鼙鼓一撾而軒間柳杏爭翠又何其知之迅而捷也草腐而螢出木朽而蠹生翔蛾起乎麥潤飛蚊熾乎木實此其知又灼灼乎人之耳目矣夫均有知能堅忍不露叩之而不應撼之而不驚可生可殺而不爲動非如人之沾沾一知而喜爲暴也間有如前所云斯亦

嶺南文獻

補遺卷五

全八草木有知說一

其伎癢之一說乎是高漸離久困傭作恐隱約無已時乃取匣中善衣冠更容貌而前上堂擊筑者也

衛夫人說

夏宏

衛夫人見王羲之筆法而流涕曰子必該吾書名不知衛夫人書名及因羲之重知此而何得何失張季鷹放縱不羈對人曰使吾有身後名何如當時一杯酒然竟以此言芥馥青簡是謂不名名知此而何取何舍識床頭捉刀之雄慧鑑也而竟以此殞身知此而何智何愚鶴化爲鷄風鷄風化爲鷄鷄復化爲鷄知此而何死何生鷄剖形而合飛鰈分體而合行蠅奴環蛭異象而合食知此而何物何我蛆蝶食帶帶食蟾蜍蟾復食蛆蝶知此而何弱何強風燃火而亦因以滅火卽燃卽滅知此而何怨何德土之築也得爲閣而其墜也又爲土土乎閣乎孰得知此而何成何敗木鷄啼子夜芻犬吠天明解者曰有口便啞知此而何語何默驚無耳而目可以聒蟬無鼻而鬚可以嗅蟾蜍無足而背可以行知此而何全何虧一燭可散萬燭萬派聚爲一派知此而何合何離鳶嚇鼠飛鼯耳

煙走獲嗜鐵知此而何暉何苦釣可以教騎箕
可以教弓裘可以教冶知此而何彼何此秋毫
之末淪於不測小不可爲內大不可爲外知此
而何巨何細幽朔以丹徼爲南鉄勒以幽朔爲
南而北海又以鉄勒爲南知此而何遠何近善
乎得其一萬事畢不得其一分之而愈紛析之
而愈涓蠶今埒今吾安知其極

南文獻

補遺卷五

七

南文獻軌範摘要卷之六
事類雜文 頌附前刻文獻

張九齡

開鑿大庾嶺路記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余靖

送瓊州林太守序

鍾芳

贈總戎毛公轉鎮漕運序

鍾曉

革除遺事序

黃佐

徐州洪志序

蕭與成

總督吳公築省外城序

何彥

南文獻

補遺卷六

重脩南華志序

黃城

百戰奇法序

蒙詔

黃金臺遊覽序

林大春

平嶺東諸寇碑

鍾卿

贈郭子知南靖序

蕭端蒙

送同年安文二君之官序

陳履

送提督雪厓程公赴鎮序

鄭廷鵠

贈北溪任君擢守永平序

袁昌祚

送王藩父守真定序

金節

賀總制葉龍塘戡定朔方序	周光編
宦體小序	林承芳
賀郡守鄰崧陳公奏績序	區大相
刻林省菴先生警語錄序	尹遂祈
南舟彙草序	林挺
勤政堂碑	羅亨信
龍門縣義倉記	胡廷蘭
伏日集竹在亭記	方渠
鹽法道陳公祠記	曾象乾
嶺南文獻	二
補遺卷六	
埭學田記	陳萬言
總督關廣靖寇綏民碑記	鄭旻
贈傅神張森	李昂英
章文懿公年譜後跋	譚大初
復代巡陳青田公劄	霍與瑕
量地廣狹置船議	尹瑾
量海淺深置船議	尹瑾
就寨脩船議	尹瑾
莊節婦傳	馮彬

何仙姑傳	毛紹齡
英宗脩文頌	陳政

文獻軌範摘要卷之六

明晉江楊瞿崧輯

事類雜文

開盤大廟嶺路記

張九齡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
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
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
行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磔巖千丈層崖
之半顛躋用惕斬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九

事類

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之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

爲之失險於是乎鑣耳貝胸之類殊絕絕
 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
 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
 已哉凡趣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
 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
 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
 寢遠絕垠胥沾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
 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給事中魏山公蘇訥驍而銘曰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二

事類

石巖鬼兮山崖崖嶺峯峯寧兮相蔽屬嵯峨
兮莽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觀
惠吾人兮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旣攻兮
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京遷商兮重九譯車屯
軌兮馬齊跡招孔翠兮徠齒革伊使臣之光兮
將求求而無斁

此爲嶺外鼻祖

韶州新脩望京樓記

余靖

廣之旁郡一十五部最大在楚爲邊邑在越爲
交衢治城居武水東真水西塹屬田大庭二
嶺故地最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暨善地
故其擇守於等夷閩人最賢唐漢之西郡也繇
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
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騎田雖乘驛舊途
而王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亭水館高臺上
舍徙在真水不視溪山巧拙而偏診左臂者勢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三 韶州一
使之然耳今郡守河內常公承命而典城也心
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剝船南海
餽鹽數十萬石俗固緣力而薄產矣又重之以
困擾日益窘急而繫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
集賢張公晁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
名之卒以代之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
下嘉氣應之風雨以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
廢墮茲緝惟虎溪浮航之道帶遶闔下捷閉僅
存而雉堞樓櫓之制阡然莫具前所謂偏診左

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睨而四顧則山川鬱
葱之氣森然滿目旣嘆且喜其久蔽而有待乎
乃命畚耜土完缺甃枋美材繕土伍順啓塞之
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瘠公
不匱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一望四野重巒複
岫周遭萬形煙靄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浼浼逗
碧洞清鳥聲漁唱出入杳靄君子謂其訪境也
皆絕其命名也必古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
之下故臨其西樓曰望京之樓飲醇酒者不忘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四 韶州新
於獄市褰車帷者能廣其視聽故署其入之門
曰通閭之門除道梁川而鄰國先交故標其出
之門曰柳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故題
其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境俱遠
浩然之氣來棲人身如躡壺中而眎物休也非
守臣之賢此景孰爲來哉簷廡環合凡二十楹
其形勝之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者創物夫
豈徒然又况登睥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
勞爲便亦所以輔官箴而尊王命也時寶元

年正月日記

此與大庾一記並傳亦文獻鼻祖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

送瓊州林太守序

鍾芳

秋官大夫林公任南郡者餘五年擢瓊州守芳
樂瓊之得良牧也造之相見乎邸公謂予曰子
瓊人也瓊瓊必蹈海乎曰然桴亦可濟乎曰否
以舟舟爲量幾何曰萬斛也萬斛之舟置諸溟
浩之淵廓乎有容惟其所如默而運之存乎其
人然海巨物也濛濛無垠怒則山傾寧則掌夷
不資其器不可以濟昔有楚客將渡適值其夷
也易視之曰等蹄浮耳於是挾尋丈之舸舵絳
不完帆檣不具揚揚然捫而試之未半其洋而
溺焉故濟險者必有備處大勢者必有力易
其易者艱之所由生也今夫瓊壤地三千里民
夷錯焉越重險而處最下下苦壅閼交讎多怨
如溺焉而未知所止也幸而仁人者臨之則皆
喁喁然引領望林於此投之以竿已過於千金
之遺矣况乎以慈惠爲舟以正直爲檣以明捷
爲帆以禮讓爲綽而忠信以爲舵者乎忠信以
爲舵百用具張舉胥溺者而濟之則哀矜之誠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六

送瓊一

動乎觀聽雖未蒙澤者亦皆得之以終身矣故
積陰之地微陽是寶沮洳之區膏雨無功焉昔
常袞之於閩文翁之於蜀興化善治至今頌之
彼皆因艱而肇始者也瓊之下邑荒陋者多而
淳樸之風固在也得明公以爲師帥日移月易
釋其所紛宣其所未融百世之下其將尸祝而
俎豆矣乎公起謝曰吾問涉海得爲政之理敬
聞命矣公莆人起家進士居刑曹最稱廉明時
論方擬喬序而高化有警與瓊鄰壤主者特簡
任以重邊徼吾廣士大夫聞之咸喜林掌科
卿周冬郎立之皆瓊人尤不能忽然也屬予有
言爰述以贈

海外人說濟海具自可以通治耳文謨寄

贈總戎毛公轉鎮漕運序 鍾曉

正德二年丁卯 聖天子思軍國財力之需惟
漕運所係爲重乃 簡命今兩廣總戎毛公轉
鎮兩淮總戎漕運公聞 命卽戒行出祖東門
兩省軍民相聚咨嗟兒童走卒垂髫戴白咸惜
公去若赤子之失慈母至有啣恩感惠而涕淚
漣漣知其賢者梧庠士子德公之深欲乞留而
罔知所自遂繪錦爲軸而屬文於曉竊惟天下
事莫大於兵糧二者兵尤難於守邊糧尤難於
轉運顧在得人以總之然後守禦固而邊徼寧
漕利通而國用足不然匪惟不足以濟事將有
債天下之事者厠乎其間矣此 先帝旣簡命
公總兵柄于兩廣而今上 又復轉命公漕運于
兩淮蓋皆重其事也自公總兵兩廣言之簡約
儉素撫恤軍士昕夕注慮恒以練兵討賊其剪
雲爐破瀧水擒府江平象州皆公下車次第用
武也越明年平峒黎又明年平思恩又明年平
十三村寨又明年平連賀等山皆公爲之謀謨

前克證如神奉命三十六征而獲功
臣有奇公之用而明以致此哉蓋公之初承
伯魯自誓之詞已曰喋血龍沙尚與周旋於邊
境義驅馬革誓將補報於天朝公之精忠赤
膽形於言詞而不食於今日矣故平南頌聲膾
炙人口七荷綸綍屢加鱗衣文綺進秩青
宮保傅卽公所以樹勳于兩廣如是寧不善漕
運於兩淮乎蓋漕運之設其來已久自唐裴耀
卿始爲陸運卒沂河而入渭其後劉晏運耀卿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九 贈裴三
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
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
朝廷取足于茲軍國燕享外此無以爲需者漕
運關涉不亦甚重矣乎公今已靖嶺表兩省生
靈被公之澤深矣吾知公移所以用心於嶺表
者用心於淮上則漕運常通而國家財用恒足
矣他日稱公於嶺表者必曰軍中韓范稱公於
淮者必曰淮上裴劉勳業烜赫於當時芳聲遠
流於後日顧不偉歟公自拜爵迄今出入中外

于四十年平生大節精忠已受知於天朝將
特書于太史矣殆非曉一言所能盡述也姑特
敬陳其槩言畢諸生欣然請書以爲贈

國家大事惟兵與漕耳今安得毛公其人
哉在勳衛更難得文詳悉平峒夷及臚列
裴劉事亦可爲兵漕記

革除遺事序

黃佐

革除遺事何以錄懼湮也諸臣之死嗚呼烈矣大節揭揭天日相爲昭焉何湮乎懼懼史之逸之也楊文懿公嘗請輯建文中事謂史不可滅則是既逸之矣此其錄之也何居承二聖帝意也文皇帝嘗謂諸臣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練子寧若在固當用之昭皇帝又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乃肆肯宥其子孫還其田土嗚呼仁哉夫謂之忠則宜有傳不傳則曷以示勸故茲錄之凡以承二聖帝意也嗚呼革除之禍寔肇自君海水載蜚甲觀乃焚赫赫有命歸我聖文稽鬻簡芟糾紛述建文本紀第一焚巢始凶奔走無所慈宮長秋瑤山碧鏤天潢三葉姬姜嬪御孰逸孰死于嗟一炬迷闔宮列傳第二君存與存君亡與亡以身殉道獻于先王體受歸全刀鋸罔罹含笑黃墟成就厥是述自盡諸臣列傳第三燬抗太陽自撥滅息糜軀及族逮繫孔棘嗚呼非下武胡壽疆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七

革除一

新信夷局染時聞幽發潛傳信闕疑述死難列傳第四食人之祿當死其事臣無二心伊天之制榜揭黨誅既繁有徒乃其群籍爰錄其餘述死事列傳第五九族之外莫引梓連爰及朋友就係言駢蠻以怒移魚云殃及哀彼人斯啜爾其泣述族黨列傳第六敷展謨猷式遏亂畧必有君子而後能國革除之臣遐福者希廣哀集包顯微述先後考終列傳第七首陽義義周粟弗食矢死不仕或遜而匿匪直章逢執及承緇其人雖微義則可師述義士列傳第八相儀穆穆姆訓肅肅親死如歸視身如玉見義不易民焚炳然有醜降夫不愧于天述列女列傳第九保身者流冠倫魁能非木擇鳥亦臣擇君奮翔新朝勒鼎持衡楚材晉用蹟弗可泯述外傳第十是編也本莆田宋公端儀革除錄清江張公芹備遺錄而弋陽姜公清又取諸卷宗爲編年以足之然猶未免闕文也疑其所既徵白其所未瑩則有俟于後獻君子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三

革除一

徐州洪志序

蕭興成

志識也古有之索丘邈矣世無傳焉禹貢職方其存而著者也周微國各有志史記而下事爲之志其志之衍乎我國家建都于燕歲漕東南以給京師道必經徐徐爲南北要衝徐故有洪洪流多石而險舟者病焉乃設方脩濬濟險以夷特重其事以司空之屬董之著爲令凡百餘年矣未之有改也洪故未有志四明損菴子陳舜賓甫治洪之二年遂蒐輯以志之志成予適凍阻于徐損菴子出以示予閱既乃言曰志可以無作乎古者章程之式畫一之守匪志其奚以耶是故職不必崇惟其稱政不欲龐惟其因職有緒則易脩政相因則易成夫志識往以詔來者也嗣是守官于茲者將不必旁稽遠探熟計廣諮一展卷之間如指之掌政秩秩其就緒弊不釐而自祛矣職不易稱矣乎且使荒陬遠裔窮鄉下士有志四方者雖不必親涉洪濤涉險阻神駭目眩得是志而觀之而洪之曲

折險要已在目中矣後之人慕今日之富實而欲知其貢艘之盛運道之經將不有攸稽乎志可以無作乎哉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則志之存與否其所係豈少哉遂序以歸之

呂梁徐州二洪至我

朝鑿險而夷今舟過二洪如履平地志可以不作乎哉

總督吳公築省外城序

何彦

吾廣建城始于囂佐其制狹小至漢刺史遷州治于番禺立城郭唐末改爲越城宋置經畧使築于城後又增脩三城其間頽圯脩復不一至我朝國初連三城爲一關東北山麓以廣之分爲七門規制始備廣省負山帶江據險跨勝城池素號堅完可以防禦在昔僂寇圖廣州至大通港遙望城壁不得志而去正統間黃寇逼城下闔城固守竟以擒誅雖強寇屢作未有能逞其兇者然東南濱海黃木之灣扶胥之口接于海門通及夷島海孽一作巨艦揚帆直指會城特倏忽爾且城以外民廛稠聚海舶鱗湊富商異貨咸萃于斯羣賊每窺伺而垂涎者邇年如黃許諸賊屯據海口去會城尚遠而羣情洶洶內外戒嚴逾久討平民始安堵外城不可不築斯其明驗也廣城振古以迄于今闕地而拓大之者代有其人未有議建外城實今伊始爾先是倭奴自閩入寇潮境 聖天子厘南顧之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十五

何彦

憂迺 簡命自湖吳公以節鉞督撫二廣公始至即移鎮惠陽分部遣將新舊之倭以次擒滅未幾桂林叛卒假以索糧勾結白石賊黨剽掠突至河下雖不敢進逼內城而擁衆連艦肆焉無忌事勢蓋岌岌矣公乃回鎮省下設策調兵逾月而叛卒賊黨首惡悉擒旣而殘倭蕩平惠潮山海諸寇報捷無虛日膚功告成飲至燕喜公乃從鎮海樓周覽城廓慨然嘆曰城以衛民民以城衛而安內城雖固而濱江一帶無垣壁可恃今雖羣寇殲滅地方甫寧然思患預防城守爲重外城不可不築也遂檄藩臬諸司計議疏聞報可乃以事事厯官任勞衆工效力逾載而言言訖訖矣復濬永安橋諸濠水環抱以入于江其衛城垣萃風氣利莫大焉旣竣事城內外民安其居士樂其業父老懽于宇士類忻于庠而頌聲作矣三學生戴生鰲袁生沾輩相率詣彥屬辭爲賀顧弗敏曷能揚休德然荷公庇蔭每與父老士人相從而歌頌者其容已于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十六

何彦

言嘗聞之爲政本以利民也民利固當興之然料事出乎誠任事需于才矧興建重大者即初議築城羣愚罔知者有曰必費財也必病民也而弗知公之妙畫成算已素定矣先計以官帑之銀尚慮工浩繁而用或不敷勸諭商民倡義協力城外廛居者計地出貲每從末減又於郡屬如番南新順東莞增城香山三水賦稅頗饒之邑計畝量爲加賦不大擾于民而樂于徵輸他如商民拆房爲城基者償以官地夫役磚石之費量給于官帑不疲困乎民而敏於趨事益公之識見深遠才猷宏達故能不動聲色而倏成鉅功矣又聞公昔蒞吾省叅藩目擊時艱以爲外城當築然事非專制惟茲撫臨東粵乃能底績非天假我公守維楊建議築城倭寇犯他州而揚獨晏然楊民今猶頌德吾廣外城當兵革倥傯財力告匱公能留神區畫以成保障之功廣民戴公尤有甚於維楊者矣然維楊乃一

郡之保障也吾廣乃一省之保障也公自鄖而廣壯猷偉績聖心眷注久矣行當陟台輔置諸左右溥惠澤以覆冒天下所謂倚公如長城者將銘鼎彝載勳冊奚翅郡省焉已哉厚重遠諸士之請聊述公功德在吾廣者以爲賀言云
外城之功誠萬世利也文亦可傳

重修南華志序

黃城

昔者惟羅浮稱神山自魏晉著名南華山水雖
房園僻荒翳園陳里曹村等耳一旦西僧示異
黃梅遜歸坐具一懸遂符寶林之識名僧高士
雲合響應爲大梵宇乃若賜額南華郡志謂開
寶間然紀年已不可考矣由唐以來天下言禪
者皆趨南華如水赴壑毋論昔日卽今春秋二
會遐邇駢集常數千人寺廡至不能容觀此則
海內之所嚮往又出羅浮上矣顧未有志以傳
嶺南文獻補遺卷六 十八 重修南華志
其盛者至嘉靖乙酉大參東川羅公始錄碑銘
暨諸題咏類刻之越壬寅歲少參芝南徐公又
命郡爲全志卽今學訓翼邦杜所脩也頃巡察
使懷川龔公道經駐節寓日靈勝咨訪故蹟質
之前志多所闕遺於是道尊二思沈公乃屬城
偕曾邑博旦躬至南華重加脩飾凡浹旬而始
成編亟登之梓謂城執筆宜序諸簡端城於是
有重媿矣夫志猶史也不核其實則不可傳何
以式遠惟天鑒崛起嶺表其所稱說雖本達磨

所傳要皆性善宗旨佛教至是又人變矣曹溪
一脈爰啓五祭遞相師承歷明欽慕諸所讚揚
詮述豈尠哉惜夫文獻無徵後國莫稽卽唐中
宗一詔僅見節畧於壇經所錄宋初重興寺碑
晏元獻公筆也尚未及見其他可知已近代縉
紳先生經遊諸作山僧不知珍藏紛然散逸縱
極慘羅亦無從而得其槩也又何怪於前志之
疎吝耶雖然以文人而志南華也易以南華而
志南華也難腐儒殊不文而敢冒其難乎惟據
實書之以仰副當道之盛心他日儻得與羅浮
並表名山皆澤所及矣其爲南華增重也不旣
遠乎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十九

重修南華志

曹溪是東南大梵宇志南華者不必語南
華也以南華志南華竊以爲更易故公不
爲其易耳

百戰奇法序

蒙 詔

戰有法乎曰非規矩不成器法律曰不和聲曲
藝且然况兩軍對壘殺命恒於斯國命恒於斯
無法何以操縱哉然法以正行何取於奇也曰
勢有常變事有經權正主其經以制常奇主其
權以應變因正爲奇出奇濟正而後戰無不利
猶不越規矩之外而手心相應至木鳶流馬之
神不越律呂之外而生變相成以至魚聽馬仰
之感者謂非法之奇耶今夫師之行也必觀天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廿二 百戰

善戰者要不越此頃予奉 命按飭宣大正邊
荒重鎮驕胡出沒其爲必戰之地不待言矣時
當 清廟綱紀振肅材官武士爭先效命較之
曩日債帥濫食不戰自潰固爲有間然謫畧弗
講兵機罔識且有目不知書者雖有奮揚之志
敢死之心嘗爲賊誘中計債帥往往而是予深
惜之暇展箚中得百戰奇法一帙不著何人所
輯上擇兵書之要法下實以合法之名將變生
如掣電妙應如走丸呼吸間化裁出焉雖神鬼
有莫度者眞法之奇也因出授口北道秦杜村
子梓行窮微編示甲冑之士使有矜式焉秦子
請予序其首予謂兵法盡于奇正兩端而奇爲
要妙世之所稱奇者不曰兵行詭道則曰兵不
厭詐而已君子不取焉何者常觀仲尼以戰則
必克自許會不一闡其法及教子路之行三軍
不與暴虎馮河之勇而與懼事好謀之人乃知
聖人之奇法固有本耳蓋虎有搏法河有涉法
兵有戰法惟懼則不敢不法之循而又爲之謀

焉詎且好焉好且成焉奇在其山在谷在川能詐
爲哉方齊人之伐魯仲尼深爲之懼然不操戈
躍馬而弱齊存魯乃在子貢之一遣此其謀之
明證也奇哉此法千古一見曰懼曰謀非用奇
之本乎凡我策策專閫及有事疆場者尚沉潛
是書而深本于聖訓時操戒慎之念以廣運其
謀謀之天時謀之地利謀之物理謀之人情迎
機輒悟動中肯綮固是可以奇則奇固奇也可
以正則正亦奇也正中有奇固奇也奇中有正
亦奇也方正則而忽變奇固奇也方奇倚而忽
變正亦奇也皆法之所通也極之則趙克國之
便宜蕭何之發縱方叔之壯猷管是矣奚啻百
戰雖千萬戰豈不遊刃有餘哉夫然後茲刻之
行敵愾有賴固長城萬里之一助也若懼心罔
存不素厥謀是本之則無矣蹈尾遊梁自取噬
陷其不爲趙括之徒讀者幾希予之望豈其然
乎吁勗哉夫子吁夫子勗哉

去冬武試發問奇正其言不能開揚讀此
序恨見之晚奇法書未窺大畧在序中矣

黃金臺遊覽序

林大春

嘉靖己未春予過易州客指視金臺偕往視之
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爲隗改築
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築臺宇後漢
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坊謂臺在幽州
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始有
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
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
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
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
自昔建邦啓土君子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
興衰互變磨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獨以
好賢托名不朽至今考故址者尚挹流風焉韓
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
離于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
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
下齊七十餘城潛以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于
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

植於汶篁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不悔禍王不
中夭則齊之爲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諱以
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爲難而士
所以恒苦于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
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
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
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
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
獨毅哉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十四

黃金臺

自是千古勝跡恨未一

平嶺東諸寇碑

鍾卿

炎嶠東惠潮二郡向稱繁阜自張璠伍端蠢動
諷諄東南爲擾徂征甫畢餘燼復燃今巨酋藍
一清據馬公寨賴元爵據螺溪餘九丫樹葫蘆
峯峒嶺黃埔高潭等地犯狡相聯動千萬計數
十年弗征釀成至此民不堪命久矣 穆宗南
顧簡命今司馬中丞某公提督兩廣軍務位遇
其重公祇若夙夜集思除器練兵嚴整以俟會
輿之言官士民相繼伏闕以兵爲請公喟然曰
患誠劇矣寇盤據地廣且衆非盡芟夷之無以
絕亂寧民誠芟夷之彼知必併力死守非計之
得者中惟藍賴二酋最雄二酋破餘易圖矣合
聲言止誅二酋餘若弗問焉者勝計已定檄叅
政唐君九德監海豐軍叅將沈君思學將之叅
政陳君奎監揭陽軍叅將李君誠立將之副使
蘇君愚監長樂軍遊擊王君瑞將之叅議顧君
養謙監歸善永安軍前叅將王君詔將之居中
策應則副使吳君一介總兵張君元勳也誓曰

文武羣公帝命孔嚴其務和衷將事毋愆步伐
毋僵良以功刈是積孽以生粵人從行有衆憂
情在前其食乃食舍乃舍整伍以行余其敢寧
居亟余往視師諸君遂以十二月二日進攻諸
巢宣猷制變所向無前公慮諸君乘勝或驕餘
孽或遺非一勞永逸之意乃二月移鎮惠城重
示獎督務拔其根株方已諸軍氣益憤懣極阻
爬梳前後獲大酋六十餘次酋六百餘擒斬共
一萬二千餘級巢空穴盡寸孽不遺乃始振旅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廿六 平陽三
而旋先奉發帑金八萬佐軍至是藉降爲兵搜
匿爲糧兵有餘餉因錄以歸度支械藍賴等諸
巨酋以俟 命惠之旌倪遮擁道周懽呼稽顙
迎公而言嶺東凜凜屢矣不圖今日滌氛霾爲
昭景功烈甚著請歲効尸祝勒銘貞珉以昭示
無極公固辭不許於是諸大夫師儒僉爾而進
曰激生於感諸士民之情不可奪也公昔征古
田古田久陷一鼓殲之奇矣今東寇尤非古田
之比兵之以歲餉師百萬未易必克公師才三

月營僅七萬而狼巢虎穴數百爲計摧拉磨滅
桀酋六十餘皆生擒無一脫者所殺獲凡一萬
二千謂非神筭天符嶺海之民宜有再生何以
致此昔南海疆理江漢播歌歸美 天子義胡
可已乃頌曰於昭明聖覆載穆清曾是赤子敢
爲弄兵璉乎端乎塗地一轍曾是羣兇不鑒愈
烈帝赫斯怒玉節熊旂簡命司馬宅此東師文
武協心五道齊發電掣風馳傾巢掃穴司馬長
慮仍督戎行竄竊以空方舉回旌粵人謹諄何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廿七 平陽三
罹毒苦今師之來若霑靈雨動不踰時人無後
患惟彼兇頑禍實自鑄昔糜嬰孩餉以怒馬今
胡駢戮尸橫馬下昔逞淫毒婦女是俘今胡珍
滅弗保妻孥民有土田弗稅而取胡食幾時血
膏肝畝民有室廬一炬靡存汝巢險固如鼠破
燠嗟哉我人昔任漂徙自今來歸履此康泰寔
爲司馬締武經文鎮此南邦拯溺救焚功有百
難俱出談咲惟此一隅尚勞伐弔今茲底定四
海攸同司馬之來伊誰之功惟賢勿貳惟庸

成惟聖惟明臻此大慶釐瓚揚休司馬是宜六德萬年自天申之

師三月費七萬以爲兵速而費少然以三月之糧七萬之費平時散而祗席稽尺籍嚴緝捕亦何致嶺東有此大盜前事殷鑒也刻之以備採擇先事豫防焉

贈郭子知南靖序

蕭端蒙

歲辛丑冬十二月選部奏記銓次天下士以郭子知福建之南靖縣事按圖志南靖爲漳之裔邑蓋薄谿谿間疆地褊狹其戶民視視閩諸大縣不當參之一舊率以鄉貢士治胃監之秀者爲之令其以進士補者自郭子始鄉之諸君子聞是命也咸以弗稱其材爲郭子屈焉蕭子解之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出治之劍不以剗犀兕所以畜銳也試途之馬不窮其筋力所以致遠也靈命之士不窮以大官大邑所以養材也是故事練則精才逸則裕致用之基營於是矣南靖雖小未可薄也郭子聞之則是然以懼曰吾豈敢薄南靖哉子不聞昌黎子之言乎大木爲宗小木爲桷此之謂矣矧南靖之爲邑猶足以當古子男國吾以政學于茲懼吾之辱之也而又敢以薄之旣而戒行諸君子相與送之于郊郭子因而乞言焉皆遜謝莫敢當於是蕭子進而言曰造父之爲御也駕駢頭龍九所

而輟不亂而或折軸於方軌之途公輸子之巧也
也以之製清廟明堂而無遺制及其具尺寸之
器或苦窳焉無他忽之也子固不薄南靖也得
無忽南靖乎昔龐士元宰耒陽蔣公琰宰廣圻
皆以不稱稱夫二子者豈固能短於理民而畧
疎於制邑也良由挾震世之奇才忽簿書之末
務遂使民庸隳於意廣官理弛於志荒邑之不
治非忽之過歟今南靖訟獄繁興矯懷滋弁未
可以朝夕理而子又方釋褐從政天下觀望在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卅一 贈郭十三

事煉則精才逸則裕名言

送同年安文二君之官序 陳 履
陳生曰余讀崔氏洹詞至五吏篇形容吏治之
患纖悉具備未嘗不廢書歎曰有激哉其言之
也夫吏奉天子命以食於民舉百里之廣萬家
之衆朝夕奔走以服役於吏吏得南面臨之此
其責亦隆矣少知體國者誰不奮自砥礪以行
其志何至如洹詞之云吾是以知崔氏之言有
激也雖然不觀鷗臬不知鸞鳳之祥也不觀豺
狼不知騶虞之仁也不觀酷吏不知循良之惠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卅一 送同年
愛也士受命於朝出宰百里誠知所謂五吏者
罔上覆下爲國蔽臣有一於此非直不齒於時
卽百世而下猶羞稱之如此其不以臣節自完
而忍自昏墊以速官謗者蓋鮮矣故深文鍊法
苛也懲苛則必思平飾外脩譽僞也懲僞則必
思真逢顏逆向佞也懲佞則必思正暴征橫斂
賊也懲賊則必思寬巧徵窳取貪也懲貪則必
思廉吏人人然將寰宇內外循良比肩而張李
卓茂延壽陽城張堪之儔不得顯美於前矣然

則謂崔氏之言爲世吏之藥石也豈不可乎嵩
東安君文軒連君士之薙楚者仁恕而明敏質
直而有文余得雅於觀政之日久矣茲並授縣
令以行余知其有意於循良也因舉崔氏之論
爲之平騰而商之二君默然以思躍然以起若
有取於吾言也余廼起拜手曰 聖天子勵精
在上思得宣化興理之士以靖下土太宰寅奉
上德意操衡握權授任惟才無不宜者異時綜
覈吏治登崇循良有以五善著稱首被 召命
者必二君也君行矣請以余言爲之左券
文似宋人而大有裨於郡邑吏

送提督雪崖程公赴鎮序 鄭廷鵠

計崖州開府以丁黎氛廓清雪崖程公力也雪
崖以參戎創鎮茲茲披荆棘而奠夷而布
幟之無所置置有德霞諸峒緇賊獻圖亦百
年異見也需雪崖爲黎庶沾異化運動名徽
當宁謂其才力已試盤錯不宜在一隅授雪崖
以提督廣西副總兵之權人有言曰有佛力撐
佛筏是誠雪崖所優爲之宜無負 聖書拳拳
委重至意獨崖人喁喁以謂夫所倚藉而悲黎
人之耳目未所也其如何喁何哉或者啓之曰
縑絲不難難在縑鼻迎刃不難難在根節縑鼻
已貫根節先破誰能禦之今日之事大類乎此
當其虜薄城下倉皇請兵諸峒朋擾莫敢措手
誰不謂難乃今區畫已定能順緒而遊刃其間
卽窟穴可廬鱗介可衽矣尚何難於未廣耶或
又曰善馭千里者平居未嘗忘熟路善射亦然
其視蟻虱如車輪則百步之外如在咫尺其取
之胸中者審也今雖移鎮瓊崖乃其故物其山

川阨塞部分種落與其強弱出沒之變尚納諸胸中不寘也苟所建白而施行之何物不被而何倚籍之憂於是崖人釋然諸來請質於篁溪子篁溪子曰信哉往見雍閭四起南中擾叛武侯渡瀘深討所難在孟獲也旣破牂牁募生致之加以七縱之威卒懾其心數世不復反者何也握其縲鼻根節而自爲分綸之恢恢乎其有餘力也趙充國始以都督擊匈奴勝之孰知其所爲易制者勢不一也後爲後將軍大擊先零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世四
其取諸胷中者審也誰謂雪厓不然乎雪厓之智足以制遠其勇足以戡亂其恩信足以死士其謀畧足以翰國往在中軍雅歌誦書染翰墨爲文辭不少廢或警報至率然成算如風飈雷厲不可測度正武侯克國之儔亞也以此副軍閫外坐督上省當必有不世奇烈以輝耀簡冊如渭南罕开所爲千里讐服奚必瑣瑣殄此小虜爲志然劍履所至必動并州之思而崖人僉

不忘於雪厓者當在此行也行有日乃崖州千戶所千戶某等具彩而復爲是言雪厓聞之其必隱然爲之興念也夫其必有隱然有所興念也夫

贈北溪任君擢守永平敘 袁昌祥

高皇帝既受命遣大將軍徐達畧定北地出盧龍塞移臨榆置山海關故永平爲重郡然猶與郡圻相遠也自 文皇起燕甸始三輔永平于時武節元發邊騎歲鮮南牧猶稱內地其後兵力稍詘虜日驕狡思盜邊乃設開府大臣于薊控制之已復設憲臣元戎共城而治已復命司徒司馬之屬各一人以職儲庠司譏察日兢兢然爲畿輔重鎮矣諸所倚辦在永平而守郡者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世六 贈北溪一

闕主爵大臣以司徒郎任君請報可諸同曹張祖於都門顧謂袁子宜有言佐觴袁子曰唯唯昔李廣守右北平匈奴號爲飛將軍避之數載不敢近邊君茲綰章行非廣故所治郡乎哉夫漢時太守佩銅虎掌握戎馬得以備緩急而程功能今守爲親民吏雖甲兵錢穀悉隸部下然弗領兵符君同奇業何自見功哉余聞之治國猶治家然肱筐探篋之遊其外伺而旁睨者孰能無之顧吾能嚴其扃鑰固其垣墉而駐蹕其

子姓雖善盜弗能入士固有握腕抵掌思一當擊胡何曾攫盜急哉然要視其內治何如爾夫垣墉者法也扃鑰者令也子姓者吾民也今海內蒸庶其不疲煩於賦役者夫寧有幾而北地爲甚故戢睦爲最急乃其地接輦轡豈不斤斤然習法紀哉然權者得以勢撓奸者得以智弄蓋畿輔大抵然者則以恃法之習一友生玩也而邇時稱吏治者又數喜繁令以示能故紛更靡常民聽滋惑夫是以治室且不暇爲室外寇慮也乎君長厚而廉辨夙聲習中茲誠於三者慎圖之使其惠愛相孚法令相守其四民日安於田里而靡有携心斯內慝不生而先聲足以却敵文武將吏行得因君以爲功寧憂虜黠哉夫漢都關中距北平千餘里卽廣能憚匈奴不過邊郡雄爾君治郡乃能以其保障之勤外蔽諸胡而內屏天邑其功視飛將軍孰高 天子脩漢故事行以不次遲君余不佞尚能操筆而侈談也於是同諸曹咸起爲君舉觴而酌余言

於行李

北平重地戢睦良圖此於贈言中具一大
石畫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廿八

送王藩父守真定序

金 節

真定爲古趙地所轄州五縣二十有七其形勝
臨漳水倚恒山左瀛海右太行其俗習文武尚
禮義自晉記之蓋京輔鉅郡也王藩父治聲藉
甚郎署間丙戌春拜茲郡來謁余請曰不敏委
命屬吏有年今叨領大邦爲翁桑梓地願得言
以藉手聞之郡當子午孔道齎璽乘傳者車馬
輻輳二臺院駢蹕其中晨叅往謁侯顏色還坐
郡計三十州邑吏治則已漏二刻矣是守竭其
精神耳目於外者十九其理郡事者十一吾將
飾供帳潔廚糈往來奔走日過客以獵虛聲乎
然供億煩而膏脂竭矣將急簿書期會役役於
刑名錢穀間以稱監司部使旨乎然精力耗而
實惠不究矣將如古之循良龔黃卓魯者流宣
德達情與民休息無赫赫之政希皞皞之治乎
然供給奏報稍遲人將惟守側目而是尤將如
脂如膏以邀榮名而取世資乎余惟魯質直又
木任是惟老先生命之余扼腕而嘆父之有味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廿九

送王藩

潘父之言也漢世以武功扶風馮翊爲三輔
近地稱股肱郡內以拱衛京師外以控制諸藩
而河南南陽不可問則以貴戚近臣在焉今之
直定何以異此傳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
鬪雞走狗椎埋剽竊者亦不少又多中貴戚晚
里居不可以法繩也西連山西北枕保定界乎
倒馬龍泉固關爲戎馬供應之藪寬之則見以
爲迂緩而無當急之則見以爲操切而不洪郡
守亦重且難矣余讀史至趙京兆所治煩劇不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四

送王三

下真定其所揣摩摘發中人之陰以神其奇張
子高理郡時趙冀州界大賊炮鼓白晝起一聞
刺史下車輒引散此二君者令行如風威行如
馳若神鬼不可測海內咸推遜避舍而班氏語
亦津津不置至其著循吏傳則不以張趙易龔
黃謂其慘刻少恩非所以養元元之命也君所
治近輦轂下卽不大驚擊治亦立辦君蓋祗席
其民而振刷之第無以藥石先梁肉毋以精采
剝元氣忠愛孚尹積洽淪徧易以治也且世之

詔謂爲名高者有出于簿書期會奔走逢迎乎
其能者不過剔垢而任奇耳此何足爲藩父重
哉聞之習于水者不憚瞿塘三峽之險習于陸
者不憚羊腸鳥道之難君曾司理廣平廉明忠
信果毅不可撓聲名燁燁膾炙人口真定距舊
治相望爲行部所習之地猶是以往如輕車就
熟路也奚暇問道于余然余謂天下大勢如一
家然京師堂奧真保諸郡猶門庭也善理家者
必固其門庭而后堂奧可恃以無恐脫或局鑰
不嚴門庭不固豪猾悍子得以骫法其間堂奧
未得安枕而卧也司銓者以君爲能選擇而使
北門鎖鑰於是焉賴其尚展乃心懋乃功以簡
任余將跂足而觀厥成矣君適趣裝就道同列
祈余言爲別余持是質之后山楊公不以爲佞
因書以贈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四

送王三

其文閎肆古雅

賀總制葉龍塘戡定朔方序 周光鎬

今上在宥廿年海寓中外謐如也歲壬辰春寧夏胡孽時承恩帥所部劉東陽許朝稱亂戕撫臣兵使奪諸符命掠官私帑藏萬億餉虜虜至出城中子女金帛事之約長驅西寇事已割地分封虜悉盟故寧夏無勁兵時氏以胡投行伍累功遷副總兵官父拜習知邊鄙事陰養死士蓄異志非一日積矣承恩最慮有成敗乃先擁東陽僭偽號宰黑牛白馬祭天地指斥乘輿南文獻 補遺卷六 四十一 賀總制一
輿囚慶世子發兵寇靈州所至廣武王泉諸衛堡守者率望風走占據四十餘城狀聞天子震怒中外惴惴恐總督涇陽魏公移鎮于靈徵調諸路兵畢集踰十旬攻益堅虜入益衆時復啖我以撫魏公業且許之公時巡撫甘肅乃疏請自擊賊 上嘉壯之促就道公彙程抵朔方以所載火車神器五百輛從至之明日布四面攻俘斬計數百有奇虜始一大創顧城堅垣師父衆議首鼠公誓不滅此賊者有如日復驅軍

士決唐渠水浸城虜萬衆渡河分道入公命諸將簡精騎格之大破虜虜始北遁去城中賊自是如釜魚矣遂用間謀奪南關越三日時氏斬劉許以獻與不死議者將惠而免之公獨喟然曰予所奉 璽書首誅時氏劉人許人我何問焉脫如佚時則齒此尚方劍於是承恩裹甲遁矣所部將立檣之進兵攻時氏牙城殲無遺時漏下二鼓公秉燭草露布詰朝馳上 天子出御明堂受百官朝賀首進公殿中丞視上卿秩節制四鎮如故廕緹騎世官一錫朱提錦綺百蓋殊賚也諸文武將吏有差初予鎮在楚每讀秦中兵事疏知公必平大慙至是嘆曰天眷於我國家威命靈爽其軼古昔盛哉禍亂世嘗有之惟未亂而生戡亂之人則天也初公在張掖酒泉去朔方遠甚如征佐鬪者言則將裒手觀人何求焉乃慷慨臨戎然使遲三日至和議成矣如國體何又立排訛喻一主於戰已而城拔脫佚禍本則遺君父賊者非耶卒械時酋以戮

于京其載冊書昭示蠻夷華夏此誠一獨斷之
指天實開之也寧夏非宋拓跋地乎當仁宗盛
時韓范握重兵在西然而今日寇涇明日寇渭
稱王僭制終有宋不能復大夏尺寸地噤氏父
子政扈豈出德明元昊下而據堅援虜公卒能
左縈右拂殪三孽而靖九土此非宋敢望可知
也唐元和討淮西四年不克舉朝議罷兵便裝
度獨請督戰誓不與賊俱生卒擒吳平蔡受晉
國爵至今讀平淮碑惟斷乃成之語益信昌黎
知言公之自請擊賊與必滅噤氏絕與晉公類
卽斬一爵賞儻如唐天子命文史臣勒石紀中
興威伐以昭天眷之隆可乎夫武國之經也四
方之則也漢管平云國之大事當爲後法今之
戡亂翦逆保大定功孰有逾於此者柰之何可
蔑視之固鎮觀察楊君某鎮守張君某問言於
予因附之爲朔方經畧志

龍塘公朔方之業自可勒銘公此序亦可

當碑銘

宦體小序

林承芳

夫宦之言體也何也體之猶言式也夫式也如
以尺寸束物也夫既受束也弗中者失體也失
夫體也卽稟光病其高也仲尼病其聖也顏氏
病其仁也原憲榮公病其介也陶潛病其曠也
王謝病其貴也董賈病其采也夫有所病者弗
式也弗式者失體也夫宦而失體也世莫許也
聖賢安施也夫聖賢而安施也雖宦亦奚爲也
然則舍若宦而之聖賢也何弗可也然又柰之
何未可以洗耳也未可以接浙也未可以簞瓢
也未可以窮閭帶素也未可以歸去來也未可
以盤桓會稽也未可以長沙江都也然則柰之
何而得體也亦曰挫廉逃名以不背於聖賢也
則亦庶乎其可也作宦體序

宦何體而有體又有序噫難言之矣

賀郡守鄰崧陳公奏績序 區大相

昔漢以六條察吏蓋於二千石爲兢兢當其時
天子勵精求治愀然下詔乃曰與我共此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一外臣耳縣官至欲與
之共民而艷慕其效至於政平訟理使民無愁
嘆漢治蓋重守哉今夫郡所統轄大者數百里
小者亦數十里封壤至也地有剛柔燥濕肥
确民俗有澆淳賦役有重輕訟有繁簡治之者
有能否政有緩急張弛寬猛夫使一郡之內而
國異政家異俗亦安得政平訟理而稱之於是
郡守之勢窮而縣官所與共民之意亦窮是故
其遘莫若訓吏訓吏莫若以身先之漢以來二
千石得自署參佐選用良吏今制雖不得自署
然能正已率屬躬先教化使能者有所勸而不
能有所勉斯所貴共民者耳肇慶於嶺西爲劇
郡所領州縣十餘城皆負山阻險疆域遼闊民
俗龐雜而十餘城者又各爲政也治泯泯焚焚
民是以不匡故守吾土者不難於平其政而難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四

賀郡守

於使十餘城之政之盡得其平不難於理其
而難於使十餘城之訟之盡得其理不然我有
人民而長臨之吾能庇之以封植焉豈不亦稱
理效其如此十餘城者待命何也郡守陳公之
爲肇慶也不自爲政也又不令十餘城各爲政
也乃與十餘城共爲政也其與十餘城共爲政
也爲堂之上而已公之視十餘城也無以異於
堂上也其爲之堂上也無以異於爲之十餘城
也其以我膺一郡之寄欣戚利病我其尸之夫
旣環千里之封而置我守聯十餘城之長而嚴
事我豈其謬爲尊且重者此公加惠意也蓋政
期於盡得其平而訟期於盡得其理矣是故明
察以蒞之給辨以宣之煦嘔以撫之矜哀以遂
之平法致憲揆度衡令使百爾小大畫一而守
以法相維以事相勸以功相序以能相先安其
教宜其俗公所以幸敝土以錫之乂康者也始
公拜命來皇皇謀及鄉士謀及庶人豈以其才
爲不足辨無亦謂是十餘城者要求且未申隆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四

賀郡守

教且未布因仍積習惟故之便無乃於政實有
缺歟故治在去泰去甚繼軌止足賦額毋益羨
里役止勾攝毋重困以供億胥吏止承行毋令
舞文府臺無得至縣縣臺無得至鄉幕尉止捕
緝毋竊權雪下關市止軍需及譏察毋橫濫稽
留病商旅至如廣儲蓄浚城隍敬老字幼興學
造士允公所爲無非爲十餘城之民計百世之
安允百在位罔不仰承休德捐旣往圖來效以
期不負公之教百姓亦罔不被德蒙休謳吟思
慕以安于公之政蓋公之教獨于釋教而公之
政自堂皇達于四國矣於是公報三年最適臺
使者以卓異聞十餘城之長相與謀曰二子于
逮事夫子有日矣庶幾稟仰教令以幸無過今
茲之役二子及觀厥成可無以楊公之休乃
因高要李宰高明楊宰來徵言夫爲 天朝訓
吏導民使政平訟理公之休德也奉公之令而
致之民二三長吏之良也不佞旣爲公政又嘉
二三長吏能稟承公教相與以有成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四十八

卷六

劉林省庵先生警語錄序 尹遂祈

夫道乎雷雨在上典彝旁達儒者弘之聖功
生焉神明出焉故藏器翳景風軌足以淑人
化應時明哲可以自保非窮理盡性知微知章
烏能優游一世而悔吝不生乎百行殊尚默默
難齊至言不出俗言勝也玩鮑者忘芷蕙迷大
者不能返斯道隱矣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則
省庵林先生實欲起而任之蓋自爲諸生時操
業清高邈焉冠秋雲之表卽古人奚遜焉乃其
自視歟焉歛於檢括常懼逾逸不身遁亦不遁
人苦行獨潔不爲無人不競其容然猶時錄警
語以自惕豈謂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
難耶至與海內同志者切磋雕琢惟是論忠孝
之至道證存亡之軌跡慎榮辱於樞機審盈虛
於進退令人察往以知來觀彼以知此凜乎若
跡掛於萬仞宜必洗濯垢涅保其貞吉者矣夫
受繩墨者無枉剗之木染道訓者無邪辟之人
況動之以質誠示之以平淡夫固將自化先生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四十九

卷六

由司理而銓衡兒童胥吏悉皆感慕良有以也
昔劉氏論人先察其平淡平淡無味故能調成
五材變化應節惟先生足以當之乃其學先於
反已集於虛已歸於正已正已而物正大人之
事畢矣余讀警語而有愧赤刀之鑛不經歐冶
之門敢曰有其質哉馬薺截玉庶幾進其獨志
云爾

使人信已易蒙衣有信難此近裏着已之
學問也然余嘗翻此案以爲蒙衣自信易
使人信已更難耳時時體驗方得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

集

南舟疊草序

林挺

子王氏好讀書家言常不接心於無爲以故其
詩文不求工自能出於佛子書無所不窺所
至止僧舍中焚香篝燈默坐逾旬戶之外有所
不知也間謂予曰學人求早悟求真覺自吾游
於內庭而知物之果不吾勝也汎然而已亦靡
不沛然順者吾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欲其少離
焉不可得也其所持論如此予未敢以爲然顧
無以難其說爲文汎濫百家然罕見其讀書詩
多得於宴游不作酬答語或含毫思不屬罷去
之諷之竟不竟也曰吾希心中夷又烏能俳語
以諧世舍之傍有西樵山巖巒多奇狀暇卽挾
冊偕其間或忘朝晡斯所謂遊於內庭者否邪
早歲矯矯自喜已乃頽然隕然於物不復有異
同覽古人事多所揚摧詢時哲第直眎不荅時
微笑而已應賢科乃絕不爲舉子業有造之者
或不報卽冒言繼至遂自怨也於物無所好而
獨喜嬉戲小技家日窘然不能以貧告人耽嗜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

集

而排長生久駐之說覃精徃籍微旨而與新安家時有牴牾辨過堅白與人言直示兩端聽自決不能詭隨乃不喜忤人意羣居終日謹呶對婦稚反矜嚴居約茹澹得一肉必均之賤者此豈所謂物不能勝者哉然君性多疎疎則放疎則倨用是不能數數於世將無借內觀以文其說亦僕之所不能究矣子玉十歲卽爲誦吟率棄去不錄今年秋歸自金陵予倒其篋得詩若干篇將收梓之遽謂予曰是其中多玩世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十二

語子無重吾過乃一二同好竟不能用君之言遂爲之引其端如此云

摹寫子玉一生多三反傳神處故其文絕

高古

勤政堂碑

羅亨信

聖天子卽阼首渙綸音以與天下更始中外臣工競有濯濯以承休光凡祖宗景靈舉修復之弊荒迹夷裔亦傾注以際丕平於予盛矣是月少傅楊公退食之堂適成顏曰勤政者體止意以自敕厲也公之言曰古聖君賢相之相與有爲也其視天下蓋猶斯堂也方堂之未構也荒蕪弗飭帡幪無所而蟲鼠穴其中予於是時勞心以思聚族而謀群子弟者亦皆謾謾焉奔走於外乃鳩工乃經度乃摩埴虔斷礎以基之櫨以承之棟桶題櫨以持之聖體以繪之而工告成今獲斯庇享吾勤也繼自今箕叔弗勤塵坳乃集扇鑰弗勤暴客乃至補葺不勤風雨乃震噫基者其泐乎承者其頽乎持者其撓乎繪者其漫漶乎茲吾堂之所以名也客聞而躡之舉酒賀焉亨信宣言於後曰上無爲而用天下有爲而爲天下用長世之善經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之則也是故聖主求賢則勞得人

則逸公方慎終惟始蓋專其勤矣詩曰風雨攸
除鳥鼠攸去臣之勤也夫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主之逸也夫公喜卒觴曰是善頌我者因命信
書以爲記

自是大臣之言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十四

嶺南文獻

龍門縣義倉記

胡廷蘭

昔周官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而專於其職
者則遺人以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法備至
也故周民澤於王道淪肌膚洽骨髓云異時管
子相齊權斂散之輕重而守準平李悝相魏謹
觀歲之上下而設平糴仲主富國而兼利乎民
悝主濟民而兼利乎國夫國者民之依也二子
法制而兼利豈曰不良顧其爲術去王道遠矣
漢興道不純王周禮盡廢上有急於拯民者不
過權時合變取二子法而損益之然常平析中
惠民廣濟諸倉代有嘉名民其不獲實故持節
矯詔行糴發粟不免駸駸載途彼菜色相望者
豈不願少須臾顧遷延展轉問已不及乎溝中
之瘠矣致堂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其謂是
與晦菴氏曰救荒無奇策其慨是與求其僅得
古意則隋唐義倉立于當社所謂近其人而急
起乎溝中誠有預於爲糜屑豆者斯法之至良
策之至奇者與 國朝預備之設義民之旌行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十五

之既久且廣可謂邁古顧倉藏於州郡所卒不
考當社近人之爲便耳矧州郡瀕年兵荒相仍
國用孔棘司計之吏日追呼其民而鞭笞之以
取盈焉招徠虛其於荒政容或悞而不講或講
而不行或行而不果田野窮民遇小饑而皇皇
中饑而惴惴大饑則不知死所可不爲太息流
涕哉提亭王公令龍之明年政旣通矣民旣和
矣公帑旣樂輸矣因懲曩歲之饑禁羅勸分救
之狼藉孔殷猶若弗給乃毅然爲立義倉以圖
廣遠蓋計一邑之通以爲約大鄉一小鄉併凡
十家一甲五家一保二保一約約擇民之年高
謹厚喻義者主之公直者副之敏練者贊之以
協約事以知約中貧民良否應周多寡之實倉
置于約之當社以貯義輸公罰之粟擇社中民
廉公而強幹者爲社長以董斂散出入之數社
凡五十五所而居仁由義諸倉隸焉其附郭者
則附于公庾遠近相聯大小相比公私相攝蓋
視隋唐之制加詳視建安之行加謹視預備之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十六

義倉記

三十三

近矣於是知義之民譚良翰等十人輸穀
二千石廖應泰等十三人輸穀千二百六十公
以爲未也益以隱稅之罰二千三百四十通計
得穀半於萬有五以分入諸倉歲春賑食則聽
約中書其貧者等差而散給之秋成則聽社長
恤而相察也冒者罰侵者罰需例者罰使董事
協數必得其人則母常存而息歲增而母歲太
母歲太卽捐息而足給龍民其永有賴哉公具
首末聞當道當道嘉行之旌其民如其故事然
不有貞石饒記非所以行久遠昭來裔也義民
如黃圭復請捐金構亭樹碑其中而藉大夫乞
余以記余曰善哉公之政於是乎可書矣義以
勸民民忘其積大化也艱以食民民忘其死大
恩也因以利民民忘其庸大道也故是政也行
之一邑一邑之民生行之一郡一郡之民生達
之天下天下之民生師之百世卽世世生生斯
天地之所愛王道之所觀霸術之所靡而明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十七

義倉記

三十三

制之所爲備公之政於是乎可書矣公名許之
字以忠出瑞陽世家以辛未名進士試龍門云
此記凡義倉規條亦俱備悉可傳

伏日集竹在亭記

方 蕓

舊曆改元癸酉夏六月旣望吳下陸華甫嶺南
方清受客豫章偕王孫宗良集員吉王孫竹在
亭是日也亭當陰伏溽氣蒸焉車煩焦輪焉嘶
噴沫赤日流沙良苦揖讓因檐笠探幽期此芳
躅亭開別圃萬軸琅玕蔽翳蕭疎映帶森鬱地
無留暑興有濠梁於是推窓列几披襟危坐榆
落則飛龍射影薰生則舞鳳來儀潛麟戲藻芙
蓉漾陂青山西挹碧浦南引野色時凝水面城
烟縈起亭隅敞豁逍遙暝眇虛曠或踞床散髮
或漱流濯衣或授簡風吟或咀毫粉繪彫籠出
李冰以寒漿銛刃削仄巾潔踈曠盼新秋於絕
壑揖狙暑於重丘絲竹具陳百藝並奏形骸竟
絕物我俱忘客有作而言曰樂卽樂矣明日聚
散得無慨乎方子忽愀然彷徨者久之復轡爾
而晉曰噫人生天地間一大聚散生聚也寄也
死散也歸也何慨乎明日雖然鍾情在我客之
慨亦人之情也但疾苦厄則錢鏐一瞬曠樂懽

則蜉蝣永年故云白髮不逼人而人自逼白髮
此豪士達人未嘗感羽化之機而跼蹐乎寒闌
之間也若彼竹林結譴傾倒一朝欲盡千古然
時丁叔季俗陋浮沉未免狎狂作譏禮法見妬
吾輩際被洪府允茲熙泰虞唐巢許漢鄴曹劉
衣冠之暇尋休一日解喧塵之紛抱冲玄之想
樂不過滢塵不絕雅同心爲好聚有無時念關
山之難越審容膝之易安隨地成歡奚往非適
而又何嘆乎客乃整容蹴席掀髯倚柱蟻視洪
荒引蒲舉白大噱呼盧逸興遄飛不知夜之將
至沉酣洄渙相與枕藉遂命小子識之
前半截採撮六朝後半截步武歐曾

紅門文獻

紅門文獻

六

鹽法道陳公祠記

曾象乾

運城子家居已十年不束帶見貴遊不標觚爲
文字亦已十年今晨有客踵門來告者曰某皆
粵商也世業鹽萬曆乙酉前僉憲陳公專理廣
之鹽法有大造于商我商人不能忘祠而貌之
有年矣乃石尚未鐫若有待也敬徵惠于吾子
連城子曰異哉祠爲鹽法立也粵處海濱其財
賦所供惟鹽爲利府而狡獪所伏亦惟鹽爲弊
叢 朝廷重其事權專理憲臣他官無以法名
嶺南文獻 廣南遺卷六 空 鹽法
獨是稱鹽法意有在矣往陳公以臺御史出按
宣大兢兢持三尺法所至肅清其僉憲吾廣以
忤執政來也公不能脂韋執政何能吻沫諸商
誠當其時棘如束濕若輩將重足側目且夕惟
覲公代去尚能從去後尸祝之耶公之德若輩
與若輩之德公是遵何術願言其詳客曰某等
爲國通海涵之利資其貿易以佐軍興食其贏
餘自給俯仰用力甚勞取息甚細獲利什一食
苦什九餉有餘羨分納而羨多鹽有常額虎劉

而額減罪有例罰重科而罰濫豪強承埠則散
拆不通水客爲商則兌商失利留難于西運則
守支曠期候掣于海中則風濤作祟種種皆爲
兩病上之人目曾不一瞬也陳公獨能調劑八
議條行三河受賜無一切增羨虛貽重罰之苦
無土豪水客留難覆沒之虞我商人如出烈焰
沃以清冷如出重淵再見皎日公德在世世我
商人德公亦將世世連城子曰公爲粵鹽法而
用法如是宜而祀哉法有然有未必然有必執
有不必執載在令甲奉若蓍蔡此國法也昔言
便今言不便何可無執一意裁抑與商爭利此
文法也官言便商言大不便何可膠執公不抑
法爲人噢咻不苛法令人繫縛去泰去甚去商
之病而商悅矣孟子論王政待商曰法而不墨
是何常廢法曰墨而不征又何常廢情法之體
方情之用員勢若不相入情以仁疾苦法以禦
奸萌義各有攸當也藉人之財以輸公不恤其
私因人之力以爲利不顧其害亡論非人情亦

豈朝廷立法通商意哉邇來兵興多費調度
不支始議權商再議加稅商病極矣人情悲今
則思昔食苦則思甘商至今日又安得不愈思
陳公公名性學號還冲浙江紹興諸暨人由萬
曆丁丑進士連城子居粵于公爲編氓粵商不
能言粵人當代之言誼不得以久不染翰爲辭
於是乎記

此可備鹽政箴

康學田碑記

陳嘉言

康學田碑記
康學田碑記
碑學舊未有以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董公稅
駕以來宣暢威靈弘振綱領明慧所照纖悉畢
達而恒持大體蠲辟繁苛不屑事精甄別操清
滄表節義振貧乏懲奸慝滌刷冤抑索剔盜賊
皆不急以給公上請開產之鬻以貸加賦比及
期年蓋四境之內安樂職業煦嫗靖謐穆如清
風肅如嚴霜矣爰念方今 天子壽考作人勸
學興禮以風起四方顧惟勒庶績不勸先學校
俾民觀德有格心何以稱樸誠大化育意會諸
郡邑學各置田增廣稟餼所不備萬言始謀於
攝郡同知詹公僚判涂公以石埭首事方白狀
允而太守陳公至卒實成之爲金二百兩買田
二十餘畝校其豐凶盈縮之數而入其中程其
科條每歲抄給多士厥惠既均永承休緒無數
多士咸自奮曰公控制提封無遠數千里私於
埭康又私於我我猶姜焉是奮雷而不甲折檻
瀆而不猥大也吾其槁與於是相與跼蹐鼓篋

霄辭時術口堵咕嚕手茶鉛槧出而講習入而
圖惟析疑義繹微旨攬括古今茹納華菁使藻
纒湧溢器規碩茂射甲乙如破的銘旂鼎如拾
遺猶以爲未也必師師翼翼精白一心矯翼厲
翻不安故常砥礪廉隅醞釀道德孝弟敦於閭
閻禮義蒸於州黨行以顏閔爲矩志以伊周爲
法美墻園洛寐夢洙泗以丕顯文明楨榦王國
庶無負愷悌之心多士式思不績樹碑勒銘其
辭曰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三三

康學田碑記

桓桓柱史惟明惟允左蹈矩右中繩準湛恩
融融嚴度懍懍稽古作人帥是庶尹既示我則
復恤我隱錫茲土田以睦以吟載刈載穫載浙
載飪其用維何承我髦俊髦俊陽陽曷裕曷窘
如醺在觴如握得瑾惟茲多士私相告諭自周
士田自魯米廩明制額額監茲不泯惟公廣心
我食我飲匪飲食之我掖我引如金在爐如絃
在軫日就月將孰敢不敏孰敢鹵莽孰敢矛盾
鳳山峩峩舒水潤潤永配貞珉不騫不殞

塋學田始於重公惠諸生數十年矣諸士
自奮後半截意既深遠詞極簡嚴刻此使
諸生曉嘉惠至意

總督閩廣靖寇綏民碑

鄭 旻

大司馬某公秉鉞殿南服也蓋屢奏奇勛云

聖天子灼知公精忠壯猷錫命至三維是楊越
甌駱戈船下瀨之將百司之吏盡屬公統領軍
行曲折進止功罪悉節制而誅賞之公開誠布
公紀律整暇先是西粵山夷搃險浔食公懸旌
深入其阻一鼓蕩平旣而惠陽巖箐之區不軌
嘯聚黎元塗炭吏氣沮傷公設奇捕勦殲之海
豐永安長樂縣道昔之鞠爲萑葦者今皆雲徹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五 嶺南文獻
席卷蕩爲有夷之行矣乃潮郡羣盜中有諸良
實一夥徠桀尤甚憑恃海堦險遠螳怒猱升恣
睢自若公以其昏迷不悛罪不可宥乃馳檄三
鎮尅期進師幕府乘六傳洩宰城凡行營奇正
止齊之法熟籌帷幄授成于監軍副憲陳君盡
護諸將仍檄潮守今陞海道副憲李君暨二三
僚屬用軍興具儲峙以待三鎮將士赴命如書
無敢如漢人後期及以海風波爲解師壓賊巢
卒乘輯和護軍砥厲其節踴躍先登無敢或觀

聖恩撓兵不崇朝而逆酋之首已致戲下諸助
惡之黨折馘執俘無一脫者聚炎火以炳飛蓬
滄海以沃漂炭曾未足喻大捷之勢也匪垂尚
有四巢負山阻海先已聽招顧魄褫膽落東身
歸命監軍陳君及兵巡道新任金君言于公公
誕告曰汝輩曾首善固宜待以不死然今擁黨
據壘意欲何為哉好生之德遇惡之典奉朝命
以從事孰敢干焉其熟圖所以生計余不食言
四巢謹呼以手加額歸而罄剷其壘壁釋戈賣
劍扶老携幼分解各附編氓保伍中兵不血刃
而十餘載之忍以身棄為盜賊者一旦耕食鑿
飲得復為良民於是閭閻無枹鼓之警撫衆始
知有民生之樂盜賊衰息姦宄無容海外于焉
有截王猷于馬允塞矣朝中縉紳章掖之倫與
夫黃童白叟比向稽顙戴 聖皇軫念遐方簡
任元老遇寇虛底敦寧也又西向再拜感司馬
公時雨之師廓清海嶠累年氛沴也郡守汪君
等嘉觀士民戴頌至情通守顧君則與出師之

聖恩撓兵于鄭生其俾紀其實錄之詞曰
聖恩神宮萬國咸寧螟螣蠹賊潢池弄兵 聖
主欽明親攬乾斷授鉞元老興衰撥亂顯允某
公勳德不虎兩藩獲熙在我旗鼓繼運籌多
多益善如霆如雷有征無戰桓桓天威一月三
捷蠢爾兇殘逆命肆桀馳檄哀師尅期致討武
旅踴躍雉獮如掃剷其巢穴污為行潦剪其鯨
鯢橫尸載道孰為不順視此兇殘怙終勦絕我
武惟揚率爾四巢昔曾聽撫目擊膽寒東身幕
府夷竈剷壁釋戈賣劍攜挈妻孥各自解散公
布威德許其自新昔逋盜數今歸齊民民之質
矣優游田里念昔昏狂愧汗無地賑恤饑寒渤
海慰安式辟疆理江漢旬宣湛恩肅洽武節飄
逝順治威嚴八埏光被閭閻澤旁暢海不揚波跋
行喙息涵毓太和經營告成錫祉篤祐 聖德
緝熙天保孔固
倭寇旣平諸良寶等真如釜中魚耳文自
高古雄富

贈傳神張森

李鼎英

建張材叔以能模寫晦菴翁名江湖間藝工也而多從名公卿游氣象衡士也非若世之庸手但能看人顏面弄粉墨探義理之精微豈不有得於公之心也哉余曩使建將繪公像問孰能知者皆首稱材叔禮致之果奇筆也別十餘年忽來訪山居技益老益窮南北數千餘逐食役役無寧歲蜀僧之齋傳神得妙柳仲塗謂其至藝天與纖無差忒寫太宗龍顏天爲之笑寵榮冠一時品題連篇不止一仲塗而材叔至今不遇何耶遇不遇有命焉歸尋舊隱集西山數老宿褒字遺子孫足以不朽孰謂材叔不遇哉今亦有張森傳神得妙手乎然傳人神而妙者理無不窮也其眼與筆描寫人無不酷肖矣酷安得不窮

章文懿公年譜後跋

譚人

楓山先生理學名臣也其著言善行譬諸精金美玉市有定價愚何能贊一詞則嘗論世每懷生不同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嘉靖丙辰小山先生出守吾雄實公之家嗣因獲公年譜讀之蓋名臣所錄者繁也年譜所錄者詳也愚不幸不得及公之門猶幸得受教於公之子三復是編作而嘆曰讀是譜者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焉可以見天道福善之公焉可以見世道升降之機焉夫君子之仕也爲道之行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君子以爲耻而不爲榮公接巍科入詞林僉闡憲師太學蹶而復起起而復去原公之心豈不曰時不可徇祿不可竊與其殉學阿世失吾故步寧窮約終身以行吾志爾是故奉常之權則辭宗伯之權則辭高難進易退之節厲廉頑立懦之風所謂大有功於名教也是不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乎公當強仕卽杭疏乞休天可必乎宜培哉者乃子系繼致白首

黃允公雖聽其自然而爲善者懼矣及其晚年
得子又能自植小山先生之守雄也清風善政
種種可書且孫枝楚楚慶澤源源美謚殊恩光
裕先後傳不云乎鬱鬱三槐惟德之符是不可
以見天道福善之公乎翰林四諫烟火一疏公
實倡之公之心何心哉愛君憂國情見乎詞盡
吾心焉耳臨武之調言官諍之老成之薦部院
臺諫諸臣言之優老恤幼之典守臣復先後疏
之雖彝德之好不謀而同一時人心風俗何如
也今海內縉紳退居田里願德重望有如公者
乎卽有之推轂薦揚有如先達諸君之所以處
公者處之乎吾不得而知也是不可以見世道
升降之機乎愚不敏三復是編重有感焉敬書
末簡庶幾景仰之意云

文大似曾子固

復代巡陳青田公劄

霍與瑕

暇聞之春風普物而黃鳥好音秋月揚輝而蟋
蟀振響天機感觸蠢動且然瑕今在春風化育
之中若不悉愚以復豈不孤秋月冰壺之良遇
暇昔年謁項甌東縱言及地方事甌東云與我
兵與我糧暇我選練三年地方不寧我當其咎
暇曰公所言者家常菜飯也病人命在旦夕須
有起死回生之丹甌東曰何如暇曰察院欲平
盜賊只須一拍案憲司欲平盜賊只須兩拍案
兵巡欲平盜賊只須三五拍案耳甌東大笑喻
半歲順德盜賊數百作亂縣官招撫之方書通
申守巡依允矣黃葵峰爲憲長碎申文投地曰
盜止五百縣官招撫盜滿千餘縣官投降矣縣
官大懼身督總甲領民壯捕逐不旬日盡獲賊
時甌東已物故暇每恨彼不及見也故曰信義
者療世之靈丹也一拍案而信義申威嚴暢下
官用命矣譚二華公爲浙東海道半歲間民壯
守兵無不揀練二華離任倭大至盡戮賊無

一人竟者計平日額外之輪皆養海卒而當時
以爲第一是知任將者固不可不久以專爲將
練今歲不戰來年不征豈不浪費財賄虛度良
時遺生民無窮之害哉鄉村盜賊責在里甲洪
武舊制也今編保長保甲同事異名大抵皆周
官遺意愚以爲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既以盜賊
責之又以結賊防之防之之念重則責之之意
輕疑之之心多則用之之誠少古云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今保長保甲家報戶僉愚恐任用之
不專而僉報之無益美意之不究而良法之無
功是以有葉谷焚香之說有禮下材良之說大
意欲上下相體以誠相與以信相責以效相假
以權至於縣官無以用其明里甲得以行其詐
如台右武斷虎噬之云此則公輪不能授拙匠
以巧思后昇不能易拙射以巧目也
柏案之語堪咲堪嘆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七十四

集

量地廣狹置船議

尹璫

夫各府封疆不同而各寨廣狹亦異即如南頭
一寨東至大星西至廣海省城門戶係焉原置
寨船陸拾隻視諸寨獨多加之誠是也本寨之
船分爲信地三哨一巡佛堂門一巡大星一巡
廣海分之誠是也但廣州地方遼遠哨探未周
如船在佛堂門則佛堂門有備矣設寇由雞公
頭潛入新安恐佛堂門之兵未之知也船在大
星則大星有備矣設寇由大鵬潛入大步屯恐
大星之兵未之知也船在廣海則廣海有備矣
設寇由十字門潛入香山由松栢門潛入新會
恐廣海之兵未之知也南頭寨地方之曠遠類
如此若柘林寨則東起柘林澳西至神前港其
中大城蓬州海門靖海諸所在焉饒平澄海潮
陽惠來諸縣在焉海之曠遠不減南頭而寇之
開藪獨倍他寨南澳向爲賊巢河渡門號爲寇
窟乃若寨船止四十隻與他寨同焉豈知自柘
林以至神前千有餘里皆其信地哨船泊在柘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七十五

量地一

稱寡無論已而南頭柘林白沙三寨尚宜酌量
海澳添造官船務足分布港門毋致疎畧而河
渡門一港尤不可不增柘林之船以分布防禦
者也寨船既增海澳鱗集卽有海寇無罅可入
又奚自而劫掠哉或謂添船添兵糧餉恐不足
臣愚以爲不然廣東頻年大征山寇餉且足用
今山寇俱以蕩平別無所費各營兵可以相機
量減能減二營之兵卽可以剩一寨之餉故不
必增餉而餉自足也且海濱貧民倚海爲生饑
不得食則潛出劫掠乃其故態若多置哨船則
兇悍無籍者皆得投兵就食旣爲兵必不爲寇
又未必非潛消寇孽之微權也

公防海八議今刻其海船三議以備採行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七

量海

量海淺深置船議

尹瑾

夫廣東六寨信地各有港門可以避風泊船但
港有淺深灣澳有險易港深而易泊者無論船
隻大小皆可駐劄若港門淺狹則利於小船而
不利於大船耳六寨之中水深可泊者在南頭
則有屯門佛堂門在柘林則有東山下河渡門
在恩陽則有神電馬驢門港澳旣深卽有颶風
驟發船易入港用大船以禦敵誠爲上策若白
鵝門信地惟北隘頭可以泊船其港亦淺兼以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七 量海一
迎哨錦囊永安二所往來洋中俱有沙行大船
恐未利也白沙寨信地惟清瀾可泊大船而白
沙萬州諸港俱淺鬼叫門亦有沙行大船恐難
入也此二寨猶有可泊之地卒遇颶風壞船猶
少至若碣石衛一寨殆又甚焉碣石信地惟白
沙湖頗可泊船然湖中泥瀾湖尾淺狹僅可容
十餘船耳以碣石衛則海石嵯岬船易衝磕以
甲子門則港門甚淺船易固頓一遇颶風大船
不能入港累被覆滅夫以船之被風覆滅豈能

遽爾造補而本寨之信地未免空虛惟其地之
空虛也海寇候至如入無人之境孰從而禦之
故甲子門屢被寇劫竟無一兵與之較勝負焉
非其兵之退怯敵之者無其船也今於碣石白
沙白鵠門三寨須酌用三號四號之船卒遇颶
風可以入港灣泊其船常存則其威常振耳或
謂三寨海寇要衝而小船不利於戰然與其必
用大船而屢被衝破孰若多置小船而振耀兵
威小船多即與大船相當况所謂小船者非若
小哨馬之類也惟其可以入港而已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七十九

卷六

就寨脩船議

尹璫

夫廣東海澳瀾漫寇盜叵測或乘機嘯聚或順
風候至若澳無兵船則縱橫劫掠接濟私授不
旬日而聚黨跳梁強不可制伺兵船復集勢已
無及惟澳有兵船則蜂屯蝟集棋布星列非獨
外寇不敢犯即內地有蓄異謀者亦將顧忌兵
威而不敢動此其勢使然耳先年六寨借用民
船可暫不可久故信地空虛盜賊尤熾近改官
船與福建事例相同船常在寨甚可經久但往
歲寨船俱掣回省城脩整各寨信地並無船隻
防守又何海寇之不結黨也南頭一寨附近省
城掣之猶可言者柘林碣石二寨遠在東路恩
陽白沙白鵠門三寨遠在西路順風俱有八九
日之程若遇逆風卽一二月不能到計其脩理
往來之期動經數月萬一寇至將何以禦之往
往地方失事而無船克敵正坐此也今改議三
年一脩亦計量及此耳愚以爲各寨之船宜在
各寨脩之卽三年亦不必掣也各寨俱有港澳

嶺南文獻

補遺卷六

今

卷六

俱可脩船油釘藤蔴之類隨處足用若防汛已畢卽可就近脩理何必掣回省城惟白沙一寨屬在瓊州瓊州無桅而省城之桅難以過海勢必回省替換耳若白沙寨船隻間有一二壞桅者方許駕回省城換桅脩理或回至恩陽附近更換苟非桅壞不必回省夫各寨之船旣不離信地則沿海之澳不至空虛矣

莊節婦傳

馮彬

莊氏者蓬蘽女也有異容嬪于吳金童氏吳藉聚千邑之荇洲里或曰莊卽麻里莊未知是否城化改元廣右徑烈公威犯雷地而荇洲去城二十里殘尤甚燕雀巢林殍餓盈野吳莫聊生乃挈莊趨廣州避難于廣時操舟者曰劉銘梁狗俱廣之新會人見莊色而悅焉吳因館銘家銘厚遇之意屬莊竊挑莊莊不動銘與狗謀曰婦水性疑避者夫耳易屏諸銘一日發怒語吳曰而就吾舍若幾何而食吾給若幾何而負吾直若幾何而懶慢守若妻以玩若日曷不代吾耕以酬吾負乎吳不獲已耕于畝銘卽趨莊莊勵色以拒銘窘甚卽逼莊莊持刃與之決銘遁去莊語夫曰逃難依人而遇暴若是將奈何夫曰姑忍之徐計歸耳銘復與狗謀曰婦水性猜忌者夫耳曷謀諸二人乃約金童駕輕舸乘月夜出江浦以漁卽撲殺金童于舟中投屍于江歸伴語莊曰而夫漁風急溺焉莊乍信乍疑

韓女被訊于江干而哭之哀銘復托里嫗寬慰
以書其苦無聞解而潮湧有足隨潮蕩及岸
莊訝曰吾夫也視之果然而腦後斧痕肋間棒
跡手足藥縋藤束縛焉慘不可言莊慟曰冤哉
傷乎吾以色而陷吾夫耶吾孤犢義莫克報吾
其生耶卽解夫縛覆以衣歸遍投里中疏理畢
抱女至夫所先投女于江中乃從容附夫屍而
投諸流焉無河三屍隨潮進退迄銘門若有陰
隲之者里有李逢春者信其冤糾財寔諸尹于
石碑都之吳曰銘懼暴跡慕竊尸而棄于海邑
有生員李察白是事于邑大夫轉達于部使者
部使者廉其實寘二兇于法而藉其家且誣莊
氏以烈云時白沙陳公甫與丁尹積議建貞烈
祠于新會之司門以莊并韓氏而祀焉當時士
夫咸輓有詩雪其冤傳之好事者演爲
戲以勸世世始知雷有莊氏云嘉靖丙戌雷守
楊表建祠于阜民橋之南立碑紀實余哀之爲
作傳曰女丈夫義烈茂者自古有之曹氏自割

以示貞王凝之妻斷其臂以明不辱皆史之表
表然者若莊氏之死慷慨捐生從容蹈義并其
女而死焉其悲慘酷烈聞之者莫不酸鼻視夫
自殘其軀者爲何如白沙手書曰韓莊二節婦
韓故相國休之孫女莊雷庶民妻貴賤雖殊其
死義一也其心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其
辭如大冬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嘗問學者
哉是豈嘗聞君子之道哉無亦發其性之自然
耳是論也稱與之至而孚人心之公也歟

雷化有此奇烈乎鄉地與門第不可以測
人如此古今人何不可相及也此在雷化
人不復見莊烈婦傳耳傳原爲節而莊迺
烈也應改爲烈婦傳

何仙姑傳

毛紹齡

何仙姑增城何泰女唐開耀間生時紫雲繞室
頂有六毫四歲能舉移一鈎恒自謂則天童子
時唐國未麗武氏禍也有孝行性靜素簡淡所
居春圃卽今鳳凰臺東北與羅浮山相望居地
產雲母嘗夢老人授服餌法臺下有井仙姑餌
雲母汲此水製今名雲母井曾有鍊藥詩云鳳
臺雲母似天花鍊作芙蓉白雪芽笑殺狂遊勾
漏令却從何處覓丹砂嘗告其母曰將遊羅浮
父母怪之私爲擇配親迎之夕留詩硯屏閣云
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
弄明月倒騎黃鶴聽鸞簫忽不知所之明旦起
視家側井陘遺履一頃有道士來自羅浮見仙
姑在麻姑石上顧謂道士曰而之增城屬吾親
收拾井上履口占三絕寄家云鐵橋風景勝天
台千樹萬樹桃花開玉笙吹過黃巖洞勾引長
庚跨鶴來又云寄語童童與阿瓊休將塵事惱
閑情蓬瀛弱水今清淺滿地花陰護月明又云

已越羣真入紫微故鄉回首向遲遲千年留取
井邊履說與草塘仙子知鄉人因稱之曰仙姑
卽所居地祀之今名會仙觀

3635011

q
Z12.1.5
16d



ZW 21181888584677

嶺南文獻補遺六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明楊瞿峽編瞿峽有易互已著錄先是廣東提學
張邦翼撰嶺南文獻三十二卷瞿峽繼爲提學復
輯是書自序謂張刻詳於人補則詳於事理必其
事與理關切者纂而補之有文無詩亦略分體中
間又自分理類事類等目間綴評語蓋與張本同
爲採選嶺南之文而用意則各有在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第三三五册

作者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页数 = 8 2 8

S S 号 = 1 0 4 8 7 0 3 4

出版日期 = 齐鲁书社 1 9 9 7 年 7 月第 1 版